

# 苏德战争 1941-1945

[英]艾伯特·西顿 著

东南大学姚远 友情制作

电子邮件: [blxxf@sohu.com](mailto:blxxf@sohu.com)

# 目录

|                              |     |
|------------------------------|-----|
| 对资料 and 文风的说明 .....          | 3   |
| 引言 .....                     | 5   |
| 第一章 欺骗和诡诈 .....              | 5   |
| 第二章 不可思议的狂人 .....            | 16  |
| 第三章 一知半解 .....               | 26  |
| 第四章 元首的战略 .....              | 29  |
| 第五章 日本和芬兰 .....              | 37  |
| 第六章 武器和人 .....               | 39  |
| 第七章 战争爆发和波罗的海地区 .....        | 51  |
| 第八章 白俄罗斯 .....               | 60  |
| 第九章 元首举棋不定 .....             | 70  |
| 第十章 芬兰 .....                 | 79  |
| 第十一章 主要考虑政治 .....            | 84  |
| 第十二章 维亚兹马和秋季的泥淖 .....        | 88  |
| 第十三章 罗斯托夫、提赫文和莫斯科 .....      | 99  |
| 第十四章 愚蠢和错误的记录 .....          | 111 |
| 第十五章 从莫斯科撤退 .....            | 116 |
| 第十六章 苏军攻势的两翼 .....           | 124 |
| 第十七章 德军对 1942 年夏季战局的准备 ..... | 132 |
| 第十八章 向伏尔加河和里海进军 .....        | 139 |
| 第十九章 向斯大林格勒进军 .....          | 150 |
| 第二十章 德军在斯大林格勒的失败 .....       | 161 |
| 第二十一章 德军撤至乌克兰 .....          | 181 |
| 第二十二章 库尔斯克会战 .....           | 189 |
| 第二十三章 1943 年苏联的秋季攻势 .....    | 197 |
| 第二十四章 德国陷入困境 .....           | 210 |
| 第二十五章 在乌克兰和列宁格勒的失败 .....     | 217 |
| 第二十六章 白俄罗斯和波兰东部 .....        | 231 |
| 第二十七章 芬兰退出战争 .....           | 247 |
| 第二十八章 罗马尼亚 .....             | 251 |
| 第二十九章 匈牙利 .....              | 262 |
| 第三十章 海战 .....                | 270 |
| 第三十一章 欧洲的力量对比 .....          | 274 |
| 第三十二章 从维斯拉河到奥得河 .....        | 280 |
| 第三十三章 东普鲁士、奥地利和西里西亚 .....    | 295 |
| 第三十四章 柏林 .....               | 303 |
| 第三十五章 尾声 .....               | 317 |
| 附录一：西方对苏联的援助 .....           | 318 |
| 地图 .....                     | 321 |
| 地图：图 1 至 图 10 .....          | 321 |
| 地图：图 11 至 图 20 .....         | 336 |
| 地图：图 21 至 图 30 .....         | 349 |

## 对资料 and 文风的说明

本书所引用的德国资料，有未发表的文献、访问记，也有公开的出版物。

未发表的官方资料中，最重要、最可靠的资料是德国陆军总部编制的战时编制序列表。此表每隔一段时间编制一次，在整个战争过程中从未间断。此表还佐有东线态势图，图上标有德国情报部门判断的苏联军事部署。从各集团军群作战日记中找了一些旁证材料，集团军的作战日记引用较少，军和师的作战日记，除有时为证实某些细节之外，一般很少引用。本书大量引用了陆军总部保存下来的档案，特别是东线外军处的档案。未发表的其他重要资料有约德尔的日记（其中有些地方只不过是办公室的简要记事）、冯·包克和冯·魏克斯完整的私人日记和施佩尔的审讯报告、弗伦斯堡的施佩尔文件汇编和海军首脑会议记录。

已出版的德国文献中，最重要的资料有：雅格布森、希尔格鲁伯、胡巴奇和施拉姆等四人编辑的《最高统帅部作战日记》、胡巴奇的《希特勒对作战问题的指示》雅格布森编辑的哈尔德《作战日记》、和他编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年表和文件》、《德苏关系》和《德国的阴谋和侵略》等书。此外，还引用了海贝尔的《希特勒的形势讲话》、皮克的《希特勒席间谈话录》和《戈培尔日记》等已发表的文献和日记。

向德国将军们求教或索取资料的情况几乎没有，因为记忆总不如保存下来的文件更能准确地说明事实。不过也有例外，在作战和情报问题的某些方面就征询过原陆军总部成员的意见。

德国出版的大量著作都参考过，所不同的是，对当事者和目击者的著述给予了特别的重视。古德里安的《装甲先驱》是不容忽视的。冯·曼施泰因的《失去的胜利》、瓦尔利蒙特的《希特勒总部的内幕》和凯特尔的《回忆录》是英国读者所熟知的。从这些书籍中都取了一些材料，虽然相对来说，取的并不多。已经出版的许多德国将军们的著述也都参阅并引用过，其中有冯·阿尔芬、查理斯·戴博留、冯·肖尔蒂茨、戴希曼、德尔、埃尔富特、弗里斯纳、弗雷特尔·皮科、赫特、海德肯佩尔、海姆、胡梅尔兴、朗格、拉施、莫尔齐克、冯·马肯森、尼霍夫、菲利皮、皮克特、普洛赫尔、伦杜利克、施瓦贝迪森和冯·福尔曼等人的著作。这些人的著作在英国均可获得，凡英译本均引用了，不过大多数都是德文本。只有一种书（即冯·肖尔蒂茨的著作），因为找不到德文原版本，引用了法文的译本。经常参考的还有大量的德军师的历史书籍。这些书是战后陆续出版的，很有价值。书的作者大都参加了东线的战事，他们祈望死难者能流芳于世并在这种愿望激励下，凭官方和个人的记录，对这次战争作了朴实而公正的叙述，就如同德国军人所见到的一样。

在常见的参考书当中，经常使用的有布克哈特·米勒·希勒布兰德的《陆军》、沃尔夫·凯利希的《德国国防军》、G·特辛博士的《国防军和武装党卫军的部队和兵团》和K·G·克莱特曼博士的《武装党卫军》。

德国未发表的和已发表的原始历史资料，是绰绰有余的，而搜集苏方，也就是俄国的资料却是个莫大的难题。档案材料是活生生的历史，可是苏联的什么档案也弄不到，1958年，莫斯科国防部出版局出版了普拉托诺夫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是一本好作品，就是在今天，它在某些方面仍比后来出版的更详尽的文书优越。从1961年起，苏联相继出版了六卷本的《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史》，竭力作出研究历

史的严肃而客观的姿态，书中加了大量说明资料来源的脚注，但其中大部分只注明了苏联国防部的档案号，这对苏联读者或国外读者来说毫无意义。1965年，苏联出版了《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简史》这本书不过是六卷本的删节本。虽然其中增添了某些新的细节。日林和捷尔普霍夫斯基最早写的两本著作并没有多大意义。

六卷本的《战史》和一卷本的《简史》，再加上普拉托诺夫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俄国仅有的三部囊括战争全过程的著作。这些书是当做最权威的著作引用的，并且还是介绍苏方行动的主要资料依据。苏联这些史书的内容有很多可能是真实的，但也有很多证明是虚构的。

近十年来，俄国御用历史学家详述这次大战某些方面或某些战役的著作也问世了。除此之外，一大批苏联将领，如铁木辛哥、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科涅夫、罗科索夫斯基、索科罗夫斯基、叶廖缅科、格列奇科、列柳申科、戈利科夫和什捷缅科等都亲自或以他们的名义著书或写文章。罗科索夫斯基、格列奇科和索科罗夫斯基的书都是好书，是周密的学术研究成品。这些作品本来可以象苏联军事历史学家写得一样好。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科涅夫、叶廖缅科和列柳申科的著述较为简略，但有许多个人经历的有趣细节。出版的这些书籍，不管是苏联将领写的还是苏联历史学家写的，都未写出全部真实情况，甚至作者认为是事实的也是如此，因为一切著作都要经过官方校订和审查，以确保它们不与先前的说法矛盾，不违背苏联政府和党的现行观点。苏联的现役将领或退休将领，都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的公仆，是否能容许他们自由发表意见或透露尚未正式公布的资料，还是个问号。不幸的是，以经过沙场的军人的眼光来看，苏联关于这次战争的著作几乎没有几本可与德国各师的历史书相比的。现已出版的大部分书籍都写成了虚构的英雄业迹的宣传体裁。

尽管存在着梗阻，近十年来从苏联出版的著作中还是获得不少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资料。当然对其真实性仍有疑问，而且只要苏联不将档案公诸于世，这种状况永远也得不到扭转。

苏联的书只有三部(崔可夫和戈尔巴托夫所著)译成了英文，并且作为资料引用了。从苏联其他所有出版物引用的资料，都是摘自俄文版，但在个别情况下也有例外，如得不到俄文原版，只好使用德译本。读者见到注释和参考资料目录中资料名称的文字，便可知道资料的版本了。

凯利希、米勒·希勒布兰德和特辛写的有关德国陆军的书，几乎完全是根据德国国家档案馆的文件编辑而成的，因此，作为资料引用非常方便。苏联武装部队或红军就没有类似的资料。其他国家出版的有关苏联武装部队的著作也是根据苏联出版物的资料写成的，在编写本书时没有引用那些资料，因为还不如直接引用俄文原始资料为好。

总的来说，这里几乎没有引用过其他苏德战争史书的资料。菲利普·翁德和海姆所著的《对苏俄作战的战局》和蒂佩尔斯基希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都拜读过，除作者本人担当过主要角色的那些事件曾做为主要资料引用之外，没有摘用别的材料。也参考过美国陆军出版的《1939年德国在波兰的战投》、《1940-1942年德国在俄国的战役：计划与实施》和《从斯大林格勒到柏林》等书，但几乎从未摘用过这些书的材料，唯一的理由是，这些书不是未加注释，就是只加了部分注释。但贝洛夫、巴特勒、达林、多伊彻、菲斯、格威尔、希尔格鲁伯、扬森、克林克、梅德利科特、米尔沃德、罗斯基尔、伍德沃德和其他人的著作引用了。

在全书中，凡姓氏均未加起首字母(但为区别同姓者例外)，也未加头衔和军阶，但这些在索引中都可以查到。德军军以上、苏军集团军以上的指挥官都写出了姓名，直到战争末期都是如此。苏军集团军

的政治委员和参谋长，论地位并不亚于司令员，他们都是军事委员会的成员，都有分工，但是没有列出他们的姓名。

任何一点戏剧性的效果都在竭力避免之列，因为事实本身就很有戏剧性了。苏军第 25 步兵军副军长追赶第 162 步兵师的一个第一梯队团(这个团遭遇敌人而四散奔逃)的场面，是用副军长本人的话描述的。“第 98 佛朗克·苏德顿人步兵师从乌克兰向莫斯科进军时，这股长长的人流在暴雨中向前蠕动着，日复一日，天天如是。人们顺从地、默默地走着，除了军马的喷鼻声、大车的嘎嘎声，什么也听不见。风吹过道路两侧的枞树，不断发出呼啸声。”这些字句都出自这个师的日记的作者和行军队伍中的历史学家的手笔。

## 引言

1940 年，当阿道夫·希特勒决心要把苏联作为政治和军事因素从欧洲清除掉的时候，他曾设想在一次为期十周的夏季决战中将它一举灭亡。这场决战，从欧洲迅即蔓延为世界大战，成为近代战争史上最凶残、最野蛮的一次。很难设想在文明民族之间所进行的战争，竟然达到了这样凶猛残酷、惨无人道的地步。

本书想要描述的不仅仅是几次战役，而是战争的全局，但写得最多的还是人。

苏德战争持续四年之久，战场北起北冰洋、南至高加索、东自里海、西达易北河，纵横数千英里，几千万人丧生。

苏德战争这个课题，涉及面非常之广，情况十分复杂，要想在一本书里把战争的各个侧面都包罗在内，那怕只是提纲挈领也不可能办到。因此，有必要把本书略而未谈或一笔带过的问题作一番交待。德国在苏联的占领政策对这场搏斗的结局有巨大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但本书并未详加论述。心理战和游击战是现代战争极其重要的内容，但是每一项都是一个专题，这里只能作为全剧的一幕提上一笔。波罗的海和黑海的海战，只写了短短的一章，因为苏联算不上海军大国，它并非不能而是没有那种意志，在这些水域与德国的优势较量。

战争是一种政治性行动，本书占用一些篇幅，介绍和评论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战争过程中各主要大国的意图和对外政策，也是必要的。经济潜力和工业生产是战争的后盾。这类问题只作为对主题的烘托，并未多着笔墨。由于篇幅所限，不可能把东线那么多战场的作战行动一一提到。芬兰战场只写了短短两章；列宁格勒战场的战斗虽然时常打得很艰苦，也只能间或触及。这样取舍，是想把战争中决定性的战役，如白俄罗斯、俄罗斯西部、乌克兰、顿河以及罗马尼亚和波兰的战役，写得充实些，因为正是这些战役决定了战争的胜负。

## 第一章 欺骗和诡诈

苏联，尽管它的领导人想方设法使它与外部世界隔绝，但它绝不是个高深莫测的国家。

苏联 1939 年的政治特征和政治野心就是俄国历史的产物。罗斯人，其祖先本来是被瑞典海盗征服，并由他们取名为罗斯的那部分斯拉夫人，后来他们就从斯拉夫人中彻底分化了出来。不过命运并没有使他们作为单一的民族长期存在下去，东部的鞑靼人和西部的波兰人、立陶宛人把他们瓜分了，使他们彼此之间在好几个世纪之内断绝了往来。大俄罗斯和小俄罗斯(现称乌克兰)就在这个四分五裂的时期诞生了。大俄罗斯最初受鞑靼人统治，后来又臣服于日益强盛的莫斯科公国。小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别洛露西亚)曾是庞大的波兰-立陶宛公国的组成部分。大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就是这样分成了三个截然不同的民族，他们语言不同，文化各异。俄罗斯帝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大俄罗斯人为了寻找出海口，为了掠夺土地和人民，不仅向亚洲，而且向波罗的海和东南欧扩张的历史。民族问题和少数民族问题，特别是大俄罗斯人兼并和同化乌克兰、白俄罗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芬兰、波兰和许多亚洲民族所造成的民族问题，乃是俄罗斯帝国内部大部分苦难与流血的根源。

1911 年旧的沙皇制度被推翻了，1923 年苏联成为一个实体。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共产主义理论，以及斯大林、托洛茨基、卡冈诺维奇等许多革命运动领袖都不是俄罗斯人的事实，在某种程度上使新的联盟内的民族仇恨得以缓和。然而沙皇帝国传统的扩张政策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尽管为了适应新灌输的共产主义思想，在手法上有所选择。从 1921 年到 1941 年期间，苏联的方针和政策是一脉相承的、合乎历史逻辑的。

苏联对外政策的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制度、两类国家是势不两立的，它们不会永远共存，两者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其结局必然是共产主义全面、彻底的胜利。对资本主义国家要采取颠覆和旨在诋毁其政府和社会制度、蛊惑民心的宣传手段加速其灭亡。挑动和扩大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争端，削弱其反抗，并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废墟上建立起共产主义国家。苏联是共产主义的堡垒，又是世界革命的策源地，正如后来所表明的，只要新的共产主义国家一出现，它们的内政外交就得由莫斯科施以全面、严格的控制。

在革命成功的头几年，新生的共产主义俄国在经济上和军事上都是脆弱的，经不起外部的进攻和内部的骚乱。当时列宁的方针是休养生息、防止外部干涉和吸收国外资金，为此他采取了富有弹性的、灵活的对外政策。然而到 1927 年又重新出现了僵硬的兆头。斯大林在共产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说，苏联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阶段即将结束。正是在斯大林专政时期，共产主义理论的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明朗化了。首先，苏联作为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堡垒应当保持强大和坚不可摧，作好推翻摇摇欲坠的资本主义的准备。为此就要避免与足以危害苏维埃政权的任何强国发生冲突。其次，苏联必须坚定不移地以颠覆和传播共产主义的手段实现扩张主义的目标，但是苏联不会甘冒风险发动直接的侵略。在内战后的年代里，它不能，也不愿意触犯法国、日本、英国，甚至波兰；就是对德国复兴为军事强国，克里姆林宫也是极力忍气吞声，畏惧万端，唯恐与这个大国发生冲突。

这时的苏联完全处于独裁者约瑟夫·斯大林的掌握之中。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年轻时被神学校开除，尔后却成了革命家、列宁的同志和学生。他一担任共产党总书记这个要职就独揽大权，从列宁逝世便开始撤换和清洗政治局的委员们。内战之后，乌克兰的民族主义遭到他极其残酷的镇压，接着便是农业集体化，对富农、大小土地所有者采取了紧急制裁措施。数百万人遭到镇压和死于饥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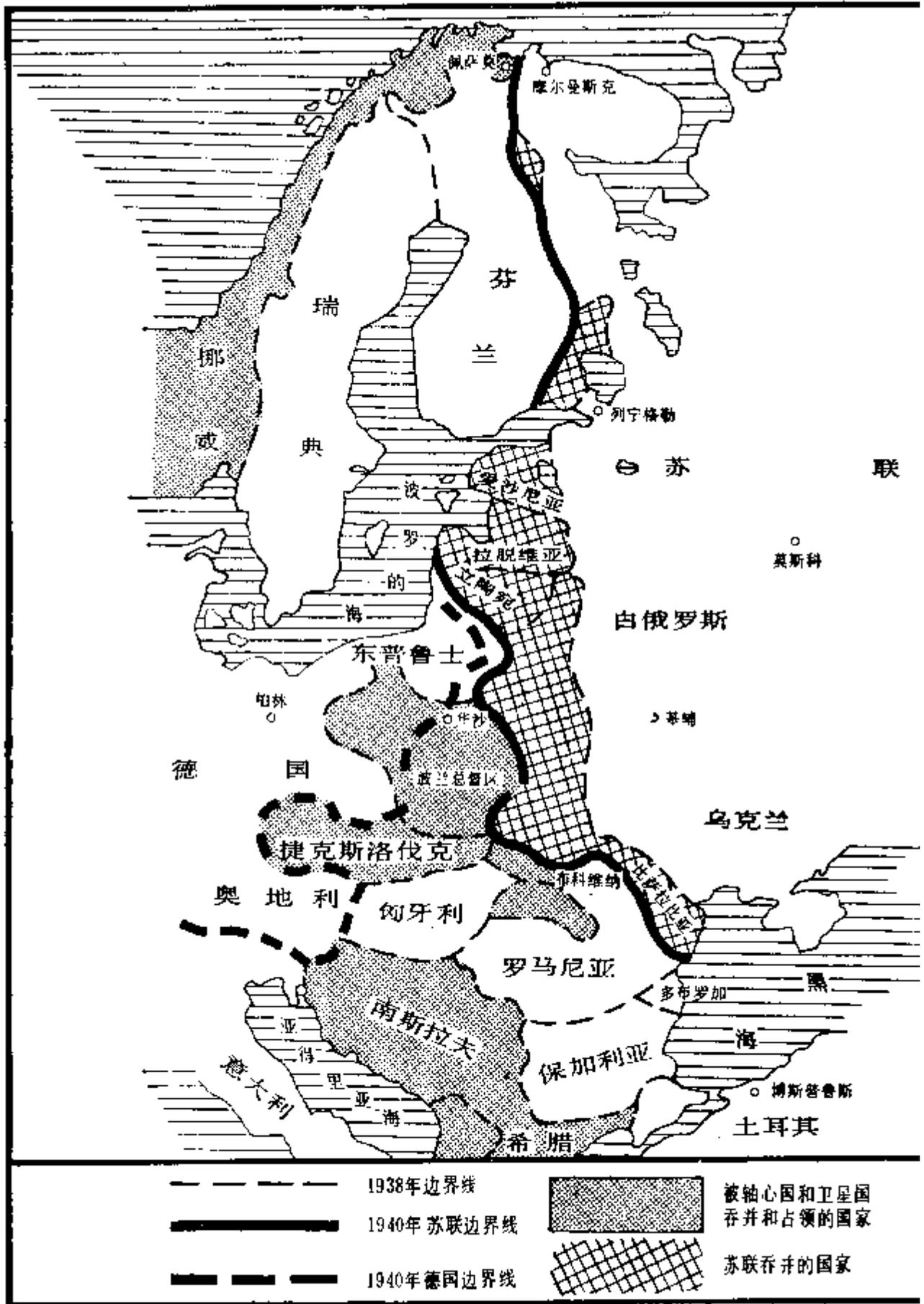
三十年代，斯大林插手革命历史的编纂工作，大肆吹嘘自己的功绩，并于 1936 年策动了大清洗，剪除了几乎所有要人，其中包括他当年的伙伴，而且就是因为他们曾经是列宁的亲信，有朝一日可能危害他的地位。斯大林提倡对列宁的崇拜，就是想使人们永远崇拜他自己。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列宁逝

世之后，一度曾是斯大林的主要支持者，但在1936年第一次公开审讯中便被判处死刑。接着，其余的政治局委员几乎全部遭到同样下场。清洗遍及各行各业，造成一片恐怖。斯大林可能是有意这样干的。逮捕之后，便是所谓的坦白、揭发；揭发之后，接踵而来的又是逮捕，于是清洗运动就象野火一样蔓延开来。拷打、刑讯、流放和枪决便是那时的秩序。在苏联，政治犯的亲属也要对犯人的罪行负责。如被告拒不交待，便以逮捕全家相威胁进行逼供。有些被告还走一定审讯的过场，多数人却下落不明。被清洗的人究竟有多少，无从得知。不过，据一般估计可达数百万人，而且几乎都是蒙受不白之冤的无辜。

对数百万人的死亡，斯大林显然无动于衷。甚至他自己家族中的亲人在清洗中也未能幸免，有些人被处决了，有些人被判处长期监禁，获释时已身心俱残。请问，有哪一个专制的沙皇能拥有斯大林那样的权力，对他的同胞进行过这样的迫害呢！他的残忍也只有金帐汗国的可汗能与之相比。那时，凡是被可汗召至萨莱——伏尔加河畔鞑人的首都——的罗斯诸侯，都要当众忍受侮辱以示诚服，或因俄罗斯人告发而伏罪，而应召赴萨莱，往往是有去无还。罗斯人的土地荒芜了，只落得家破人亡。

斯大林至今仍然是位神秘人物，对他的人品还无法准确评价，因为在苏联对这位独裁者的描述持有偏见、互相矛盾。会晤过斯大林的西方观察家记述过他们的印象，米洛凡·德热拉斯和斯维特拉娜·阿里露也娃的著作使人们又增加了几分了解，但是，仍然有许多不解之处。然而不容置疑的是，斯大林在国内全面而牢固地控制着政府，他个人制定一切重要的政策，亲自过问并严密监督其执行情况。就现有的事实来看，斯大林控制其部属的手腕和机构都明白无误地表明，如果他的部长们违背了他的政策和利益，那么，他们的这种行为是不会长期瞒过斯大林的。

据说，这位独裁者对任何对抗或冒犯其权威的一点点迹象，都深为猜疑（这说明，他是个偏执狂），甚至达到了把阴谋与敌人看得比比皆是的地步。正是他的这种乖僻性格，才使他在列宁与他缔造的警察国家里得以生存；而那些缺少此种特点的老共产主义卫道士，却死于执行队的枪口下。据传，斯大林生性虚伪、奸诈，尤其擅于揣度别人和利用别人的弱点。因此，他能在他那个集体中随机应变，应付自如。他说的，未必是所想的；他想的，也未必说出来。这给其核心圈子里的成员造成困难。每个人都要等待斯大林先讲话，避免先抒己见。在他讲话后，则要赶紧表态同意。他具有残酷的自制能力和灵活、狡滑、虚伪而又机警的头脑。他为人固执，心地险恶。当然，才智他也是有的，不过，那是嘲弄、讥讽和笑骂人的才智。斯大林的性格似乎是多重性的。尽管他意志坚强，但有时也显露出怯懦的迹象。他十分神经质，朝三暮四，反复无常。他在政治上的学识和贪欲都是广博的，虽然两者可能不太相称。在他不试探对方想法时，他的讲话却能开门见山，切中要旨。在处理政治、社会与经济问题时尽管他的思想明显地受到狭隘的教条主义的束缚，但也有迹象表明，他很讲求实际，并顺乎情理。当诸事顺遂时，他会非常温和。总之，他是一个怪得不能再怪的人物。其核心圈子里的成员们显然对他万分畏惧。



东 欧  
 1941年6月

## 图 1 东欧

1935年，反共产主义的希特勒德国的崛起，间接地危及到苏联的安全。当时已是国际联盟成员国的苏联，极力鼓吹集体安全。事实表明，其意图不过是把国联当作自己进行宣传的讲坛，而它对安全的关心并未超出本国私利的范围。苏联继续奉行它挑动资本主义国家互相倾轧的政策。在1938年9月慕尼黑危机时期，第一次出现了推行这种政策的大好时机。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播下了德苏战争的种子。据苏联驻伦敦大使麦斯基在战后说当时斯大林通过背叛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党人哥特瓦尔德(此人后来夺了贝奈斯的总统地位)向布拉格传递口信怂恿捷克拒绝德国的要求。斯大林可能这样做了。但是，一个决心信守条约义务的国家是不会通过随时都可能遭到否认的渠道，以秘密传话的方式表白它的意向的。当时的苏联外交部长李维诺夫在公开许诺援助捷克时，其附带条件的措辞十分含糊和隐晦。这对于不幸的贝奈斯来说，实际上毫无价值。1938年，波兰与罗马尼亚在地理上把捷克斯洛伐克与苏联隔开了。波、罗两国都坚决拒绝苏联红军穿越它们的国境。苏联也知道它的要求是决不会实现的，所以态度也不那么坚决。与此同时，莫斯科又对顽固不化的达拉第和张伯伦进行蛊惑煽动。这位英国首相对希特勒欧洲政策的诚意抱有灾难性的幻想；而对俄国却怀有根深蒂固的厌恶和不信任感。因此，他认为，苏联的提议存心不良，根本不予理睬。有个时期，麦斯基竭力拉拢在野的温斯顿·丘吉尔。丘吉尔作为法西斯主义与希特勒主义的劲敌，更易于与莫斯科的提议产生共鸣。苏联大使神不知鬼不觉地利用这个既任性又易感情冲动的丘吉尔，间接地为苏联的观点作宣传。

丘吉尔认为，革命的共产主义的苏联将拿起武器保卫资本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这个看法是否正确，换句话说，丘吉尔谴责张伯伦犯有情况不明，判断有误的空想主义错误，而他自己是否犯有同样错误呢？这仍然是个谜。当时，作为莫斯科喉舌的苏联新闻界，未发出任何可能与德国作战的暗示，苏联国内也未采取任何动员措施。英、法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因此，人们公认，苏联是准备援助捷克斯洛伐克的唯一国家。这两个民主国家对集体安全体系竟然不予支持，使苏联大失所望，只好到其他国家寻求对策。此后，每当斯大林为他在1939年8月的突然变卦辩解时，总以此为理由。而丘吉尔显然是相信他的。莫斯科的宣传想方设法从慕尼黑事件中捞取最大的资本。但当时有迹象表明，人们仍对苏联的诚意表示怀疑。莫斯科为反对波兰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威胁，于9月23日通知华沙：如果波兰发动入侵，苏联即宣布苏波互不侵犯条约失效。苏联的许诺纯粹是一纸空文。翌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下了总动员令，看来战争已不可避免，这时，苏联却迅速地退下阵来。而它却在《真理报》上宣称，捷克斯洛伐克正千方百计地向德国挑衅，这种挑衅使苏联不再负有援捷的责任。事过不到半年，也就是到1939年3月，斯大林便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上毫不隐晦地说，当时他曾千方百计地避免使苏联卷入为人火中取栗的战争。苏联新闻界秉承这个政治意图，更加露骨地说，苏联决不会钻进英法合谋设下的反苏战争圈套。它在此种情况下避免卷入战争的想法，与共产党人的一贯作法和信条是完全一致的。这一点，在苏联此后若干年的历史过程中得到了证实。

1939年3月，立陶宛迫于德国的压力，向苏联归还了它在1923年占领的边境狭长地带梅默尔。同月，希特勒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并使斯洛伐克成为一个单独的傀儡国家。英、法政府为保证波兰与罗马尼亚的领土完整，企图建立一条反对德国入侵的不可逾越的阵线。丘吉尔确信，苏联是个可信任的潜在的盟国，它将在东欧为波兰而战。因此，他劝说张伯伦政府把苏联纳入英、法、波罗的海国家的军事联盟。本着这个目的，英国大使威廉·西兹先生与李维诺夫于4月15日在莫斯科举行了试探性会谈。但是，几乎与此同时，克里姆林宫又通过苏联驻柏林大使馆与德国外交部举行秘密会谈。为了讨好希特勒疯狂反犹太人的德国以铺平谈判道路，5月3日，犹太人李维诺夫被免职，由莫洛托夫继任外交部长。经

过初步会谈，德国外交部于5月30日郑重表示愿意与苏联关系正常化。与此同时，苏联与英法政治、军事特使在莫斯科举行的谈判仍在继续进行，直至8月20日，由于希特勒打电报给苏联提议派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前往莫斯科，以全权代表身份拟定并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和秘密议定书，遂使苏英法三国谈判告吹。8月23日宣布签署德苏协定。英法政府深为震惊。

为了使波兰与罗马尼亚的领土不受侵犯，英国力求借用苏联武装力量的威胁来实现其目的。波兰与罗马尼亚对苏军过境这一政治因素，有着更深切更现实的理解，所以，即使他们遭到德国的进攻也决不允许苏军过境。有些波罗的海国家甚至更明确地宣布，苏联保护他们主权的任何举动都被视为发动战争的行为。从尔后的事件来看，这种态度是可以理解的。这些国家的领导人、知识分子和部分公民，有的被横暴处决，甚至常常死于最野蛮、最无人道的极刑，有的则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苏联国防部长、与英、法谈判的苏联首席代表伏罗希洛夫元帅，不顾主权国家的意愿，对苏联武装部队进驻波兰、罗马尼亚与波罗的海各国流露出的兴趣，远远超过对德国作战，这多少可以说明苏联的目标何在。丘吉尔与莫斯科沆瀣一气，他把谈判的失败归咎于张伯伦政府对苏联人多疑；缺乏达成协议的诚意；把官职不高，权力有限，两手空空的使节派往莫斯科等等。

如果根据苏联当时的态度进行评价，人们大概会认为张伯伦是正确的，丘吉尔是错误的。苏联与英国谈判，不管英国的军事力量有多么强大，也不管它的代表团地位有多么高，其结果是不会有什麼差别的。这是因为英、法为苏联安排的前程是一场浴血的战争。而苏联对那个敌手却是不能不甘拜下风的：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用一只手抵挡住英、法的进攻；而用另一只手将沙皇帝国打得屈膝投降。如今，即使英、法能够打败德国，克里姆林宫从中也得不到什麼安慰。因为，德军入侵苏联就如威胁沙皇政体一样威胁着共产政权的安全。要苏联冒如此重大的风险，而英、法又什麼东西都不给它，甚至连波罗的海沿岸最小的国家也不给它，这种为敌性的、资本主义的波兰而战的建议，是与共产党的政策与信条相违背的。1936年，德国与日本通过缔结反共产国际协定结为一伙。当莫斯科的谈判正在进行之际，苏联却在哈勒欣河一带展开了保卫边境、反击日本入侵的战斗。接着，克里姆林宫宣称，苏联决定，无论如何不在两线作战。另外，德苏协定的签署使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紧张关系更趋恶化。尽管当时尚无证据表明克里姆林宫蓄意要挑起德国与西方的战争，但是，根据列宁主义的原则，这样的战争确实可拯救苏联，并且是实现世界共产主义的必要步骤。

希特勒急于促使苏联保持中立。他甚至指示里宾特洛甫，要作出他认为可行的一切让步，即使把苏联人带到君士坦丁堡的大门口也在所不惜。8月23日夜，德苏在莫斯科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和一份草率拟就、措辞模棱两可的秘密议定书。这使波兰再度被德国和苏联瓜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芬兰也被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当德国元首在十个月后，更加认真地审查这份议定书时，其中有关巴尔干国家的措辞使他吃惊。议定书承认苏联在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的利益，还说德国在这些地区无政治利益。然而，“这些地区”不仅指比萨拉比亚，还包括巴尔干国家。芬兰与波罗的海国家在苏联势力范围内的地位也不明确，德国人一向不同意未经事先磋商就将这些领土并入苏联的版图。后来，希特勒对1940年苏联吞并波罗的海各国十分恼火，那是肯定的。双方除了签署这项条约与议定书外，还签署了一项贸易协定。按照协定规定，苏联将向德国出口大宗粮食和原料，包括谷物、油料、家畜、煤、铅、锌，换取德国的工业产品。总之，无论条约、议定书还是贸易协定，均使克里姆林宫极为满意。只费了点笔墨，竟换得了波兰富饶的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地区 and 一项含糊其辞的规定，使苏联可在波罗的海和巴尔干国家享有自由行动的权利。一旦战争爆发，英国的封锁会断绝德国大部分的海上进口物资，德国在经济上便将依附于苏联。苏联获得这些好处的唯一交换条件就是保证它不加入战争。同时，斯大林还对法国军队的

战斗力寄予很大的希望。他本人高度评价这支军队，他认为，法军的战斗力会使德军不敢轻举妄动。另外，斯大林还想利用德苏缔结条约给日本的打击，尽快与东京签署一项协定。

德国进攻波兰以及尔后向英法宣战的条件成熟了。当时，伏罗希洛夫与苏联驻华沙大使向波兰保证，一旦爆发战争，苏联将保持友善的中立态度，并恪守向波兰提供军用物资与装备的诺言。玩弄这种两面手法的意图，可能是想使波兰不要象捷克斯洛伐克那样未经抵抗就举手投降，从而迫使英、法参战。9月3日，星期日晚间，即联合王国与法国对德宣战的那一天，里宾特洛甫敦促苏联立即对波兰采取军事行动，占领原先同意划归其势力范围内的那部分领土。莫洛托夫表示同意。但是，尽管德国一再催促，苏联在两周内一直按兵不动。苏联为进行武装干涉需要作舆论准备，但这不是延宕的全部理由。大概斯大林在观望，只有确信法国不能从当时并没有设防的西部迅速打败德国的时候，才进入波兰。因为他不想同英、法作战。还有在远东的地位尚未巩固之前，它也不得不等待。9月16日，苏联与日本签署停战协定。就在第二天，也就是在它向英、法保证当它们对德作战时，苏联将保持中立之后，苏军受命跨越波兰边境。莫洛托夫与里宾特洛甫9月28日在莫斯科签署的秘密补充协议中规定，苏联在波兰的势力范围东移了。大约从原来的维斯拉河一线移向布格河一线。德国人的回礼是，放弃在立陶宛的利益(立陶宛南部的一角除外)。

在西欧，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前九个月内，苏联继续阴谋反对资本主义世界。在英国和法国，共产党人活动猖獗，竭力削弱国家的战斗意志。苏联驻各中立国的使馆为了使战祸蔓延，进行秘密活动，其中有些活动是针对德国的。

波兰被肢解后，苏联紧接着与波罗的海各国订立所谓条约，迫使这些国家允许苏联在其领土内建立海军基地和陆军基地。而同样的要求却遭到芬兰的拒绝，这导致了为时四个月的“冬季战争”。战后，败北的芬兰将位于拉多加湖西北部的维堡省和某些位于北部边境的地区，以及芬兰湾内的某些岛屿割让给苏联。苏联并未急迫地要求拥有北冰洋沿岸的战略要地佩萨莫(包括由加拿大一家联合企业经营的镍矿)。这可能是为了避免英国海军进行干涉。由于该地区很重要，自从1940年春，德国人占领挪威和邻近苏联的基尔克内斯基地后，芬兰重新受到苏联的压力，要让苏联人取代别国的租借人。同时，苏联还要求与土耳其共同控制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但因它唯恐英国从地中海进行干涉，放弃了这项要求。德国于1940年5月向法国发起进攻，在此之前，苏联一直未将它攫取波罗的海各国与巴尔干国家的主张付诸实施。德国入侵法国后，战役进展神速，迫使莫斯科必须在战胜者回师中欧之前采取行动。6月中旬，所有的波罗的海国家均被占领，包括9月28日协议中曾划归德国的立陶宛西南部的领土。新攫取的领土被并入苏联的版图。6月末，苏联向罗马尼亚发出最后通牒。两天后，比萨拉比亚与北部的布科维纳等边陲地区被占领。而8月23日签署的德苏条约并未将布科维纳地区写入议定书中。

法国战败后，莫洛托夫向德国驻莫斯科大使冯·德·舒伦堡致以最热烈的祝贺。但是，尽管如此，法国的迅速溃败却使斯大林感到突然和沮丧。最初是在1940年7月，莫斯科的紧张气氛曾一度加剧。人们普遍认为，苏联正处于非同小可的危险之中。然而，到8月，当看到英国在丘吉尔坚强领导下没有退出战争，并且可以仰仗美国的物资援助时，莫斯科的心情又多少恢复了平静。它希望德国入侵联合王国，并从德国空军的损失中得到莫大的乐趣。当时，希特勒有时间专心研究东欧的政治局势。他对里宾特洛甫8月23日夜签署的模棱两可的议定书并不懊悔。因为，协定既然已经达到目的，它在帝国也就失去作用了。元首的注意力已集中到从芬兰进口粮食、亚麻、木材、钢和镍，以及对付莫斯科为获得芬兰的佩萨莫镍矿的控制权对德国施加的压力。另一种危险是，苏联从波罗的海的新建海军基地可切断德芬的海上贸易通道，更重要的是，会断绝从瑞典经波罗的海输入的铁矿石。希特勒历来认为，苏联不应插手巴

尔干事务。尽管保加利亚人与俄罗斯人同属斯拉夫血统，但是，两代保加利亚人却都在德国领受指示和请求援助。罗马尼亚未能得到英国的帮助，但它为了抗拒苏联的领土要求，只得指望德国提供安全保障。而德国亦需要罗马尼亚的石油。因此，在希特勒迅速地横扫法国之后，东欧与巴尔干各国顿时又感到他的威胁。希特勒故意将8月23日签署的秘密议定书的第三条关于“德国在东南欧无政治利益”一语错读成“……在比萨拉比亚无利益”。后来又原封不动地转达给莫洛托夫，但后者未作任何反应。法国之役结束后，希特勒立即把二十多个师调往立陶宛边境，以确保莫斯科为其错误地占领划归德国的立陶宛西南部的领土偿还旧欠。1940年8月，希特勒与芬兰举行谈判。他保证向芬兰提供武器与其它物资援助，以换取德军通过芬兰领土，往返于北部挪威的权利，并由芬兰提供必要的交通设施。此举最终将允许德军驻扎在芬兰，把苏军摒于佩萨莫的大门之外。

德国人在巴尔干也加紧对付苏联的渗透扩张与挑拨离间活动。匈牙利与保加利亚都对罗马尼亚有领土要求。苏联也站在反对罗马尼亚的一边。它把部队集结在边境地区，以示郑重。希特勒认为，德国的石油来源——普洛耶什蒂受到威胁，便以牙还牙把德军集结在被占领的波兰领土内(总督区)。后来，由里宾特洛甫主持从中斡旋。根据8月30日通过的《维也纳仲裁书》，匈牙利接受调停，它原来分割罗马尼亚特兰西瓦尼亚的要求只得到部分满足；保加利亚原来只要罗马尼亚的多布罗加南部地区，则完全得到满足。作为对罗马尼亚割让领土的报偿，德国保证罗马尼亚不会遭到来自任何方面的入侵。随后，德国的使节和军队以改编和训练罗马尼亚军队为托辞，纷纷进入这个国家。这样一来，德国石油来源的安全得到了保障，苏联想挑起巴尔干战争也难以得逞了。在裁决书公开发表之前，德国从未与莫斯科就这次谈判进行磋商，也未向它通报有关情况。柏林对苏联强烈抗议其违反8月23日互不侵犯条约的协商条款置若罔闻。当1940年9月德国与意大利、日本签署三国条约时，苏联骂得更凶。莫斯科有理由认为，该条约意在威胁其在远东的领土。同时，德国人一味拖延交付1939年8月和1940年2月的贸易协定中规定向苏联提供的货物。于是苏联被迫采取对策：削减向德国提供原料的数量。大有最终全部停止供给之势。

在这一阶段，克里姆林宫对苏德关系似乎并不十分担忧。但是，使苏联大为懊恼的是举世公认德国在对法作战中没有付出什么代价便取得了胜利。希特勒与斯大林竞相控制芬兰与巴尔干的尔虞我诈、政治上的渗透活动、措辞严厉的照会、含蓄的恫吓、以陈兵边境对陈兵边境等等都是共产党人最熟知的神经战的一部分。到1940年秋，莫斯科并不认为德国人已经赢得了这场战争。一百五十年以来，俄国人一直将大英帝国视为魔鬼。英国拥有强大的海上力量和丰富的工业资源，至今仍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更重要的是，它能得到美国的支持。斯大林与希特勒不同，他从不轻视美国的财富和力量。德国由于西方的封锁，还得依赖苏联提供经济援助。苏联居然充当了德国的代理商，它从国外进口原料只是为了转售给德国。在克里姆林宫看来，由于上述原因，如果没有其它原因的话，德国似乎未必能攻击并切断这个供应来源。斯大林不借任何代价地避免战争，他对德国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但是尽管如此，他似乎也想到了德国要打持久战或在两线作战是完全违背它的利益的。斯大林还从红军的力量中得到安慰，虽然它在芬兰战争中丢了丑。但是他不了解，希特勒与德国情报部都认为这一因素不足为患，因为它们对苏联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非常缺乏了解。

按照这个逻辑，斯大林在1940年时仍认为他的谈判地位比希特勒强。他相信，德国人最终将被迫向他让步。苏联为了控制多瑙河河道，并向罗马尼亚与保加利亚施加政治压力，苏军于10月26日突然占领多瑙河河口的一些岛屿。之后不久，莫洛托夫应里宾特洛甫的邀请到达柏林。他佯装对扩大三国条约的建议甚感兴趣。这个建议是吸收苏联参加该项条约，有可能也接纳西班牙与维希法国，从而组成一个

欧洲大陆集团，与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国家相抗衡。11月12日，莫洛托夫在接受斯大林的指示后，兴味索然地听取德国人的提议，当听到德国人明显地要把苏联对巴尔干的注意力向南转到波斯湾与印度洋方向时，尤其不耐烦。随后，他把会议变成了冗长的独白，反复陈述苏联对芬兰、南布科维纳和达达尼尔海峡的夙愿。莫洛托夫想让德军撤出芬兰，让日本放弃它在北部萨哈林岛上开发煤铁的权利。他还进一步提出，苏联应象德国对罗马尼亚作出保证那样对保加利亚作出保证，从而获得在该国建立基地的权利，以便控制出入土耳其海峡的活动。与里宾特洛甫在防空掩蔽部举行谈判时，莫洛托夫透露，苏联还对希腊、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等国和控制波罗的海出海口感兴趣。

11月25日，苏联提出要与保加利亚缔结一项条约。苏联以支持保加利亚获得多布罗加全部领土和经希腊进入爱琴海的通道两项要求作为交换条件。这项提议遭到拒绝。到1月中旬，莫斯科才获悉德军正向巴尔干挺进。于是，它便向柏林要求占领保加利亚、希腊和达达尼尔海峡的建议提出抗议。抗议中说，这一步骤将损害苏联的安全。到那时为止，克里姆林宫才意识到希特勒根本无视苏联的要挟。在苏联驻柏林新任大使戴卡诺索夫于1月17日向德国外文部常务次官魏茨泽克递交的抗议照会中，把英国干涉巴尔干的可能性也硬扯了进去，更加重了照会的分量。从此，在中欧和东南欧的主动权便落入德国人手中。而苏联的外交则成为一连串的抗议。保加利亚恪守三国条约，3月1日，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率先进入保加利亚，德军随后跟进。这使土耳其有些焦虑不安。希腊已向轴心国开战，在东南欧，只有土耳其与南斯拉夫仍未介入。为了将这两个国家拖入战争，莫斯科又把对付波兰的那套阴谋诡计与外交手腕施展了出来。它告诉土耳其，如果土被迫与第三方(指德国)交战，莫斯科将持完全谅解和友善的中立态度。这种拖人下水的提议被安卡拉婉言谢绝了。3月25日，德国迫使南斯拉夫在维也纳签署三国条约。两天后，南斯拉夫政府被一场反德政变推翻了。苏联为了吸收一名反德的打手，急忙与新政府的首脑西莫维奇签署一项友好条约。莫斯科又弹起对南斯拉夫承担军事义务的旧调，旨在坚定南斯拉夫抗拒德国领土要求的决心。但在4月5日，当德军集结在南斯拉夫边境地区时，克里姆林宫却又采用了它惯用的退却战术。当时，苏联副外长维辛斯基告诉南斯拉夫驻莫斯科大使加弗里洛维奇说，你们肯定误解了，苏联从未企图进行军事干涉和提供援助。他的话使后者不胜惊惧。而希特勒次日却以轰炸贝尔格莱德、入侵南斯拉夫作为回答。

有确凿的事实表明，南斯拉夫和希腊的迅速沦陷，英国被逐出欧洲大陆，使斯大林清醒了。从此，他改变了对德国驻莫斯科外交官员谦卑，讨好的态度。德国大使和土耳其大使都及时地注意到这一点。他们在发给本国的电文中都对此作了相同的解释。土耳其大使说得更露骨，他甚至发表了如下的评论：斯大林希望南斯拉夫至少把德国人拖住两个月，以便有足够的时间赢得强大的盎格鲁撒克逊部队的援助。

苏联是认输了，但对自身的安全仍不担忧。它真心实意地想与德国改善关系，转而采用了安抚政策。1941年1月，苏联就抢占划归德国的立陶宛边境地带一事给柏林以赔偿。同时，缔结了一项非常有利于德国的新贸易协定。到4月，苏联按照协定向德国提供了定额内的全部原料。仅在那个月就供应了不下二十万吨谷物和九万吨石油。斯大林与莫洛托夫继续冷落英国大使斯塔福德·克里普斯先生，实际上对他不闻不问。为了表明他们与德国新秩序情投意合，他们在5、6两月将南斯拉夫、比利时、挪威和希腊驻莫斯科的外交官分别驱逐出境。但是，从4月起，苏联西部军区的形势越来越紧张，屡次发生侵犯边界的事件，并盛传德国即将发动进攻。

据说，1941年3月20日，苏联总参谋部情报部(军事情报部门)部长戈利科夫曾上送一份情报分析报告，列举事实证明，德国明显地要对苏联发动进攻。他还了解到德国在边境地区的军事活动日趋频繁。据传，一位德国少校曾向苏联驻柏林武官透露：德国企图进军苏联。但是，戈利科夫却把战争迫近的传

闻与报道视为英国情报部门或德国情报部门的一种挑拨。于是，他得出一条可以使人理解的结论：在希特勒征服大英帝国或与它谈和之前，德国不会向苏联发动进攻。4、5月间，德军在芬兰的活动受到密切注视。5月5日，据说戈利科夫已估计到德国在苏联边界集结了一百多个师。这些情报分析与报告斯大林是看过的。

尽管德国直至战争临近发起之前，费尽心思一再推迟把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入侵部队开赴前线的时间，但是，部队在东部的集结却无法掩人耳目。德军的某些行动还是为华盛顿、伦敦以及莫斯科所获悉。德国人料到苏联会就部队在总督区集结一事向他们提出质问，于是便将对策事先通知其驻莫斯科武官克斯特林，佯言：波兰是位于英国空袭航程之外的良好的训练场地。另外，德军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受命拟订一份内容把部队在东部的集结描绘成为入侵英格兰举行的一次预演；在大批坦克上安装了潜水装置，把英国作为演习中的假设敌；并把在克里特岛实施的空降作战解释成为在联合王国实施空降作战举行的预备性演习。他们故意向本国和外国新闻界透露一些消息。

1月，美国驻柏林的商务参赞获悉有关德国真实意图的消息。华盛顿在3月间把这个情报转达给克里姆林宫。在春季和初夏，关于德国可能入侵的事情在驻莫斯科的外交官员当中已成为众人议论的话题。4月34日，德国海军武官报告说，英国大使克里斯普斯预言6月22日为德国发动入侵日，他对这类发动战争的传闻大加指责，并且认为这显然是荒诞无稽的。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告诉人们，当时亲自处理情报的丘吉尔是如何在4月初便断定德国对苏联的进攻已迫在眉睫的。他还推断克里斯普斯未能将情报及时转告斯大林可能是导致苏联在战争初期失利的原因之一。丘吉尔作出推断的情报根据是：三个德国装甲师正利用铁路运输从布加勒斯特向克拉科夫调动。这三个师与中欧配置的十九个德国装甲师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再说德国人为什么不从罗马尼亚而偏偏从波兰向苏联发动进攻，这是怎样也解释不通的。看来丘吉尔的推断似乎不太合乎逻辑。正因为这一点，莫斯科便认为他的情报无足轻重；斯大林反而认为丘吉尔的动机更加值得怀疑。现已真相大白，希特勒实际上确实打算用这支装甲部队从罗马尼亚突入乌克兰。但是，3月11日，他改变了主意，命令所有坦克从罗马尼亚开往波兰南方集团军群的北翼。这就是英国情报部门所注意到的调动。

6月初，美国驻东普鲁士柯尼斯堡的领事报告德苏有爆发战争的迹象。驻布加勒斯特和斯德哥尔摩的美国人提供了类似的情报。美国大使斯坦哈特将这条消息转告苏联外交部。6月10日，英国外交事务次官亚历山大·卡多根先生把德军在东欧集结的情报转达给苏联驻伦敦大使麦斯基。6月12、13两日，麦斯基再次被召见，这次是由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接见的。他告诉麦斯基一条连英国三军联合情报委员会都相信战争迫近的消息，内容是，现已查明，罗马尼亚驻有德国第11集团军(属实)；有可靠的证据表明，该国还驻有德国的一个集团军群司令部(不属实)；还说利斯特元帅的第12集团军已从雅典调往卢布林(这也不属实)。这个情报从表面上看来有些价值，但是，即使它完全属实，也决不能得出对苏联进攻在即的结论，因为第11和第12集团军在德国驻中欧和东南欧的部队中所占比例甚微。英国注意到的另一个迹象是，德国空军增加了在东欧的无线电通信网。但是西欧的无线电通信却没有明显的减少，因而这条消息只能供参考而不是确凿的证据。

苏联的战争准备虽不充分，但还是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1941年春，苏联专门征集后备役人员。根据苏联公布的数字，武装部队的兵力增至四百二十万人。但是，在苏军中，缺乏训练的士兵占相当大的比重，约百分之二十五以上的士兵仅服役八个月左右。苏联人还从集中营和监狱中搜罗大清洗中幸存下来的军官。其中许多人迅速地恢复了名誉，重新任职。3、4月间，又有一些部队从内地调往西部边境军区。计有四个集团军，共二十八个师。不过，克里姆林宫似乎对显示力量比对保卫自身安全更感兴趣。

尔后的部署态势便可说明这一点。莫斯科命令基辅军区司令基尔波诺斯将他的一些部队配置到边境附近，他奉命执行了，但他认为这种部署浪费兵力，是“消极防御”，公开表示为此感到痛心和为难。柏林注意到这种奇特的部署，并引起种种猜测：苏军向边境靠拢是否准备发动一场预防性的进攻。德军参谋总长哈尔德认为，苏联的部署可能意味着为发动进攻作准备。但又认为采取这样的应急行动根本不可能。他的一位第一流的情报员、东线谍报处军官金策尔则作了确切的评价，他把苏军的集结看作一次政治性的示威而不予理会。

4月中旬，苏联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5月6日，出现了一种情势恶化的迹象，斯大林接替莫洛托夫任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仍保留外交部长的职务。斯大林既是共产党总书记，又公开出任总理，明显地要独揽所有大权。

据信，苏联的间谍组织为其国家服务很称职。何况，在莫斯科，公开的迹象比比皆是。各国外交使节很少谈论别的。但是，只有德国使馆，象德国驻苏联武官克斯特林所抱怨的那样，陷入了战祸临头的恐怖之中。克斯特林曾因病长期离职，由克雷布斯上校代理他的职务。及至5月中旬他返回莫斯科时，发现使馆成员正把他们所有的私人贵重物品、地毯、衣料、毛皮、银器、珠宝运回国内。妻子儿女也相继离去。于是，克斯特林便在一周内向陆军情报局长马茨屈发出一连串的半官方长函，对德国驻苏联使馆的恐战气氛和使馆成员的行为进行了尖刻的嘲讽，甚至连空海军的同僚们也未逃脱他的责难。他说，再看看苏联人吧，虽然他们充分觉察到德国使馆成员家属那些惊慌失措的举动，却完全镇静如常。

6月11日，经过短暂的平静之后，战争恐惧症又复发了。结果，许多使馆成员离职而去。他秘密地向马茨屈转述了一条有趣而神秘的消息：这里的日本大使刚刚收到从柏林发来的电报，估计是日本驻德国大使大岛将军发来的，电文既简明又奇怪，仅有两个英文字“很近”。

当时，一些正在列宁格勒为苏联海军改装一艘巡洋舰的德国民用船舶建造师纷纷撤离。他们的头头，业已退休的菲格海军中将和所有的女秘书也离开苏联。克斯特林指责召回这些人员的做法太拙劣。另外，苏联港口内已没有德国的船只，可是苏联的船只德国却百般刁难，迟迟不肯放行。这年3月，苏联的边界考察团已被逐出德方一侧，并且不准返回。苏联缴获了一架在罗夫诺迫降的德国飞机，机上的地图和照片明白无误地表明这架飞机是拍摄苏联西部道路的。数月来，每日都发生侵犯领空事件，但斯大林唯恐柏林以此作为寻衅的借口，下令绝对禁止射击德国飞机。携有电台的德国武装人员多次穿越边境，或从海上登陆，其中有的身着便服，有的化装成苏联军人。潜入的人员有时是实施武装侦察，向偶然遭遇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边防军开枪射击，有时则混杂在苏联占领区的公民中，因为他们亦属波罗的海或乌克兰种族。

极权主义国家，特别是当它们即将发动一场突然的、毫无理由的侵略的时候，它们必然要向本国人民隐瞒事实的真象。6月14日，离德国人确定的入侵日仅有一周，莫洛托夫为试探希特勒的意图耍了个花招。他向德国大使舒伦堡递交了一份公开声明。这项声明对有关战争的谣传进行了公开、坦率的评论，并详尽地重申了苏联的和平诚意。苏联此举的目的是想看看柏林是否向德国新闻界公布此项声明，但却没有下文。

根据苏联将军博尔金的记述，6月18日，一名德国叛逃者越过边界，提供了德国发动入侵的确切日期。这个德国人的自觉行动与告发，显然给罗科索夫斯基留下很深的印象，6月20日，发现德国人正在撤除边境地区位于己方的铁丝网。6月21日黄昏，德国渗透人员跨越边界的活动明显地增加了。

当时的斯大林政府虽然在理论上是集体领导，但实际上却要完全服从这个独裁者的意志。斯大林是个谨慎、多疑的人，他继续用冷漠的态度按照逻辑估计形势。他的错误在于他以己之心度希特勒之腹，用共产党人的眼光观察欧洲与世界局势，而不研究德国独裁者的心理，不分析那位元首在一定条件可能做些什么。他万万没有想到，德国会不顾一切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他认为，发动战争的各种迹象都是神经战的一部分，意在威胁苏联退出波罗的海和巴尔干各国，这可能预示着德国人在政治上、领土上又有新的要求。他的共产主义原则告诉他，显然有人想用阴谋与谎言挑起苏德战争，借以拯救英国。因此，他把英国及其美国朋友的警告视为挑拨离间。总之，这便是斯大林自己在后三年中所惯用的战术。他若是认为，德国人与英国人就是按他的想法来对付他，那也是可以理解的。

6月13日，新任国防部长铁木辛哥元帅根据戈利科夫关于有愈来愈多的德军向边境附近集结的报告，打算让边防军区作好战争准备。但他未能说服斯大林，斯大林反而告诉他，不要相信这些敌情报告。6月21日下午，基辅军区参谋长普尔卡耶夫打电话给总参谋长朱可夫说，一名德国军士投诚，带来战争即将爆发的消息。忧心忡忡的斯大林把铁木辛哥、朱可夫和副总参谋长瓦杜丁召到克里姆林宫。6月21日，星期六，政治局通宵达旦地研讨战争爆发的可能性。铁木辛哥、朱可夫、瓦杜丁都出席了会议。入夜时分，接到了麦斯基发来的一份电报。电文上说，该日下午，他与克里普斯在伦敦会面。克里普斯可能又是根据权威人士的猜测，预言进攻日不在6月22日星期日，就在下个周末。两个日期，特别是有了后一个日期，肯定大大降低了情报的可靠性。21日二十一时三十分，莫洛托夫最后一次召见舒伦堡，多方询问他德国实施威胁性的军事部署究竟有何要求。舒伦堡没有立即回答。大概他也不知道战争已迫在眉睫。而且，尚无明确的迹象表明他的武官克斯特林曾被告知入侵即将发生。且不管舒伦堡的人品如何，但政治局显然未从这次会晤中得到任何保证。随后，布琼尼元帅被任命为预备军司令。午夜前不久，下达了预先号令，命令边防军区进入战备状态。但是，直至入侵发生，尚有许多野战部队未接到命令。

## 第二章 不可思议的狂人

阿道夫·希特勒是个怪物而苏联并不是。1939年，除了他身边的小圈子以外，没有什么人了解他那至高无上的权力和那独断专行、刚愎自用的性格。

他是奥地利人，出身贫贱，时运不佳，当过流浪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巴伐利亚的一个步兵团里当了近六年的列兵和下士。后来他一想起这段往事便引为骄傲，觉得自己投入了整个德国的事业。战争结束后，共产主义和暴力革命的浪潮席卷了德国。1919年，希特勒成了德国陆军的一名文职政治密探，其部分职责是侦查和对付共产主义的势力，他实际上是一名反共“政治委员”。尔后他进入了政界。他学历浅，靠自学起家，因此，他的政策和抱负没有什么独到之处，只不过是德国历史的翻版和延续，有的是前两个世纪的陈货，有的是一千多年前的古董。希特勒的思想是个大杂烩，其中许多是错误的，有些近乎幻想。他的思想不是来自豪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戈平淄和尼采的著述，就是来自德皇威廉二世、俾斯麦、普鲁士国王、勃兰登堡选帝侯和条顿骑士的政策和成就，或者来自他所看中的早期德国武士的美德和性格。

日耳曼民族发展史上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他们采用征服和殖民的手段从现在的法国和莱茵河流域逐渐向东扩张，一直到中欧和东欧。象卢贝克、罗斯托克、施特拉尔松、什切青、柏林和奥得河畔法兰克福这些大城镇在十二三世纪前是不存在的。日耳曼移民创建或重建了波森、克拉科夫、卢布林、华

沙、维尔纽斯、布勒斯特-里托夫斯克、多帕特和里加。不屈不挠的波兰抵制了这次东征。到十九世纪，即波兰已被俄罗斯、普鲁士和奥地利瓜分之后，日耳曼人才被圣彼得堡的泛斯拉夫主义者的反压力所阻止。1871年，德意志民族国家诞生了。二十世纪初，泛日耳曼主义者鼓吹征服和兼并那些属于日耳曼或者历史上是日耳曼人开发的领土，其中包括波罗的海国家、荷兰、佛兰芒人的比利时以及瑞士的一部分。犹太人和斯拉夫人被放逐到波兰。乌克兰也被列为大日耳曼的组成部分。1918年，乌克兰实际上脱离了苏联，一度成为一个附属于德国的傀儡国家。1924年，希特勒在兰茨贝格要塞服刑，撰写《我的奋斗》时，他第一次向全世界描绘了一幅德国和欧洲未来的蓝图。这幅蓝图充满了对犹太人和布尔什维主义者的仇恨以及对整个斯拉夫民族的蔑视。他的最终目的是，要攫取那些能给德国提供粮食、牲畜、石油和矿产的富饶土地。1933年，他终于执政了，于是就大肆推行他的反共反苏政策。1937年，德国当时驻伦敦大使里宾特洛甫曾与丘吉尔简要地谈过一次话，他所说的是元首的领土欲，其中包括波兰、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迟至1939年8月即将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时，希特勒还谴责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家实在糊涂，竟然意识不到他的外交政策的基石就是消灭苏联。希特勒同列宁和斯大林一样，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他与他们所不同的是，他好感情用事而不权衡利弊，凭一时一事对他是捉摸不透的。

希特勒的性格是个复杂的矛盾体。他虽然受的教育不多，但却精明能干。他是个冒险家与投机分子，像斯大林一样，他具有洞察别人长处和短处的能力，并能将两者都为己所用。他的头脑反应非常灵敏，但是杂乱无章。他的记忆力惊人，但是脑子里却装满了琐事。对于无关紧要的问题，他能迅速抓住要害，还能进行逻辑推理并具有远见卓识。而对于事关德意志帝国的重大决策，他却被情绪和灵感所左右并可能完全失去理性。他的政治信仰的依据大部分是些无知妄说。他对于与其无关的细枝末节非常感兴趣，因此往往只能是见树不见林，见小不见大。他是个赌棍，相信胆大就能得利，但是他的胆大是没有情报或者冷静的估计做基础的，而是凭一时冲动。他反复无常，感情冲动起来，往往紧张不安，胆小怕事，茫然不知所措。当他恢复镇静后，他又变得傲慢自负，走向另一个极端。处境困难时，他常常不肯正视那些险恶的局势或者不得人心的决定，否认事实的存在。他信口开河，处事轻率。他可以因一些无足轻重的小事而慷慨激昂，不过也可以心平气和地倾听那些惨事败局。

他是个全然没有道德观念、残酷无情的人。像斯大林一样，他只承认实力，除此之外，他什么都不放在眼里。希特勒虽然与斯大林不同，没有在其同伙中制造那样严重的恐怖，但是他人品卑鄙、报复心重。他身边的同伙怕他，因为他从不忘宿怨，有仇必报。他周围的人们，实际上整个日耳曼民族，只不过是他的野心和意志效劳的工具。他的权力终于发展到至高无上的程度，以至对任何人不经任何形式的审问，他就能够下令撤职，停发年金和没收财产，后来还操起投入集中营、用刑和处决的大权。这些刑罚有时不仅用以对付那些触怒他的人，而且还株连他们的家属。

他并不怎么诚实。有时说谎是为了引人注目，有时是自欺欺人、主观臆断，有时是为了实现其马基雅维里式的阴谋诡计。他注意保密，不让右手了解左手的活动情况。他认为下级的职权要分散、要小，而一切权力和情况都集中于他一身。根据他的第1号基本命令，为保密起见，任何人了解情况都不得超出他执行任务所需了解的范围。这就意味着唯独希特勒才是帝国的全权协调者和指挥者。内阁的集体统治有名无实，连咨询性的会议都从未开过。待定的问题由各部部长直接去请示希特勒。他是个患有猜疑顽症的偏执狂。没有什么人能长期得到他的完全信任。他那阴暗多疑的心灵怀疑到处都有人在搞阴谋诡计，企图迷惑他或欺骗他。他个人交往的圈子很小，他不喜欢让陌生人进入那个圈子。这可能是因为他怕暗杀。在他那无限的虚荣心、不知满足的野心和顽强的意志的驱使下，他决心在自己短暂的一生里走上征服者的道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个妄自尊大的狂人，尤其在战争的压力和负担使他的神经崩溃

的时候，就更加放肆和失常。

在1943年后的某个时候，这个独裁者的身上出现了神经病的症状。关于他的病情说法很多，有的说是帕金森氏神经病，有的说是因紧张和歇斯底里而致的精神分裂症，还有的说是服用麻醉药品所致。由于希特勒只听信其私人医生莫雷尔博士的劝告，服用他给的药，不进行其他的体检，因而他的病始终没有确诊过。因此，还不能作出他有神经病的推论。他的神经直到他死似乎一直没有病。他的脾气越来越暴躁，他的思想越来越偏激，这些现象在他没病的时候就非常明显。毫无疑问，在他死之前他就与世隔绝了，不过这种现象在整个纳粹统治集团中是司空见惯的。

像斯大林一样，希特勒的性格也有他的另一面。没有哪个独裁者开玩笑会开到自己头上，希特勒也不例外，他的风趣低级粗野，总是把别人当作笑料。除了对那些触怒他的人或得不到他信任的人以外，他待人接物还比较注意礼貌，甚至显得愉快而且风趣动人，如果他愿意那样做的话。在他的后期，他甚至还给许多跟他谈过话的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他是一个深明大义的人，谈问题逻辑性强，很有分寸。但是，正是这个人应对几百万无辜遭受杀害的人负责，这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

1933年，希特勒被捧了出来当上总理，尽管他的党在国会中没有占到绝对的多数。通过国会纵火案和授权法，他取缔了在野的强大的共产党，尔后又搞垮了其他政党，就这样他成了一党专制国家的元首、独裁者。此时联邦各州的独立性即告结束。国家社会主义党实际上作为行政部门的一部分凌驾于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机关之上。戈林也是一样，原是一个吸毒鬼，却一跃而为普鲁士的总理、负责四年计划的部长、航空部部长以及空军总司令，与此同时，官僚政客希姆莱成了警察、保安和谍报机构的太上皇，他手下的人员也大部分来自国家社会主义党。省、县两级党的头目开始篡夺地方政府机关的权力，其中有许多人损公肥私，大发横财。1934年，最后一任总统兴登堡逝世时，希特勒给自己冠以元首、总理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的头衔。事实上，他已经接替了这位前总统的职位，只不过没有总统的头衔罢了。

1934年8月2日全军奉命举行效忠宣誓，不过不是效忠于共和国的宪法或当选的政府，而是要效忠于阿道夫·希特勒本人。希特勒过去依赖陆军的暗中支持，同时他又通过一系列的谋杀手段，清洗了纳粹党专搞恐怖活动的褐衫队即冲锋队中那些看来对他有威胁的成员。依赖将军支撑他掌权是不合他的心意的，因此他开始武装部队内部扩大他个人的影响，与此同时，他不慌不忙，但却坚持不懈地扩大他自己的私人军队即党卫军的规模。1935年国会通过了一项秘密国防法，授权希特勒可以宣布紧急状态、进行战争动员和对外宣战。这一事态的发展，对最高统帅部以及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命运产生深远的影响。

希特勒出任总理时，冯·勃洛姆堡将军是国防部长和握有实权的武装部队最高统帅。这位将军是纳粹党的热情支持者，极力主张搞一个既控制海军又控制陆军(空军曾属于陆军的建制)的单一的最高统帅部。这种新主张与德国传统是格格不入的。德国的传统是依赖陆军和陆军参谋总部来掌管一切军事工作的。武装部队办公厅这时宣告成立，它的两个主任参谋是凯特尔少将和约德尔上校。赫尔曼·戈林是纳粹党的忠实党徒、希特勒的老朋友，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个上尉。作为一个将军，他除了担任许多其他职务外，还被任命来指挥新成立的空军。勃洛姆堡因过去不同意空军脱离陆军单独成为一个军种而引起戈林的不满。此外，戈林还对军政部长一职垂涎三尺。因此，当勃洛姆堡后来跟一个据说曾被警察局作为妓女记录在案的女子结婚的消息一经传出，戈林马上设法使希特勒得知这一情况，并利用他的影响使勃洛姆堡免了职。这一点恰好合乎希特勒的意愿，因为他认为，勃洛姆堡在收复莱茵河非军事区时表现怯懦。总之，希特勒对总司令这个职务已另有打算。经过说服，勃洛姆堡辞了职并和妻子一起移居

意大利。

1938年2月，希特勒宣布自己为真正的(区别于挂名的)全体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军政部及其武装部队办公厅改组为一个单一的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由凯特尔主管。凯特尔生在汉诺威，是个平庸无能的炮兵军官。他的同事有时称他为“迷糊”或“蠢驴”。他是纳粹党的狂热党徒。他虽被希特勒任命为他的副统帅，拥有过去军政部长的权限，但事实上他却没有任何指挥权。他连个参谋长都不如，因为他的意见和建议根本无足轻重，他最多只不过是希特勒的副官和参谋。元首物色到了他看中的人选。许多杰出的而当局不满意的将军们被免了职。那时希特勒直接控制了海军总部、空军总部和陆军总部。即使这样也没有完全使他心满意足，因为陆军才是他特别想自己直接来严加控制的，而陆军总司令冯·弗立契上将和陆军参谋总长贝克中将曾反对过元首的某些计划。由于一项阴谋，可能有希姆莱和戈林参与策划，弗立契被诬告犯有同性恋罪而停了职。甚至这个案子尚未审理，勃劳希契就被提名担任陆军总司令这个尚未空缺的职务。贝克又留任一段时间，他力劝勃劳希契反对希特勒在欧洲进行侵略、在德国施行暴政的野蛮计划，结果是枉费唇舌。不过，勃劳希契早已是希特勒的人，他主张陆军不要过问政治。1938年8月底，贝克提出辞职以示抗议，后来由哈尔德接替他担任参谋总长。

1938年底，指挥机构的改革已经完成，除了个别重要的方面，它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都一直保持原状。到了1938年大部分头面人物都粉墨登场。国家元首是阿道夫·希特勒。作为元首和总理，他掌管整个国家事务并进行具体的指导。此外，他还是全军的最高统帅。名义上由凯特尔领导的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只不过是个秘书处。虽然它设有一个三军联合参谋部，但是，没有希特勒的指令，它无权对三军下达任何命令。至于海军事务，希特勒就直接找雷德尔海军上将。至少到战争中期，希特勒对他的评价都很高。希特勒不太懂海战，他尽量不插手有关海军的作战事务。他对空军事务也采取了同样态度。戈林是纳粹党的中坚分子，他同希特勒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而且在战争初期享有希特勒对他的盲目信任。命中注定能得到希特勒更多照顾的就是陆军了。

约德尔可能比其他任何军官更接近希特勒，因为他每天都要亲自向元首汇报最高统帅部各战区的战况，尔后与他讨论作战计划和命令。就这样约德尔开始时无形中成了一名军事教员。约德尔非常聪明能干，尽管他的知识局限于军事方面而思路比较狭窄。他雄心勃勃，但沉默寡言，性情孤僻。甚至连他的同僚都无法对他的性格作出肯定的评价。他也是那些将元首看作天才的人们中间的一个；而希特勒也懂得如何使用部下，他只提出约德尔完全赞同的那些见解也不是不可能的。在1940年入侵挪威的关键时刻，约德尔的胆略和智谋胜过了希特勒。这一点希特勒是欣然承认的。从那时起约德尔不胜荣幸，能坐在元首身旁同他一起进餐。直到三年之后，即在斯大林格勒之战前不久，他才因偏袒犯上不恭的利斯特而失宠。

约德尔孤独的性格没有博得信任或信赖，而给那些不很了解他的人留下了缺乏热情的印象。其部分原因是，他与军官们的关系并非一直是和睦的。他主张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就使他与许多同僚，包括后来的几位参谋总长，疏远了。他也有些自不量力，他竭力主张将所有的战区直接置于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控制之下，有时他还干涉与他毫不相干的陆军事务。然而，他的最严重的问题是，他不能也不愿对元首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和指责。正如施佩尔所说，在顺从希特勒这一点上约德尔跟凯特尔一样，他忠顺地跟随希特勒到底。他经常处理的是战略和战术问题，但由于他只是希特勒意志的执行者，因而他的工作岗位不能发挥他的才能，他只能停留在处理日常事务上。约德尔没有指挥经验。因为元首不肯放他，从1938年起他连续七年都在元首总部的最高统帅部供职。令人怀疑，他是否比元首更了解由他承办下达的某些命令对部队的影响。当德国开始打输这场战争时，约德尔对希特勒的

影响正如事实所表明的那样越来越糟糕，因为他在多数问题上赞同主子的意见，就等于火上加油，使希特勒更加固执任性。但不管怎样说，约德尔的影响还是很有限的。他不是提供军事知识的唯一渠道，希特勒是根据许多知识来源形成他的思想的。

希特勒在军事方面的素养和资历有限。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西线服役四年，只不过在连里当了个介于上等兵和下士之间的传令兵。这次大战期间他获得了一级和二级铁十字奖章。这是对他这一级士兵不寻常的奖励。此后他不断地给他的将军们留下这样的印象：他曾经是个第一线的士兵，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所以他赋有军事才能是毋庸置疑的。不过，他过去在军队的经历(那也许是可夸耀的)，对于担任最高统帅这个职务来说肯定是不够格的。但是，通过参加军事演习、操练和表演，他很快就掌握了军事词汇。通过倾听下面军官和持有激进观点、不满现状的军事专家们的意见和批评，他又很快就掌握了许多战术和技术方面的细节，以致他身边的军事头目都感到吃惊。出于政客的利己主义，他把这些资料改头换面充作己见。这种做法在挫败对手时证明是非常有效的，于是他进而使用大量丰富的统计和技术资料作为他论据的一部分。这些在当场是无可辩驳的，因为争论的问题完全超出了他对手的职权范围。的确，为赢得论战的胜利他也不惜捏造证据，用这样的方法轻而易举地折服他手下那些比较软弱的将领，其中一些比较天真的将领就马上把他看作天才。同时，元首也能及时发现陆军中的反对派或分裂派。他是一个善于拉一派对付或牵制另一派的能手。

希特勒的总司令职务不是挂名的。他果断地干预作战计划的制定或实施。德国军官团中一些高级的军官在他面前卖身求荣、争夺权势、捞取地产、甚至从他的私财中捞得一部分金钱。为此他们密谋策划，勾心斗角，结果得到的是这个独裁者的蔑视，而且随着战争的发展他更加不屑于隐瞒这一点了。在占领奥地利时，他甚至宣布要亲自担任战争的总指挥，他的所属人员为此大吃一惊。据说，他听了机动部队中某个心怀不满的挑拨者的话以后，就对哈尔德那个用坦克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计划进行了攻击。希特勒并不满足于履行最高统帅通常履行的那些职责，即只在大政方针上发号施令；因此他便开始陷入了作战方面的细节之中。入侵挪威原来是海军的建议，然而却被希特勒所剽窃，成了他的计划。这场战争是由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少数人策划的，没有让勃劳希契和哈尔德参加，而且参谋部门的准备工作也非常不充分。战争初期元首的许多意见是很好的。德国早期在法国取得的胜利应归功于希特勒和冯·曼施泰因。据说，他俩各自提出的意见，后来都作为制定作战计划的依据。在陆军的司令官和参与决策的参谋人员早期的恶意攻击面前，他们证明自己是正确的。进攻法国前后，希特勒时常干预大大小小的决定，而陆军的首领和参与决策的参谋人员似乎都心安理得，从未考虑辞职。通过剥夺勃劳希契的大权，希特勒不仅成了事实上的(如果名义上不是的话)陆军总司令，而且还成了全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此外，他还是国家元首、政治家、经济学家、实业家、党的领袖和外交部长(因为里宾特洛甫本人的地位已被削弱)。可想而知，这么多部门的要求相互冲突，在安排其轻重缓急时自然会造成混乱，这就给希特勒缺乏磨练的头脑与不稳定的思想带来有害的影响。而事实证明，这就是导致德国进攻苏联失败的因素之一。

希特勒是个放纵无忌、为所欲为的人，对他来说，现有的组织机构毫无意义。他把在政府和工业部门中那套惯用的心血来潮的做法搬到了最高统帅部。对波兰、法国和巴尔干的几次战争都是在空军总部的配合下主要由陆军总部负责进行的，而这两个部门都由希特勒来指挥。在组织如此规模的地面作战方面，唯一有经验、有合适参谋人员的司令部就是陆军总部。然而，该司令部已经陷入极不正常的状态：它为自己拟定的作战命令，还要提交希特勒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去批准。到1941年底，希特勒的权限和活动范围已经扩大到他可以通过约德尔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直接控制所有的国外战区。1941年12月，他解除了勃劳希契元帅的职务，接管了陆军在东线和其他战线的作战指挥权。这样，作为最高统帅，

他就自己给自己下命令。为了摆脱这种荒唐可笑的窘境，他将哈尔德和陆军总部作为自己的参谋部来控制东线对苏联的整个作战行动，约德尔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同时成了他控制所有其他战线的参谋部。因此，陆军总部便中止了对苏联以外的其它战线的指挥和通讯联络。斯堪的纳维亚(包括芬兰)、法国、巴尔干、意大利和非洲成了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管辖的战区。这些战区通过约德尔为首的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中武装部队指挥参谋部这个机构来领受任务。这样一来，除了海军总部和空军总部外，元首还有两个独立的同级参谋部来协助他指挥战争，一个负责东线，一个负责西线。这不是统率机构有效的和令人满意的工作方法，因为一个参谋部并不了解另一个参谋部在干什么，而且双方还要争夺兵力，这套指挥系统并未经过深思熟虑，而是心血来潮的产物。它是完全符合这个独裁者的心意、对他方便的一个临时凑合的机构，这是因为他把东西两线隔开就再无人敢于侵犯他本人的权力和地位。

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是勃兰登堡人，在某些方面他又是个典型的普鲁士人。他是个能干的但决不是个出色的军人。要不是弗立契被免了职，要不是希特勒认为勃劳希契能当个听命于他的总司令，那么勃劳希契就不可能被物色来担任这样高级的职务。勃劳希契接任了这个尚未空缺的职务，因为他感激元首希特勒在离婚问题上支持了他。参谋总长哈尔德是个孜孜不倦、能力强而谨慎的巴伐利亚人。勃劳希契和哈尔德两人的关系冷淡。

早在1938年阿道夫·希特勒就拼命控制国家机器和武装部队。他给德国人民提供了好像是唯一可取的办法来解除他们在战后年代所遭受的失业、通货膨胀和共产主义威胁的痛苦。放逐和监禁共产党人、工会主义者、互济会会员以及某些牧师与社会党人，对许多人来说所付代价并不大，尽管国民可能在对待犹太人方面受到一些良心的责备。街头有组织的暴力行动、随意的逮捕、拷打和投入集中营已成了纳粹德国的特征。一般地说，广大民众还是齐心协力支持国家社会主义党的，而且直到最后覆灭还仍然如此；他们对希特勒有一种病态的媚态。然而，这种支持肯定不是完全自发的，多半是宣传教育的结果，有些则是出自恐怖心理。学校从低年级开始就是进行政治教育的园地，幼儿组织、希特勒青年团、义务劳动服役队直到最后在军队中，这种教育就更强化了。他们的制服上绣有纳粹符号，牧师已寥寥无几，国家社会主义党的《人民观察家报》由国家资助，免费发行。国家鼓励所有的人加入纳粹党或该党的外围组织，将城市和乡村划分成保甲以便警察和党的官员能严密地控制各家各户的言行。

1938年莱茵兰和奥地利被占领。原来裹足不前的希特勒现在每走一步，胆子就壮一分。他的军政顾问越来越不敢劝阻他，因为他们的一些预想常常证明是错了。9月，他猝然制造了个慕尼黑危机。世界大多数舆论认为，这个独裁者的威胁既是讹诈又是恐吓，如果英法两国采取坚定的立场，历史的进程有可能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将会避免。但是，后来掌握的有关希特勒心理方面的证据表明，情况决不是这样。希特勒早已开始他征服世界的生涯，他宁愿发动战争也不搞大规模的政治控制，因为这种控制对他的个人地位可能是致命的。1939年8月，在避免两线作战方面他仍然很谨慎。但是，当里宾特洛甫在克里姆林宫的会谈消除了所有疑团时，波兰的命运就已经决定了。德国出乎意料地迅速战胜了法国以及德国自认为合理的条件都促使元首相信，英国可能越发希望进行谈判。当这些条件遭到拒绝时，戈林被授权大吹大擂，说英国将被空袭打瘫在地，并下达了入侵英国的指令。然而，由于空军未能取得对英伦三岛的空中优势，海军又没有力量掩护宽大正面上的登陆，因而这一切都化为泡影。

甚至在1940年秋季之前，希特勒就已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入侵英国所包含的风险，使入侵无限期地拖延下去，然而，时间拖得越长就越没有希望。希特勒估计对了，时间对英国有利，他也明白英国会寻找新的盟国。实际上罗斯福政府领导下的美国已经公开站在丘吉尔阵营一边，并以物质援助来支持英国，只是没有宣战。德国元首目光短浅、知识贫乏，很容易低估美国的资源与军事潜力。他没有直接的

理由惧怕美国这个敌人，但他无论如何要鼓动日本将美国的注意力吸引到太平洋。另一方面，任何英国和苏联合作的可疑之处都是他直接、密切关注的。

克里斯普被任命为英国驻莫斯科大使，他负有改善英苏关系的特殊使命。当时英国非常错误地认为，社会党人越是倾向马克思主义，克里斯普在克里姆林宫的地位就越有利。然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是断然不会上英国的圈套的，克里斯普只能偶尔与外交部副部长维辛斯基有些来往。事实表明，这位英国大使与维辛斯基的关系受到限制，徒具形式，而且他与莫洛托夫的私人关系显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莫洛托夫在接见克里斯普的时候总是盛气凌人，表露出厌烦和急躁的情绪。这与他给予舒伦堡那种和蔼可亲、有说有笑的礼遇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然而，克里斯普在驻莫斯科的外交界中对他所谓的存在于苏联领导人和他本人之间的亲切友好关系作了些宣扬。他这样做可能是有用意的，也许是为了向非参战国灌输这样的信念，即德国的好运不会太长，但也可能是自尊心受到伤害的必然结果和为他自己打气的一种做法。不管他的用意如何，其结果对英国都有利，因为关于这种亲切友好关系的小道消息尽管舒伦堡未予重视，但却通过截获土耳其和南斯拉夫两国大使发给本国外交部长的电报，传到了希特勒的耳朵里。只要有一点有关英苏协调的风声，即使毫无根据，也会刺激元首并加重他的疑心病。南斯拉夫驻莫斯科大使加弗里洛维奇本人与莫洛托夫关系很好，因为他俩都能投对方之所好。加弗里洛维奇发出的有关他俩亲切友好谈话的电报，其内容显然是反德的，也同样被截收并传给了希特勒。他俩谈论的话题涉及《我的奋斗》里那些关系较大的章节，其中包括德国对东方的野心和对斯拉夫民族的处理。这些评论的文字材料自然而然地最后传到了书的作者那里。

戈林和里宾特洛甫后来在纽伦堡法庭受审时一口咬定，苏联在中欧和东南欧的行径促成了苏德战争。情况肯定不是这样的。苏联从1940年6月以后的所作所为，自然会使希特勒心中不快，但苏联的作法并不出乎人们意料的。特别是当德国人成了苏联宴会上不请自来的座上客，德国又回到了(据1939年里宾特洛甫说)“对于德国毫无政治利益的领土”时，就更不足为奇了。莫洛托夫11月访问时透露的情况，都是希特勒早已知道的。1941年4月，西莫维奇与苏联签订的南苏友好条约，被希特勒用来为他本人和向其他人证明他将采取的严重步骤是正当的。实际情况是，希特勒像苏联一样也相信资本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国家是势不两立的，而且从来也没有改变过他的政治信念，即德国未来的繁荣富强是与德国向东方的扩张、特别是向苏联的扩张相联系的。当时希特勒比英、美领导人更了解布尔什维克主义。无可置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对苏联意图的估计是正确的。如果德国在其它地方全力以赴地打一场战争，那么，只要不冒什么风险，苏联就会趁机扩张到中欧、波罗的海和巴尔干半岛。到那个时候，它就会中断对德国的供应，而失去苏联的供应，德国是无法进行战争的。万一德国面临崩溃的边缘，苏军就会占领欧洲的整个东南部和中部并尽力攫取德国的领土。由此可见，他视苏联为祸患是很有道理的。总之，可以肯定，无论苏联采取什么态度，无论后果如何，希特勒还是想消灭它，因为他觊觎苏联的领土，因为苏联是共产主义国家。第一个原因是最主要的。只是希特勒还在与英国作战，否则法军一败，他向外扩张的大道就畅通了。

希特勒常常反复重申他在政治与军事策略方面的基本思想是，他决不重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错误，同时在线作战。当然即使德国背后没有一个潜在与它相敌对的苏联，英国的空中力量和海上优势也会使德国的入侵承担很大的风险。希特勒为了将较多的军费集中用于空军和海军，曾下令解散一些陆军师，但是德国的军火生产仍不可能弥补海军装备的不足，而且德国的空、海军也不可能超过以整个盎格鲁撒克逊集团工业潜力为后盾的、发展迅速的英国空、海军。同时希特勒还想以苏联威胁为口实，说明他无法集中其整个空中力量来攻击英伦三岛。每起偶发事件、每个刺激因素都被作为论据来证明他本人早已

确立的事业是正确的，并且促使别人也同意他的观点。虽然他夸张和渲染了那种来自苏联的危险(事实上，只要德国强盛，这种危险就不是直接的)，但是对希特勒这个头脑简单的人来说，问题也是很清楚的。在东线，敌军可能被德国陆军迅速消灭，这支陆军是有史以来最精良的，而且正处于全盛时期。在西线，这支精锐部队却不能为他争光，只好无精打彩地去看守海滩。拖延可能是致命的，因为他将面临一个强大的、有美国支持的并愿意重返欧洲大陆作战的英国。与此同时，他还表白自己不是不愿意(如果他这样表示过，也只是故作姿态而已)研究他的司令官和参谋长们提出的另一种战略。这种战略就是将德军引向西班牙、地中海和中东。

1940年6月30日，星期日，也就是法国投降没几天，哈尔德在日记中记下了由魏茨泽克负责传达的希特勒的意见。记下来的神秘话语有“眼睛必须盯着东方”，“英国的投降将解除我们东进的后顾之忧”。结果，三周之后，勃劳希契就奉命研究对苏作战的问题。他和他的参谋长已经事先对此有了一些考虑。7月22日哈尔德在日记中第一次概略地记下了这次作战的轮廓。

据当时的估计，德国需要有八十到一百个陆军师并能在四到六周内将所需部队集中。希特勒在拟定进攻计划时，认为这次进攻应仿效西线刚结束的那次进攻。不过这是一次规模更大的闪击战。由于苏联冬季酷寒，从11月到次年4月进行大规模运动非常困难，因而这次进攻务必在短暂的夏季中结束。根据当时的事实而不管高级将领们战后怎样说，在取得战胜法国的辉煌胜利后，这些高级将领好象都一致相信这种快速进攻在军事上是可能的。因此希特勒最后也与最高统帅部完全一致。希特勒飘飘然忘乎所以，他甚至还考虑在1940年秋季就发动并实施一场决定性闪击战的可能性。

7月29日约德尔引用希特勒的话说，他决定打一场预防性战争。两天后，希特勒又说，明年春季必须一举消灭苏联，因为让他存在于波罗的海海岸是令人难以忍受的。他不仅下令撤销削减陆军的指示，而且恢复了已削减的三十五个师，此外还增加了十个装甲师和十个摩托化师。当时元首的一些想法已经十分清楚，这次进攻可以分成两个主要突击方向，一个指向基辅，一个指向莫斯科。尽管他这时规定的进攻目标是消灭苏军有生力量，但是这种目标仍然是笼统含糊的。从这时起，作战计划的制定工作稳步进行，从未间断。

1940年8月9日，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发布了加强东线兵力的“奥托”指令，内容包括在波兰总督区建立后勤军事设施，开辟训练场地，改进公路网和铁路网。

就在那年的秋季和冬季，许多德国将领对这场新战争在军事上存在的困难倒没有什么考虑，而是从根本上对有无发动战争的必要性产生了新的想法。哈尔德告诉勃劳希契，这场新的战争，由于德国正与英国作战，对于德国无任何好处，而只能导致德国经济的恶化。他本人并没有低估西线(英国)的危险，而对意大利参战则更为担忧，因为一旦这个轴心国伙伴出了问题，德国为了解救它就可能在地中海陷入泥沼。如果与苏联的战争不可避免的话，那么这场战争必定是一场总体战，陆军的人力物力还要加强。持有这样的看法不只是哈尔德一个人。德国海军总司令雷德尔确信，进攻苏联不会使德国向其眼前的、真正的目标，即战败英国、英联邦或大英帝国迈进一步。他始终坚决反对这场战争。他说，进攻苏联会过多损伤德国的元气而且很难说打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既然入侵英国已证明是不可能了，作为仅次于此的选择，他提议夺取直布罗陀、埃及和巴勒斯坦来破坏英国在地中海和中东的利益。勃劳希契、哈尔德和戈林也赞同这个主张，计划人员也在斟酌该主张的可能性。甚至连德国外交部也不同意发动一场新的战争。魏茨泽克是出于逻辑和经济的考虑反对这个入侵计划的。他认为德国战争物资的储备量，尤其是橡胶、石油、铜、铂、锌、石棉、黄麻和钨的储备量很低，因此一旦苏联的供应中断，就可能造成严

重的困难。魏茨泽克于1941年4月28日致里宾特洛甫的一份备忘录中指出，对德国来说，如果摧毁每座苏联城市与击沉每艘英国军舰一样重要，那么他魏茨泽克就赞成发动这场新的战争。然而，正如事实所表明，他只想到军事胜利而没想到经济损失。他认为，苏联决不愿意成为英国的一个盟国。而里宾特洛甫却仍在琢磨苏联也许会被卷入对英战争的问题。

10月底，墨索里尼未与德国协商就进攻由英国保证领土完整的希腊，但是在希腊的坚决抵抗下他寸步难行。11月，莫洛托夫对保加利亚施加了压力，并力图得到那些控制达达尼尔海峡的基地。12月，英国驻守在尼罗河上的一支小小的陆军消灭了意大利驻守在利比亚的规模大得多的陆军。希特勒既害怕苏联，又害怕英国干涉巴尔干国家，而且还拿不准土耳其的态度，因此他作出了在入侵苏联之前先稳住他在巴尔干的右翼。11、12两个月作出了许多有关1941年的战略和军事行动重点的决定。进攻直布罗陀的“费利克斯”行动的进一步打算被放弃了，因为弗朗哥对其提供的支援要价太高。德国准备从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进攻希腊，即所谓“马丽他”行动，但又牵涉到保加利亚是否遵守三国条约，让德军进驻它的领土的问题。拟加强对东地中海英军的空袭，但是，希特勒不愿沿北非海岸或通过土耳其与叙利亚对中东实施地面进攻，尽管其海军参谋部竭力主张这样做。他至多派遣一些德军到的黎波里去增援溃退的意军。

3月27日，南斯拉夫发生政变，苏联与西莫维奇将军为首的新政府举行了谈判。这就进一步威胁到德国的翼侧，必须用武力消灭南斯拉夫。一个新的进攻计划即“第25号”行动很快拟成，德意两军从奥地利和的里雅斯特实施突击，德匈两军越过多瑙河实施突击。“马丽他”行动的右翼向西转移，另外德国还从为进攻苏联所集结的部队中撤回一部分陆军师。此时显而易见，巴尔干战争不可能在5月中旬圆满结束，那些师不能及时赶回去参加入侵苏联初期的军事行动，与此同时，希特勒也发现他的兵力过于分散。他又不愿减少那些占领挪威和西欧的师，因为他过分地害怕英国登陆。这样，到4月7日，他觉得唯一的办法就是将原先预定的5月15日这个入侵日向后推迟五周左右。

德国某些辩解者认为，巴尔干的局势与这次入侵日的推迟毫无关系，因为他们认定，1941年暮春，融化的冰雪与春雨所造成的河水泛滥肯定要使预定的入侵日推迟。然而，波兰河流的大水在6月初已经退下去，因此即使在中部战线，河水无论怎样泛滥也只能使入侵日推迟二四周。入侵日的推迟是由于天气造成的论调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因为不管天气怎样，保障巴尔干翼侧的安全都是必要的，所以入侵日非推迟五周不可。

苏联中部地区适宜作战的季节是从6月到10月(到了秋季，路上的泥泞就会使部队的运动暂时受阻)，或者是从6月到冬季开始的12月初。由于作战的季节如此短暂，因而将入侵日推迟五周是件非同小可的事。不过，这次推迟的时间还没有后来那一次拖延的时间长。那一次是在同年夏季，中央集团军群停止不前，而希特勒却与勃劳希契、哈尔德进行着几乎是毫无休止的争论。即使将这两次推迟加在一起所浪费的时间也不是德国在1941年失败的唯一原因。政治与军事目标的混乱、最高统帅部的机能不全、情报不灵以及资源短缺等主要原因都必须综合考虑。

希特勒需要同盟国。他首先转应罗马尼亚和芬兰这两个国家，因为它们已遭受苏联的侵略。罗马尼亚愿意参战，但是它参战的目的只限于其切身利益，即收复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以及获得德涅斯特河和布格河之间的部分乌克兰地区。可是，由于罗马尼亚对德国的依赖太大，以致它的愿望只能退居第二位，不得不向伏尔加河前进。芬兰不断受到苏联的威胁，也答应进行战争准备，但是它的处境变得很特殊，确实与罗马尼亚不同。众所公认，芬兰同意德国驻挪威的陆军派出一支远征军进驻芬兰属拉普

兰和芬兰中部地区，而且还配属给德军一个芬兰军，这支部队的任务是确保佩萨莫镍矿区的安全和切断摩尔曼斯克铁路。但是，列宁格勒以北拉多加湖和卡累利阿地峡附近的南部主要战线，芬兰是不容德国干涉的。德军希望芬兰军队从北面夺取列宁格勒，而芬军的参战目的只是为了收复冬季战争中割让给苏联的领土。尔后，芬兰就以此为满足，静观事态的发展了。芬兰总司令曼纳海姆极不欢迎德军介入南部战事，后来就将德军借给他的勃兰登堡师退回，并且拒绝再指挥任何德国部队。在军事上他更不会听从德国的指挥。

意大利以及斯洛伐克这个傀儡国都将派遣军队进攻苏联。匈牙利则对英国有友好的感情，这是一个原因，另外，由于希特勒这个原奥匈帝国的公民对匈牙利有反感，所以匈牙利被排除在整个计划的制定和准备工作之外。但希特勒还是想在最后一刻让匈牙利参战。

希特勒征服波兰、法国、南斯拉夫和希腊的辉煌战果，不完全是因为德军拥有数量、质量上的优势。德国经济已走上了战争的轨道而且还储备了各种军火。德国的战争准备，比英国、英联邦或大英帝国抢先四年。1939年到1941年德国是能够打败它的邻国的，因为这些邻国的工业和经济力量都很落后。

由于建立了独裁政权并从1936年起开始推行旨在使德国经济独立的四年计划，因而国外、特别是伦敦普遍认为，1941年的德国是一部动力强、结构完整、效率高的工业与经济机器，它已准备好打一场长期的消耗巨大的世界大战。事实上，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为减少对进口铁矿石的依赖性，德国采取了某些措施，开发利用了国内低品位的铁矿石。然而，即便如此，大量的铁矿石仍须不断从瑞典和法国进口。到1942年人造橡胶的生产解决了橡胶不足的问题，而且在生产人造汽油、石油和石油产品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1941年德国是在两线作战，发动了德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而其石油的年配给量几乎还不到战前英国国内石油消费量的百分之七十。储备的锡和钢于1939年已消耗殆尽。德国生产不出炼钢用的钨、铬和镍。1941年它的石油、铝矾土、锡、铜、铅和锌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外国进口。

德国军事工业缺乏统一管理，都操纵在那些相互竞争的集团手里。戈林及其四年计划部接替沙赫特独揽了经济大权，但经济部仍继续存在。1940年3月，托特在负责劳动部的同时也成了第一任军械部部长。除了这三个机构之外，还规定：所有军火生产的方针和重点均由武装部队来负责。这些方针和重点按理说应由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凯特尔负责，但是却交给了托马斯负责。托马斯是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战时经济与军备局局长，负责陆军军火生产的政策与协调工作。空军总部和海军总部中的某些局负责空军和海军军火生产的政策。德国军事工业整个体系都是临时拼凑的，没有规定明确的职责。劳力的使用或安排无一定之规，对消费品的生产没有加以多大的限制。兵工厂只开一个班。由于缺乏连贯而集中的指挥，因而生产重点变化无常而且效率受到很大影响。法国沦陷后，以装甲和陆军军火为重点的生产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十八个陆军师转业到空、海军军事工业部门为攻打英国作准备。还有十七个陆军师被解散。陆军军火生产惨遭破坏。当希特勒的注意力转向东线时，他们又被召回部队，于是空海军的军火生产又退居到次要地位。

德国军事工业的面铺得很宽，但基础却不雄厚。1941年它就适应不了大规模的生产和一场持久的消耗战。四年的领先时间以及储备的先进武器使德国得以对那些比较弱小的敌国发动闪击战。但是，到了1941年单单英国的军火生产就很快地赶上了德国。德国由于经济上的这种弱点，只能在一个非常短的时期内处于头等军事强国的地位。此后，它就依赖那些被占领的欧洲国家以及胆战心惊的中立国来提供矿产和粮食。至于石油和机械化运输工具的不足，它一直没有解决。

就在这个时候，希特勒还在做他的黄粱美梦。1941年2月他同约德尔认真地讨论过穿过伊朗或阿富

汗入侵印度的问题。当年仲夏之前他草拟了后续指令，推断在苏联被消灭之后，德国和意大利将控制整个欧洲，如有必要就使用武力征服土耳其。直布罗陀、埃及和巴勒斯坦都要占领，对英国则给以致命的打击。

部队继续不断地集结在东普鲁士和波兰总督区。3月底德国在东线有四五十个师，5月底增加到八十个师。两周后又增加了四十个师。其中大部分师集中在拉多姆-华沙-内登堡一线以西远离边境的地方。直到5月的最后一周步兵师才开始连续地进行夜行军，向边境开进。最后调动的是担任突击任务的装甲师和摩托化师。它们仅在进攻开始前几天才利用夜暗开进。驻罗马尼亚第11集团军中的一部分步兵师与总部预备队一起从巴尔干和西欧出发，至6月22日仍在行军途中。

直到4月初，集结这么多部队还可以勉强解释为要对南斯拉夫和希腊这个次要方向实施进攻。所谓的入侵英国的准备据说是继续在进行，而且这些准备是通过有意透露消息而谨慎地公布于众的，其用意是转移苏联和其他国家对德国东部边境的注意力。那些针对苏联边境地区集结的德国部队反过来却被说成是一种欺骗，其目的是转移英国对登陆作战准备工作的注意力。然而，部队的集结和调动最终是瞒不过波兰人的。据说，后来情报人员证实，苏联是了解这些名堂的。4月10日莫斯科下令采取一些小规模的预防性措施并且进一步加强了边境上的苏军。尤其是在波罗的海三国的苏联占领军显得很紧张，从6月13日夜间就开始大规模逮捕居民中那些宁要德国占领而不要苏联占领的各界人士。各阶层居民大约五万人被流放了。

### 第三章 一知半解

不管平时或战时，情报部门的本事再大，也难以做到对它的目标了如指掌。正如冯·克劳塞维茨所说，战争中得到的情报，很大一部分是互相矛盾的，更多的是假的，绝大部分则是相当不确实的。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苏联曾是一些军事大国的首要情报目标，而德国情报部门感兴趣的主要是西方。到1941年，德国军事情报部门对苏联的了解比起其它国家，尤其是英国要差的多。

德国陆军总部的军事情报机构，即陆军情报局，由马茨屈少将领导。马茨屈原是德国驻东京的武官，离任回国后最近才接替冯·蒂佩尔斯基希担任陆军情报局长。陆军情报局下分两个主要处：西线外军处和东线外军处。西线外军处由利斯中校主管，负责研究西欧各国军队，从1940年6月起该处便专门研究英国、英联邦或大英帝国的军队。东线外军处由金策尔中校主管，负责研究斯堪的纳维亚各国、某些巴尔干国家、苏联、中国和日本等国的军队。在1941年12月前，它还负责研究“新世界”各国的军队，其中包括美国的军队。这样分工，似乎说明德国已把英苏两国当作重要的情报目标。实际上苏联并未被列为首要目标，因而在搜集或鉴定苏军资料方面所投入的时间和经费都很少。在1939年到1940年期间，希特勒甚至还禁止触动苏联。此外，搜集苏联的情报只是金策尔工作中的一小部分。金策尔原是陆军参谋总部的一个步兵军官，自1938年底才就任该职。他并不通晓苏联或苏军事务，也不是专业情报军官，更不会讲俄语。

本来在德国国防军时期，德国参谋总部与苏军的联系相当密切。但是，1933年希特勒一上台这种关系就随即中断了。从1934年起，德国开始与波兰交换情报。波兰有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因此它在边境地区有一些情报来源。然而，1939年春季，希特勒废除了波德互不侵犯条约，情报交换即告中断。1939

年9月苏军入侵波兰东部，他们的耐力和素质并未引起德军的注意。尤为严重的是，德国军事情报部门连入侵部队各集团军的番号都没有搞清。此后有些情报是从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东部的难民中搜集来的，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从苏联内地搜集军事或经济方面的资料或情报确很困难，因为整个边境地区都被内务人民委员部边防军所占领和控制。这些边防军在警戒非法入境或叛逃者偷越国境方面受过长期专门的训练。苏联警察机关、党组织的人口登记制度和公民必须携带身份证和工作证的规定使谍报人员很难进入苏联。苏联人对待外人的态度是搜集情报、甚至是搜集公开情报的最大障碍。他们在当局的怂恿下，对陌生人和外国人一律怀有敌意和戒心。无论什么身份的外国人都很少获准在苏联境内旅行。即使他们偶尔得到官方允许，也得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严密监督下按指定的路线和规定的时间行止。这种旅行困难重重，往往是苦不堪言。那时苏军的领章帽徽，除哥萨克部队外，只表示他们的军阶和所属的军兵种而不表示他们属于哪个部队、哪个单位。外国大使馆和使节即使是来自与苏联结盟的或友好的国家，也得不到有价值的情报。

德国是依赖谍报人员和偷越国境的人以及芬兰、匈牙利、罗马尼亚、日本等渠道获得苏军战斗序列情报的。有些情报是通过无线电侦听和无线电测向仪获得的。但这种手段作用有限：一是受距离的限制；一是苏军缺少技术性能可靠的电台，它侧重于电话或有线电报进行联络。这样一来，德国对边境地区苏军的部署倒是有相当了解，但是对苏联的内地，甚至对苏联的欧洲部分是一无所知。地形方面的情报很少。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军东征几乎到了列宁格勒、基辅和罗斯托夫，但是地形和天候对使用无线电、飞机、坦克和摩托车辆有什么影响，当时并没有实际体验，更料想不到以后在这样一个人烟稀少的国家进行机械化作战会产生哪些复杂问题。苏联地图难以弄到，而德军复制的地图又糟糕又过时，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只好依赖航空照片。

德国驻苏联武官克斯特林将军出生在莫斯科，1941年已六十五岁。他会讲俄语，是个亲俄分子，战前十年一直担任驻苏联武官。虽然克斯特林长期在苏联供职，但他对苏联军队和工业当时发展的情况所知甚少，因为在与外交使团其他人员结伴行动时，他的活动严格地受到限制。1940年10月东线外军处在核对克斯特林报告的基础上综合了一份情况判断，得出的结论是，苏军是个必须认真考虑的因素，而且可能是个劲敌，但是它无力进行大规模机动作战。与德军对比，苏军在数量上占有二比一或三比一的优势，但估计其战斗力仍劣于德军。值得注意的是，时间、空间、道路稀少和气候恶劣对苏军是最有利的因素。根据克斯特林的看法，需要通过在苏联领土上的实践才能理解这些因素在战争中的价值。这份情况判断无疑有许多合乎道理之处，克斯特林说的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这份报告太一般化、不具体，所得结论同样适用于1914年的沙皇军队，甚至也适用于1812年的沙皇军队。克斯特林和副武官克雷布斯两人都低估了苏军的战斗力，这一点是无法隐瞒的。克斯特林在其战后的供词中却说，在策划入侵苏联期间征求过他的意见。他的看法是，苏军的应变能力不应低估，占领莫斯科也无足轻重，因为苏联大部分重工业已经内迁到乌拉尔以东。也许他可能在1940年确实提出过这样的看法，不过所强调的内容几乎与正式的综合报告或他私人通信中的观点都不一致。

德军最高统帅部无从了解苏联坦克和飞机的数量。德国情报部门的报告所提供的数字只是猜测而不是判断，因为这些数字没有确凿的事实为依据。关于苏军平时拥有的或者战时可能组建的陆军师的数目，它也没有任何可靠的情报资料。它是根据苏联人口和估计的工业潜力为依据，采取草率而粗略的方法判断敌情的。德军情报部门对苏军最高统帅部和苏军的主要将领几乎毫无所知。金策尔主管的部门于1941年1月1日出版了一本关于苏联武装部队的手册。德国的这份官方秘密手册很说明问题，它暴露了德国情报部门工作上有很大的缺陷。它坦率地承认，苏军战斗序列方面的情报几乎是一无所知，敌人究竟有多少

个方面军(集团军群)和集团军,也没有确凿的事实能够说清。这份手册没有详细介绍苏军的编制装备,只是泛泛地说一个集团军可能由一个司令部,数个步兵军,集团军属重型炮兵、航空兵与后勤保障部队组成。据推测,给集团军配属骑兵部队或摩托化部队也是可能的。

这本官方秘密手册所作的各种结论,必将证明是错误的,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其中有一条囊括一切的总结论说,苏军不适应现代化战争,无法与一个指挥果敢的现代化敌军相匹敌。苏联政府采取的补救措施可能几年,也许几十年都不会见效。在苏联的工业能力方面,这本手册引用的都是最高统帅部经济与军备局托马斯提供的情报资料,而这些资料只能使人们对苏联的资源疑窦丛生,认为苏联工业能否为一场长期战争提供种类齐全、数量充足的武器、被服与车辆,还是一个问题。

德国的战术情报工作总的来说是好的,而且一旦战争开始还会有很大改善,但是陆军总部却没有掌握苏联6月21日部署在边境上所有部队的准确情报。直到7月17日才弄清部署在乌克兰的部队是第9和第26两个集团军,尽管这两个集团军几乎从战争一开始就参加作战。至于苏联战略预备队的情况,德国在整个战争期间始终是若明若暗的。

苏联一些比较能干而富有经验的指挥官在1937年被清洗,苏联在进攻芬兰的冬季战争中那样低能,这些势必影响到德国对苏军战斗力的估价。然而,德国根据芬兰战争得出的许多结论是错误的,还有许多结论尽管在1940年初是正确的,但到1941年年中就不适用了。例如,很少有人看到,芬兰是根据它的人口和资源作好了战争准备的,而且它在本国的森林沼泽地作战要比苏、德两国擅长得多。苏军在芬兰打得固然不好,但是苏联的情报工作也太糟糕,致使莫斯科对自己的任务估计不足,使用了不适于在森林地带作战的部队。那年冬季寒冷异常,缺少滑雪部队的苏军,由于补给和运输跟不上而陷入了困境。

德国情报部门对苏联经济的估计是有出入的,但是误差的大小也无法以统计的形式反映出来,因为并没有任何统计。尽管现在知道了苏联1941年重工业的布局,但那时苏联工业生产的许多细节从未透露过。除了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周围的大工业区以及乌克兰和顿涅次盆地上的大工业区外,在乌拉尔山脉和亚洲还有一些工业区。乌拉尔山脉的工业区是以彼尔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和马格尼托哥尔斯克三点为中心向外发展,全长达数百英里。西伯利亚大铁路沿线的鄂木斯克、新西伯利亚、托木斯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布拉茨克直到贝加尔湖附近的伊尔库次克一带,都有大型联合企业。在靠近阿富汗和中国边境的阿什哈巴德、撒马尔罕、塔什干和阿拉木图等地也兴建了重工业。然而,西方世界在1941年却不了解这些详情。苏联重工业的重心正在向东转移而且从1928年就开始了。这一点无疑是普遍地为人们所了解的。

德军最高统帅部经济与军备局局长托马斯在1940年底向戈林提供了一份经济情报判断。这份文件显然大部分是根据他掌握的那点陈旧情报所形成的看法拼凑而成的。在这份文件中,他指出,德国占领了苏联欧洲部分(不包括乌拉尔)就等于把苏联整个军事工业的百分之七十五和几乎百分之百的光学精密仪器工业拿到了自己手中。这一点看来竟成了德国制定经济战略计划的基础。甚至在战争的第二年,希特勒仍然相信:攻占乌克兰和顿涅次盆地、切断高加索的输油线即使不能毁灭苏联的经济也会使之瘫痪。战争爆发之后,斯大林自己在与罗斯福的特使霍普金斯谈话时和最初提请盟国给予军援时也都说过,苏联军事工业的百分之七十五集中在列宁格勒、莫斯科和基辅等地区,德军越过这些地区再东进一百五十英里就会使苏联瘫痪。从此,人们一直认为他故意夸大其辞,想使华盛顿产生必要的紧迫感,因为随着战争的进展,人们终于认识到,苏联纵然丢掉莫斯科、土拉、库尔斯克、哈尔科夫以及南方全部钢铁和煤炭资源,它仍然能够抵抗。1941年年底,托马斯的看法完全变了。他在10月2日的一份情况判断材

料中认定，即使高尔基和巴库失守，苏联也不至于土崩瓦解。他认为，只有乌拉尔失守，苏联才会趋于崩溃。

战争刚爆发后两个月希特勒就痛斥德国情报部门无能。德国的政治、经济和战略情报是不足称道，这也无可辩驳。但是，这应归咎于希特勒和德军最高统帅部，既无广泛而可靠的情报，又无充分的战争准备，就投入这样一场战争，这是愚不可及的作法。在德军参谋总部还拥有最大权力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着手制定重大作战计划之前情报部门必须进行五至十年的准备。哈尔德、曼施泰因、古德里安、克斯特林和其他一些人后来都责怪希特勒低估了苏联。然而责任并不全在他身上。有许多人认为弊多利少，反对这场战争。反对两线作战的，也大有人在。但看来却基本上无人怀疑过德国陆军和空军在一场闪击战中能打败苏联，无论他们战后说过些什么话。事实上，1940年到1941年的文献证明正好相反。

如果希特勒了解苏联工业和经济力量的真实情况，他是否会发动战争还是个问号。当德国行将灭亡时，他说他本来是不愿发动战争的。然而，这只不过是事后充高明。德国情报部门就是在1940年底拿出真凭实据说明苏联实力的真面目，当时希特勒完全有可能嗤之以鼻，说那是愚蠢的捏造，就象他后来在战争期间对待格伦所提供的那些情报一样。一个能把勃罗姆堡、弗立契和贝克这样一些对战争持犹豫和怀疑态度的将领清洗掉的大人物，怎么会被东线外军处一个小小的上校所写的那些大惊小怪的报告所吓倒而放弃上天降给他的大任呢？

## 第四章 元首的战略

当然，战争是一种政治行动，而政治行动、军事行动、经济行动是互相依存的。战争的军事目的虽然通常与歼敌战斗部队联系在一起，但它事实上具有广泛得多的内容，包括夺取或摧毁敌军事潜力(即其后备人员、工业及经济力量)，攻占其领土，降服其人民。政治、经济目的可以优先于军事目的，但最终而言，不摧毁敌军事力量就不能赢得战争的胜利。一百多年以前，克劳塞维茨写道，使一个国家无力抵抗要着眼于三个基本目标：军队、国土和意志。他说，军队必须歼灭，国土必须占领，因为有国土就可能组成新的军事力量。即使此功告成，只要敌人的意志没有被征服，战争还未结束。希特勒却未能如此阐明他的目标，也未能将他那互相冲突的政治、经济、军事目标按轻重缓急安排得井然有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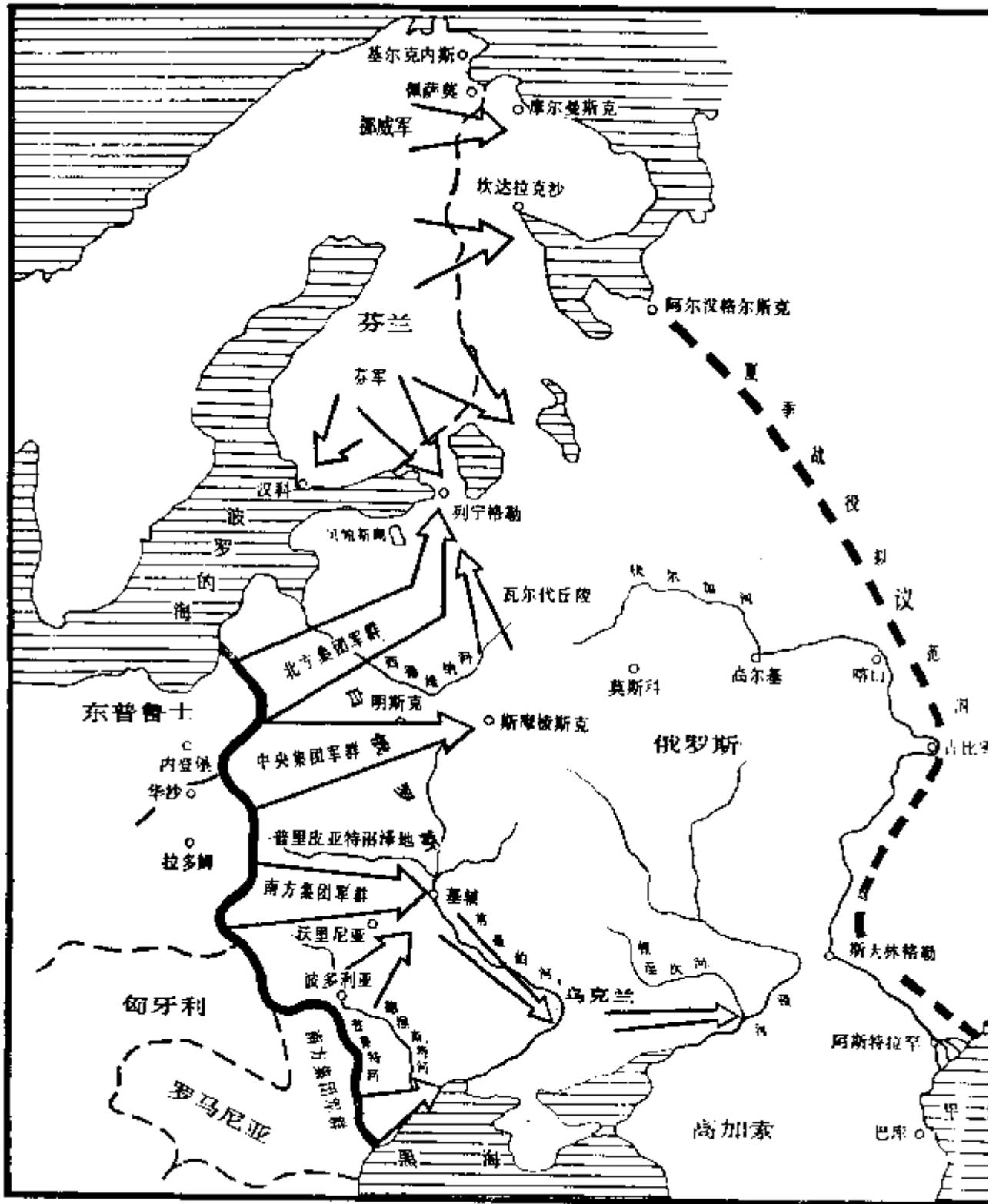
到1941年，德国陆军总部已不能再有独立的政治军事见解，它只不过是独裁者的驯服工具而已。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虽然业务上很能干，但却是一个在希特勒面前诚惶诚恐，完全听他摆布的懦夫。参谋总长哈尔德比勃劳希契倔强得多，对希特勒的淫威明显地不放在眼里。他活动范围很广；他能力强，工作细，善于解决具体问题，在军事上赢得了陆军的尊重。然而从他的日记里可以看出，直到1941年后期，他始终是个忠心耿耿、勤勤恳恳的执行者，即使在许多方面不同意希特勒的观点，也很少见之于文字。只是在对俄国的作战开始受挫时，两人之间才逐渐积累起强烈的仇恨。

1940年7月21日，勃劳希奇与希特勒就德国东线的作战目标进行了讨论，第二天，哈尔德在他的日记中对此作了记录。所列举的政治目标是：扩大芬兰的疆界，建立附属于德国的乌克兰、白俄罗斯、波罗的海联邦新政权。其实，这根本不是什么政治目标，而仅仅是肢解苏联的部分后果罢了。据哈尔德记载，这场新战争的军事目的是含糊不清的，它包含着三个相互矛盾的目标：

击败俄国军队，或者至少占领足够的俄国领土，以保护柏林和西里西亚工业区不受空中攻击。最好

能在遥远的东部建立我们自己的阵地，以便我们的空军能够摧毁俄国最重要的地区。

这个含糊不清的任务，后来在指令和命令中，曾以多种形式提出，而且在希特勒授意下，还增加了政治、经济方面的目标。德国东进发动它有史以来最大一次战争之后，还不到三个月，就把战争停顿下来，正是由于对战争的真正目标是什么发生了激烈争论。



## 巴巴罗萨作战行动

图2 巴巴罗萨作战行动

7月19日，第18集团军参谋长马尔克斯被调到陆军总部，指导草拟战争计划的工作。在向马尔克斯交代任务时，哈尔德以罗马尼亚政局不稳为理由，反对把罗马尼亚作为向苏联发动主攻的跳板，他还认为占领波罗的海国家只是次要问题。8月5日，马尔克斯提出了他的意见，这些意见的某些方面颇为重

要，关系到德军走向战争的最后计划的产生。马尔克斯的目标是击败红军，夺取北德维纳河-伏尔加河中游-顿河下游，也就是阿尔汉格尔斯克-高尔基-罗斯托夫一线(该线第一次被提到)以西的全部领土，以保卫德国领土不遭受苏联轰炸。马尔克斯在他那份意见书中，又做了进一步的阐述。这份材料给后来的作战行动造成了争执和危害。意见书还提到了莫斯科、乌克兰、顿涅茨盆地和列宁格勒工业中心在政治和经济上的重要性，希特勒就把这些意见拿来当作战争的主要政治经济目标。于是，诸如摧毁军事力量，占领苏联等这些更重要的目标，被抛到九霄云外。在马尔克斯计划中第一次出现并被写入最后指令的，还有其它一些前后矛盾的提法。这时，产生了一个错误的观念，认为苏联将抱住波罗的海国家不放，那里的力量是对德国进攻莫斯科的翼侧的威胁。

他们打的是这样的算盘：只要东驱一千英里抵达高尔基，苏联就会一败涂地。可是，在高尔基以东，苏联国土还绵延几千英里。这条任意划定的阿尔汉格尔斯克-罗斯托夫(后为阿尔汉格尔斯克-阿斯特拉罕)线究竟有何意义是很难断定的。苏联远程轰炸机部队的效能，本来可以完全不必顾虑，却被过分夸大了。其实，众所周知，德国当时并不了解苏联空军的真实情况。如果苏联真的被击败了，人们就不易理解为什么德国会以这样一条线为界，而不扩张到太平洋。另一方面，伏尔加河以东尚未失败的敌人，根本不可能被德国空军并不十分有效的轰炸机部队所消灭。归根结蒂，希特勒说是要摧毁布尔什维克力量，而实现这一目标，就不能允许苏联帝国继续存在。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冯·包克表示了同样的怀疑，他在2月2日对希特勒说，如果德军到达阿尔汉格尔斯克-罗斯托夫一线而苏联政府仍然存在的话，德军就应采取行动。元首做了个含糊其词的回答，他向包克打包票说，到那时共产党人就要求和了，还说，如果他们不求和，德军就将挺进到乌拉尔。希特勒说，他决意要打，除了战争以外，他拒绝考虑与苏联取得某种和解的方案。

希特勒对共产主义和布尔什维克政府的目标与行动十分了解，对于苏联各民族政治上、种族上的复杂性也并非一无所知。他颇有道理地推断，由于种族繁多以及各民族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裂痕，苏联缺乏团结一致。这使他产生这样的信念，即一次狠狠的打击就能叫那摇摇欲坠、腐朽不堪的大厦倒塌。希特勒的论点既有根据，又有份量。可是，正因为如此，不赢得多民族的全体苏联人民(包括大俄罗斯人)的支持，必然铸成严重的政治与军事错误。何况希特勒做得甚至更糟；他脑子里充满了不切实际的教条和鬼迷心窍的空想，他不是唤起苏联人民支持他，而是执意要把这些斯拉夫畜牲(他有一次曾这样称呼他们)置于听任主宰民族摆布的地位。因此，他下令对占领区进行经济掠夺，消灭犹太人和共产党知识分子，并通过帝国专员的直接统治，实际上对居民进行奴役。特别是大俄罗斯人要遭受最残忍的暴力统治。1941年3月30日，在帝国总理府的一次会议上，元首向高级指挥官大发议论，连讲带骂，说要发动一场无情的种族战争。据到会者后来证实，这次讲话引起了愤懑与反对。不过，谁也没有讲给希特勒听。随后即下令，保证德国武装部队成员对苏联居民犯罪不受法律制裁，还有一道臭名昭著的命令规定，政治委员不能享受战俘的正常待遇，要把他们交给党卫军保安处的战地特别分队处决。仅在入侵两天前，新被任命为东欧地区总专员的波罗的海日耳曼人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说，绝不允许俄罗斯国家再存在下去，即使以德意志化的形式存在也不允许。占领区交给党卫军负责，秩序靠蓄意散布恐怖来维持。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不分男女老少地进行大屠杀、严刑拷打、强制移民、没收财产。在这种情况下，难怪俄罗斯与乌克兰在德军占领了几个月之后，就又回到苏联的怀抱，成为密探和游击队员的孳生地。

希特勒不仅决心摧毁苏联和布尔什维克制度，而且决心使俄罗斯国家解体，将俄罗斯人贬为奴隶。在3月30日对将军们的训话中，元首意在使他的司令官们为这场新型的激烈的意识形态的战争做好思想准备。打这场战争，双方将毫无怜悯之心和廉耻之感。作为实例，他列举了被他误称为政治委员的那些

人对波罗的海国家居民犯下的骇人听闻的暴行。

战争初期的做法是消灭政治委员、共产党知识分子、吉普赛人、犹太人和平民人质。接着又颁布了“元首命令”——禁止接受列宁格勒和莫斯科投降，下令用炮击与轰炸把这些被包围的城市夷为平地。斯大林格勒的女性居民将被运走，男性居民将被消灭掉。当然，苏军最高统帅部和红军部队同样犯有类似暴行。在现代，战争从来没有打得这么残酷无情。

1941年的苏德边界，恰好从梅默尔以北的波罗的海之滨开始，大致沿旧东普鲁士-立陶宛边界延伸，接着向西进入波兰，形成一个人们称作比亚威斯托克突出部的弧形地，然后向西绵延到布勒斯特-里托夫斯克，接着继续向南伸展，直到匈牙利边境为止。这条苏德边界线全长约七百英里。乌克兰-罗马尼亚边界沿普鲁特河至黑海，长约四百五十英里。因为匈牙利的态度尚不清楚，所以在德国东方战线与盟国罗马尼亚战线之间，有一条二百英里宽的间隙地带。

在俄罗斯欧洲部分西部的中央，就在布勒斯特-里托夫斯克边界东南，有一片南北宽约一百五十英里，纵深三百多英里的辽阔沼泽地区。这个地区名为普里皮亚特沼泽地，缓缓的河流纵横交错，不计其数，汇入普里皮亚特河、第聂伯河和别列津纳河。除了堤道上修了一两条公路以外，该区的通道寥寥无几，有些地方林木茂盛。因此，沼泽成为防坦克和摩托车辆的有效障碍，把整个前线分为南、北两个战场。南部战场包括加利西亚的半林木地区、沃林-波多尔台地和乌克兰。乌克兰是一片没有树木的黑土大平原，从比萨拉比亚伸展到顿涅次以东。该地区尽管公路很不发达，但却特别适合坦克作战，只是有一些河川障碍，诸如普鲁特河、德涅斯特河、布格河、第聂伯河，它们的流向全是由北向南。乌克兰首都基辅与苏德边界的直线距离不到三百五十英里。

就在普里皮亚特沼泽地以北的白俄罗斯地区，有通往明斯克、奥尔沙、斯摩棱斯克与莫斯科的直达交通线。在奥尔沙与莫斯科之间，道路两侧地形开阔又无河川障碍，素有奥尔沙陆桥之称，因为它处于北流注入波罗的海与南流注入黑海的两股河流的分水岭。奥尔沙陆桥是通向莫斯科的大门，形成西德维纳河和第聂伯河两道主要水障之间的通路。德军先要通过公路，穿越五十五英里多深的茂密林带，才能到达奥尔沙陆桥。这些林间公路将使部队象通过漏斗孔似地把队形拉得很长。莫斯科与边境线的直线距离约为七百英里。

在波罗的海地区，有几条质量很差的公路由东普鲁士经波罗的海国家通往列宁格勒。重要的河流只有涅曼河、西德维纳河和大纳尔瓦河，此外，还有许多沼泽地和茂密的森林带等令人望而生畏的障碍。列宁格勒与莫斯科之间的瓦尔代丘陵周围地区，林木茂密，沼泽遍布，不宜使用装甲部队。列宁格勒距离东普鲁士五百多英里。

因而，地形和政治地理条件将战役发起的正面限制在三个主要地区。第一个地区是从北部越过波罗的海至布勒斯特-里托夫斯克的边界，从这里既能穿过波罗的海国家进军列宁格勒，又能进入白俄罗斯和俄罗斯欧洲部分的中部直取莫斯科。第二个地区位于普里皮亚特沼泽地与匈牙利边境之间的更加有限的地区，从这里可以通过加利西亚进入乌克兰。第三个地区是从罗马尼亚领土渡过普鲁特河，进入比萨拉比亚和乌克兰。

陆军总部奉命研究进攻苏联的问题之后不几天，它的作战部拟就了第一个计划方案，将德国的主攻方向选在普里皮亚特沼泽地以南。哈尔德否定了这个方案，他认为应选在北部指向莫斯科。马尔克斯计划设想的是从普里皮亚特以北向奥尔沙陆桥和莫斯科发起主攻，同时向波罗的海国家和列宁格勒发动辅

助攻势，作为主攻的翼侧。马尔克斯建议，还要在南部向基辅和第聂伯河发起助攻势，然后使之扩展到高加索地区的巴库。

勃劳希契和哈尔德对约德尔是冷漠的，不让他插手他们认为与他无关的计划。但是，约德尔是排斥不了的。他责成他的主要参谋瓦利蒙特搞了个最高统帅部作战计划，以便他可以对勃劳希契和哈尔德制订的计划品头评足。毫无疑问，最高统帅部的这个计划对希特勒的思想有很大影响，并与当年年底发出的主要指令有直接关系。1940年9月拟就的约德尔草案，设想这次进攻将动用三个集团军群。普里皮亚特沼泽地以北用两个，以南用一个，但是约德尔有个主要规定(后来希特勒一再重申这个规定)，即在越过奥尔沙陆桥-斯摩棱斯克地区以后，能否继续向莫斯科进攻将取决于肃清波罗的海敌军的进展情况。10月29日，新任陆军总部(作战)助理参谋长保卢斯向哈尔德呈报了他自己对这场拟议中的战争的战略问题的看法。这份报告大概很合哈尔德的口味，因为这跟他早先的想法是一致的。在普里皮亚特沼泽地以北使用德军两个集团军群(称为北方集团军群和中央集团军群)，在普里皮亚特沼泽地以南使用一个集团军群。这个计划更加强调德军通过歼灭敌人夺取军事胜利这个直接利益，而不是获得经济利益，并且强调必须防止苏军向内地撤退。计划把波罗的海国家的部队放到次要地位，这些部队据估计只有三十个师，而相比之下白俄罗斯有六十个师，乌克兰有七十个师。据此推论，直接进攻莫斯科的成功把握最大。报告的其余部分谈到人们十分熟悉但又不甚理解的进入苏联的时间和距离问题、苏军指挥官之平庸、苏军士兵战斗素质之难以估价以及苏联那么多民族相互之间的不团结。报告还第一次提出了苏联的人力优势这个问题。哈尔德虽然在日记中未做什么评论，但是看来他接受了保卢斯报告的意见，他后来重复了报告中所提出的某些疑问。

11月28日至12月3日，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演习——主要是保卢斯指导下的军事表演和图上作业，以便完成对主要问题的审查。然后，于12月5日，与希特勒举行了正式讨论。将要进行这次战役的三个集团军群的参谋长，各自单独地研究了战略问题，他们突出地感到了空间与人力上的困难。他们指出，苏联腹地是个漏斗形，突破得越深，正面就越宽，开始时的一千三百英里将迅速扩展到二千甚至二千五百英里。除非苏军在贝帕斯湖-明斯克-基辅一线以西的边界附近被歼灭，不然德军就没有足够的力量扼守深入腹地时不断加宽的正面。还讨论了其它问题，其中包括在一片辽阔地区向一支三百万人、五十万匹马的部队进行补给的种种困难。在这个地区，公路寥寥无几，铁路不能直达，因为路轨比德国和中欧使用的要宽。后备军总司令弗罗姆已强调指出，现有的增援部队不足五十万，只够补充夏季战役的损失。摩托车辆奇缺，虽然或许可望通过购买法国的民用产品加以弥补。车辆燃料情况的确非常吃紧，德国只有不超过三个月的汽油储备和一个月的柴油储备。由于缺乏天然橡胶与合成橡胶，轮胎也成问题，因此在考虑给轻型车辆装配钢箍轮。1941年初，德国坦克与装甲强击炮的月产量不到二百五十辆(门)。德国工业还能大大发展，但当时的基础不够厚，还依赖从苏联和其他国家进口的原料。

到这时，勃劳希契和哈尔德对于元首的全球战略目标都有些怀疑。如果向苏联开战真是必要的话，他们认为消灭苏军是压倒一切的目标，经济方面的考虑不能占优势地位。进攻莫斯科将吸引敌主要兵力；夺取莫斯科地区不仅将使苏联失去控制，交通联络断绝，而且，将在苏军的战线上打开一个巨大缺口。

在12月5日的会议上，勃劳希契向希特勒表露了他的想法，他对德国空军是否有力量对英、苏两面作战，表示怀疑。当希特勒尖刻地告诉他，如果对苏战争不拖长，德国空军能够在两条战线上作战时，勃劳希契就闭口不谈这个问题了。哈尔德继而强调中央集团军群主要突击方向应为莫斯科的重要性，还强调两翼要有强大的装甲部队，一旦需要就能应付来自波罗的海或乌克兰的翼侧攻击。可是，希特勒对此充耳不闻，他以截然相反的观点加以反驳，这些观点有的是他自己的，有的来自他跟戈林、约德尔的

谈话。他又一次重申了保卫帝国领土不受空中袭击的必要性；这就需要距离和纵深。经济目标也事关重大，不可等闲视之。他认为，克里姆林宫将死守波罗的海与乌克兰，因为那里有海港，在经济上有重要意义，他们在中部倒会慷慨退让。德军夺取莫斯科毕竟“不是那么很重要”。中央集团军群的强大两翼侧要准备向北进入波罗的海，或向南进入乌克兰；波罗的海国家尤其使他感兴趣。这时，勃劳希契站出来支持哈尔德，他强调了斯摩棱斯克-莫斯科这条历史上的交通要道在苏联人心目中的重要性，结果被一阵嘲笑压制下去。嘲笑者认为，只有老朽不堪的人才想得到这种陈腐见解！于是，最后定下的初期计划是，中央集团军群推进到斯摩棱斯克-奥尔沙陆桥，此后希特勒就不准备进一步采取行动了。这种功亏一篑的做法是造成1941年德军失败的原因之一。

德国陆军总部没有坚持澄清战争目标和执行作战计划的方法，这显然是他们的过错。不过，希特勒牢牢地控制着德国整个战争机器，他象他的先驱者“决定命运的人”一样，相信他自己的命运。因此，陆军总部只好把事情搁置起来，他们相信，船到桥头自会直，希特勒的非非之想要是无人提起，就会自行消失。同时，陆军总部加强了北方集团军群的力量，希望他们通过波罗的海国家的速度能象中央集团军群向斯摩棱斯克推进速度一样快，避免在攻打莫斯科之前使军事行动停顿下来。12月17日呈送希特勒签署的第21号指令没有足够重视希特勒的最新指示。这没有逃过他那锐利的眼睛和牢固的记忆，于是他修改了这个方案，明确规定：要优先保证肃清波罗的海的敌人，夺取列宁格勒与喀琅施塔得；为此目的，中央集团军群要向北抽调强大的装甲部队。只有达成上述目标，才能恢复对莫斯科的攻势。这次攻势原名“弗里茨”，后来奉希特勒之命改为“巴巴罗萨”，这是以12世纪死于东方的神圣罗马帝国霍亨斯陶芬王朝皇帝菲特烈一世的名字命名的，这个新名字给这场战争涂上了圣战的色彩。第21号指令（即“巴巴罗萨”行动）是希特勒以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身份于1940年12月18日签署的。

第21号指令在目标、语言与形式上都杂乱无章，含糊不清。开头几行讲的目标是以一场快速的战争击溃苏俄。可是在“总目的”这个标题下，却又说这一行动的最后目标是沿阿尔汉格尔斯克-伏尔加全线建立一道屏障，以对付俄国的亚洲部分。从指令的正文部分可以找出希特勒的手迹，他头衔很多，时而出现是实业家与经济学家，时而出现是最高统帅，时而又是（下至军一级的）陆军部队指挥官（他讨论了在罗瓦涅米地区使用二、三个师的细节问题），时而甚至成了“飞行员希特勒”，因为他指示德国空军如何保障渡河的安全。指令提出德国空军应摧毁工业区，击溃（有时追击）苏军。顿涅次盆地因为军火工业集中，地位十分重要，应与莫斯科一样“作为追击作战目标的一部分”加以占领；占领莫斯科，这将意味着“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一个决定性胜利”。就这样，这项指令包含了许多互不关连的目标，哪一个也得不到优先地位。希特勒马上就要把德国部队派进苏联，去进行历时四年的捉摸不定的争夺海港、城市、石油、谷物、煤、镍、锰、铁矿的苦斗。

12月5日过后，向各集团军群发出了预令。1941年1月31日，勃劳希契签署了陆军总部的全套命令。这些命令简明扼要，但是只涉及三个集团军群向苏联开进以及战争的开始阶段，这个阶段的目的是阻止敌人在新、旧边界线上的筑垒地域，或沿西德维纳河-第聂伯河一线，建立巩固的战线。勃劳希契重复了希特勒关于克里姆林宫将坚决保卫波罗的海基地和黑海地区的臆说，强调了希特勒关于中央集团军群到达斯摩棱斯克后立即向列宁格勒派出装甲部队的命令。只有肃清波罗的海国家和俄罗斯北部的敌人，攻打莫斯科的问题才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2月3日，哈尔德就陆军的作战指令作了冗长的说明。事情进行得还比较顺利，只是希特勒不肯考虑增加兵力的任何想法。于是，他又强调波罗的海国家与乌克兰在经济上对苏联和德国的重要意义。

1941年5月,德国人认为苏军在最初期可以用来抵御德国进攻的部队相当于一百二十一个步兵师和二十一个骑兵师。对于苏联的装甲部队,他们更是若明若暗。不过他们相信苏军在西部约有五个坦克师和二十三个摩托化旅。据估计,针对芬兰和土耳其边界,苏军还部署了二十五个师,在远东的师可能有三十个之多。据认为,苏联空军共有四千多架第一线飞机,苏联坦克部队有一万辆坦克。这些飞机、坦克质量上要比德国逊色,这样评价是正确的。

德国入侵将由三个集团军群进行,每个集团军群有一个航空队支援。冯·李勃陆军元帅指挥的北方集团军群是三个集团军群中最小的一个,由一个装甲集群和两个集团军组成,共计有二十六个师,其中有三个装甲师,三个摩托化师。该集团军群将从东普鲁士经波罗的海国家向列宁格勒方向进攻。包克陆军元帅指挥的中央集团军群,是最大的集团军群,它包括两个装甲集群和两个集团军,共有五十个师,其中有九个装甲师、六个摩托化师。该集团军群计划从比亚威斯托克突出部以北和以南发动一场大开口的钳形攻势:北面的装甲集群、集团军从苏伐乌基地区经过维尔纽斯山口向维切布斯克和斯摩棱斯克攻击,南面的装甲集群、集团军则从布勒斯特-里托夫斯克沿普里皮亚特沼泽地北部边缘向博布鲁伊斯克和斯摩棱斯克推进。这南北两路部队将各有一支强大的装甲部队配置在外侧,以保障中央集团军群的两翼,并随时准备调出,只要希特勒下令,它们就可以北上进入波罗的海地区,或者南下进入乌克兰。伦斯德特指挥的南方集团军群从两个分割开的方向发动进攻,一个从波兰南部,一个从罗马尼亚。在波兰,一个装甲集群和一个集团军将从普里皮亚特沼泽地以南的卢布林地区向基辅与第聂伯河广大地区进攻,而其右翼的另一集团军则向利沃夫(即伦贝格)与文尼察攻击。在罗马尼亚,只有一个德国集团军(包括一些装甲、摩托化部队),它将同罗马尼亚部队一起,渡过普鲁特河,攻进比萨拉比亚与乌克兰。伦斯德特的部队共有四十一个德国师,其中有五个装甲师、三个摩托化师。相当于十四个师的罗马尼亚部队也由他指挥。

除了组成三个集团军群的那些师以外,还有二十八个德国师(其中有两个装甲师、两个摩托化师)留在后方,作为陆军总部的预备队。在芬兰,将投入大约八个德国师。总计,东线的德国军队(不包括芬兰的驻军)共有一百四十五个师,其中有十九个装甲师、十四个摩托化师,德国的盟国还提供了相当于四十个师的兵力。德国装甲师共计约有三千三百辆坦克,比进攻法国时只多八百辆。在三千三百辆坦克这个数字上还要加上大约二百五十门履带装甲强击炮。要是考虑到英国军队当时已拿不出许多师来发动一次两栖攻势,而且也没有多少登陆艇运送部队,那末留在西欧战备等级较低的野战师的数量可能超过了实际需要。在德国占领的法国与佛兰德驻有三十八个德国师,丹麦有一个,挪威有七个,另有七个驻在巴尔干,两个驻在北非。东线的德国空军部队共有二千余架第一线作战飞机,其中战斗机不到八百架。有一千五百余架飞机留在西线,进行本土防御与对英作战。

在入侵前的几个月里,制订计划与下达指示的工作仍在继续进行。3月,元首对于从罗马尼亚发动装甲攻势重新做了考虑。每一条斜切前线的河流都是一道坦克难以克服的障碍,不过,希特勒特别害怕苏联的注意力一旦被吸引到这个地区,苏军一个反扑就可能使德国在普洛耶什蒂的石油供给基地遭到威胁。因此,驻罗马尼亚的德国第11集团军所有的装甲师、摩托化师都调到了波兰南部的第1装甲集群,也就是南方集团军群的左翼。第11集团军接受的任务是:在罗马尼亚部队缓慢进入比萨拉比亚时,支援他们进行一场牵制性作战。第11集团军的步兵军要夹在罗马尼亚部队之间,分散在摩尔达维亚整个前线。

在一系列演习和讨论中出现的困难,将以种种方式加以解决。情报表明,已查明苏军有大量部队前出到西部边界的边缘,他们似乎是要保卫边界附近的领土,而不准备进行任何样式富有弹性的机动防御。因而打算让德国装甲集群深入突破到敌人后方,进行远距离的包围、合围运动,切断苏军一切退路。德

国集团军几乎全由步兵师组成，机动性受到步兵行军耐力的限制，赶不上摩托化装甲群的速度，两者不可能密切协同作战。步兵集团军将独立作战，边前进，边歼灭和肃清被包围的敌军。不过在一开始，装甲集群在突破苏军防御的“硬壳”时需要一定的支援，只有步兵能提供这种支援，因此给每个装甲集群配属一个步兵军，并归其指挥。这些步兵军的任务是在苏联防线上迅速打开一个缺口，装甲集群的装甲部队即可从这个缺口长驱直入。然后，这些步兵军归还原建制。

德军对于如何控制中央集团军群正面那些穿越大森林的公路出入口，有些担忧。原来打算用空降部队占领这些出入口。但是在敌人后方，有许多森林深不可测，空降分队不可能迅速得到增援。另外，由于德国空降部队最近在克里特岛遭到严重损失，他们还无力承担这样一项战斗任务。于是，这个计划被放弃了。

在一场大规模运动战中，向距离遥远的前进中的德国部队提供补给，肯定是特别困难的。首先，根本不可能依靠铁路网，因为铁路要由宽轨换成标准轨才行。空运能力微不足道，差不多只好全部依赖运输汽车，辅之当地可以利用的运输工具。冬装尚未准备齐全，只够三分之一的部队穿用。这是因为原来设想，战争到秋季即应结束。

总而言之，“巴巴罗萨”的战略是立足于战术上达到出其不意，将德国和罗马尼亚边界附近的苏军部队就地围歼，不使漏网。北方集团军群将围歼波罗的海国家的敌人，并同芬兰人一起攻占列宁格勒，肃清俄罗斯北部的敌人。中央集团军群将向明斯克和奥尔沙陆桥奋勇疾进，围剿白俄罗斯的敌人。然后抽出半数左右的装甲部队支援北方集团军群肃清波罗的海和列宁格勒之敌，而另外半数装甲部队则待命进入乌克兰。在乌克兰，南方集团军群将迅速穿插到基辅和第聂伯河各渡口，切断敌人退路。

以后会发生什么情况，谁都心中无数，而心中最没有数的便是希特勒。这本身可能不是什么严重问题，严重的倒是无人了解苏联在俄罗斯欧洲部分中部和亚洲的已有兵力，以及能征集的兵力。事实上，德国人甚至不了解这些地区面貌的巨大变化，入侵部队将发现二十年前的村庄已变成了大工业城市，过去一片荒芜的大草原如今已成为精耕细作的千里沃野。

## 第五章 日本和芬兰

1902年至1919年，日本人本是英国人亲密的盟友，但英国拒绝延长英日条约并同美国结盟，以致东京怀恨在心。从1931年起，日本入侵满洲和中国；1936年，日本与德国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此后三年当中，日本军队又与苏联远东沿海各省边界的苏军部队作战。1940年，日本成为希特勒的三国条约签署国，根据这个条约，如果美国参战站在英国一边，日本就有义务参战加入轴心国。之后，日本就试图改善它同莫斯科的关系，尽力维护它在满洲的北翼。

德国对日本采取友好而有保留的态度，双方谈不到互相信任与合作。1941年3月底，日本外务相松冈洋右访问柏林时，里宾特洛甫说，同苏联不可能有真正的合作，他劝说松冈在即将对莫斯科进行的访问中，最好避而不谈政治问题。里宾特洛甫只是透露说，德苏战争是“可能的”，他继而保证，一旦日本遭到苏联进攻，德国将给以支援。松冈倾听了里宾特洛甫的保证，但没有说明日本可能采取什么方针，不过他答复说，他打算在莫斯科讨论一项互不侵犯条约。4月4日，松冈拜会了希特勒。那天，希特勒的思绪如脱缰之马。他说，已做好准备，美国兵不可能在欧洲登陆。他还保证，一旦日本与美国交战，德

国将支援日本。这种口头许诺虽然措词不够严谨，看来却并不附带条件，不要任何报酬，德国人只希望日本能进攻新加坡。另一方面，使东京有些忐忑不安的是，根据三国条约，日本有义务支援德国，而德国却没有相应的义务在对苏问题上支援日本。4月13日，松冈在莫斯科签订了苏日互不侵犯条约。这个条约在柏林虽然没有得到热烈的反响，但是也不认为它与三国条约矛盾。五周之后，日本驻柏林大使大岛明明知道外交使团中正在纷纷议论德国进攻苏联的可能性，他还向魏茨泽克探听虚实，结果一无所获。5月20日，陆军总部东线外军处的金策尔在一份情报判断中说，苏日条约的签订并没有使远东苏军部队减少。而四天以后，德国驻东京武官甚至揣测说，如果由于苏德冲突而美国一定要参战的话，日本可能进攻符拉迪沃斯托克。

希特勒进攻苏联，日本事先并未得到通知，而德国对芬兰却大不相同。

1939年秋，苏德8月条约在莫斯科签订之后，苏联第一次向芬兰提出领土要求，芬兰的拒绝导致了为期四个月的冬季战争。经过这场战争，芬兰有十分之一以上的最好领土与领土上的资源被苏联夺去，将近五十万人流离失所。此后，在1940年3月到1941年6月期间芬兰处于被占领、被灭亡的危险之中。苏联强行索取开发佩萨莫镍矿的特许权，要芬兰赔偿据称是从割让的领土上被破坏、被转移走的私有财产与公共财产。莫斯科还干涉其小小邻国的内部事务和对外关系，在总统选举、内阁提名上发号施令，剥夺了芬兰以任何形式参加斯堪的纳维亚防御联盟的权利。看来苏联只是慑于希特勒最近对波罗的海事态的关切才等待适当时机吞并芬兰的。1940年9月，芬兰人不得不允许汉科的苏联守备部队使用芬兰境内的军用铁路设施。

1940年10月，德国驻赫尔辛基武官向芬兰人暗示了德苏冲突的可能性。显而易见，德国人急切地要以种种借口同芬兰军界进行接触；希特勒本人原来对芬兰军队评价很低，当听到德国武官高度赞许他们时，他为之一惊。12月中旬，芬兰将军塔尔维拉应邀访德；1941年1月，芬军总参谋长海因里希斯中将在柏林向德国参谋学院讲授冬季战争。哈尔德和他的参谋部趁机大捞有关芬兰作战的情报。与此同时，挪威陆军参谋长布申哈根借口讨论运输问题经常到芬兰访问。1941年5月26日，希特勒派施努雷为特使，向芬兰总统赖蒂说明，虽然德苏之间的分歧可能得到和平解决，但是德国对苏联进攻芬兰的可能性却不能置之不理。据说，赖蒂表示不愿意让芬兰卷入大国之间的战争，但是他感到欣慰的是，施努雷保证柏林将把苏联对芬兰的进攻看成是对德国的进攻。应希特勒的邀请，海因里希斯奉命率少数随员于5月25日在萨尔茨堡与凯特尔、约德尔进行了会谈，翌日又在柏林与哈尔德进行了会谈。自称不是乐观主义者的约德尔说，西线战争已经结束，东线战事肯定不会持续多少个月；他要求，一旦战争爆发，芬兰要把苏军部队钳制在它的边界一带，并策应德军攻打列宁格勒、摩尔曼斯克与萨拉。这时，长期处在战争与毁灭边缘的芬兰人，正急于得到德国人提供的保护。1940年夏末，德国军火开始源源不绝地输入芬兰，挪威北部的迪特尔山地军奉命制订占领佩萨莫地区的计划。12月及次年1月，冯·福肯霍斯特指挥的驻挪威集团军受命着手研究代号为“银狐”的作战行动并提出具体计划。这次行动的目标是，由德、芬两军攻占坎达拉克沙港和科拉半岛，以切断摩尔曼斯克铁路，同时由拉多加湖和奥涅加湖地区向东南挺进。

制订“银狐”计划的立足点，本来是从挪威北部向芬兰东南部调动强大的德国部队，后来根据各方面的考虑，发现这是不现实的。从巴伦支海到拉多加湖只有一条铁路，它的起点在摩尔曼斯克，而摩尔曼斯克又掌握在苏联人手里。鉴于苏联北方舰队的基地就在摩尔曼斯克附近，英国海军在这一海域实力强大又很活跃，驻挪威的集团军又缺乏空中支援，因而谈不上从海上夺取摩尔曼斯克的问题。可供挪威那个集团军使用的公路车辆很少，通过陆路将部队从芬兰北部运到南部是不可能的。另外，瑞典人不愿意让大批部队过境。

希特勒在“巴巴罗萨”的最初指令中规定，驻挪威集团军要保护佩萨莫镍矿不受攻击，切断苏联摩尔曼斯克与外界的铁路联系。摩尔曼斯克是苏联唯一的终年不冻港。芬兰人对在北部地区作战不感兴趣，他们欢迎德国人在那里采取主动，所以决定，对摩尔曼斯克铁路的攻击将主要由德国军队进行；但是，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希特勒指示分三路在三个相距很远的方向上进行攻击。这样一来，哪一路的兵力都不够强，都难以达到目的。在北部沿海地带，迪特尔的由两个师组成的山地军将从挪威进入芬兰的佩萨莫地区，沿巴伦支海岸向摩尔曼斯克挺进。向南约二百英里，菲格的第36军(约有两个德国步兵师、一个芬兰步兵师)，将从罗瓦涅米向东运动，切断白海坎达拉克沙港附近的铁路。再向南一百英里，西拉斯沃指挥的芬兰第3军(一个多师)将与第36军平行地向乌克塔和克姆发动辅助攻势。整个军事行动由驻挪威的德军司令福肯霍斯特指挥，他计划在他的挪威指挥部以外，再在芬兰开设一个前进指挥所。福肯霍斯特是向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负责，而不是向勃劳希契和陆军总部负责。

余下的问题是把芬兰部队纳入计划。初订计划时，只是说这个计划只是为了预防不测。6月3日，同芬军总参谋部举行了进一步会谈，德军的代表是最高统帅部驻挪威集团军的布申哈根和陆军总部东线外军处的金策尔。芬兰人同意，他们将负责芬兰东南部的军事行动，并准备在接到通知后五天，向拉多加湖以东、以西发起进攻(先用六个师，另有七个师的后续部队)，但是芬兰人显然不愿意渡过斯维尔河。东南部的所有部队都由芬军总司令曼纳海姆指挥。他是个瑞典血统的芬兰人，曾在沙皇帝国军队和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独立战争中任过负有盛名的将军。芬兰战场指挥上的细节安排以及曼纳海姆与福肯霍斯特之间的协调问题，还含糊不清，未经确定。芬兰人在得到柏林关于德国将保证芬兰的独立、恢复其过去的边界的许诺之后，于6月17日开始进行秘密动员。芬兰人知道战争迫在眉睫(尽管不知道具体日期)，也有事实说明，赫尔辛基曾要求柏林，它要在“巴巴罗萨”开始几天之后再参与军事行动，以便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好像芬兰是无可奈何地被拖进了战争。为此，芬兰于1941年6月22日宣布中立。它以为战争短期内就会结束，共动员了五十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六。

部队能否克服在补给和运动方面的困难(尤其是芬兰北部和中部)是北部战争成败的关键。将补给品和部队运到芬兰的最稳妥途径是波罗的海的水上航线，但是这条航线在冬天结冰不能使用，就是抛开这一点不论，也要受到德国运输船只缺乏的限制。北部通过大西洋的海上交通线又有英国水面舰只和潜艇沿途夹击，从挪威到芬兰边界上的基尔克内斯也有一条公路，这条公路在坏天气还不能使用。仅有的另外一个通道是通过瑞典的一条公路和一条铁路。在芬兰国内，公路寥寥无几，铁路只有一条单线，只供中部的德军使用，北部的德军还用不上。这条铁路只有极少量机车，用的又是俄国宽轨，德国铁道部门无法弥补这个缺陷，火车也不能驶过瑞典边界。

## 第六章 武器和人

1870年以前，法国人被公认出了许多世界上第一流的军事思想家和最善战的军人。拿破仑·波拿巴的参谋机构和军队编制成为包括普鲁士、俄国、日本和美国在内其他军事强国的楷模。普法战争之后，世界上军界的兴趣集中在普鲁士和新生的德意志帝国军队上。从那以后，他们都效仿德国。因此，所有强国的军队的体系、编制以及战术都大体相似，带有欧洲大陆的特征。法国人先搞的、一百五十多年来仍在采用的野战部队基本单位是师，它是一支主要由步兵、炮兵和工程兵诸兵种合成的部队。说它是最基本的，是因为它可以用来单独作战，不依赖支援。衡量一个国家军事力量大小是看这个国家掌握的师

的数量。一个师的兵力少则一万人，多则一万七千人不等。然而，战斗力不单靠人数，而是取决于它的火力、机动性以及战术的运用。师以上单位的组成则不是固定的或一成不变的。通常，若干个师编成一个军，若干个军编成一个集团军，若干个集团军编成一个集团军群(俄国叫方面军)。大战初期，苏军有时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方面军置于隶属最高统帅部的战区司令部的指挥之下。尽管如此，集团军群通常由最高统帅部直接控制。

德国人在波兰、法国和巴尔干国家的胜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精良的武器，有高水平的战术训练和战地指挥，能革命性的使用飞机和坦克。原先，坦克的作用介乎炮兵和工程兵之间，因为人们指望坦克提供火力和扫除障碍物来支援步兵作战和运动。但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军事理论家开始设想在步兵和其他兵种的支援下，使用大量坦克来迂回包围行动缓慢的敌军步兵。这时，坦克与步兵一样，不是支援部队，而是主力部队。但是，除在德国外，这种理论家大多数是没有地位和影响的人。

到1941年，德国的装甲兵已组成装甲(坦克)师，每个师有一个装甲团和一个摩托化步兵旅。装甲团有三个装甲营，总共约有一百六十辆坦克。摩托化步兵旅有两个步兵团，每个团有两个营，不是装甲步兵营便是摩托化步兵营。所不同的是，装甲步兵乘坐半履带式装甲车，伴随坦克进入战斗，可以立即提供支援，如果必要，可以在装甲运输车上进行战斗；摩托化步兵则由卡车运载，他们须下车徒步进入战斗。德国另一种装甲部队是摩托化步兵师，即1943年5月以后人们熟知的装甲护卫师。它有两个摩托化步兵团，每个团有三个营。这些摩托化营人数不到六百，由卡车运载。随着战争的发展，部分人员再度由半履带式装甲车运载。此外，摩托化步兵师通常有一个拥有三十至五十辆装甲作战车辆的装甲营或是一个强击炮营。这两种装甲师只是在坦克对步兵的数量比例上不同。装甲师里的四至六个步兵营，约有一百六十辆坦克。摩托化步兵师里的六个步兵营，约有五十辆坦克。这些装甲部队(在德国称为机动部队)原先编成装甲军，每个军有两个装甲师和一个摩托化步兵师。装甲师执行突击任务，摩托化步兵师是一支支援部队和后盾。两至三个装甲军编成装甲集群，即以后的装甲集团军。它的坦克可以多达八百辆，还有装甲步兵和摩托化步兵以及支援部队。

德国人在1941年底以前所取得的那些胜利，有一部分功劳应归功于大量使用坦克以及强调机动性和果断处置。德国人清楚地懂得坦克和步兵的相互依赖关系，并给步兵和支援部队配备适当的装备，使他们能以坦克的速度运动并作战。摩托化师更是两者皆擅长，因为它的装备和组织形式使它象装甲部队和步兵部队一样作战，能巩固先头装甲师取得的战果。另一方面，也不大会出现步兵束缚装甲军的机动性或使它迁就大量徒步跟进的步兵师的运动速度的情况；而且孤军深入和翼侧过于暴露的风险，一般来说，也是不足为虑的。火力支援主要不是靠炮兵提供，而是由攻击地面目标的飞机、坦克和履带式装甲强击炮提供。苏联T-34坦克出现之前，德国坦克一直是世界上最好的。德国坦克的电台和光学仪器在整个大战中始终稳居首位。1941年德军装甲兵的主力是二十二吨的III型和二十三吨的IV型坦克。

德国步兵对装甲强击火炮的依赖可能大于对坦克的依赖。大战快结束的时候，德国生产的强击火炮多于坦克。早期的装甲强击炮无炮塔，无顶盖，用履带式坦克底盘，有装甲，车上装有一门火炮。它原先是为步兵提供近距离火力支援而设计的，提供支援的方法是用火炮进行直接瞄准射击。这种装甲车辆体形很低。早期型号顶部敞开，车组成员可以耳闻目睹周围的战斗，不会遇到坦克车组成员在确定方位和识别目标时所遇到的困难。这种炮几乎不能转动，整个炮车实际上都得对准目标。但是，这种炮可以像有炮塔的坦克一样迅速转向另一个目标，只要路面硬实，没有障碍。强击炮还有比坦克优越的地方。它制造较容易，有较厚的前装甲和较大口径的火炮。强击炮归炮兵管辖，不属于坦克兵。它编成营，每个营有十八辆作战装甲车，后来增加到三十一辆，以后又改为强击炮旅。大战结束前，出现了由一支混

编步兵部队和有四十五门强击炮组成的强击炮旅。

这些强击炮营是德军战斗序列很重要的组成部分。美国和英国均无类似的编制。因此，不应把它同自行火炮相混淆。自行火炮的履带式装甲车底盘只是提供可活动的炮台，用间接瞄准向目标射击。强击炮则和坦克一样，是一种与敌人进行近战的战车。早期型号的火炮甚至连进行间接瞄准射击的必要装置都没有。

1940年和1941年的强击炮通常装在III型坦克底盘上，有一门口径为75毫米、炮管是口径二十四倍的低初速火炮或一门低初速105毫米榴弹炮，其目的是用榴弹射击点目标、步兵或炮手。为了更有效地对付敌人坦克，低速火炮和榴弹炮逐渐被口径75毫米，炮管是口径四十三倍和四十八倍的火炮所取代，它用实心弹攻击坦克，用榴弹支援步兵。因此，虽然强击炮营由炮兵指挥，其作用与装甲营相差甚微，实际上，可以相互代替。它的反坦克性能确实令人生畏。到1944年，强击炮兵自称已摧毁敌坦克二万辆。鉴于他们取得如此大的成功，苏军也装备了自己的相类似的火炮，叫做自行火炮，其战术运用与德军完全一样。

在德军中，装甲部队和反坦克部队的任务与炮兵并不是截然分开的。随着战争的发展，要区分它们各自的任务范围更加困难。虽然强击炮的两项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反坦克，但是，依然使用了由反坦克部队指挥的反坦克歼击炮。其中，最轻型的是装在N型或十六吨的捷克坦克“煽动者”底盘上的口径为75毫米，炮管是口径四十八倍的火炮。它们同样具有强击炮的那两个用途。真正的反坦克歼击炮是出现在战争后期的1943年和1944年。那时，88毫米炮装在V型(豹式)和VI型(虎式)坦克车体上，叫大黄蜂式(后叫犀牛式)和斐迪南式(后叫象式) [江左注：71倍径88毫米炮，加IV号底盘为犀牛，加V号底盘为猎豹，加电动VI号底盘为大象。]。战争临近结束时，情况更复杂，德国装甲部队、强击炮部队和反坦克部队除了有大量直接瞄准射击的装甲战斗车辆外，还都装备了履带式带装甲的自行野炮和中型火炮，这些火炮，有的是装在II型或法国坦克底盘上的105毫米黄蜂式榴弹炮，有的是装在III型和IV型底盘上的150毫米熊式和野蜂式榴弹炮。它们是用间接瞄准射击目标的。

尽管德国人由于善于使用坦克部队，在早期取得那么多的胜利，但是他们进入俄国时只有十九个坦克师和十四个摩托化步兵师。其余一百一十二个师都是徒步的步兵师。其原因是，德国人的坦克和车辆产量有限，油料缺乏。无疑，当时两种类型的装甲师都需要大量增加，可是在德国人取得初期的胜利之后，连步兵部队也深感不足。在以后整个大战期间都是如此。虽然装甲部队起的作用引人注目，但是它们也有严重的局限性。坦克不能在夜间作战，对路面要求高，在大森林中和沼泽地上用途有限。春秋两季路面泥泞，致使许多坦克部队行动不便。即使履带式车辆能继续前进，也由于运送补给品和油料的轮式车辆深陷泥潭，最终还是不得不停下来。坦克在遭到步兵猛烈攻击时，实际上很难长时间地固守阵地。

德军的主要战斗单位是步兵师。它的组织形式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效仿，苏联和日本陆军尤甚。基本单位是步兵团，三个团编成一个师，每个团有三个营，每个营有三个连和一个中型机枪和迫击炮连。团里有自己的反坦克连和一个配备75毫米和150毫米近程火炮的步兵炮连。师直属部队中有一个反坦克营和一个有四十八门火炮(主要是105毫米榴弹炮和150毫米榴弹炮)的炮团。德国人的装备构造简单，但是质地优良，大多数是新近设计和制造的。老式的1898年式栓式步枪仍是单兵武器，但是全自动冲锋枪和41年式导气管式自动装填型步枪已经在使用。不过，主要的步兵武器还是轻型和中型34式机枪和迫击炮。

炮兵一向是以其机动性和火力的灵活性为特点。要利用这种特点，炮兵必须由一个尽可能高级的指

挥官指挥，而不能分配给下面的部队。分配下去，通常要造成浪费。这一点已被世界各国的炮兵所认识和接受。然而，这个原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常为德军所忽视。德国炮兵，因为没有集中使用，没有发挥出它的火力效能，而且，由于统帅部后来只依靠飞机、坦克和装甲强击炮来提供大量近距离支援，炮兵不那么受人重视。

戈林在纳粹党统治集团中占有特别优越的地位，这使德国空军成为一个独立的军种。在理论上，它与陆军是平等的。早期德国空军的主要任务是支援地面部队。这点在轰炸机部队的组成上得到反映，它是由航程和载弹量有限的轻型双引擎飞机组成，例如容克 88、道尼尔 17 和亨克尔 111。这些飞机可用于战术支援，但不适合战略轰炸。因此，不能把战斗推向敌后方或敌国纵深地区。1943 年到 1945 年期间，无论白昼或黑夜，德国与英美的空战很少停止过。西方远程战斗机和重型轰炸机对德国本土的攻击使德国人集中力量生产战斗机，并把部分双引擎轰炸机改装成战斗机。轰炸机力量受到忽视，逐渐衰落。当敌对国空中力量增强时，德国空军被迫转入守势，无法采取进攻行动或给德国陆军以足够的战术空中支援。

德国作战飞机设计精致，局限于几种型号，容易改进以适应广泛的用途。为了维持新式飞机的生产，德国人依靠改装和改进，而不是制造完全新型的飞机。标准的单引擎战斗机是梅塞施米特(梅)109，它在二万英尺高空最大速度每小时约为四百英里。很长一段时间里，它是世界上最佳的飞机。双引擎轰炸机是梅 110，它的活动半径远比梅 109 大，在二万英尺高空的最大速度每小时只有三百六十英里。对地面攻击的主要飞机是容克 87 俯冲轰炸机(或称斯图卡)，它是单引擎的，有别致的反鸥形机翼。由于外部的炸弹架和固定式起落架，它的最大速度减至每小时二百五十英里。除非条件非常有利，否则它没有战斗机护航是不能作战的。标准的运输机是容克 52，它是三引擎下单翼飞机，大战前是民用飞机。

德国空军的活动范围远比人们通常所想的空军活动范围大。当然，这是因为它有用战斗机来保卫德国本土和占领国的任务。此外，它还有别的防御任务，例如发出空袭警报，指挥探照灯和口径 32 毫米以上的高炮等。在其他国家军队中，高射炮兵是炮兵的一部分。而德国的高射炮兵一直到 1942 年还属于空军，只配属给陆军进行防空。结果很多火炮，尤其是 88 毫米高初速机动高炮被当作反坦克炮或地对地野战炮使用。伞兵部队属于德国空军。但是空降兵又是陆军的一部分。大战期间，德军兵力不足，空军受命自己去征召大量的人在战场上执行地面作战任务。因为戈林反对改训他的官兵去充当陆军的增援部队，希特勒同意空军增加由空军将领和军官指挥的步兵师。这类师共增加 22 个。他们的战斗力低下，无法与陆军或武装党卫军相比，因为这些师组建太仓促，没有精通专业的领导和正规的训练。

在东欧战争和德国社会生活中，纳粹党卫军起着显著的作用。这个组织包括普通党卫军和武装党卫军。普通党卫军着军装，但没有武器。除基干分子外，其他成员都是业余的，不拿薪金。组织经费来自成员的捐款和党费，政府不管。它在军事上不起多大作用。武装党卫军在大战前称为冲锋队，原先是希特勒控制下的准军事快速预备队。它驻在军营，费用来自税收，它的各级专职人员不能参加武装部队。反过来说，它通常也不接受在陆、海、空三军中服过役的人员入队。

冲锋队原来的兵力很少，及至大战爆发时也不超过四个团。希特勒组建很多党卫军师是否要把它们作为制约德国陆军的政治工具呢？这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党卫军充其量不过是希特勒的私人卫队和武装政治警察。然而，大战开始后，很多成员渴望行动起来，他们认为在战斗中发挥卓越的、至少是引人注目的作用是符合纳粹党的利益的。冲锋队开始迅速扩大，改称武装党卫军，并且开始时就有一些德军军官想再到党卫军里服役。与德军一样，招募士兵受到种族的限制。原先，只招北欧日耳曼人和坚信纳粹

党的政治思想的人。结果，其成员通常是一些政治上的极端分子或盲从者，有时是一些有犯罪倾向的人。后来，招募范围开始扩大到德国的侨民和日耳曼民族，尔后又扩大到几乎所有民族。它的军事组织接近于德军的组织，但有不同的军衔和组织名称。在战场上，着陆军军服，使用陆军武器，有自己的坦克团和炮兵团，训练自己的军官和军士。按顺序，它在人员和武器配备上总是优先于陆军。尽管党卫军是陆军指挥下的大兵团的组成部分，它和陆军的官兵通常不能交换。在极个别的情况下，党卫军军官也指挥陆军兵团。大战临近结束时，有一些陆军参谋也被调到党卫军，而且还征召了义务兵。

并非每个党卫军成员都是战犯，但党卫军里确有大量战犯和前集中营卫兵。总之，武装党卫军的野战部队也抽调人员看守集中营，实施报复，包括杀害犹太人、共产党人、游击队嫌疑分子以及无辜的人质。对其他人的杀害是由党卫军特别行动队和党卫军特遣队进行。这些部队是由海德里希的保安局和保安警察征召和控制的。

希特勒是武装党卫军的最高统帅，他的指挥是通过党卫军的一号头目希姆莱执行的。没有希姆莱的授权，党卫军任何一支部队都不能遣散或进行战略调动。党卫军军官有权通过正式的党卫军渠道见到希姆莱。这样，党卫军也就有权直接向上反映情况，而不受任何上级陆军指挥部的约束。在军事行动中，党卫军部队受陆军的指挥，不过只要可能，总是给他们执行单独的任务。对他们特别强调宣传作用，很多出风头的事交给他们干。但是，有时人们夸大了他们的军事效能和重要性。一般情况下，他们的士气很高，但在战术运用上却常常出问题。按照轻视他们的德国陆军的观点，他们的作战伤亡大而战果小。总的看来，德国武装党卫军的战斗力不亚于陆军，因为他们有充足的武器装备和狂热情绪，这就弥补了它在军事素养上的缺陷。大战结束前夕，党卫军作了绝望的挣扎。他们认为一旦落入敌人或当地百姓手中，由于身上刺的明显标记，很可能使他们死于非命。最后，德国总共增加到三十八个党卫军师和一些旅。别国的党卫军很多是没有战斗力的。

原先，德军中并没有类似苏军政委制度的独立政治机构。大战后期由于遭到日益增多的挫折，纳粹党骨干(即督导官)被派到所有高级参谋机构，施加政治影响，巩固政治上的信心。武装党卫军最终成了制约陆军的有效力量。无疑，为了保卫希特勒和纳粹政权，它会毫不犹豫地拿起武器反对陆军。通过希姆莱和他的军官，党卫军和整个德国警察组织结成一体，1943年以后，它又与帝国和普鲁士内务部挂了钩。在这方面，希姆莱的党卫军这个独立王国相当于苏联贝利亚的内务部。隶属德国警察头目希姆莱领导下的有穿制服和便衣的所有民警部门、边防警察、国家秘密警察(即盖世太保)、保安警察和保安局。保安局的头目是海因里希，此人原是一名海军军官，后来被迫离开海军。保安局本来是纳粹党情报局，用来对付有其他政治信仰的德国人。它是民警组织的附加机构，其任务是刺探政治和军事情报。它的工作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情报局相重叠。后者的头目是海军的卡纳里斯将军，希特勒的政治和军事组织与斯大林的共产主义帝国这类组织有很多相同之处。

1941年6月，苏联仿效德国的军事样板成立了最高统帅部。1933年以前苏联一直是模仿德国，后来由于希特勒上台，苏联和德国军事上的联系中断了。苏联的国防体制是陆海军各有自己的人民委员部(即以后的各部)。空军还不是单独的军种，而是陆军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苏军最高统帅部这个组织与别的军事强国的这种组织相似，它包括陆军和海军的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所属机构和各主要兵种的监察和指挥部门。国防部有自己的情报组织，它是总参谋部的一部分，在全世界有间谍网，但不负责反情报工作。然而，苏联最高统帅部和军事系统与外国根本不同的是，它把建制上的政治委员制度和秘密警察组织结合在一起。

军队里的政治委员制度开始于十月革命时期。那时，一些可靠的共产党员被派到军队里监视作为军事专家留在红军中的沙皇军官中的可疑分子。营以上各级首长中都任命一名政委，他的级别和职权与这些军官相同，对所属官兵的政治上的坚定性和战斗力负责。这样的政治军官权力很大，其中包括可以否定指挥官的命令。政委与指挥官相比，其权力大小和地位高低要受苏联国内政治形势的左右。到1934年，紧张的政治气氛有所缓和，军事指挥官的指挥权得以充分发挥。接着来了个大清洗，包括军队在内的各阶层中数以百万计的重要人物被镇压或监禁，政委再次提高到和军事指挥官平起平坐的地位。这可能导致了军事素质的下降。1940年，由于在芬兰的失败，政委的权力再次减小，降为政治副职，不插手军事指挥，只是协助管理军队的行政和福利，负责政治教育和宣传工作。这也是1941年的情况。虽然政委无权象从前那样干涉指挥官的作用和指挥权力，但是，他们仍可以通过自己的政治部门汇报军事指挥官的表现。政委是苏军中的党代表。他们穿军衣，佩带所委任的军阶肩章和袖章，而真正的识别标记则是袖子上一枚明显的有镰刀和锤子的红星。有时虽然暂时而正式地取消了政委和政治指导员的职称，但是政治委员的组织机构始终存在，即便权力受到限制或换用别的名称。

在部队里，政委通常是消息最灵通的人，因为，除了有他的政工干部外，还有可靠而热心的党员、共青团员、刚提拔的军士、士兵组成的宣传网。他们受过训练，是用讲演和宿舍里谈话方式传播官方宣传内容的积极分子和鼓动者。还可以依靠他们汇报思想倾向不良或有离心思想的人的情况。战地指挥官和政委有时可以变换，因为多数政委在军队里度过了成年，在军事上常常和指挥官一样能干。在战斗中，军事指挥官伤亡时政委可以接过指挥任务。在大战期间，很多人愿意或者被指派为指挥官。同样，也有受过训练并且是可靠的指挥官被任命为高一级的政工干部。指挥官和政委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因他们的人品而有差异。有时，他们的关系很和睦。但是，很多情况下要看当时的政治气氛。如果镇压或清洗迫在眉睫，没有人会相信旁人。这时，政委为了保全自己，就会同可怕的内务部秘密警察亲密合作。于是，他们自己便成为人们仇恨的对象。

在更高级的指挥部门，如和平时期的军区和战时的方面军和集团军司令部里，所有重要的作战命令，若无指挥官、参谋长和政工人员组成的军事委员会的联合签名，一概无效。这个政工人员可能是部队里的高级政治军官(政委)，但通常是莫斯科任命的党的文职干部或政委。1942年10月之后，这些文职官员授了军衔。因此，集团军以上的指挥责任由军事委员会这一集体共同承担，指挥官和政工人员则是三人执政的主要成员。克里姆林宫想用这种方法防止发生暴动或政变。

秘密警察组织是完全独立的，并且不同于政工干部和政委的组织。苏联的国内安全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职权范围，它负责维护法律和秩序，负责管理警察、消防队、监狱和民众档案。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和民主国家的内务部(或内政部)的主要区别是，内务人民委员部有一支很大的内卫军，它由若干个师组成，装备坦克和火炮，它有集中营警卫部队，车运警卫部队和边防军。虽然他们穿着普通的卡其布军服，但肩章和帽子不同，不属于陆军。他们是从每年征召的新兵中挑选出来的政治上可靠的士兵。在军事和政治方面，他们是制约苏联军队的力量。有些方面，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人和德国武装党卫军的情况颇为相似。其中很多人，即使用当时苏军的标准来衡量，也是特别残忍的。在紧急情况下，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部队由陆军指挥，内务人民委员部里有的将军成为陆军指挥官。与德国武装党卫军不同的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部队一般不到最前线去，而是守卫重要的中心，留在后面收容掉队者，或对有溃散危险的部队施加威胁。他们还承担押送任务。除了这些军事上的责任外，1941年时，内务人民委员部还管辖国家安全总局。该组织实际上是国家秘密警察，也是克格勃的前身。秘密警察的责任是在国外收集各种政治和军事情报，在国内和国外进行反情报工作。它的谍报系统与情报部的军事情报系统相似，但不

受其管辖。在驻国外大使馆中，在国外的贸易和文化使团中、在军队中、在工业、农业、体育、音乐等各部门中，甚至在共产党内部都有秘密警察组织。在军队里，师以上各级指挥机关中都有秘密警察代表，他们组成专门的部门。他们是军官，穿军衣，佩带所属部队的领章。秘密警察的军官被派到团里，有时也被派到营里。在军队里，他们的真实身份军官自然都知道。但是，他们的活动网是秘密的。有一些告密者，出于害怕或想捞到好处，汇报他们的上级和同事们的情况。秘密警察有自己了解情况的途径，他们收集情报的对象，包括军官、士兵、政委以及秘密警察中的同事。在大清洗中，秘密警察中自己遭受到镇压或流放的比例也是相当高的。

1941年时，苏联海军规模不大，并无战斗力。在大战期间起的作用甚微。黑海的制海权很快就被德国空军夺去，德国和捷克的船只可以安全地利用近海水域。在主要江河和深入内地远至普里皮亚特沼泽地的运河里，苏联海军还有一些江河炮艇舰队。在波罗的海，苏联海军变得令人感到奇怪地被动。苏联海军对付波罗的海德国海军优势的装备是足够的，但是波罗的海舰队受到水雷障碍和德国海、空军的牵制，只好困守在列宁格勒和喀琅施塔得港内。总的说来，波罗的海和黑海舰队被视为能给地面作战提供海军陆战队的一支后备力量。在北冰洋，海军的活动只限于近海作战和潜艇袭击。

在对德作战后不久，苏联军事指挥部重新组成。在战地没有专为最高统帅部办公的地方。整个大战期间，它一直在和平时期的办公楼里。斯大林是事实上的最高统帅，他一直呆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他通过毗邻的通讯中心以及波斯克列贝舍夫领导下的秘书处，用高频无线电或电报同战地司令官保持经常的联系。大战开始后两周，建立了两个委员会，形成了新的指挥机构。一个是国防委员会。该委员会级别较高，它负责政治、经济和军事各个方面的战争指导。斯大林是主席，最初的成员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和内务人民委员部首脑贝利亚。政治局其他成员根据需要列席。第二个委员会是大本营，它主要是军事性质的，负责指导陆、海、空作战。斯大林任主席，第一批委员只有莫洛托夫、铁木辛哥、伏罗希洛夫、布琼尼、沙波什尼科夫、朱可夫和N·G·库兹涅佐夫。其他军队代表，包括参谋部和支援兵种的头头，在需要时列席会议，国防委员会和政治局成员有时参加大本营的会议。斯大林是一切活动的中心，会议不是在他的克里姆林宫办公室里进行，就是在他的莫斯科郊外的别墅里进行。虽然铁木辛哥已辞去了国防部长职务(事实上的部长是斯大林)，国防部依然存在。总参谋部和各兵种的参谋部只是大本营的执行机构而已。大本营里很快就有一批高级军官，有的是正式成员，有的是吸收进来的，主持制订各种计划。这些人有瓦杜丁、华西列夫斯基、安东诺夫、沃罗诺夫、什捷缅科、费德林、戈洛瓦诺夫和诺维科夫。有些人是参谋人员或兵种的专家，或战地司令官。很多人常在关键性军事行动中被派去指挥或协调方面军的行动。除布琼尼外，所有军官都有一定的才干。苏联海军司令和空军的代表也是大本营的成员。

按理说，斯大林在国防委员会和本营中居于首脑地位，所以，他既是成员又是主席。但是，在公众的心目中，德国6月22日入侵，苏联遭到惨败，显然使这位独裁者认识到自己判断的错误，在短时间内他不再突出自己的首脑地位。然而，可以肯定，他丝毫没有放松对国家事务的控制。在这之后，他开始埋头研究军事问题。他作为第一把手来指导战争，在决定一切重大的政治、军事问题方面，只能由他拍板定案。除了革命时期当过政委和对波兰的短期战争中当过人民委员外，他在军事上没有经验。他在这方面的天才也许远不如希特勒。沉默寡言、谨小慎微的科涅夫在1944年底当德热拉斯问到战争领导人的才能时，批判地评价了伏罗希洛夫、布琼尼和沙波什尼科夫。在谈到斯大林时，他说这个独裁者能卓越地掌握战争的全局，因而指导战争非常成功。除此之外，他未作其它评论。

科涅夫自然要说些好话。他所说的，尤其重要的是他所没有说的，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他的真

实思想。无疑，斯大林作为一个政治家和国家元首，完全能对战争中较大的战略问题 and 经济问题作出判断，采取行动。然而他作为大元帅，实际上是靠命令和恐吓，亲自严密地控制着军事行动。有例子表明，他像希特勒一样不知什么是切实可行的，这是由于他未受过军事教育和缺乏经验。他在军事上有许多看法是错误的。最初，他更多地考虑守住阵地而不是保存他的军队。也许他应对战争头一年在乌克兰蒙受巨大损失负主要责任。战争初期，他手下的指挥官是不幸的，而且是不称职的。有些人被他处决了，如西方方面军司令巴甫洛夫。对波罗的海地区西北方面军司令 F·I·库兹涅佐夫之类的人，他只宽容一、两次而已。对布琼尼则停止使用。然而在大战头几个月里，他就开始向大本营调集有能力、有才干的高级军官。这些人成为苏军最高统帅部力量的来源。由于有单独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和政委联系网，斯大林对战争的进展知道的比方面军司令要快得多。

每当反对力量受到镇压，谋士们因担心自己的意见与独裁者的意见相左而不敢出主意时，一个好的政府必定会遭殃，不论是法西斯政权还是共产党政权，均是如此。战后苏联元帅们描述了斯大林如何个别征求国防委员会和本营成员的意见，如何考虑他们的看法和建议，最后才作出决定。这些可能是真的。然而危险始终存在。这些军官的前程、自由和生命全都掌握在斯大林手中，他们对大清洗记忆犹新。有些人虽然已恢复了名誉，并从集中营里释放出来，他们应感谢希特勒，而不是斯大林，因为当时战争已迫在眉睫。苏军最高统帅部确实犯有错误，有的还很严重，而且在战争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继续在犯错误。然而国防委员会和本营对战争的指导在很多方面胜过德国的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和陆军总部。

国防委员会有一切权力。大本营这个军事机构，是一个联合机构又是集权机构。战略行动是在参谋人员详尽地准备和计划之后采取的，而不是凭直观或草率决定的。在这个意义上，苏联最高统帅部与希特勒权宜之计的战略及作战指挥形成鲜明的对照。德国人之所以强大，是由于军以下战地指挥官有很好的战术素养。而苏联 1941 年和 1942 年期间上层的领导者比德国人强，往下各级明显地越来越差，军、师指挥官缺乏主动性、作战经验和训练。在大战初期，这种现象致使克里姆林宫最好的计划也不见什么成效，因为苏军缺乏经验，无法执行这些计划。而德国人在战术上取得的赫赫胜利却因为没有战略的连贯性和合理性而变得没有什么价值。

可能除了对炮兵特别偏爱外，苏联的军事思想继承过去的很少，来源于帝俄沙皇军队的有价值的东西也不多。1933 年前，当苏军和德意志帝国之间尚有联系时，苏军的组织严格地仿效德国。以后，苏军最高统帅部毫无顾忌地承认，有些乱了手脚，只得到处收集情报，抄袭其他外国军队。它从西班牙的经验中吸取了错误的教训，其中包括分散大的装甲部队，并把很多坦克下放到步兵师。

苏联最初曾创建了四引擎重型轰炸机战略部队的核心力量。但是，西班牙战争之后，苏联又学习德国人的做法，把方针来了个倒转，它优先生产战斗机、强击机和适用于对地面作战进行近距离支援的轻型轰炸机。陈旧的重型轰炸机保留下来由一个指挥部管，用于运输部队和补给品。苏军飞行员首先应当是个陆军战士，其主要任务是和炮兵一起为地面部队提供火力支援。飞行员受陆军指挥，他们对破坏敌人的经济以及进行战略轰炸不感兴趣。他们穿陆军服，与炮兵和步兵唯一的区别是领章上有一个浅蓝色的兵种符号。大战前不久，飞行部队改变了编制，使它们更容易适应地面部队的编制。到 1941 年，空军旅改成航空兵军、航空兵师、航空兵团、飞行中队和飞行小队。航空兵师(可能是轰炸机师、战斗机师或混编师)置于方面军或集团军指挥之下。

苏联陆军航空兵在 1941 年数量很大，但第一线的飞机中百分之八十多已陈旧。用德国标准看，飞机的设计粗糙。标准的战斗机是伊尔 5 和伊尔 53，后者是一种双翼飞机，最高航速每小时二百二十英里。

还有一种是伊尔 6，它是一种星形发动机下单翼飞机，虽然很灵活，但最高航速约每小时二百八十五英里，赶不上德国的中型轰炸机。TB1 和 TB2 重型轰炸机的最高航速每小时只有一百三十多英里。最快的轰炸机是中型的 SB1 和 SB2 轰炸机，最高航速分别为每小时二百二十英里和二百六十英里。据说，到 1941 年 6 月，一千七百架新战斗机已开始启用，主要是雅科 1、拉戈 3 和米格 3，这些飞机均不如梅 109，但只有十九个航空兵团完全得到新的装备，带有尾部装甲的单引擎伊尔 2 新型强击机刚开始服役。用于战术支援，这种飞机是很好的，最高航速为每小时二百八十英里，但几乎不能作为战斗机使用。佩 2 双引擎轰炸机外形有点象德国的梅 110，最高航速约为每小时三百四十英里。这种飞机数量很少，性能可靠，用作长距离战斗机和轻型轰炸机很好。双座双翼飞机波 2(或称鸟 2)，最初是 1927 年设计出来，在整个大战中用于侦察、通信联络，甚至执行轰炸任务，最高航速每小时只达一百英里。

飞机上的辅助设备质量很差，或者根本就没有。雷达、定向和定位辅助装置也没有。1941 年，苏联无线电工业还不能满足部队的需要。空军中，无线电台只有中队长才有，而且质量不稳定，常常无法使用。飞机里没有通信设备。飞机之间，飞机与基地或地面部队不能靠无线电台联系，飞行员只能使用信号弹和飞行动作传递信号。空军部队之间的地面联络系统限于电话和有线电报，仅有的无线电台很原始，指挥员通常不肯使用。

大战后期，苏联成功地生产了性能得到很大改进的飞机。尽管如此，苏军的飞机在飞行速度、飞行距离、机动性能和爬高速度方面仍不及德国空军的飞机。所以，一直到大战最后一年，德国人一般仍能取得局部空中优势。然而，即使在初期和最困难时期，苏联空军也从来没有被完全打垮过。在有的区域，它被消灭。然而，在其它区域，它很活跃，甚至取得空中优势。原因是战线长、内地幅员广以及德国空军的兵力有限，相当部分的德国空军因为英美对德国的空袭而受到牵制。另一个原因是苏联空军质量最差，数量却很多。即使气候不好，空中仍有飞机。尽管训练达到的标准相对说是低的，但是飞行员和地勤人员能吃苦耐劳，应急工作的本领特别强，苏联人常常使用甚至是陈旧的、使用价值非常令人怀疑的飞机。

英美使用空军力量时高度集中，数量很大。与此相反，德国空军和苏联空军倾向于分散使用其大部分空军力量。再加上战区大，所以或许除了最初几周的中部战线和最后阶段在白俄罗斯、罗马尼亚和加利西亚外，航空兵参战对地面部队战斗的胜败几乎不起决定性的作用。

1935 年前，苏军没有世界上其他国家常见的礼节和军衔制度。1935 年、1939 年和 1940 年颁布命令之后，全都恢复了，而且还增加了沙皇时代没有的少校和上将两级。大战爆发前五年里，军官的生活、教育和文化水平大为提高，薪金提高百分之三百。此外，还有极好的住房和许多特殊待遇。

苏军几乎完全是执行义务兵役制，正规军军官和较高的军士是职业性的。应征入伍的士兵服役两年，只有当了下士才延期到三年。空军不管什么军阶的士兵服役期均为三年，海军长达五年。士官是从表现突出的士兵中挑选，要求受过良好的教育，强调是党、团员。内务人民委员部可以从应征入伍者中优先挑选边防军和内卫部队需要的人。在苏军中，入伍的人要分成等级，最好的分到空军，最差的分到陆军，仅次于空军的是炮兵，然后是工程兵和坦克兵。

根据苏联战后的记述和所出版的那时使用的苏联纪律条令和野战勤务条令看来，苏军似乎是一支有高度战斗力和纪律性的部队。西方作者有时引用这些条令说明苏联武装部队的士气和训练状况。然而，事实却与之相反。条令和贯彻情况有很大的差距。那时，人民还很幼稚，军事系统往往并不有效，有时还是腐败的。在西方人眼里，这些条令的条文和实施都很古怪。有时军官对酗酒的士兵毫无办法，而军

官自己可能因为酗酒而立即关禁闭。在政治性会议上，军官也许会受到最普通的士兵的公开批评。集团军司令可以在下达范围很广的命令中对他的师长进行报复性的人身攻击。不同部队的纪律和战斗力有很大的差异。尽管部队不允许放荡行为，然而部队中常见的恶习是酗酒、麻木不仁和擅离职守。政治上的不可靠常常招来残酷的惩罚，而且对滥用或丢失政府财产的惩罚往往很严。军队的纪律并不是令人感到厌恶的，用德国人的标准衡量无疑是松得很。

平时和战时都有妇女在部队里服役。军医和卫生员中妇女占的比例很高，多数应征入伍的妇女做很多辅助性工作，甚至在野战部队里，代替男子当秘书、打字员、电话员和炊事员。交警常常是妇女。妇女有时被派去当伞兵、狙击手、游击队员这类引人注目，可供大肆宣传的工作。德国兵遭到武装妇女枪击的事得到报道，偶尔还可以看到在坦克乘员中有妇女，她们可能是无线电报务员。但是，确实有妇女当坦克指挥官的情况。

德国人一向强调苏联人生活如何清苦。这容易使人对苏联军人的状况产生误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军人的特权、薪金和休假得到很好的照顾。苏联军人薪金低、没有休假，对没有特权也没有异议，因为他们无可奈何。在部队里，他们装备很好，穿得很好，倘若条件许可，吃得也很好。官兵关系通常是亲密和睦的。除非在紧张时期，士兵和政委的关系并不总是像德国人所说的那样坏。只要不被拘留，军队里很少有野蛮行径。另一方面，政治上的嫌疑分子的遭遇远比犯罪分子悲惨。因为政治上的过失被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的士兵，就丧失一切权利，他们的生命一钱不值。苏联军人对待战俘、甚至对被占领国的人民可以草菅人命，然而对自己的生命无疑是珍惜的。

对人命最不爱惜的是斯大林和苏联政府。在国内战争和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时期，为了达到某个政治目的，几百万俄罗斯人和苏联人惨遭杀害。1940年在芬兰的冬季战争遭到失败后，苏军指挥官和政委有权当场枪决胆小鬼。虽然和平时这类事不太会发生，战时在需要时就行使这种权力。并非只是胆小鬼才有这种命运，那些无能者、不幸者和不成功者，那些目无长官的人的命运也是如此。于是把那些犯过错误的前军官和军士组成惩罚营，以示惩戒。苏联不是日内瓦协议和红十字会的签字国，对战俘的态度完全是根据实用主义原则。德国、罗马尼亚和意大利战俘被送进劳动营（这对苏联的经济是不可缺少的），其中多数人只有死后才能离开。莫斯科对落入德国人手中的战俘的死活全然不感兴趣，公开声称他们是叛徒。得到遣返的战俘往往只是从一个战俘营转到另一个。苏联当局还不满足对回来的战俘进行报复，因为报复不足以防止战斗中有人叛逃或投降。它还采用国内战争时的方法，把军人全家作为他在战斗中表现的人质。被俘人的亲属有可能，而且很多情况下确实被判处长期徒刑。

苏军与德军的不同在于它的编制符合逻辑、合乎常理，责任明确，职能上没有重叠。与德军一样，苏军的主要力量在步兵师。多数师里有一个坦克营，有三十辆装甲车和坦克。除此之外，师一级的编制几乎和德国人一样。师里有三个团，每个团有三个营，每个营有三个步兵连和一个机枪、迫击炮支援连。甚至使用的武器也差不多。苏军使用马西姆-拉根枪栓式 M-91/30 步枪，还有托卡列夫和西蒙诺夫自动步枪和施巴根 PPSH-42 卡宾枪。轻型和中型机枪是杰格加列夫和西蒙诺夫式的。团里的近距离支援炮兵使用 37 毫米或 45 毫米反坦克炮（37 毫米炮完全是仿造德国的），还有作用和德国步兵炮一样的 76 毫米加农炮和 120 毫米迫击炮。师里有一至两个炮团，但是炮的种类通常和德军一样，有四十八门 76 毫米加农炮、122 毫米榴弹炮和 152 毫米加农榴弹炮。苏军轻武器质量和德军不相上下，迫击炮和火炮质量比德国的强，但苏军不象德军，它的步兵师的指挥系统和通信工具很差。牵引火炮和步兵师的运输主要靠马。

苏联的火炮尽管缺少较好的无线电设备，大概仍然是所有武器中最有效的。德国巴伐利亚的火炮专

家哈尔德，由于东线外军处提供的情报不准确，认为苏联武器劣于德国的武器。苏联的火炮设计精美、性能良好，由于保留了一些过去的控制和操作方法，往往比德国的火炮更有效。苏军不象德国人，他们建立并保存数量可观的炮兵预备队，组成最高统帅部预备队炮兵。这些炮兵可配属于高级军团，也可以配属给军、师、团。

苏联在战前几年里已经把较重型的坦克编成坦克旅，每个旅有三到四个坦克营，每个营有三十辆坦克，但没有步兵支援部队。中型和轻型坦克组成机械化旅或摩托机械化旅，每个旅有二到三个坦克营以及一到二个卡车运载步兵营。有时，这些旅组成机械化军。1939年，苏联根据当时法国和英国的编制情况，把大部分机械化军解散了，把坦克营分到骑兵师和步兵师。在这个阶段，苏联最高统帅部看来很幼稚地相信坦克的效力。不管是否需要，也不管地形是否适合，他们都大量使用坦克支援任何军事行动。在纵深突破时，只是口头上说要使用坦克。坦克被列为用作远距离作战或支援的武器。但是，远程坦克的作用只不过是实施近距离战术包围，目的是摧毁敌司令部和预备队。法国被德国集群坦克迅速击败，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使用坦克的方针，国防部决定，除原来下放到步兵师的坦克以外，还要建立大的装甲部队。这些部队是德国坦克军的翻版。1941年新成立的坦克军有两个坦克师和一个摩托化步兵师。一个坦克师有两个坦克团和一个摩托化步兵团；摩托化步兵师有一个坦克团和两个摩托化步兵团。这些师与早期的装甲部队不同，它们有自己的炮团和支援部队。在6月德国进攻时，部分边界地区的改编工作业已完成。但是其它地区，在老的机械化军、坦克旅、机械化旅和步兵师的坦克营等各级编制里都有坦克。把坦克部队改编成师的工作在大战爆发后中断了，而且又回到军和旅的编制。坦克军有两个坦克旅和一个摩托化步兵旅，每个坦克旅有三个坦克营，共有坦克约一百四十辆，兵力有七千人。一个坦克军大体相当于德国一个坦克师。苏联的机械化军要大得多，有一个独立的坦克团和三个机械化旅，每个旅有自己的坦克部队，总共约有二百辆坦克和十二个摩托化营，共一万七千人。

苏联原先是仿制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坦克。但是，到1939年，苏军已装备了很多型号的坦克。因为坦克多半已陈旧，过量的生产使苏联陆军和空军一样自食其果。因为苏联迷信数量上的压倒优势，不可能让老的坦克退役。旧装备不是改作别的用途就是分配给不需要的部队去使用。大战开始时，正在使用的大部分坦克比德国的III型和IV型差，尽管苏联有些坦克上装有一门很好的高初速45毫米火炮，也有的装有一门76毫米近距离支援火炮。直到苏联大量生产T34、KV1、KV85和KV2坦克之后，这种落后状态才得到改变。坦克部队的战斗力不仅靠武器和装甲，而且要靠光学器材和动力装置、坦克内通话系统和无线电系统。苏联坦克部队和空军一样，由于缺少辅助设备，吃了苦头。即使在大战末期，苏联T34坦克营之间仍然主要靠旗语进行联络。1941年中期，T34中型坦克和KV1重型坦克已投入生产。但是，据苏联人说，部队得到的T34坦克还不到一千辆，得到的KV1坦克不到五百辆。

1941年6月，几乎所有的部队都在进行改编，更新坦克。苏军最高统帅部的方针是每支部队都分配一点。这大概是为了便于训练。然而没有一支部队能满足需要，没有几支部队能适应战斗。据说，6月15日那天，百分之二十的坦克在大修，百分之四十七的坦克正在进行中修或需要中修，只有百分之二十七的坦克在服役。改编工作的中断，使苏军在大战开始时，各级装甲部队都不齐装、都未经过试验。

除了装甲部队和步兵部队外，那时苏联陆军起码还有三十个骑兵师，其中有些已组成骑兵军和一些独立的骑兵旅。一个骑兵师只有七千人，包括三至四个骑兵团，有时还有一个配备坦克的机械化骑兵团，一个骡马牵引的炮兵团和支援部队。苏联是唯一保留骑兵部队的大国，因为它设想这些部队可以在任何地形，尤其在冬季战争中，成为一支机动打击力量。实际上，它的机动性在进行突破时证明是有用的。

德国在发动战争时团结一致，实力强大，它所对付的敌人领导无方，军事上没有准备。一事成功，万事顺利。成功本身就是对士气的激励。德国早期的好运多半是因为武器精良，训练有素，战术卓越，战地指挥有方，这就使德国人心中更认为纳粹党有关民族优秀和德国人不可战胜的教育是对的。全国作为一个整体都从这一错误观念中吸取力量，得到安慰。尽管可以把不可战胜的说法看作是鬼话不去相信，因为单是德国空军的步兵师作战表现很差这一点，就证明德国人的成功不是和民族有关，而是同领导和训练有关，但是，人们一致承认，德国人不论在走运时或困难时都是无畏的战士。德军官兵关系极好。

1941年德国人的军事才能有些变化，但是从整个素质来说，人们很难察觉，因为从别的方面，特别是指挥和经验方面，得到了弥补。东普鲁士人和波美拉尼亚人，由于有波兰人或索布人的血统，通常比威斯特伐利亚人活泼，进攻时很敏捷，又因为长期与普鲁士打交道，喜欢打仗。威斯特伐利亚人和奥尔登堡人往往比莱茵兰人和巴伐利亚人更不易激动和沉着。这些民族的性格不同，但都能成为好的战士。只有萨克森人可能被认为不太适于当兵。日耳曼族奥地利人通常比德国人差，因为他们比较懒散。德国军队之所以强大，因为他们是同一民族，都说一种共同的语言，地区差别甚微，所有德国人几乎任何时候都忠诚可靠。德国盟国的情况则相反。

芬兰人是轴心国里最好的勇士。在冬季战争和森林战争中不亚于任何人。芬兰只有四百万人口，决心不成为德国的走卒。罗马尼亚是对德国最忠诚，然而也是最不自愿的盟国。罗马尼亚军队装备差，主要是缴获来的陈旧的法国人的武器，因此，当然无法和德国人相比。他们的军官未经训练，不能胜任所担负的责任。军士也没有受过训练，占很大比例的士兵是文盲。他们对德国人和俄国人的战斗力过分敬畏。但是，罗马尼亚农民勇敢，不屈不挠。他们和俄国人有很多相似之处：能忍耐，临危不惧，能吃苦。意大利人和罗马尼亚人一样不缺胆量，但是装备差，军官没有受过很好的训练。匈牙利人是有长期战争历史的民族，但也不强。他们比较感兴趣的是把眼睛盯着他们真正的敌人——罗马尼亚人，而不是为希特勒打仗。最精锐的匈牙利部队都留在国内未动。

倘若有军官和装备，罗马尼亚人、意大利人和匈牙利人完全可以成为很好的战士，因为他们有持久的耐力。但是，他们认为打的是德国人的战争，因而几乎不感兴趣。在这点上，德国人挨了不少的骂。在1941年，德国政府、外交使团、武装部队，或许还有很多德国民众，被胜利冲昏头脑，表现得很傲慢和放肆。在希特勒的新秩序下，所有外国人都比德国人低一等。这样，用霍锡的话来说，德国人被看成是难以容忍、笨拙、粗鲁的人。1942年4月，人们在罗马轻蔑地注意到蹂躏了半个欧洲的德国人在为英国人的野蛮行为而悲天悯人。第二个月，意大利记者索伦蒂诺从俄国回来，讲了许多德国人屠杀居民、奸污妇女、杀害儿童之类可怖的事。纳粹德国开始为它的盟国所恐惧、憎恨和厌恶。在战场上德国官兵骄横跋扈，使盟国深恶痛绝。只有在芬兰，德国人的形象相反。在那里人们只是怀疑地注视着德国的战友们的所作所为。

1941年的苏联人口，包括新占领地区，共约一亿九千万。它由一百七十多个民族组成，操一百四十种不同语言。但有的民族很小。因为，其中十四个民族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四，只有二十个民族人口超过五十万。大俄罗斯人达九千多万，乌克兰人约四千万，白俄罗斯人接近一千万。高加索人有大俄罗斯和乌克兰人血统，不是一个民族。

俄罗斯化的过程(也就是把大俄罗斯的语言和准则强加给少数民族)，自十九世纪初就已开始，在共产党统治下更加迅速了。少数民族在参加党务、政务或接受高等教育前必须精通俄语。在军队里，唯一

许可的语言是俄语。因此，在探讨苏军战士特点时，常常和大俄罗斯人的性格等同起来。无论怎么说，大俄罗斯是人口中一个最大的组成部分，而且在 1941 年的情况下，可能是多民族苏联的最可靠的战斗成员。苏联别的民族中可能会出现令人生畏的战士，但相对来说，数量很小，若没有共产主义这种强烈信念的激励，他们就会缺乏大俄罗斯人的爱国主义本性。在少数民族中，常常出现因失去自由以及强加在他们头上的俄罗斯化过程而引起的愤懑情绪。实践证明，亚洲民族的战斗力和大俄罗斯人并没有什么不同。

苏联人口另一重要组成部分是乌克兰人。他们的民族性格和波兰人相似，聪明、机智、勇敢、乐观、自信，不象大俄罗斯人那样呆头呆脑。作为军人，白俄罗斯人通常不如乌克兰人和大俄罗斯人。尽管共产主义主张超民族的思想，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大俄罗斯人之间甚至在 1941 年仍有对立情绪。

大俄罗斯人的明显特点是顽固、狡猾、精力充沛。他们所在地区气候恶劣，土地贫瘠，再加上亚洲人的入侵和鞑靼人的统治，可能还大量混入了芬兰人的血统，所有这些，使这个民族具有自己的特点。大俄罗斯人确实勇敢，不屈不挠，不管是否真正的党员，通常都很爱国，深深热爱自己的家乡。他们容易受骗，容易被他们的政委的宣传所左右。当然，不管是什么民族，大多数苏军战士都是如此。他们并不那么喜欢军人的生活，他们只能清心寡欲地忍受这种生活。倘若不是指挥员和政委的逼迫，他们的战斗力很差，人很脏，不守纪律，不好领导，冷漠无情。所有俄国人都难以揣测，脾气容易产生急剧变化。这种性格反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作战方式上。有时部队非常顽强地进行殊死的战斗，有时则自暴自弃，溜之大吉。通常，他们的防守比进攻强，但是往往反应慢，动作迟缓，优柔寡断，谨小慎微。他们历来消极被动，缺乏创造性和主动性。这点在 1939 年到 1940 年的冬季战争以及 1941 年的夏季战争得到反映，在 1940 年的冬季战争中，他们惨败给数量上无足轻重的芬兰人。

沙皇时代，俄国人并不是不好的军人。大俄罗斯人比其他东欧和西欧的斯拉夫民族(波兰人除外)都更有天赋的军人性格。很难说他们比小亚细亚的土耳其人强，或者比芬兰人、芬兰血统瑞典人和德国人劣。这种估计完全基于单个人的特性，而没有考虑领导、训练和装备的作用，也没有考虑对苏联军人家庭成员生命的严重威胁，更没有考虑政委手枪所产生的作用。这些政治上的手枪可以确保士兵从麻木不仁和低沉的情绪中苏醒过来，并注入惊人的活力和战斗力。

## 第七章 战争爆发和波罗的海地区

德国军队于 6 月 22 日星期天拂晓就越过边界。而在这之前，炮兵开始对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边防军和其他苏军的驻地、指挥部发起轰击。空军则对远至列宁格勒附近的喀琅施塔得、比萨拉比亚的伊兹梅尔、克里木的塞瓦斯托波尔等地的机场、铁路枢纽、海港实施猛烈空袭。从凌晨三时至三时半，从波罗的海到匈牙利的边界线有多处被突破。德军有时遭到边防军的顽强抵抗。大批破坏分子、捣乱分子(其中不少是立陶宛人、乌克兰人)随德国部队一起越过边界。他们的任务是破坏电话线，捣毁通信中心，以及在公路、铁路两旁打伏击。

在边界的苏联一侧，局势混乱不堪。边境地区六十多个机场遭到持续不断的狂轰滥炸。不到中午，德国空军就声称击毁了敌机八百架，而自己仅损失了十架。苏军各边防师远离防御阵地，一直在执行着和平时期的日常任务；有些指挥员离开了岗位，许多炮团和通信营被派往靶场和兵种训练中心进行特种

兵器训练。德国空军拥有无可置疑的空中优势，使苏军几乎不可能沿公路行动，而苏军前方地域的控制与通信系统完全遭到破坏，使那里的苏联部队陷于瘫痪。苏军的抵抗是不协调的、微不足道的。事态的发展把苏共政治局搞得晕头转向。尽管已经为时过晚，他们还指望制止战争。所以，他们于上午七时一刻发布指令，命令苏军不得进入德国，空军深入德方境内活动不得超过九十英里。同时，他们与德国外交部保持着无线电联系，还要求日本出面调解。到了下午，苏军参谋部和克里姆林宫已经了解不到战局的真实情况。这主要是因为通信联络陷于瘫痪。指挥员与部队之间、指挥员与指挥员之间都失去了联系，许多部队失去指挥。在大多数情况下，苏联将领不愿意、也不敢向上级承认，他们不了解实际战况，无法实施指挥。因此，战争爆发后的若干小时内，各军区和国防部不但以为自己了解实际战况，而且还相信他们所命令的反击正在切实进行。那天晚上十点钟，据说在莫斯科的总参谋长认为战局对苏军比较有利，因“敌人已经被击退”。根据命令，苏空军对普洛耶什蒂、布加勒斯特、华沙、格但斯克进行了反空袭。但因没有战斗机护航，反空袭损失巨大，收效甚小。

在战争的头几天里，苏联即改组了最高统帅部和苏军，以适应战争的需要。在1905年至1918年期间出生的共十四批的预备役人员被动员起来。前国防部长铁木辛哥被临时指定担任总司令。M·M·波波夫指挥的列宁格勒军区改为北方方面军；F·I·库兹涅佐夫指挥的波罗的海军区（由第8、第11集团军组成）作为西北方面军投入战斗；巴甫洛夫指挥的西方军区（由驻在普里皮亚特沼泽地以北的白俄罗斯第3、第10、第4集团军组成）改称西方方面军；基尔波诺斯指挥的基辅军区（由第5、第6、第26和第12集团军组成）编为西南方面军。奥德萨军区被改编为第9集团军，后来又成为新建立的保卫比萨拉比亚地区的南方方面军的一部分。面对德军的入侵，西北方面军、西方方面军、西南方面军将首当其冲。

在波罗的海地区，陆军元帅李勃指挥的德军北方集团军群的任务是歼灭波罗的海国家的敌人，与芬兰军队会师，其最终目标是五百英里以外的列宁格勒。北方集团军群由屈希勒尔指挥的第18集团军和布施指挥的第16集团军组成，共有二十个步兵师，其中有一个师作为集团军群的预备队。后来又增加了三个保安师。此外，赫普纳指挥的第4装甲集群包括两个装甲军（赖因哈特指挥的第41装甲军和曼施泰因指挥的第56装甲军），共有三个装甲师和三个摩托化步兵师。北方集团军群得到克勒尔指挥的第1航空队大约四百架飞机的空中支援。

波罗的海国家的地形与东普鲁士的地形很相似，地势平坦，偶尔出现高地，有些地区覆盖着茂密的森林、沙丘、数不胜数的湖泊、沼泽。只有沿海地区是肥沃的牧场。越往东北方向走，越是荒凉，森林越茂密。象样的公路寥寥无几，多数公路都很狭窄，而且很少维修，每逢夏雨连绵便无法使用。两条河流从东向西流入波罗的海，象屏障一样阻挡着德军前进的轴线。第一条是涅曼河，它除了下游做为梅默尔河流入东普鲁士境外，其余部分距离德军出发线大约四十英里。第二个更为可怕的障碍是西德维纳河，从维切布斯克流向里加，距离东普鲁士边境二百英里左右。占领这条河流能防止敌人把它当作一条防线，还可以切断苏军部队与南部的联系。



图3 波罗的海攻势

对于苏军的前沿兵力部署，德国人是很清楚的。F·I·库兹涅佐夫指挥的波罗的海军区(战争爆发时改为西北方面军)，只有两个集团军，据说离边界相当近，索宾尼科夫的第8集团军在右翼，离海岸最近，左翼是莫罗佐夫的第11集团军。据正确的估计，这两个集团军约有二十个师，两个摩托化军。但这个总数包括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原有的一些陆军师，这些部队在一年之前才编入苏军。德国人相信，这些部队不可能有出色的表现。李勃的进攻正面较为狭窄，只包括苏第8集团军的全部和第11集团军的一部。第11集团军的南翼则属于邻近的中央集团军群的攻击范围。李勃打算用第4装甲集群沿着北方集团军群的中央路线发起主攻，它左翼的德第18集团军和右翼的第16集团军随后跟进。第4装甲集群的右翼是曼施泰因的第56装甲军，它沿着一条非常狭窄的正面进行突击，只有一条像样的公路可供它的三个师使用。曼施泰因必须前进二百英里，直达德维纳河的道加夫皮耳斯(迪纳堡)。赖因哈特的第41装甲军有两个装甲师(而曼施泰因只有一个装甲师)，将在宽阔得多的正面上推进，准备在抵达德维纳河的克鲁斯特皮耳斯(雅各布斯塔德)以前，与据信处在左翼的苏第3、第12摩托化军交战。

德军的战术编组并不理想。第4装甲集群只有两个装甲军，两者齐头并进，后面不留预备队。在抵达德维纳河后，一个装甲军的行动要取决于另一装甲军的进展。两个步兵集团军将并肩全力投入战斗。李勃手下只掌握着一个步兵师，作为集团军群的预备队。这就象第4装甲集群参谋长后来所说的那样，是一位蹩脚指挥官解决问题的方法。在第4装甲集群左、右翼侧的两个步兵集团军，一个要歼灭沿海地区的敌人，一个要占领考纳斯(科夫诺)，然后向前挺进到道加夫皮耳斯。

第4装甲集群是从处于梅默尔河下游和边界的狭窄地带的第18集团军地域出击的。所有的装甲师通过提耳济特公路桥和两座在天黑之后架起的舟桥，于6月21日进入了桥头堡。由第18集团军调来的步兵部队在边界茂密的森林地区支援两个装甲军。凌晨3时零5分，步兵和坦克部队在六百门火炮的支援下，越过了边界，进入了林间通道。开始，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不过当天晚些时候，抵抗有所增强，尤其是在森林地区。但是战斗仍是零零星星的，是小股部队的行动，并不是协同一致的抵抗。天气晴朗而干燥，但是蜿蜒在长满树木的深沟峡谷里质量很差的道路，以及狭窄的沙质小道限制了德军的前进速度。在苏联这边，数达八万左右的非波罗的海地区的苏联公民、军人家属、机场和港口的建筑工人，以及致力于使这些地区苏维埃化、俄罗斯化的警察、行政工作人员熙熙攘攘地拥挤在这几条通往苏联的公路上，妨碍了苏军预备队的行动。德军的空袭使这些想当殖民者的人遭受了惨重的伤亡，立陶宛人和拉脱维亚人的武装骚扰更使他们疲于奔命。

6月23日上午，处于左翼的距离波罗的海海岸很近的德军第18集团军的步兵部队，在天气炎热的情况下，行进四十多英里经立陶宛进入拉脱维亚境内。接近右翼的曼施泰因的第56装甲军勇猛向前推进，在德维纳河以南八十英里处切断了道加夫皮耳斯-考纳斯公路干线。沿这条干线，少量苏军坦克部队与炮兵连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以掩护苏军撤退。6月26日，曼施泰因在德维纳河附近结束战斗，苏军损失约七十辆坦克和大量火炮。然后，两辆被缴获的苏军卡车载着由谍报局训练的勃兰登堡李尔团的德国人和立陶宛人，伪装成受伤的苏军战士，加入正在通过道加夫皮耳斯公路桥的敌运输队的行列。一到达德维纳河，他们就赶走了苏联的岗哨和爆破组，占领了渡口，一直坚持到第56装甲军到来。然后，装甲军的一部分渡过了德维纳河，在道加夫皮耳斯城北部建立起一个桥头堡。就这样，德军夺取了第一个渡口。

这次战争的第一次大规模坦克战于6月23日夜晚开始，前后持续了两天。在这次坦克战中，曼施泰

因左邻的赖因哈特第 41 装甲军在一个名叫拉塞尼埃(罗西埃尼)的小村子里,与得到骑兵和炮兵支援的第 3、第 12 摩托化军的三个敌坦克师约三百辆坦克进行了激战。苏军凶猛又笨拙地以攻击波的形式展开正面进攻。德军一个装甲师顶住了苏军的正面进攻,而另一个装甲师从侧翼进行反击,迫使敌人退进了一沼泽地,摧毁了敌人一百八十辆坦克、一百多门火炮。赖因哈特乘胜前进,摆开宽阔的正面通过了沼泽地,向德维纳河畔的克鲁斯特皮耳斯和附近的利温霍夫推进。与此同时,前进中的第 18 和第 16 集团军的步兵进展顺利,他们占领了考纳斯和大量机场、港口,常常受到当地人民的欢迎。在李帕加(李包)港发生了激战,苏军驻军拼死抵抗,企图从第 291 步兵师在这个城周围所形成的包围圈突围出来。在里加,“拉施”团群遭受了惨重的损失;而这个“拉施”团群四年后成了柯尼斯堡的最后捍卫者。在其他地区,抵抗在加强,但仍不协调。最大的威胁来自逃进树林的小股武装部队,他们拦劫单独驶行的车辆、救护车,杀害伤员。

从苏方来看,战斗打得很糟。尽管索宾尼科夫的第 8 集团军损失了大批装备,但仍能有序地撤出里加。处于德北方集团军群右分界线上的莫罗佐夫的第 11 集团军同时受到北方集团军群和中央集团军群的猛烈攻击,只得迅速往后退却,在第 8 集团军和西方方面军北翼的第 3 集团军之间留下了一道缺口。到 6 月 28 日,尽管李勃缴获了四百多辆装甲车、二百门火炮、数百架飞机和多艘军舰,但北方集团军群宣称只抓到六千名俘虏。

根据苏联战前的战略设想,本来要在边界地区顶住敌人,再把预备队开往前线,增援在边界上作战的部队。战争开始后不几天,苏军最高统帅部认识到预备队不可能在边境附近进行增援,于是部分预备队就被用于稳定局势和救援前方作战部队。6 月 25 日,库兹涅佐夫仍想固守德维纳河一线,因此从预备队里给他调来了别尔扎林的第 27 集团军,帮助他阻滞李勃的进攻。别尔扎林被匆忙派去堵塞第 11 集团军撤退后留下的缺口,并与刚从奥波奇卡开来的列柳申科的第 21 摩托化军一起,阻挡德军第 4 装甲集群从道加夫皮耳斯地域向前推进。列柳申科的军(他自称约有七十辆坦克)开始对第 56 装甲军的桥头堡进行反突击,而曼施泰因仍在这里坚守待命。

6 月 27 日,由于曼施泰因迅速夺取道加夫皮耳斯渡口而变得兴高彩烈的希特勒首次开始插手战术问题。他让凯特尔作他的电话员,指示哈尔德改变第 41 装甲军的前进轴线,并要所有装甲部队渡过德维纳河,插到曼施泰因后方。不仅如此,他还对如何夺取克鲁斯特皮耳斯渡口以供步兵集团军使用下达了具体指示。

从此以后,由于各级指挥的犹豫不决和上面的多变的指示与干预,德军在战术问题上被搞得晕头转向。根据希特勒的第 21 号指令,李勃的任务是歼灭波罗的海地区的敌人,随后占领列宁格勒。但是,陆军总部的指令没有对这两个任务的主次安排做出具体规定,这就为以后的意见分歧和互相指责埋下了祸根。6 月 27 日,赫普纳乘他的轻便飞机飞到了道加夫皮耳斯附近的德维纳河的桥头堡,去看望曼施泰因,曼施泰因后来说,使他感到惊奇的是,这位装甲集群司令似乎没被告知下一步的计划。四天以后,李勃抵达乌特纳第 4 装甲集群作战指挥所,向赫普纳讲述了他的计划要点。李勃于 1938 年作为上将退伍,1939 年 8 月复被召回。他信奉天主教,处世谨慎保守,举止安然超脱,对纳粹政权持批评态度。尽管很能干,却象其他老一辈德军将领一样,对坦克部队的特点和能力缺乏全面了解。而赫普纳则是个坦率、有胆略、有时容易冲动的骑兵军官;不但如此,他还是个干练的装甲司令。他们由于个性和军事生涯不同,很快就对所要达到的目标和为了要达到这些目标所要采取的手段,产生了意见分歧。李勃很快发现自己处于受上下夹攻的困境。下面的压力来自赫普纳,他的战术思想是正确的,但容易草率从事;上面的压力来自东普鲁士陆军总部每天的电话、电报里所列举的元首的忧虑。

李勃建议由第 16 集团军切断波罗的海国家与俄罗斯的联系，同时由第 4 装甲集群向东北方向运动，通过一块没有公路、尽是沼泽、森林的地域抵达伊耳缅湖，以掩护东部暴露的翼侧，从而形成李勃所谓的中坚力量。赫普纳对如此滥用装甲部队感到惶恐不安。他反驳说，屈希勒尔和布施的步兵集团军在以后的十四天内不可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因为他们的许多步兵师仍然遍布波罗的海各国。他认为，坦克应在贝帕斯湖和伊耳缅湖之间直接通往列宁格勒的道路上进行突击。赫普纳对下一个目标应是什么还存在怀疑这一点感到震惊。因此，李勃发布了一个折中命令。这个命令跟已讨论过的任何计划都不同，它要求曼施泰因的第 56 装甲军往伊耳缅湖方向上的诺沃尔热夫进击，而赖因哈特的第 41 装甲军则向列宁格勒方向上的奥斯特罗夫推进。第二天，很不高兴的赫普纳派他在陆军总部的联络官哥林少校，去向哈尔德报告有关下一步作战目标问题上所引起的意见分歧。哈尔德在日记里对这次会见做了发人深思的记录：“当然，目标取决于我们(最高统帅部)早该发布而尚未发布的指令。”这次会见表明，哈尔德、李勃、赫普纳似乎对各项目标的主次安排抱怀疑态度，而且对如何达到这些目标也持截然相反的意见。于是，问题就被暂时搁置起来，单等元首有主次地阐明他的目标。五天以后，勃劳希契视察北方集团军群归来，他满意地认为一切都井然有序；但是陆军总部直到 7 月 9 日才下达明确的命令。

7 月 3 日，连日来妨碍空中支援的滂沱大雨终于停止，天气重新放晴。自克鲁斯特皮耳斯出发的第 41 装甲军进展顺利，因为他们面对的敌军比较薄弱，只保卫着主要通路。7 月 4 日，攻占奥斯特罗夫。苏联西北方面军新任司令索宾尼科夫根据他 6 月 29 日接到的命令，企图利用第 1 摩托化军和最高统帅部调来的两个后备步兵军，在贝帕斯湖以南的韦利卡雅河一线筑起一道新防线。但这并没有阻止第 41 装甲军的进军，尽管苏军装甲部队进行顽抗，他们仍然于 7 月 8 日占领了贝帕斯湖畔的普斯科夫。苏军的坦克又遭到十分惨重的损失，其中，在普斯科夫的铁路侧线上有一整列车刚出厂的新坦克落入德军手中。在这同时，右翼的曼施泰因的第 56 装甲军从其道加夫皮耳斯桥头堡出动，把仓促集结起来的敌第 27 集团军和第 21 摩托化军驱赶到东面。曼施泰因遵照李勃的命令，沿着沼泽和森林地带中的狭窄通道，朝东北方向的奥波奇卡和诺沃尔热夫前进，但不是由于路迹消失，就是由于一段段成英里的道路被苏军丢下的坦克、大炮、车辆阻塞得水泄不通，德军的前进最终停顿下来。企图敷设急造军路通过沼泽地的想法也放弃了，赫普纳不得不把第 56 装甲军从这想象中的进攻轴线上撤出，并匆忙地将该军调到奥斯特罗夫，沿着第 41 装甲军走过的路线前进。但是，伊耳缅湖这个目标仍要夺取，为此又把只有一个装甲师和一个摩托化师组成的第 56 装甲军从奥斯特罗夫向东往诺夫哥罗德和楚多沃调动，使之陷入了更难通行的森林和沼泽地带。

7 月 7 日，赫普纳仍然坚持要对列宁格勒发动一场大胆的坦克攻势，由曼施泰因的第 56 装甲军从东部接近，赖因哈特的第 41 装甲军则利用经过卢加的公路直取列宁格勒。那天，勃劳希契正在巡视北方集团军群，他对赫普纳的计划表示赞同。第 41 装甲军通过卢加的进攻轴线位于穿越沼泽和森林地带的一条公路干线上。这里灌木过于稠密，通视度只有几码远，因此无法将车辆开出公路。7 月 10 日，德军开始向前推进。由于遇到苏军后卫部队的抵抗，德军每天的行进速度不到七英里。敌人的每一个火力点、公路转弯处的每一辆掩护坦克，都要逐个摧毁。德军缺乏步兵，狭窄的地形使他们占优势的装甲机动部队和炮火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他们还经常发现有新番号的苏军部队。两天后，经李勃同意，赫普纳和赖因哈特决定中断第 41 装甲军在卢加这条进攻轴线上的突击，改令该军沿贝帕斯湖东岸向北朝纳尔瓦推进，然后从西部越过波罗的海沿岸较为开阔的地域向列宁格勒进军。当第 41 装甲军调头北进时，两个装甲军的进攻轴线被一条一百多英里宽的森林、沼泽地带割裂开来。这里除有一两条通路外，装甲车辆很难开进去，军与军之间已不可能相互支援。德军步兵师仍然落在后面许多英里。曼施泰因的装甲军正向德诺

和伊耳湖缓慢运动，处于暴露的危险地位。在其没有掩护的右翼旧鲁萨和伊耳湖南面，苏军新锐部队正在集结。

在东普鲁士腊斯登堡的最高统帅部里，希特勒正密切注视着战局的发展，忙于处理那些本应由他的下级处理的细节问题。他注意到了赫普纳朝列宁格勒方向的运动。7月11日中午，凯特尔打电话给哈尔德，向他列举了元首的忧虑。希特勒担心赫普纳会发疯似地向列宁格勒冲去，因而与步兵集团军脱离接触。这个特别忧虑倒是很有根据的，因为赫普纳正是计划这么干的，而这个计划在四天前得到了勃劳希契的批准。7月11日，哈尔德察觉到曼施泰因和赖因哈特之间出现的缺口，为此他很不满意；当然，这也没有逃过元首的眼睛。他变得神经质起来，特别是在曼施泰因遭到右翼的莫罗佐夫第11集团军的攻击，一度于德诺和伊耳湖之间被切断时候。北方集团军群受命阻止赖因哈特向列宁格勒进军。北方集团军群参谋长布伦内克解释说，第41装甲军将进攻轴线从卢加转到贝帕斯湖完全是因为地形所迫。哈尔德对此解释颇为满意，但他显然不准备再与希特勒进行辩论，因为在前一天晚上，希特勒就这一地区的作战指挥问题对勃劳希契进行了长时间的严厉盘问。为此，哈尔德指示布伦内克把他的理由写成文件，以便呈报给希特勒。哈尔德在日记里继续刻薄地抱怨说：元首对自己不甚了解的事情进行无休止的干预，就象正在蔓延的瘟疫一样，让人无法容忍。这时战争刚刚开始三个星期。

德军第18、16集团军的强行军带来了许多困难。苏联的欧洲部分呈漏斗形，越往东越宽，因此，前进中的步兵师的进攻轴线象扇子骨一样地向外散开，以至部队与部队之间出现了间隙。另外，当北方集团军群朝东北部的列宁格勒方向运动时，与其毗邻的中央集团军群却朝正东的斯摩棱斯克方向前进，因而两个集团军群的翼侧不可能再保持接触。处于北方集团军群左翼的第18集团军（计有八个步兵师），需要占领众多的海港、海岛，还要肃清波罗的海国家的敌人，同时要为第4装甲集群的左翼提供步兵支援。希特勒通过陆军总部一而再再而三地李勃指手划脚，要他把第18集团军更多的师调离第4装甲集群，派到西面去加速清除波罗的海港口的敌人。与此同时，在屈希勒尔的第18集团军的正面，F·S·伊万诺夫指挥的第8集团军仍沿海岸线向北撤退，在北爱沙尼亚的皮亚尔努-塔尔土建立一道防线，防线的一侧毗邻里加湾，另一侧濒临贝帕斯湖。苏军最高统帅部不顾列宁格勒所受到的威胁和爱沙尼亚的部队有被切断的危险，给第8集团军增调了第三个步兵军。这就为苏联赢得了更多的时间，作保卫列宁格勒的准备，因为到那时，希特勒不准备在没有歼灭波罗的海国家的敌人之前去进攻列宁格勒。莫罗佐夫的第11集团军和别尔扎林的第27集团军，由于被贝帕斯湖切断了他们与第8集团军的联系，只好向东北方向撤退。

在北方集团军群的右翼，战线拉得过长和兵力不足的问题显得更加严重，特别是因为一支新部队——伊萨柯夫的第22集团军——出现在涅韦耳西部。战局一展开，希特勒就责令：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不仅北方集团军群和中央集团军群要保持密切的联系，而且布施的第16集团军（共有十二个步兵师）的右（南）翼也应强大到足以支援它邻近的中央集团军群。为此，希特勒命令步兵部队从北方集团军群的中心线调至白俄罗斯的东南翼，而舒伯特的第23步兵军实际上从第16集团军调到了中央集团军群；布施将近百分之六十的兵力用在南翼。结果，李勃在伊耳湖以南的正面中央出现了一条很大的真空地带，第4装甲集群的两翼孤立无援，遭到莫罗佐夫的第11集团军、别尔扎林的第27集团军以及后来的卡昌诺夫的第34集团军的反突击。

元首在思想方法上有个基本弱点：他办事不分轻重缓急；他总是手忙脚乱，事事都想一蹴而就，但又力量不足。赫普纳的中路装甲突击停滞不前，封锁不住波罗的海国家，也到达不了列宁格勒，其原因就在于缺乏步兵支援——由于希特勒固执己见，步兵部队被调至遥远的翼侧，调至波罗的海沿岸，进入

了白俄罗斯的森林地带。

在波罗的海之战的前几周内，苏军的作战能力没有受到严重考验。突如其来的入侵使苏军部分瘫痪，这表现在许多部队逃得太快，撤得过早。在一阵震惊过后，掉队的士兵冲出森林，袭击德军补给部队、救护车辆和后方军事设施。这些袭击有的是有组织的部队进行的，甚至偶尔还使用了坦克。由于当地居民有敌对情绪，这类活动没有持续多久。在其他地区，掉队的士兵与被击溃的苏军部队都撤到后方，集中起来，重新编组，然后又投入战斗。总的来说，他们表现得并不出色。他们缺乏主动性与战斗技能，不过，这又被他们英勇顽强、吃苦耐劳的精神所弥补。这种精神使德军惊愕不已，而不感到惊愕的只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东线作过战的军官。苏军在不受坦克和强击炮威胁的地域作战时，表现得最为出色。这往往是在森林和沼泽地带。即使在这种地区，苏军士兵也表现得不可捉摸。落到苏军手中的俘虏和伤员通常被杀害，有时是被采用最残忍可怕的手段杀害的。

德国人总是谴责他们的敌人不讲人道、野蛮、背信弃义，但这种指控并不完全公允。经过最初几天的战斗，所有的政治委员和犹太人都认识到，如果他们落到德国人手中，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样的厄运。因此他们决定，不仅他们自己，而且他们的同志，都决不投降。全体苏军战士都深刻地认识到，任何人一旦被德军俘去，便很可能要受到严刑拷打，而且无疑会被德国人杀害。到处流传着有关德军暴行的故事，其中有许多是捏造的，但也有一些是千真万确的。苏军战士相信这些传说，他们的感情很容易受到政治委员鼓吹的种族仇恨的感染。许多部队是不开化的，有些是野蛮的，骑士精神和战争文明对他们来说是一钱不值。他们一心要进行报复，用他们认为合适的办法来回敬德国人。对此，德国人丧失理智的种族态度应负一定的责任。

战前，苏联总要加强政治教育。其结果往往可以从部队在战场上的奇特表现中显示出来。苏军战士大都是首次参加战斗，他们心里往往是恐惧的，但他们能呆在岗位上，单等敌人靠近。政治教育，再加上内在的责任感，能使他们当第一个德国兵一出现就把他击毙。但在这以后，他们便失去了勇气，站起来投降。还有一种人，他们一枪没打便吓破了胆，当场投降。只有当他们复又懊悔自己没尽到责任，或担心家庭受牵连，才又重新拿起武器，从背后击毙法西斯分子。有时他们藏在树丛里，打死一个向他们接近的德国兵，然后后退一百码，再打死一个德国兵。不管先开枪还是后开枪，这种战术使德军的伤亡不断增加，行动大受阻碍。特别是在茂密的森林地带，情况尤其严重。敌人的狡猾与奸诈惹怒了平时举止比较文雅的德国兵。看到周围的同伴纷纷倒地时，他们就可能怒不可遏地用刺刀刺死投降的敌人，而不愿让自己的后背吃子弹。这种情况不管在哪里发生，都进一步增强了苏联士兵战斗到底的决心。

到7月的最后一周，苏联在波罗的海的处境显得极为严重，这主要是由于芬兰人开始在拉多加湖东、西两面向北方方面军施加压力。该方面军由普申尼科夫指挥的据守列宁格勒北部卡累利阿地峡的第23集团军和戈列连柯指挥的据守拉多加湖与奥涅加湖中间地带的第7集团军组成。在战争开始后的头六个星期，这两个集团军都被迫后退了八十英里。

苏联6月29日发布的一项指令宣称，将对谣言制造者、恐慌散布者和贪生怕死者采取最严厉的制裁。还命令说，居民中的犯法分子一律交给军事法庭审理。政治纪律得到加强，政治委员的权力得到提高，与军事指挥员居同等地位，丢失武器成为最严重的犯罪行为。在整个后方地区，各撤退沿线都建立了由军官、内务人民委员部官员和政治委员组成的特别军事法庭，以迅速处置犯罪分子。对未经许可而成群退却的人，虽然无法采取集体的纪律制裁，但可从中挑出军官、政委和没有携带武器的士兵，加以惩罚。未着军装和没带证件的人特别容易引起怀疑，因为他很可能是一个惊慌失措的政委，由于害怕被俘而抛

弃了缀在军服袖上暴露身份的星徽。

7月10日，新任国防委员会主席斯大林接替了铁木辛哥的总指挥职务。同时，最高统帅部也被进一步改组，建立了三个战区。第一个是西北战区，伏罗希洛夫为司令、日丹诺夫为军事委员会政治委员。西北战区包括波波夫的北方方面军和索宾尼科夫的西北方面军，以及波罗的海舰队和北方舰队。第二个是西部战区，铁木辛哥为司令、布尔加宁为政治委员。西部战区只包括西方方面军和平斯克区舰队。第三个是西南战区，布琼尼为司令、赫鲁晓夫为政治委员。西南战区包括西南方面军、南方方面军和黑海舰队。为了集中指挥已被打得支离破碎的航空兵，新设了空军司令一职，把它授给了日加列夫。因为很难找到足够的训练有素的参谋人员，遂即从空军和陆军的指挥系统里取消了军司令部，师直接受集团军司令部指挥。战争后期，军的建制又被恢复。

7月10日，波波夫的北方方面军奉命接受从南面保卫列宁格勒接近地的任务，并派兵进驻卢加河一线的所有防御阵地。西北方面军的第11、27集团军向东撤至伊耳湖地域，第8集团军仍然驻守北爱沙尼亚。西北方面军在波罗的海地区遭到惨败。但到战争开始后的第三周末，李勃的北方集团军群虽然取得了迅速征服大多数波罗的海国家的惊人成就，它实际上还没有完成它的使命。在此期间，第4装甲集群迎着重重困难，前进了四百三十英里左右，距离列宁格勒不到八十英里。第16、18集团军已经肃清了波罗的海大多数国家的敌人，但未能围歼苏第8、11集团军，也未能与芬兰部队会合。德军更未能抵达列宁格勒。

战争开始时，形势对德军十分有利。他们在拉塞尼埃的坦克战中获得成功，第4装甲集群夺取了德维纳河上的主要渡口。但德军步兵已经被远远抛在后面。在那坎坷不平、林木茂密的地带，苏军有森林和夜幕做掩护，德军装甲部队无法阻止他们撤到德维纳河以北。夺取渡口也只不过迫使退却的苏军抛弃了它的车辆和重型装备。赫普纳的装甲部队攻占了普斯科夫、奥斯特罗夫、韦利卡雅河一线以及苏联的旧边界线上的筑垒地域，但未能切断波罗的海的敌人。只有步兵才可能卡住敌人，但由于当地森林茂密，德军现有步兵师的数目远远不够。因此，苏第8、11、27集团军的大部得以逃脱。7月10日，西北方面军在建制上完整无损，仍然有三十个师，其中有五个师还是齐装满员的。不过，应该承认，其他许多师丢失了大批人力、装备，因此苏军最高统帅部估计，总的来说，德北方集团军群所处的对敌优势是：步兵2：1，炮兵4：1，但在坦克数量上，德军不占优势。然而，德军的兵力仍然十分分散，其中许多部队处在四百英里交通线的末端，陷于最困难的地域。而苏联的西北方面军却退到了一个交通线短而又保险的军事和工业基地。基于这些原因，双方在列宁格勒当面的实力对比并不完全象数字表明的那样对苏联不利。在这种情况下，苏西北方面军撤退是正确的，尽管搞得混乱不堪。要是在边界附近死守硬顶，必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波罗的海地区的闪击战之所以失败，乃是德国最高统帅部的错误所致。德国的军事情报是有漏洞的。假如苏军在波罗的海地区的第8、11集团军被全歼，它还可以调用其他集团军来保卫列宁格勒，而陆军总部金策尔的东线外军处对这些集团军的存在却是一无所知。何况第8、11集团军的部署比公认的要深远。至于德国人无视地形情报，那就更没有什么借口可寻了。列宁格勒接近地上的森林、湖泊、从空中很容易辨认，大批被遣送回国的德国公民和波罗的海的难民可以提供有关波罗的海国家的详细情报。许多德国军官(包括第18集团军司令屈希勒尔)曾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波罗的海国家服过役，一个称作“森林兄弟会”的波罗的海秘密组织在苏军的后方进行活动，并与德国人保持着无线电通信联系。波罗的海国家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列宁格勒的所有接近地，是不适合使用坦克部队的，然而这只是在第4装甲集群陷于伊耳湖附近的森林、沼泽地带无法继续前进时，才被认识到。7月26日，保卢斯作为哈尔德

的代表访问了满腹牢骚的曼施泰因。后者告诉他，最好的办法是把所有的坦克撤出北方集团军群的所属地域，因为在这里不可能快速推进。赖因哈特和赫普纳持有同样看法，认为整个贝帕斯湖、伊耳缅湖地区不适于装甲作战。因此，当天晚上，接到保卢斯的报告后，哈尔德悲切地说，唯一的出路是使用步兵，但这将减缓作战速度。尽管德国人在战术方面比其他国家的军事家来得高明，但他们并不象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是什么精通坦克作战的绝对权威。希特勒、最高统帅部以及许多高级战地指挥官对装甲兵的性能是一窍不通的。在波兰的平原上，法国的田野里，巴尔干开阔的山地上，德国人曾使用坦克群，并收到了圆满的结果。因此，他们就认为坦克是解决一切战术问题的万能武器；他们全然没有考虑地形问题。装甲兵要做的事情太多了，而其计划(不外乎是在地图上划划线，然后把它们称做进攻轴线)则是希特勒和最高统帅部一手制定的。军事行动抛开了实际可能，所依据的是盲目乐观的幻想。

德国人的政治估计也同样是错误的，因为不论发生什么情况，苏联并没有打算要坚守波罗的海国家。

北方集团军群要执行这样的任务，原是力不从心的。列宁格勒约有三百万人口，那年夏天，几乎每天都有五十万人在修筑工事，准备保卫这座城市的南大门。苏军有如此雄厚的后备力量，提供增援就毫无问题了。到7月中旬，又成立了新的工人民兵师，其中不少师与苏军并肩战斗。即使德第4装甲集群攻进列宁格勒，它是否能在没有大量步兵支援的情况下肃清这个城市和工业基地的敌人，或者即使肃清了，是否能顶得住苏联的反突击与渗透，是颇令人怀疑的。列宁格勒郊外森林里的装甲集群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师，它们就如同装甲集群参谋长所供认的那样，只不过是沧海之一粟。它们每天的平均推进速度，7月10日前是十七英里，到8月就降到一英里多一点。

苏联今天的著述中通常不提地形与空间对德军行动产生的影响，而把德国的失败归功于苏联军队的胜利。在最初的日子里，苏军的抵抗是软弱无力的，但当战争进行到俄罗斯的国土上时，抵抗就增强了。无须说，没有这种抵抗，李勃就可能打到列宁格勒，并与芬兰部队会合。反之，要不是有森林和沼泽做掩护，西北方面军即使打得再顽强，也将全军覆灭。

德军在波罗的海地区的战争缺乏周密的筹划。哈尔德在战争开始时的顺利日子里，看来是同意元首的战争总目标的。他于7月3日写道：一旦渡过德维纳河和第聂伯河，战争主要是占领工业区和生产区，而不是消灭敌人的武装力量。7月8日，他记下了希特勒的“一个新思想”。这个新思想强调指出，必须由曼施泰因突破伊耳缅湖的森林地带(这是注定要失败的)，从东南面切断列宁格勒与外界的联系。哈尔德还评论说，元首的这个思想是“十分正确的”。然而，就在同一天，希特勒已经决定，不再使用坦克部队进攻列宁格勒。他做出了惊人的决策：德国空军要炸掉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将这两个城市夷为平地。战略目标的前后变化，使战场上的指挥官失去了信心，并且相互猜疑起来。这种对战术细节安排的不断干预，最终引起了一片混乱。元首性情急躁，总想在顷刻之间就夺取一切地盘，获得所有胜利。本来德军参谋总部作战筹划是很审慎、很周密的，后来就被心血来潮和朝三暮四的思想所左右。

## 第八章 白俄罗斯

赋予陆军元帅包克的中央集团军群的任务是包围和消灭白俄罗斯的敌军。德军将分两路突向敌纵深：一路在北面从东普鲁士的苏伐乌基地区出发；南路从布勒斯特-里托夫斯克地区出发沿着普里皮亚特沼泽地的北部边缘向前推进。北路部队是施特劳斯指挥的第9集团军(由十二个步兵师组成)和赫特的第3装

甲集群(由四个装甲师和三个摩托化步兵师组成)。南路部队是克鲁格陆军元帅的第4集团军(由二十一个步兵师组成)和古德里安的第2装甲集群(由五个装甲师、三个摩托化步兵师和一个骑兵师组成)。赫特的装甲集群有两个装甲军。古德里安的装甲集群有三个装甲军。两个集群都由步兵集团军指挥。

这两个装甲集群的任务是象铁钳的两臂一样伸入敌人深远后方，并在苏联境内纵深二百五十英里处，即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收拢钳口。向前推进的步兵师一部分要跟随装甲集群到明斯克，以防被围之敌逃窜，一部分在比亚威斯托克突出部的北面和南面分两路向前挺进，进行距离较近的包围，目标是在比亚威斯托克-明斯克大道上、离苏德边境约一百英里的一个地点。被围之敌将被装入两个口袋，并且一个套着另一个。德军在消灭两个口袋中的敌人之后将继续向奥尔沙陆桥挺进，直取斯摩棱斯克。在中央集团军群的前线上，机动作战将在斯摩棱斯克暂时停止，因为装甲部队将调去支援北方集团军群对列宁格勒的最后进攻。中央集团军群有最大的空军部队的支援，即凯塞林陆军元帅的第2航空队。该航空队拥有近千架飞机。

包克对1941年1月底下达给他的命令持有异议。他确信他的第一个目标应该是斯摩棱斯克而不是明斯克。他力促勃劳希契改变计划。他在3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陆军总部只是忙于琐事，他抱怨说，在明斯克还是在斯摩棱斯克完成合围，他一直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甚至战争开始之后，这一问题依然未得到解决。到战争的第三天，包克、古德里安和赫特仍然不知道他们的目标在哪里。



中央集团军群与南方集团军群的作战行动  
1941年6月——9月

图4 中央集团军群与南方集团军群的作战行动

德军最初的攻击目标是西北方面军的莫罗佐夫第11集团军的左翼和巴甫洛夫将军指挥的在白俄罗斯的整个西方方面军。西方方面军在边境上部署有第3集团军、第10集团军和第4集团军，每个集团军都

下辖一个机械化军。除此之外，在方面军预备队中还有一个机械化军和一个骑兵军。

赫特的第3装甲集群同北方集团军群的赫普纳第4装甲集群齐头并进，从东普鲁士攻入立陶宛。第3装甲集群在越过沙土地带时也遇到了茂密的森林和几乎没有道路困难。敌人在这里的抵抗比在北部更为坚决。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些边防部队虽然没有任何炮火支援，却奋战到底。阻止装甲集群前进的立陶宛军进行了出乎意料的顽强抵抗。为数不多的由西向东的道路只不过是一些狭窄的林间沙土小道。其中很多从未有车辆行驶过。尽管敌人的抵抗很轻微，但很难离开道路来展开部队，克服抵抗。结果，部队的前进一再受阻，多次的森林大火使情况更为混乱。任何车辆陷在路上或发生故障，道路就完全堵塞。在纵横交错的河流上的木桥不得不加固，以便通行车辆。在勃劳希契的坚持下，有些道路划归步兵使用。可是事实上不论是对步兵还是对装甲部队来说，道路是太少了。一个被分配使用一条道路的步兵师行军长达二十二英里，通过某一个地点要花费一整天时间。当骡马牵引的运输车和火炮有落在装甲部队后面太远的危险时，它们经常违反命令，离开指定的路线，挤到装甲部队的行军路上，常常堵塞道路或减慢摩托化部队前进的速度。第19装甲师被一个由近两千辆德国空军卡车组成的车队挡在途中达数小时之久。这些卡车没有按照车辆行军计划表行动，其中很多装载着电线杆。第9集团军置原定的行军序列于不顾，开始驱赶步兵师前进，要求这些师把它们有限的摩托车辆集中起来组成机动小分队。这些摩托化小分队走的是装甲部队的行军路线，因为除此之外别无快速道路可用。

在上述重重困难情况下，鲁道夫·施密特的第39装甲军和孔岑的第57装甲军起初行进缓慢，直到6月23日中午，才到达离东普鲁士边界三十到四十英里的涅曼河上的公路桥。苏联指挥官按照惯例把装甲机械化军留下来，准备对付挺进的德军部队的两翼。但是由于通信引起的混乱和德国空军的袭击，他们无法使全部机械化部队协调一致地进行反突击。6月23日，第7装甲师向涅曼河公路桥前进时，首次遇到严重的抵抗。向它攻击的是来自附近瓦列纳坦克训练场的苏军装甲部队，据信是苏联第5坦克师的部队。他们作战十分坚决。一位曾在法国作过战的德军装甲团团长报告说，这次是他所经历过的最激烈的战斗。可是这支苏军坦克部队由于训练和指挥不如德军，在几个小时之内便被消灭了。

苏联边界这一方，混乱已极。凯塞林的航空队已把苏军的飞机驱除干净，并对所有地面活动进行持续而猛烈的轰炸。成群结队的难民，包括地方官员和士兵家属，试图逃出作战地区。部分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对苏联殖民主义者和苏军持公开的敌对态度。民族主义分子和德国招募的出没农村的武装人员的活动，再加上人们的渲染，更加重了难民的恐怖和惶惑。这些政治上的异端分子炸毁苏军后方的桥梁，切断铁路和电话线。苏军部队自己也往往不知所措，显然失去领导，有很多部队潜入森林逃避轰炸。不过，坦克和骑兵部队还能采取某些进攻行动。

巴甫洛夫的西方方面军实际上是紧靠边界部署的，几乎全部军队都在比亚威斯托克大突出部内，很容易被苏伐乌基和布勒斯特-里托夫斯克出发的德军迅速从两翼合围。三个集团军并肩排列在德军张开的大口中，只要上下一合牙，巴甫洛夫的绝大部分军队将被吃掉。因为苏军的部署，正如金策尔所正确评述的，既不是进攻性的也不是防御性的。赫特的第3装甲集群向东进攻，攻打西北方面军莫罗佐夫的第11集团军，但目标不是莫罗佐夫而是巴甫洛夫的后方，为的是包围西方方面军的苏军。在比亚威斯托克突出部内，莫罗佐夫的左邻是V·I·库兹涅佐夫的第3集团军，部署在格罗德诺附近。比亚威斯托克市以东是戈卢别夫的第10集团军，突出部南部是科罗布科夫的第4集团军。两个集团军都把编成内的机械化部队配置在自己地域的前方。6月22日，巴甫洛夫只有一个机械化军和一个骑兵军的预备队，虽然他的西方方面军据说有六个机械化军、一个骑兵军和二十四个步兵师。6月24日，西方方面军副司令员博尔金指挥第6机械化军和第11机械化军的部分兵力，从比亚威斯托克东北的格罗德诺地区发动了一次为

期两天的装甲部队和骑兵部队的反突击。突击的目标是德军第9集团军所属向东南方向运动进行近距离包围的步兵师。攻击是在没有空中和炮火支援的情况下进行的。德军步兵和反坦克炮手轻易地打退了进攻，苏军损失惨重。在此期间，赫特的第3装甲集群开始更加迅速地向东和东北方向推进。6月24日第7装甲师占领维尔纳。

此时，巴甫洛夫作出一个使西方方面军注定覆灭的决定。他看到比亚威斯托克突出部上的第3集团军和第10集团军的前方部队受到威胁，有可能遭到德军步兵师较近距离的包围；另一方面，他可能没有料到赫特和古德里安的装甲突击是要在他的后方进行远距离的两翼包围，所以他下令把所有集团军的和方面军的预备队前调。这样一来，在极其重要的明斯克地区留下一块真空地带，使德军的任务更易完成。因为巴甫洛夫把剩余下的部队都调到西部，送进了以后称为诺沃格鲁多克口袋的地区。

在比亚威斯托克突出部的南面，克鲁格的第4集团军和古德里安的第3装甲集群做为钳形攻势南面的一路，对苏军第4集团军作战，已取得很大进展。6月22日拂晓，德军第4集团军的一个步兵军攻入布勒斯特-里托夫斯克市。这时，施韦彭堡的第24装甲军渡河开往城南，莱梅尔森的第47装甲军渡河开往城北。有些坦克是从布格河水下十三英尺的河床上潜渡过去的。布勒斯特-里托夫斯克市内的战斗尤为激烈。在要塞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边防部队，第6步兵师和第42步兵师的部分队伍一直坚持到6月29日，重创了进攻的德军第45步兵师。在其它地方，德军的推进按计划顺利完成。仅有一支部队，即苏军第4集团军预备队中的装甲部队——第14机械化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该军在普鲁扎内附近对德军第47装甲军左翼的第18装甲师展开了一场坦克战。右翼侧，即普里皮亚特沼泽地边缘上难以通行的森林沼泽地，由德军仅有的骑兵部队——第1骑兵师掩护。除这一段沼泽地之外，这一地区，要比第3装甲集群和第4装甲集群所在地区更适宜于装甲作战。古德里安的部队在最初几天的进展速度快得惊人。到6月26日，明斯克正南约六十英里的卢次克已被右翼的第24装甲军占领，不过装甲集群左翼不断遭到苏军袭击。这些苏军部队企图从比亚威斯托克和诺沃格鲁多克地区向南突围，逃出包围圈。

苏联空军虽然损失惨重，可是几天以后又活跃起来，给第1骑兵师的马匹造成很大的损失。这个师与其说是骑兵，不如说是骑在马上步兵。它边打边走，七天推进三百英里，越过沼泽地到达科勃临和品斯克，伤亡不到五百人。骑兵师对于苏军炮兵的高超本领和步兵的低劣质量感到惊讶。苏联步兵不是象在波罗的海和乌克兰那样，在荫蔽地进行防守，给德军造成重大伤亡，而是在没有协调一致的火力掩护的情况下，一波又一波地不断进行反冲击，伤亡惨重。据骑兵师的作战日志记载，苏军步兵训练素质差，士气低，但它仍然能够攻击德军，这表明指挥官和政委对士兵能牢固地加以控制。在战争刚刚开始时，这种情况是很令人吃惊的。第1骑兵师炮弹不足，在普里皮亚特沼泽地这种遮蔽地难以找到合适的炮兵观察所。由于云层很低，加以北面的战斗更为重要，第1骑兵师没有得到空中支援，幸亏敌人不堪一击，很容易被骑兵的卡宾枪和机枪打垮，否则骑兵师这一仗可能要打糟。

到6月26日中午，赫特的第3装甲集群到达明斯克以北，距明斯克仅十八英里。当天下午，中央集团军群命令古德里安把他正在向东挺进的大部分兵力北调，在明斯克与赫特会合，收紧口袋。不过可允许古德里安右翼第24装甲军继续朝别列津河畔的博勃鲁伊斯克和第聂伯河畔的罗加切夫前进。古德里安和赫特勉强从命，因为他们都不赞成这一命令，都想再深入突破二百英里在斯摩棱斯克完成南北合围。

在腊斯登堡，陆军总部、希特勒和中央集团军群之间的气氛越来越紧张，意见越谈越僵。陆军总部1月31日发出的命令是明确的，装甲部队深入敌后进行两翼包围的地点是明斯克。可是陆军元帅包克一直主张在斯摩棱斯克进行大纵深的包围。6月23日，他又一次试图使希特勒改变命令，没有成功。而希特

勒担心的是，装甲集群向东冒进过远可能有失。他关心的是，苏军有大约二十个师马上就要被装进比亚威斯托克-诺沃格罗德克口袋，对这一批军队的突围应预有准备。6月25日，希特勒的副官施蒙特火速从元首那里赶到中央集团军群司令部传达元首的紧急指示，应该在比明斯克近得多的地方，即在诺沃格罗德克合围。包克据理反驳。6月26日，中央集团军群接到命令，古德里安必须继续向东，前进到别烈津纳河畔的博勃鲁伊斯克，但同时要把大部分兵力北调，封闭巴腊诺维奇和明斯克之间包围圈的缺口。二天以后，哈尔德满腔怨气地说，由于元首的神经质和干预，勃劳希契被迫放弃继续向东挺进的大胆行动，向博勃鲁伊斯克的试探性进军只能看成是一次威力侦察。哈尔德希望古德里安会采取正确的行动，即在莫吉廖夫和罗加切夫渡过第聂伯河，尽管陆军总部由于惧怕希特勒不会发出这种命令。

这种不寻常的战争指挥方法在德军领导机关高级将领之间播下了混乱和不信任的种子。赫特和古德里安认为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夺得维切布斯克-奥尔沙-斯摩棱斯克三角地带和“陆桥”，阻止敌人在第聂伯河建立防线。集团军群司令包克与其说是战术家，不如说是战略家，他在1898年就参加了凯泽的步兵近卫军。对上级和下级来说，他都是一个特别难以相处的人。他同意赫特和古德里安的意见。6月23日他与勃劳希契(当时勃劳希契给包克下的命令是干某件事，而心里希望的却是包克会去干另一件事)通电话后，很自然地坚持以后陆军总部给他的命令应该是书面的。

战争的第一天，斯大林就派总参谋长朱可夫作为大本营代表到基尔波诺斯指挥的西南方面军。这时苏军四位元帅中的两位——沙波什尼科夫和库利克负着同样的使命被派到巴甫洛夫的西方方面军。象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那样，库利克晋升到元帅这一最高军衔是由于斯大林的宠爱，而不是由于他有什么军事才能。由于战争的紧张生活，沙波什尼科夫不久又病倒在床。库利克在见到博尔金后，又到了第3集团军。之后，将近一周无声无息。在此期间，斯大林既担心，又生气。6月26日，斯大林拍电报给在加利西亚的朱可夫，告诉他：沙波什尼科夫生病了，库利克去向不明，关于巴甫洛夫的情况毫无所知。朱可夫奉命返回莫斯科。

在比亚威斯托克和明斯克之间沸腾的“大锅”中，苏军二十多个师已差不多被围住。苏联的一些文献指责巴甫洛夫犯了第二个大错。他扣压了命令，直到6月25日才把全面撤退的命令下达到第3集团军和第10集团军，但为时已晚，因为此刻只有一条不到四十英里宽的走廊可供撤退，而仅有的几条道路都遭到飞机轰炸和炮火袭击。6月25日黄昏，比亚威斯托克向东的主要通道，也是最直接的通道在沃尔科威斯和斯洛尼姆之间被莱梅尔森的第47装甲军切断。菲拉托夫的第13集团军被配属给巴甫洛夫，任务是守住明斯克地区，协助第3集团军和第10集团军。古德里安的第2装甲集群和赫特的第3装甲集群这两个铁拳都打在第13集团军身上。一个从南向北，一个从北向南，两支部队6月27日在明斯克附近会师。第13集团军四个步兵师有三个陷入包围圈。到6月28日夜幕降临时，施特劳斯的第9集团军和克鲁格的第4集团军的步兵已会合，完成了近距离的包围，把比亚威斯托克包围圈同东部的诺沃格罗德克大包围圈完全分割开来。

此时，巴甫洛夫本人尚不知道他的军队已经大难临头。6月30日，斯大林和铁木辛哥首先从德国的电台广播中获得军队被围的消息。那天，朱可夫通过无线电与巴甫洛夫通话，询问德国人所宣布的苏军有两个集团军在比亚威斯克以东被围，是否属实。巴甫洛夫答道，他认为消息相当可靠。巴甫洛夫和他的参谋长克利莫夫斯基以及一些主要兵种顾问当天被召回莫斯科，随之即被逮捕、审判和处决。政治委员福明内赫幸免于死。巴甫洛夫在战争中担任指挥只有六天，在那种情况下，他，或者任何其他指挥官是无能为力的，因为他的部队大部在前方，已经进入比亚威斯托克的口袋，战争尚未打响已部分被德军包围。德军获得完全而迅速的胜利，首先应归功于德国空军在白俄罗斯集中了最大兵力，形成了压倒一

切的优势，其次是在战略上和战术上达成了突然性；第三是德军不论在空中还是在地面上，在战术指挥、训练素质和作战经验等方面都占决定的优势。第二次世界大战多次表明(而这次作战则是其中的第一次)，消灭大量敌军一般要靠大纵深两翼包围，也就是说，象钳子一样从两面包围敌人，在敌人深远后方完成合围。只从一侧迂回敌人则达不到此目的，因为动作太慢，敌人通常可设法逃脱。白俄罗斯战役首战告捷，声威大振。而向波罗的海和乌克兰的突击都未达到战略目的，因为在这两个方向上都是从一侧迂回背靠大海的敌人。

希特勒一直打算在明斯克进行纵深包围。包克、古德里安和赫特则要在距进攻出发地区四百英里的斯摩棱斯克合围，他们显然还得到了勃劳希契和哈尔德某种程度上的支持。不管谁对谁错，对于1941年战役的结局来说，都无大影响。因为在斯摩棱斯克合围，充其量也只能多包围苏军第19和20两个集团军。不过，德军步兵师肯定会落在后面更远，中央集团军群是否有足够的兵力包围那么多敌人，是很值得怀疑的。事实证明，一些苏军士兵从比亚威斯托克小包围圈逃到诺沃格鲁多克大包围圈，然后在森林和夜幕的掩护下，到达第聂伯河。只是在被围苏军已被全歼时，元首才同意继续进攻第聂伯河和斯摩棱斯克。

在此期间，德国将领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6月底，战争爆发才不过八天，以第4集团军司令部为基础组建了新的第4装甲集团军，下辖第2装甲集群和第3装甲集群，由克鲁格陆军元帅指挥。克鲁格精力充沛，从不迁就或妥协，很快就同两个装甲集群司令争吵起来，与古德里安尤为激烈。因为他们暗中把一些装甲部队从诺沃格鲁多克包围圈调出，向第聂伯河方向追歼敌人。古德里安则批评克鲁格，把他说得一无是处。而赫特讲得较为客观准确。战后，赫特指责最高统帅部没有根据基本战略制定出成文的计划就轻率地发动一场战争，一切行动全是由希特勒和他的参谋人员每天谈话后决定的。第4集团军司令部由一个新的司令部——魏克斯领导的第2集团军司令部代替。第2集团军和第9集团军一起，开始消灭和肃清被围的苏军部队，到7月3日，比亚威斯托克地区的敌人已投降。到7月8日，共俘虏二十九万人，包括数名军长和师长，俘获和击毁坦克二千五百辆、火炮一千五百门。德国人估计，共消灭敌二十二个步兵师和相当于七个坦克师、六个机械化旅的兵力。被围的苏军是第3集团军、第10集团军和两翼的第4集团军和第11集团军的一部以及前来增援的第13集团军的大部。

白俄罗斯地区的第一次战役在两周内结束，即使按当时德国的标准来衡量，也是一次出色的胜仗。苏军步兵装备良好，数量与对方不相上下，飞机和坦克的质量不如德国，但数量上占优势。

克鲁格的第4装甲集团军，由于左侧有施特劳斯第9集团军的密切支援，率第9装甲集群和第3装甲集群继续东进，向德维纳河上游和第聂伯河上游进军。两个装甲集群都留下一些师封锁明斯克包围圈。新的指挥官配搭得不好，因为两个装甲集群的司令对上级的意图都有些怀疑。他们都认为，一旦攻破第聂伯河防线，下一个战略目标就是莫斯科。看来，他们都没有接到在斯摩棱斯克封闭包围圈，包围和歼灭拥进奥尔沙与斯摩棱斯克之间的苏军的明确命令。克鲁格与两个部下不和，可是，克鲁格似乎对他也控制得不严。古德里安没有接到其他命令，以为他的目标仍是第聂伯河和斯摩棱斯克-耶耳尼亚-罗斯拉夫尔地区。因此他率领三个装甲军在一个很宽广的正面上向东推进，同时，他不断向右扩展，因为他放心不下暴露在南面的侧翼。赫特只有两个装甲军，因为元首对中央集团军群和北方集团军群分界线上涅韦耳-维利基卢基地区敌人兵力的集结十分关注，他只得令孔岑的第57装甲军北进，直取波洛次克和涅韦耳。鉴于敌人在此处集结兵力，赫特把李勃的步兵也调到翼侧。鲁道夫·施密特的第39装甲军则向维切布斯克方向开进。这样，第4装甲集团军的5个装甲军在二百多英里的宽大正面上向前推进，没有后备兵力，这样的装甲突击是没有锐势的，正如赫特所说，这象伸开的五指，而不象握紧的拳头。对奥

尔沙-斯摩棱斯克方向施加压力也是错误的，因为这只不过是把敌人向东赶而已。夏天开始降暴雨，一夜之间，道路上那层厚厚的浮土变成了深不可测的烂泥。结果，德军装甲纵队开进的速度减慢，队伍拉长。敌人的抵抗逐渐加强，苏联空军又活跃起来，他们的工兵也赢得了充裕的时间毁掉所有桥梁。

7月2日，铁木辛哥接过西方方面军的指挥权。布琼尼的预备方面军编成内有第19、20、21和22集团军。这个方面军一直在德维纳河上游和第聂伯河上游构筑工事，现在也归铁木辛哥指挥。西方方面军仍有近千辆坦克，虽然这些坦克几乎全部是老式的。苏军在执行纪律十分严格的铁木辛哥指挥下，抵抗将进一步加强。内林的第18装甲师(古德里安左翼的一部分)沿着奥尔沙-斯摩棱斯克汽车路进攻苏军第20集团军和第13集团军残部时，在别烈津纳河岸遭到猛烈的反突击。反突击的部队是师级政治委员苏塞科夫领导的鲍里索夫坦克学校和克列泽尔的莫斯科第1摩托化步兵师。他们配备有新式的T34坦克。7月6日，第3装甲集群孔岑的第57装甲军，在敌人的空袭下，在迪斯纳强渡德维纳河获得成功，但遭到伊萨柯夫第22集团军的阻击。同时，右翼的鲁道夫·施密特的第39装甲军在7月5日和6日被猛烈的翼侧进攻阻挡在维切布斯克的外围。发动攻击的是库罗奇金的第30集团军和第5、第7机械化军。已经是一片火海的维切布斯克，被施通普夫的第20装甲师从北面包围，于7月9日陷落，但西南方锡叶诺附近苏军机械化部队防守的地区，激烈的战斗持续到7月10日。

铁木辛哥的西方方面军(几天后改为西部战区)，此时有七个集团军，从北向南数，有：维切布斯克以北的伊萨柯夫的第22集团军、维切布斯克以东作为预备队的科涅夫的第19集团军、奥尔沙附近的库罗奇金的第20集团军、第聂伯河莫吉廖夫附近的列梅佐夫的第13集团军、南翼的格拉希缅科的(后由V·I·库兹涅佐夫指挥)第21集团军，作为预备队的卢金的第16集团军和第4集团军。第4集团军在南部德军突破博勃鲁伊斯克的情况下还在撤退。西方方面军实际上部署在奥尔沙三角地带前部和第聂伯河的兵力，据说仅有二十四师，其中多数集团军的人数与步兵军相差无几。虽然兵力部署缺乏纵深，并且在维切布斯克-奥尔沙战役之后能作战的坦克，据说只剩不到二百辆，可是苏军的兵力兵器仍比德国人想象的要多得多。每天都有增援部队开到，在斯摩棱斯克以东的后方正组建一些新的集团军。苏军在这一战场的处境险恶，而且每况愈下，尤其是部队的士气已被暂时击垮，开小差的为数众多。战后苏联关于苏军集体英雄主义和大无畏精神的宣传，与当时战场上实际情况并不相符。

戈尔巴托夫——前沙皇骑兵队军士，一个经验丰富的卓越军人和坚定的共产党员——1941年7月在科涅夫的第19集团军任第25步兵军副军长。第25步兵军从基辅地区被调到维切布斯克附近。这个军部署较为分散，匆忙构筑了防御阵地。德军几发冷炮刚刚打到该步兵军第162步兵师前方部队中间，最前面一个大约有一千五百人的团及其军官、政委纷纷逃命，一哄而散。戈尔巴托夫以自身的模范行动，又设法把队伍重新召集起来加以整顿。由于已无法回到原来的阵地，他命令在原阵地后方构筑新的工事。那天晚些时候，新阵地上的工事遭到炮击，他看到没有人逃跑，颇为满意，看来部队已恢复镇定，在敌人炮击下坚守工事。当他前去准备表示祝贺和鼓励时，令他大吃一惊，发现阵地上早已空空荡荡，只剩下团长科斯切维奇中校和团部的几个人留在那里。科斯切维奇报告说炮击一开始部队就逃散了，他还作了一些辩解，大意是说尽其所能也未能使部队服从指挥。戈尔巴托夫抛下团长去追逐逃跑的人。

他不难找到人们的去向，因为他们在又高又密的草丛中奔跑，踏平了一条很宽的路。他追上了一群朝东向列斯诺村和鲁德尼亚村逃跑的人。另有一些人围坐在篝火旁烤袜子。有的人已把武器扔掉。戈尔巴托夫拦住他们，说他们可耻，责骂他们并命令他们返回阵地。当人们不情愿地往回走时，他注视着，直到他们从视线内消失，他才继续往前赶，去追另一些开小差的人。

对于刚从集中营回到部队的戈尔巴托夫，这好似一场噩梦。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德军方面，尤其是中央集团军群，个个信心百倍，步兵更是如此。此时，有多大忍受艰辛的耐力和行军速度就有多大胜利。第52步兵师紧跟着古德里安前进，在博勃鲁伊斯克附近的森林中遇到一支隐藏着的几千人的有组织的苏军队伍及其司令部。德军小心翼翼地避免惊扰他们，急忙通过这个地区，继续向第聂伯河迈进。长途行军几周之后，人们变得更加坚强，更加结实，不那么疲劳了。但马匹则不然，它们并不受爱国主义和胜利的激励，对于每周没有休息日甚是“不满”。经常一天行军三十多英里，有时更多。部队在飞扬的尘土中行军，由于道路两旁的高树象墙壁一样把风挡住，尘土在多树木、闷热无风的行军路上飘浮着，有屋顶那么高。甚至树木都呈灰色，四周见不到一点绿。每个人的脸上都蒙着一层厚厚的灰尘。由于没有时间洗衣洗澡，人身上和衣服都是汗臭，肮脏已极。偶尔天降雷暴雨和滂沱大雨，步兵(除运输队外)十分欢迎，认为可以消除难忍的酷热和无孔不入的灰尘。很难听到新闻。步兵主要靠担任长途运输的汽车司机口头告诉他们激动人心的胜利消息。此时，在德军中，司机们消息最灵通，最受欢迎。

德军坦克兵从战争爆发的第一天起一直在连续作战，其生命和战斗力与坦克息息相关，因此，他们的观点与步兵不同。元首的私人副官施蒙特在7月13日在维切布斯克附近访问赫特时，赫特告诉他说，他的装甲集群的伤亡一点也不比在法国作战的部队伤亡大。可是，俄国的地形和气候对人员和坦克来说要比西方恶劣得多。敌人的性格和景色的单调易使德军情绪消沉。另一影响德军情绪的因素是苏军强烈的仇恨，这是以前没有料到的。赫特对于苏军军官在战场上的指挥能力没有什么深刻印象，“只有波洛次克那位有才干的人”是例外。这可能是指第22集团军司令伊萨柯夫。

铁木辛哥的西方方面军的形势继续恶化。右翼侧伊萨柯夫的第22集团军一直是元首的眼中钉，肉中刺，现在处于孤立暴露的位置，因为它受到中央集团军群和北方集团军群的双重攻击。孔岑的装甲军攻克波洛次克和涅韦耳，将向前推进到维利基卢基。苏军西北方面军和西方方面军的基石就这样被敲掉了。在南翼古德里安的第2装甲集群迈进第聂伯河，并于7月10日和11日渡河，在奥尔沙以南和新贝霍夫以北建立桥头堡，开始迅速地向东方的斯摩棱斯克和克里切夫推进，追击当面的列梅佐夫的第13集团军，在莫吉廖夫附近包围了四个师和第20机械化军的部分兵力。格拉希缅科的第21集团军在博勃鲁伊斯克对古德里安的南翼侧发动反突击，但无进展。

赫特令鲁道夫·施密特的第39装甲军从维切布斯克东进，自北面包围斯摩棱斯克。由于第57军已调往维利基卢基，第39装甲军是赫特唯一可用的部队。7月15日赫特的先头部队到达斯摩棱斯克以东的亚尔策沃附近。次日，古德里安的第29摩托化步兵师从南面占领斯摩棱斯克。对奥尔沙与斯摩棱斯克之间的苏军差不多已完成合围。可是，在亚尔策沃与斯摩棱斯克之间，通往莫斯科的主要公路以南留有一个缺口。尽管赫特不断催促，古德里安还是不能封住缺口，因为他的主要兵力向南伸展过远，而且不断遭到反突击，在耶耳尼亚突出部，反击尤为猛烈。看来，克鲁格作为协调各方面作战行动的司令官，几乎没有发挥作用。

卢金的第16集团军和库罗奇金的第20集团军的大部兵力(据德方估计约十到十五个师)同大量的小分队和掉队的士兵被围在斯摩棱斯克口袋内。在通往斯摩棱斯克的主要公路上，停着四列长长的车队，全部面朝东，指挥官和政委们焦急地召集和整顿队伍。从北面对赫特进行的反突击不够协调。随之，苏军最高统帅部即奋力援救被围的苏军和掩护莫斯科的接近地。7月14日，它又着手建立另一个预备方面军，守卫北起伊耳缅湖南至布良斯克的新战线。这个预备方面军由司令员波格丹诺夫指挥，编成内有新

编第 29、30、24、28 和 31 集团军。在这些集团军后面，还有一个方面军保卫莫斯科。它是由第 32、33 和 34 集团军组建起来的，由莫斯科军区司令员阿尔捷米耶夫指挥。

为了减轻铁木辛哥的重担，使他能集中力量解救被围的部队，西方方面军南翼的第 13 和 21 集团军被抽调出来，组成新的中央方面军，由原波罗的海西北方面军司令员 F·I·库兹涅佐夫指挥。从波格丹诺夫的预备方面军调到前方十六个步兵师和四个坦克师，组成数个临时的战术兵团，称作集群，其中之一由罗科索夫斯基指挥。这些集群从别累伊、亚尔策沃和罗斯拉夫耳向斯摩棱斯克方向进行反突击，企图闯入包围圈。西方方面军部署在斯摩棱斯克以北和耶耳尼亚的第 30、19 和 34 集团军也发动攻击，转移德军的注意力。这些反突击持续了整整 7、8 两个月，成为苏联人称之为斯摩棱斯克战役的一部分。

此时，德军战线已呈弧形。它南起贝霍夫，经罗斯拉夫耳到耶耳尼亚和别累伊向外突出，然后折向北面的维利基卢基附近地域。两个装甲集群和施特劳斯第 9 集团军的部分兵力既要顶住铁木辛哥西方方面军的进攻，同时还要防止被围之敌突围。尤其在斯摩棱斯克以东，有些地方苏军施加的压力甚大。但是一当德军步兵部队开始到达，战斗的结局就确定无疑了。卡恰洛夫的第 28 集团军从南部的重要交通中心罗斯拉夫耳发起突击，获得一些进展，后因古德里安指挥施韦彭堡的第 24 装甲军和法伦巴赫尔的第 7 步兵军进行反击而受阻。古德里安是想把前来解围的苏军包围起来。8 月 5 日，斯摩棱斯克包围圈中的苏军停止了最后的抵抗，约三十万人被俘，损失坦克三千余辆。三天以后，古德里安又肃清了罗斯拉夫耳包围圈内的敌军，主要是第 28 集团军，又俘虏苏军三万八千人，缴获坦克二百辆。然后第 24 装甲军又挥戈南下，直奔哥美耳以北、以西，即 F·I·库兹涅佐夫中央方面军的后方。第 24 装甲军从北部向克林齐进攻，魏克斯的第 2 集团军从博勃鲁伊斯克向东进攻，两路德军全歼了中央方面军。到 8 月 24 日，苏军又有七万八千人被俘。从 7 月 8 日明斯克战役结束到 9 月初西方方面军覆灭，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共俘虏苏军约四十万人，击毁并缴获苏军坦克三千三百余辆。苏方的史料硬说，罗科索夫斯基的集群在 8 月 4 日和 5 日曾突入斯摩棱斯克包围圈，使被围部队的主力得以逃脱，而事实并非如此。

中央集团军群完成了分配给它的任务，消灭了白俄罗斯地区的苏军，俘虏敌人约六十万，摧毁并缴获坦克五千余辆。它向前推进了五百英里，直至斯摩棱斯克，远远超过德维纳-第聂伯河一线，离莫斯科约二百五十英里。7 月 3 日，哈尔德兴高采烈地在日记中写道，对俄战斗胜利在即。可是，在 9 月份，从列宁格勒到黑海的整个前方地域，苏联部署的部队仍有二十七个集团军之多。

后来，很多德军将领批评希特勒的战术指挥和干预。希特勒赞成向东进行大纵深突击，但不愿担风险。他要安全可靠，要在被围敌人的四周建立牢固的包围圈。另一方面，装甲集群的司令们主要关心的不是消灭敌人，而是大胆夺取纵深内的战术和战略目标，诸如斯摩棱斯克和莫斯科。古德里安的逻辑尤为突出，它是以“大胆总是合算”这样一种设想为根据的。可以认为，他的大胆挺进的主张代表了一种机动作战的思想。这种作战思想虽然收效快而显著，但这算不上一项高明的战略计划。古德里安指责陆军总部和希特勒选择明斯克作为第一次两翼包围的目标，而没有选斯摩棱斯克。他也指责他们在包围诺沃格鲁多克时阻止了他的行动。事实上，希特勒的小心谨慎很可能是使得德军能够大量俘获敌人的原因，这是因为从比亚威斯托克-诺沃格鲁多克逃出的敌人很少，而同时又把苏联另外五个新集团军向前吸引到维切布斯克-莫吉廖夫一线。这一部分苏军有很多在第二次两翼包围作战中被歼。古德里安思想较顽固，眼光较狭小。此时，他象其他很多指挥官一样，看不到战争的更广阔的方面，不了解德军最高统帅部幕后活动的动向。

苏联企图把斯摩棱斯克战役吹嘘为一次胜利。克里姆林宫认为，德军的直接的和主要的目标是占领

莫斯科，所以在看到德军中央集团军群攻占斯摩棱斯克后并不打算向前推进时感到惊讶。于是，克里姆林宫对事态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解释，但没有客观事实的依据。在苏联国内，人们说，苏军在斯摩棱斯克的英勇抗击是迫使希特勒和德军改变原定计划，取消进攻莫斯科的决定性因素。虽然苏军的反突击有时极为猛烈，从大体上看，苏军作战很有决心，但是，如果当时希特勒打算向莫斯科推进的话，苏军的兵力事实上不可能抵挡住德军。苏联声称，希特勒停止进攻莫斯科是由于害怕被苏军从北面和南面进行两翼夹击。这种说法也不符合事实。根据希特勒的命令，巴巴罗萨指令和以后的各项作战计划是以下述前提为基础的，即一旦到达斯摩棱斯克，德军主要兵力将转向列宁格勒，可能还转向乌克兰。

## 第九章 元首举棋不定

陆军元帅伦斯德特指挥的南方集团军群的左路军在波兰，由第1装甲集群和第6、第17集团军组成；其右路军在罗马尼亚，由德军第11集团军和罗马尼亚第3、第4集团军组成，两路军队之间隔着匈牙利的领土。在波兰的各集团军计划从普里皮亚特沼泽地的南面东进攻入乌克兰，与此同时，右路的罗马尼亚军和德军将向东北推进，穿过摩尔达维亚(比萨拉比亚)与左路会合。匈牙利要参加对苏战争，并打算投入几个旅，从而形成连结波兰和罗马尼亚两线的中间环节。伦斯德特总共约有十四个罗马尼亚师和四十一个德国师，其中仅有五个装甲师和三个摩托化师。

德军原先打算使用两翼包围的战术，一路装甲部队从波兰出击，另一路从罗马尼亚出击，两路将在第聂伯河畔的基辅地区会合。然而，战役开始前三个月，希特勒改变了主意，转而赞成从波兰进行一路迂回。他的理由是，从罗马尼亚进攻，普鲁特河和德涅斯特河是横在进攻轴线上两个难以逾越的障碍。这只是一个托辞，而更重要的理由是他对普洛耶什蒂油田的安全忐忑不安，他担心越过罗马尼亚边境发动猛烈的攻势可能激怒苏联，使它向罗马尼亚境内进行反击。

因此，南方集团军群将由陆军元帅赖歇瑙指挥的第6集团军和克莱斯特中将指挥的第1装甲集群担任主攻。赖歇瑙指挥的全部兵力为二十个师，其中有五个装甲师和三个摩托化步兵师。赖歇瑙将从卢布林东南地区奋力东进，第6集团军负有保障左翼侧，即普里皮亚特沼泽地一侧的特殊责任，而第1装甲集群的目标是第聂伯河畔上基辅一带地区。装甲集群和紧随其后的第6集团军的步兵师然后转向东南沿第聂伯河向黑海方向进军，以夺取第聂伯河的渡口，并阻止敌人向东撤退。冯·施蒂尔普纳格尔指挥的第17集团军，共有十三个步兵师，将在赖歇瑙的右翼行动，穿过利沃夫和文尼察。在罗马尼亚的军队有冯·朔贝特的德国第11集团军，计七个德国步兵师和罗马尼亚第3、第4集团军。罗马尼亚的两个集团军的兵力相当于十四个罗马尼亚师。德国第11集团军居于两个罗马尼亚集团军中间，并将一个军配属给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还派出一个步兵师保卫普洛耶什蒂油田，另有一些小部队也配属到罗马尼亚的部队。德国第11集团军和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在战争爆发后前七天的任务是在原地保卫罗马尼亚领土。七天之后，乌克兰的苏军不是已被包围，就是已开始撤退。届时，第11和第3集团军将取道卡缅涅茨波多耳斯基和莫吉廖夫波多尔斯基攻入乌克兰，企图牵制那里的苏军，与此同时，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将向奥德萨运动。南方集团军群有第4航空队，约六百架飞机的支援。

虽然斯大林也象戈利科夫一样，认为德国很可能在征服英国或与英国讲和之后才会进攻苏联，但他自己还认为，一旦战争真的到来，德国人的主攻方向将是乌克兰，以夺取乌克兰的粮食、顿涅茨的煤和高加索的石油。这一推断确实反映在1941年6月苏联的防御部署中：把苏军大部分兵力部署在乌克兰，

其数量超过巴甫洛夫的西方方面军和库兹涅佐夫的西北方面军两个方面军兵力的总和。在加利西亚和比萨拉比亚保卫乌克兰的苏军部队组成了西南方面军和南方方面军。西南方面军由基尔波诺斯指挥，编成内有波塔波夫的第5集团军、穆兹琴科的第6集团军、科斯坚科的第26集团军和波涅杰林的第12集团军，这些集团军由北向南配置，大约从普里皮亚特沼泽地一直延伸到苏联与罗马尼亚边界的北缘。战争开始一周后，在罗马尼亚边界当面的秋列涅夫指挥的新组建的南方方面军。该方面军编成内有斯米尔诺夫的第18集团军和切列维琴科的第9集团军。西南方面军的兵力有三十二个步兵师、三个骑兵师、八个机械化军，大部分机械化军都集中在苏德边界上的第5、第6集团军地域。秋列涅夫的南方方面军的步兵师较弱，但至少有两个机械化军部署在罗马尼亚边界当面对面。

基尔波诺斯不仅比普里皮亚特河以北的各方面军司令员拥有更多的部队和坦克，而且战前准备也较充分。据朱可夫说，6月21日午夜，当基尔波诺斯打电话给莫斯科报告第二个德国逃兵来归，并带来战争即将爆发的情报时，他就已经在帖尔诺波耳他的指挥所了。这次德国兵叛逃事件也许属实，虽然在德国陆军序列表上找不到朱可夫所说的逃兵所属的那个师和团的番号。不管这一事件发生与否，基尔波诺斯是唯一的一位能从德国入侵的震惊中立即恢复镇静的方面军司令员，并极其巧妙地指挥了所属部队的防御作战。在这方面，普里皮亚特河南部的断断续续的沼泽地和加利西亚、西乌克兰的森林地的地形也帮了他的忙。秋列涅夫的南方方面军驻守在比萨拉比亚的摩尔达维亚台地上，直到6月底才投入战斗。它拥有强大的坦克和机械化部队，使那里的德国步兵和罗马尼亚骑兵处于不利的地位。然而，倘若右翼德军的装甲部队在战争爆发的第一天就从罗马尼亚出击，形成合围之势，而不是按兵不动，战局的发展或许就大不一样了。在乌克兰西北部，伦斯德特的南方集团军群几乎拥有绝对的空中优势，而且在苏军后方反苏维埃的异端分子也特别活跃，他们破坏电话线和铁路交通线，引起苏方边境地带一些混乱和失去控制的现象。因此，克莱斯特的第1装甲集群在波塔波夫的第5集团军与穆兹琴科的第6集团军之间的战斗分界线上，向罗夫诺方向打开了一个三十英里宽的突破口，并没有费难。这一条进攻轴线正通过苏军某些机械化军的集结地域。6月23日，苏军第22、第9和第19机械化军投入战斗，于是在卢次克和罗夫诺之间开始了一系列的坦克战，直到6月28日，第1装甲集群一直是在一系列的局部战术性交战中缓慢地向前推进，没有能象原先希望的那样向纵深的战术或战略目标长驱直入。然而，苏军第5、第6集团军之间行动不够协调，波塔波夫的第5集团军撤向东北方的普里皮亚特沼泽地，并在沼泽地里停留一天，打了一个很漂亮的胜仗，而穆兹琴科的第6集团军则向南撤。到7月1日为止，德军已进入罗夫诺、杜布诺和克烈缅涅次等地区。

7月1日，德国第11集团军和罗马尼亚部队开始横渡普鲁特河，向德涅斯特河挺进，与战斗准备充分、坦克配备齐全的苏军部队作战。朔贝特的部队是由步兵和罗马尼亚骑兵组成的，几乎没有空中支援。他们艰难地向前推进，平均每天不超过八英里，因为苏军装甲部队的后卫行动积极、机动能力强，在这种十分适于坦克行动的开阔地上，一天之内就要迫使入侵的敌行军纵队展开数次。苏联空军的轰炸机和战斗机不断进行袭扰。频降骤雨，将肥沃的黑土搅成了泥浆，使各种轮式车辆数小时之内不能开动。甚至用十二匹马牵引的野炮也寸步难行。

空降步兵第16奥尔登堡团团长冯·肖尔蒂茨与派到德军部队担任联络官和观察员的意大利上尉阿尔卑斯山人马拉帕尔特对这一带战斗的描述是一致的。德军渡过德涅斯特河，越过苏联原边界上的所谓斯大林防线之后(该防线只有少数无人防守的孤立的土木工事)，苏军的抵抗比过去顽强多了，其后卫部队巧妙后撤，没有丢下一个死伤人员。苏军装甲部队的反突击极为猛烈，德军发现尽管苏军重型坦克型号陈旧，但德军37毫米步兵反坦克炮却对它们无能为力。不久，摩尔达维亚-比萨拉比亚的森林和丘陵已

被抛在背后，接着便是乌克兰的大平原，遍地是麦子和向日葵，大地上疏疏落落地点缀着藏在槐树荫中的一排排农舍。牲畜和家禽仍在田野里，只是马匹和人员已经离去。广阔又单调的天际，更加重了大地的荒漠和空落落的气氛，给人以茫茫无际的感觉。德军第 11 集团军边打边走，用了足足两个月的时间才向第聂伯河方向前进四百英里。德军是以团为单位单独行军，只有本团的小口径火炮分队和防空武器分队同行，正如肖尔蒂茨所说，它们象一叶叶扁舟一样漂泊在麦浪起伏的“汪洋大海”里。既无纵深侦察，也没有与侧翼的联络。一连数周，奥尔登堡团没有见到其他部队，只偶尔遇见苏军士兵，而且还常常一连数日与师部失去无线电联系。他们从未见过一辆德国坦克或是一架德国飞机。有一两次，他们遇到过罗马尼亚部队，还有一次，他们见到意大利的一支摩托化部队，这支部队看上去简直象出来度假一样。在很大程度上，这里的战争意味着炎热、尘土、天天下雨、不断行军和与敌交战。弹药必须节省，这就意味着少用迫击炮和火炮，而主要依靠轻机枪。德国兵都惴惴不安，担心负伤，因为重伤员坐上救护马车，就不知被拉向何方。与此同时，部队因为每天遭到伤亡，缓慢地但却是不停地减员，沿着行军的路线留下了一块块小小的墓地。

德军第 1 装甲集群插入纵深使利沃夫突出部前沿的穆兹琴科的第 6 集团军、科斯坚科的第 26 集团军和波涅杰林的第 12 集团军处于被切断与外界联系的危险境地，而当朔贝特的德第 11 集团军于 6 月底越过普鲁特河开始向前推进时，他们的处境就更加险恶了。6 月 30 日，即明斯克被围两天之后，莫斯科指示基尔波诺斯下达全线撤退的命令，将部队撤至科罗斯田、诺沃格勒沃伦斯基、普罗斯库罗夫一线，后撤将近一百五十英里，大体上到了 1938 年苏联疆界地区。苏军抛弃了重型装备，其逃离包围圈和撤退速度之快甚至使金策尔的情报部门完全错误地认为这个战线的情况和其他战线一样都是受到了英国驻莫斯科军事使团通风报信的影响。然而，至 7 月 8 日，这条后方防线已被德军的挺进突破了；别尔迪切夫失陷，第二天，离基辅不到九十英里的日托米尔也被德军占领，虽然苏军第 15、第 4 和第 16 机械化军的部队曾进行过有力的反突击。7 月 10 日，波塔波夫的第 5 集团军再一次显示了它的力量，它从普里皮亚特沼泽地的南部边缘再次出现，并与第 9、第 19 和第 22 机械化军的部分部队一起从科罗斯田方向对德第 1 装甲集群的侧后发起进攻，切断其主要供应线；这就需要赖歇瑙的第 6 集团军加以干预，将波塔波夫赶回北方的沼泽地。此后，苏军第 5 集团军不断威胁着德军翼侧，使德军大为恼火，它还使德第 6 集团军无法执行其支援克莱斯特的装甲部队和巩固其战果的双重任务。苏军穆兹琴科的第 6 集团军和波涅杰林的第 12 集团军向东退却。

在普里皮亚特沼泽地以南加利西亚的战斗和乌克兰西北部地区的战斗都与德军和罗马尼亚在比萨拉比亚和乌克兰西南部地区所经历的情况完全不同。这一带地形更象白俄罗斯，有部分已开垦的土地，但大部分还是森林覆盖和灌木丛生的荒野。德国空军非常活跃，德苏双方的坦克和车辆到处可见。战斗既混乱，又艰苦，在德军先头部队后方一百英里的整个区域的许多被包围的孤立地区还有持续不断的战斗，因为有许多苏军部队未能及时撤退。道路上停放着苏军遗弃的各式车辆，麦田里满是敌军步兵，森林里不时传出苏军坦克隆隆行驶、履带轧轧的声音。夜间，苏军卡车有时竟然自投罗网，闯入德军运输队的行列。当苏军士兵有时间辩明情况并作好准备时，即使孤立无援，他们也常常以极大的决心进行苦战。当他们遭到突然袭击或受到装甲部队的威胁时，他们便大批投降，投降时常悲哀地叫喊着“乌克兰人”。

苏军波塔波夫的第 5 集团军在科罗斯田附近沼泽地作战的样式则更不同。波塔波夫原是一位坦克兵的将军，他利用普里皮亚特沼泽地做为隐蔽所，一直把部队拢在一起，在赖歇瑙的德军第 6 集团军的进攻面前进行了坚决的、团结有力的和密切协调的防御，卓有成效地使用了密集炮火。德军第 98 步兵师在到达普里皮亚特沼泽地边缘附近的马林镇时，见到遍地瓦砾的废墟和弹痕累累的道路所构成的可怕情景，

都惊呆了。这种可怕景象足以证明战斗之激烈。当他们向进攻出发地前进时，同样遭到了苏军炮火猛烈而准确的袭击，被迫离开大路进入沼泽地。到处是呼唤担架的喊叫声。终于发起了进攻，士兵们不得不穿过麦田和灌木丛进行冲击，步兵虽然有装甲履带强击火炮的支援，伤亡还是不轻。即使在攻下目标之后，隐藏在灌木丛中的苏军狙击手仍然继续袭扰，他们还发现敌人有计划地搜寻那些躺在茂密的麦田里的无人救护的德国伤兵，并用刺刀把他们捅死。此时，德军士兵，其中大部分是第一次参加战斗，已大为激怒。当重新发起进攻时，双方寸土不让，战斗极为激烈。战斗不到两天，第 282 步兵团第 3 营已死伤一百七十人，超过了其总人数的四分之一。

科罗斯田以南日托米尔-别尔迪切夫突出部上的德军威胁着基辅，因此遭到了它北面的苏军第 5 集团军和它南面的第 6 集团军以及从喀尔巴阡山撤下来的第 26 集团军一部的猛烈反突击。只是在经过数日战斗之后，赖歇瑙的德第 6 集团军和克莱斯特的第 1 装甲集群才得以进一步向东推进。看起来，第 1 装甲集群如果大胆进击，是可以打下基辅的，但希特勒于 7 月 10 日下令禁止任何装甲部队进入该城。于是，伦斯德特改变计划，仅令冯·马肯森的第 3 装甲军和第 6 集团军之一部向第聂伯河进发，而第 1 装甲集群的大部分，包括冯·维特尔斯海姆的第 14 和肯普夫的第 48 装甲军，从别尔迪切夫向东南方向运动，经过卡扎京和白教堂到五一城和波莫什纳亚，从翼侧包围苏军第 6、第 12 集团军和第 18 集团军之一部。伦斯德特选择了大纵深包围的方法，而没有按希特勒规定的从别尔迪切夫到文尼察的路线用装甲部队进行截堵。因为苏军已在全线撤退，在浅近纵深包围，势必使苏军漏网。与此同时，施蒂普纳格尔的德军第 17 集团军将与数个匈牙利机动旅(由喀尔巴阡人组成)一起经过文尼察继续东进，将苏军第 6 和第 12 集团军赶向德军第 1 装甲集群，届时将到达阻击地点。朔贝特的德军第 11 集团军和罗马尼亚第 3 集团军正向五一城疾进，追击斯米尔诺夫的第 18 集团军，以形成包围苏军的三角形的第三条边。

在 7 月的第二周，布琼尼就任西南战区司令的新职务，指挥西南和南方两个方面军，赫鲁晓夫是该战区军事委员会的政治委员。从此，不知是由于判断错误还是命运不佳，基尔波诺斯的西南方面军和秋列涅夫的南方方面军每况愈下。布琼尼在就任后约一周的时间里，便把基尔波诺斯指挥的两个主要的集团军，即部署在中央的穆兹琴科的第 6 集团军和波涅杰林的第 12 集团军，划归秋列涅夫指挥，两个方面军的分界线也北移了。这样做的理由并不完全清楚，但很可能是克莱斯特的攻势有分割西南方面军之势，因此，布琼尼要秋列涅夫负责第聂伯河右岸(以及第 1 装甲集群打进的楔子的南面)乌克兰的防御，而基尔波诺斯则集中力量防守基辅并负责对克莱斯特的左翼的作战。结果造成一些指挥上的混乱。莫斯科两次批准布琼尼向东撤退，但每次似乎批得都很勉强，因为撤退仅限于战术范围，并不能适应战争危局的需要。基尔波诺斯在判明德军的真正意图之后，立即令科斯坚科的整编第 26 集团军在基辅和切尔卡塞之间渡过第聂伯河向第 1 装甲集群的北翼发起强有力的进攻。这些进攻被德军第 4 军军长冯·施韦德勒指挥的数个步兵师所阻，未能制止克莱斯特的装甲兵向五一城挺进。8 月 2 日，五一城失陷，第 6、第 12 集团军的大部及第 18 集团军之一部，相当于大约二十个师，被围困在乌曼附近一个大的包围圈中，失去了与东方的联系。苏军至 8 月 8 日停止抵抗，十万三千人被德军俘虏，其中包括两名集团军的司令和七个军部。德军缴获坦克三百余辆、火炮八百余门。秋列涅夫的南方方面军的残部陷在一面靠黑海海岸、一面靠罗马尼亚边界的一个大突出部上，这时已有被来自北面的德军攻势完全切断的危险。于是南方方面军迅速东撤，留下一些部队守卫奥德萨；留下的部队被编成一个独立的滨海集团军，由索弗龙诺夫指挥。乌克兰的苏军已被彻底打垮，虽然德军也有一些伤亡，至 8 月末，苏军已失去了它在第聂伯河西岸赫尔松、别里斯拉夫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三个最后立足点。

一些德军指挥官事后议论说，倘若克莱斯特的装甲部队再向东南方向进击或者进而渡过第聂伯河并

沿河的左岸包抄过去，而将肃清乌克兰南部苏军的任务留给步兵，德军或许会取得更大的战果。这样大胆的运动固然有可能取得成功。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没有第1装甲集群逼近苏军后方，乌曼的胜利也是不可能的，再者，德军步兵师能否在行军速度上胜过苏军，无论如何也是值得怀疑的，因为苏军部队的行军耐力和机动性，即使在最困难的地形上，也是非常突出的。苏军丢弃了大部分重装备，没有重装备的拖累。再向东南进军，路途既遥远又迂回曲折，而北面的基尔波诺斯仍然是个劲敌。再者，克莱斯特也不大可能沿第聂伯河全线阻止大批苏军部队撤退。

在此期间，苏军最高统帅部一直在不顾一切地拼凑新的部队。西南方面军获得了十个新编师，南方方面军获得了十二个新编师，第26、第37和第38等三个新编的或整编的集团军已从内地调到第聂伯河。马利诺夫斯基指挥的新编第6集团军已在保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以北第聂伯河一线。

到此时为止，东线德军尽管遭到一些挫折，已完成了其任务的第一部分。德军没有打下列宁格勒，也未能与芬兰部队会师，很多敌人逃出了波罗的海和乌克兰地区，但德军已占领了奥尔沙-斯摩棱斯克陆桥，渡过了德维纳河，并已到达或越过了第聂伯河。他们正等待着元首下一步的命令。

希特勒一直打算先夺取列宁格勒，而后攻打莫斯科。他很早就认为应首先夺取整个乌克兰、顿涅次盆地乃至高加索，尔后再从斯摩棱斯克东进。6月30日，希特勒曾着重指出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在经济上的重要性。一周之后，他提议赫特的第3装甲集群从斯摩棱斯克向东北运动，以掩护李勃的北方集团军群的翼侧；而古德里安的第2装甲集群应向东南运动，进入乌克兰。希特勒的注意力集中在克里木，他把克里木看成是苏联用以轰炸普洛耶什蒂油田的一艘航空母舰。他认为，占领了克里木就可以使德军部队能越过刻赤海峡取捷径入侵高加索。7月19日，希特勒发布了第33号指令，命令中央集团军群只率步兵向莫斯科进军，因为它的装甲部队将分别派往北方和南方。四天之后，即7月23日，凯特尔遵照元首的命令，对第33号指令发布了一个非常乐观的补充命令，命令将赫特的第3装甲集群调到波罗的海，从翼侧包围列宁格勒，任务完成之后，再调回中央集团军群，做好东进至伏尔加河的准备，而赫普纳的第4装甲集群，将与其他部队一起撤回德国。古德里安的第2装甲集群将在乌克兰与克莱斯特的第1装甲集群会合。

在7月23日和26日两次会议上，哈尔德强调必须在秋天对莫斯科发动决定性的突击，因为他本人认为希特勒所提的列宁格勒和乌克兰两个目标在重要性上只是第二位的，并且认为元首的计划最终将使德军陷入阵地战。哈尔德自己已开始对战争的目的和方针产生了怀疑，但为时已晚。希特勒有了新的主意：他允许包克的中央集团军群在其装甲部队调走之后转入防御，不再使用步兵打向莫斯科，但仅限于此。与此同时，第2、第3装甲集群将暂时撤回进行休整。包克一直极力主张中央集团军群保留其装甲集群，并尽早向莫斯科进军，并在这一点上，得到了古德里安和赫特的大力支持。8月4日至6日，元首视察中央集团军群和南方集团军群司令部，听取集团军群和装甲集群司令官的意见，这些司令官都建议立即恢复对莫斯科的攻势。这一建议与希特勒的意见不符，他拒绝接受他们的建议，并给他的将军们大讲了一通战争的经济学。于是哈尔德试图要约德尔直截了当地回答元首的直接目标到底是军事征服还是经济开发，结果得到的回答是，元首认为两者皆是战争的目的，两者同等重要，不分先后。8月12日，凯特尔签署了一项对第34号指令的补充命令，进一步肯定了在歼灭中央集团军群两翼的敌重兵集团之后，将调用中央集团军群的装甲部队向列宁格勒、克里木、哈尔科夫、顿涅次盆地及高加索发起进攻的意图。其中还特别指出要歼灭基辅以北普里皮亚特沼泽地的敌军集团（这一向是指苏军第5集团军，但事实上也包括苏联其他一些军团）。

8月18日，勃劳希契和哈尔德作了最后一次尝试，表示支持直接攻打莫斯科的意见。他们向希特勒呈送了一份备忘录，阐明了他们的论点。三天后，希特勒又以备忘录作答，拒绝了他们的意见，并责备勃劳希契，说他没有真正负起指挥德国陆军的职责，而是过多地为集团军群司令官们的意见所左右。哈尔德大为愤慨，于是向勃劳希契建议他们一同辞职，但这位总司令对此建议并不热心。

在中央集团军群战线上，古德里安第2装甲集群所属的施韦彭堡的第24装甲军与魏克斯的第2集团军一起，已在南翼与位于斯摩棱斯克与基辅之间哥美耳地区的F·I·库兹涅佐夫的中央方面军的两个集团军进行歼灭战。古德里安由北向南运动，事实上已接近从普里皮亚特河威胁伦斯特德特翼侧的基尔波诺斯西南方面军的后方，而希特勒的意图是让第2装甲集群继续南下进入乌克兰。8月23日，古德里安被召到中央集团军群司令部与哈尔德磋商。古德里安对他的装备和人员情况是否能在乌克兰东部进行一次战役之后及时赶回斯摩棱斯克地区并在入冬之前向莫斯科进军表示怀疑，而这正是哈尔德想要听的调子。包克的观点也是如此。于是在这位集团军群司令官的建议下，古德里安与哈尔德乘飞机回腊斯登堡向元首面陈上述意见。根据古德里安的会议记录，他的意见遭到希特勒及其左右的共同反对（当时在场的有凯特尔，约德尔和施蒙特），他说他对第二天哈尔德在听他的报告时勃然大怒感到大为震惊和痛心。哈尔德8月24日星期天晚上写的日记，说法却有所不同，他写道，古德里安为希特勒的论点所完全说服，并且同意了他们的意见，他决心要做给元首看看，他（古德里安）是能为他人所不能为的英雄好汉。显然，正是这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激怒了哈尔德。希特勒就这样以离间手段，用古德里安这杆“枪”，又一次斗败了哈尔德和陆军总部。于是德国的打击力量被转向南北两方，而不是向东攻打莫斯科。

与此同时，在莫斯科，斯大林也与他的一些主要将领发生了意见分歧。瓦杜丁已卸去第一副总参谋长的职务，就任西北方面军的参谋长，第一副总长的职务由华西列夫斯基所取代。7月29日，在总政治部主任麦赫利斯参加的一次会议上，据朱可夫自己说，他曾建议基尔波诺斯的西南方面军从第聂伯河一线撤退，即使要放弃基辅也在所不惜。这使斯大林大为愤怒，与会者也大嚷“胡说！”朱可夫提出辞去总参谋长的职务，众人顿时抓住话柄驳斥说，斯大林没有他（朱可夫）也一样能行，这意味着要把病中的沙波什尼科夫再召回来躺在床上当总长。于是，朱可夫离开总参谋部到预备方面军任职，而沙波什尼科夫从西战区回来再一次就任总参谋长。不过朱可夫还是大本营的成员。

施韦彭堡的第24装甲军向斯塔罗杜布和哥美耳地区的运动以及歼灭和击溃库兹涅佐夫的中央方面军的师团，都被克里姆林宫看成是从南翼包围铁木辛哥的西方方面军和预备方面军的一种努力。这两个方面军一前一后掩护从西部接近莫斯科的道路。苏军最高统帅部对希特勒放着近在眼前的莫斯科不打而把装甲部队派往南北两翼的这种不合逻辑的意图未能理解，这也是很难怪的。8月14日，用彼得罗夫的第50集团军和戈卢别夫的第13集团军匆促组成了一个新的布良斯克方面军，司令员是叶廖缅科。被歼灭的原中央方面军的残部也划归该方面军指挥。布良斯克方面军的任务是掩护莫斯科防区布良斯克暴露的翼侧。与此同时，由于古德里安的第2装甲集群（当时由施韦彭堡的第24和莱梅尔森的第47装甲军组成）继续南下，布良斯克方面军和预备方面军的第43集团军于8月底奉命向罗斯拉夫尔和斯塔罗杜布方向出击，准备进攻古德里安的东翼侧。

9月7、8两日，哈尔德在南方集团军群司令部安排联合作战计划的各项细节。这项作战计划的目标是夺取基辅，歼灭基辅-第聂伯-迭斯纳河曲之敌。有南方集团军群和中央集团军群两个单位参加。古德里安的第2装甲集群将从斯塔罗杜布继续向南挺进，插向罗姆内和朴里卢基，而中央集团军群魏克斯的第2集团军将从哥美耳向南运动，掩护古德里安的右翼。南方集团军群施蒂尔普纳格尔的第17集团军将把苏军部队牵制在切尔卡塞以北第聂伯河的下游，并在河对岸克烈缅楚格附近占领一个桥头堡。克莱斯

特的第1装甲集群将从这个桥头堡向北推进，与古德里安的先头部队在罗姆内和洛赫维策地区会合。这些装甲攻势将把他们西面大约六个苏联集团军切断在大河曲一带。与此同时，赖歇瑙的第6集团军将向东运动，渡过第聂伯河和迭斯纳河，进入基辅，并开始歼灭这一大批被包围之敌。

8月19日，波塔波夫的第5集团军在赖歇瑙的第6集团军的强大压力下已从科罗斯田退到第聂伯河。苏军最高统帅部命令不借一切代价守住基辅和第聂伯河一线。然而，南进的古德里安的第2装甲集群和魏克斯的第2集团军已从北面渡过迭斯纳河，在V·I·库兹涅佐夫的第21和波德拉斯的第40集团军之间已经出现了缺口，他们再也不能阻止德军的前进。德军第6集团军向东运动，先渡第聂伯河，接着又在奥斯捷尔渡过迭斯纳河，从西面牵制波塔波夫的第5集团军和弗拉索夫的第37集团军。叶廖缅科曾满怀信心地向斯大林保证，说他能阻止古德里安的南下。可是他的布良斯克方面军以十个步兵师和若干坦克对德第2装甲集群翼侧进行的反突击未能奏效。参加这次进攻的戈卢别夫的第13集团军急速东撤；由于撤得太快，失去了与第40和第21集团军的联系。由原中央方面军残部重新组成的第21集团军调出布良斯克方面军归西南方面军指挥。

至9月9日，德军按计划已取得很好的进展。克蒂尔普纳格尔的第17集团军已渡过第聂伯河，克莱斯特正准备北上在基辅以东约一百五十英里处的苏军后方与古德里安会合。在苏军西南战区司令部，布琼尼和赫鲁晓夫此时察觉到他们处境的危险。据赫鲁晓夫说，西南战区曾于9月11日请求莫斯科批准他们从基辅河曲部向东撤退，但遭到斯大林的断然拒绝。这纯属赫鲁晓夫的说法。9月13日，布琼尼被解职，但赫鲁晓夫未动。这一点本身或许表明赫鲁晓夫并没有象他后来声称的那样大声呼吁或坚持要求撤退。铁木辛哥到处奔波解救危局。他卸了西方战区和西方方面军司令员的双重职务，又到西南战区接替布琼尼司令员的工作。在莫斯科担任总参谋长的沙波什尼科夫显然对大祸临头的一切警告充耳不闻。赫鲁晓夫还说他(赫鲁晓夫)于9月16日自行决定派战区参谋长巴格拉米扬到西南方面军去见基尔波诺斯，实际上是建议他自行撤退。基尔波诺斯拒绝了赫鲁晓夫的建议，并特此事直接报告莫斯科，但沙波什尼科夫——也就是说斯大林——直到9月17日才同意苏军部队与敌人脱离接触，向东运动，但已晚了不止二十四小时，因为古德里安和克莱斯特已于9月16日在洛赫维策会师，正好到了苏军后方。如果铁木辛哥此时确已到职，赫鲁晓夫的说法就未必全部可靠，虽然有证据表明基尔波诺斯曾命令全线撤退，但结果这一命令却被上级——不是西南战区就是最高统帅部——撤销了。

9月16日至26日，困守在“基辅大包围圈”——最初它长宽各约一百三十英里——内的苏军被德军第2、6集团军的步兵所歼灭。9月20日基辅失陷。德军俘虏四十五万人；苏军第5、第21、第37和第26集团军的大部及第40和第38集团军的一部分被歼。基尔波诺斯及其司令部人员的命运不详。因为苏联当时的惯例是保全高级指挥官的安全，所以这些指挥官可能是奉命丢下他们那些倒霉的部队自己逃跑了。根据当时的报道，基尔波诺斯、参谋长图皮科夫及军事委员会的政治委员布尔米斯坚科被打死了，可能是在试图逃跑时被打死的。

西南战区被撤销了，组成了一个新的西南方面军，由铁木辛哥任司令，赫鲁晓夫任政委。起先，这个方面军只指挥第40、第21和第38集团军的一部分以及从南方方面军调来的新编第6集团军。它的任务是堵住库尔斯克至哈尔科夫防线中出现的大缺口。苏军指挥部以投进残存部队的办法构成了一条绵亘的防线，这就使施蒂尔普纳格尔的德第17集团军在它再次向马利诺夫斯基的第6集团军挺进时(该集团军在不久前的败仗中损失较小)，在波尔塔瓦和克腊斯诺格勒附近受阻。

在黑海沿岸，德军第11集团军准备一方面拿下克里木，同时又把苏联南方方面军赶向东。第11集

团军司令朔贝特由于他的轻型飞机降落在布雷区上遇难。接替他的曼施泰因只部署了汉森的第54军攻打克里木，而其余部队与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一起向东运动，渡过第聂伯河，沿亚速海海岸追击正在撤退的苏联南方方面军。防守克里木的是苏第51独立集团军，由前波罗的海西北方面军和中央方面军司令员F·I·库兹涅佐夫指挥。彼烈科朴地峡只有五英里宽，是进入克里木的通道，苏军部队在此作了纵深防御的部署，他们利用四十英尺深的鞑靼壕，一道道旱谷以及许多鞑靼穆斯林的坟墓，作为障碍物或观察所。其他地方的地形不够隐蔽，地峡东面的锡瓦什湖是一个盐碱沼泽，既难于徒涉，使用强击舟水又太浅。在这一狭窄的战线上，德第54军于9月24日发起的进攻因兵力不足而告失败。曼施泰因也无力增援第54军，因为第11集团军余部和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正在东面与苏联南方方面军作战，进展非常缓慢。该方面军于9月26日对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之一部发动了虽然有限但却是有力的反突击。罗军有溃散的危险，不得不由德军山地部队和党卫军的近卫师助一臂之力。

克莱斯特的第1装甲集群于10月6日把番号改为第1装甲集团军。它刚在基辅得胜，即受命南下，插入苏南方方面军的后方。南方方面军于10月5日换了一位新司令员切列维钦科，当时它的编成内有第12、第18和第9集团军。克莱斯特从他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集结地域渡过萨马拉河，向南运动到切列维钦科部队的后方，于10月6日在亚速海之滨的奥西片科附近与第11集团军会师。苏军第18和第9集团军一部被围，德军俘虏十万六千余人。第18集团军司令员斯米尔诺夫被击毙。第1装甲集团军然后挥戈向东，几乎是毫无阻挡地沿亚速海向高加索的门户罗斯托夫方向迅速推进。与此同时，德军第17和第6集团军运动到它的左侧斯大林诺和哈尔科夫之间。

在乌克兰南部和东部的战斗与前面肖尔蒂茨和马拉帕尔特描述的乌克兰西部的战斗有所不同。在乌克兰东部，德军有一些摩托化部队，具有机动性强这一有利条件，而苏军士气低落，在开阔的平原上大批士兵不战而降。然而德军部队也因伤亡减员遭到削弱，不能持续作战。即使党卫军近卫师中忠诚坚定地拥护国家社会主义的人也开始考虑战争的战略目标，他们注意到他们常常行军数小时也见不到一个德国兵。这里大地茫茫无边，空空荡荡，即使最顽强的士兵也会因此感到沮丧和消沉。他们的头头们疲惫不堪，也因看不到战争的尽头而心情沉重。

在取得奥西片科附近的胜利之后，曼施泰因的第11集团军与一个罗马尼亚山地军一起，回到了通往克里木的彼烈科朴地峡，于10月底在这里发起进攻，企图摧毁F·I·库兹涅佐夫的第51独立集团军的顽强防御。第51集团军当时已得到从奥德萨调来的部队的有力增援。10月22日，苏军最高统帅部建立了克里木联合指挥部，由海军中将列夫琴科任司令，巴托夫中将任副司令，但这一最后一分钟的改组已为时过晚，没有能影响作战的进程，或许反而使指挥复杂化。然而第51集团军仍然打得不坏，因为这里的地形和作战样式是俄国人所适应的。

守卫开阔平坦的彼烈科朴地峡的苏军战士占领了所有的高地，布下了大量地雷，架了许多铁丝网，他们的机枪和火炮严密封锁了所有平坦无掩蔽的接近路。他们使用了延期地雷，还使用了德军电子探雷器无法探测的木壳地雷，此外，为进一步加强防御，还架设了遥控火焰喷射器，构筑了炮塔式的火炮掩体和坦克掩体等。苏联空军掌握了制空权。曼施泰因由于没有坦克，只得依赖装甲强击火炮来支援步兵。火力交锋非常激烈，所有德军火炮、马匹和车辆都不得不在湿漉漉的沼泽地上挖掘掩体。在这种不利条件下，汉森的第54军受命再一次发起进攻，冯·扎尔穆特的第30军为预备队，随时准备在突破后扩大战果。进攻是在连绵不断的十月阴雨中进行，雨水使战场变成了一片泽国。有时候连续数日大雾蒙蒙。战争打得极其艰苦。苏军的土木工事多得不可胜数，很多工事是由民工构筑的，甚至连电起爆水雷也用于陆上防御。德军各部智穷力竭，至少有一位师长曾要求停止作战。然而在意志坚定的曼施泰因的鼓动

与催促下，经过十天的战斗，俘敌十余万，缴获火炮七百门。第 11 集团军于 10 月 28 日打通了进入克里木半岛的道路，不过又陷入了西有塞瓦斯托波尔、东有刻赤半岛左右夹击的困境。鉴于苏军掌握了制空权和制海权，他们可能会无限期地坚持下去。

曼施泰因惊愕地注意到德军战斗力衰减得非常之快。仍任奥尔登堡团团长的肖尔蒂茨说，他战争以来第一次对新补充的兵员感到头疼。这些新兵的训练素质与打仗的要求相去甚远。为此，他责备补充和前送系统也是完全有道理的。命令不再象操场上那样灵验，也不是递一个眼色或说一句话就会自动得到执行。在敌人火力下，要把他们当中某些人叫出掩体就更难了。

在列宁格勒战线上，德军作战不如在乌克兰顺利。芬兰人已将列宁格勒北面卡累利阿地峡上的格拉西莫夫的第 23 集团军赶回 1939 年的旧苏芬边界。在拉多加湖和奥涅加湖之间的卡累利阿-芬兰地区，先由戈列连柯，后由梅列茨科夫指挥的苏第 7 集团军，虽有拉多加湖区舰队的支援，仍被迫迟滞到斯维尔河一线；在这里战线稳定了下来，直至 1944 年。

到秋天，德军仍然展开在卢加河一线：屈希勒尔的德军第 18 集团军从波罗的海附近的纳尔瓦地区一直延伸到伊耳湖，大体上是在赫普纳和曼施泰因 7 月份抵达的位置；而布施的德军第 16 集团军则守卫在伊耳湖正南沿洛瓦特河一线。对付德军第 18 集团军的是波波夫的北方方面军，负责防守波罗的海和伊耳湖之间通向列宁格勒的接近地，而苏军西北方面军则守卫在伊耳湖以南德军第 16 集团军当面的防区。8 月 23 日，经常改组的苏军高级指挥机构又进行了一次改组，伏罗希洛夫的西北战区撤销，波波夫的北方方面军被分成列宁格勒方面军(波波夫留任司令员，日丹诺夫任政委)和卡累利阿方面军(由弗罗洛夫指挥)。库罗奇金接替索宾尼科夫指挥西北方面军。列宁格勒、卡累利阿和西北方面军直接对莫斯科最高统帅部负责。从 9 月 11 日至 10 月 18 日，列宁格勒方面军暂时由朱可夫指挥，这一点表明当时局势之危急。

当时李勃试图切断列宁格勒与东方的联系，与芬兰部队在斯维尔河上会合。从 8 月中旬起，屈希勒尔的第 18 集团军，在鲁道夫·施密特的第 39 装甲军和里希特霍芬的第 8 航空军的支援下，将阿基莫夫的苏军第 48 集团军赶到伊耳湖以北。增援屈希勒尔的这两个军都是根据希特勒的命令从中央集团军群调过去的。德军拿下了诺夫哥罗德，然后于 8 月 25 日又拿下了楚多沃，从那里，第 18 集团军的右翼渡过了沃耳霍夫河，并开始穿越难以通行的森林沼泽地，克服不断加强的苏军抵抗，向提赫文打去。这时苏军除已部署在这一地区的雅科夫列夫的第 4 和阿基莫夫的第 48 集团军外，又增加了克雷科夫的第 52 和库利克元帅的第 54 集团军。在左翼端，到 9 月 4 日，德军最终肃清了爱沙尼亚境内的苏军第 8 集团军，于是芬兰湾南岸，除喀琅施塔得对面小小的奥腊尼恩巴乌姆桥头堡之外，已全部被德军占领。然而，李勃最有价值的胜利是在中部。这里，到 9 月中旬，德军几乎进到列宁格勒的郊区，并在什利塞耳堡附近抵达拉多加湖畔，从而切断了列宁格勒与苏联本土之间所有的公路和铁路交通。

与此同时，布施的第 16 集团军，在赫特第 3 装甲集群的第 57 装甲军的支援下，向集结在伊耳湖以南，旧鲁萨和霍尔姆之间的苏军第 2、第 34 和第 27 集团军发起进攻，向瓦尔代丘陵方向挺进，到达迭米扬斯克和奥斯塔什科夫之间的湖滨地区。9 月 18 日，迭米扬斯克失陷。

7 月 17 日，德军已拿下了直通莫斯科道路上的斯摩棱斯克，至 8 月 6 日，肃清了斯摩棱斯克包围圈中的苏军。直到 8 月 23 日，德军才断然发布了下一阶段的作战命令。9 月 5 日，即作出决定刚刚十三天，根据这一决定，疲惫不堪的装甲部队业已开赴南北两方，行程超过四百英里——希特勒断定列宁格勒战线的目的已经达到，他说，此后列宁格勒只能是一个次要的战区。元首的理由是，现在的主要任务是直

取莫斯科，在坏天气到来之前歼灭苏联西方方面军。进攻部队要在“今后八至十天内”集结完毕并作好准备。北方集团军群奉命调出装甲部队，也就是说赫特的第3装甲集群和赫普纳第4装甲集群之一部，还要调出里希特霍芬的第8航空军。古德里安的第3装甲集群和魏克斯的第2集团军要从乌克兰调回，与上述部队共同歼灭保卫莫斯科的苏联西方方面军。

希特勒在此以前曾决定，将他的部队分散在从波罗的海到黑海长达一千英里的广大地区，那时他讲的理由是，夺取列宁格勒、克里木、乌克兰、顿涅次盆地和高加索的石油都比夺取莫斯科并歼灭保卫这一首都的苏军部队重要。然而，到9月5日，当他又一次改变主意时，那些已然调动的德军部队几乎还没有来得及开始为远在南北两方的目标作战。9月5日，基辅及乌克兰东部和中部的大部分地区仍在苏军手中，而古德里安、克莱斯特对基辅河曲部的包围尚未开始。克里木和高加索甚至还未感到德军的威胁。在北方，德军向迭米扬斯克和提赫文运动的势头刚起，决定从北方集团军群调出空军和装甲部队的结果是，作战刚要开始就被迫停了下来。

人们无法分析希特勒头脑中的思维过程。他不听哈尔德和包克的意见，执意分散德军力量，这是人所共知的。围困列宁格勒并与芬兰人会合，在战略上的好处是值得怀疑的，而把装甲部队用于伊耳缅湖森林沼泽地也不能指望会取得任何重大战果。在开阔的乌克兰大平原上，古德里安的第2装甲集群在歼灭基辅河曲部的苏军部队中会发挥重大作用，但深入南方太远，到时无法及时召回使它在向莫斯科进军中充当合适的角色。希特勒曾表明他反对用装甲部队莽撞地向敌纵深进行战术或战略突击，宁愿越过俄国欧洲部分南北一线齐头跃进，既无突出部，也没有暴露的侧翼，以夺取较近的目标。事实上，他过分夸大了中央集团军群两侧苏军部队的重要性，这些苏军部队不管怎么说也算不上机动部队。正如哈尔德所说，希特勒改变战略只是为了对付敌人的战术。克里木、顿涅次盆地和高加索在战略和经济上的重要性对于赞成或反对进军莫斯科的争论毫不相干，因为当德军返回到斯摩棱斯克-莫斯科道路上时，这些地区仍在苏军手中。希特勒在7月份相信战争几乎已经胜利，但即使这一虚妄的设想是事实，也不能成为7、8月间不向铁木辛哥的西方方面军发动进攻的理由。不管元首的思维逻辑中的动机是什么，其效果是从8月初到10月的第一个星期，中央集团军群在离莫斯科不到二百英里的地方，实际上是在消极等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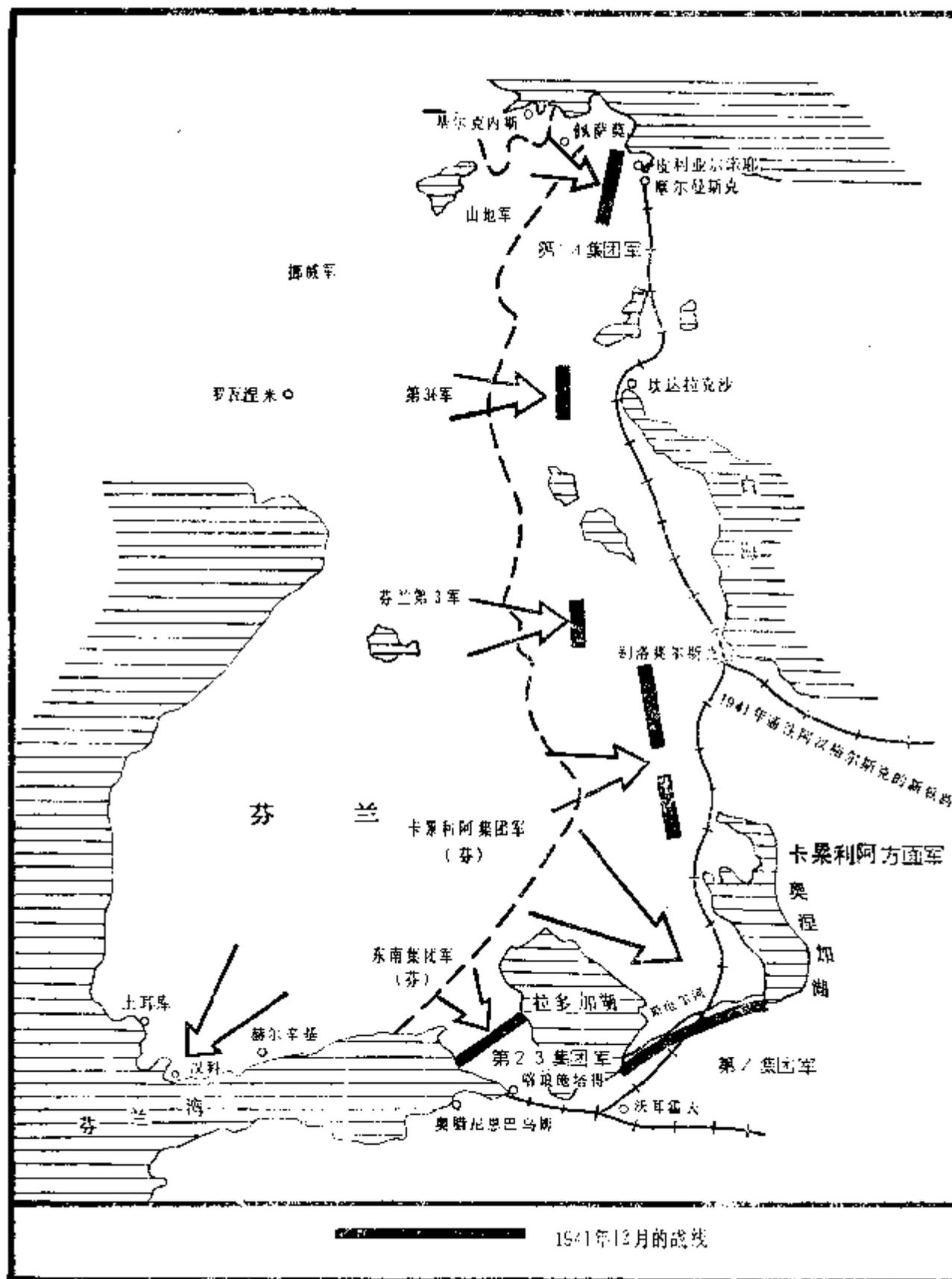
## 第十章 芬兰

苏德战争开始时，福肯霍斯特的司令部(自6月15日起)设在芬兰中部的罗瓦涅米。两周前，德国师即已进入阵地。苏联无视芬兰的中立宣言，空袭了赫尔辛基、土耳其库等南方城市。于是，芬兰政府向苏联宣战。

在北方，迪特尔的山地军占领了佩萨莫地区，并向六十英里以外的摩尔曼斯克发起攻势。保卫该城的只有苏军弗罗洛夫的第14集团军的两个步兵师。迪特尔的攻势并未奏效。苏北方舰队十分活跃，把苏军部队运到了德军后方。德军照相侦察不能满足需要，德军地图则是一张废纸，上面标示的主要运动、补给路线在实际上根本不存在。这片荒无人烟的原野极难通行，即使最有经验的山地部队一小时也前进不了半英里，火炮、弹药只得由骡马驮载。部队得不到空中支援。经过几次交战，迪特尔的部队清醒了，因为苏军拥有一切有利条件：他们有强大的炮兵、充足的弹药供应、优势的空中力量、很好的公路和海上交通线。对于在坚固设防的阵地上打防御战，苏军部队受过这方面的训练，而且在当时他们也最适于这种打法。由于缺少火力，迪特尔无法将苏军赶出阵地。很快地，出现了一个由水兵和当地居民拼凑

起来的苏军第三个师，他们使只前进了十五英里的迪特尔部队终于停顿下来。

7月1日，菲格的德军第36军以一个芬兰师、两个德军师的兵力，还有少量坦克，从萨拉附近经坎坷不平的森林地向坎达拉克沙发起攻势。森林燃起了漫天大火，部队无法前进，党卫军北方旅缺乏经验，动摇不定。芬军第6师尽管只有极少的炮兵，但对苏军第42步兵军两个师的顽强抵抗并不畏惧。7月16日，福肯霍斯特来到第36军司令部，了解德军进展缓慢的原因。负责汇报的参谋解释说，比起不习惯森林作战的德军来，芬兰部队与苏联部队处于优势地位。据说听了这话，福肯霍斯特反问是否要他向元首报告：第36军由于懦弱无能，无法出击。两天后，布申哈根视察了第36军以南的西拉斯沃指挥的芬兰第3军地段，对他们的迅速进展表示惊讶。芬兰军队以团为单位，突破到苏军后方，接着前进了四十英里，并在他们的后方筑起了一条公路。芬兰军队尽管打得十分顽强，但仍然无法抵达摩尔曼斯克铁路，主要因为弗洛罗夫的第14集团军充分利用了横向铁路和海上交通线，把增援部队运到了坎达拉克沙。8月25日，西拉斯沃告诉福肯霍斯特，他无法达到他的目标，他要求增援，特别说明要一个习惯于森林作战的芬兰新锐师。最后，党卫军北方旅被全部调给西拉斯沃。西拉斯沃不想把它做为一支完整的部队使用，而是把它分成若干小部队，受芬兰上校团长们的指挥；西拉斯沃认为，党卫军部队没有受过充分训练，不能独立作战。于是，他与福肯霍斯特发生了第一次分歧，因为福肯霍斯特坚持认为，不应拆散德国部队。西拉斯沃发现，当时，离开了芬兰部队的支援，党卫军抵挡不住苏联的进攻。德军尽管遇到这些困难，但到8月27日，他们在凯拉拉附近仍然击溃了两个苏联师。



在芬兰的作战行动  
 1941年6月——12月

## 图 5 在芬兰的作战行动

整个夏天，福肯霍斯特与曼纳海姆、西拉斯沃之间的关系一直没有得到改善。福肯霍斯特再三要求芬兰部队承担德军难以承担的任务。他 10 月份提出的要求被断然拒绝了。在芬兰人看来，德国人的要求太多，贡献太少，特别是德国空军不能始终如一地履行他们的诺言。11 月初，芬兰军队在第 3 军地段上取得了进一步的胜利。但芬兰第 3 师在凯斯提基附近执行德军筹划的进攻任务时，损失了三分之一的军官。在这之后，西拉斯沃便拒绝采取进一步行动。整个战争期间，在芬兰的作战正是采取了这种形式，芬兰军队只承担他们认为适合他们的作战任务。

德国在芬兰北部的战略，与它在俄罗斯西部和乌克兰的战略一样，缺乏目的性。希特勒对佩萨莫矿区的防御表示关切是有情可原的。但是考虑到德军的人力、物力有限，关于切断摩尔曼斯克铁路的决定正确与否，是令人怀疑的，因为战争物资还可以通过阿尔汉格尔斯克输入。阿尔汉格尔斯克本是个夏季港。但只要有破冰船开航，整个冬季都能使用。实际上，希特勒是想保住佩萨莫和萨拉周围的芬兰中部狭窄地区，同时分兵三路向东发动进攻，各路的间隔甚宽。三路攻势均告失败——如果三路汇为一路发动进攻的话，或许还可能成功。况且，芬兰北部的战役与整个战争有多少关系，是值得怀疑的。

芬兰是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管辖的一个战场，具体由约德尔向元首负责。列宁格勒和斯维尔河以南的战事则由哈尔德、勃劳希契和陆军总部直接负责。福肯霍斯特指挥在挪威和芬兰的军队，但并不指挥支援他的第 5 航空队。而第 5 航空队由于执行戈林的空军总部下达的多如牛毛的任务（这些任务与对苏战争毫无关系），而把力量分散了。福肯霍斯特实际上也不能完全控制配属给他的芬兰军、师，因为这些军、师指挥官与曼纳海姆有密切的联系，他们一遇到他们认为与芬兰利益相冲突的行动时，便裹足不前。而且他们从不向德国人做必要的解释，说明不能合作的真正理由。德国人发现，在芬兰的联合作战与乌克兰的联合作战大相径庭；在乌克兰，罗马尼亚军队能服从指挥，尽管有时需要压服，但总是能执行德国人的命令。在其他地方，德国军队都是用来为盟军撑腰的，而在芬兰北部和中部，芬兰军队却被用来为德军打气。这是一种惩罚，德国人很快就认识到这一点。芬兰的军民本来希望德国能以闪击战征服苏联，因此他们对德军的这种表现感到失望。在东南部，曼纳海姆后来把勃兰登堡第 163 师归还德军指挥，而不肯交出芬兰部队，因为他认为勃兰登堡的部队未能达到芬兰战场的要求。但是，这支德国部队很可能在哪一方面都不比他们的同胞们差。他们的同胞因为横扫俄国而震惊了全世界；而他们却被战场上的特有条件战胜了：昼长夜短，睡眠困难，原野坎坷，湖沼遍布，蚊子成灾，还有令人望而生畏的林海。任何人在这里逗留一段时间，都会感到恐惧、沮丧。然而，芬兰人并不受这种环境的影响。与德军对垒的、从俄罗斯北部和西伯利亚调来的苏军也是如此，只是比芬兰人稍逊一筹。坦克用不上，在能见度很差的森林地带，飞机火炮发挥不了多大作用，运输工具、补给物资反成了拖累。德军的胜利主要归功于动作迅速、敢打敢冲的步兵。

柏林提出要把芬兰的德军交给曼纳海姆统一指挥，但遭到曼纳海姆的拒绝。芬兰的这位总司令不愿意充当这样的角色，使自己实际上通过约德尔接受元首的命令。芬兰的立场总是反复无常，很难对付。它极力使自己独立于德国，它认为对苏战争是它自己的事情，因而不想跟德国结成任何形式的联盟。这样一来，芬兰可使自己免于被占领，并能在大战结束前单独与苏联进行和平谈判。但它硬说自己是德国的战友而不是盟友，却是故作姿态，因为这个不幸的小国，人口不超过四百万，只好依靠德国供给武器、装备，依靠德国进口粮食。

前面已经讲过，在战争开始时，列宁格勒军区改成北方方面军，由波波夫中将指挥。波波夫只有三

个野战集团军：弗洛罗夫指挥的第 14 集团军驻守北面的摩尔曼斯克与别洛莫尔斯克之间的科拉半岛；戈列连科指挥的第 7 集团军驻守大致处于拉多加湖与奥涅加湖之间的拉多加-卡累利阿；先由普申尼可夫、后由格拉西莫夫指挥的第 23 集团军驻守列宁格勒北部的卡累利阿地峡。7 月 10 日，北方方面军被并入索宾尼科夫指挥的正从波罗的海国家向列宁格勒方向退却的西北方面军，作为伏洛希罗夫指挥下的西北战区的一部分。六个星期以后，也就是在 8 月 23 日，西北战区不复存在，尽管西北方面军还在列宁格勒东南部的沃耳霍夫河-伊耳湖地区继续活动。北方方面军被分成波波夫的列宁格勒方面军和弗洛罗夫的卡累利阿方面军。弗洛罗夫负责保卫摩尔曼斯克和奥涅加湖之间的地域。波波夫负责保卫列宁格勒以及芬兰湾与拉多加湖之间的卡累利阿地峡，其第 23 集团军面对北面的芬兰军队，另外三个集团军部署在南面对付德北方集团军群。此外，第 7 集团军(后成第 7 独立集团军)部署在拉多加湖以东。9 月 5 日，波波夫把列宁格勒方面军移交给伏洛希罗夫。(自 9 月 11 日至 10 月 8 日，伏洛希罗夫临时由朱可夫接替。)

芬兰的主力部队部署在芬兰东南部，由曼纳海姆指挥。它分成两个主力集团军。前参谋长海因里希斯指挥的芬兰卡累利阿集团军，由塔尔维拉的第 6 军和海格伦的第 7 军组成，约有六个师的兵力；另一个集团军有时被称作芬兰东南集团军，由拉蒂凯南的第 2 军和奥许的第 4 军组成，共有八个师。德第 163 步兵师的部分部队作为预备队。对付芬兰军队的苏军部队有第 23 集团军的六个步兵师和第 7 集团军的四个师，因此芬兰部队大约占有二比一的优势。7 月 10 日，海因里希斯进攻拉多加湖东北部的戈列连科的第 7 集团军，迫使它向后退却，一周之内就前进了六十多英里。虽然有些地区打得很激烈，但戈列连科命令他的师交替撤退，他似乎事先就做好了后撤的准备。8 月，海因里希斯在收复并越过了 1939 年芬兰边界线以后，便转入了防御。与此同时，苏军第 7 集团军得到了第 23 集团军的加强，其指挥权由梅列茨科夫接替。7 月 31 日，格拉西莫夫的第 23 集团军在拉多加湖西面受到攻击。在 8 月的下半月，芬兰军队展开了全面攻势，在不到三周的时间内收复了芬兰在 1939 年占有的全部领土。因为芬兰军队离列宁格勒城郊不到三十英里，凯特尔奉希特勒之命，于 8 月 22 日写信给曼纳海姆，要求他向拉多加湖东、西两面的地峡继续前进，并要求芬兰军队渡过斯维尔河，与正在该河与提赫文之间的李勃会合。

但在那时，曼纳海姆和他的芬兰指挥官对此显然缺乏热情。伤亡并不算轻。芬兰的财力、人力无法维持芬兰庞大的武装部队，曼纳海姆打算解散部分部队，让他们解甲归田。而且，在某些芬兰人士中间显然暗中流传一种看法，认为芬兰军队在战斗中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希望能看到德国军队显显身手。芬兰人虽然在政治上、经济上依赖于德国，但在军事上却不屈服于德国的压力。曼纳海姆对德国要他与李勃会师做过这样一次答复：在德军第 163 步兵师没有攻占苏维拉赫季之前，他不可能与李勃会师。由于这个步兵师每发动一场攻势都要碰到恶劣的天气，而且当时已经完全停滞不前，因此德国人只得忍气吞声。曼纳海姆最终前进到斯维尔河，到那里就按兵不动了。他距离提赫文只有八十英里，无论别人怎样劝说、敦促，也无法使他继续向前推进。

1941 年 11 月，德国指挥部进行了改组：芬兰北部和中部的德国部队由迪特尔指挥的新编拉伯兰集团军进行控制。迪特尔是德国人和芬兰人都很喜爱的巴伐利亚人，也深受希特勒器重。1942 年 6 月，拉伯兰集团军又改称为第 20 山地集团军。

后来，迪特尔注意到了芬兰人的态度，他对芬兰军队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迪特尔尽管十分爽快地承认芬兰人在森林战和山地战中是出色的战士，但他认为芬兰人低估了俄国人。迪特尔批评芬兰人躲避硬仗，并认为：一旦苏联发动一场顽强攻势，依芬兰军队的精神状态和训练状况来看，他们是无法抵挡得住的。虽然迪特尔的后一个看法是错误的，但他关于芬兰军队想方设法避免流血的说法却是正确的。对于德国人流血牺牲，芬兰人无动于衷。德军驻芬兰第 3 军的联络官报告说，分配给德国军队的主要进

攻任务总是超过他们所应承担的。虽然德、芬两军士兵之间的关系是好的，但指挥官之间却有些紧张，德军也发现他们的战友不是那么容易对付。芬兰人埋怨德国人硬抓住芬兰军队不放。刚直不阿的西拉斯沃自行其是，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拉伯兰集团军。1942年5月23日，迪特尔很不策略地企图限制西拉斯沃的对他自己部队的控制权，叫他不要任意从前线撤走部队。可是第二天，西拉斯沃便命令所有的芬兰营撤出德军前线。他还强烈要求德军在七十二小时之内归还借用的全部马匹、车辆。如果真是照此办理，所有德国部队都将陷于瘫痪。只是经迪特尔亲自出面恳求之后，西拉斯沃才收回成命。

1943年之后，芬兰的战争停滞不前，这年的4月，苏军第14集团军在海军的支援下向佩萨莫发起进攻，但未能奏效。在此以后，尽管双方不时有些摩擦，但战斗是局部性的，战线也未发生变动。

芬兰参战使苏联和英国都很不安。苏联不能无视芬兰，因为它威胁着列宁格勒，拖住了苏军的兵力。在英国与美国，不少人对芬兰怀有好感，芬兰参战使英、美两国感到沮丧，因为他们正在设法支持被德国打得节节败退的苏联。里宾特洛甫对芬兰政府施加压力，要它与英国断绝外交关系，芬兰顺从了。7月底，英国轰炸了德国占领的芬兰领土佩萨莫。8月份，苏联通过美国表示愿意和芬兰讲和，甚至愿意在领土上做出让步。赫尔辛基对这一切都充耳不闻，那里的芬兰人认为苏联很快就会被打败。1941年9、10月间，英国和美国都警告芬兰不要越过1939年边界线，美国特别担心芬兰人会切断摩尔曼斯克铁路线。芬兰公开宣称不理睬这些警告，但它事实上没有超过它1939年的边界线多远。芬兰与美国之间进行的这一外交活动使得里宾特洛甫感到不安，因此他向赫尔辛基施加压力，使它在11月25日成为反共产国际协定的签字国，以换取德国对芬兰的经济援助。德国人出于宣传上、政治上的考虑，对该协定的签订大肆吹捧。这就促使斯大林向丘吉尔施加压力，要他表明英国对芬兰的态度。英国政府通知芬兰人，除非他们在12月5日前停止作战并退出战争，否则英国要向芬兰宣战。截止12月5日，没有得到任何答复。因此，英国于12月6日向芬兰宣战。

## 第十一章 主要考虑政治

1941年6月22日，苏联遭到进攻。当天晚上，丘吉尔在伦敦发表广播演说，他预见到对苏联发动战争是企图入侵英伦三岛的前奏，并说英国和苏联有着共同的目标。这篇演说的部分内容在《真理报》上登载了。尽管苏联官方尚未对丘吉尔作出反应，但他的演说已为苏联政府和人民满意地接受了。一夜之间，克里普斯变得受人欢迎了。根据苏联的建议，于7月12日签署了英苏联合声明，保证今后相互支援，不单独与共同的敌人讲和。在德国入侵一周之后，以麦克法兰为首的英国军事使团到达莫斯科。

在美国，罗斯福和国务卿科德尔·赫尔所持的观点很大程度上与丘吉尔一致，他们急欲援助苏联。美国国务院官员、政界人士以及美国公众绝非是普遍都愿意这样做。他们认为苏联是芬兰、巴尔干、波兰、罗马尼亚人民的反宗教的压迫者。新的战争未必能冲洗掉克里姆林宫统治者的罪过。东欧人在美国的后裔仍对苏联极不信任，而相当数量的德国血统的美国公民除不信任外，还有敌对情绪。很多与欧洲大陆无血缘关系的美国人，则相信共产主义是迷惑人的危险的主义，认为苏联是资本主义的敌人，是一切宗教及政治自由的敌人。这类思想感情在哈里·杜鲁门和其他一些人身上得到充分的体现。他们是法西斯主义不共戴天的敌人，但也认为，不仅对希特勒德国，而且对斯大林的苏联所作的口头保证，一概都不能相信。以后事态发展证明了他们的看法是对的。

因为斯大林对这篇广播演说未作出反应，在长时间的——用丘吉尔的话则是令人焦躁的——沉默之后，英国首相被迫采取下一步行动，于7月7日以私人名义写信给斯大林。这个独裁者在过去两年里一直是希特勒的忠实盟友和支持者，甚至给德国提供港口设施供袭击英国舰船使用，然而，斯大林在复信中建议英国应立即在法国北部和挪威开辟第二战场时，却没有因丘吉尔加给他的羞辱而感到难为情。几周之内，这种建议竟成为无礼的要求，后来还带有侮辱性的言辞。斯大林越来越认为苏联是在为保卫英伦三岛而战，而不是为自己的生存、为克里姆林宫统治者的安全而战。英苏关系从结盟一开始就谈不上好。只注重武力与诡计的斯大林，认为慷慨和讲真话是软弱的表现。那时，丘吉尔政府和英国外交部在日常与苏联打交道中采取近乎于姑息的宽容谅解政策。英国驻莫斯科大使并不总是持支持的态度。丘吉尔担心苏联会退出战争，他的行动自然在很大程度上受这种担心的支配。他相信自己的行动符合本国及自由世界的利益，他忍受了侮辱和毁谤，随时向苏联提供英国自己也急需的战争补给品。

6月26日，萨默·韦尔斯曾宣布，不会用中立法案排斥苏联。苏联立即作出反应。7月8日，苏联驻华盛顿大使奥曼斯基向美国国务院提交了要求提供物资的货单，其数量惊人，价值将近二十亿美元，仅其中一项就包括三千架战斗机和三千架轰炸机。华盛顿并不情愿由美国来承担这样一项庞大的援助计划，它担心苏联会很快败北，使这些物资落入德国人手中。人们感到对苏联的政治和军事形势需要进行调查，因为美国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认为苏联能使自己不被击败的时间不会超过三个月。对情报的判断和华盛顿收到的报告互相矛盾、前后不一。美国驻莫斯科武官伊凡·耶顿少校喜欢挑剔苏军，对苏联能幸存的可能性持悲观态度。伦敦的英军参谋长们认为六周内德军将打进莫斯科。另一方面，克里普斯、麦克法兰和美国大使斯坦哈特则比较乐观，尽管那时斯坦哈特承认，在莫斯科的外国人想知道苏联内部发生什么情况是很困难的。此外，也不可能得到任何有关苏联人的计划、资源的情报，也不可能了解苏联内部发生的情况。为了澄清形势，罗斯福决定派他在英国的私人代表哈里·霍普金斯从伦敦前往莫斯科同斯大林会谈。

斯大林在7月29日和30日与霍普金斯会谈时，施展出一整套友善和寓刚于柔的伎俩，给人以坦率和诚实的印象。以后，霍普金斯发现只有斯大林才是最高权威和所有情报的来源；斯大林不在时，他的参谋人员对即令是一些区区小事也不敢讨论。第一次会面时，斯大林费尽心机地讨好总统的私人代表。当苏联能毫不费劲地得到美国的物资，而且被击败的危险消失后，斯大林的态度就变了。他不能面对着美国的工业实力和尚未动用的军事力量望梅止渴，于是便逼迫霍普金斯答应美国参战。他认为，只要宣战就够了。德国兵力如此之强，英苏协力也难以战胜它，他甚至还说，他欢迎美国派兵去苏联。他说，战争开始时，前方的苏军有一百八十个师，其中有六十个坦克师；到7月份，增加到二百六十个师。斯大林预期到1942年5月前线将有三百五十个师，他说，战争开始时，苏联拥有二万四千辆坦克，另外每月还能生产一千辆。据他说，他有七千多架战斗机，每月还能生产约一千八百架军用飞机。

当然，斯大林这么说，是有用意，有目的的。他很少会见客人，很少说废话，在这个非常时刻，他是极需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才这样做的。不过，以后事态的发展以及得到的情报都证实透露苏联方面的数字时，斯大林可能说的是实话。然而，在其它问题上，尤其是有关德军的情况，他的说法不准确。他过分夸大了敌人的实力，说德国的坦克师和摩托化师有七十个。很多其它说法也不真实。这可能是故意夸大，以强调援助的必要性，也许是出于主观猜测，以弥补由于苏军战术情报组织遭到破坏而出现的情报空白。不管他怎么说，也不管他说的正确性如何，斯大林还是给霍普金斯以深刻的印象，并通过他使罗斯福相信苏联并不会很快被打败。

这年秋初，美国情报机构倾向于这样一种看法，即苏联不太可能维持到可以预见的将来，尽管当时

尚不能预测战争的结局如何。在霍普金斯访问之后，罗斯福和丘吉尔派出一个联合支援使团前去莫斯科讨论苏联的需求，在伦敦负责军事援助的艾夫里尔·哈里曼代表美国，比弗布鲁克则是丘吉尔派的代表。克里姆林宫进行这次会谈所采用的方式虽然符合共产党人的惯例，但西方代表团却感到意外和震惊。在9月28日第一次会谈中，大家较热诚。斯大林概述了前方军事形势。代表团成员并没有感到有多少新鲜内容，反而产生一些错觉，因为这个独裁者掩盖了苏联失败的真实原因，而佯称完全是由于德国装甲部队实力太强所致。第二天会谈时，气氛迥然不同。代表团成员感到对方充满着猜疑和敌意。会谈毫无结果。斯大林对会谈议程几乎不感兴趣。无礼地暗示说，是苏联挑起了战争的全部重担，并说已提供的援助微不足道。次日，斯大林采用巴甫洛夫的一百八十度转变手法(这种手法在以后与外国政界人士和特使们的许多次会谈中已司空见惯了)。他笑容可掬，亲切和蔼，表现随和，很快便达成协议。接着又是一番热情招待，代表团成员畅饮伏特加，频频举杯祝酒，离开时总算感到心满意足，因为终于达成了协议，虽然这协议仅仅说明苏联人愿意接受援助。这次会谈表明了苏联人采取只取不予的手法，给苏联的东西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接受了。一直到那时，美国始终要求苏联提出需要提供军用物资的正当理由或根据，而斯大林则明确表示这方面的情报是不会提供的。西方民主国家后来才获悉他们还得冒着风险把军用物资和补给品运往苏联港口。会谈中，这种态度上的突然变化可能有双重目的：一是使英美与会者感到不知所措而动摇他们的决心；同时也可以使代表团成员欣然离去。这是针对当时德国电台有关会谈破裂的宣传最好的一种批驳办法。这次会谈有点象征收保护费，因为会谈向这位独裁者表明，为了与他结盟西方愿意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苏联外交的另一重要特点是，它十分重视战后的欧洲国界线和势力范围的划分。而当时苏联军队在白俄罗斯以及乌克兰遭到失败，德国人即将向莫斯科挺进。那时英国还是个资源丰富的第一流强国，已取代德国的地位，似乎成为战后能与苏联觊觎欧洲大陆的野心进行对抗的唯一欧洲国家。莫斯科逼迫英国承认1941年苏联的国界线。这条国界线把非法强占的比萨拉比亚、北布科维纳、波罗的海国家、部分芬兰以及波兰领土都纳入苏联版图。在波兰全国统一政府问题上，斯大林只好改变立场。他认为建立一个新波兰对苏联的利益极为重要，愿意在苏联领土上为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提供立足之地。这可能是为了(后来的实际情况也表明)使他便于控制或在需要时扼杀这个政府。1941年他就在盘算如何处理东德的领土和如何保住苏联在中部欧洲的地位。他想和丘吉尔做一番交易，签订条约和秘密议定书来划分欧洲的势力范围，就象1939年8月同德国的做法一样，他认为美国对欧洲的看法是对欧洲的干涉。但是丘吉尔不事先与美国协商是不会采取行动的。这一点对斯大林并不是没有影响。丘吉尔常常被一种没有根据的思绪所苦恼，他担心斯大林强迫别人承认他攫取的领土是作为继续进行这场战争所索取的代价，所以，丘吉尔很想与他达成某种协议。但罗斯福和赫尔坚决反对给斯大林预支“贷款”。整个战争期间，罗斯福不愿纠缠在欧洲那些问题上，他深信政治上的国界问题和血缘问题应放到战后和平会议上去解决。

战争初期，苏联和英美在战争目的上分歧很大。当时这已是很明显的了。以反对布尔什维克而自豪的丘吉尔，却对斯大林和他在克里姆林宫里的同僚们的战争目的持乐观态度。尽管丘吉尔否认为了和苏联结成联盟而丧失原则，他还有这样一句名言：唯一的目的是消灭希特勒。然而这一值得称赞的意愿，竟然简单化地成为战争目标。斯大林和他的政府也同样决心消灭希特勒和法西斯主义。但是，甚至在战争最初几个月里，他们已经在设想战后欧洲的前景，目的不仅在于赢得战争，而且在于赢得随之而来的和平事业。对丘吉尔来说，唯一的敌人是近在法国的加来，而俄国人则离得很远很远。丘吉尔是否认真考虑过，战后欧洲将是由一个强大而又有威胁性的国家的独裁者、一个罪恶多端的狂人被另一个独裁者和狂人所取代，这是令人怀疑的。罗斯福的态度和政策有点自相矛盾。战争初期，他决心不把别国领土

让给斯大林，这使他赢得了声望。但是，他和国务卿对中欧和东欧没有明确的政策。他还错误地估计了斯大林和苏联的目的及手段，对战后欧洲的设想是基于相信苏联会根据和会的决议和希望而撤离所占领的土地。看来，罗斯福对外交政策与军事战略之间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依赖缺乏了解。他倾向把进行战争的政治责任下放给战地司令官和参谋长。罗斯福在决定对抗纳粹德国的措施时大胆而有远见。他坚定地维护基本的自由权力。他并不认为苏联成为联合国前身那个组织的成员有什么不合适。王权思想不合他的口味，他对不称为共和国的国家持有偏见。他不喜欢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至少是西欧类型的)。他对别人指责他用美国资源扶持英帝国非常敏感。同其他伟人一样，罗斯福是一个自负的人。他非常相信靠他的人格和规劝的力量能把敌对的斯大林争取过来。这种信念最终还是错了。

后来斯大林施加高压，想迫使英国向芬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宣战。英国与这些国家并没有争端，与这些国家宣战对战争的进程并没有什么影响，最多是进一步孤立芬兰。另一方面，这年年底日本在太平洋向英国发起进攻后，苏联并没有向日本宣战。英国外交大臣艾登那时要去莫斯科，主要目的是谈这件事。会谈象通常演戏一样。第一天，即12月16日，斯大林企图逼迫艾登讨论战后欧洲问题，包括苏联的国界的具体划分以及分割德国的问题。会谈几乎毫无进展，但气氛还是友好的。第二天，艾登就象以往别人一样感到震惊。斯大林怒不可遏，根本不讲道理。莫洛托夫尽其最大努力也无济于事。整个气氛紧张、冷淡。在12月19日第三天会谈中，通常的第三幕开演了。在艾登前面的是一位温和得多的独裁者。在最后一天晚上的会谈中，艾登提出第二年春天苏联参与对日战争的问题。斯大林只是恳求目前不干预，理由是苏联人民在思想感情上会反对这种战争。和以往的会谈一样，最后艾登在一片热情款待中结束这次会谈。

在腊斯登堡，德国元首并非没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英美和苏联不可能合作，因为他认为他们的社会制度截然不同，他相信克里姆林宫的长远目的是在各地推翻资本主义。他满怀信心地等待着合作的破裂，并从中捞到好处。而英国和美国决心使他们与苏联的联盟不因为德国的宣传或苏联的不信任和挑衅而遭到破坏。

德国进攻苏联，日本事先毫无所知。当日本海军轰炸机袭击珍珠港的美军基地时，希特勒和美国人一样感到震惊。那年早些时候，里宾特洛甫和希特勒与松冈洋右会谈时，他们想要日本集中力量、集中目标对付太平洋和远东的英国人。他们保证一旦美国或苏联干涉就会支援日本，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为了打消东京的担心或忧虑。德国并不希望日本也进攻苏联或美国。苏德战争爆发后不久，里宾特洛甫和陆军总部似乎对劝诱日本攻击苏联远东的沿海地区又逐渐发生了兴趣。7月10日，里宾特洛甫指示德国驻东京大使奥特着手办理此事。日本似乎作了一番考虑。在此前一天，即7月9日，哈尔德同陆军情报局局长马茨屈还交谈过，他们认为德国对日本的要求仍不明确，“我们既然要求日本去进攻新加坡，现在为什么又唆使它去对付俄国”。

8月4日，日本驻柏林武官本泽中将拜会了马茨屈。金策尔的记录是这样记述的，本泽提到日本有可能不顾困难和其它曾作过的许诺，“恪守三国条约对俄国发动进攻”，关东军若从满洲发动这场进攻，最低限度要用十六个师，编成四个军。此后，这件事便不了了之。据瓦尔利蒙特说，德国人实在太自负了，以至日本人提到可以帮助时，竟然遭到拒绝。8月19日，日本人告诉奥特将军说，日本目前无意介入战争。

诚然，克里姆林宫不知此事。当苏联遭受德国进攻时，完全有理由担心日本人也插一手。6月23日，苏联驻东京大使询问日本外相，日本是否想恪守中立协定，他得到的答复是含糊其词的。在1941年12

月美国参战前，苏联一直担心自己受到关东军的威胁，不敢减少那里的部队，尽管在莫斯科战役期间确实抽走了一些。1941年8月，他们有些担忧，怕日本会对美国经海路向符拉迪沃斯托克给苏联运送物资制造困难。按计划主要靠美国船只每月向那里运送二十二万吨食品。日本对美国发起战争后，这条补给线并没有被切断，因为一百二十艘美国太平洋货船换上了苏联国旗。

具体地推测日本进攻苏联可能会产生的影响并无多大益处。那时日本是第一流的军事强国。日本陆军和海军飞机在质量上远比苏联空军优越，如果日本动手，苏联在远东的空军力量有可能会迅速被摧毁。另一方面，日本坦克部队相对来说是弱的，十六个步兵师难以成为一支足够强大的力量深入到西伯利亚。最坏的可能也不过是苏联可能失去苏联在远东的沿海工业区符拉迪沃斯托克和萨哈林岛以及西方的一半进口援助。另一方面，假若日本全力以赴对付苏联而不打美国 and 英国，如果日本作为德国的亲密盟国在夏季参战，苏联全境可能很快就为他人所占领了。然而，日本如果不进口某些战略原料，尤其是石油，他的实力是有限的。这些原料，只有从美洲、荷属东印度群岛、缅甸、或英属中东才能获得。日本倘若不先使美国保持善意的中立，就不可能对苏联发动全面的战争，因为它的生存要依赖太平洋水路。美国早已同情正在进行殊死斗争的中国，因此，要美国在这方面支援日本是不可思议的。从经济上和军事上说，日本的命运将取决于美国。

## 第十二章 维亚兹马和秋季的泥淖

德国投入东方的战争时，弗罗姆的后备军只有四十万后备兵员，油料储备只够两个月到三个月使用。被德国陆军总部留作预备队的二十八个师，除了三个师，全部都参加了夏季的作战。德军遭受的伤亡，虽只是苏军伤亡的一小部分，但远非轻微，到8月26日止，已达四十四万人，其中九万四千人死亡。到8月底，分配给各处的补充兵员只有二十一万七千人，可是他们到达各自的单位无疑还需要一段时间，因为很多人在到达铁路运输终点之后，还需徒步行军。除了波罗的海地区能利用海上运输以外，油料补充日益困难，其原因是缴获苏联铁路车辆太少，尤其是油罐车就更少。这就是说，若不把苏联的宽轨改为欧洲的标准轨，铁路的利用率是很低的。德军坦克部队的实力，由于人员的伤亡和车辆的损坏，已降到编制定额的一半。灰尘、沙地和长途行驶使发动机严重磨损，而提供新的发动机进行替换，又有困难。摩托车辆也负担过重，按编制，缺少三分之一。由于希特勒决定对新组建的师提供装备应优先于原有的部队，结果坦克和摩托车辆的整个供应状况更加严重。

部队得不到足够补充的状况，在勃劳希契和集团军群的司令官眼里显得相当严重，而在战场上（尤其是在徒步行军的步兵兵团里）实际情况更比这糟得多，因为人员、马匹的劳累和武器的磨损是无法以统计表的数字反映的。物资短缺和降低补给标准，使人们初步看到了德国今后的命运将发生变化。8月底，古德里安抱怨说，装甲部队已筋疲力尽，战斗力已很有限。他举明策尔的第6装甲团为例。他说，该团按原建制约有一百五十辆坦克，到9月14日能作战的坦克已减少到十辆。到目前为止，坦克兵的伤亡不重，但摩托化步兵连已减员到每连五十人。人们已注意到，新的补充人员缺乏作战经验，也不坚强。没有冬衣。皮靴、短袜和衬衫很缺乏。面包也不能按时供应，汽车的水箱没有防冻液。这还是得到宠爱的装备精良的装甲部队和摩托化部队的情况。步兵的情况更要糟得多。

第22步兵师（不仅仅这一个部队如此）注意到：在战斗中新补充的步兵越来越难指挥，各级人员已形不成一个整体，人们不再凭他们的自觉主动采取行动，一切意外发生的情况都得由上级下命令处置。第

98 弗朗哥苏台德步兵师也有同样的感受。这个师的师长，也是该师军史和日记的撰写人，在评论赖歇瑙这位狂热的陆军元帅所发布的命令——每个下级军官都要在自己的地图图板上写“不停地追”几个大字时，提到种种不祥之兆。机动车辆陷入泥淖无法开动，步兵劳累不堪，每天有几十匹战马在执行任务中死亡。执行一般勤务的装着滚珠轴承的胶轮马车不堪使用，它们难以适应糟糕透顶的道路。在当地征用的农用轻便马车显然不受恶劣环境的限制。德国、匈牙利和爱尔兰良种马由于劳累和饥饿而死去，但当地矮小的俄国马却能生存下来。它们什么都吃，甚至吃白桦树的嫩枝和农舍屋顶铺的茅草。通信兵和摩托通信员开始在森林中失踪。步兵的“休息”成了“执行新任务”的同义语，这新任务是搜索森林，寻找潜藏的敌人。这个步兵师常常沮丧地回忆起送给游击队成百吨弹药的“礼品”。由于没有运输工具，这批军火在新格利鲍夫交给一个俄国老人保管。各步兵连只剩下三十到四十人。有一个步兵团，从7月31日到8月10日，损失了三十七名军官和一千二百名士兵。这个师在9月27日补充兵员到达时，已减员三千八百人。某个营从补充兵员中分到三十七人，它报告说，这种补充只不过是向大海注入一滴水而已。一个科堡的炮兵连分到十六人，他们冷漠地说：“很明显，在科堡已没有什么人了”。一个团长在9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在这个无边无际的国家里，要征服的土地真够多的。然而，步兵与摩托化部队的看法迥然不同，因为他身后的每英里路都是靠他本人花费力气走过来的。只有步兵能懂得这一点。他们一连好多个星期和污泥、雨水打交道，有时热，有时冷，吃得差，且不能按时就餐。他们拖着疲劳的、长满虱子的身子，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进攻，保护他们的只是他们身上的一张皮。他们的动力除了自身的勇敢和意志外，别无他物可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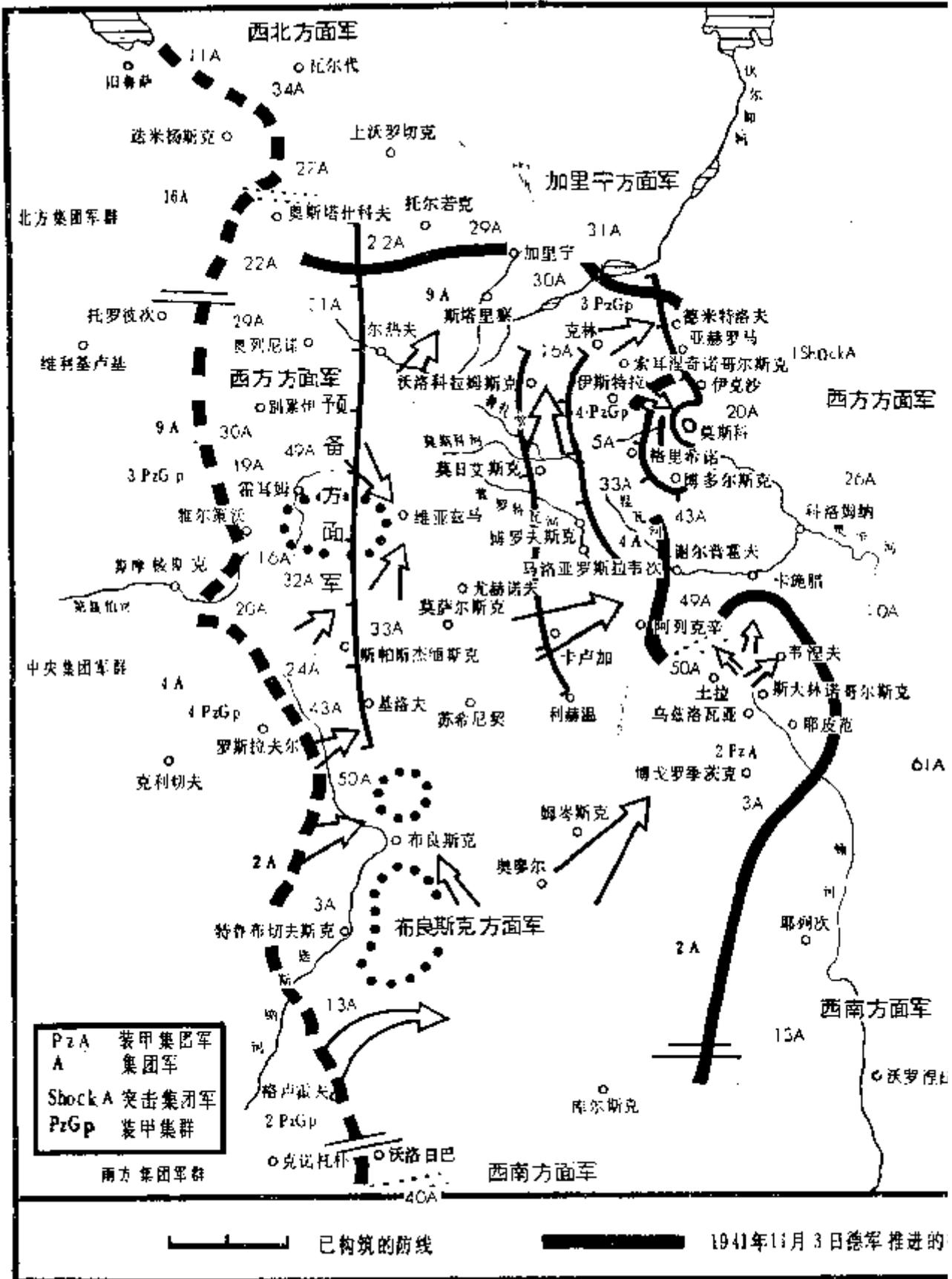
9月14日，第98步兵师离开了普里皮亚特沼泽地和南方集团军群赖歇瑙的第6集团军，又走上了新的征途。它尾随着古德里安进行长途行军，向东北方的中央集团军群靠拢，准备攻打莫斯科。起初，人们由于离开了泥泞和沼泽而感到宽慰。他们看到机动车辆在奔驰，感到又回到了欧洲的文明生活。不过，在沙土层很厚的路面上行走，其劳苦非笔墨所能形容；多少马匹疲惫得一跛一拐地走着；车上所载的物品经常被扔掉；这些情景历历在目，使他们兴奋的心情又冷了下来。此时才是9月天气，而不久就阴雨绵绵，刮起寒冷的东北风。在疲倦不堪的步兵赶到之前，所有可以宿营的地方（尽管通常都是十分肮脏，爬满臭虫的房舍）已全被摩托化部队抢先占用了。如果夜晚能有遮身之处，不受寒冷侵袭，那么，白天的种种艰辛还是可以忍受的。当这一点享受也被剥夺时，士兵们感到自己落入了苦痛的深渊。渐渐地诸如刀片、肥皂、牙膏、鞋油、针线等这些普通的日用品也见不到了。9月23日，初次出现霜冻。由于雨淋、寒冷和缺少休息，病员增多了。正常情况下，有病可以住院。但因缺乏运输工具，所有的人都得步行，连病员也不例外。根本不可能把任何人留下，因为此地是以盗匪猖獗著称的。一天又一天地过去，没有什么两样。长长的队伍在倾盆大雨中顺从地默默无声地向前走着。除了马的鼻息声，吱吱嘎嘎的车轮声，以及强风从道路两旁冷杉中刮过时发出的吼声外，什么也听不见。

纳粹党的宠儿党卫军的遭遇也不妙。阿道夫·希特勒近卫师的侦察营在9月17日得到的补充兵员是军官六人，士兵九十五人。在整个秋季，侦察营的伤亡是军官二十六人，军士四十二人，士兵四百五十人，补充进来军官十一人，士兵一百八十五人，而其中军士仅仅一人。由于痢疾、黄疸病和白喉流行，病员比例上升，以致不久以后，这个营在没有得到上级批准或者上级不知道的情况下，开始私自征募库班的哥萨克人来补充空虚了的队伍。党卫军的指挥官在报告中尖刻地写道，即使在苏军最猛烈的炮火轰击下，党卫军的伤亡也是微不足道的，因为战场上的人数太少了。

由于战线广阔，机动预备部队不足，德军不得不把部队（尤其是步兵）用于扼守阵地，对付敌人不断增强的压力。8月末，苏军首次获得局部性胜利，有几个师闯入伊耳湖以南德军第16集团军的地域。

再往南，9月5日，德军被迫放弃小小的耶耳尼亚突出阵地，向后撤退以便将战线拉直，减少伤亡。在9月余下的日子里，苏军对德军北方集团军群和中央集团军群采取了日益积极的行动。苏联空军出击也日益频繁。看来苏联不缺火炮和坦克，T34坦克使德军担忧害怕，因为37毫米反坦克炮对它不起作用。任何地方也看不到希特勒曾保证会出现的苏维埃政权崩溃的迹象。到9月26日，德军伤亡总数达到五十三万四千人，约占德军东线编制人数的百分之十五。象往常一样，步兵伤亡最重。不管怎么说，除第2装甲集群外，德军坦克的补充状况终于有了改善，坦克数量上升到编制数的百分之七十。推迟对莫斯科的进攻给后勤工作带来一些好处(尽管这种好处微乎其微)，因为从哥美耳到罗斯拉夫尔、从明斯克到斯摩棱斯克和经过维切布斯克到托罗彼次等铁路线换轨的工作完成了，这使后勤供应情况有某些改善。在估量这些好处时，还应考虑到防守阵地中伤亡所引起的兵力上的巨大损耗和打防御战总是消耗大量火炮和迫击炮炮弹这两个因素。

战场上人力和装备不足，只不过是德国经济欠佳的征候。10月9日，德国陆军军需部长瓦格纳扼要地向哈尔德报告说，主要供应不足的是食品、人力和机动车燃料。各战场机动车辆的日常运行每月需油九万吨(不包括特殊用途和训练的需要量)而供油数量相差三千吨。预计储存的橡胶只够用到第二年3月。基辅之战的经验表明，每二万苏联俘虏需德军一个师来执行看守、分类、运送等任务。虽然敌人在战场上丢下大量良好的武器装备，但德军却找不到人来组织和领导收集工作。希特勒想象通过在基辅、维利基卢基、旧鲁萨和迭米扬斯克等地区的清剿行动使两翼的安全已得到保证，于是在9月6日，发出向莫斯科进军的第35号指令。这次作战的代号后来获悉叫“台风”行动。在俄国欧洲部分的中部，通常在9月下旬或10月初天气突然变坏，大雨使一切行动减缓速度或中断，直到10月和11月的霜冻使地面冻硬为止。通常在12月初，降雪已不再融化。在冬季任何时候都可能出现短暂的融雪期。这时，地面和道路又成了雪水和污泥的海洋。由于这一情况，发动和完成莫斯科战役成了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向莫斯科进军  
1941年10—12月

## 图6 向莫斯科进军

“台风”作战的计划，主要由德军最高统帅部和包克的中央集团军群协商制定，各项计划都由希特勒审定批准。德国情报机关对于莫斯科正前方部署的苏军部队的判断，准确性大大提高，但仍有不完善之处。它认为苏军的战斗序列是：在前方部署的是铁木辛哥的西方方面军的七个集团军，在它的南面是叶廖缅科的布良斯克方面军的两个集团军。对后方的苏军部队情况则一无所知。西方方面军的兵力估计为七十到一百个师，结果证明与实际兵力相差无几。首都莫斯科方向上匆忙建立起来的防线从空中是很容易查明的。

包克的任务是，在攻打莫斯科之前首先歼灭当面苏联军队。德军计划的基本内容是，以斯摩棱斯克-莫斯科这条线在中央做为基准线兵分两路进行钳形包围，两军将在苏军后方约八十英里的维亚兹马会合。这与从前在明斯克两翼包围苏军的做法大致相似。北路军编有施特劳斯的第9集团军和他指挥的赫特第3装甲集群，也就是原来向明斯克和斯摩棱斯克挺进的德军北翼。北路军共有二十三个师，其中有三个装甲师和两个摩托化师。南路军编有克鲁格的第4集团军和赫普纳的第4装甲集群(此时古德里安仍远在南方)。第4装甲集群(欠一个装甲军)是从北方集团军群调来的。第4集团军(第4装甲集群归它指挥)有二十二个师，其中五个装甲师、两个摩托化师。一旦维亚兹马包围圈形成，第9集团军和第3装甲集群将向东北，即沿别累伊-尔热夫-加里宁这条轴线运动，从北面包围莫斯科，并切断莫斯科与西北方面军和列宁格勒地区的联系。德军第4集团军同第4装甲集群将从罗斯拉夫尔出发，经维亚兹马到尤赫诺夫，然后向莫斯科挺进。

古德里安的第2装甲集群(不久，番号即改为第2装甲集团军)又被调回北方，与它同行的有来自乌克兰的魏克斯的第2集团军。不过，时间不允许这支部队在斯摩棱斯克这个重要地区集结。因此，决定令古德里安的部队从格卢霍夫地区向东北，即莫斯科以南的奥廖尔和土拉发动进攻。古德里安共有三个装甲军和两个步兵军，他的十五个半师中有五个装甲师和四个摩托化步兵师。古德里安的左翼作为向东北进军的一个组成部分，将绕过叶廖缅科的布良斯克方面军的后方。在古德里安的左侧，魏克斯的第2集团军(共八个师)成为连结第2装甲集团军和第4集团军的纽带。它将东进与古德里安的左翼部队在布良斯克会合，完成对叶廖缅科的布良斯克方面军的包围。古德里安将在9月30日发动进攻，两天以后，其他集团军将接着进攻。

赫普纳在罗斯拉夫尔附近接管了原属于古德里安的一个装甲军。从克莱斯特的第1装甲集群调出一个装甲军给古德里安做为交换。伦斯德特的南方集团军群共调给包克的中央集团军群九个师，其中有两个装甲师，两个摩托化师。仅仅八周以后，当南方集团军群遭到苏军猛烈反击时，他才懊悔不该调出那么多兵力。李勃也不得不从其北方集团军群中调出五个装甲师两个摩托化师，以及里希特霍芬的第8航空军。此后，北方集团军群在列宁格勒附近和整个东北地区便丧失了主动权。曾答应把驻法国的一个步兵师、西班牙蓝色师和两个伞兵团调给北方集团军群，但这不足以弥补其调出的兵力。李勃对任务尚未完成就调走其兵力表示抗议。陆军总部对此置之不理，看来它确信攻打莫斯科即可解除苏军对北方集团军群的全部压力。事实上，中央集团军群的进攻反而增加了苏军对李勃的压力，因为克里姆林宫力图在北方、在乌克兰发动反攻来拯救莫斯科。

德军的攻势再次有夭折的危险。德军用削弱北方集团军群和南方集团军群的办法把中央集团军群的兵力增加到七十一个师，其中有十四个装甲师、八个摩托化步兵师。空中支援由凯塞林的第2航空队提供。该航空队由第2和第8航空军组成，共有三十二个航空大队，飞机一千架左右。当时整个东线可供使用

的飞机是二千四百架。9月末，德军情报机构估计守卫莫斯科的苏军兵力多达八十一个步兵师、十一个坦克兵团师或旅)和九个骑兵师。苏德前线的苏军飞机估计只不过一千一百架。中央集团军群的战线长达四百多英里。包克留作集团军群预备队的兵力不到两个师。陆军总部根本没有预备队。

7月22日夜，莫斯科首次遭到空袭，以后连续两天夜间又遭空袭。此时德军已抵达斯摩棱斯克，克里姆林宫日夜等待着德军最后向莫斯科进攻。苏联政府征用民工在莫斯科以西两道防线上急如星火地构筑工事。民工中有四分之三以上是妇女。前一道防线称做维亚兹马防线。它的最北端在奥斯塔什科夫以东约三十英里处，据瓦尔代山不远，中间穿过维亚兹马以西地区，最南端在基洛夫以南，全长二百余英里。后一道防线叫莫日艾斯克防线，在莫斯科以西约八十英里，自沃洛科拉姆斯克至提赫文，长约一百六十英里。此外，在莫斯科以西还有四道弧形防线。防守莫斯科接近地的任务被赋予西部战区。战区司令员是铁木辛哥，至9月中旬，他又被调至乌克兰。西部战区北邻西北方面军，以奥斯塔什科夫为界，南靠西南方面军，以沃洛日巴为界，从北到南，防御正面宽约四百五十英里。战区内有三个独立的方面军。其中主要的方面军是西方方面军，由科涅夫指挥，部署在维亚兹马以西六十英里处，从奥斯塔什科夫湖起至斯摩棱斯克东南约四十英里处的耶耳尼亚。西方方面军由六个集团军组成。预备方面军复由布琼尼临时指挥(他新近由西南战区调至此地)，也是由六个集团军组成，部署在科涅夫的西方方面军后方大致在维亚兹马那条线(北起奥斯塔什科夫附近伏尔加河的源头，南至耶耳尼亚)上，成纵深梯次配置。预备方面军，除左翼的部队例外，与敌人没有接触。在左翼，它的两支部队，即拉库金的第24集团军和索宾尼科夫的第43集团军，把西方方面军与布良斯克方面军连接起来。布琼尼担任实际指挥的日子不会太长，只要一出现开战的迹象，他就会被替换掉。

在预备方面军的南面，越过罗斯拉夫尔-基洛夫铁路线，是叶廖缅科的布良斯克方面军。布良斯克方面军的编成内，当时有彼得罗夫的第50集团军、克列泽尔的第3集团军和哥罗德尼扬斯基的第13集团军以及掩护左翼侧的叶尔马科夫的集群。据说，西部战区有八十三个师、九个骑兵师、十三个坦克旅，共八十万人、七百七十辆坦克和三百六十架飞机。

直到9月下旬，西部战区还没有意识到德军将对它发动主要攻势，对此，希特勒的变幻莫测的战略又得负主要责任，甚至迟至9月的第三周，德军兵力仍很分散。他们刚完成对基辅的包围，在伊耳缅湖以北仍在进行激烈的战斗。在9月最后一天，对莫斯科进行了这次攻势的第一次突击，这使苏军最高统帅部感到意外。苏军肯定了德军意图之后，立刻停止了一切进攻，当然，这些进攻只是局部性的，目标也都有限。它所有的部队都转入了防御，匆忙准备对付德军的进攻。各级部队都组建了预备队作为反攻和纵深防御之用。战区也组建了预备队，由当时一位方面军副司令博尔金指挥。兵力是从第19、第20、第24和第32集团军抽调的。任何样式的机动防御都在禁止之列，部队奉命死守阵地。

9月30日，古德里安的第2装甲集群以前方的三个装甲军进攻叶尔马科夫的翼侧，它们全部集中在相当狭窄的正面上，冒着苏联空军散乱的轰炸，在第一天借助于良好的天气向前推进五十余英里。德军步兵负责保障翼侧，并清除抵抗枢纽。到10月3日，哥罗德尼扬斯基的苏军第13集团军在企图堵住德军装甲部队打开的缺口时，被赶到北面。第二天，苏军后方约一百三十英里的奥廖尔落入德军手中，在此期间，德军左翼的莱梅尔森的第47装甲军突然掉头向北，准备从后方包围叶廖缅科的布良斯克方面军。德军为获得这些胜利所付的代价甚微，可是，当苏军指挥官惊魂稍定时，苏军的抵抗加强了。扎哈尔金的第49集团军原作为预备队部署在后方，即土拉以西的莫日艾斯克一线，这时奉命前出夺回奥廖尔，但为时已晚，战局发生了变化。

10月1日，当古德里安的进攻所造成的威胁已很明显时，斯大林派出列柳申科接管姆岑斯克和奥廖尔的防务。列柳申科曾被任命为第1特别警备步兵军军长，但手下无兵，因为尚未调集部队。他从莫斯科出发时，只带了一个摩托车团，这是唯一的一支成建制的部队。据他本人说，他在土拉炮兵学校又收集到一些火炮，用土拉市公共汽车牵引。可是，他与友好的慈祥的沙波什尼科夫经常保持电话联系。沙波什尼科夫开始由公路和铁路给他输送零星的部队和分队，答应给他提供卡秋莎火箭炮，条件是不能冒险把火炮丢给敌人。首批从列宁格勒到达姆岑斯克车站的部队是卡图科夫第1坦克旅的部分兵力，它装备的主要是KV型和T34型坦克。这支部队在步兵的支援下于10月6日在姆岑斯克附近通往土拉的大道上，莽莽撞撞地闯入古德里安右翼的施韦彭堡的第24装甲军，接着便是激烈的战斗。在古德里安第2装甲集团军的左侧，第17装甲师已经占领布良斯克市，从而使罗斯拉夫尔到奥廖尔的德军公路和铁路补给线畅通无阻。当晚在中央集团军群的战线上初降冬雪。

德军对布良斯克方面军的包围行动取得了令人满意的进展。在西面，魏克斯的第2集团军的步兵稳步地向迭斯纳河前进。他与左侧的第2装甲集团军紧密配合，在布良斯克以南完成了对克列泽尔的第3集团军的部分部队和哥罗德尼扬斯基的第13集团军的包围；在布良斯克以北，也完成了对彼得罗夫第50集团军的部分兵力的包围。10月10日，古德里安接到中央集团军群新的命令。命令详细地列出许多任务，包括清剿布良斯克南北包围圈里的敌人，夺取布良斯克东南大约五十英里的库尔斯克，继续向土拉进军等。全部任务立即执行。古德里安意识到(很可能他是对的)这些命令是来自高于中央集团军群的司令部。当他要求给这些任务以某些优先照顾时，却不予答复。由于天不停地降雪，雪随落随融，地面和道路不久就成为深陷的泥潭，从而使机动作战根本无法进行。车队又一次停顿不前。用飞机给那些孤立的部队空投大包绳索，使他们能用履带式车辆把陷在泥水中的车辆拖出。

10月6日以后，叶廖缅科及布良斯克方面军与莫斯科最高统帅部完全失去联系。10月8日晚，他命令被围部队在夜间撤退。他的部队中不少人逃出了重围。10月17日，苏军第50集团军在布良斯克以北被围的那部分部队投降；苏军在城市以南的抵抗到10月25日才停止。第3、第13和第50集团军掉队的极多，被俘约五万人。第50集团军军长彼得罗夫阵亡。

到10月15日，第2装甲集团军仍由于天气不佳，行动缓慢，还没有越过姆岑斯克。从奥廖尔到土拉只有一条良好的公路，由于行驶的车辆过多和天气恶劣已不堪使用。苏军工兵在路旁埋下了地雷，炸毁了桥梁。德军只得用树干一连数英里地敷设急造军路。车辆用油奇缺，进一步限制了机动性。在此地区，苏军已在加速撤退，可是，10月24日，叶廖缅科仍然接到命令叫他尽快撤到掩护莫斯科南侧的土拉-耶列次防线。实际上叶廖缅科的方面军已被歼灭，虽然苏联提供的消息未予承认。

特鲁布切夫斯克附近的德军第1骑兵师掩护着古德里安的左侧，逼近布良斯克南面的包围圈。10月9日夜间，开始降大雨和零星雪花，此后，雨连绵不断。到处是积水。洪流冲过树林，把平地冲成沟渠。用第1骑兵师历史撰写人的话来说，道路状况之糟简直是灾难性的。机动车辆没有拖拉机牵引就不能移动，马匹在软泥中深陷到腹部，甚至最轻的大车也需一组挽畜才能拖走。油料、口粮和饲料的供应中断。人们找不到栖身之处。东普鲁士的骑兵丝毫不以为奇地看着一个高级司令部和猪及家禽挤在一个肮脏的单间房子里歇息。消灭布良斯克包围圈内的敌人并非容易，因为这儿的森林枝叶茂密，人迹罕见，遍布原始沼泽灌木丛和水生植物丛，与德国的森林并不一样。在其中搜寻苏军士兵是一件危险而且代价大的事情。俘虏供称，苏军第3集团军司令部就在附近某处，但第1骑兵师却没有找到。

略往东北方，即克鲁格第4集团军右翼，第52步兵师在10月13日大雨滂沱时，已从苏希尼奇转移

至卡卢加，穿过了森林地带。残留下的一般军用大车，因为车身过低而被丢在路沟里。于是德军又从地里抢来俄国农家大车。除了每个炮兵连可有两门轻炮和两个前车外，所有物品都从车上卸下丢在沿途。每门炮由十匹马牵引，后面跟着没有上挽具的备用马匹。用不到两天，马蹄铁就从马蹄上脱落，不过在泥水中行走不要马蹄铁也可以。倒霉的步兵就大不一样了。他们在没膝的泥淖中跋涉前进的时候，长筒靴常被泥粘掉。皮鞋开始破裂。在第一天行军后，马拉行李车尽管很轻，但还是跟不上队伍。除了从农民家里抢来的茶和土豆外，没有吃的东西，糊里糊涂的士兵们不由地盼望起冰封地冻、寒冬季节的来临。

在此其间，远在北方的斯莫棱斯克-维亚兹马方向，苏军的境遇糟糕已极。德军第9和第4集团军向莫斯科发动主要攻击时，天气极佳。10月2日，在这第一天的攻击结束时，施特劳斯的第9集团军和赫特的第3装甲集群，已在霍缅科的苏军第30集团军和卢金的第19集团军的接合部突破苏军防线。赫特共有三个装甲军，但他用前面两个装甲军发动攻击。沙尔的第56装甲军则向第聂伯河上的霍耳姆以及维亚兹马进攻，而赖因哈特的第41装甲军先向东、再向东北方向前进，指向伏尔加河上游的尔热夫。除了霍耳姆西南苏军一个坦克旅进行反击外，抵抗远比预计的要弱。由于天气好、地面坚实和第3航空军的空中支援有力，坦克很快越过了第聂伯河上游，向维亚兹马进逼。在通往维亚兹马的北方进攻轴线上跟随赫特的装甲集群穿过霍耳姆的第35步兵师说，虽然敌人修建了两个多月的工事很牢固，可是，在德军突然奇袭下，苏军惊慌失措，除了10月7日以前进行了三天激战外，抵抗很弱。德第35步兵师在十天进军中，俘敌八千五百人。

在斯摩棱斯克-维亚兹马进攻轴线以南，布琼尼预备方面军的拉库金第24集团军和索宾尼科夫的第43集团军，首先遭到克鲁格的第4集团军和赫普纳的第4装甲集群的进攻，并在德军强大的压力下溃散。不到两天，赫普纳的装甲集群已越过所谓的维亚兹马防线，在10月4日占领斯帕斯杰姆斯克和基洛夫，第二天占领尤赫诺夫和莫萨尔斯克。当夜，布琼尼报告说，总的形势十分严重，因为赫普纳已插到他的侧后，自南向北迫使其翼侧收缩兵力。任何坚守阵地继续作战的企图，只可能导致西方方面军和预备方面军的崩溃。10月6日晚，这两个方面军都奉命向维亚兹马战线以东进行全面撤退，博尔金的部队和预备方面军的第31、第32集团军负责掩护。在此关键时刻，苏军统帅部没有采用简单的惯用的控制局面的办法，而是采用了复杂的变更部署的办法。第30集团军由第31集团军接替，第16集团军所有的师调给第90集团军，罗科索夫斯基的第16集团军司令部将接管维亚兹马地区所有部队的指挥权。这时，维亚兹马已遭到德军第3和第4装甲集群合围的威胁。事态的发展再一次使这道命令无法付诸实施，西方方面军和预备方面军内部的通信联络中断，两个方面军失去了指挥。博尔金拼凑起来的预备队和第31集团军被击败。10月7日，第19、第20、第24和第32集团军以及博尔金的部队被第3和第4装甲集群包围在维亚兹马以西的地区。包围圈内的部队继续进行抵抗，对保卫莫斯科作出了贡献，但抵抗既不坚决，时间又不长，因为持续一个星期就缴械投降了，被俘不下六十五万人。估计至少有四十五个师被歼。

莫斯科一片恐慌，造成10月16日的大批人员外逃，难民堵塞了道路。在首都，虽然斯大林、国防委员会和大本营留下未走，可是很多政府部门和外交使团被命令撤到内地的古比雪夫。很多官员及其家属，未经批准，也加入了逃难的行列。盗匪丛生，英国大使馆被抢。10月19日，宣布莫斯科被围困。

10月5日和6日，斯大林打电话到列宁格勒，命令朱可夫返回莫斯科。这时，朱可夫与库利克陆军元帅有些不合，而且并非从今日始；因此，他除了让费久宁斯基暂时负责指挥列宁格勒方面军之外，还把参谋长霍津派给走入歧途的库利克，并于10月7日乘飞机返回莫斯科。最高统帅部与科涅夫的西方方面军和布琼尼的预备方面军的联系已大体中断。正在患严重流感的斯大林无法了解前方的局势。朱可夫匆忙乘车离开莫斯科向西行驶。当晚，他不太费力地找到科涅夫的司令部，了解到被围的具体情况。叶

廖缅科的方面军对德军的抗击发展不平衡，至于布琼尼，则全无消息。10月8日清晨，朱可夫将此情况电告斯大林后，又出发寻找布琼尼，据信他在马洛亚罗斯拉韦次附近。在克服了种种困难，多次盘问士兵之后，他找到了由参谋长阿尼索夫和大本营代表麦赫利斯为首的预备方面军司令部。性情乖戾的麦赫利斯劈头就问：“你来干什么？”可是，对于敌我双方情况，这两个人几乎都一无所知。他们也不知道布琼尼的下落，担心他已与第43集团军同归于尽。两天以来，从科涅夫那里也未得到消息。朱可夫便离开了他们(他们忙于下命令收罗零散的队伍和掉队的士兵进行整编)，又出发去寻找布琼尼。

正如朱可夫所说，根本无法解救被围困在维亚兹马大包围圈内的部队，因为没有这方面的兵力，于是决定把凡可以收集到的部队都放在莫斯科前面的莫日艾斯克防线上。这些部队加在一起不超过十四个步兵师、十六个坦克旅和四十个步兵团，共计九万人。部队于10月14日开始集中，分属下列几个集团军的司令部：罗科索夫斯基的第16集团军、戈卢别夫的第43集团军、扎哈尔金的第49集团军和列柳申科的新编第5集团军(后由戈沃罗夫指挥)。各集团军在莫日艾斯克防线上又调整了部署。波格丹诺夫受托主管这条防线工事的准备和相互配合等工作。不过，更多的军队正被调往这一地区。此刻，从远东开始抽调兵力。库罗奇金的西北方面军和铁木辛哥的西南方面军也调运了一些部队到莫斯科地区。10月10日，朱可夫先接管预备方面军的指挥权，然后又接管西方方面军的指挥权，把两个方面军并为一支部队。西方方面军司令科涅夫被任命为朱可夫的副司令，索科罗夫斯基任参谋长，布尔加宁任军事委员会政治委员。科涅夫任此新职时间很短。德军赖因哈特指挥的第3装甲集群此时正向东北运动，在10月14日进入第22、第29和第31集团军后方的加里宁，迫使这三个集团军仓卒后撤，在莫斯科以西又发生了新的危机。10月17日，组建了由科涅夫指挥的新的加里宁方面军，其编成内有：沃斯特卢霍夫的第22集团军、马斯连尼科夫的第29集团军、霍缅科的第30集团军和瓦杜丁领导的作战组。这条新战线与西成直角，东自加里宁起，西至奥斯塔克夫湖止。

朱可夫负责防御通往莫斯科的所有通道，指挥这些防线上的所有部队。莫斯科军区司令阿尔捷米耶夫在朱可夫领导下负责莫斯科城防。10月18日，施因姆的第40装甲军在博罗季诺附近与苏军三个坦克旅激战之后，进入离莫斯科约六十英里的第二道防线上的莫扎伊斯克。莫扎伊斯克防线已在马洛亚罗斯拉韦次和博罗夫斯克附近，被孔岑的第57装甲军突破，另外在卡卢加附近被费尔贝尔的第13军突破。在莫斯科南面的纳罗佛敏斯克和波多利斯克地区受到威胁。莫斯科与土拉的联系有被切断的危险。为对付这一局面，在该地区建立一个新的由叶夫列莫夫指挥的第33集团军。戈卢别夫的第43集团军得到加强。莫斯科的三道防卫圈用路障、支撑点和反坦克障碍物来增强防守能力。用志愿入伍和征召服役的工人组成三个工人师。颁布了加强对平民进行政治和军事管制的特别命令，其中包括建立军事法庭和必要时就地枪决违法者的命令。

到10月中旬天气终于变坏为止，勃劳希契司令部每日战况图所标示的德军进展情况是令人非常满意的，但并不反映真实情况。已获悉古德里安的部队未能取得新的进展，看来是在姆岑斯克附近陷入了困境，但当时还未能意识到很快天气会使一切行动中。10月14日，勃劳希契以陆军总部的名义下达命令，当然也就是希特勒的命令，扼要指明中央集团军群以后的作战步骤。对莫斯科将围而不打并拒绝任何有条件的投降。在此奇怪的前提之下发出的各项军事命令也同样是行不通的。这些命令要求把已经集中起来准备歼灭西方方面军和夺取莫斯科的部队再度完全分散开。魏克斯的第2集团军将从库尔斯克开赴沃罗涅日，同时古德里安的第2装甲集团军将夺取土拉，从东南包围莫斯科。克鲁格的第4集团军将牵制莫斯科西面的苏军，同时赖因哈特的第3装甲集群和赫普纳的第4装甲集群将从东北包围莫斯科。施特劳斯的第9集团军，将从加里宁-斯塔里察一线北上到瓦耳代山地区的上沃罗切克，配合北方集团军群行

动。这些调动将把中央集团军群的兵力铺开在长约六百英里的战线上。勃劳希契的这个计划遭到包克的反对。包克想从最近、最直接的路线攻打莫斯科。

从10月中旬起，越来越坏的天气减缓了莫斯科正前方德军推进的速度，就像古德里安的第2装甲集团军在姆岑斯克地区被坏天气所阻一样。在姆岑斯克，严冬于十天前就已降临。那时的悲剧现又重演。斯摩棱斯克-莫斯科公路干线的交通已断。在一片海洋似的泥淖中，一切轮式车辆都无法行驶。只有履带式车辆和当地的农用马车还能行动。整师整师的队伍停止不前，寸步难移的车队、分队散布在百英里长的路途上。由于过度劳累和缺少饲料，马匹成千地死去。火炮和重型装备被陷在胶一般的泥泞中。反坦克炮无法运到前面去对再度增多的苏军坦克作战。很多通信车脱离了司令部。补给系统停止工作。除了紧急空投补给品任务之外，再也派不出飞机执行任何其他任务。即使可用履带式牵引车拖走一些轮式车辆，但由于交通条件恶劣，有限的油料很快就消耗一空。搁浅的部队有饿死的危险。

克鲁格的第4集团军约有三十六个师的兵力部署在莫斯科以西的纳腊河一线。它进展甚微，不但没有牵制住苏军，自己反而无法脱身。这里的德军处境令人担忧。第98弗朗哥苏台德师，完成了六百英里长途行军，走出乌克兰，在维亚兹马战役刚刚结束时与第4集团军会合。它从莫斯科以西约六十英里的马洛亚罗斯拉韦次向前进攻，当第17装甲师在普罗特瓦河对岸受阻时，它把追击的任务接了过来。浓云低垂，雨雪不断，但是，步兵们由于装甲部队落在后面而能在堆放杂物的棚舍中过夜，不再受冻了，陷在泥中的装甲部队只得在野外过冬。好几个星期以后，其中一部分才又能开动，在此期间，它们经常同苏军溃散的队伍和游击队交锋。运输队只有借助夺来的苏联拖拉机才能行动。该地苏军后卫部队作战机动灵活，他们在树林和灌木丛中留下很多敌后小分队。在纳腊河，苏军的抵抗复又十分顽强。俘虏中发现不少蒙古人和卡耳穆克人，据传战前建立的西伯利亚的部队和伞兵部队也投入战斗。德第289团的各个连队的兵力只相当于排，它夺下了切尔尼谢高地，但敌人一个反击就把它赶了下来。这种事情在过去还从未听说过。以前，德军步兵占领某地，是不可能被赶走的。第289团在强击炮的配合下又夺回高地，但远离了装甲部队。他们立即遭到敌人的反冲击，大群高呼“乌拉”的布尔什维克很快又把这个团赶了下来。德军遭到苏军迫击炮和火箭炮的猛烈轰击。火箭炮的杀伤力差，很多德国兵因此保住性命，但是苏军炮兵和自动武器的优势火力使德军遭受巨大损失。第98师悲叹道，敌人至少在弹药供应方面没有困难。

T34坦克给予德军步兵以难以磨灭的印象。它们在第289和290团接合部的进攻使一些士兵十分惊慌，只是由于团部的一名上校亲自出来干预，战士们才返回了阵地。在德军坦克和88毫米高射炮开始一个又一个地击中敌T34坦克之后，步兵才又舒了一口气。即便如此，苏军坦克继续突入德军阵地。可是，由于很少有步兵伴随，这些坦克在阵地上乱转，没有什么收获，不是被德军炮火摧毁就是被迫撤出。德军团部的参谋、文书、通信员、工兵和反坦克炮手全用来充当步兵。步兵每个连队只有二十人左右，由少尉或军士负责指挥。官兵们几个月洗不上澡，没有换过衣服，蓬头垢面，肮脏不堪。他们整天卷曲着躺在地上，呆立在狭窄的、有积水的掩体里，身上被虱子咬，两脚冻得失去知觉。疾病和寒冷造成的减员要比作战伤亡大。雨下个不停。德国空军看来对付不了那些穿云而至、突然进行轰炸和扫射的苏军战斗机和轰炸机。一位德国军官后来写道，士兵们看到他们离莫斯科只有四十五英里，仍然怀有信心，因为他们不相信别人的情况会象他们那样糟。11月2日，一个团长报告说，如果部队再得不到休息和补充，就无战斗力可言了。11月5日，克鲁格陆军元帅亲自到该师视察了解他们的困难，但这次视察对于在最后的攻势中使用此师的打算并未产生影响，因为这个师的状况并不比其他许多步兵师差多少。

德军第35步兵师在开始向莫斯科以北地区移动时，是第9集团军最南面的第5军的右翼。10月19

日，雨水和融雪使这个师的大部兵力无法行动。可是，步兵还能在没膝深的泥淖中向东步履维艰地前进，很多连队只剩下差不多三十人。所有的机动车辆，无线电台、重炮和行李都在克卢希诺和谢列达之间的后方地域。少量轻型火炮随着步兵前移，每门火炮和它的前车至少要用二十四匹马挽曳才能慢慢地吃力地拖走，外科医生和战地手术队乘坐农用轻便马车和步兵一起前进。曾试图用驮畜和大车在格扎茨克之间开辟一条补给线。10月20日，步兵越过了鲁扎河，遭到了轻微的抵抗，敌人只有少量的火炮，但弹药充足。10月24至26日，看来苏军的防御正在崩溃。10月27日沃洛格拉姆斯克被攻克。四天之后，第35步兵师虽只剩两个团，而且缺额甚多，但是俘虏了苏军一千八百人，并在五天时间内在异常难走的涝洼地上推进了十六英里。10月31日，命令休息两周。在此期间，有更多的大炮和弹药运到了前方。

在10月剩下的日子里，包克的中央集团军群根据上级命令缓慢地前进。克鲁格的第4集团军已到达谢尔普霍夫-沃洛科拉姆斯克一线的纳腊河，而此时，施特劳斯的第9集团军经过激烈的战斗，夺得尔热夫以北接近加里宁的地区。再往南，古德里安的第2装甲集团军在10月24日终于占领姆岑斯克。但是，由于油料短缺，第24装甲军不能用全部兵力向土拉推进，只得把现有的油料全部集中起来，供一部分坦克使用。于是，临时组建了一个坦克旅，由埃贝巴赫指挥并派遣这个旅以奇袭攻占土拉。这次对驻守土拉的叶尔马科夫的第50集团军的进攻失败了。德军坦克损失惨重。

天气突然变坏使德军的猛烈进攻几乎全部减弱，使苏军得到了急需的喘息时间。到10月底，苏军最高统帅部认为形势已趋稳定，开始调回一些部队作为预备队，使他们得到休息并接受进一步的训练。苏军开始作出巨大努力来弥补10月前两周在维亚兹马和布良斯克蒙受的惨重损失，并为对付德军下次进攻做好准备。

预计德军以后的进攻会象以前一样，用强大的装甲部队从两翼包围。反击这种包围的办法是先发制人，在这两股装甲部队还未来得及配合展开攻势之前，就对之进行攻击。沃洛科拉姆斯克附近地区的一个苏军坦克师和五个骑兵师将插到赖因哈特的第3装甲集群的侧翼和后方。在斯大林诺哥尔斯克以南，一个骑兵师和两个坦克师开始渗入古德里安的第2装甲集团军的后方。西方方面军从叶廖缅科那个在11月10日被解散的布良斯克方面军接收许多反坦克炮团和迫击炮团，除此之外，它还从其他方面得到补充兵员和新的部队。更为重要的是，在10月和11月又组建和训练了九个集团军。这些部队部署在奥涅加湖、雅罗斯拉夫、高尔基、萨拉托夫、斯大林格勒和阿斯特拉罕一线。到11月底，将有两个整集团军和三个集团军的部分兵力到达莫斯科地区。这些集团军中某些师是由征召的新兵组成的。不过，有些部队训练有素，装备精良，是从俄国中部和西伯利亚各军区抽调来的。为了把这些部队运送和集中到西方方面军的后方，整个铁路系统划归军队使用。10月24日，莫斯科铁路局完全置于军事管制之下。根据苏联的史料记载，大量的军车自托木斯克、鄂木斯克、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和古比雪夫开出，每天行驶五百至六百英里，中途不换车头和乘务人员。在10月和11月，苏军最高统帅部为莫斯科保卫战做了大量的后勤准备工作，组织了大批驮载运输连、畜力运输车连和雪橇运输连，因为在泥淖中或松软的雪地上马匹的机动能力远远胜过轮式机动车辆。然而，由于对运输工具不足、天气和地形条件不佳所造成的困难有充分的估计，所以，前方部队都储存了七日份的口粮、六个基数的油料和三个基数的弹药。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德军还是第一次停止了战斗行动，而且是在10月第二和第三周因受雨水和泥泞所阻而停止的。苏联的历史学家总是想把德军停止行动的理由说成是借口而加以嘲笑，强辩说，包克停止行动完全是苏军的勇敢和智谋所致。

在10月下旬，苏军加强了抵抗，而且在莫斯科以西、以南抵抗尤为顽强。若对这个事实加以考察，

就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到，德军的进攻在初期仍然有希望达到夏末时那样的进攻速度，取得那样辉煌的战果，后来进攻速度突然下降，其原因在于天气和地形。在“台风”作战的最初两周中，中央集团军群消灭了将近七十万苏军，相形之下，己方损失甚微。如果再有三周干燥、温和晴朗的天气，它肯定已经进了莫斯科。直到此时为止，德国对波兰人、法国人、英国人和苏军的作战之所以能获得那样辉煌的战果，完全是由于德军集中使用坦克和战术空军，在机动性和火力上取得了极大优势，再加以良好的通信手段和大胆指挥。一旦丧失了机动性，也就失去了火力，德国的闪击战战术思想就不灵了。俄国的几乎难以令人置信的恶劣条件和泥泞海洋使一切车辆停止了转动，也毁了战马。履带式车辆可以继续行驶，但效率大大降低，燃料的消耗大得惊人，由于燃料的供应也已中断，不久，履带也停止转动。几乎得不到多少空中支援。低云和很差的能见度使得任何形式的持续性空中攻势或空运支援十分困难。德国步兵继续向前行进，在没膝深的，有时甚至是没腰深的泥水中行进。但是，他们不再是协同动作良好的强大战争机器的一部分。在没有坦克或空中支援，没有多少火炮和迫击炮可供使用，有时甚至把反坦克炮也扔在后面的情况下，步兵每天最多也只能走几英里那样艰难的路程。火力支援、弹药、装备和食品、衣物、防寒用品、帐篷、医药奇缺，因为甚至生活必需品都运不到前方。突然，几乎是一夜之间，德军得依靠一些得不到支援的、疲惫不堪的、不满编制的、担当先头突击部队的步兵营来获取进军莫斯科的胜利，而陆军其他兵种、空军，想动动不了，有劲使不上，只得在一旁观望，徒唤奈何。

象往常一样，苏军的抵抗有强有弱，发展不平衡。在土拉和纳腊河（这一带，新的部队在不断开到），抵抗最为坚决顽强。在沃洛科拉姆斯克，抵抗则微不足道，此处有很多高加索骑兵缴械投降。10月中旬以后，苏军只是同德军的一部分交战。诚然，苏军在运动时也遇到德军所遇到的同样问题，可是，德军中央集团军群是在一千英里长的交通线的另一端作战，而苏军离其主要基地几乎不到四十英里。任何阻碍运动的条件必然使守方受益。

当然，把德军的失败全部归咎于天气和命运是完全错误的。德军的失败主要是在于判断错误和时机选择不当，因为“台风”作战开始得太晚，是在天气会突然变坏的季节开始的；其次，是对于俄国的天气和地形对机动性作战的特殊影响缺乏了解；再次，是人力物力一直不足。由于攻势发动太晚，需要其他某种形式的支援来代替（或补充）机动车辆之不足。此时唯一可以采用的办法是空中支援，如果能获得（实际上不可能）进行空中运输和空中供应所需的人力物力的话。要求德国地面部队（尤其是步兵）所做的事实太多了。部队减员也过多。1941年11月6日草拟的一份文件，如果与其他文件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低估了情况的严重性。这份文件估计德国在东线（芬兰除外）的一百零一个步兵师的作战实力不超过六十五个接近满员的师。十七个装甲师的作战实力已下降到六个装甲师的水平。东线的德国陆军，按编制序列共有一百三十六个师，但其战斗力仅相当于八十三个师。

### 第十三章 罗斯托夫、提赫文和莫斯科

在乌克兰地区，伦斯德特的南方集团军群兵力已然减少，但仍继续东进，经顿涅次盆地向高加索地区进军。南方集团军群在其所属的一些部队被调到中央集团军群和其它战区以后，现在只剩下大约四十个德国师（其中只有三个装甲师，两个摩托化师），此外还有罗马尼亚、意大利和斯洛伐克的一些部队。由于缺少汽车，第聂伯河上的铁路桥又被炸毁，补给品和燃料的供应情况越来越糟。激烈的战斗使曼施坦因的第11集团军和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的一部分陷在克里木地区无法脱身。克莱斯特的第1装甲集群（当

时该部队的番号已改为第1装甲集团军)在胜利地结束了扎波罗日耶和奥西片科之间的包围战之后,把汽油集中调配使用,然后向罗斯托夫推进。在第1装甲集团军的北翼,由新任司令官赫特指挥的第17集团军正向伏罗希洛夫格勒(卢甘斯克)和北顿涅次河前进。赫特的左侧是赖歇瑙的第6集团军,该集团军作为南方集团军群的北翼,当时仍然想尽量与中央集团军群右翼的魏克斯的第2集团军保持联系。第6集团军于10月10日攻克苏梅,然后向别耳哥罗德和哈尔科夫前进。

希特勒一再干预作战行动,这时又命令第17和第6集团军都向东南方向前进,以便与克莱斯特的第1装甲集团军保持密切联系并向它提供支援,尽管哈尔德当时就提醒希特勒,这样做会使中央集团军群的右翼暴露,并使第6和第2集团军之间出现间隙。事实上当时德军的各集团军是在各不相同的方向上而不是在相互平行的方向上前进,这样在各集团军之间就必然会出现间隙。魏克斯的第2集团军继续开往东南,然后再向东,以便与其南面的第6集团军保持联系。这样就不可能给北面的古德里安以任何支援了。古德里安的第2装甲集团军当时正向东北朝莫斯科前进。由于魏克斯不能给予掩护,古德里安的右翼完全暴露了,这种情况是危险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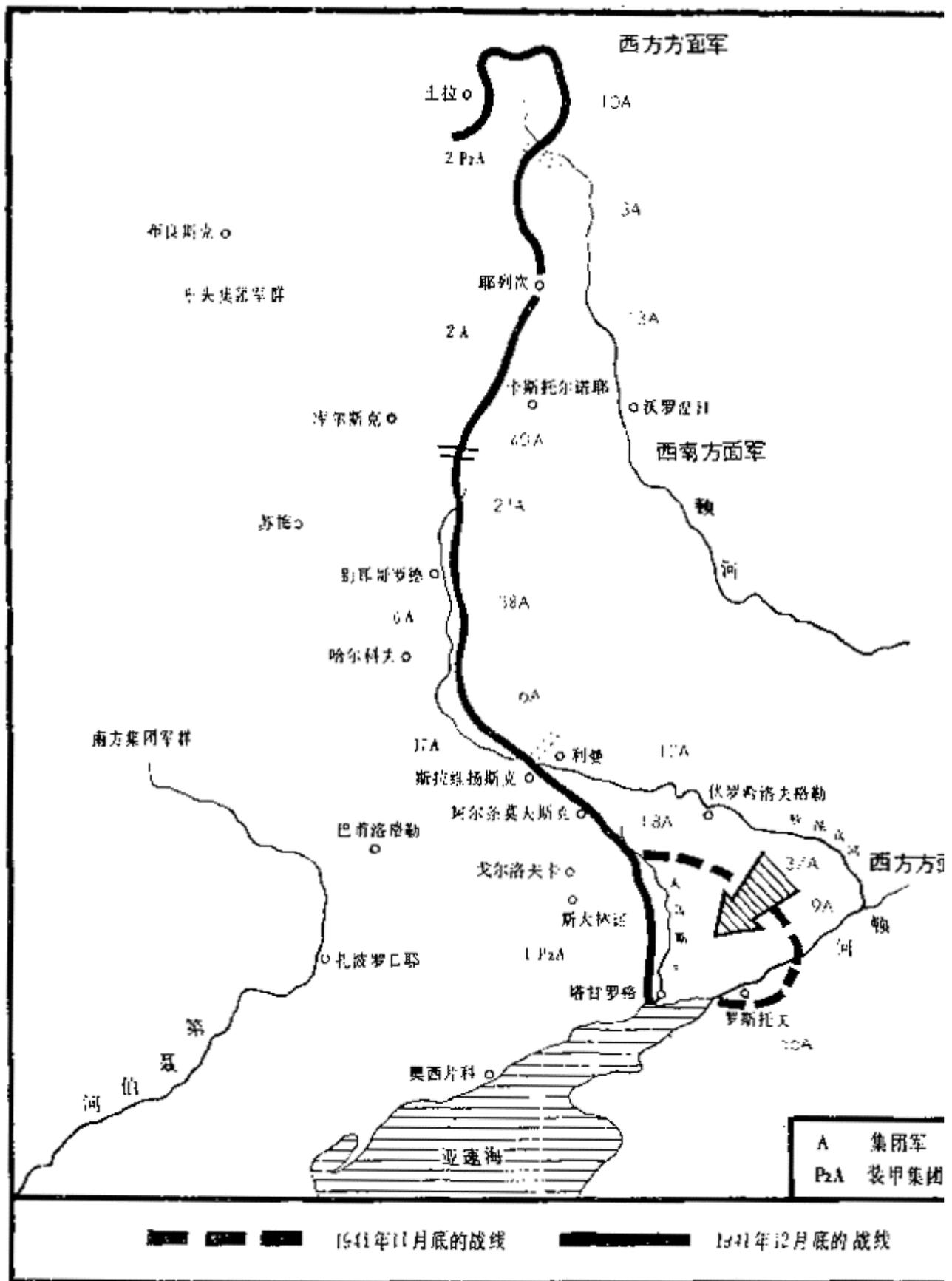
大约在10月6日天气开始变坏。两天以后哈尔德注意到,由于天气不好,伦斯德特的前进速度正在慢下来。10月11日终于下起了暴雨。由于道路泥泞,第17和第6集团军停止了前进。当时黑海沿岸天气尚好,因此克莱斯特还在继续前进,并于10月11日到达塔甘罗格西北的米乌斯河。他在那里遇到了敌人顽强的抵抗耽搁了几天。10月14日天降暴雨,使得克莱斯特也只得停止前进。

顿涅次盆地是苏联最主要的煤炭产地,有“煤仓”之称。1941年该地区生产的煤占苏联总产量的百分之六十,焦炭占百分之七十五,此外还生产占苏联总产量百分之三十的铁和百分之二十的钢。德军前进的速度减慢,使苏联的拆迁工作队有足够的时间拆除大量工业设备,这使顿涅次和哈尔科夫地区在以后一段时间内对德国人来说几乎没有多少经济价值。

德军的推进遭到铁木辛哥的西南方面军(编成内有第40、第21、第38和第6集团军)、切列维钦科的南方方面军(编成内有第12、第18和第9集团军)的抵抗。巴甫洛格勒和哈尔科夫以西的战斗使苏军遭到重大伤亡,因此苏军最高统帅部命令这两个方面军后撤,以便使战线取直,缩短战线,并借此建立一支预备队。新的防线是从卡斯托尔诺耶沿铁路线经旧奥斯科耳、利曼、戈尔洛夫卡到米乌斯河。预备队被编成一个新的集团军,即第37集团军,由洛帕京指挥,集结在伏罗希洛夫格勒东南地区。10月17日塔甘罗格失陷。10月底,德国人已到达哈尔科夫。哈尔科夫是顿涅次盆地的一部分,是通往顿河河畔的罗斯托夫的必经之路,而罗斯托夫又是高加索的门户。

南方集团军群认为哈尔科夫和沃罗涅日地区的苏军部队后撤是为了抽调兵力增援莫斯科方向或罗斯托夫方向,于是,伦斯德特命令全线追击。然而,这是部队的能力所不能及的,因为在白天雨雪和泥泞使得部队无法持续地前进,而在夜间严寒又使车辆与地面冻在一起,也使得疲惫不堪的部队无法睡眠。赖歇瑙的第6集团军的队伍拖得过长。此时该集团军已到达顿涅次河,但却不能渡河去牵制正在撤退的敌人。赖歇瑙不肯在部队尚未靠拢,补给系统尚未恢复正常时再继续前进。在赖歇瑙的右侧,第17集团军在阿尔条莫夫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附近停了下来。由于天气不好,燃料供应困难以及苏军的抵抗加强等原因,第1装甲集团军从塔甘罗格向罗斯托夫也进展甚微。这时候克莱斯特的装甲部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马拉补给品,因此军需总监瓦格纳说这支装甲部队已成了马车队。11月5日,克莱斯特对哈里东诺夫指挥的经过补充的苏军第9集团军发起了攻击,经过三天的战斗使该集团军向东撤退了二十英里。紧接着克莱斯特又突然折向南,进攻由列梅佐夫指挥的第56独立集团军。这个集团军正在守卫罗斯托夫和

顿河下游地区。11月16日，在将近摄氏零下二十度的气温下，德军开始向罗斯托夫城内进攻。缺兵少将的德国军队终于醒悟了，他们很清楚地意识到进攻罗斯托夫是一件危险的事。许多指挥官认为罗斯托夫可攻，但不易守。阿道夫·希特勒近卫师沿着萨利苏丹大道攻入城内。战斗极其激烈，每前进一步都要经过艰苦的战斗。苏军的T34坦克发起反攻时从第60摩托化步兵师的反坦克炮上面开过去，把这些火炮碾成一堆废铜烂铁。脚下的土地冻得很坚硬，没有炸药就连很浅的射击掩体也挖不了。德军的损失很大，但罗斯托夫于11月20日被攻克，苏军约有一万人被俘。



在罗斯托夫受阻  
1941年12月

图 7 在罗斯托夫受阻

战斗远没有结束，而是刚刚开始。列梅佐夫的第 56 独立集团军越过顿河向罗斯托夫发起反突击，企图截断罗斯托夫与西部地区的联系。苏军士兵喝了伏特加以后精神抖擞，在暮色苍茫中出现在阵地上。他们边前进边欢呼歌唱，有些人甚至手挽着手，一直到德军的枪炮响了，布雷区的地雷爆炸了。他们才不得不散开。守城的德军目睹这一切都感到惊愕不已。当德军的机枪开火时，进攻的苏军一排排的倒下去，而后面的人爬过成堆的尸体继续前进。战斗就这样一直进行到深夜。第二天清晨，太阳穿过低垂的浓云隙缝，在一瞬间照亮了大地，这时候可以看到一堆堆的尸体躺在封冻的河面上。偶尔还可以看到有些尸堆中有缓慢而痛苦的蠕动，但总的来说这些尸体都一动不动地躺着，渐渐被雪盖住了。只有无人乘骑的战马在发疯似地东跑西奔。

对伦斯德特构成威胁的却不是第 56 独立集团军一次又一次反突击，而是北面苏军的反攻。在 11 月的第一周里，西南方面军和南方方面军再次合在一起组成西南战区，由铁木辛哥指挥。一个战略反攻计划已得到批准。根据这个计划，将由列梅佐夫的第 56 独立集团军把德军牵制在罗斯托夫，而切列维钦科的南方方面军将从侧翼发起突击，截断第 1 装甲集团军与南方集团军群的联系。这次攻势将由洛帕京的第 37 预备集团军担任主攻，由科尔帕克奇的第 18 集团军与哈里东诺夫的第 9 集团军在两翼进行支援。参加反攻的苏军部队有五个坦克旅和三十一一个师(但这三十一一个师中有九个骑兵师)，而德军在这一地区的兵力大约是十四个师，其中有三个是装甲师。第 37 集团军于 11 月 17 日发起了反攻，这与第 1 装甲集团军进攻罗斯托夫差不多是同时。苏军在第一天的进攻中向前推进了十多英里，但以后每天只能推进一、二英里，因为德军想竭力保持在进攻的敌军和亚速海之间的德军补给线和撤退路线畅通无阻。局势的关键在于赖歇瑙，由于第 6 集团军毫无进展，位于第 6 集团军南面的得不到支援的第 17 集团军就无法解除苏军对第 1 装甲集团军的压力。当时第 1 装甲集团军正位于一个延伸得很长的暴露的突出部上。哈尔德催促第 6 集团军前进，但毫无效果。哈尔德对集团军群参谋长冯·佐登施特恩说他对第 6 集团军再也不能忍耐了。在罗斯托夫附近，第 60 摩托化步兵师遭到来自城东北方向的进攻。德国人认识到他们是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战斗。下达了从顿河全线撤退的命令。部队于 11 月 28 日撤离了罗斯托夫以后才收到元首不许撤退的命令。这对部队来说简直像一个晴天霹雳。

南方集团军群司令官伦斯德特，曾在德皇麾下和帝国陆军中长期服役，战功卓著。1893 年他佩带着中尉军衔进入第 83 步兵团。前一段他晋升得比较慢，到 1920 年才升为中校。1938 年时他已高升为上将。那一年希特勒清洗他的政权所讨厌的那些高级军官，致使伦斯德特和李勃以及其他许多将领都退役了。人们普遍认为伦斯德特是一个有才能的战略家，有些人还认为他比勃劳希契更适合担任德国陆军总司令。

近几个月来，伦斯德特已不相信敌人很快就会崩溃。他在 10 月 27 日曾极力主张暂不进攻罗斯托夫，因为部队很疲惫，如不补充给养，并进行整编，就不可能再实现其它作战目标。他于 11 月 3 日建议把实现其他作战目标推迟到来年春天，但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当苏军南方方面军开始包围第 1 装甲集团军时，伦斯德特曾命令全线一举撤到米乌斯河一线，以便与敌人脱离接触。这一决定是经陆军总部批准的。11 月 30 日夜，希特勒又下令停止后撤，伦斯德特立即提出辞职，于是希特勒的一个比较顺从的部下、第 6 集团军司令、陆军元帅赖歇瑙就接替了伦斯德特的职务。撤换指挥官并不能改变当时的军事态势。鉴于当时部队已在后撤途中，希特勒和赖歇瑙只得认可这既成的事实。但元首顽固地坚持要克莱斯特建立一道中间阵地，而在有些地方这道阵地距米乌斯河阵地只有六英里。赖歇瑙对元首一向是百依百顺，因此他同意了元首的这个意见。

紧接着就出现了一种情景，以后在整个战争期间这种情景在统帅部里是司空见惯的。由于已经到达米乌斯河阵地的汽车又调转方向朝东开，米乌斯河以东地区一片混乱。12月1日上午十一时，哈尔德在电话中与南方集团军群参谋长佐登施特恩就当时的形势交换了意见。这中间赖歇瑙插话说元首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他(赖歇瑙)将承担必要的责任，尽管克莱斯特认为，如果他想扼守中间阵地，必被击败。一小时以后哈尔德与克莱斯特的参谋长蔡茨勒上校通了话。蔡茨勒上校向哈尔德简短而又生动地汇报了三个装甲师战斗力消耗的情况。他说第13装甲师的师长和该师的一个杰出的团长在精神上已经难以支撑。第1装甲集团军认为建立中间阵地毫无意义，不明白为什么要把队伍拆散，占领中间阵地，而不去占领仅六英里以外条件有利得多的阵地。一小时以后哈尔德在电话中与佐登施特恩讨论了这件事。佐登施特恩竭力想使赖歇瑙相信建立中间阵地有害无利，但赖歇瑙执意不听。下午两时哈尔德采取了一个不寻常的步骤，他请约德尔与元首共议此事，这样就约德尔也卷了进来。下午三时半，勃劳希契晋见希特勒。正当勃劳希契与希特勒在一起的时候，赖歇瑙直接打电话给希特勒，说俄国人已经突破中间阵地上党卫军近卫师的防线，请求希特勒批准退到米乌斯河。希特勒立即批准。哈尔德深为悔恨地说：“这样我们就到达了昨天晚上就已到达的地方。可是我们损耗了精力和时间，也失去了伦斯德特。”

第1装甲集团军撤到塔甘罗格和封冻的米乌斯河。在这儿他们可以利用他们原先构筑的阵地，而且还可以借助当地老百姓的力量把工事构筑得更完善。德军将在这儿一直逗留到来年夏天。从罗斯托夫的撤退绝不是一次重大的转折，但是却有重要意义，其意义就在于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来德军所遭受的第一次挫折，也是苏军所进行的第一次考虑得很周密，执行得很出色的反攻。罗斯托夫战役既是一次战术上的失败，也是一次战略上的失败。失败的原因是当时天气很坏，部队很疲乏，兵力又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南方集团军群给自己定的目标过高，结果是力不从心。曼施泰因的第11集团军部署在克里木地区的一个次要战场上，而当时罗斯托夫北面的战场上正迫切需要它。退一步来说，即使把第11集团军调到顿河地区，要想在隆冬季节深入高加索，把部队的左翼拉得很长，那也是很危险的。

在列宁格勒地区，李勃建议利用秋季的一切可能利用的好天气去扩大在拉多加湖南岸的地盘，这个建议遭到希特勒的拒绝。希特勒命令李勃从楚多沃出动去夺取提赫文的铝土矿产地，并与芬兰人在斯维尔河会师。布施的第16集团军用鲁道夫·施密特的第39装甲集团军和布拉斯科维茨的第1军共两个军的兵力攻打提赫文。在德军攻击面前首当其冲的是雅科夫列夫的苏军第4集团军，这个集团军在德军攻击下开始瓦解，提赫文于11月8日陷落。下辖四个集团军的列宁格勒方面军与其左翼侧脱离了接触。德军插入提赫文地区的楔子已经威胁到部署在斯维尔河畔对付芬兰人的第7独立集团军的后方。使该集团军司令梅列茨科夫感到忧虑不安，于是他在电话中把情况向斯大林作了汇报。苏军采取了改组指挥机构的独特办法来对付这一危险局面。梅列茨科夫曾一度担任过总参谋长，因此斯大林很熟悉他。他奉命把第7集团军交给他的副司令指挥，由他亲自指挥溃散的第4集团军。此外，他还负责指挥和协调第4、第7和第52集团军(在这一地区，克雷科夫第52集团军是唯一的一支属于另一方面军的部队)的行动，并直接对最高统帅部负责。梅列茨科夫再也得不到其他能直接增援他的部队了。他用一个坦克旅、一个步兵团以及一些工兵和迫击炮分队建立了一支预备队。梅列茨科夫于11月11日进行反击，取得了一点进展，在有些地方攻进了提赫文城内。11月25日德国人转入防御。经过整顿的苏军第4集团军于第二天对德军的提赫文突出部(该突出部从姆加经提赫文一直延伸到诺夫哥罗德，长达二百三十英里)发动了一连串的反击。接着，南面的第52集团军和北面的属列宁格勒方面军的费久宁斯基的第54集团军也向突出部进行反击。这时候，李勃已经使出全部本领也未能前进一步。芬兰人又不肯从斯维尔河向前推进，因此很明显两翼暴露的突出部是不可能坚持多久的。在被围困的列宁格勒，人们得到的食品仅能勉强维持生命。

由于湖面结冰，堆积在沃伊博卡洛火车站的大量粗面粉无法用船运过拉多加湖。但11月18日湖面终于全部封冻了。四天之后第一批卡车队越过封冻的拉多加湖，到达列宁格勒市内，因此，列宁格勒在冬季不大可能因饥饿而投降。

在德军方面，在集团军群司令部里第一次明显地出现了一种危机感，因为苏军虽然受到重大的损失，但仍然有健全的铁路运输网，有高效率的后勤供应系统，还有充足的兵源和丰富的物资。罗斯托夫、提赫文和莫斯科这三个方向是1941年战役成败的关键。

由于天气恶劣，又得不到各种补充，中央集团军群在莫斯科城外迟疑坐困，进退两难。中央集团军群不是攻就是撤，别无其他选择，因为天公既不作美，敌人又在进攻，要停留在目前的阵地上是根本不可能的。后备军司令弗罗姆用试探的口气小心翼翼地向前线提出建议，他认为现在是向莫斯科提出和谈的时候了。当然希特勒深信苏联已经到了穷途末路，勃劳希契和哈尔德虽然在战争的指导上对元首有保留意见，但他们都同意元首对苏联的上述估计。哈尔德在11月7日的命令中以及在11月13日在奥尔沙会议上都坚持要继续进攻，因为他认为敌人已不能再守住一条绵亘的防线了。德国人认为苏军统帅部将把防御的重点放在莫斯科-沃洛格达-萨拉托夫这个三角地区。德国人这样想不是没有理由的。如果德国人占领了这个地区，俄国人将会完全失去各主要战场之间、各主要战场与乌拉尔和高加索地区之间的铁路联系，也将使英美的援助物资今后无法运到需要这些物资的战场或地区。因此德国人打算阻止敌人撤退并将其就地歼灭进而推进到从迈科普经斯大林格勒和高尔基到沃洛格达这一线。德国人相信夺取这一地区还将使敌人失去提供武器装备的工业区，从而使敌人无法给其部队补充武器装备。希特勒毫不怀疑这一战役将取得成功。为了使那些对继续进攻不很热心的人能全力合作，希特勒明令禁止构筑任何供失败时使用的后方防御工事。到此时此刻勃劳希契和哈尔德是否从来没有考虑到失败的可能性，是令人怀疑的。在集团军群司令中，伦斯德特一段时期以来就一直怀疑德国是否会很快取得胜利，而李勃在被迫违背自己的心愿和看法进行了提赫文战役以后，对脆弱的提赫文突出部明显地感到担忧，但愿能恢复对莫斯科的进攻，以减轻对他这个方向的压力。

参谋总长也许确信莫斯科战役将获得成功，但他肯定不会对元首隐而不报各集团军群的困难。哈尔德在11月19日呈送希特勒的报告中描绘了一幅阴暗的图画。他在报告中说，由于天气恶劣，补给品供应中断，南方集团军群停滞不前。参谋总长依次详尽地描述了东线各集团军群的情况，一再提到“补给品供应中断”和“兵力不足”。在五十万辆卡车中，百分之三十已损坏得无法修复，另有百分之四十需要大修或全面检修，只有百分之三十仍在继续使用。中央集团军群每天至少需要三十一列火车运送补给品才能维持下去，但实际上只提供了十六列火车。

第6莱茵兰-威斯特伐利亚师位于第9集团军的左翼，在莫斯科西北方大约一百英里处。自战争开始至11月1日，这个师伤亡了大约三千人，这还算是轻的。但与其他任何师一样，寒冷的天气到来时这个师已远离后方约一百多英里。10月间，补给品的供应完全中断，第一线的炮弹消耗殆尽，也弄不到铁丝网。口粮也断绝了，但在这一方面第6师比其他许多师要幸运一些，他们设法“就地取食”，他们把当地俄国人的马宰了，在将近六个星期的时间里部队基本上是吃马肉。除了马肉以外，部队还找到些冻土豆，并烤了点面包，烤面包用的黑麦是部队自己脱粒的。各部队都组织了自己的征集队，搜寻马匹和粮秣。封冻以后，后勤供应又逐渐恢复了。马车队把补给品一站接一站地从瑟切夫卡运到乌利季诺。补给品的供应逐渐增加到每天十五吨，但这与每天至少三十吨的需要量比较起来还差得很远。到11月中旬的时候炮弹已得到部分的补充，但运来的所有汽油都必须首先供应停在后方数英里远的那些孤零零的车辆。要用十四匹马才能拉动一门炮。由于缺少马匹，无法把所有的火炮都拉走。德军炮兵觉得苏军的装备比

自己的好，因为苏军用拖拉机牵引火炮。德军还注意到他们的敌人虽然在最近的各次败仗中损失了大部分轻型野炮，但仍保存了大量的中型和重型火炮，并且已用中型迫击炮代替失去的野炮。

寒冷的天气到来时部队还穿着夏装。发给师的冬装只有十分之一，11月初才运到斯摩棱斯克。把马车里铺上草，再用草盖一个车棚御寒，就把伤员装在这样的车子上沿着坑坑洼洼的道路向后方撤退。伤员坐在这样的马车上受尽了折磨。

其他师的情况也相差无几，有许多师的命运还不如第6师。从11月初开始，莫斯科地区的气温迅速下降，冰冻的地面变得坚实了。但是由于火炮和补给品运输车辆的车轮和车轴都被冻在泥里，无法开动，要把这些火炮拉到前线，并把这些车辆开到前线，还需要时间。缺少汽车。虽然火车可以通到布良斯克、维亚兹马和尔热夫，但由于当时仍在继续铺轨，铁路的运输能力很有限。寒冷的天气既带来了痛苦，也造成了挫折。必须用镐把车辆和火炮周围的冻土一点儿一点儿的刨开，有许多车辆和火炮就是在试图把它们从冻土中拖出来时损坏得无法使用了。如果不加防寒罩，车辆的发动机就会在行驶过程中冻坏。在卡车和坦克中途停车时，必须在发动机下面生火烘烤以防结冰。火炮驻退辅进机里的液体都凝固了。由于同样的原因，机枪和自动步枪也不能使用了。唯一能使用的只有迫击炮。光学瞄准具和望远镜的镜片出现模糊现象，失去了作用。履带式车辆没有防滑器就会在冰上打滑无法前进。德军坦克的履带较窄，在松软的雪地里行驶时战术机动性很差。由于饮食不周，食用冰冷食物，有些人餐后呕吐，有些人得了胃病。部队没有领到伪装用的罩衣和冬装。有许多部队连内衣和结实一点的靴子也没有。士兵们至少要有两人以上结伴而行，这样可以互相观察对方是否出现了冻伤的征候。伤员倒下就会死去，并不是由于伤势重，而是由于失血引起休克和冻伤。

11月7日作出了再次向莫斯科发动进攻的决定，但首先要达到的目标是逼近莫斯科。位于莫斯科以西的克鲁格的第4集团军的任务是牵制防守莫斯科河与阿列克辛之间的纳腊河与奥卡河一线的苏军，而配属克鲁格的赫普纳的第4装甲集群则在第4集团军的左翼向东北方向进攻，从北面包围莫斯科。赖因哈特的第3装甲集群从加里宁地区南调向赫普纳的第4装甲集群靠拢，归施特劳斯的第9集团军指挥，而第9集团军的任务是掩护北翼。古德里安的第2装甲集团军将再次从土拉地区向东北方的卡施腊、科洛姆纳和莫斯科以东进攻。临时配属给鲁道夫·施密特的魏克斯的第2集团军担负了掩护第2装甲集团军南翼的任务，因此只起了次要的作用。

朱可夫在名义上是莫斯科保卫战的全权指挥。据他自己在战后说，他对胜利是充满信心的。很难弄清他为什么那样乐观。只有一次，即在11月14日，斯大林和沙波什尼科夫下达过反突击的命令。朱可夫是不同意这样作的。反突击是由罗科索夫斯基的第16集团军和扎哈尔金的第49集团军进行的，反突击的目标是沃洛科拉姆斯克地区和纳腊河下游地区的德军北翼和南翼。此举除牵制了克鲁格的部分兵力以外，收效甚微。在11月上半个月，苏军有十万军队、二千门火炮和三百辆坦克到达了西方方面军。

德军于11月15日在晴朗而严寒的天气里重新开始了向莫斯科的进攻。赖因哈特的第3装甲集群和第9集团军的一部分向克林方向进攻。在科涅夫的加里宁方面军左翼，霍缅科的第30集团军抵挡不住德军的进攻向后撤退。根据斯大林的命令，霍缅科的指挥职务立即由列柳申科接替。第二天赫普纳的第4坦克集群进攻了位于朱可夫的西方方面军右翼的罗科索夫斯基的第16集团军，攻击的矛头指向伊斯特拉。11月18日，古德里安的第2装甲集团军也从土拉地区发起了进攻。而与此同时，位于中央的克鲁格的第4集团军却遭到苏军的进攻。北翼的第3和第4装甲集群对苏军第30和第16集团军的进攻取得了一些进展，于11月24日占领克林，25日攻克索尔涅奇诺哥尔斯克。三天以后这两个装甲集群已到达离莫斯科

以北不远的德米特罗夫和亚赫罗马，实际上已经渡过莫斯科运河，距莫斯科西北郊不到二十五英里了。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出了一个插曲，从这一插曲可以看出斯大林是怎样指挥作战的。斯大林 11 月 28 日打电话给朱可夫，问他是否知道德国人已经突破了伊斯特拉附近的别洛博罗多夫的第 9 近卫步兵师的防线，并已占领了杰多夫斯克。朱可夫说他不知道。斯大林严厉地对朱可夫说，一个方面军的司令员应该及时了解情况。斯大林要朱可夫和罗科索夫斯基一起立即前往受到威胁的地区，组织反突击。朱可夫又用电话询问罗科索夫斯基，结果查明杰多夫斯克并未失守，德军只占领杰多沃的部分地区，距杰多夫斯克尚远。这个情况报到斯大林那里，显然触怒了他。他仍然坚持他原来的命令，指示戈沃罗夫(戈沃罗夫原是炮兵。第 5 集团军司令员列柳申科在德军的坦克和步兵攻下他的指挥所时负伤。戈沃罗夫是接替列柳申科指挥第 5 集团军的。)陪同朱可夫和罗科索夫斯基一起去杰多沃“为反突击组织炮火支援”。这弄得朱可夫不知如何是好。他打电话向戈沃罗夫转达了这个命令。当时戈沃罗夫正打得激烈，他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罗科索夫斯基手下也有炮兵指挥员。戈沃罗夫也只能这样说说，但是命令还得服从。方面军司令员和两个集团军司令员来到杰多沃，听了别格博罗多夫对情况的判断，一本正经地命令他用一个连的兵力在两辆坦克的支援下对树林里德国人占领的几栋房子发动一次反冲击。布置完以后他们就各自回去执行自己的更重要的任务了。

一段时间以来，朱可夫一直在要求把 V·I·库兹涅佐夫的第一突击集团军和戈利科夫的第 10 集团军调出统帅部预备队由他指挥。11 月 29 日，这两个集团军转隶给朱可夫。但这两个集团军都存在许多问题。大部分士兵是匆忙征召来的，以前从未打过仗。只要看一看第 10 集团军是怎样组建的，就可知道这个集团军的战备程度。

10 月 21 日，戈利科夫被派往伏尔加军区的库兹涅茨克组建第 10 集团军(内有九个步兵师和骑兵师)。当时，集团军参谋部或司令部尚未建立，戈利科夫只得凡事躬亲。各师相距甚远，有的在莫斯科，有的却远在土耳其斯坦。大部分师都得边征集、边训练、边装备。第 10 集团军共有十万人，每个步兵师为一万一千人，每个骑兵师为三千人。但士兵中只有四分之一的人年龄在三十岁以下，有相当一部分人的年龄在四十岁以上。百分之九十是俄罗斯人，只有百分之四是乌克兰人。但最使戈利科夫和他的军事委员会担心的是，第 10 集团军只有五千三百八十七名共产党员和三千七百一十八名共青团员。于是，又向莫斯科的大本营和总政治部提出请求，结果给第 10 集团军专门派来了七百名党员。

据戈利科夫自己说，他在武器装备的供应方面却没有那么幸运。有两个骑兵师没有鞍具，有一个步兵师缺少七千五百支步枪，有三个步兵师和两个骑兵师没有无线电台。发到各师的汽车数量相差很大，有的达到定额的百分之五十九，有的只有百分之十二。普遍缺少火炮、重机枪、迫击炮和工程设备。戈利科夫原来以为会给他三个月的时间来组建这支部队，但 11 月 24 日沙波什尼科夫要他准备马上调往前线，这使他大吃一惊。

在莫斯科东南方，古德里安的第 2 装甲集团军进展很慢。11 月 13 日在中央集团军群举行的奥尔沙会议(哈尔德出席了这次会议)，讨论了工业城市高尔基(位于莫斯科东南二百英里，距奥廖尔四百英里)这样深远的目标，这使古德里安的参谋长利本施泰因感到既很惊讶，又很气愤。古德里安已获悉从西伯利亚调来的苏军部队正在他的暴露的东南翼的梁赞和科洛姆纳下车，有一个师已到达乌兹洛瓦亚。战斗力已遭到削弱的德军步兵师已不能对付敌人的这支生力军。苏军在 T34 型坦克的支援下实施的反突击引起了一片恐慌，甚至远在后方的博戈罗季茨克也受到了影响。古德里安说这是这次战役中第一次发生这种情况。第 2 装甲集团军编成内有施韦彭堡的第 24 装甲军、莱梅尔森的第 47 装甲军和两个步兵师。当时

的兵力只有十二个师，而这十二个师中有一半是步兵师。可是11月21日古德里安仍然攻占了乌兹洛瓦亚。三天以后，北上开往莫斯科方向的第24装甲军在向奥卡河挺进途中攻下了韦涅夫。第239西伯利亚步兵师被包围在斯大林诺哥尔斯克地区，几天以后这个师才向东突围，在突围过程中抛弃了车辆和装备。11月23日下午，古德里安晋见包克，向他着重汇报了部队的疲惫状况。古德里安说，包克曾打电话请勃劳希契给予指示，他在一旁听到了他们的对话。经请示，包克和古德里安都明白了总司令无权作出任何决定。古德里安还说，后来又通过陆军总部的联络宫向哈尔德作了汇报，但也毫无结果。从此以后，包克对达成赋予他的远距离目标已不抱希望，只求他在土拉周围的处境能得到改善。就连这一点也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因为第24装甲军和克鲁格的第4集团军无法协调他们的钳形攻势。这次攻势的目的是消灭土拉地区博尔金的第50集团军，其作法酷似以前的布良斯克包围战。

在此以前，包克一直在他的前进指挥所里毫不留情地督促他的部队前进，但很明显，12月1日那天，他已认为不可能成功了。他向勃劳希契和哈尔德强调了他的部队的战斗力很弱，而当时却必须正面进攻敌人备有良好准备的阵地。哈尔德在答复包克时，只是着重提到他对部队的困难是了解的，并强调成败取决于最后的努力。

在莫斯科以东的地区，苏军又有九个预备集团军在组建中。

赖因哈特的第3装甲集群和赫普纳的第4装甲集群在莫斯科以北继续取得进展，但新开来的苏联部队打得很顽强。赫普纳日复一日地打电话请克鲁格从纳腊河地区向莫斯科西面发动进攻，但毫无结果。不知道为什么克鲁格与布卢门特里特和包克反复商讨此事，却又迟迟不采取行动。直到12月1日他才开始进攻。

隶属第57装甲军的第3步兵师，是准备参加第4集团军攻势的。这个师占据的地区靠近纳罗佛敏斯克。由于苏军从自己的阵地上可以观察到这个地区，因此这个师的处境很困难。苏军的狙击手躲在房屋的烟囱里，德军在白天只要稍有动静就会招来猛烈的迫击炮火。德军兵力薄弱，无法守卫全线，因此留下了一些很大的间隙，敌人就通过这些间隙渗透过来，深入到德军后方。夜间气温下降到摄氏零下二十度，所有的士兵在室外呆了一小时以后都得回到室内待一小时，以便使身体暖和过来，血液恢复流通。师长自己对攻势能否成功也有疑问，因为他当面的敌人是装备精良新锐的西伯利亚师，这些师都拥有大量的坦克和火炮。第29步兵团在仅有一个装甲强击炮连的支援下就发动了进攻，结果马上就遭到了重大伤亡。第3营的第5加强连是一个有七十人的战斗力很强的连，但到傍晚时只剩下二十八人了。由于任务过于艰巨，这个师力不从心，再也不能前进了。第8摩托化团第3营损失了八十人，占该营总人数的三分之一，而这八十个人中，竟有五十八个人是在户外因过度疲劳或冻伤而失去战斗力的。军和集团军内部的协同动作很差。第15步兵师调上来的时间太迟，未能扩大第3师的战果。

对莫斯科构成直接威胁的是从北面进攻莫斯科的赖因哈特的第3装甲集群和赫普纳的第4装甲集群。苏军为了对付这一威胁，迅速从东部的第24和第60预备集团军调来一些部队。第7和第8近卫师是最先到达北郊的，这两个师成了弗拉索夫指挥的新编第20集团军的核心，从扎哥尔斯克地区调来的V·I·库兹涅佐夫的第1突击集团军在德米特罗夫和伊克沙湖之间发动了进攻，把德国人阻挡在莫斯科运河一线。赖因哈特和赫普纳的这两个装甲集群在距莫斯科仅十七英里的地方遭到这两个新锐的集团军与列柳申科的第30集团军和罗科索夫斯基的第16集团军的一些部队的阻击，不能前进。到12月3日，苏军这些部队已经在倾全力进行反击。苏军固守土拉、斯大林诺哥尔斯克和韦涅夫，阻止了古德里安的进攻，并牵制了德军部队，以致古德里安只有一个装甲师能对奥卡河上的卡施腊大桥发动最后进攻。由第17装甲师

发动的这次进攻被博尔金的第 50 集团军和扎哈尔金的第 49 集团军击退了。这两个集团军在战斗中使用了坦克和骑兵，并把高射炮当作反坦克炮来使用。与此同时，古德里安已注意到的正在到达莫斯科以东地区的苏军部队——科洛姆纳附近的第 26 集团军、梁赞地区的戈利科夫的第 10 集团军、位于西南方面军后方里亚日斯克附近的 V·I·库兹涅佐夫的第 61 集团军——都在接近第 3 装甲集团军的翼侧。第 2 装甲集团军和第 2 集团军的攻势一直继续到 12 月 4 日。但由于这两个集团军的战线已延长到二百多英里，它们的攻势越来越弱。克鲁格的第 4 集团军的攻势取得的尚值得一提的战果是他突破了苏军第 33 集团军在纳罗佛敏斯克以北的防线，并可进一步包围北面的戈沃罗夫的第 5 集团军。这次进攻是德军在这个战役中的最后一次进攻，并且于 12 月 2 日和 3 日在铁路线通过的戈列兹诺镇附近因遭到叶夫列莫夫的第 33 集团军和戈卢别夫的第 43 集团军的预备队的阻击而被迫停止，再想援助赫普纳，无论如何是来不及了。

12 月 3 日，克鲁格自作主张命令第 258 步兵师撤退，因为他再也保证不了这个师的安全了。他在报告中说部队伤亡惨重。那一天包克又打电话给约德尔，以便元首对战局有充分的了解。德国人担心自己被围，于 12 月 4 日被迫退到纳腊河。次日，包克在陆军总部的默许下，结束了这场攻势。勃劳希契决定辞职，离开军队。

12 月 6 日元首召集了一次会议讨论以后的行动。事实上希特勒自己的处境也非常困难。从他当时发表的看法和作出的决定中可看出以后在战争中他是如何考虑问题，如何作出决定的。他当时发表的看法和作出的决定规定了后来战争的打法，也断送了连续三任参谋总长。元首的头脑里尽是数字，这些数字中有一些是根本不精确的。根据他引用的数字，德国的损失是五十万人(而实际上超过八十万)，苏联的损失在八百万人到一千万人之间。他相信优势还在德国人一边，因此提出了许多应急措施，为东线调集人力，如：把因大量汽车报废或等待修理而无所事事的司机编成战斗部队，裁减后方机关的人员以及用战俘来替换德国工人等。他执意不肯从斯堪的纳维亚和西欧抽调一兵一卒。俄国人守住了莫斯科外围的阵地，德国人也会守住。当时元首在原则上并不反对缩短战线，只是后来改变了主意。但后方阵地不构筑好就不可能撤退。他眼睛仍然盯着顿涅次的煤和迈科普的石油。他也没有放弃在那个冬季重新夺取罗斯托夫的希望。

第二天元首就反对任何撤退，即使后退一步也不行。哈尔德哀叹德国陆军领导人的地位竟然低到这种地步。他认为总司令勃劳希契只不过是元首搞点收发的工作，希特勒现在直接与集团军群打交道。最糟的是最高统帅部没有一个人(哈尔德这样讲实际上是指希特勒)知道部队的真实情况。最高统帅部的人相信只要在一些地方作一点修修补补的工作就能挽回局势，而实际上却需要作出一些重大的、影响深远的决定。哈尔德认为这些需要作出的决定之一就是要把中央集团军群撤到奥斯塔什科夫和鲁扎河一线。哈尔德的批评和他所建议的解决办法是明智的，有道理的，但必须记住，使中央集团军群处于易受敌人攻击的危险境地，甚至把它推向绝境的并不是希特勒一个人。看来勃劳希契、哈尔德和包克都与希特勒一样决心在隆冬季节打到莫斯科。

12 月 8 日元首勉为其难地同意放弃攻势，并下达了第 39 号指令，这项指令把攻势失败的原因归于“严冬出乎意料地提前降临”。

从此以后，德军在东线的处境是极其危险的。连续几个月德军处于守势，有时撤退，为避开大灾大难而挣扎着。苏军的反攻并不是 12 月 6 日德军攻势停止时才开始的，而是在这之前几个星期里就一直在不断增强了。苏军于 10 月下旬就已开始集结部队。11 月间，梅列茨科夫集群、列宁格勒方面军和铁木辛哥的西南方面军奉命转入反攻，以减轻德军对莫斯科的压力，并使德军不能从翼侧抽调兵力增援中央集

团军群。陆军元帅李勃看到对莫斯科的进攻失败，连他自己的部队也遭到苏军的猛烈进攻，也很焦急，终于在11月8日说服希特勒同意从提赫文撤退。李勃想向西南撤退大约二十英里，而元首却仍然坚持要使通往提赫文的公路和铁路处于火炮的射程之内。在离莫斯科再近一点的地方，科涅夫的加里宁方面军从11月27日开始进攻德军的翼侧。将近11月底的时候，朱可夫的整个西方方面军逐步取得了主动权，他的主要突击力量是新到达的V·I·库兹涅佐夫的第1突击集团军和位于莫斯科以北的弗拉索夫的第20集团军。此外，戈利科夫的第10集团军和大大加强了博尔金的第50集团军也在中部发起了猛攻。在南部，铁木辛哥的西南方面军的翼侧对德军第2集团军和第2装甲集团军的压力也增加了。

元首一听说德军在罗斯托夫遭到失败就大发雷霆。他接受了伦斯德特的辞呈，任命赖歇瑙接替伦斯德特的职务。他与他的副官施蒙特一起飞到马里乌波尔去见他党内的老朋友——党卫军近卫师师长泽普·迪特里希，想听一听他所希望听的所谓真实情况。结果他大失所望，因为党卫军也认为若是他们留在前方阵地，也难以生还。希特勒就这样怀着失望的心情回来了。为此他没有生泽普·迪特里希的气，却怨恨他以前的朋友和支持者赖歇瑙。出人意外的是，赖歇瑙因为批评了勃劳希契和伦斯德特而使希特勒感到不快。下一个受害者将是总司令勃劳希契。据凯特尔说，尽管希特勒竭力不让手下的人看出来，但事实上很久以来他已认识到在军事上德国不久将要遭到重大失败，现正在寻找替罪羊。但有更多的证据表明希特勒相信他的高级指挥官缺乏克服各种困难的热忱、意志、甚至才智。有些人的过错就更严重：他们开始怀疑元首的直觉和天才。这些人已被列入黑名单，准备干掉。从12月初开始，勃劳希契的处境越来越困难，由于形势的压力和希特勒的暴戾，他病倒了。12月15日，他视察中央集团军群回来，情绪很沮丧，因为他看不出有什么办法能使部队摆脱所处的困境。一个时期以来，元首对陆军总部总是抱着一种轻蔑的态度。在撤销伦斯德特的职务和任命新司令官的问题上，希特勒甚至连总司令的意见都没有征询。12月16日，他派他的副官施蒙特到中央集团军群了解情况。包克对施蒙特说，元首必须从两者择其一：他可以重新向莫斯科发动进攻，这样做就得冒使自己的部队彻底崩溃的风险；他也可以继续进行防御。如果他选择防御，应当记住，不论是在现在的阵地上还是在后方，都还没有构筑任何防御工事。不论有无防御工事，德国部队能否守住是令人怀疑的。包克举第267师为例，他说，这个师就在被迫撤退那一天，抛弃了所有的火炮。同往常一样，目光敏锐的包克既能看清形势，也能向别人讲清形势，但他对需要采取什么行动却并不下明确的结论。12月20日下达的那道停止后撤的狂热命令，就是出自包克的观点。

在这个决定命运的时刻，中央集团军群的作战日记中提到当时苏军进攻的气势还算不上强。作战日记还指出德军失败的原因：首先是德军任务太重，在体力和精神上都难以负担；其次是士兵害怕被俄国人俘虏；第三是部队减员；第四是缺少燃料和补给品；第五是良种马匹奇缺。包克在12月7日的日记中把问题讲得更简洁。他认为失败有三个主要原因：道路泥泞，铁路运输中断和对敌人估计不足。

在最后一次会见时，勃劳希契被希特勒嘲讽了一番，之后，于12月19日即被解职退休，于是，希特勒当了陆军总司令。中央集团军群司令、陆军元帅包克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患胃病，由于紧张和忧虑，他的病情渐渐加重了，在勃劳希契被解职的前一天他请了病假，他的职务由第4集团军司令克鲁格接替。

12月19日希特勒召见哈尔德，把中央集团军群司令的人事变动告诉了他。希特勒对哈尔德说，指挥作战这点小事谁都可以干，真正需要的是政治觉悟和决心。他还说他已经定下了不撤退的方针，不管这对翼侧会有什么威胁。哈尔德还得耐着性子听那些批评陆军的老话，说什么陆军不如空军。希特勒说德国防军没有对天气的变化作好充分准备；参谋总长不要再谈撤退了，退也无阵地可守；鉴于天气酷寒，也根本不可能构筑任何后方阵地。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哈尔德如果决定辞职而不是留任，那将更明智些。

也许他感到自己同希特勒和勃劳希契一样对东线的德军陷于这样的困境负有责任。据说是勃劳希契曾恳求哈尔德留任，因为只有他能使部队摆脱那种危险处境。

自对苏发动战争以来，德国陆军总司令的作战指挥权仅限于东线，还不包括芬兰在内。所有其他战线都属于最高统帅部，就是由希特勒通过约德尔和最高统帅部进行指挥。但是希特勒只对最高统帅部所属各战区的德国陆军进行直接指挥，而空军和海军的所有部队，不论是在东线还是在西线，都归各自的总司令直接指挥。因此陆军总部与空军总部、海军总部不同，它的指挥权已经遭到严重削弱。希特勒在说出他打算亲自担任陆军总司令的时候，他是想在战役指挥上，甚至在战斗指挥上直接控制东线各集团军群司令官。对勃劳希契的其他重要职责希特勒不感兴趣，他把这些职责交给最高统帅部首脑凯特尔去执行。此后，哈尔德以及后来的几位参谋总长对参谋总部以外的部门就很少负责，甚至不负什么责任。对武器装备、行政管理和后备军的实际控制权落到凯特尔手中。这样参谋总长与陆军总部的其他部门就失去了联系，而凯特尔除了最高统帅部首脑这个头衔以外，还代希特勒管理德国陆军的一般事务。结果哈尔德成了希特勒东线事务的助手。以后几任参谋总长甚至在东线的作战指挥问题上有时也受到凯特尔和约德尔的干扰。希特勒听任凯特尔和约德尔的这种干扰，他利用他们反对参谋总长提出的他所不欢迎的建议。

陆军人事局原来是由小凯特尔(博德温·凯特尔)领导的，有关陆军的一切晋升和任命他都是向勃劳希契负责。勃劳希契被解职以后元首自己直接控制这个局。到了秋天，元首又把这个非常重要的部门交给他的副官施蒙特负责。

德国的陆军与空军和海军不一样，它实际上没有总司令。

## 第十四章 愚蠢和错误的记录

12月8日，事情是那样出乎元首意料，日本袭击了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和英国直辖殖民地香港。本来德国不想把美国卷入战争，但在11月29日，日本驻柏林大使小岛将军电告东京称：德国对美国的态度已变得相当强硬。在这一年的春天，希特勒曾向日本外相松冈保证说，一旦日本对美国开战，德国将立即参战。11月底，里宾特洛甫又向小岛重申了这一诺言。在此之前的六个月内，东京一直坚决拒绝参加德国的对苏战争，但在12月8日，星期一，小岛已开始催促里宾特洛甫，要求德国履行其口头许诺，参加对美作战。除了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所作的口头保证之外，德国和意大利都没有任何义务要援助日本，因为三国条约的条款并没有要求其余两国支持日本进犯美国，而且日本在其袭击珍珠港之前并没有同其他两国协商。也许有人认为，只有日本同意加入对苏战争，希特勒才会对美国宣战。然而，令人十分吃惊的是，这位独裁者对援助日本似乎毫无保留，也没有提出任何条件。

东京走向战争，是因为日本在印度支那和中国的扩张遭到了美国的抵制；还因为美国、英国和荷属东印度群岛对日本实行了经济制裁。东京要石油，要实现其在东南亚的政治和领土野心，加以东条内阁又作了一个灾难性的情报判断：过高地估计了德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大大低估了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力量。日本的战略目标仅仅是夺取荷属东印度群岛和缅甸的石油，并确保它在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征服的地盘，别无他意。日本没有入侵印度或澳大利亚的打算，也没有征服美国或英国的计划。日本的战略是短期的、适可而止的，依据的是对德国力量的错误信念。当日本的航空母舰从日本领海启航的时候，莫

斯科似乎已危在旦夕。

元首对美政策的内在逻辑是分析不清的。希特勒是欧洲人，他在1941年前是否仔细考虑过美洲问题是值得怀疑的。他肯定看不起美国和平时期的军事力量。然而在1940年和1941年期间，他对一个迅速向好战方向发展的美国一直保持了很大的克制，他曾坚决反对雷德尔要更加放手地对付美国海军和商船队的主张，惟恐恶化德美关系。

希特勒低估了美国的潜在力量，这就犯了一个对德国来说是致命的错误。他把日本看作世界上最大的海军强国，他听从了雷德尔的建议，要日本介入太平洋地区反对英国，从而把美国的注意力和力量牵制在那个遥远的战区。然而，雷德尔建议的目的并非将美国拖入战争。事实上，希特勒不难料想，美国对德国的敌视是难以调和的。美国是为德国的敌人提供武器、装备和原料的主要国家，它派出军舰为英国船只横渡大西洋护航，还派遣部队驻守冰岛。美国迟早是要参战的。但是，从元首方面来说，使美国提前参战是荒唐的。德国的海军，除了潜艇之外，只要一出波罗的海就是一支无足轻重的力量。德国的陆军和空军已经没有余力，而美国远在德国空军的航程之外。因此，德国没有能力对美国发动任何战争。可能希特勒预料到美国会对德国宣战，虽然他的这种看法似乎并无任何依据，但为了自己的声誉，他决心先下手。和其他许多德国人一样，希特勒对日本在战争头几天的胜利得意洋洋。希特勒蛮不讲理，他在12月11日对德意志帝国国会的演讲中对美国宣了战。

由于这一宣战，德国最后无可挽回地丧失了一切赢得对苏战争的希望。

在1941年的最后七个月中，这场斗争逐渐从欧洲战争演变成世界大战。在5月，德国还是欧洲无可置疑的主宰，苏联也得按德国的旨意行事，不敢怠慢。英国有丰富的资源，它的空军和海军正在迅速扩大，还有美国许诺给予物质援助，这些条件使英国有可能无限期地坚持打下去，但它要成为陆上强国的努力却不可信，因为它似乎不愿意或是没有能力建立大量的陆军野战部队。海上封锁和空中轰炸都不能使德国屈服，如不在欧洲大陆上消灭德国陆军，第三帝国显然就永远不会灭亡。

希特勒进攻苏联，这就违背了他早先对德国武装部队和德国人民许下的不在两条战线上作战的诺言。希特勒对英国的军事力量存有极大戒心，他也非常担心任何挫折，那怕是局部性的挫折，会影响到他的声望，因此，他留下了五十四个师守卫西欧和巴尔干。此外，还把大约百分之四十的德军第一线作战飞机留在西方保卫第三帝国及其在欧洲的占领地预防英国空军的袭击。元首高估了当时英国的潜力，却严重低估了苏联的潜力。他认为进攻苏联只是将英联邦和英帝国赶出战争这一更为艰巨的任务的一个小小的前奏，而他的这一估计看来得到了大多数德军高级将领的默认或支持。希特勒非常轻松地踏进的领土使他的装甲部队陷入了泥潭，撤满了德国步兵的鲜血，本以为可以轻易取胜的夏季战役先是变成了一场大战，接着便是一场苦斗，一场耗尽人力物力的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远征，而且越打越凶狂，使希特勒对其他任何考虑都一概置之不理。这种拼命的做法使他丧失了任何理智，以致他模仿拿破仑——他很喜欢别人把他比做拿破仑——放着德国元首不当，偏偏去充当军事领袖和战地司令官的角色。

战争爆发时，英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虽然对苏军战斗力的评价比金策尔的东线外军处要高，但也认为德军能在战争开始后六个月内打到莫斯科。战争开始后第二十三天，包克就攻占了离莫斯科不到二百英里的斯摩棱斯克，那末，为什么中央集团军群不能在9月初攻下莫斯科呢，因为那时苏军阻挡不了德军的前进，这是肯定无疑的。另一方面，莫斯科失陷，即使在政治上和士气上会遭到很大损失，也不会使苏联失去继续作战的能力，因为苏联的许多工业基地是在乌拉尔和西伯利亚，丢掉莫斯科的综合工业体系也不会使苏联丧失其主要军火来源。当然，莫斯科是俄罗斯中部铁路系统大部分铁路的汇合点，因此，

丢失莫斯科的损失，对苏联来说将会是严重的，但即便如此，乌拉尔方面的几条铁路仍然可通到沃洛格达、阿尔汉格尔斯克和芬兰前线，以及西部前线、里海和顿涅次盆地。另外，苏联应急的能力也不可轻视。如果认为莫斯科失陷，斯大林就会与德国人媾和，那是毫无根据的。而希特勒与斯大林谈判的可能性则更小。对苏联来说，失败将意味着完全屈从于希特勒。而且很可能意味着斯大林及其共产党统治集团的垮台和灭亡。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肯定，不管丧失多少领土，斯大林也会打下去，何况他已经得到美国援助的保证。

希特勒曾经受到他自己的最高统帅部和参谋总部的责备，因为他放着莫斯科不打，把时间和部队都分别浪费在攻打乌克兰和列宁格勒上。对列宁格勒-迭米扬斯克-提赫文地区的进攻，由于未能克服密林和沼泽的障碍而流产。进攻乌克兰，在基辅河曲部大获全胜，歼灭敌人数个集团军，并俘敌六十万人；但是，若从歼灭苏联集团军的数目来衡量德军的胜利，那么，采用勃劳希契的计划，于7-8月份攻打莫斯科以西铁木辛哥的西方方面军，或许可以用较少的时间和力量取得同样的战果。如果希特勒这样做了，他就会拿下莫斯科，铁木辛哥的西方方面军如果不是全部也将大部被歼灭。从另一方面来说，布琼尼的西南战区和基尔波诺斯的西南方面军则有可能保存下来。因此，勃劳希契和哈尔德提出的计划要说是比希特勒的好，也只是说它有可能取得稍大一点的胜利，但肯定不能在冬天到来之前打败苏联。

希特勒指挥战争，追求目标过多，过于分散。对苏联来说，即使失去列宁格勒地区和顿涅次盆地，也不会对它的士气和经济产生有决定性的直接影响。后来德国控制了顿涅次盆地，证明它的价值极其有限。既然如此，不如在战争开始时，令北方集团军群在中央集团军群的左翼径直向东朝加里宁挺进，作为对莫斯科总攻势的一部分，避开列宁格勒和波罗的海北部地区。采取这样一种战略也许更为可取。同样，南方集团军群本来可以紧靠中央集团军群的右翼行动，先不管克里木半岛和外高加索油田。如果在7月中旬能以奇袭攻占基辅，而且三个集团军群能收拢成一个整体，保持更紧密的队形，那么德军在中央的攻势有可能远远超过莫斯科达到伏尔加河，即沃洛格达、高尔基和萨拉托夫一线。虽然此时苏军缺乏进攻的机动能力，然而德军的翼侧在一定程度上是经受不起苏军从乌克兰东南部和列宁格勒发起的反突击的，德军是否能在冬季守住这样一个大的突出阵地还是个问题。或者，整个德军的力量可以象斯大林所预料的那样，指向较为易攻的乌克兰和顿涅次盆地，乃至可以远达高加索油田；但是占领这些地方不会马上得到好处，起码也得一年或更多一些时间才能见到成效。

不管德国采取何种战略，它在东方开战时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资源，则是确凿的事实。五十个师和一千五百架飞机被留在后方。11月份，凯瑟林的第3航空队司令部和一个航空军被撤到地中海，因为隆美尔在那里遭到了英军在北非发动的有限的反攻而发生了一些困难。两线作战本来是危险的，这是第一次警告。德军根本没有预备队，秋天还没有到，他们就开始把部队从一个受到威胁的防区调到另一个防区，从一个战区调到另一个战区，最后，从1942年起，从东线调到西线，又从西线调到东线。战线很长，而且越往东进越长，德军深入敌后很远，加上希特勒坚持要各部队与其翼侧友军保持紧密联系，这就意味着入侵部队既不能保持纵深配置，也不能保留预备队，于是最终失去了进攻的锐势，出自同一原因，德国空军的掩护和战术支援，除了在选定的主要地段之外，非常薄弱。德国空军没有进行过战略轰炸，好象也不曾在纵深阻滞过敌人。苏联的地理条件和气候条件使德军的缺陷暴露得更为突出，能侵占象苏联这样广阔的领土并不一定意味着也能守住这块领土。

德军空运的后备力量是有限的，而苏联的铁路系统又极不可靠。在战争初期，所有的物资都得在苏联边境从一条铁路转到另一条铁路上，因为铁路轨距不同。这一点，再加上缴获的苏联铁路车辆不多，使运输能力大为降低，因此按照标准的欧洲轨距重新铺轨便成了紧迫的任务。除了在乌克兰的一些地区，

苏军有组织地将轨道和路基全部破坏了之外，在其他地方改轨的工作进展很快，即便如此，重新铺设的轨道的运输能力通常也不高。很多主要干线只改了一条线路，而侧线、转台和修理库若不同样改轨，复线的运输效率就难以发挥。在乌克兰，木材缺乏，妨碍了改轨工作的进展。所有的机车和车辆都得由德国国营铁路部门从德国或西欧调来，但德国的机车不适用于在俄国使用，因为德国机车只能使用德国燃料或者德国煤和顿涅次煤混合燃料，这些机车的设计不能抵御俄国冬天的低温。在那年酷寒的冬天一度曾有百分之八十的德国机车无法开动。由于第聂伯河上的铁路桥被毁，全部货物都得卸下来，经公路桥，或用摆渡过河，然后在对岸重新装车。冬天带来的唯一有利条件是第聂伯河的冰面可以当做路基，在上面铺设临时轨道。到年底时，已有游击队活动的迹象，其主要目标之一就是破坏德国的铁路和补给列车。

德国进攻俄国不仅没有足够的空运和铁路运输的支援，而且也缺乏足够数量的摩托车辆，而那些已有的车辆也极不适用。德国有三个月的燃料储备，其轮胎储备仅够两个月使用。甚至德国的马匹和一般军用马车也适应不了俄国的天气和那坎坷不平、坑坑洼洼的道路，马匹倒下了，车辆毁坏了。将近百分之七十的德军战斗部队在俄国靠徒步行军。与苏军形成对照的是，苏军的冬装有毡靴、皮帽和棉外套，而德军士兵到12月份，昼间气温下降到摄氏零下25度时，还没有得到冬装。元首是想打一个战役就结束战争，然后只留六十个师，其余部队全部撤回德国，所以他认为没有必要百分之百的发放冬装，据说他甚至禁止提起普遍发放冬装的问题，以防引起部队不安。早在7月哈尔德就提出了冬衣和冬天的膳宿问题，8-9月间作了计划并开始供应。一些物资终于经铁路发往部队，但是在俄国西部地区停了下来，欲进不能，欲退不得，因为铁路运输搞得一团糟。于是纳粹党便着手在德国老百姓当中募集冬衣，结果竟然无代价地捞到了一些喝采。德军士兵得到的是各式各样的衣服，其中包括妇女的皮大衣和皮手笼。

德军的胜利可以归功于对坦克和飞机的巧妙运用，而德军未能在一次闪电式的攻击中达到自己的目的，则是由于没有良好的政治、经济、地理和军事情报，以及根据这些情报制定的合乎逻辑的现实的军事计划。德军没有足够的资源和充分的准备来实现这一任务。

苏军在1941年的战役中能够坚持下来，主要依靠其领土辽阔和冬季的严寒。斯大林曾经说过一句很浅薄的话，他说，除了苏联，没有任何一个别的国家可以丧失这么多的领土而仍然能继续坚持战争。但是人们显然会反驳：没有任何一个别的国家有这么多的领土可以丧失。后来，苏联常常轻蔑地将1940年法军的抵抗与1941年苏军的抵抗相比较。但事实仍然是，如果苏联象法国一样，其人口、工业和经济财富集中在一条纵深只有五百英里的狭窄地带，而其背后就是大海，那么它也无法避免迅速而彻底的失败。它的人口优势，工业力量和经济财富，大量储备的火炮和轻武器，斯大林的蛮横决心，苏军的顽强精神，美国和英国的援助等，这一切都不能阻挡法西斯德国彻底摧毁苏联这个共产主义国家。英国和苏联得以幸存主要是靠地理和气候条件，其次才是他们自己的努力。

然而，斯大林的统治、共产党和共产党机关所起的作用也不可低估。对于斯大林及其同僚来说，为了保证胜利和共产主义的继续存在，付出再大的牺牲也在所不惜。在这方面，他们并不完全是为了追求什么理想，因为失败意味着党的解体和自身的毁灭。在这段艰难时期，斯大林联合一切可以利用的各阶层人士并与他们打成一片。人民都成了他的兄弟姐妹。东正教会过去是一个受歧视的，几乎是共产党一个多余的小团体，现在却用来唤起中年和老年人残存的一点宗教情绪。同时，过去的俄罗斯英雄和好战的沙皇被抬出来奉为楷模，以赢得爱国人士和俄罗斯人的支持。集中营和监狱中的许多囚犯获释，他们希望今后日子能过得好些，心甘情愿地为他们的共产党主子作战，而过去他们是有充分理由仇恨共产党的。共产党在维护武装部队团结方面也发挥了它的作用。虽然许多苏军官兵出于自豪感、爱国主义或是责任感而勇敢战斗，但归根结蒂，军队是靠共产主义制度的恐怖政策紧紧地维系在一起的。军官和政委

打了败仗，可能付出的代价是降级、降职、囚禁或处决。对于政委来说，被俘有可能被德国人处死。他自己的生存和胜利紧紧相连，仅仅因为这一点，他就会保证使他的士兵坚持到底，而决不后退。被德军俘虏的苏军，不问其被俘的情由如何，是负了伤还是没有负伤，就不再被看作苏联公民，对于他来说，战争结束通常意味着被关进集中营，在那里赎罪。更糟的是，苏联对被俘士兵的家属也判处数年徒刑。这没有别的理由，就是因为他们是战俘的亲属。既然如此，麻木不仁或是听天由命的苏联士兵，常常仗着几百克伏特加的酒劲，从死人堆上爬过去，以其无所谓的态度迈向死亡，对于这一点，人们也就没有理由觉得奇怪了。

苏军在 1941 年阻止敌人进攻方面所起的作用，被苏联的历史学家们夸大了。他们的胜利主要是靠地理和气候条件取得的，其次才是斯大林的决心。人力资源和储存的装备物资，以及较早地将工业搬迁到乌拉尔和西伯利亚，都在阻止德国的前进中起了作用。苏联武装部队的抵抗，大概只起到辅助的作用。那时候，对苏军士兵，无论是本国人还是德国人，都不大看得起，虽然失败的真相对苏联人民都是秘而不宣的，但无法掩盖的是苏军不是敌人的对手，这一点在国内引起了迷惘和忧伤。然而，尽管士气不高，大批投降的事件多次发生，但是大部分苏联部队仍在继续战斗，常常打得不好，但有时却表现了极大的决心和顽强精神，这一点在不断增大的德军伤亡数字上已开始反映出来。

共产党不惜人命，鄙视一切人情，不讲体面，这是它征集和控制游击运动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在战争初期，本地居民对德国人并无敌意，一些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鞑靼人和哥萨克人反而欢迎他们。在这个夏季，德军对占领区居民的态度使他们大失民心，但这并不意味着居民们十分向往重新回到共产党统治之下。然而，在秋季，小股游击队在德军后方区域稳固地建立起来了，他们用无线电与莫斯科联系，这些游击队恐吓当地居民，或者迫使德国人对当地居民实行恐怖统治，从而使游击队的队伍和影响不断扩大。居民若不与游击队合作就意味着死亡，有时是极其可怖的死亡，或者意味着住在苏联的亲属遭到报复。不久就看得十分清楚，德军无力保障其后方区域居民的安全，而在战争初期，他们又不愿意武装当地居民预防游击队。有时候，游击队对占领机构施行暴行，显然其目的不外乎是诱使德军对当地的无辜居民实行报复。在这一点上，游击队是非常成功的，因为德国占领当局历来就以强权即是真理为信条，非常乐于执行最高统帅部和保安部以恐怖来维持当地居民的纪律的命令。游击队袭击之后，德国人即大肆逮捕无辜居民，枪杀人质，因此，许多不幸的居民，在遭到两面威胁的情况下，觉得不如与暴乱分子一起逃入森林或者明为德国人工作实为游击队服务更为单纯和安全。1941 年时，游击队的活动还无关紧要；但到 1942 年，形势已然明朗，苏联不但不会被迅速击败反而力量越来越强。这时，越来越多的人纷纷加入游击运动，因为站到胜利者一方是异常重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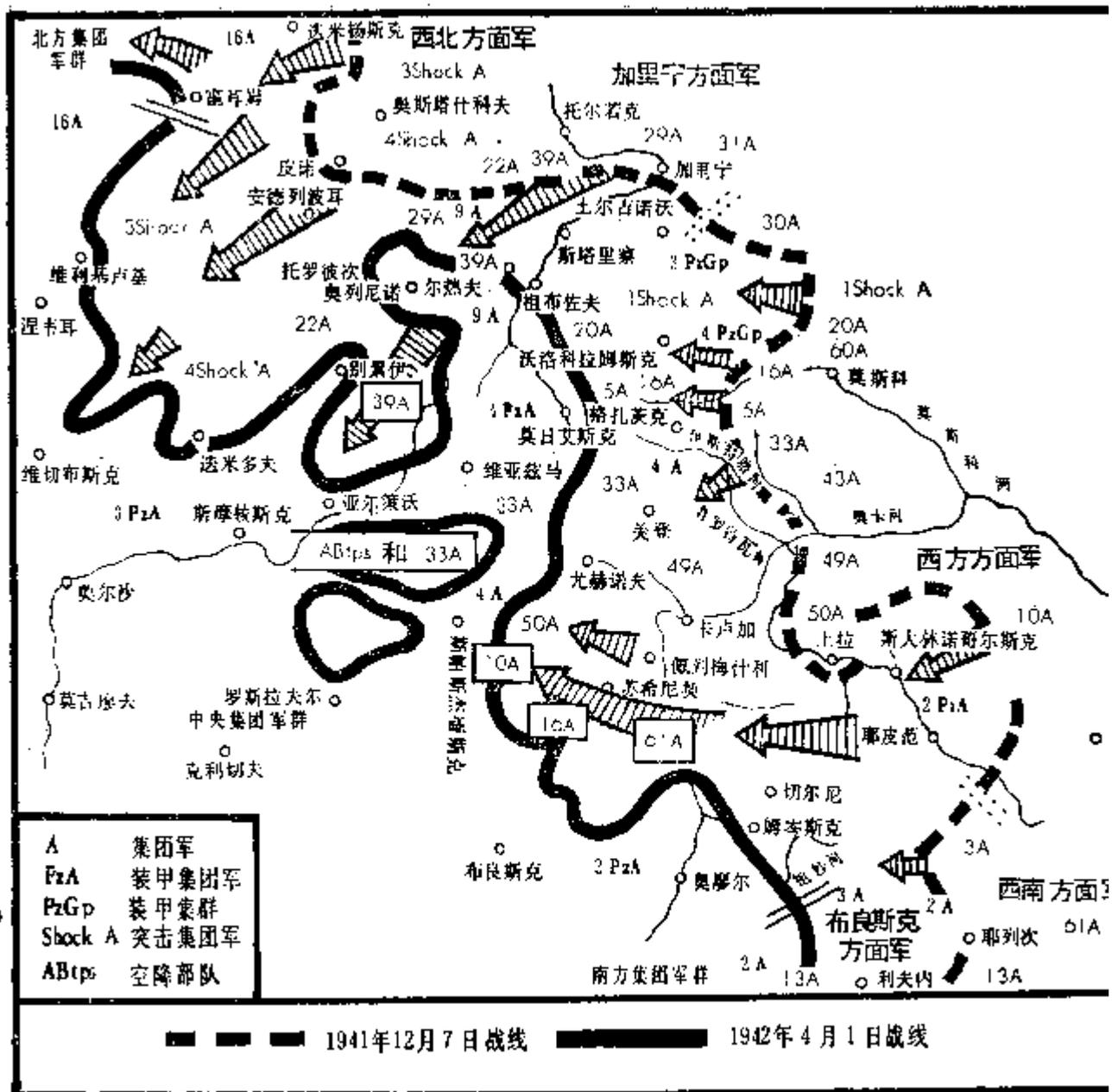
在 1941 年，希特勒德国即使没有其盟国的援助，也很可能有足够的力量灭亡苏联，但是他们的力量差距并不大。要推翻苏联，就得动员德国的全部经济力量和后备力量，就不能在非洲、巴尔干、斯堪的纳维亚和西欧浪费兵力，也不能与英国进行激烈的空战和海战。德国把美国推到它的敌人一边是愚不可及的行动。不管怎样，要成功地进行对苏战争必需预有长期准备，而且那很可能是一场残酷的和代价高昂的战争。即使集中全力攻打苏联，德国凭它单枪匹马也不能在一次夏季和秋季战役中赢得战争，因为它缺乏机械化部队和预备队。当然，日本如果能在 6 月也参加对苏战争，而不是在年底去攻打美国和英国，德国或许能在年底赢得胜利；但是日本是否给予援助，还得看美国持什么态度。

1941 年德军的作战史，是一部屡犯错误和损失惨重的历史，这些错误主要应归咎于希特勒，但不是全部。然而，最严重的错误是德国没有遵守克劳塞维茨关于俄国的告诫，不懂得俄国只能从内部征服。要彻底推翻共产主义，最重要的是，德国应该给全体俄国人和苏联各族人民以自由，使他们摆脱共产党

政权的罪恶压迫，并给他们以独立，而不依附德国。当然这后一条肯定不是希特勒所希望的。德国本该鼓励苏联各民族人民拿起武器反对他们的政府，并吸收苏军部队加入德军共同进行他们的解放圣战。战争开始时，东线外军处的金策尔主持过一个流亡国外的俄国人的会议，与会者当中还有一些前帝国沙皇军队的将级军官，会议的目的是讨论为德军部队提供俄语翻译问题。这些流亡分子越出了他们应该讨论的范围，极力主张德军占领军队对所有的苏联公民应该彬彬有礼，巧妙得体，并努力争取苏军战俘支持德国的事业。流亡分子认为，对待苏军的政委应特别谨慎，“因为他们并不是那么坏的人而且常常比军事指挥官精明得多”，所以是值得进行感化的。流亡分子相信，许多苏军政委并不是彻头彻尾的共产党，而是和所有其他人一样，仅仅是附和共产党政权。金策尔只是记录了他们的意见，没有作任何评论，因为他大概知道苏军政委将享受何种待遇。这些流亡分子的有见识的发言都被忽视了。

## 第十五章 从莫斯科撤退

12月5日夜，苏军开始发动了一系列的进攻，其唯一的目的是挽救莫斯科，因为克里姆林宫当时并不知道德军已精疲力竭，一时无力筹措更多的兵力。科涅夫的加里宁方面军首先发起攻势，它越过结冰的伏尔加河上游之后，到处都遇到德军的猛烈抵抗，只有尤什克维奇的第31集团军的那个地段例外。使苏军意想不到的是，这支部队前进迅速，插进了第9集团军的右翼，到达了德军后方大约二十英里处的图尔吉诺沃。第二天，朱可夫西方方面军的右翼，在七百架飞机的支援下，接着发起攻击，其目的是阻止赖因哈特和赫普纳的第3、第4装甲集群在东北方向从翼侧包围莫斯科。德军抵挡不住，急忙向西退了大约十五英里，而V·I·库兹涅佐夫的第1突击集团军、罗科索夫斯基的第16集团军和列柳申科的第30集团军（最近得到来自西伯利亚和乌拉尔六个师的补充）开始越过莫斯科-加里宁铁路。在南部的土拉附近，古德里安的第2装甲集团军已开始向顿河上游撤退，后面跟踪追击的是戈利科夫的第10集团军，该集团军是奉命夺取斯大林诺哥尔斯克和耶皮范。再向南，在铁木辛哥西南战区的右翼，哥罗德尼扬斯基的第13集团军已组成了坦克、骑兵和步兵的突击部队，准备深入到德军第2集团军的后方。从12月13日开始的这一些突击挡住了德军从耶列次到利夫内的主要退路，包围并击溃了德第45步兵师的一部分，并重创正在撤退的第95和第134步兵师。开战以来，苏军还是第一次缴获大批战利品，其中大部分是损坏了的或是陷在深雪之中的装备，还有许多火炮和摩托车辆。到12月12日，哈尔德忧心忡忡地注意到第2集团军的处境险恶，也发现土拉与库尔斯克之间的作战指挥已归于“破产”。估计他很可能指的是古德里安指挥无方，因为鲁道夫·施密特刚刚接替生病的魏克斯担任第9集团军的临时指挥。



## 苏军在莫斯科城下反攻 1941年12月——1942年4月

图8 苏军在莫斯科城下反攻

一周前，曾向希特勒提出辞呈的勃劳希契 12 月 13 日在斯摩棱斯克会见了包克。包克确信他的部队已无力扼守阵地了，并且认为，如果还想坚守，就是自取灭亡。中央集团军群以六十七个筋疲力尽、兵员不足的师，竟占领宽达六百英里的战线，而且其中大部分是暴露的突出阵地。与往常一样，德军没有留预备队，而交通线只有四个保安师保护。根据德军情报机构 12 月 6 日估计，中央集团军群当面的苏军兵力有十二个集团军，计八十八个步兵师、十五个骑兵师和二十四個坦克旅。中央集团军群已被步步紧逼，面临着如何摆脱敌人而又不致失去对部队控制的难题。勃劳希契认为撤退势在必行，他在地图上划了一道所谓冬季防线，认为德军应该撤到这道防线。这是一条南北向的公路，距前方大约九十英里。公

路刚好在维亚兹马以东，穿过祖布佐夫、格扎茨克和尤赫诺夫。为了便于协调和控制这条延长了的战线，赖因哈特的第3装甲集群改由赫普纳的第4装甲集群指挥，施密特的第2集团军由古德里安的第2装甲集团军指挥。

当德军已被削弱到显而易见的程度时，苏军最高统帅部改变了原来的计划，转入反攻。反攻采用的样式是从两翼进行钳形包围，而不是由朱可夫的西方方面军进行正面进攻。苏军这一次新的反攻，正面宽达六百英里，参战部队不下十六个集团军。苏军将在德军突出阵地的两端发动进攻以歼灭德中央集团军群：科涅夫的加里宁方面军从加里宁和托尔若克地区向斯摩棱斯克方向发起突击；而朱可夫西方方面军的左翼与已紧逼古德里安的由切列维钦科指挥的新改编的布良斯克方面军一起从南面走一条弧线向北推进，即从斯大林诺哥尔斯克到苏希尼契，然后再向维亚兹马和斯摩棱斯克推进。库罗奇金的西北方面军奉命在科涅夫的西面实施辅助性的但更为深远的突击。这一突击是从迭米扬斯克-奥斯塔什科夫地区发起，概略地沿着中央集团军群和北方集团军群的分界线向前发展。整个反攻的意图是用左右两路大军（右路为两支军队）将德军包围在几乎是从莫斯科到斯摩棱斯克纵深大约为二百英里的口袋之中。与此同时，在莫斯科地区的西方方面军的右翼将继续向西进逼，尽量牵制德军，防止德军撤退。莫斯科十分乐观，政治局也确信首都已转危为安，故于12月15日命令中央委员会和主要政府机关从古比雪夫迁回。

同一天，德军正处于危险的时刻，希特勒又推翻了勃劳希契的决定。他禁止任何撤退，并于12月16日命令德军必须在自己的阵地上进行殊死抵抗，即使在两翼或后方出现敌人也不准后退。忍气吞声、疲劳不堪的勃劳希契，这时竟被元首贬为草包。他已濒临精神崩溃，于是被一脚踢开，打发退休。他的退休对希特勒和纳粹党来说正合时宜，因为这意味着罗斯托夫和莫斯科城下的失败完全是勃劳希契的责任。然而，对德国的盟国来说，勃劳希契退休的消息却不是一个愉快的意外。

谁也无法肯定希特勒坚持在莫斯科以西死守阵地是否正确。在敌人强大压力下撤退，特别是在冬季那种可怕的条件上撤退，很容易转化为溃逃，最后以中央集团军群的覆灭告终。但是可以肯定，元首考虑的主要不是这一军事因素，而是威望和局势的稳定。很多德军指挥官，很可能是大多数，都认为希特勒命令原地不动是正确的，可以使德国避免一次重大失败。但另一方面，也有充分理由认为，应该在最有利的时刻与苏军脱离接触，并尽快撤退，丢弃不能行动的火炮和车辆，即使一直退到维亚兹马和斯摩棱斯克也未尝不可。守不住防线或是不能成功地与敌脱离接触和撤退势必演变成溃退战，那是一种代价高昂而危险的作战行动，后来果然出现了这样的局面。中央集团军群尽管拼死防守，也坚持不了几天，在其后的五个星期里被迫到处后退，其后退的幅度在一百至二百英里之间。大批火炮和车辆丢失了。冬天的严寒，而不是战斗，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伤亡。对于德军来说，此时人员的损失比装备的损失更难以承受。

包克的战线呈弧形，这无形之中加长了战线。既然德国陆军总部和中央集团军群都没有任何预备队迎击苏军的反攻，只有迟守一条较短的防线才可能抽出一些预备队。另外还有一条更为有力的论据说明德军必须尽快地进行战略撤退。德军未能打下莫斯科，其主要原因是不能解决空间和运动的问题。德军运输线长，又不可靠，供应不足。部队精疲力竭，既无营房，又无冬衣，而它的对手苏军穿得暖，吃得饱，物资和军火供应充足，其基地仅离前线二十英里左右。此外，苏军部队还贮备有充足的弹药和粮食。在这种情况下，德军一旦发现他们不可能攻克莫斯科，还不退到维亚兹马或斯摩棱斯克，就显得不明智了。苏军战士虽说确实能吃苦耐劳并习惯于寒冷的气候条件，但在追击二百英里之后，就差不多会象德军一样无力成功地进行一次重大战役。苏军同样缺少运输工具，他们主要依靠骑兵和雪橇进行机动。深雪和泥泞给苏军造成的困难与德军没有什么两样，而苏军战士一旦离开基地和弹药贮备所，便和德军一

样迅速丧失其效能。苏联御用历史学家大肆嘲笑德军把中央集团军群未能攻克莫斯科主要归咎于气候条件、泥泞、积雪以及由于运输线长而不安全所造成的供应困难；莫斯科在否定这种说法时强调德军失败是由于苏联军人和共产主义制度比他们优越。当苏军冬季反攻最终在维切布斯克、斯摩棱斯克和维亚兹马停滞不前时，同一位御用历史学家真实而符合逻辑地但却不知羞耻地解释说，苏军停止前进并不是因德军所阻，而是由于疲劳、缺乏运输工具、气候条件恶劣、泥泞和积雪，以及因运输线长，又不可靠所造成的补给困难等方面的原因。

不管希特勒坚持死守是否正确，纳粹党的宣传工具和宣传机构必须尽快使德军和德国公众坚信元首是德军的救星。这种作法本身就给德军的战争指挥造成了巨大的和带根本性的破坏。希特勒越发相信自己的军事天才，越发相信依靠意志力和倔强可以渡过任何危机。他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时常拿出他所谓的莫斯科城下的胜利为他对德军撤退所持的顽固的甚至往往是愚蠢的态度作辩护。这就是后来导致德军在斯大林格勒和乌克兰、克里木和波罗的海以及在非洲和法国遭到惨重失败的主要因素之一。

莫斯科战役还对德军最高统帅部的组织产生了另一个有害的影响。希特勒出于傲慢和自负，在全国一片欢呼声中亲自接过了德国陆军的指挥权。从前，他是真正的指挥，但居于幕后，这样，就可以以元首的身份把德军胜利的功劳归于自己，而勃劳希契，特别是到了秋天，就成了希特勒的替身，为他的错误担当各种辱骂和非难。正如曼施泰因后来所解释的那样，德国的国家首脑自然不能与他的部属德国陆军总司令混为一谈。要撤换一个高级将领是相当容易的，而一位国家元首在履行一个次要的技术性职务中的失败，就使他处于一种招人怨恨和近乎荒唐可笑的地步。从此，希特勒首先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军人，军队的任何失败，不管是多么微不足道，都会被看成对他个人的侮辱。他对军官团怀有戒心而且不喜欢他们，特别是那些被他称之为参谋总部的绅士们。所以，当伦斯德特、勃劳希契、包克、李勃、古德里安、赫普纳和施特劳斯未能或不想服从他的命令或请求解除职务时，他决心对他的下级军事指挥官施以严格的约束。从1941年12月起，元首对作战的控制权是至高无上的，他开始干预最无关紧要的细节，他对自己的军事参谋人员极不信任，以至于最终他把自己的一套作战情况图锁在自己的抽屉里，并坚持要速记员用速记和打字记录他的全部谈话。参谋总长哈尔德决定留任，但希特勒也容不得他多久，因为他竟敢不时地不同意元首的意见。这个曾经为冯·毛奇所占据的职位将变成一个无足轻重、俯首听命的职务，与凯特尔或约德尔一样，充当元首的传声筒。继哈尔德之后的各任参谋总长都是野心勃勃的军官，往往是地位不高、资历不深、缺少经验的人，希特勒选中他们，是因为他认为这些人可以任他随心所欲地摆布。

12月间，苏军进行钳形攻势的两路大军，已开始合围莫斯科以西的德军。12月10日，第4集团军地段内纳腊河一线的第98弗朗哥苏台德步兵师的士兵仍然在不停地作战，莫斯科上空探照灯的光束和高射炮弹的炸点历历在目，这时传来了转入防御的命令。12月13日，勃劳希契起草的一道密令已下达到指挥官，指示他们与敌脱离接触，向西撤退九十英里，占领另一条防线。第二天，元首的命令到达，撤销了前一天的命令。当时，接到一份情报，说第4集团军有被敌人迂回包围的危险，于是该师的一部被派往普罗特瓦河对岸构筑新的阵地。12月17日，这些部队又返回原地。这些反复无常的命令引起了部队的严重的不安，对高级指挥机构的信心第一次发生了动摇。工兵在一天之内三次接到命令要他们放好炸药准备炸桥，而又三次接到命令要他们撤出现场。直到12月19日晚，才接到最后一道坚守阵地，不准撤退的命令。全体官兵才长舒了一口气，终于有了明确而坚决的命令。事后，师长在他的著述中说，深雪使任何大规模运动成为不可能，而在敌人的直接观察和炮火之下撤退也是不可思议的。陆军元帅勃劳希契已经离职，希特勒已亲自接过德国陆军的指挥；部队对元首无限信仰，一片新的乐观气氛遍及全军。

虽然不断遭到敌空军的袭扰，并在其后两天中于翼侧发生激烈战斗，该师还是以新的干劲继续筑壕防守。在该师北面，苏军坦克的进攻已发展到纵深达六英里，已越过莫斯科的公路干线，与此同时，敌军有二至三个师突入右邻部队的阵地。坏消息在前线到处流传。12月23日，即在发出坚守阵地的命令后仅仅四天，第98师也和其友邻部队一样，被迫开始长距离撤退。12月24日，该师到达了已经结冰的伊斯特拉河畔的博罗季诺地区，但这里既没有障碍物，也无防守阵地，于是在当晚七点，圣诞节前夜，该师又一次后撤。这时候，有些人开始谈起1812年以及俄国在塔鲁季诺的纪念碑，至于这样想的人就更多了。

当时也在纳腊河一线的第292步兵师，在听到原地坚守的命令时倒是感到欣慰，因为它认为自己已无力进行远距离撤退。尽管如此，它也不得不后撤。在除夕夜，它凭着人不满三十的那些步兵连守着一个大约八英里宽的防御地带，不撤又有什么办法呢。不过这些步兵连比左右邻的连还要强一些。那天夜里，一位俄国军官在该师后方地区被打死，这位俄国军官一直是在忙着用窃听装置窃听德军电话，但给这些没有刮脸、满身污秽、长满虱子的德国兵印象最深的是这位军官的清洁的衣服和雪白的内衣。

在莫斯科以北，赫普纳第4装甲集群鲁奥夫的第5军正从莫斯科后撤，忍受着摄氏零下三十度的酷寒，一天走七到十五英里。整整三个星期，部队没有睡过觉，从来不知道夜里有没有住处，也不知道俄国军队是不是已在前面一个村子里等候他们。这个军的人员一天天迅速减少，又不能指望友邻或上级司令部给予任何援助。每个部队都说它自己受到威胁，正在为生存而战斗。在圣诞节至新年期间，军长和参谋人员只能用几个人再加一门火炮去堵塞缺口，敷衍了事；对军官们则使用哄骗、威胁和军法审判等手段使他们服从。一个营的兵力已减至五十人，没有任何反坦克武器，只有少数几门榴弹炮可以抵挡一下苏T34型坦克的进攻。那些只有一门野炮的营，为了给整个军多赢得几天时间，只能眼睁睁被敌人吃掉。士兵们，包括军官在内，疲劳已极，如失魂魄，根本不敢让他们露营，因为入睡后往往被冻死。第35步兵师在6月就已经参加战斗，它在希特勒下达原地坚守的命令之后六个星期内，共损失二千五百余人，超过它在整个战争中伤亡人数的三分之一。全师只剩下两门50毫米反坦克炮和六门野战榴弹炮。第23波茨坦师已无师长，因为师长的健康经不起严寒的天气和作战的辛劳。这个师因为损失太大，已将原来的九个营改编成三个营，还不到一千人。全师只剩下一门50毫米反坦克炮和三门榴弹炮。第106威斯特伐利亚-莱茵师，一度是第一流的师，现在原来的指挥官已所剩无几，步兵只剩五百人。

尽管有许多困难，处境危险，但在第5军的所属人员中没有违抗命令的情况，自然更没有兵变的征兆。然而此时，德军士兵极度害怕坦克，对于上级司令部下达的那些强调苏军不堪一击的命令和情况报告已表示出不信任和轻蔑的态度。第5军当时的军长，鲁奥夫的朋友和以前的同事鲁道夫·施密特，于1月27日提到，即使人们已开始听到批评的声音，但部队仍然信任最高统帅部。至于他本人，他禁止失败主义的言谈，也不准猜测是谁如此轻率地命令向莫斯科进军，而使部队陷入这样的困境。

第6莱茵兰-威斯特伐利亚师，原配置在加里宁附近的北缘斯塔里察地区的季马河一线，它是从那里向西南撤退的。它首先失去的装备是重榴弹炮，因为没有马匹牵引这些火炮。第18步兵团第3营的每个连只剩下五挺机枪、一门迫击炮和七支步枪。森林灌木丛地带是难于防守的，苏军的每一次进攻又都有火炮和迫击炮强大火力的支援，而德军所剩的火炮却因缺少弹药而无法还击。圣诞节也未能庆祝，只是在瓦西里耶夫斯科耶附近紧靠师部的地方击退了敌人的一次进攻。敌人显然是喝醉了，他们挽着臂欢呼跳跃地向前进。元旦那天，师部设在一个叫科列季诺的小村子里，在这里，五十名官兵占了两幢各只有一个房间的屋子，都钻了进去。他们在那里口授命令、发电报、打电话、写东西、打字、吃饭、除虱子、睡觉。斑疹伤寒已成了问题，但药品只够给五十岁以上的人员作预防注射。在室外，俄国妇女在清除道路上的积雪，给的报酬是茶叶和食品。元首命令，所有房屋及其他可栖身之所均需撤退前烧光，但这

一命令无人执行，一个原因是，德军指挥官相信苏军在露天宿营也不会影响人员健康，另一个尤为重要的原因是，俄国部队一旦发现烟火，马上就会向他们扑来。

在这些战斗中，德国空军发挥的作用很小，能见度过低严重地妨碍了空军的行动。凯塞林的第9航空队和一个航空军已从这一战区调走，只剩里希特霍芬的第8航空军一个军留下来支援中央集团军群。这个军提供的支援是德军指挥官所能得到的唯一的机动支援。从西欧和德国调来一些部队，但来得太迟，陆陆续续地投入战斗，对战局无大影响。克鲁格基本上是靠已经展开的部队作战，补充兵员只能从司令部和后勤部队抽调，或者把工兵、空军的地勤人员和警卫部队组成应急部队。

苏军从右翼进行合围的是科涅夫的加里宁方面军。担任主攻的是马斯连尼科夫的第39预备集团军，编成内有六个步兵师和两个骑兵师。第39集团军的左侧有什韦佐夫的第29集团军、右侧有沃斯特卢霍夫的第22集团军进行的支援。这路军队从加里宁和托尔若克地区向尔热夫方向运动，尔热夫位于莫斯科正西大约一百二十英里。苏军在这个方向上稳步前进，但进展甚慢，因为德军第9集团军一面撤一面拼死战斗，并在沿途布下了地雷。

在南面土拉附近，古德里安对他后方的第2集团军是否稳固有些不安，在那里，哥罗德尼扬斯基的第13集团军的一些支队已设法在利夫内附近站稳脚跟。古德里安与哈尔德和包克的关系不好，他想避开他们，把书面报告交给年轻的凯特尔和施蒙特转呈元首，反映他的困境和意见。勃劳希契在他被解职的前三天，曾在罗斯拉夫尔会见了古德里安并允许他撤到祖沙河和奥卡河，即顿河上游以西约八十英里。当撤退已经开始时，希特勒取消了撤退的命令，答应空运五百名增援部队，阻止实际上是六个集团军和一个骑兵军的进攻。古德里安飞到腊斯登堡，以为凭他的三寸不烂之舌与元首的从善如流，定会迅速解除这一误会。但他错打了算盘，因为希特勒执拗地要部队坚守原来的阵地。圣诞节前夜，形势已很危急，新任中央集团军群司令的克鲁格还在指责古德里安不服从他和元首的命令，继续撤退。克鲁格硬说古德里安自作主张，撤出了切尔尼，在第43军和第2装甲集团军主力之间造成了一个缺口。不管出自什么原因，在德军的队形中已出现一个二十五英里的缺口，苏军已由此涌向德军后方，并迅速向斯摩棱斯克和维亚兹马方向前进。为此，古德里安在圣诞节的第二天被列入退休名单，由鲁道夫·施密特接任第2装甲集团军司令。施密特是第2集团军的代理司令，原第39装甲军的军长。

从12月6日夜起，古德里安的第29摩托化师一直在退却。德军攻势的失利和部队的撤退，对部队的士气和战斗力都未产生多大影响。然而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担心酷寒会使他们寸步难行，那时，他们将面对数量占优势而且兵力越来越强的苏军部队。到12月12日，该师顺利地撤到姆岑斯克并在那里集结，但损失了大量的装备。德国12月11日对美国宣战一事对士兵的影响甚微，因为他们关心的都是自己的生存问题。

在土拉地区，第2装甲集团军的阵地已被突破，苏军进展神速，其空军也非常活跃。第1近卫骑兵军为先头部队，博尔金的第50集团军和戈利科夫的第10集团军随后跟进，后来罗科索夫斯基的第16集团军、扎哈尔金的第49集团军和叶夫列莫夫的第33集团军也加入了他们西进的行列。苏军在圣诞节拿下了佩列梅什利，12月30日又收复了卡卢加，第1近卫骑兵军继续向尤赫诺夫猛插(尤赫诺夫距维亚兹马不到七十英里)，沿路将德军伤员和掉队士兵杀个精光。然而到新年时，苏军部队开始抱怨严寒对作战的影响以及补给上的巨大困难。德军的据点，特别是沿主要铁路线的据点，也使苏军大伤脑筋。然而，总的来说，苏军最高统帅部认为，从土拉地区出发的左路军的进展是非常令人满意的，于是它命令库罗奇金的西北方面军开始在右翼从奥斯塔什科夫向维切布斯克进行大纵深的迂回包围，这是右路军外侧部

队向德军纵深二百余英里的后方穿插。此举既是为了支援科涅夫的加里宁方面军，也是为了支援朱可夫西方方面军的右翼。

1月9日，普尔卡耶夫的第3突击集团军和叶廖缅科的第4突击集团军(这两个集团军均属西北方面军)，开始从奥斯塔什科夫湖区发起攻势，但在打下皮诺之前，一直无大进展。攻克皮诺之后，第3突击集团军向霍耳姆和维利基卢基方向运动，而叶廖缅科则向西南维切布斯克进军。这一带森林茂密，道路稀少，由于各集团军分路而行，他们与左面的沃斯特卢霍夫的第22集团军之间出现了很大的缺口。指挥和补给变得困难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在1月15日到达了安德列波耳，到1月底时，苏军部队已接近维利基卢基、维切布斯克和迭米多夫，完成了将近二百英里的进军任务，沿途大都未遇到抵抗，只是地形难以通行。北方集团军群作战地域内的霍耳姆，由于德第281保安师拼死防守，没有被攻克。当时苏军右路军外侧的部队已运动到指定地点，但左右两路军在迭米多夫与斯帕斯-杰姆斯克之间还有一百多英里宽的缺口。

与此同时，德军战地高级指挥官又有一些削弱。指挥第9集团军的施特劳斯生了病，1月中旬，第41装甲军军长莫德尔接替他指挥。新任命的第4集团军司令屈布勒感到他不胜任此职并向希特勒作了报告，结果于1月20日第43军军长海因里希接替了他的职务。1月8日，苏军似乎要在苏希尼契附近突破，克鲁格向哈尔德请求取消原地坚守的命令，并请求给他作为集团军群司令应有的行动自由，由他根据情况调动部队。哈尔德只能将此事呈报元首处理，但其后得知第4装甲集团军司令赫普纳未经请示元首，已自作主张开始撤退，企图避开敌人的包围。结果赫普纳被立即撤职，起初希特勒想把他削为平民，但更为明智的意见占了上风，赫普纳继续享受全薪和退休金。赫普纳由第5军军长鲁奥夫接替。

与此同时，在苏军钳形包围地区的中心，由弗拉索夫指挥的特别加强的第20集团军，在库兹涅佐夫的第1突击集团军和第2近卫骑兵军配合下，于1月13日在沃洛科拉姆斯克附近突破，向东运动。马斯连尼科夫第39集团军和什韦佐夫的第29集团军，在第22集团军配合下——所有这些集团军都是右路军内侧科涅夫的部队——终于到达尔热夫地区。到1月底，德军处境危急。德军远远没有守住希特勒原先指定的防线，克鲁格的中央集团军群的部队撤向西南，被敌人赶出一百至一百五十英里。莫德尔的第9集团军和鲁奥夫的第4装甲集团军深陷在几乎已经被封闭的包围圈内。海因里希指挥的第4集团军正守着包围圈的缺口，不让苏军封闭，试图迟滞敌左路军从南面慢慢封闭包围圈的行动。由鲁道夫·施密特指挥的第2装甲集团军及第2集团军已逃出合围到了南面的奥廖尔地区。苏军最高统帅部试图以空降兵和游击队来封闭包围圈的缺口。苏军第8和第201空降旅以及第4空降军的一些部队，共计大约四千人空降到维亚兹马的东南和西南方向，其任务是切断维亚兹马-斯摩棱斯克铁路，扎上袋口。在包围圈缺口南面的苏希尼契，大约有四千名德军奉元首之命留在那里，由于在1月3日已被切断与外界的联系，不得不靠空运进行补给。附近，在尤赫诺夫的一些师有被包围的危险。尤赫诺夫-罗斯拉夫尔公路已被切断，斯摩棱斯克-维亚兹马公路和铁路受到威胁，而这些道路是德军第9集团军和第3、第4装甲集团军的主要补给线。罗科索夫斯基的第16和波波夫的第61集团军正在进一步向南挺进，逼向布良斯克和奥廖尔之间的第2装甲集团军，威胁罗斯拉夫尔-布良斯克-奥廖尔铁路。这条铁路是沟通第2装甲集团军和第9集团军的交通线。

在1月的第一周，叶夫列莫夫的第33集团军已开始在美登地区第4装甲集团军和第4集团军之间打进了一个楔子，赫普纳因下令撤退避开敌人的包围而被撤职。他的继任人鲁奥夫也未能守住防线，1月13日，希特勒被迫承认既成事实。与此同时，苏第1近卫骑兵军和叶夫列莫夫的第33集团军的一些部队已成功地将北面的德军第4装甲集团军和南面的第4集团军分割开来，并在维亚兹马以南插进了袋口，

而游击队与空降部队即将在那里与他们会合。对德军的另一个威胁来自“口袋”的北部，这里，什韦佐夫的第29和马斯连尼科夫的第39集团军，在第11骑兵军配合下，已从尔热夫出击，径直通过第9集团军和第4装甲集团军的后方向南和西南方的维亚兹马和亚尔策沃迅速推进。看来德军已危如一发千钧，因为这个口袋的嘴已近于封闭，被包围的部队正在遭到苏军的围歼。

然而在2月中旬，整个局势突然又起了很大变化。1月31日，苏军最高统帅部过早地将V·I·库兹涅佐夫的第1突击集团军和罗科索夫斯基的第16集团军从莫斯科以西地区撤走去增援南北两翼，致使正试图从东往西挤压口袋的苏军的弗拉索夫的第20集团军的攻势逐渐失去了锐势。这就减轻了第4装甲集团军和第9集团军东面的压力，这两个集团军都在口袋之中。正在与空降部队和游击队一起试图封闭尤赫诺夫和维亚兹马之间缺口的叶夫列莫夫的第33集团军和第1近卫骑兵军突然遭到了鲁奥夫的第4装甲集团军的猛烈反击。第4装甲集团军与第4集团军于2月3日在包围圈外恢复了联系，并切断了苏军部队与后方的联系。2月5日，莫德尔的德军第9集团军与奥列尼诺和尔热夫附近被围的德军一起从东西两面向什韦佐夫指挥的正在包围他们的苏军第29集团军发起进攻，切断了它与友邻部队的联系，反过来又包围了它，并将它歼灭。据说第29集团军只有五千名幸存者逃向南方，并入苏军第11骑兵军和第39集团军，当时这两支部队也险些被包围。希特勒此刻出于无奈，只好同意全线撤退到冬季防线，将赖因哈特的第3装甲集团军和第9集团军之一部从包围圈中撤到维切布斯克和斯摩棱斯克，在纵深充当预备队。第3装甲集团军不久就顶住了敌人对维切布斯克和迭米多夫的进攻，而且没有费多大气力，因为叶廖缅科的第4突击集团军当时在补给上发生很大困难，运动极为缓慢，意图极不明确。德军从斯摩棱斯克向东北猛插的一个师到达了别累伊并将苏第39和第22两集团军分割开来。在苏希尼契被围的德守军与戈斯拉尔军乐队已于1月25日被解救出来。

然而，战役的关键是在袋口上，即维亚兹马地区。2月1日，朱可夫担任了西战区司令员兼西方方面军司令员，该新战区包括西方方面军、加里宁方面军和布良斯克方面军。此时，苏军已十分虚弱，既无力封闭包围圈，也无力歼灭部分已被围之敌。苏军第11骑兵军和第39集团军之一部已被莫德尔的第9集团军切断与外界的联系。当德军第4装甲集团军与第4集团军恢复联系时，苏军第33集团军之一部与第1近卫骑兵军、第4空降军之一部以及一些游击部队被包围在袋口上，苏军这些部队是靠空运进行补给的。苏军竭力解救，均未成功，其余的那些集团军根本谈不上给予支援，集团军有的已失去行动能力，因为他们是在一条一百五十英里长的交通线的末端，恶劣的天气和运输工具不足使正常的补给已成为不可能。再者，他们已超出了支援战斗机的航程。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的唯一补救办法是加强政治教育，提高萎靡不振的补给和运输部队的觉悟，但这一措施未能使补给的状况得到显著改善，政治教育本身也变不成军火和给养。与此同时，被围苏军部队逐渐被歼灭了。3月初，战斗开始平息下去，德军则筑壕固守，到维亚兹马和奥廖尔的交通线已畅通无阻。3月20日，苏军最高统帅部又向前调动部队发动另一次攻势，加里宁方面军再次受命将奥列尼诺与尔热夫的被孤立的德军分割开来，而西方方面军则以四个集团军沿莫斯科-维亚兹马铁路向东发起攻击。这一攻势于3月底开始，但几天之后，即4月初，就停了下来，因为部队筋疲力尽，加之春天道路泥泞，补给和运输困难。苏军在莫斯科以西的冬季反攻已经有气无力了。

苏军对中央集团军群的冬季攻势得到了列宁格勒及伊尔缅湖地区、乌克兰和克里木地区的其他重要攻势的支援。但只有在迭米扬斯克和伊久姆取得了持续的胜利。

德军没有做好充分的后勤准备，就攻打莫斯科，而且开始的时间又那么晚，是太自不量力了。他们失败，一方面是由于天气不佳，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兵员和物力不足。苏军反攻，在开始时气势较猛，但

是，一向西进，也就迅速衰落下来。

苏军最高统帅部过高估计了自己冬季防御的胜利，贬低了德国人的力量、恢复能力和耐力。苏军最高统帅部由于成功地保卫了莫斯科而得意洋洋，又联想到拿破仑 1812 年的失败，它以为在一次冬季战役中即可将敌人歼灭。于是，到处发起攻势，为此，斯大林后来遭到谴责。苏军没有足够的兵力进行这些攻势，因而导致了力量的分散。冬季战役开始时，预备队中的九个集团军，给西北方面军、加里宁方面军、布良斯克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备配属一个集团军，给沃耳霍夫方面军配属两个集团军，给西方方面军配属三个集团军。苏军的这第一个攻势没有密切协调的战略指导，是从零散的、仓卒的防御态势突然转入全面进攻的自然结果。苏军几乎没有进行计划和准备这次攻势的时间。如果全部精力和全部预备队都集中用来粉碎中央集团军群，也许会取得更好的结果。

尽管如此，各个方面军的计划，即使显得胃口过大，还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准备在纵深进行两翼合围的。计划失败，是因为天气不好，也是因为苏军缺少大的坦克兵团来执行这些计划。苏军在包围德军时使用的部队大部分是步兵或骑兵，有大量坦克进行支援，他们所走的距离之远是令人瞩目的。然而，苏军的作战能力和训练水平不高，不能完成所赋予的战略任务和较高级的战术任务。苏军战术上的缺陷通常与指挥员和参谋人员训练素质低有关。部队没有准备就零零星星地投入了战斗，指挥员被上级催逼着仓促上阵。侦察很差，炮火支援与其他兵种不协调。坦克是以分队为单位使用而不是整旅整旅地投入战斗，在维亚兹马和迭米扬斯克两地，空降部队的使用都是失败的，因为过于深入敌纵深，其能力与任务不适应。即使苏军最高统帅部分给西战区九个而不是五个预备集团军，很可能朱可夫还是缺少必要的兵力打垮中央集团军群。

德军在莫斯科城下被苏军打得惨败。但这一挫折并非十分严重。那年冬季，德军在东线的战斗伤亡共三十七万六千人，这个数字并不很大，然而由于严冬天气和斑疹伤寒所造成的减员使伤亡总数增加到大约九十万人，超过了德军部队所能承受的限度。

德国人的报道和文章常常过于强调苏军的体质和精神素质，也过分强调了苏军缺少技术保障和后勤保障的情况。苏军士兵能吃苦并有极大的忍耐力，他们习惯于本地的天气条件，但是值得怀疑的是这种吃苦耐劳的素质是否优于德军士兵。苏军士兵如果没有吃的，他们也会饿死，如果没有穿的，他们也会冻死。他们的步枪和火炮也需要弹药，他们的马匹也需要饲料。苏军士兵与德国士兵一样怕冷，部队运动的困难也不单是德军才有。事实是苏军部队的穿着和装备比德军更适于冬季作战，而后方勤务准备虽然无疑是粗糙的，但却是与苏军战略计划和战术计划密切配合的。这与德军依靠在战争中凭侥幸碰运气做法形成鲜明的对照。

## 第十六章 苏军攻势的两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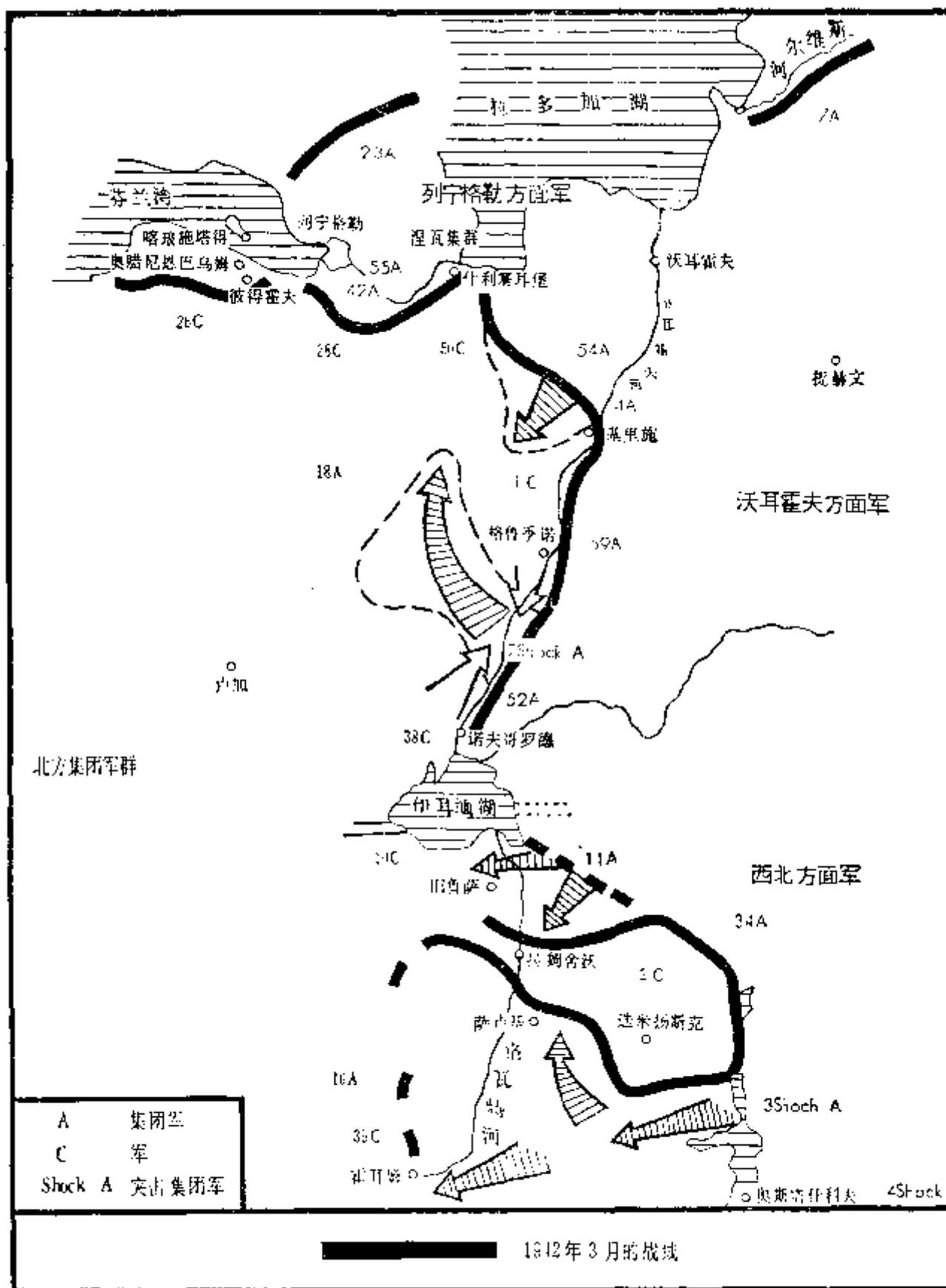
1941 年，苏军向中央集团军群发起冬季攻势的同时，在列宁格勒地区、乌克兰与克里木也发动了攻势，进行配合。

在波罗的海与拉多加湖地区，李勃指挥的北方集团军群(编成内有一个西班牙师和三十个疲惫不堪的德国师)部署在从波罗的海的奥腊尼恩巴乌姆至北方集团军群与中央集团军群在奥斯塔什科夫附近的接合部这条漫长的战线上。屈希勒尔指挥的第 18 集团军位于左翼，其第 26 军围困着奥腊尼恩巴乌姆这个

桥头堡内的守军。与此同时，第 28 军与第 50 军则控制了通往列宁格勒南部的通道和涅瓦河一线。列宁格勒至拉多加湖南岸的什利塞尔堡要塞之间是一条宽仅十英里的狭长地带，由于德国人占领了该地，致使列宁格勒的陆路交通断绝至今。不过，拉多加湖的冰上通道倒是畅通无阻，有将近五十万名列宁格勒市民就是由此撤出的。在东南，李勃于 12 月 9 日被迫放弃提赫文，将第 1 和第 38 军撤至基里施与诺夫哥罗德之间的沃耳霍夫河一线固守。在伊耳湖以南，布施指挥的第 16 集团军占领了旧鲁萨与奥斯塔什科夫之间的地域，并将第 10 军、第 2 军与第 39 装甲军配置在右翼，没有留预备队。

在苏军方面，奥腊尼恩巴乌姆这个桥头堡由一个集群司令部(亦称岸防部队)控制。配置在列宁格勒地峡的第 23 集团军与北部的芬军相对峙；而第 22、第 55 集团军和涅瓦集群则与南部的德军第 18 集团军相对峙。所有这些集团军均隶属于列宁格勒方面军。归它指挥的还有第 54 独立集团军。它位于拉多加湖以南，据守沃耳霍夫河畔的基里施与什利塞尔堡之间的地域。在基里施至诺夫哥罗德的沃耳霍夫防线配置的苏军第 4、第 52、第 59 集团军与第 2 突击集团军经改编后，于 12 月 17 日组成由梅列茨科夫指挥的沃耳霍夫方面军。在伊耳湖以南，库罗奇金指挥的西北方面军的第 11、第 34、第 3 集团军与第 4 突击集团军配置在旧鲁萨至奥斯塔什科夫一线，与科涅夫指挥的加里宁方面军相接。

梅列茨科夫指挥的沃耳霍夫方面军为了切断德军第 18 集团军的补给地幅，北上增援列宁格勒，于 1 月 7 日越过冰河，向诺夫哥罗德的正北方发动进攻。索科罗夫指挥的第 2 突击集团军(编成内有六个步兵师、六个旅)担任主攻，克雷科夫指挥的第 52 集团军与加拉宁指挥的第 59 集团军担任助攻。从 1 月 7 日起发动试探性进攻，六天后，向位于格鲁季诺与诺夫哥罗德之间的冯·沙普伊的德军第 38 军实施主要突击。战斗是在沼泽地和积雪齐腰的森林中进行的，条件十分艰苦。去列宁格勒的前一半路程，第 2 突击集团军进展缓慢，整个 2 月份仅向纵深推进四十英里。费久宁斯基指挥的苏军第 54 集团军为了与新任司令员弗拉索夫指挥的第 2 突击集团军会合，于 3 月的第二周从基里施以西地域发起突击，实际上推进还不到十五英里，已使布拉斯科维茨的德军第 1 军处于被切断后路的极大危险之中。德军第 18 集团军的处境也很险恶，其司令被迫采取许多临时补救措施。德军仓促把休假归队人员、党卫队员以及拉脱维亚与佛兰芒的志愿兵编成连、营，负责堵塞突破口。结果大兵团与小部队混成一团，几乎无法辨别了。然而，德军第 18 集团军扭转了这一逆境。第 1 党卫军警察师从北面；第 38 军的第 58、第 126 德国师和第 250 西班牙师从南面，与第 18 集团军配合，向苏军突破口的两侧实施反击。3 月 19 日两军会合，把弗拉索夫的部队装在沃耳霍夫这个口袋内。据估计，被围兵力达十三万人。3 月末，梅列茨科夫突入德军的包围圈，成功地打开一条狭窄通道。但是，由于通道太窄，打开的时间太短，根本无法解救弗拉索夫。弗拉索夫指挥的第 2 突击集团军在密林中一直坚持到六月，才被击溃，德军俘获弗拉索夫等共三万三千人，火炮六百门及坦克一百七十辆。



沃耳霍夫与迭米扬斯克  
1942年1月—3月

图9 沃耳霍夫与迭米扬斯克

在南面，配置在伊耳缅湖与奥斯塔什科夫之间的西北方面军于1月7日开始发动大规模的进攻。部分兵力向维切布斯克实施钳形突击。莫罗佐夫指挥的第11集团军向伊耳缅湖以南的德军第16集团军第10军(由汉森指挥)发动进攻，并迅速向旧鲁萨推进。许多滑雪营穿越结冰的伊耳缅湖湖面插入敌后，纵深达三十英里。别尔扎林指挥的第34集团军向迭米扬斯克发动进攻，从正面牵制德军。为了孤立位于伊耳缅湖与奥斯塔什科夫之间的德军第2军之大部，并与旧鲁萨以南莫罗佐夫指挥的第11集团军会合，普尔卡耶夫指挥的第3突击集团军各兵团在从西方方面军开来的V·I·库兹涅佐夫的第1突击集团军的增援下，向北实施向心突击。此外，第3突击集团军的部分兵力转而夺取霍耳姆与维利基卢基。再向南，叶廖缅科的第4突击集团军向维切布斯克与迭米多夫推进。苏军收复旧鲁萨与霍耳姆的多次尝试都失败了。舍雷尔集群在被包围的霍耳姆坚守达四个月之久。在其他地区，苏军向伊耳缅湖以南发动的攻势进展顺利。致使冯·布罗克多尔夫·阿勒费尔特所辖的德军第2军的战线濒于崩溃。尤其是德军第123步兵师在伊耳缅湖方向上遭到猛烈进攻。1月9日，布施通知部队，他已经没有预备队了，他们必须在原地坚守。

地处苏希尼契的中央集团军群遭到苏军的突击，情况十分险恶。当时正在腊斯登堡的元首企图扭转这一局势。凡重要的指示都是由希特勒亲自用电话向克鲁格下达而不经哈尔德。克鲁格恳求元首准予撤退，但遭到拒绝。哈尔德在日记中尖刻地写道，元首完全了解必须撤退，但就是不做决定。他还加了一句评语：“这样的指挥将毁掉这支军队。”1月12日，李勃报告了第2军的战况，要求立即撤退，并建议将所有德军撤过洛瓦特河。随之，在电话上反复地进行长时间的争辩，希特勒拒不接受这项建议，他反驳的道理(他前一天已然向克鲁格阐明了这个道理)是：突出部上的德军和被包围的德军可以牵制数量较多的苏军，因为苏军是在外线，而德军在内线。李勃不能同意这一新奇的理论，提出辞职。1月17日，由屈希勒尔接替李勃的职务。屈希勒尔原第18集团军司令的职务由林德曼接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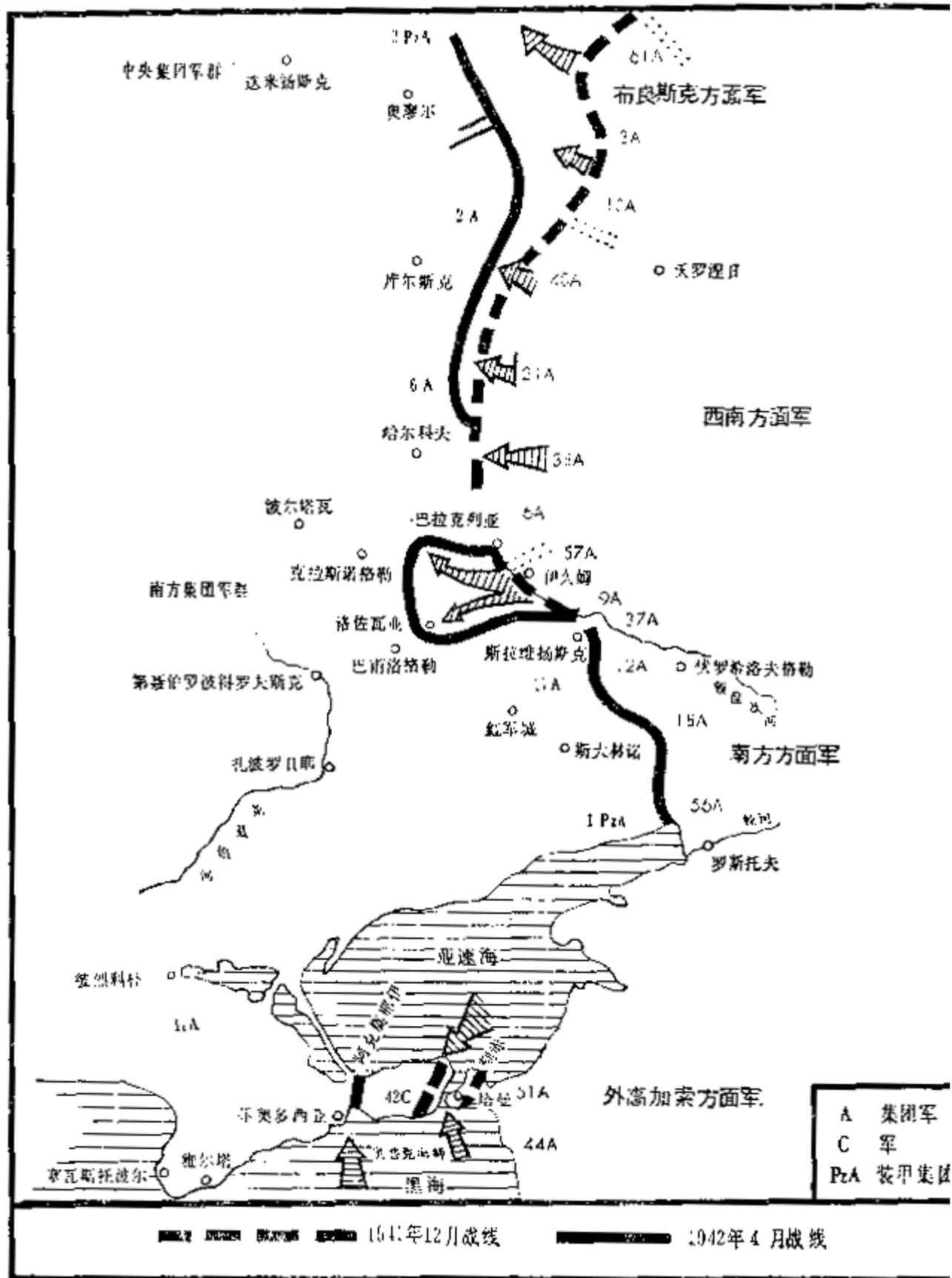
2月8日，担任左路的普尔卡耶夫的第3突击集团军与担任右路的莫罗佐夫的第11集团军在萨卢基与拉姆舍沃会合，苏军首次顺利完成纵深包围，把德军第2军与第10军的部分兵力合围在迭米扬斯克附近长约四十英里、宽约二十英里的地域内。陷入重围的兵力有六至七个德国师，约九万人。元首把迭米扬斯克当作消灭敌人的堡垒，而不是包围德军的口袋。2月15日，苏军将空降部队投至包围圈内，为的是分散敌人的注意力，在敌后方制造恐慌并协助进攻部队突破敌防御。但是这一企图失败了。被围的德军完全靠空中补给。由于运输机数量有限，只能运进所需补给品的一半，因此食品与弹药的供给量急剧下降。最后，迭米扬斯克是由赛德利茨·库尔茨巴克所指挥的特别组成的军(由五个师组成)解围的。该军于3月21日从旧鲁萨正南方的地域发起进攻，突贯被围部队与德军第16集团军之间纵深二十五英里的苏军占领地域。4月21日，赛德利茨在包围圈上打开了宽仅数英里的狭窄通道。尔后，德军便大力加强迭米扬斯克的兵力，坚守整个夏季，把它作为在这一年早些时候重新发动攻势的跳板。

向迭米扬斯克实施的空中补给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使戈林相信，并且通过戈林也使希特勒相信，即使被围部队是大量的也可以由德国空军进行空中补给。可是这个看法，在这一年早些时候的斯大林格勒之战中，却为德军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从一开始，迭米扬斯克的空中行动确曾为九万人提供了补给，而且这些人被围两个半月之久。但是，德国守军在被围之前已捱过了气候恶劣的冬季，有利于提供空中补给的白昼时间也延长了。尽管空中补给原则上由第1航空队司令克勒尔指挥，但实际上他的战斗机与轰炸机均已全部投入交战，没有多余的兵力了。因此，大部分的战术控制均由专门为此而成立的运输航空兵司令部负责实施，根本没有战斗机为运输机护航或用以保卫迭米扬斯克的降落场。容克52运

输机成“团建制”飞行(德国空军对大编队飞行的俚语,可能借用俄文字的“团”)。每团有二十至三十架飞机。这些运输机保持密集队形,靠机舱内的机枪组成密集的火网进行自卫。实践证明,这种防御方法对防止敌战斗机接近是有效的。在偶尔的遭遇战中,苏联空军战斗机的损失却超过了容克 52 运输机。因此,苏联战斗机只能对迭米扬斯克机场上停放的飞机采用打了就跑的战法。苏军地面防空火力通常倒是构成很大的威胁,由于容克 52 最高只能飞七千英尺,所以遭受了很大损失。在更靠近迭米扬斯克的地方,凡是有枪的苏军士兵都猛烈地射击在该城起降的飞机。有一架飞机,因飞行员被机枪击中,确实是坠毁了。

作战行动初期,迭米扬斯克守军得到二百三十架运输机的支援。由于修理、保养和气候造成重重困难,经常仅有百分之三十的飞机可供使用。每架次的负载量约两吨,被围部队每天的最低需要量是三百吨。这样,每天需飞行一百五十架次。即使许多飞机每天飞二至三架次,仍不能满足被围部队的最低需要量。迭米扬斯克没有夜间着陆设备,而提供补给的机场却又远在蒂利比亚(位于旧鲁萨以西)、普斯科夫、奥斯特罗夫、里加、道加夫皮耳斯等地。在冰雪和泥泞时期,德军有时空投,有时伞降,而不用机降。最后,运输机增至六百架,从 2 月 19 日至 5 月 18 日,平均每天向迭米扬斯克空运二百七十三吨补给品;在此期间还运出伤员二万二千名,补充兵员一万五千名。

人们在当时是有理由把迭米扬斯克的空运视为轰动一时的成就的。但是回顾这段历史时,连德国空军的参战人员也承认那是得不偿失。空运得以成功完全是由于苏联空军软弱无能和苏军最高统帅部看得不远,决心不大,未能集中所有的空中力量对德国的发送机场进行打击。在整个空运期间,这些机场没有一个遭到苏联的进攻。哪怕是只有一架德国梅塞施米特 110 式战斗机,也足以使苏军战斗机望风而逃。即便如此,德国运输机的损失也不是轻微的。在此期间,损毁飞机二百六十二架,主要是事故损毁或被敌防空火力所击毁。伤亡空勤人员三百八十三名。更糟糕的是给空运部队的体制与训练机构造成损害,而且直到这年年末,空运部队奉命在为被围困在斯大林格勒的德军第 6 集团军提供补给和满足德军在地中海的空运要求之前,也没能发现这种损害。总之,扼守迭米扬斯克突出部毫无必要。李勃是正确的,他一经发现第 2 军有被围的危险,就提议撤退。



乌克兰与克里木的攻势  
1942年1月--4月

图 10 乌克兰与克里木的攻势

德军于 12 月末撤至米乌斯河一线之后，乌克兰局势暂趋稳定。1 月，南方集团军群新任司令赖歇瑙元帅突然中风，在飞返德国的途中死去。1 月 18 日，原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包克元帅在胃病痊愈后，奉命接替赖歇瑙的职务，而赖歇瑙原第 6 集团军司令一职则由保卢斯将军接替。保卢斯是位参谋军官，哈尔德的首席助手。他以前曾在一个试验性的摩托化营当过几个月的营长，除此之外，在整个服役期间，连步兵连以上的部队都未指挥过。

南方集团军群把克莱斯特的第 1 装甲集团军配置在亚速海边。这个集团军的北邻是当时由赫特指挥的第 17 集团军。它占领了北顿涅次河上游地区。保卢斯指挥的第 6 集团军部署在哈尔科夫以东地区，而由魏克斯指挥的第 2 集团军则在奥廖尔至库尔斯克一线展开。第 2 集团军原隶属中央集团军群，1 月中旬转隶于南方集团军群。从亚速海至库尔斯克的战线绵亘四百多英里，由三十七个德国师和相当于七个师的德国盟国部队驻守。德国空军的第 4 航空队约有三百架飞机，大部分是轰炸机。

德军南方集团军群当面是铁木辛哥指挥的西南战区部队。赫鲁晓夫任该战区军事委员会的政治委员。西南战区部队包括：切列维钦科指挥的布良斯克方面军，编成内有三个集团军；科斯坚科指挥的西南方面军，编成内有四个集团军；马利诺夫斯基指挥的南方方面军，编成内有六个集团军。年终，西南战区奉命继莫斯科、土拉与耶列次反攻之后，于 1、2 月间发动两次紧密衔接的进攻。首次进攻是由布良斯克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右翼的第 40、第 21 集团军于 1 月初发起的。打击的敌人是魏克斯指挥的第 2 集团军，要夺取的目标是奥廖尔和库尔斯克。这次进攻只取得有限的进展。1 月 18 日，西南方面军和南方方面军的右翼发动总攻。马斯洛夫指挥的第 38 集团军向哈尔科夫方向实施突击。哥罗德尼扬斯基的第 6 集团军、里亚比谢夫的第 57 集团军、哈里东诺夫的第 9 集团军、洛帕京的第 37 集团军渡过顿涅次河上游向驻守在克拉斯诺格勒、巴甫洛格勒、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和扎波罗日耶的德军第 17 集团军与第 6 集团军的翼侧发动进攻。根据德军 1 月 28 日的敌情要图，二十一个苏军步兵师、十一个骑兵师和十个坦克旅正与七个德国师作战。在这次进攻中，苏军迅速突破巴拉克列亚与斯拉维扬斯克之间宽约八十英里的防线。到 1 月 26 日，即德军第 17 集团军在格佐瓦亚的主要补给基地失陷时，苏军已突入纵深六十英里。苏军骑兵向南深入，已进逼红军城，企图切断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与斯大林诺之间的铁路线，这是第 1 装甲集团军的主要补给线。在此紧要关头，精疲力竭的第 17 集团军被包克划归克莱斯特指挥，并与第 1 装甲集团军组成“克莱斯特”集群；以第 3 装甲军为骨干又组成了“马肯森”集群，扼守第 17 集团军的左翼。第 1 装甲集团军被迫抽出相当六个师的兵力把铁路上的敌人赶过萨马拉河。2 月初，苏军的作战行动停了下来，因为部队又已疲惫不堪，而且补给与运输都很困难。但是，苏军的攻势并非毫无进展，在库尔斯克方向与哈尔科夫方向上已夺得一些土地。更大的战果是苏军攻占了北顿涅次河畔伊久姆对岸的广阔桥头堡。这个桥头堡突出原战线五十多英里，威胁着哈尔科夫和第聂伯河的一些渡口。

1941 年秋末，在克里木半岛上，曼施泰因的第 11 集团军经过十天的战斗之后，于 10 月 28 日突破彼烈科朴地峡。10 月 31 日该集团军攻占阿尔马，苏军被分割为两段。苏军第 51 集团军的残部沿刻赤半岛向东撤退，而后来编为独立滨海集团军的部队则撤至塞瓦斯托波尔要塞。由于新调上来的德军第 42 军的跟踪追击，苏军第 51 集团军于 11 月 16 日撤离刻赤，他们丢弃了装备，横渡七英里宽的海峡，抵达塔曼和库班这些安全地带。德国元首本想让德军继续追至库班，以便与 1941 年秋突过罗斯托夫的“克莱斯特”集群会师。但苏军的反攻使之未能如愿。所以，后来，他又转念，想粉碎苏军在克里木半岛上的一切抵抗，夺取塞瓦斯托波尔要塞，为 1942 年春的全面攻势作准备。

1941年11月初，苏军成立了塞瓦斯托波尔防御指挥部。黑海舰队司令员奥克佳布尔斯基海军中将任该指挥部司令员，独立滨海集团军司令员I·E·彼得罗夫任指挥部副司令员。围绕塞瓦斯托波尔筑有三道环形防线。全纵深约十英里。为便于指挥，将整个地域划为四个防区。当时这个要塞的守军究竟有多少兵力，不得而知，但根据苏联11月10日宣布，守军兵力达五万二千人，其中二万一千名是几个海军陆战旅的水兵。肯定后来又有一些步兵师与陆战旅从库班经海路运到这个要塞。11月初，守军炮兵拥有火炮至少一百七十门，有许多配置在钢筋混凝土的工事内。

11月，E·汉森指挥的德军第54军的几个师逼近塞瓦斯托波尔，试探该城防御的虚实，但一无所获。因此，曼施泰因准备用两个军的兵力，在强大火力支援配合下攻克这个要塞。由于克里木的滂沱大雨冲毁了道路，乌克兰的寒冬又使火车无法运行，故而使德军部队和装备的集结及补给品的存贮都被拖延了。另外还缺乏执行这项任务的部队。与部队失散的苏军战士在雅尔塔北部和东北部山区中的滋扰活动牵制了罗马尼亚的部队，因此德军被迫把防守刻赤半岛东部的任务交给只有一个德国步兵师的第42军。这样一来，要到12月中旬，强攻塞瓦斯托波尔的准备工作才能就绪。12月17日，占领别耳别克峡谷的德军第22步兵师与第132步兵师向该城北侧西海岸的苏军第388步兵师、第40骑兵师与第7海军陆战旅发起进攻。同时，南部的德军第24与第50步兵师向西运动，准备夺取俯瞰塞瓦斯托波尔城的高地和北湾。

德军第22师在克里木冬季的恶劣气象条件下焦急地等待着发动进攻。这里常下暴雨，而且几乎是霖雨连绵。许多部队仍着夏服，没有大衣、手套和棉帽。尽管天气不太寒冷，但是，许多人已精疲力竭，无力抵抗疾病的侵袭，在他们负伤后，也只能坐以待毙。进攻终于开始了。最初遇到的是士气沮丧已极的苏军。他们如惊弓之鸟，一触即溃，不过，几天以后，苏军军官、政治委员与内卫军又恢复了他们的影响。当苏军新锐部队逐渐投入战斗时，战斗打得越来越艰苦。圣诞节时，肖尔蒂茨描述说，苏军的抵抗是拼死的；而他自己的损失也极其惨重。肖尔蒂茨指挥的第16步兵团在北部粉碎了敌人非常顽强的抵抗，进展非常顺利。该步兵团居然突入靠近北湾的第三防区。德军第24步兵师与第50步兵师是在遍布地堡、敌人拼命防守的灌木丛林地带作战的，进展不利。这场艰苦的战斗经过圣诞节，一直打到新年。

德军发起进攻几天之后，塞瓦斯托波尔守军的阵地似乎不稳固了，于是苏军最高统帅部又改变初衷，再次改组指挥系统。德军发动攻势时，黑海舰队司令员奥克佳布尔斯基海军中将恰好在三百英里之外的塔曼半岛的诺沃罗西斯克海军基地。斯大林不容分辩地命令他从速返回塞瓦斯托波尔。12月20日，守卫塞瓦斯托波尔的防务转给了配置在库班的科兹洛夫的外高加索方面军。第二天，一个步兵师和一个陆战旅渡海抵达塞瓦斯托波尔。随部队到达的还有黑海舰队的若干舰只，它们的任务是为地面部队提供火力支援。直到此时，塞瓦斯托波尔守军的命运仍然危险万分。但是，由于远在库班的外高加索方面军的第51集团军(由利沃夫指挥)和第44集团军(由契尔尼亚克指挥)前往增援，守军才终于获救。这两个集团军在黑海舰队与亚速海区舰队部分兵力的支援下，从12月26日起，经海路在刻赤半岛登陆。天下着暴雨，登陆场荒凉开阔、无遮无挡，又没有专用登陆艇。条件十分艰苦。刻赤海峡已开始结冰。小股伞兵突击部队被空投到敌后，出乎寻常的是，没有空中支援和炮火支援，因为登陆地点主要是荒无人烟的海岸。第51集团军的一万三千人在邻近刻赤半岛的北海岸与东海岸登陆。第44集团军的三千人则在奥普克角登陆。为了占领菲奥多西亚港和德军后方阿克莫那伊蜂腰部，以切断德军第42军的后方交通线，苏军从12月29日起又有二万三千人在菲奥多西亚湾登陆。暴风雨和德国空军的袭击使苏联船只损失甚多。

德军第42军仅统辖配置在刻赤地区的第46步兵师。该军由冯·施波内克中将指挥。他过去在空降兵有一段不平凡的经历，而且任过第22下萨克森师的师长。施波内克请求曼施泰因允许他将部队撤离刻赤半岛，在阿克莫那伊蜂腰部后方建立一道防线，以缩短第46师的战线。刻赤海峡已冰封海面，再有几

天，苏军就可以从冰上越过海峡。这一事实使他的理由更充分了。但是，他的提议却遭到拒绝。12月29日，即苏军在德军后方的菲奥多西亚附近登陆后，施波内克擅自行事，命令部队撤离刻赤半岛，丢弃了火炮与重型迫击炮。曼施泰因仅派遣一个德国步兵团战斗群和一些罗马尼亚军队驰援第42军。对罗马尼亚军队的进攻能力，连曼施泰因本人也没有抱多大希望。事实上，没有一支部队能与施波内克会合。不出曼施泰因所料，这个罗马尼亚山地旅确不可靠，它没有重新攻占菲奥多西亚，刚一接触苏军就迅速撤了下来。

塞瓦斯托波尔要塞的防御态势迅速恶化。尽管如此，德军却停止了对它的进攻。德军第30军的第132与第170步兵师被派去支援第42军。第42军以一个步兵团战斗群和它建制内的一个步兵师，以及配属的罗马尼亚军队在阿克莫那伊与菲奥多西亚以西建立起一道薄弱的防线。为了坚定罗马尼亚军队的决心，保护他们的重型装备，司令部和后勤单位中凡是能抽出来的德国军官和士兵，都派至罗马尼亚部队。曼施泰因显然是在自我反省之后，于1月15日用三个半师向大约八个苏军师的兵力发动进攻，占领了菲奥多西亚港，俘虏苏军一万人，缴获火炮一百七十门。不过，到那时苏军已不再需要菲奥多西亚港了，因为大批部队是穿越冰封的刻赤海峡抵达该岛的。不幸的是施波内克被撤职查办，后来经军事法庭判处死刑。至于他的罪过的确切性质则很难断定。他本来可以采取较为积极的行动，他也可以根据元首最后几道命令的精神，扼守刻赤半岛东端的地域，但是，面对冰封的海峡，他怎么能一味墨守曼施泰因要把敌人赶下海去的命令呢！调拨给他的援兵数量既少又不适于执行此项任务。即使第46师扼守在刻赤附近三十英里的战线上，它非但不能阻止踏冰而来的第51与第44集团军，还有可能被包围。要阻止苏军西进，大概需要三个德国师或者更多一点。因此，无论如何应停止对塞瓦斯托波尔的进攻。施波内克的命运与赫普纳的下场一样，都是对其他德国将领的警告，不经元首同意，不得放弃一寸土地。

1月28日，科兹洛夫指挥的高加索方面军改称克里木方面军，这时方面军司令部已进入刻赤半岛。斯大林认为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和收复克里木关系重大。他把此举视为苏军从列宁格勒到黑海全线大反攻的组成部分。于是，他把苏军总政治部主任集团军级人民委员麦赫利斯作为最高统帅部的代表派往克里木方面军，他是继师级人民委员沙马宁之后为克里木方面军的军事委员会增加的又一名委员。

2月27日，苏军继续向刻赤半岛的北部与塞瓦斯托波尔发动进攻，激战六天，终告结束。3月13日，苏军的八个步兵师、两个坦克旅从刻赤发起又一次大规模的进攻，在头三天中，就损失坦克一百三十辆。3月20日，曼施泰因的坦克已损毁殆尽，只得启用新到达的、毫无经验的第22装甲师实施反击。结果，反击失利。3月26日与4月9日，苏军的克里木方面军又发动两次进攻。最后一次进攻动用了六个步兵师和一百五十多辆坦克。然而，到那时为止，苏军已耗尽了全部进攻能力。

这样，苏军在1941年从波罗的海到黑海发动的冬季攻势也终于结束。所有这些攻势所取得的战果与朱可夫在莫斯科以西发动的攻势相比都黯然失色。但是，它们还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使德国元首非但不能随意将一个集团军群的部队调往另一个集团军群；而且使他渡过了第一个紧张而又愁苦的冬天，既缺物资，又无后备部队，还要千方百计地守住阵地，堵塞突破口。

## 第十七章 德军对1942年夏季战局的准备

1941年冬，陆军总部金策尔负责的东线外军处对苏军的兵力及其战斗力有了新的估价。11月4日，

金策尔呈送了一份情况分析报告，针对托马斯负责的经济与军备局普遍所持的观点提出不同看法。经济与军备局认为，在1942年的夏季到来之前，苏联的经济无力再装备新的部队。而金策尔认为，到5月为止，苏军能再装备三十个骑兵师和一百五十个步兵师，并“可组建一些新的、使用美式装备或英式装备的坦克部队”。按照12月1日的估计，苏军抗御德军的兵力有二百个步兵师，三十五个骑兵师，四十个坦克旅。总兵力约二百六十五个步兵师。实际上，这个估计仍远低于苏军的实有兵力。1942年初，金策尔发表了德国陆军介绍苏联武装部队的《手册》修订本，内容与整整一年以前发表的大相径庭。这本手册指出，苏军已成为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它战斗作风顽强，这是在战前不曾发现的。最令人震惊的并非兵力众多，而是它储备有大批可用的武器、装备、被服、坦克和火炮，其储备数量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国家。总之，德国情报部门对苏军最高统帅部能如此迅速地认识并克服了自己的弱点感到惊讶。手册承认，德军大大低估了苏联的组织能力和苏联政府、最高统帅部与参战部队随机应变克服困难的能力。

要想准确无误地说出哈尔德在这段时间的立场是困难的。他与蔡兹勒、古德里安一样，在战后谴责希特勒的军事指挥，指责希特勒不肯承认事实，未能正确估计敌人的兵力。德国元首还因不相信情报判断，未能制订与德军能力相适应的计划而遭到严厉的抨击。可是，1942年1月17日，哈尔德签署了一份下达至军的函令，其中部分内容是出于他自己的手笔。他在函令中提请人们注意，大批新参战的苏军部队已使德军指挥官产生沮丧情绪。哈尔德还说，领导被数字牵着走的现象是令人不能容忍的。他提醒情报军官在这方面应切实负起责任。他最后说，“勇敢顽强的德国士兵使那些只知累计数字的参谋自惭形秽”。

3月31日，哈尔德断定金策尔已不再符合他的要求。4月初，由格伦接替金策尔任东线外军处处长。格伦是参谋总部的参谋，早先是哈尔德的私人副官。他是个能干的军官，战争初期曾任第213步兵师的作战科长。但他同金策尔一样，是个参谋人员，而不是情报专家。4月10日的情报判断提出的看法是，苏军已动员了所有的人力资源，再不能组建新的坦克部队了。哈尔德将这个文件转呈给希特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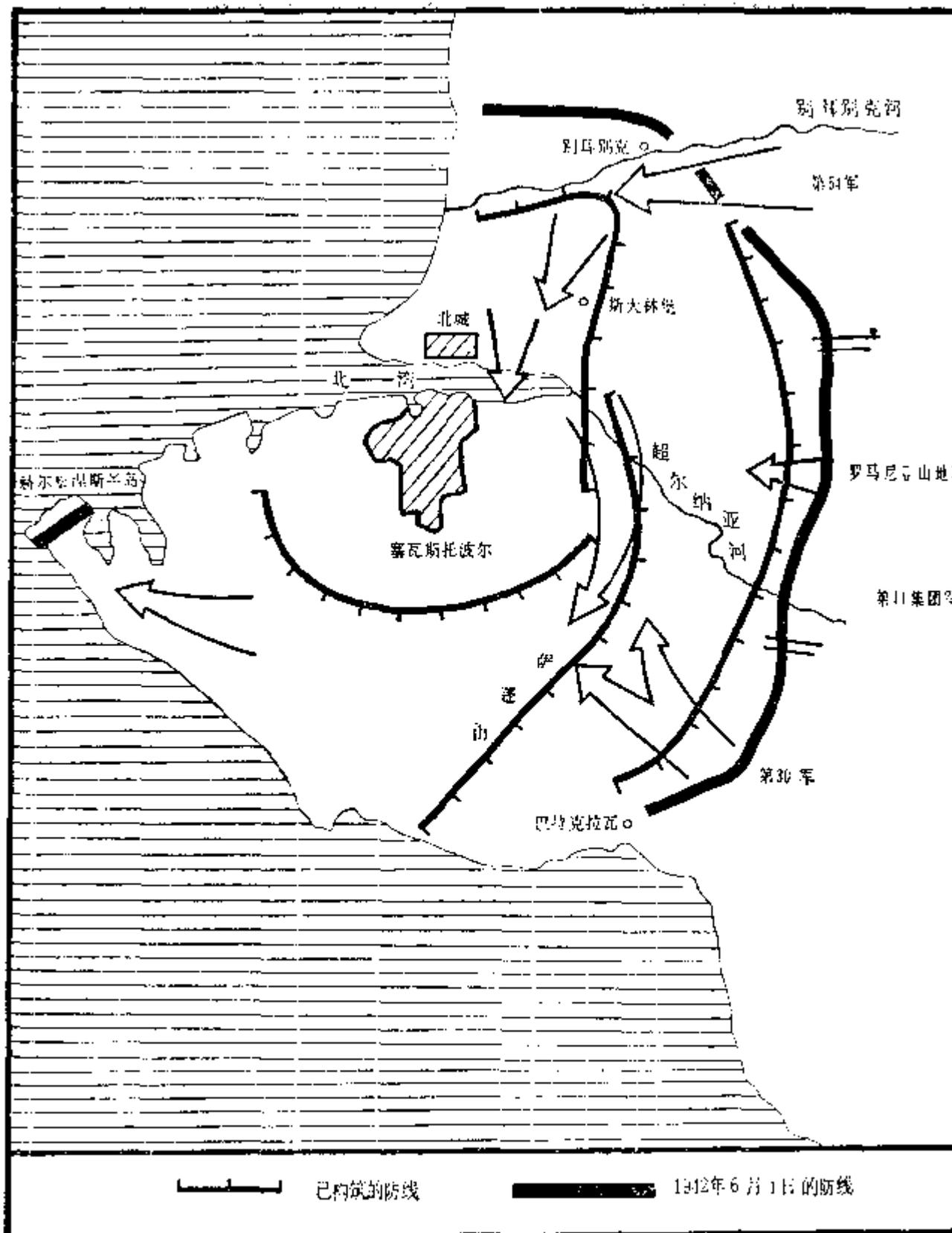
此时，元首的自信心又骤然增强。他认为，是他，即他自己阻挡了苏军的反攻，使德军安全地渡过冬天。以前，德军习惯以对抗军事演习的形式对大规模进攻计划进行预先演练。自从勃劳希契被撤职以后，这种制定作战计划的方法被废弃了。各种计划，从大政方针到细枝末节，都出自元首聪明的头脑。

1942年4月5日，希特勒签署了第41号指令。这是又一篇冗长而杂乱无章的说教。它规定了今后东线作战的方针。指令规定的总任务不再是一举打败苏联，而是消灭苏联武装部队，使敌人离开他们最重要的军事工业中心，而且“越远越好”。至于何时达成这项目标，也没有作出规定。希特勒对攻占莫斯科已不感兴趣。他又拣起了一年前的想法：为了消灭顿河以西的敌人，并夺取高加索的油田与通道，主战场应转到南方。列宁格勒已成为次要方向，如果能从其它战场抽调足够的兵力，就继续围困。然而，清除刻赤半岛的守敌，夺取塞瓦斯托波尔，消灭哈尔科夫以南伊久姆突出部上威胁德军之敌，则是当务之急。

夏季来到了，元首与哈尔德之间又在原来的问题上争论起来。哈尔德对德军能否实施深入敌战略纵深的大规模作战表示怀疑。他希望德军在恢复全面攻势之前最好保存实力。据他看来，在此期间可以采取进攻行动，但目标应该是有限的。他再次表示赞成在中央集团军群地段上发动有限的进攻。与此相反，希特勒把去年的所有论据又都翻了出来，说人们过高地估计了敌人，不管怎样，苏军毕竟在冬季大反攻中消耗了力量；高加索石油在苏联的战争努力中是一项不可缺少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因此敌人会不惜代价地保护这些石油资源；德国若无所作为，可能影响法西斯盟国的态度，土耳其也不例外等等。

除了这些陈词滥调，元首还提出了新的其它论据。盎格鲁撒克逊人将于 1943 年入侵欧洲大陆，这大概是在所难免了，为此，在东线，一定要在 1942 年决定胜负。希特勒对要求把北方集团军群与中央集团军群撤离迭米扬斯克与尔热夫-维亚兹马两大突出部的建议置若罔闻，仍然坚持他的看法，说拉平这些地区的战线便会放跑更多的敌人。

曼施泰因的第 11 集团军用罗马尼亚人把围困塞瓦斯托波尔的德军第 54 军的许多部队替换了下来，让罗马尼亚人负责守卫整个海岸，从而调集了一支由六个德国师和三个罗马尼亚师组成的力量，准备攻打刻赤。里希特霍芬指挥的第 8 航空军从中央集团军群调往克里木，加强配属第 11 集团军的特别航空司令部和空军部队。原空军部队共有十一个轰炸机大队，三个斯图卡轰炸机大队和七个战斗机大队。这是一支很有份量的空中力量。曼施泰因的计划很大胆，其中包括用工兵的强击舟在敌后方登陆，并用摩托化部队快速突入刻赤半岛纵深。刻赤半岛的苏军在兵力上超过德军进攻部队数倍。苏军方面是科兹洛夫指挥的克里木方面军，它有三个集团军，即契尔尼亚克指挥的第 44 集团军、科尔干诺夫指挥的第 47 集团军和利沃夫指挥的第 51 集团军。但是，它们的防御缺乏纵深。5 月 8 日，在德国空军进行的火力准备之后，曼施泰因突破长达三英里的防线。5 月 12 日，战斗已成定局。5 月 15 日，德军进入刻赤城。苏军丢下全部装备，弃城而逃。德军伤亡仅七千五百人；而克里木方面军竟有十七万人被俘，损失火炮一千一百门，坦克二百五十辆，摩托车辆三千八百辆，飞机三百架。能横渡刻赤海峡逃往塔曼半岛者为数极少。与此同时，塞瓦斯托波尔的守军也陷于被动。



## 塞 瓦 斯 托 波 尔

1942年6月--7月

图 11 塞瓦斯托波尔

德军的这次闪击战的成功与所取得的辉煌战绩，再次证实了空中力量的作用，只要有良好的气象条件可供施展其机动能力，德军的武器依然是首屈一指的。苏方有关这次战斗的记载承认，克里木方面军全军覆灭，损失了所有的重型装备。历史学家还指出，其中大部分重型装备后来被德军用于对付塞瓦斯托波尔的守军。苏联对被俘的人数则闭口不谈。按苏军惯例，为了追查高级指挥官个人对失败应负的责任，便把他们调离所在的战区。科兹洛夫与集团军司令契尔尼亚克、科尔干诺夫与过去许多人一样被贬黜降级。麦赫利斯，这位大本营派往克里木方面军的代表被贬为军级政治委员。

夏季战役的另一项准备工作是肃清巴拉克列亚-洛佐瓦亚-斯拉维扬斯克突出部的守敌，行动代号为“腓特烈一世”。由驻守在乌克兰的克莱斯特集群向北实施突击(该集群由克莱斯特指挥的第1装甲集团军与赫特指挥的第17集团军编成)；由保卢斯指挥的第6集团军向南实施突击。

就在德军准备发动这场进攻的前几天，铁木辛哥指挥的西南战区部队于5月12日在同一地区向哈尔科夫发动一场攻势。苏军的作战企图是，由科斯坚科指挥的西南方面军向德军第6集团军实施向心突击。里亚比谢夫的第28集团军、戈尔多夫的第21集团军和莫斯卡连科的第38集团军从沃耳昌斯克地域向西发动突击。哥罗德尼扬斯基的第6集团军与保彼金集群从突出部向北发动突击。马利诺夫斯基指挥的南方方面军下辖的第57集团军(由波德拉斯指挥)与第9集团军(由哈里东诺夫指挥)驻扎在该突出部的南端，负责掩护哥罗德尼扬斯基与保彼金的后方。苏军共动用了二十三个步兵师、两个骑兵军与两个坦克军向保卢斯的第6集团军下辖的十一个师发动进攻。苏军奋勇向纵深推进，保卢斯被迫撤退，并投入了所有的预备队，甚至连刚抵达哈尔科夫的两个师也投入了战斗。5月14日，德军第6集团军的处境已令人有些担忧，但是，马利诺夫斯基指挥的南方方面军毫无作为，空中侦察在兹米耶夫附近发现德军坦克的报告一直使它心绪不宁，未能主动配合，致使科斯坚科指挥的西南方面军贻误战机，未将坦克军适时投入战斗。有一支强大骑兵部队的保彼金集群向西北方向的克拉斯诺格勒与波尔塔瓦推进，准备切断第6集团军与克莱斯特集群的翼侧联系。这使包克十分焦虑，他建议推迟原订于5月18日由克莱斯特发动的“腓特烈一世”攻势，立即用二至三个装甲师增援保卢斯的第6集团军。这项提议遭到希特勒与哈尔德的拒绝，虽然他们为解除保卢斯的压力同意只把发起进攻的时间提前一天。

5月17日晨，克莱斯特用马肯森的第3装甲军(编成内有两个装甲师和一个摩托化师)、八个德国步兵师和四个罗马尼亚步兵师，在第4航空军的支援下，从南部向苏军扼守的这个突出部发动进攻。攻击的目标是南方方面军的部队，即波德拉斯指挥的第57集团军与哈里东诺夫指挥的第9集团军。尽管这些苏军部队奋起反击，但仍被迅速击退。因此，在第一天，德军便楔入敌纵深二十五英里。第二天，攻占了伊久姆和巴尔温科沃。铁木辛哥的西南战区想用第5骑兵军和其他预备队实施反击也未奏效。第9集团军退至顿涅次河上游对岸。西南战区面临的危险是显而易见的：突出部即将被德军包围。但是，苏军最高统帅部拒绝把部队向东撤退的建议，坚持要第9集团军与第57集团军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抗击克莱斯特，并要西南方面军继续向德军第6集团军发动攻势。赫鲁晓夫与斯大林一样，也想篡改历史，他硬说，当时他作为军事委员会的一名政治委员看穿了德军的真正企图，并向克里姆林宫提出过反对意见，但未能奏效。到5月19日，哈里东诺夫指挥的苏军第9集团军已被击溃，战线被打开五十英里宽的巨大缺口，致使苏军第6集团军的后方遭到进攻，它只得掉过头来，在既无空中支援，又无炮火支援的情况下作战。身陷困境的保卢斯的部队顿时解除了压力。为了与克莱斯特会合，德军第6集团军的第8军奉命向南进攻。两军于5月22日会合。战斗一直持续到5月29日。至此，被围的苏军第6集团军、第57集团军、第9集团军和第38集团军之一部以及其他部队全部就歼。德军损失两万人；而苏军仅被俘就达二十一万四千人，损失坦克一千二百辆、火炮二千门。西南战区的前方战术指挥所也陷入重围。据报道，

苏军西南方面军司令员科斯坚科、第6集团军司令员哥罗德尼扬斯基与第57集团军司令员波德拉斯均被击毙。尽管这次胜利的大部分功劳应归于希特勒与哈尔德，但保卢斯也因在这次胜利中所作的贡献荣膺“骑士”十字勋章，纳粹党与新闻界开始宣扬他的才干与事迹。

似乎有理由相信，铁木辛哥发动的攻势与苏军最高统帅部的战略目标有联系，这一战略目标就是要消灭为实施夏季攻势而集结的德军。3月末，伏罗希洛夫、沙波什尼科夫、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巴格拉米扬和铁木辛哥出席了一次国防委员会会议。斯大林在会上要求所有战区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全面攻势，并批评朱可夫的建议是权宜之计。朱可夫建议，为了牵制德军，展开自己的预备队，应向尔热夫与维亚兹马地区的克鲁格部队发动进攻。铁木辛哥与伏罗希洛夫支持朱可夫在中部地区发动牵制性进攻的想法，但又急忙改口，说同意斯大林及其他与会人员关于向哈尔科夫附近的敌人集结地域发动进攻的意见。据朱可夫说，聪明、谨慎的沙波什尼科夫在应表明态度时，他却保持沉默。于是，便决定在乌克兰发动这场预防性攻势。

6月1日，希特勒飞抵位于波尔塔瓦的南方集团军群，凯特尔、豪辛格和瓦格纳也到达此地。在里希特霍芬、克莱斯特、鲁奥夫、马肯森、魏克斯、赫特与保卢斯等人出席的那次会议上，包克介绍了他所拟订的夏季攻势计划。精力依然充沛的元首同意这项计划。保卢斯的战后供词证明，该计划并没有把斯大林格勒作为一个目标，但希特勒却这样说过：“如果我们拿不下迈科普与格罗兹尼，我便结束这场战争”。希特勒、包克、哈尔德均同意继续在沃耳昌斯克地区实施扫荡作战。

6月的早些时候，参谋总部派至第23装甲师的作战参谋赖歇尔违反军令，乘轻型飞机携带初期作战计划，不料，计划落入苏联人手中。尽管如此，元首决定不采取修改这项总的计划的作法。第40军军长施图姆及其参谋长对这一失密事件承担责任，他们被判处监禁。

与此同时，德国采取了欺骗行动，迷惑苏军最高统帅部，使它相信这场夏季攻势的主攻方向是莫斯科。戈培尔通过一些渠道故意向外国记者透露消息。另外，克鲁格公开做出为这场显然是向苏联首都发动进攻作准备的样子，代号是“克里姆林宫”。

使德国人进入斯大林格勒与高加索的强大突击还不具备实施的条件。仍有必要扫清克里木的敌军，迫使敌人退出沃耳昌斯克这个小突出部，并夺取奥斯卡尔河（顿涅次河的支流）东岸的桥头堡。于是，德军开始分别实施两项作战计划。第一项作战计划的代号是“威廉”，由德军第6集团军向驻守在沃耳昌斯克地区的苏军第28集团军发动进攻；第二项作战计划的代号是“腓特烈二世”，由德军第1装甲集团军和第6集团军的部分兵力从哈尔科夫的东南方，向库皮扬斯克方向的苏军第38集团军与第9集团军发动进攻。6月10日至15日实施第一项作战计划；6月22日至26日实施第二项作战计划。苏军迅速向东撤退二十英里，以免被围。即便如此，苏军又有四万人被俘。至此，苏军西南战区已丧失所有的主动权，只剩下一副空架子。

在克里木，德军第11集团军已胜利地进入这次战役的最后阶段——征服塞瓦斯托波尔。曼施泰因于4月中旬晋见希特勒，就他拟订的下一项进攻计划进行磋商。元首毫无疑问地接受了这项计划。该计划的企图是，在攻克塞瓦斯托波尔之后，令第11集团军横渡刻赤海峡，进入库班，截击从顿河下游退往高加索的敌人。

扼守塞瓦斯托波尔的苏军共有七个步兵师、三个海军陆战旅和其他部队。后来在战斗过程中又有两个步兵旅登陆。总计七十营。另外，凡能使用武器的公民均强征入伍。根据苏联的资料，这支守军有

火炮多达六百门，但坦克只有四十辆。德军分三路进攻：北部是汉森指挥的第 54 军；南部是弗雷特尔-皮科指挥的第 30 军；中央是罗马尼亚山地旅向耶拉高地进攻。总计七个德国师，两个罗马尼亚师，由七百门火炮(其中许多是大、中口径的)和一些重型迫击炮进行支援。曼施泰因还拥有一些能将高爆炸药运入敌防御配系的巨人式遥控装甲履带输送车。他没有坦克，但有若干强击炮营。里希特霍芬指挥的第 8 航空军负责实施空中支援。它拥有七个轰炸机大队、三个斯图卡轰炸机大队、四个战斗机大队和十七个高射炮兵连。

去年 12 月德军发动的首次进攻使塞瓦斯托波尔的防御外缘已缩小到原来的三分之二。它北起别耳别克河北岸的别耳别克村，向南越过重峦叠嶂直到黑海之滨的巴拉克拉瓦附近。防御地域宽约十六英里。从兵力上看，攻防双方旗鼓相当。但是，曼施泰因行将进攻的是一支有良好既设阵地的强大敌军。这些阵地设置在险要的山地和起伏地上，地面上大都有浓密的灌木丛，并由构筑在岩石中的机枪掩体守卫着。但是这个德国人依然仗恃自己的优势装备，接受了这项极其冒险的任务。这个地区的某些地段上装甲强击炮无法通过。然而，第 8 航空军却占有绝对的空中优势。

6 月 7 日，曼施泰因的部队在炮兵、空军的大力支援下发动进攻。第 54 军再次在别耳别克峡谷取得良好战绩。肖尔蒂茨率领他的奥尔登堡人攻占了斯大林堡，第 30 军占领了萨蓬要塞的前进阵地。德军伤亡惨重。它与去年冬天一样，步兵团只剩几百人，步兵连已少得可怜。当时已很明显，主攻方向应改在第 30 军的左侧，但是哈尔德警告第 11 集团军，夺取要塞的时间如再延长，第 8 航空军就可能撤离，因为包克发动的攻势需要它。所以，已无时间改变部署，必须坚持到底。于是，第 54 军的第 50 步兵师渡过超尔纳亚河，并占领了苏军萨蓬防御阵地后方的英克尔曼。6 月 28 日夜，德军第 22 与第 24 步兵师乘强击舟快速横渡敌后方上千码宽的北湾，直插塞瓦斯托波尔城的东部。苏军的防御自此土崩瓦解。

战斗又持续了几天。在某些地区战斗还十分激烈，在炮阵地的坑道中和悬崖峭壁下的洞穴里抵抗尤为凶猛。还有许多这样的情况：苏军的政治委员们宁愿与守军、敌军以及避难的妇女儿童同归于尽，也不投降。有许多部队在他们的政治委员被击毙或自杀前仍然坚持作战。曼施泰因报告这里的情况与近卫师描述的最后冬天罗斯托夫的情景相似，当时，成群结队的军人与老百姓(包括妇女和姑娘)手挽着手(因此无人能退缩)向德军战线冲去。德军损失惨重，伤亡约两万四千人。曼施泰因为避免更多的伤亡，禁止部队在该城的居民区与港口清剿残敌，而是使用飞机轰炸和炮火轰击，在此过程中又有许多平民丧生。

德国享有决定性的空中优势，致使黑海舰队只能在夜间输送援兵和补给品登陆。最后，水面舰只已无法进入塞瓦斯托波尔。苏联的历史学家宣称，总计约四千吨的补给品是由潜艇运抵该城的。潜艇还把所有的高级军官、高级官员、职员在德国人可能俘虏他们之前撤离此地。苏联独立滨海集团军的残部退至塞瓦斯托波尔西侧的赫尔松涅斯角，妄图从海上逃生，未能得逞，三万余人于 7 月 4 日投降。这次作战，共俘虏苏军九万人，缴获火炮四百六十门。对塞瓦斯托波尔最后一次进攻，德军消耗了四万六千吨弹药、二万吨炸弹。为表彰曼施泰因在刻赤和塞瓦斯托波尔所取得的胜利，他由上将被晋升为陆军元帅。

曼施泰因在塞瓦斯托波尔的胜利是一项非凡的成就。因为这里地形险峻、守军顽强、双方地面部队势均力敌。这次胜利激发了元首的想象力。他放弃了早先想把第 11 集团军开入库班的打算，决定让曼施泰因率领其胜利之师去征服列宁格勒。当时哈尔德很难同意希特勒的意见。他向元首和其他将领表明，他坚决反对把攻打列宁格勒、在乌克兰与高加索发动大规模进攻三项任务同时并举。大部分支援塞瓦斯托波尔进攻的攻城炮和重炮由火车运往列宁格勒地区。第 11 集团军随后启程，但不是所有的部队。第 42

军留在克里木，只有四个步兵师随同第 30 军和第 54 军军部北上，其余的步兵师则补充到斯摩棱斯克与克里特岛的其他部队。只有到这年的年末，当德军第 6 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面临危机，在高加索的德军有被孤立的危险时，才对拆开这个完整的集团军追悔莫及。它从前拥有八个德国师，并且是唯一一支富有指挥罗马尼亚军队并与它协同作战经验的部队。

在北部，中央集团军群的第 4 集团军与第 4 装甲集团军同残留在维亚兹马地区的苏军第 33 集团军、第 1 骑兵军和空降部队作战。这些苏军部队被逐步消灭，又被俘二万人。7 月 2 日，德军已有可能对付由别累伊至司切夫卡西部地域之间的这个大突出部。该突出部由苏军第 39 集团军与担任第 9 集团军后卫的第 22 骑兵军驻守。德军攻占这个突出部，使战线缩短一百五十英里，又俘虏了五万余人。

此时在南方已开始发动大规模的夏季攻势。

## 第十八章 向伏尔加河和里海进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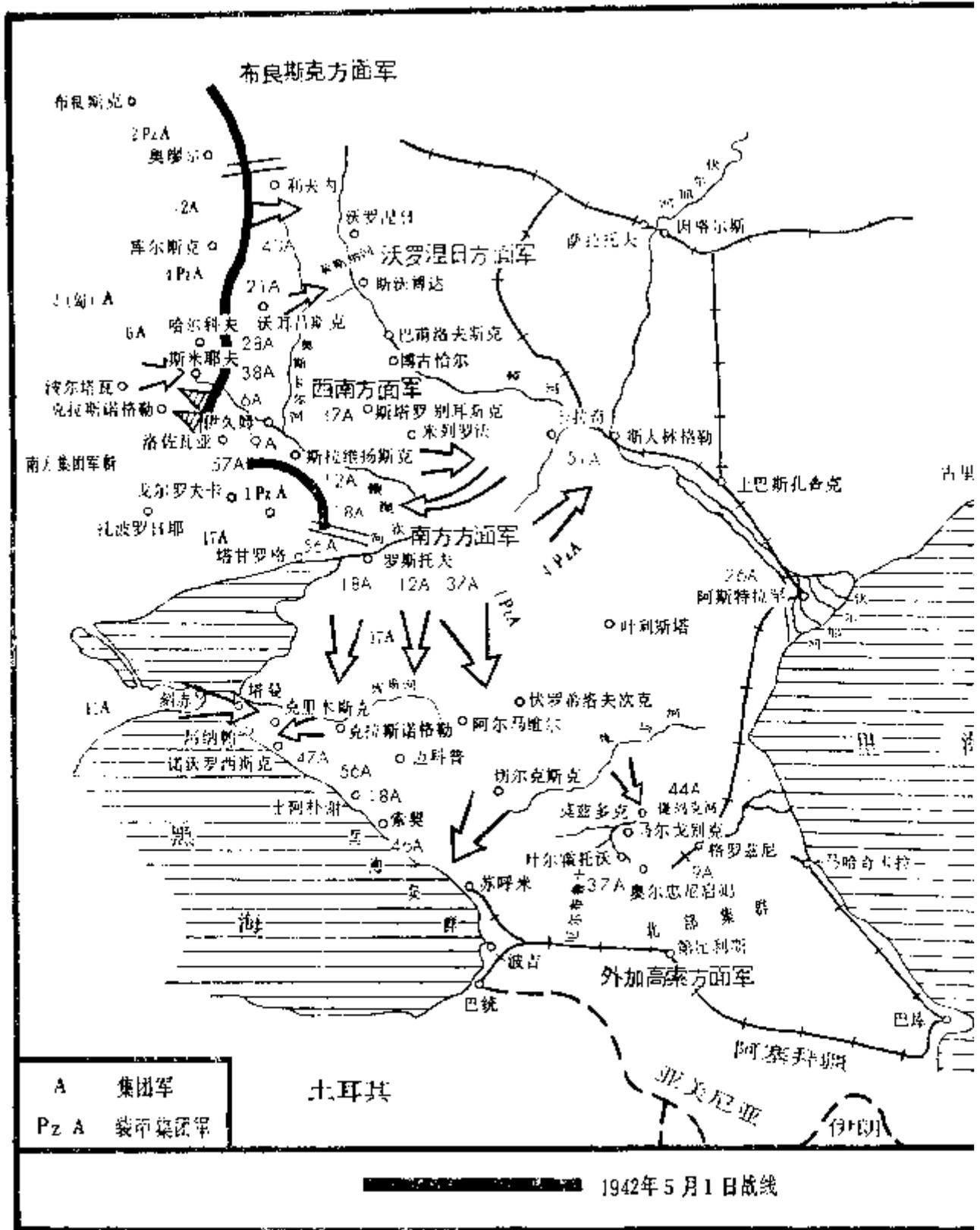
希特勒在 1942 年 6 月 22 日写给墨索里尼的一封信中，又构想了一幅奇妙的幻景，他想象德军诸集团军将越过高加索，在埃及的轴心国部队，那时也许距亚历山大还不到一百英里，两军将共同占领英国统治下的整个中东。元首亲自草拟的第 41 号指令是一个杂乱无章的大杂烩。它包罗万象，文不对题，战略战术混为一谈。没有提及敌人的兵力、部署和企图，自己的目标也混乱不清。

指令规定的总目标是消灭苏军残存的军事力量，并切断它的武器来源。但是，军事力量一词的确切含义未予明确；军事工业中心的位置也未指明。这次作战的特定的主要目标是：在夺取高加索油田和占领高加索山脉中通往土耳其和伊朗的通道之前，先歼灭顿河以西的苏军。所以，无论攻占斯大林格勒，还是进抵伏尔加河，既未列入总目标中，也未列入特定目标中。

如果元首想要占领黑海各港口和中东，夺取高加索通道自然是必要的，如果要想消灭苏联，那就不太相干了。夺取高加索油田则明显地对德国有利，而苏联丧失它却是一个最为沉重的打击。

1940 年，苏联的石油总产量为三千一百万吨。到 1941 年，产量上升到近三千八百万吨。主要原油产地是高加索的三大油田：迈科普、格罗兹尼和巴库。其中以巴库油田的产量为最多，西方人士认为它的产量占苏联石油总产量的百分之八十。另外，据悉，到 1942 年，这三个油田只占苏联已开发油源的一小部分。因为大量生产石油的地区还有伏尔加河上游地区、卡马(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卡马的产油量超过巴库油田)、乌拉尔、乌赫塔北部，直至里海的东部。这条狭长地带横贯整个苏联南部。1941 年，苏联陆军与空军消耗的石油不到四百五十万吨。

当然，人所共知的苏联石油分布与运输的详细情况，本来应当是决定德国东方战略的重要因素。1941 年时仅有几条可用的油管，而且其长度和输油能力都有限。从巴库到黑海的巴统港的一条约一千二百英里的主要输油管线，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在使用。较短的管线有：从格罗兹尼至里海的土阿朴谢；从阿尔马维尔至罗斯托夫和特鲁道维亚；从里海的古里耶夫至东北方向的奥尔斯科。此外，据德国人估计，每年约有九百万吨石油用内河油船和驳船运往伏尔加。然而，苏联仍然依靠铁路将大批的石油与石油产品运往国内各地。这些铁路网的运输总能力为二千九百万公吨。



哈尔科夫、伏尔加河与高加索  
1942年5月—8月

图 12 哈尔科夫、伏尔加河与高加索

希特勒作为德军的最高统帅，下达了执行总指令的各项明确而具体的命令。战役开始是以三路兵力由西向东平行推进。以最北路为先导依次出动各路兵力。第一路，也是最北边的一路，由装甲部队和步兵从库尔斯克附近的地区向东突贯顿河与沃罗涅日，希特勒特别指出，突击的目的是夺取沃罗涅日（该城位于顿河以东约五英里处），尔后，这一路装甲部队转向东南方，迅速向顿河西岸运动，由此向南包抄敌人，与从哈尔科夫地区向东推进的第二路兵力会合，目标是消灭顿河以西的苏军部队。第三路是从南部的塔甘罗格向正东，沿顿河下游的北岸向前推进，以期与来自顿河上游的德军在斯大林格勒地区会合。这是在该项指令的执行条文中首次提到斯大林格勒。元首坚持要尽一切努力抵达斯大林格勒，“最低限度也要能用重武器的火力控制该地区”，使敌人不能再把它作为工业中心或交通枢纽。尽管如此，夺取该城肯定还未构成战略目标的组成部分。

斯大林格勒是伏尔加河畔的一座工业城市，在顿河以东约四十英里处。希特勒坚持夺取该城是没有什么道理的，德军占领它无助于消灭顿河以西的苏军或攻占高加索，因此，遭到哈尔德与包克的反对。控制顿河与伏尔加河之间的这座陆桥仅仅有利于保证德军北翼的安全；而截断伏尔加河的航运却十分重要，因为这样便可切断向北方提供补给品与石油的运输线。因而，没有理由能说明为什么不应当夺取斯大林格勒以南的陆桥，为什么不在上巴斯孔查克附近切断伏尔加河，因为这还可以附带掐断苏联内地与阿斯特拉罕联系的唯一的一条铁路干线。所以，切断斯大林格勒的铁路交通并非至关重要，因为可以不经由斯大林格勒，而取道萨拉托夫。

希特勒坚持夺取斯大林格勒，可能部分是出于心理上的原因。斯大林格勒原名察里津。1918年，伏罗希洛夫、布琼尼和斯大林率领红军守住了这座城市。三个人都声称打退白匪军是他们共同的胜利。斯大林掌权后便篡改了历史。于是，保卫察里津便成了军事上的奇迹，所有的功劳都归于斯大林名下，五年之后，他将这座城市易名为斯大林格勒。希特勒之所以痴心于摧毁该城似乎是因为它载有斯大林的名字，而且它与斯大林早年追求政治权力与军事威望的雄心联系在一起。

简而言之，希特勒设想从库尔斯克与哈尔科夫地区，先向东方，后向东南方发动战略性的主要突击，以围歼顿河以西的苏军。德军向东南方向运动势必使顿河上游一线成为其左侧作战边界。向东南方向进展愈远，顿河翼侧暴露的面就愈大。在攻势发起前，南方集团军群的正面从奥廖尔至塔甘罗格绵亘约五百英里，最后则从奥廖尔到斯大林格勒，然后向南延伸至格罗兹尼地区，再沿高加索山麓折向亚速海，全长约一千三百英里。最初，南方集团军群下辖六十八个德国师，其中只有九个装甲师，七个摩托化师，有三分之二的步兵师已补充到编制人数的百分之八十，其余的十五个师由于缺乏人员和装备只能发挥部分作用。7月，六十八个师减少到五十二个师。北方集团军群与中央集团军群仅剩九十六个德国师，其中许多师严重缺额，几乎只相当于团的兵力。然而，他们却扼守一条长达一千三百英里的战线，根本不能指望从那里抽调兵力去加强南方集团军群。希特勒迫不得已，只好从西欧与巴尔干抽调部队。但是，他不愿意将西线的兵力减到四十三个师以下，于是他只有向罗马尼亚、意大利和匈牙利盟军施加压力，要求它们为南方集团军群增加二十八个野战师。其中有十二个罗马尼亚师，六个意大利师，十个匈牙利师。他企图使盟军师的总数一直增加到四十四个。大量非德国部队参战，无形中也给整个东南战线内部的安全带来了麻烦。

罗马尼亚人并没有忘记通过《维也纳仲裁书》割让给匈牙利的那部分罗马尼亚领土。两国人是那样互相仇视，以致元首认为有必要下令禁止罗马尼亚军队与匈牙利军队相互接触。意大利人和匈牙利人有很强的民族自尊心，他们对本国部队接受德国人指挥极为反感，也讨厌德国人派兵充实他们的部队。希特勒被迫接受盟军的条件，同意匈牙利和意大利的军队以及有些罗马尼亚军队各自保持国家军队的地位

参加新攻势。这便是希特勒缺少人员所造成的后果。希特勒深知盟军的弱点，只能让它们执行力所能及的防御任务。元首亲自为它们挑选的任务就是防守绵长而暴露的顿河东北翼。

第 41 号指令的真实意图，是以装甲军团分两路从沃罗涅日与塔甘罗格向斯大林格勒附近发动钳形攻势，彻底消灭顿河以西的苏军。只有到那时才能向高加索推进。但是，其后并没有按照这个顺序执行，南路的装甲部队本来应从右翼发起突击，后来改成了中央突破。

包克指挥的南方集团军群奉命为即将发动的战役作准备，并负责实施最初阶段的进攻。接着，南方集团军群将分为两个集团军群——A 集团军群与 B 集团军群。包克指挥北部的 B 集团军群，由德军第 6 集团军与魏克斯集群组成；利斯特元帅指挥新到达该战区的 A 集团军群。其新建司令部下辖第 1 装甲集团军、德军第 17 集团军与意大利第 8 集团军。希特勒获悉苏军在哈尔科夫附近受挫，向奥斯卡尔河以东撤退时混乱不堪，便迫不急待地于 6 月中旬发动这次战役。事实上，部队并未都集结完毕。因此，他决定逐次发动突击，一旦所需要的部队集结完毕，就命令发动进攻。逐次突击还有一个有利条件，就是可以集中所有的空中力量，对每一次进攻单独提供空中支援。这些空中支援均由里希特霍芬指挥的第 4 航空队实施。第 4 航空队编成内有第 1 高炮军、第 4 航空军与第 8 航空军。第 8 航空军只要一解除进攻塞瓦斯托波尔的任务即可参加。第 4 航空队共拥有十个单引擎战斗机大队、八个远程战斗机大队、十六个轰炸机大队和五个斯图卡战斗轰炸机大队。

攻势的第一阶段的代号是“蓝色一号”行动。由魏克斯集群于 6 月 28 日从北部库尔斯克地区发起。魏克斯集群编成内有魏克斯指挥的第 2 集团军、詹内上将指挥的匈牙利第 2 集团军与赫特指挥的第 4 装甲集团军。共有六个匈牙利师、十七个德国师，其中有三个装甲师、两个摩托化步兵师。步兵部队抵达顿河后将占领顿河防线的北翼与东翼，同时，赫特的装甲部队迅速向南运动。两天后，开始战役的第二阶段，代号为“蓝色二号”行动。保卢斯指挥的第 6 集团军将从哈尔科夫地区向东，向魏克斯集群以南的顿河发动进攻，包围旧奥斯卡尔地区的苏军，然后向东南方——赫特的右翼运动。第 6 集团军下辖十八个德国师，其中有两个装甲师，一个摩托化师。数天后，由 A 集团军群、克莱斯特的第 1 装甲集团军和鲁奥夫集群发动最后突击，代号为“蓝色三号”行动，亦称“克劳塞维茨”行动。这支实施合围的右路军没有从塔甘罗格地区沿顿河下游向斯大林格勒实施主要突击，而改在北部约一百五十英里处的阿尔条莫夫斯克附近，发动主要突击。变化的原因是：A 集团军群没有足够的进攻力量使它能远离第 6 集团军的翼侧保障；它也缺少横渡靠近北顿涅次河河口的宽阔河面所需的架桥器材。战术上的考虑，大大地改变了或部分地放弃了第 41 号指令的战略原则。

在这项改变的计划中，克莱斯特指挥的四个罗马尼亚师和十一个德国师从阿尔条莫夫斯克-伊久姆向正东发动进攻。十五个师中，只有三个装甲师，一个摩托化步兵师。同时，在最右翼，由第 17 集团军与加里博尔迪指挥的意大利第 8 集团军组成的鲁奥夫集群担负着牵制亚速海地区敌人的辅助任务，因为它没有足够的力量在右翼向斯大林格勒发动突击。这项进攻计划已不是一项大规模的战略包围计划、而是降低为只有几处小规模战术包围的计划了。

尽管攻势是在盛夏发动的，但仍可预料到补给上和运输上困难重重。铁路运输效率依然很低，只靠三条东西向的铁路动脉，其终点站是库尔斯克、哈尔科夫与戈尔罗夫卡-斯大林诺地区。北部的干线从库尔斯克出发向东直抵沃罗涅日；南部的干线从戈尔罗夫卡-斯大林诺地区向东抵达斯大林格勒。两条干线均需重新铺设，德国才能使用。在哈尔科夫地区没有通往东部的铁路。向顿河下游运动的第 4 装甲集团军与第 6 集团军得不到与其进攻轴线平行的沃罗涅日-米列罗沃铁路线的支援，因为从沃罗涅日至斯沃博

达这段铁路线位于顿河东岸，希特勒特别强调不许德军在顿河以东占领大型桥头堡。对德国人有价值的通往高加索唯一的一条铁路线是在罗斯托夫跨过顿河大桥。看来靠铁路进行补给是困难的，因此还得使用汽车运输部队。但是，车辆与油料的状况并不比去年夏季好，因而汽车的运输能力也是有限的。所有步兵师只好继续以骡马的速度向前推进。

德国在收集敌人的战术情报方面工作是出色的，但战略情报的收集却依然很差。总之德国人在拟定计划时从不考虑苏联的战略、可能的企图或苏军的部署等因素。在顿河以西的苏军部队是否会遭到歼灭，就取决于苏军最高统帅部当时的防御对策了。如果它坚持死守，这些苏军部队就会覆灭；相反，如果它接受哈尔科夫失败的教训——这场失败堪与德国人不久在斯大林格勒遭受的失败相提并论——苏军部队就会退避至顿河对岸，且给德军北翼造成威胁。数周前，在顿涅次河与奥斯卡尔河之间，苏军巧妙而机敏地实施撤退，就避开了敌人的包围。

在苏联方面，哈尔科夫的失败使铁木辛哥指挥的西南战区元气大伤、混乱不堪。接着便改编了部队，自然也改组了高级指挥机构。西南战区司令部被撤销了。铁木辛哥仍然指挥西南方面军。从此，西南方面军、布良斯克方面军与南方方面军均归最高统帅部直接指挥。克里木方面军被消灭后，又组建了一个由布琼尼指挥的新的方面军——北高加索方面军。莫斯科获悉德军进攻已迫在眉睫，布良斯克方面军可能首当其冲。但是，苏联战略情报部门判断，这次进攻是德军为迂回和包围莫斯科而向东北方向发动大规模攻势的前奏。这种判断是根据德国人可能确定的企图作出的。如同过去一样，克里姆林宫自然不会因为它没有摸透德国元首战略的玄虚而遭受什么责难。为了抗击德军的进攻，苏军最高统帅部用四个坦克军（相当于十个步兵师和四个坦克旅的兵力）增援戈利科夫指挥的布良斯克方面军。但是，德军的进攻打得布良斯克方面军与西南方面军措手不及，狼狈不堪。

6月28日晨二时十五分，魏克斯集群中赫特指挥的第4装甲集团军，在第8航空军的大力支援下，向沃罗涅日发动进攻，德军第2集团军负责掩护其左翼。进攻的目标是普霍夫指挥的苏军第13集团军与帕尔谢戈夫指挥的第40集团军。德军在两个集团军之间打开一个大突破口。布良斯克方面军错在零星使用坦克部队。两天后，保卢斯向西南方面军所辖的戈尔多夫的苏军第21集团军与里亚比谢夫的第28集团军发动进攻，切断它们的联系。7月2日，魏克斯与保卢斯的部队在旧奥斯卡尔附近会合，完成了首次战术合围，包围了苏军第21与第40集团军的部分部队，并俘获大量的俘虏。7月6日，赫特指挥的德军第4装甲集团军越过顿河，向沃罗涅日发动一次装甲突击，攻占了该城，敌人撤离。此时苏军最高统帅部仍认为德国的战略目标是莫斯科。于是，它从后备队中抽调一个坦克集团军与两个步兵集团军开始向顿河以东的沃罗涅日地区运动。

战役的第二周，希特勒与包克发生了分歧。这只是一系列分歧中的第一个。希特勒认为顿河可掩护进攻军队的左翼，所有的装甲部队应迅速向南调动，把顿河防线留给极少数的步兵师防守。希特勒在第41号指令中以及他在4月12日向南方集团军群下达的命令中，要求夺取沃罗涅日城，尽管它位于顿河以东仅数英里。但是，7月3日，元首又动摇了，难以确定是否有必要夺取沃罗涅日。于是他把这问题留给包克，随他处置，但规定攻打该城不能延误装甲部队向东南方向调动。元首很快又开始对包克的延宕感到烦恼，并对此加以苛责。尽管他此次巡视包克的部队时各方面都显得十分通情达理，但他一返回腊斯登堡，却又开始了怀疑和非难。于是，元首、包克、佐登施特恩、凯特尔、哈尔德之间开始了无休止的电话联系。据哈尔德讲，其中最恶劣的是元首与凯特尔之间的没完没了、漫无边际的闲扯。

包克对分散配置在其南部的敌坦克部队感到担忧。实际上，他在顿河东岸已一时难以脱身。苏军在

那里配置了大量的兵力(据估计有二十个步兵师和许多坦克部队)，对沃罗涅日地区的压力不断增强。据此，包克不愿将其部队南调。结果，第4装甲集团军派往南方的一个军不足以包围在保卢斯的压力下、迅速向东撤退的苏军第21与第28集团军的部队。7月8日，包克又从沃罗涅日抽调更多的装甲部队南下。但仅一天左右，由于油料耗尽，大部分装甲部队在季哈亚索斯纳附近停了下来。7月13日，第4装甲集团军到达博古恰尔。魏克斯与保卢斯俘获战俘的总数仅三万名，远没有取得这类进攻所应取得的战绩。显然，大部分苏军都已逃过顿河。

德国陆军总部直至7月7日才命令A集团军群向前运动，但这时要消灭顿河以西的苏军，已为时太晚。苏军的西南方面军与南方方面军在了解到有从北方被围的危险之后，已经全面撤退，大量的部队在卡赞斯克与耶兰斯克横渡顿河时遭到了德国空军的袭扰。7月8日，第1装甲集团军渡过顿涅次河。三天后，在艾塔河畔的斯塔罗别耳斯克附近与敌人的后卫部队接火。同日，鲁奥夫集群开始进犯苏军的南方方面军。但是，遇到了遍野的地雷，并遭到苏军后卫部队的英勇抵抗，德军进展缓慢。苏军死守米乌斯河畔的塔甘罗格附近地区，决心控制通往罗斯托夫的通道；德军的攻势仍不能达到消灭敌军的最初目的。包克越来越担心其左翼侧的安全，所以他经常以缺少汽油和天降大雨为由，走走停停。而鲁奥夫集群的力量较弱，不足以达成任何有实际意义的目标。

7月9日，性情暴躁的元首直接插手战术行动，干预这次战役。赫特与第4装甲集团军司令部，这时仍留在沃罗涅日地区未动，奉命立即撤离，南下至坎帖米罗夫卡地区，接过第40装甲军(隶属于第6集团军)的指挥权，并令该军以近距离的战术合围行动与克莱斯特在卡姆斯克地区会合，孤立米列罗沃地区的敌人。但当赫特抵达坎帖米罗夫卡时，他发现包克已命令第40装甲军向东，沿顿河向斯大林格勒进发。于是赫特又回师企图与克莱斯特会合，不料，克莱斯特的坦克部队已进抵博科夫斯卡亚附近的契尔河。在米列罗沃包围战中仅俘获苏军一万四千人。元首气急败坏地企图寻歼一个神出鬼没、几乎不存在的敌人。苏军的高级战俘却说，顿河以西已没有苏军的部队。德国空军的空中侦察亦证实这一点。但是，希特勒却一口咬定，说苏军已撤至顿河下游、罗斯托夫以北。于是，他决心置其斯大林格勒战略与早先发布的命令于不顾，准备实施一场大规模的包围战，把顿河河口以北的苏军一网打尽。赫特指挥的第4装甲集团军原隶属于包克，7月13日转隶于利斯特，并奉命在顿河下游的康斯坦丁诺夫斯卡亚渡河，然后挥戈向西，向罗斯托夫与亚速海方向开进。第1装甲集团军将向后转，再次横渡顿涅次河，沿顿河下游的北岸向西运动。同时，B集团军群必须负责掩护A集团军群的北翼。这两个装甲集团军又背向斯大林格勒开始向西推进。它们时常因滂沱大雨和缺乏油料几乎停滞不前。此时，苏军的南方方面军已突然停止对鲁奥夫集群的抵抗，开始巧妙地实施撤退，并撤走了大批重型装备。

7月18日元首又收回了所有成命。一天前，他还对哈尔德大加嘲讽，因为哈尔德反对用如此庞大的装甲部队干这样区区小事；他还否定了其参谋总长关于在宽大正面上横渡顿河下游的方案。如今，他却把此方案攫为己有，命令B集团军群继续向斯大林格勒推进。

包克预言，一项中路强、两翼弱的包围计划将一无所获。这是对陆军总部7月11日发布的指令的批评。指令中命令第1与第4装甲集团军向卡姆斯克与米列罗沃推进。批评陆军总部也就是批评元首。元首因包克在沃罗涅日延宕而责骂他达一周之久。7月13日下午，凯特尔打电话给包克，通知他元首在与哈尔德及其本人磋商后，决定将B集团军群的指挥权授予魏克斯，他力劝包克告病辞职。包克要求澄清免职的原因，凯特尔告诉他，希特勒对B集团军群的油料补给安排不满。其实正如包克与魏克斯所指出的，这是不成为理由的理由，因为负责补给的只是陆军总部的军需部长。7月15日，魏克斯接过B集团军群的指挥权，将自己的第2集团军的指挥权转交给扎尔穆特。包克退休，对遭此贬黜深为愤怒，从此

他未再被录用。

德军在战役的开始阶段并未达到目的。虽然它在执行战略计划时犯有错误，加之希特勒不断干扰，但德军失败的真正原因却是苏军的西南方面军不战而退。结果，进攻部队由于缺乏机动能力，追赶不上撤退的苏军。造成机动能力差的原因是缺少机械化部队和补给品与运输工具不足。

7月中旬，希特勒居然认为南方的苏军实际上已全部被歼。对此，哈尔德在日记中写道，由于元首对敌人潜力估计过低，竟出现了这样的古怪现象，即参谋人员不再可能认真地制订作战计划。元首无论在战略上或战术上的指导愈来愈变化无常，愈来愈拙劣。7月13日，他拒绝了哈尔德提出的集中现有的全部装甲部队进攻罗斯托夫的建议。这时，B集团军群已不再能向斯大林格勒推进。在北方，戈利科夫指挥的布良斯克方面军所发动的进攻牵制了德军第2集团军，匈牙利第2集团军接替了沃罗涅日与巴甫洛夫斯克之间沿顿河的防务。只有保卢斯指挥的第6集团军控制着巴甫洛夫斯克以南绵长的顿河防线，并孤军深入顿河弯曲部。后来就算是意大利第8集团军从南方赶来接管了匈牙利军队以南的顿河防区，第6集团军的态势也没有较大的改善。哈尔德不同意元首的计划。7月19日以前进行了几天的争论，在此期间天气突变，使装甲部队再次停滞不前。至19日，终于达成一项折衷方案：再给第6集团军配属两个军，其中一个为装甲军；并令第1装甲集团军与第4装甲集团军在罗斯托夫与齐姆梁斯卡亚之间大约一百二十五英里的正面上渡过顿河下游。

德军还有更为严重的困难在后头呢！7月11日，希特勒签署了第43号指令，曼施泰因指挥的第11集团军将奉命横渡刻赤海峡，进入塔曼半岛与库班，并夺取苏军黑海海军军港——阿纳帕港与诺沃罗西斯克港。仅八天之后，元首又改变了主意，决定只让罗马尼亚山地师渡海进入塔曼半岛，而第11集团军与所有的德国师将用于其他战场。7月23日，他又下达了关于攻打高加索的第45号指令，代号是“不伦瑞克”行动。他在指令的前言中指出，在顿河以西发动的攻势已达到目的。只有铁木辛哥方面军的小股部队逃至顿河彼岸，其余无一漏网。与其说这份文件是个指令，毋宁说是一个杂乱无章的清单。利斯特指挥的A集团军群负责歼灭罗斯托夫以南和东南的敌军。此后，其首要任务并非象人们所预料的那样去夺取油田和高加索通道，而是占领黑海的整个东海岸，摧毁敌人黑海舰队的港口与基地。这是一项崭新的战略目标，也是第43号指令的发展。尽管占领黑海海岸是首要任务，但这并不妨碍总司令下令夺取迈科普与格罗兹尼（在占领黑海海岸的同时进行），进而向巴库推进。魏克斯指挥的B集团军群将夺取斯大林格勒，直下伏尔加河向阿斯特拉罕推进。

这时，德军对装甲部队的部署又进行了大调整，恢复了原来的隶属关系。赫特指挥的第4装甲集团军又由利斯特的A集团军群回到魏克斯的B集团军群。第1装甲集团军位于罗斯托夫以东。第4装甲集团军是它的左邻，集中在狭窄的正面上，已夺取了顿河下游的齐姆梁斯卡亚与尼古拉耶夫斯克两个桥头堡，因此，它不得不向左转，沿顿河南岸向东北方向的斯大林格勒推进。A集团军群与B集团军群之间在卡尔玛克草原出现了一道宽数百英里的间隙地带。因为它们是沿不同的轴线前进的，一个向南，一个向东北。

截至7月14日，A集团军群与B集团军群共辖六十四德国师、二十六个盟国师。在战斗的前两三周内，苏军只有八万人被俘，这个数字与苏联当时部队的总数相比微不足道。根据格伦负责的东线外军处8月中旬所作的估计：仅在东线，苏军就有二百五十四步兵师、八十三个步兵旅和六十八个坦克旅。据说，其中约有一半部队适于作战。此外，格伦估计预备队中还有七十三步兵师、六十六步兵旅和八十六个坦克旅。

但是，从苏军的角度看，其处境是极其险恶的。德军已在戈利科夫指挥的布良斯克方面军与铁木辛哥指挥的西南方面军之间打开了一道宽约二百英里的大突破口。马利诺夫斯基指挥的南方方面军面对鲁奥夫集群，仍保持着一道完整的防线，但是，自从7月7日夜以来，它与北部的铁木辛哥的西南方面军失掉了一切联系。西南方面军司令部撤至顿河弯曲部的卡拉奇，随即与外部隔绝，中断了与部队的联系。苏军最高统帅部曾企图将西南方面军的部队拨给南方方面军指挥，但因无线电通信未能沟通而作罢。

莫斯科把布良斯克方面军司令员戈利科夫派往沃罗涅日这个危险地区，由副司令员奇比索夫代司令员。仲夏才接替沙波什尼科夫任总参谋长的华西列夫斯基，被大本营派到奇比索夫指挥的布良斯克方面军。此时，布良斯克方面军的编成内有日马琴科的第3集团军、普霍夫的第13集团军、利久科夫的第5坦克集团军、第48集团军和两个坦克军、一个骑兵军。后三个军是由最高统帅部预备队派出的。据华西列夫斯基说，当时布良斯克方面军拥有一千辆坦克、其中八百辆是T34型或KV型，本来它有打垮魏克斯与赫特向沃罗涅日发动突击所必需的力量。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布良斯克方面军并未能如愿，尽管它在利夫内与沃罗涅日之间施加的压力能把赫特牵制在北方(而当时根据元首的指令，赫特应沿顿河右岸向东南方向运动)。7月5日，华西列夫斯基被召回莫斯科，斯大林与大本营决定重新组建一个指挥机构，以对付这个新的威胁。

与此同时，戈利科夫离开布良斯克方面军，于7月7日新组建了一个沃罗涅日方面军，由他担任司令员，编成内有第40集团军、第3集团军、第6集团军和三个步兵军、一个坦克军。但是，七天后，他将指挥权交给瓦杜丁。瓦杜丁在离开西北方面军之后，再度被晋升为副总参谋长。7月12日，西南方面军司令部改为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仍由铁木辛哥指挥，赫鲁晓夫任政治委员。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又得到三个新从预备队中抽调上来的集团军，并把他们配置在顿河以北与顿河弯曲部。这些部队后来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都享有盛名。它们是科尔帕克奇指挥的第62集团军、V·I·库兹涅佐夫指挥的第63集团军、崔可夫指挥的第64集团军。每个集团军仅辖六个步兵师。除上述部队之外，还有莫斯卡连科指挥的第38集团军、克鲁奇金指挥的第28集团军、托尔布欣指挥的第57集团军、达尼洛夫指挥的第21集团军。第38、第28集团军即将改编为坦克集团军。第38、第28、第57、第21集团军是西南方面军的残存兵力。铁木辛哥曾在哈尔科夫与顿涅次地区连吃败仗，他于7月23日被召回莫斯科，这是斯大林不高兴的一种表示，由戈尔多夫接替他任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员。尽管铁木辛哥在战争后期以大本营的代表和组织方面军之间协同动作的协调员的身份再次出现，但他这颗明星已在陨落，将由更加年轻有为的指挥员取代他的职位。

斯大林格勒本身已遭到威胁，那种情景如同前一年列宁格勒与莫斯科的情景一样。成千上万的工人从城西开始环绕城市筑起三道防线，最外缘的防线长达三百英里。当时已有八十多个由民兵与工人组成的民兵营，其数量还在逐步增加，因为许多营还在源源不断地开入这些防线，接受战火的洗礼。

尽管罗斯托夫7月23日失陷了，但是马利诺夫斯基指挥的南方方面军却巧妙地利用多雨的天气，趁德军部分装甲部队不能行动的机会，将顿河下游以南的部队撤回，面向北方。北高加索方面军配置在马利诺夫斯基的背后。

A集团军群司令利斯特元帅把他所辖的两个德国集团军与一个罗马尼亚集团军改编为两个战术集群。第一个集群是众所周知的鲁奥夫集群，它的编成内有：第17集团军，共辖五个步兵师；杜米特雷斯库指挥的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共辖一个步兵师和三个骑兵师。第二个集群是克莱斯特指挥的第1装甲集团军，编成内有三个装甲师、两个摩托化步兵师、四个步兵师与一个斯洛伐克师。然而，这个装甲集团

军适于作战的坦克不足四百辆。根据希特勒的最新指令，鲁奥夫集群将与第42军(主要由罗马尼亚部队组成)会合。第42军将从克里木横渡刻赤海峡进入库班，肃清黑海沿岸的残敌。第1装甲集团军离开第17集团军向东南方向的伏罗希洛夫斯克、格罗兹尼与巴库推进。

利斯特对赋予他的任务并不愉快。他是一名有卓越才能和丰富作战经验的军人。他曾在波兰、法国、巴尔干诸战役中屡建战功。那时，作战正面狭窄，德军火力支援占压倒一切的优势。而目前，他却被种种困难所困扰。从罗斯托夫到巴库直线距离为七百多英里，高加索防线的正面宽度为八百多英里。高加索山脉有些地方的海拔高度可达一万五千英尺，只有首先横渡顿河并跨越横在其进军路上的无数东西向的河流方能抵达山脚。顿河正南方的平原本来是一片浩瀚的麦田，很久以前就是俄罗斯的大谷仓之一。但是这里竟然成了无水、干旱、炎热的荒野。当时，拨给利斯特部队的补给品已不敷应用；由于油料匮乏，装甲部队与机械化部队的机动能力严重地受到限制。敌人的抵抗零乱、微弱，这是事实，但苏军指挥官的所有命令都表明，他们并不想死守阵地决战到底。不管德国人怎样拼命地追赶，他们照例追不上逃遁的苏军。苏军熟悉地形和环境，又无重型装备的拖累(他们丢弃或撤走了大部分的重型装备，故行动极为迅速)。在顿河下游地区，苏联空军的力量强大，活动积极。当时利斯特的空中支援部队只剩下第4航空军一个军，有两个斯图卡轰炸机大队与三个战斗机大队。除德国空军集中的极少数地区外，苏联空军在顿河下游几乎享有全面空中优势。党卫军近卫师已调离A集团军群，返回法国。而大德意志步兵师(实际上是一个摩托化师)也即将调离。

由马利诺夫斯基指挥的苏军南方方面军虽然没有溃散，但实际上已处于极度的混乱之中。据说，有些师只剩下几百名步兵，通信、补给与运输几乎全部陷于瘫痪。在顿河以南和以东的大道小径上挤满了难民、卡车、大车、农机具、牛群，都在逃避德军的进攻。罗斯托夫之役以后，雷诺夫的第56集团军、帕霍缅科的第9集团军、马钦科维奇的第24集团军开入内地进行休整。南方方面军所辖的卡姆科夫的第18集团军与科兹洛夫的第37集团军配置在顿河以南；北高加索方面军所辖的格列奇科的第12集团军与特鲁番诺夫的第51集团军配置在右翼侧。布琼尼指挥的北高加索方面军在后方为预备队，它下辖科托夫的第47集团军、第17哥萨克骑兵军和某些独立步兵军。迄今仍负责保卫南部边境的秋列涅夫指挥的外高加索方面军得到苏军最高统帅部的补充之后，奉命从黑海沿岸与土耳其、伊朗边境地区回师北上，进驻格罗兹尼、巴库与高加索通道并作好防御准备。

7月25日，德军开始从顿河河畔的三大桥头堡发动进攻。此次，苏军最高统帅部同历次一样仍不采取诱敌深入待机而歼的防御策略。马利诺夫斯基指挥的南方方面军想要坚守阵地，但是部队疲惫不堪、秩序混乱，已无力继续作战。科兹洛夫的第37集团军与格列奇科的第12集团军在克莱斯特的第1装甲集团军的进攻下迅速地败下阵来。第51集团军不久也发现自己有被赫特的第4装甲集团军从西面包围的危险。第4装甲集团军已大摇大摆地走出齐姆梁斯卡亚桥头堡，向东北方的斯大林格勒迂回前进，特鲁番诺夫被迫向东撤退，最后与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部队会合。在顿河以南，德军第1装甲集团军强渡萨尔河与马内奇运河，在一百英里的正面上突破苏军的防线，突入纵深达五十英里。通信联络中断了，一些苏军部队逃之夭夭。布琼尼指挥的北高加索方面军于7月28日并入南方方面军，布琼尼因级别高，担任名义上的总指挥。这个新的方面军仍称为北高加索方面军，它下辖两个战役集群——顿河战役集群与滨海战役集群。顿河战役集群仅有两个集团军，即第37集团军与第12集团军，司令员是马利诺夫斯基，其任务是抗击克莱斯特的第1装甲集团军向格罗兹尼发动的突击。滨海集群编成内有卡姆科夫的第18集团军、雷诺夫的第56集团军、科托夫的第47集团军、第17哥萨克骑兵军与一个步兵军，切列维钦科任司令员。每个战役集群都配有一个航空兵集团军负责实施空中支援。

德军的推进带有追击的性质，而且条件十分艰苦。徒步的步兵再一次要以日行三十英里的速度连日进行强行军。他们渡过波涛汹涌的马内奇河，时而穿越齐腰深的麦田，时而行走在寸草不生的盐碱滩上。天气热得使人窒息。人畜干渴难熬，还要忍受暴风与飞沙走石的袭扰。装甲部队和机械化部队不断要求空运油料，但仍不能满足需要，结果，进军速度一再下降。尽管如此，进军速度还是快得惊人，完全出乎苏军指挥部的意料。8月初，苏联技术人员就开始从迈科普撤出石油设备，但是，由于德军迅速逼进，来不及全部撤出，只好把剩余的设施交由爆破组与焚毁组处理。8月5日，伏罗希洛夫斯克失陷。翌日，苏军第1独立步兵军在阿尔马维尔的战线被突破，切列维钦科指挥的第18与第12集团军向南部山区撤退。德军追至山脚，占领了迈科普油田，但提炼的油料却所剩寥寥。德军还控制了大部分的铁路系统，却没有车辆。与此同时，第17集团军拿下克拉斯诺达尔，正向塔曼半岛推进。然而，早在8月中旬之前，北高加索方面军就注意到德军的进攻势头在明显地衰退。

与此同时，苏军的抵抗能力却日趋增强。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组建了新的民族军队。援兵与补给品由铁路和海路运至里海沿岸的阿斯特拉罕与马哈奇卡拉，再转运至内陆。这是高加索与苏联内地联系的仅有的两条交通线。格罗兹尼、马哈奇卡拉与巴库外围由工兵和民工构筑了多道防线，并且主要是以山间河流为屏障。在西海岸，鲁奥夫集群在进入塔曼半岛和向诺沃罗西斯克大型海军基地推进时，一路上遭到科托夫指挥的苏军第47集团军与几个海军陆战旅的抵抗，遇到极大的困难，在克雷姆斯克附近与森林密布的山脚下，战斗尤其激烈。8月18日开始了夺取山口的战斗，康拉德指挥的德军第49山地军的两个师从切尔克斯克往南，向厄尔布鲁士以西运动。击退谢尔加次科夫的第46集团军下辖的第3步兵军，并夺取了外高加索方面军一向认为是难以攻克的一些山口。由于补给困难，加以苏军又很好地利用了难攻易守十分险峻的地形与山间河流，德军山地部队无法继续向黑海岸边的苏呼米推进。8月28日，鲁奥夫集群迫使科托夫指挥的苏军第47集团军后撤至黑海岸边的阿纳帕，位于诺沃罗西斯克以西约三十英里处。利斯特仍因补给困难有计难施，那些紧紧尾随部队前进的采油队本来是为着开采苏联的油田而来的，可是采油队的专业人员与工程师却没有找到短期内可恢复生产的油田。

8月末，秋列涅夫指挥的外高加索方面军接过了高加索山脉的防务。切列维钦科指挥的原滨海战役集群易名为黑海战役集群，转隶于外高加索方面军。马斯连尼科夫指挥的北方集群承担了原顿河集群的任务。北方集群隶属外高加索方面军，由彼得罗夫指挥的第44集团军、科罗捷耶夫指挥的第9集团军与科兹洛夫指挥的第37集团军组成。北方集群扼守库马河与捷列克河，阻止第1装甲集团军向格罗兹尼与巴库推进。此时，苏联空军的行动频繁起来，而且越来越有成效。这是因为A集团军群被迫已将大批的战斗机大队调往斯大林格勒地区。

在东南方向，克莱斯特指挥的第1装甲集团军距格罗兹尼仍有六十英里，而距巴库则有三百五十英里。克莱斯特曾命令第16摩托化步兵师穿越卡尔玛克草原进入叶利斯塔，企图迫近北部的阿斯特拉罕。但是，除一些侦察分队到过里海岸边，师的主力很难接近城市，只能在阿斯特拉罕一百英里之外活动。不管怎么说，该城还是为格拉西缅科的苏军新编第28集团军一个集团军守住了。克莱斯特向格罗兹尼与奥尔忠尼启则发动决定性的总突击的时刻终于到了。第1装甲集团军的两个装甲军原在莫兹多克以东二十五英里处，这时已抵达捷列克河与巴克散河。敌人空中活动的威胁，德军本身油料的不足以及巴克散河战斗出人意料的艰苦都迟滞了德军的行动，引起人们的不安。直到8月25日德军才决定从莫兹多克两侧强渡捷列克河，然后施韦彭堡指挥的第40装甲军(由三个装甲师组成)从对岸桥头堡向正东方的格罗兹尼推进；同时，奥特指挥的第52军向南开入马尔戈别克油田与奥尔忠尼启则。再向南，仅由一个罗马尼亚山地师与一个德国团级集群组成的马肯森第3装甲军将切断苏军通往巴统与第比利斯的道路，阻止苏

联南方的援军继续北进。苏方的叛逃人员与战俘透露，苏联的北方集群正从外高加索、伊朗与苏联内地得到快速的增援。由此看来，德军必须毫不拖延地发动进攻。据估计，位于克莱斯特进军路线上的马斯连尼科夫的北方集群大约有四十个师和旅，进攻一方的兵力共有八十一个师。

8月30日，第1装甲集团军开始强渡捷列克河。发现苏军兵力很强，反击十分猛烈，德军被迫把主要突击方向转到南部的叶尔霍托沃与马尔戈别克，结果又碰到了科罗捷耶夫的第9集团军与科兹洛夫的第37集团军这两颗钉子。战斗激烈，双方都付出很大的代价。德军的北部也遭受威胁。在辽阔草原翼侧的第4库班近卫骑兵军企图合围莫兹多克。至9月末，第1装甲集团军已无计可施，被迫转入防御，等待元首履行其诺言，从斯大林格勒调来装甲师之后再行计议。然而，10月25日，德军又作了一次努力，向配置在那尔契克附近——位于奥尔忠尼启则西北方约七十英里处——的第37集团军的七个师发动进攻。马肯森第3装甲军所属的两个装甲师在第4航空军现有全部飞机的支援下发动了一场出人意料的迅雷不及掩耳式的进攻。苏军第37集团军司令部遭到猛烈的空袭，随即失去了指挥作战的能力。德军坦克突然在翼侧出现使苏军惊慌失措。不到两天，苏军的几个师便被击溃了。尔后，德军装甲部队转向奥尔忠尼启则。11月2日，已距该城仅五英里。天已降雪，克莱斯特便在德军迄今所能抵达的最东边的这一地点停止前进。

在西高加索战线与黑海战线上，鲁奥夫指挥的第17集团军面对苏军的顽强抵抗进展缓慢。但鲁奥夫要占领塔曼半岛与诺沃罗西斯克、土阿朴谢与苏呼米等黑海诸港的企图仍未改变。8月末，罗马尼亚骑兵部队已占领滨海城镇——阿纳帕，并于9月初，肃清塔曼半岛上的苏军。德军9月6日攻占诺沃罗西斯克军港与该城的一部分，以后即被苏军海军陆战旅与科托夫的第47集团军（编成内有一个山地师和一个步兵师）所阻止。与此同时，一个德国师与五个罗马尼亚师横渡刻赤海峡进入塔曼半岛。这条通道有德国海军的潜艇和鱼雷艇保护。舰艇是从易北河经由多瑙河进入黑海的。9月23日，鲁奥夫用两个军（共七个师）向防守土阿朴谢的雷诺夫的第56集团军与卡姆科夫的第18集团军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因遭到敌军顽强的抵抗，一周仅推进七英里。10月7日，切列维钦科设法稳住阵脚，但一周后德军又发动一次进攻，局势再度恶化。切列维钦科被撤职，由彼得罗夫继任黑海集群司令员。在距土阿朴谢城仅数英里的地方才阻止住德军的进攻。

元首催促利斯特以重兵开抵海岸。这样，他便可直下黑海到达巴统与土耳其边境。然而，这样用兵将把A集团军群分隔在高加索的两侧，而又没有为提供补给作任何准备。康拉德指挥的第49山地军已拿下桑加尔与克鲁霍夫山口，保证了厄尔布鲁士南翼的安全。但是，利斯特不愿承担直接进攻苏呼米港的风险，除非能确保从西海岸对其实施支援。元首另有想法，因此，他对利斯特指挥这次战役态度十分不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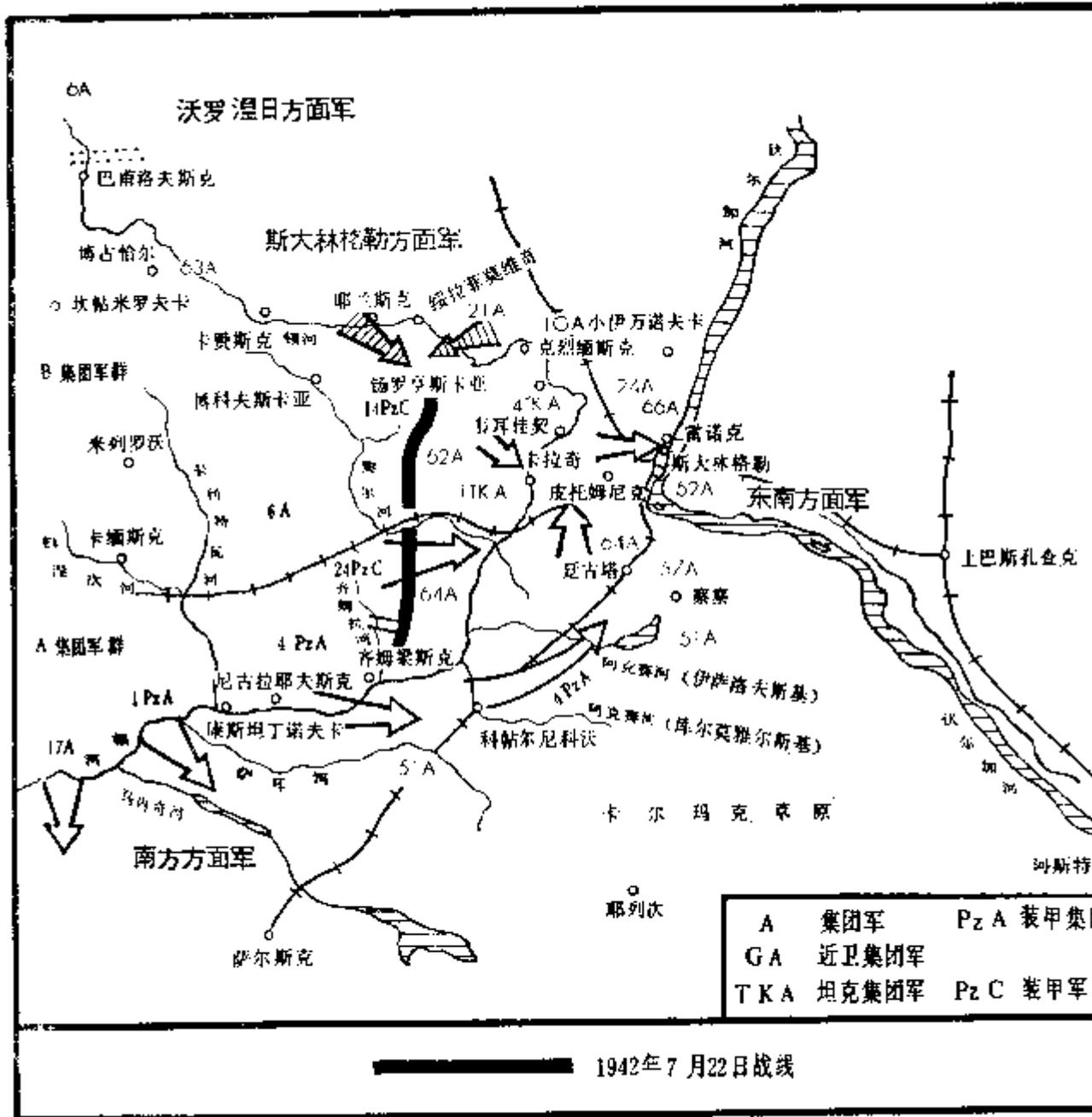
8月31日，利斯特应召前往文尼察。在那里，他因把一份未加标示的小比例尺地图带到会议桌上来激怒了希特勒。其实，元首忽略了禁止在飞机上携带标示过的地图正是他的规定。尽管如此，他在利斯特面前却显得若无其事，和颜悦色、宽容大度地听完利斯特的汇报。但是，当这位A集团军群的司令刚刚起飞返回斯大林诺时，元首又破口大骂利斯特。9月6日，利斯特报告陆军总部说，如果继续向前推进，他承担不起这种责任。翌日，他在集团军群司令部说服约德尔。于是，在第49山地军的地境内战事暂告一段落。这件小事，若是换个地方，一定会掀起轩然大波。

## 第十九章 向斯大林格勒进军

保卢斯，黑森人，他是小职员儿子、罗马尼亚贵族的女婿。他为人谦逊，办事认真，待人和蔼且有礼貌，但他过于谨慎，优柔寡断。他是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参谋军官，在步兵团里供职时，官只作到上尉，那是1929年的事。接着，保卢斯便转入装甲部队，在一个摩托化试验部队当了数月的指挥官，因此，他没有多少指挥经验。1940年，保卢斯被哈尔德选至他的参谋总部任重要职务，又任副参谋总长。在参谋总部任职时，他掌管过“巴巴罗萨”计划的大部分早期制订工作。1942年1月，保卢斯晋升为上将，并出任德军第6集团军司令。第6集团军是东线最大的一个集团军。

保卢斯是个勤勉、有才干的军官。他所作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元首亲眼看着完成的。元首显然很器重他，因为仅在1942年的十一个月中，他就由中将迅速地晋升为上将。元首对于保卢斯的忠诚也是毫不怀疑的，元首本来打算在斯大林格勒之战胜利结束之后，便把他召回最高统帅部，接替约德尔的职务。保卢斯的较寒微的出身与谦恭的外表，受到纳粹党的青睐。他对哈尔德一贯敬重并有深厚的友情，他可不是那种善于阿谀逢迎的小人。尽管如此，他似乎对于元首的判断力及军事才能也有很高的评价。元首是发展装甲兵的赞助人，保卢斯与他志同道合。保卢斯肯定明白他既是元首的宠儿，又是哈尔德的宠儿。他不贪图功名，但缺乏那种在紧要关头作为杰出指挥官所必须具有的坚定性格。尽管哈尔德曾说保卢斯沉着冷静，但消极被动对他来说，可能是更恰当的描写。他与约德尔一样生来就是个唯命是从的人。元首准确地估计到他一贯服从的特点，因而选择他作为自己在行政与军事方面的重要心腹。

1940年，保卢斯作为一名少将在赖歇瑙指挥的第6集团军中担任了约八个月的参谋长。赖歇瑙于同年7月被晋升为元帅。两人在经验与资历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在元首完全控制陆军之后，资历与经验已不再说明任何问题，保卢斯才得以超过十余名有才干、有战斗经验的军长，一跃而成为高居整个东线最重要指挥职位的赖歇瑙的继任人。由于他得到他的两个参谋长的有力支持，他才在哈尔科夫战役与“蓝色”战役中成为一名非常有成就的指挥官。他的第一任参谋长是费迪南德·海姆；第二任是阿图尔·施密特。尤其后者是一个性格强韧，有独到见解的人。



## 顿河弯曲部与伏尔加陆桥 1942年7月—8月

图 13 顿河弯曲部与伏尔加陆桥

7月初，第6集团军编成内有五个军，共十八个德国师。其中有两个装甲师、一个摩托化步兵师，这三个师组成了第40装甲军，由施图姆指挥。第4装甲集团军是参加进攻斯大林格勒作战的另一个集团军。它于7月末转隶于B集团军群。它在渡过顿河下游之后突然转向东北方，沿科帖尔尼科沃至斯大林格勒的铁路向前推进，追逐着特鲁番诺夫指挥的苏军第51集团军的五个师。赫特进展缓慢，但并非由于苏军的抵抗(事实上抵抗软弱无力)，而是因缺乏油料使大部分部队无法行动。赫特指挥的第4装甲集团军编成内有肯普夫指挥的第48装甲军和一个步兵军，共四个师，其中仅一个装甲师、一个摩托化师。德

雷加林纳指挥的罗马尼亚第6军共有六个师，在赫特后方跟进。第4装甲集团军与第6集团军均由第8航空军进行支援。第8航空军有九个战斗机大队、九个轰炸机大队与三个斯图卡战斗轰炸机大队。

第6集团军突入顿河河曲，在向伏尔加河推进时开始慢下来，因为军需部部长瓦格纳按照希特勒7月23日颁布的指令，把B集团军群的大部分运输力量调往A集团军群的地域。这错误一犯就无法迅速纠正，结果，第6集团军在十天之内未能前进一步。

至此，除了深陷顿河弯曲部这个大包围圈中(大致在契尔河与齐姆拉河一线)的苏军外，所有苏军已撤至顿河东岸。铁木辛哥指挥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防线北起巴甫洛夫斯克，南至萨尔帕湖，绵亘四百五十英里。其右邻是瓦杜丁指挥的沃罗涅日方面军；左邻是特鲁番诺夫指挥的第51集团军。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正面过宽，最高统帅部不得不于8月5日决定将这个方面军一分为二。一个是新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由铁木辛哥的继任人戈尔多夫指挥。其防线由巴甫洛夫斯克延伸至伏尔加河，事实上根本不包括斯大林格勒。另一个是东南方面军，由叶廖缅科指挥，从斯大林格勒对面与暴露的南翼延伸至卡尔玛克草原。当战斗集中在该城时，最高统帅部才对这项决定感到懊悔，分割指挥影响了协同动作。

叶廖缅科与许多同级将领一样，当过骑兵部队的军士。1941年末，在巴甫洛夫被撤职后，他在西方方面军任过几天司令员。尔后指挥布良斯克方面军。1941年末，在莫斯科-加里宁地区指挥第4突击集团军。他负伤后，尚未痊愈便离开莫斯科的医院，被斯大林派往东南方面军。在那里他遇上了赫鲁晓夫与戈尔多夫。他迅速地与其中的一个建立了友好关系，而与另一个的关系却很坏。戈尔多夫在从铁木辛哥手中接管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之前曾担任过第21、第64集团军的司令员。叶廖缅科说，戈尔多夫当时心惊胆战，神经高度紧张、情绪十分低沉，不过此话未必可信。戈尔多夫的部下崔可夫所作的同样有贬意的描述却大不相同。崔可夫描写他的上司专横跋扈，并时常流露出盲目的自信心。然而，有迹象表明，戈尔多夫的主要过错在于他不赞成设政委、政治委员或实行集体负责。恰好赫鲁晓夫是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政治委员，因此赫鲁晓夫与叶廖缅科串通一气决定把戈尔多夫排挤掉。这怎么能提高两个方面军的效率和密切他们的协同动作呢！

7月的后两个星期，保卢斯开始向顿河河曲以西的苏军桥头堡逼近。桥头堡的北部由科尔帕克奇指挥的苏军第62集团军扼守；南部由第64集团军扼守(暂由崔可夫指挥)；此外，还有第1、第4坦克集团军与它们配合。第1、第4坦克集团军都是从步兵部队改建的：一个原来是莫斯卡连科指挥的第38集团军，另一个是格拉西缅科指挥的第28集团军。第62、第64集团军各拥有相当于六个步兵师的兵力和若干坦克营。但是，两个坦克集团军仍在改装过程中，既未定编又未训练，坦克的数量也不够。根据斯大林7月28日签署的苏军最高统帅部命令，苏军必须坚守顿河以西的阵地，禁止继续撤退。德军第6集团军兵分两路，每路有一个装甲军与一个步兵军，从两翼合围，孤立科尔帕克奇指挥的苏军第62集团军与第1坦克集团军，把它们牵制在卡拉奇以西地区，使它背水而战。接着，被围部队又遭到冯·维特尔斯海姆指挥的第14装甲军与冯·朗格尔曼指挥的第24装甲军从侧后的进攻，切断了顿河上的退路。坦克集团军的反攻未能奏效。战斗又持续了数日。苏军还妄图破坏卡拉奇大桥，结果被迫投降了。据估计，苏军阵亡、被俘三万五千人，损失坦克近二百七十辆、火炮近六百门。德军攻势取得这一良好开端，是苏军坚守顿河西岸的命令帮了大忙。进攻的下一阶段是肃清该地直到北部锡罗亭斯卡亚附近的敌人，主要是克鲁奇金指挥的第4坦克集团军和莫斯卡连科指挥的第1近卫集团军的部分部队。8月15日，这些部队被赶过顿河，苏军又有一万三千人被俘。德军费尽心机企图夺取克烈缅斯克以南、顿河西岸苏军的桥头堡，结果都归于失败。而这个小小的桥头堡后来在德军败退时成了苏军进攻的跳板。另一方面，苏军以重兵把守顿河东岸，这说明必须在这个炎热、干燥、空旷的草原上为强渡顿河这个巨大障碍做充分

准备。

此时，在顿河以南，赫特指挥的第4装甲集团军已把特鲁番诺夫指挥的苏军第51集团军赶入卡尔玛克草原。第51集团军的抵抗此刻仍很微弱。但它在卡尔玛克草原依然对德军翼侧是个威胁。轴心国部队开始横渡阿克赛河，这条河由担任侧方警戒的崔可夫的第64集团军的三个步兵师扼守。这三个师对德军奋力反击，未能得手；而对罗马尼亚第6军的反击却卓有成效，该军已有溃败的危险，幸而它的德国联络官挽回了危局。随后，第4装甲集团军向距斯大林格勒五十英里的廷古塔发展进攻，准备沿伏尔加河西岸进逼该城。这次突击是指向背靠伏尔加河部署的苏军第64集团军与托尔布欣指挥的第57集团军的部分部队。8月5日，赫特突破斯大林格勒外围的环形防线。在廷古塔车站周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坦克战。苏军顽强抵抗，第4装甲集团军已无力继续推进，显然只好等待第6集团军渡过顿河再说。而第6集团军还在西部大约六十英里处停滞不前。

苏军最高统帅部被德军的有力进攻吓呆了，它企图坚守东南方。7月28日，它发布了“决不后退一步”的第227号命令，斯大林以适度的、甚至是同志式的口吻告诫所有部队继续撤退将给苏联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苏军在卡拉奇以西的顿河河曲大败之后，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作为最高统帅部的代表于8月12日视察斯大林格勒。此时，原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刚刚分为两个方面军，大约只有一周左右的时间，华西列夫斯基便建议恢复某种形式的统一指挥。为了便于组织协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划归东南方面军司令员指挥。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由第63、第21、第1近卫集团军、第4坦克集团军与第24、第66集团军组成；东南方面军由第62、第64、第57、第51集团军组成。戈尔多夫仍留在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戈利科夫被调离沃罗涅日方面军担任东南方面军的指挥员。戈尔多夫与戈利科夫成为叶廖缅科的副手。而无所不在的赫鲁晓夫则成为两个方面军的政治委员。8月17日后的两周内，由编余的部队组成一个新的第62集团军。第1近卫集团军、第21、第63集团军和第4坦克集团军又进行了整编，并得到大量补充。

B集团军群发动这场新攻势的直接目的是消灭顿河至伏尔加河陆桥上的三个苏军集团军；阻止敌人对该地域实施增援。保卢斯的第6集团军将在韦耳佳契跨越四座顿河大桥，然后兵分三路向东，两个装甲军分别在左右两翼、一个步兵军居中，在狭窄的正面上向斯大林格勒城推进，实施向心突击。赫特指挥的第4装甲集团军将从廷古塔以北的高地突破苏军防线，一直打到斯大林格勒以南的伏尔加河畔。到那时苏军的被围部队将全部被歼。但是，在德国人发动这场攻势前不久，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于8月20日从克烈姆斯克桥头堡以重兵向德军的北翼发动进攻，收复了一些领土，并牵制住一个军（共四个师，三个步兵师、一个装甲师）。然而，在西面，加里博尔迪指挥的意大利第8集团军的先头部队已到达，它是从南部的鲁奥夫集群调至此地占领面向北部、背靠顿河的新阵地的。因此解脱了一些德国部队。对意大利人来说，此处并非清闲之地，从8月20日起，顿河以北的科尔帕克奇的第63集团军与达尼洛夫的第21集团军开始向该地域发动试探性进攻，攻占了顿河以南，位于耶兰斯克与绥拉菲莫维奇之间的另一个桥头堡。

维特尔斯海姆指挥的第14装甲军在里希特霍芬的第4航空队强大兵力支援下于8月23日拂晓渡过顿河，迅速突破洛帕京指挥的第62集团军的防御。夜幕降临时，已向前推进五十多英里。第16装甲师已抵达斯大林格勒正北方的雷诺克。8月23、24两日，斯大林格勒遭到猛烈的轰炸，成为一片火海。城北发生了战斗。苏军的所有通信网都遭到破坏，抵抗无力、零乱，直到部队从震惊中清醒过来，军官与政治委员恢复了他们的指挥，局势才得以扭转。当与莫斯科的无线电联络沟通时，碰巧正在该城的华西列夫斯基与愤怒的斯大林进行了一次非常伤脑筋的通话，当时由于无线电联络中断，斯大林误认为该城已陷落了。据华西列夫斯基讲，这次通话给他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但是，到8月25日为止，德军第14

装甲军却毫无进展，并且伤亡惨重，被摺在一条约三十英里长、仅两英里宽的狭长走廊上，受到四面八方的攻击。油料与补给品只得由装甲输送队在夜间提供。第6集团军指望赫特指挥的第4装甲集团军从南部发起的突击会解除苏军对它的压力。但是，赫特在廷古塔以北地雷密布的敌防御地域内遇到极大的困难，此地是斯大林格勒内围防御地带的一部分，他为了利于在西面二十多英里处发动一场新的突击，只好放弃这次进攻。改变部署需要时间，直至8月31日，施韦德勒指挥的第4军与肯普夫指挥的第48装甲军，以第24装甲师为先头，切断了皮托姆尼克以南、斯大林格勒以西不到二十英里处的铁路线。迄今一直进行拚命抵抗的苏军第62、第64集团军出人意外地突然向东撤退，奉命撤至内围防御地带。尔后，德军第4装甲集团军与第6集团军于9月3日在皮托姆尼克会师。B集团军群误认为苏军撤退的企图是渡过伏尔加河退至东岸，于是试图从西部突入斯大林格勒。但是第4装甲集团军的企图未能实现，因为在别克托夫卡的翼侧高地上敌军兵力很强，第6集团军缺乏必要的兵力作这次最后的努力。由于苏军越过顿河发动的翼侧进攻把过多的德军部队牵制在斯大林格勒以西很远的地方，德军的进攻缺乏锐势，致使第4装甲集团军与第6集团军的进攻未能达成包围顿河与伏尔加河之间敌人的目标。

六十万名斯大林格勒老百姓继续撤退。当时城市本身并未构筑防御工事，但是，大火、轰炸、炮击所造成的破坏远比人工设置的障碍更为有效。斯大林格勒城的守卫者遇到的一个主要困难是，德国人很快便由空中、高地和南部的沙丘上观察到苏军在该城与伏尔加河的动向。于是白昼跨越顿河的行动和补给均在敌人的监视与火力控制之下，不久即陷于停顿。

8月末，苏军最高统帅部把朱可夫派往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部。该司令部刚从斯大林格勒迁出，移到北部伏尔加河至顿河的陆桥中央——小伊万诺夫卡。莫斯卡连科指挥的第1近卫集团军从克烈姆斯克桥头堡向东运动，与马利诺夫斯基指挥的第66集团军与科兹洛夫指挥的第24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正北方的顿河西岸集结。第66、第24集团军训练素质差，人员年龄较大，又是仓促组成。第62集团军由于伤亡惨重大约已减少到五万人，由暂兼司令员的参谋长克雷洛夫指挥。9月11日，崔可夫接替克雷洛夫任司令员。此时，斯大林格勒的防御外围收缩至伏尔加河西岸，成一狭长地带，最宽处不到十英里，最窄处约四英里。在该城以北，德国人占领了伏尔加河西岸约五英里长一段，从而隔断了北部的马利诺夫斯基的第66集团军与城内的崔可夫的第62集团军的联系。在城的正南方紧挨第62集团军配置的是舒米洛夫指挥的第64集团军。与第62集团军共同扼守该城的还有一个由萨拉耶夫指挥的内卫军一个师。萨拉耶夫兼任斯大林格勒市警备区司令。该师的主要任务是对付在德军打击下迅速溃败并向后方流窜的苏军部队，起宪兵的作用，但是不久它本身却被拖入战斗，隶属于第62集团军。显然，这一步骤引起了萨拉耶夫的不满。他作为内卫军的一名军官最初企图抗拒崔可夫的参谋长克雷洛夫下达的命令。

7、8月间，顿河与伏尔加河之间极度混乱的场面，使人联想起1941年夏季的情况。许多部队都已溃散；许多苏军军官和部队有的被遗弃、有的逃跑、有的则借故到后方去了。牵着牛、携带着农具的难民拉着长长的队伍向东朝伏尔加河渡口与桥梁缓慢地移动。他们不断遭到德国空军战斗机与俯冲轰炸机的轰炸和扫射。当崔可夫到达马玛叶夫高地新指挥所接管第62集团军时，发现其装甲部队未经批准便撤至伏尔加河以东；其炮兵部队、反坦克部队、工兵部队与装甲部队的主要指挥员和顾问（其中有些是将军官）已不知去向。崔可夫的前任第62集团军原司令员洛帕京，本来是一名有光荣历史的骑兵军士，现在却失魂落魄、处于绝望之中，而且被叶廖缅科列入伤亡人员的名单。

苏军部队的一个特点是人们很难准确地估计其作战能力。第一天逃跑的部队第二天会莫名其妙地进行最疯狂的抵抗。我们不能把原因仅仅归结为俄国人生性反复无常，轻浮多变。还应把其它因素考虑在内，例如，指挥员的更换和随之而来的指挥上的改进，对失职军官、军士的严厉处罚以及内卫军的出现

等等。此时，苏军的大部分士兵，尤其是步兵，只稍加一点训练，或根本未加训练便投入战场，所以，一遇战斗便四散奔逃。四十八小时后，苏军才消除了恐惧心理。而德军的士气却一如既往，十分高涨。这一点，叶廖缅科承认，即使在德国战俘身上也看得很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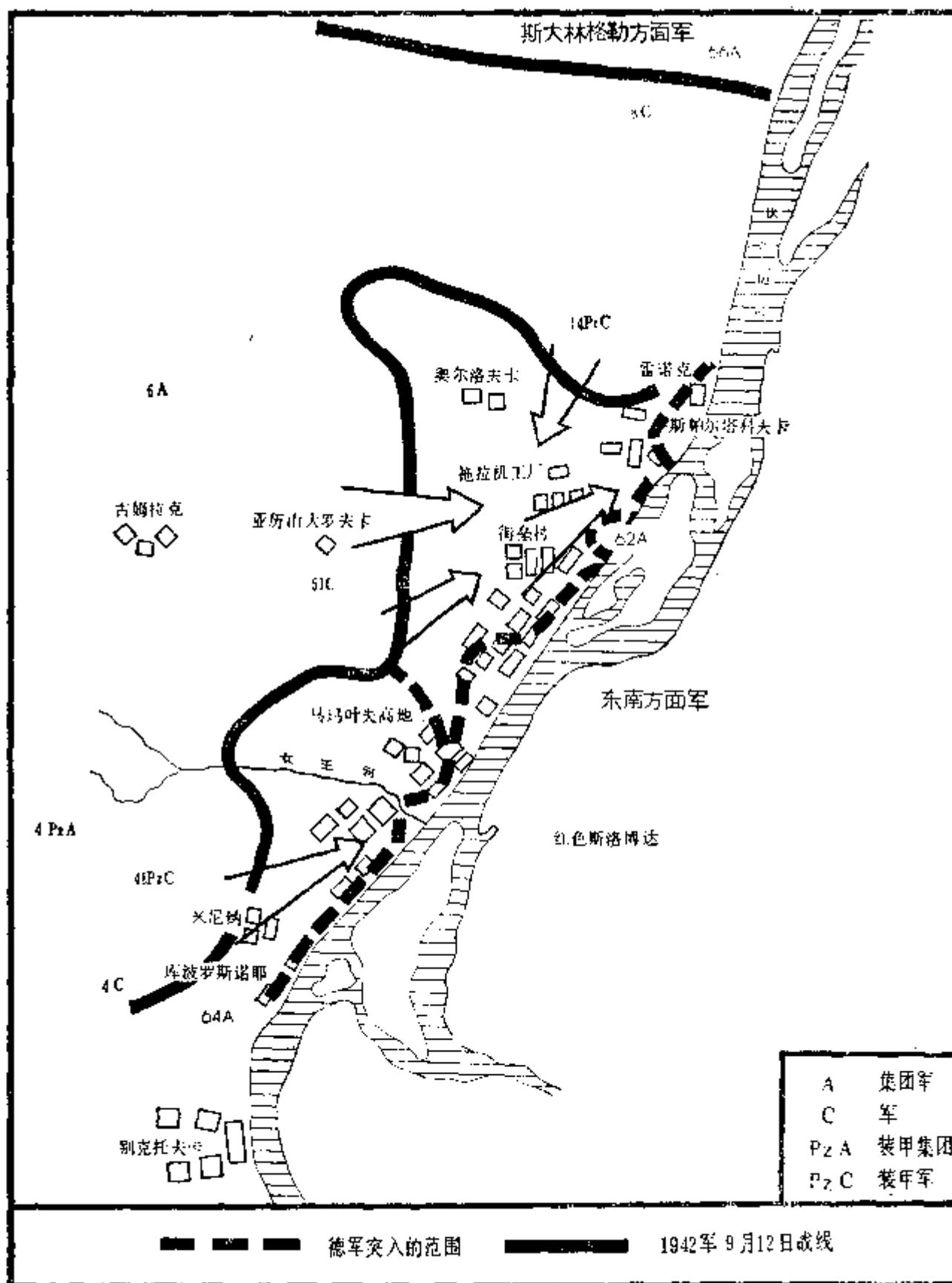
德军并没有获得苏军在斯大林格勒的伏尔加河东岸集结新的集团军的任何情报(实际上也没有集结)，但是，伏尔加区舰队在夜间渡河对第 62、第 64 集团军实施强大的增援却是无可辩驳的事实。据估计，两个集团军共拥有八个完整的步兵师，但他们能得到大量分遣队、失去建制的官兵和民兵营的加强。B 集团军群司令魏克斯认为很有必要趁敌人的兵力尚未充实及早发动进攻。9 月 7 日，第 6 集团军下辖的塞德利茨·库尔茨巴克指挥的第 51 军用两个步兵师从古姆拉克向东，即向马玛叶夫高地与市中心发动进攻。部队在一个很狭窄的正面上向前推进。在距伏尔加河仅有四英里多的路程时，德军有计划地向前推进。9 月 14 日，德军占领了中央火车站，先遣队已抵达伏尔加河畔，将守军第 62 集团军分割为二。在南面约五英里处，肯普夫的第 48 装甲军于 9 月 10 日沿第 62 与第 64 集团军的接合部向东北实施进攻。战斗之残酷是德军在战争过程中从未经历过的。每条街巷、每幢房屋、每个掩体都必须争夺。在该城东南郊的米尼纳地域内，第 48 装甲军所辖的第 24 装甲师正沿第 62 与第 64 集团军的接合部实施进攻。他们穿越星罗棋布的楼房与住宅、扫清矮树丛、跨越一道道峡谷。T34 与 T60 型坦克与火炮配置在掩体内，并进行了巧妙的伪装。但是，德国步兵却越过装甲部队无法穿越的陡峭峡谷，钻入矮树丛，开始迅速地屠杀苏军炮手。在荫蔽地内的 T34 坦克被反坦克手雷击毁。但是，第 24 装甲师终于遭到来自矮树丛的苏军步兵的有力反击，被迫后撤。然而，尽管如此，9 月 14 日，女王河以南的察里津老城还是落入德军手中。第 48 装甲军已位于伏尔加河畔，北起中央火车站以东地域，南达顿河下游的库波罗斯诺耶，并与第 51 军会师。于是，崔可夫指挥的第 62 集团军与舒米洛夫指挥的第 64 集团军完全被隔绝。第 64 集团军此时位于该城的南侧。

9 月 14 日是苏军最不幸的一天。德军飞机在伏尔加河布设水雷，斯大林格勒的老城、市中心和中央火车站均告失陷。由德国冲锋枪手组成的小组在码头巡逻。但是，德国师迟早会尝到在房屋鳞次栉比的居民区内进行巷战的真正苦头。这种近距离作战有利于防者，而给进攻部队造成极其惨重的伤亡。德军坦克、火炮和迫击炮的火力支援由于观察受到限制，并非什么时候都有效。在精确地测定空中轰炸目标方面也遇到极大的困难，特别是当守军迅速意识到越靠近德军阵地便越安全时尤为困难。德军深感兵力不足，被迫在几个十分狭窄的正面上进攻。他们所无法克服的最大困难是，在已攻占的地盘内有成群结队的苏军渗透人员趁夜间溜入后方。9 月 14 日夜，第 13 近卫步兵师横渡伏尔加河，几天之后又有两个步兵师，一个步兵旅和一个坦克旅渡河。9 月 15 日，中央火车站的战斗再次打响。翌日，车站几经易手。同时，苏军先遣队正向马玛叶夫高地发动进攻。后来，德军改变战术。他们并不死守已夺取的地盘，而是为了保持一定的机动能力，进一步缩小进攻地域，并不断地改变突击方向，但是毫无成效。9 月下半月，战斗以德军第 48 装甲军与第 51 军占领该城的南端而告结束。

里希特霍芬报告说：保卢斯心情焦虑，他于 9 月 20 日说，如不增加部队，他将无法继续前进。他与魏克斯都对 B 集团军群的翼侧安全表示怀疑，因为德军第 6 集团军与第 4 装甲集团军均位于一条绵长且暴露的突出部的顶端。除了遥远的卡尔玛克草原由德军第 16 摩托化师驻守外，B 集团军群的南翼完全暴露。当罗马尼亚第 6 军占领链条似的湖泊(靠近察察湖)附近的一块翼侧阵地时，被比它还小的苏军部队打了个惨败。这只是证实了德国人的预见：罗马尼亚军队若不编入德军指挥系统，得到德军特遣队的监督与支援，那是靠不住的。苏军对此也是明白的。尽管如此，德国人的计划中仍企图让康斯坦丁雷斯库将军指挥的罗马尼亚第 4 集团军司令部接管罗马尼亚第 6、第 7 军的指挥权，负责保卫第 4 装甲集团军的

南翼。突出部的北翼，由斯大林格勒向西直抵克烈姆斯克桥头堡一段，由三个德国军控制。这三个军谁也无法脱身去解决城内的战斗，因它们正遭到来自伏尔加河与顿河之间的陆桥和克烈姆斯克桥头堡内敌人优势兵力的进攻。保卫克烈姆斯克以西沿顿河一线的北翼的任务交给德国盟军的三个集团军。它们是杜米特雷斯库指挥的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刚开到此地)、加里博尔迪指挥的意大利第8集团军、詹内指挥的匈牙利第2集团军。意大利第8集团军在苏军渡河实施试探性进攻时已放弃了阵地。尽管德军阻止住苏军的推进，但无法拿下这个位于耶兰斯克与绥拉菲莫维奇之间的新桥头堡。

但是，希特勒企图首先攻占整个已成一片废墟的斯大林格勒老城，然后才同意清除两翼的危险地段。与此同时，B集团军群与A集团军群和德国空军一样，在一条漫长而不安全的铁路的尽头饥肠辘辘。这条铁路向西蜿蜒一千二百多英里，直抵西里西亚地区的外缘。弹药、车辆用油和飞机用油的消耗均受到严格限制。B集团军群与陆军总部已没有精良的预备队。9月末，A集团军群在高加索停滞不前。预示着冬天来临的第一场严寒不期而至。这使人们又回想起德国人去年的经历，当时，冬天使中央集团军群的战线拉得过长，始终未能抵达莫斯科。因此，比较明智的办法本应是，将A集团军群迅速地从高加索撤至罗斯托夫；如果形势需要，便制订撤离斯大林格勒、撤至卡利特瓦河与顿涅次河一线的应急计划。这样将缩短正面，而且有可能建立一支实在的预备队。然而，元首仍相信德国的军队是不可战胜的，而且不根据情报，主观臆断地认为，苏军与整个苏联正在进行垂死的挣扎。如果根据其结果来考虑，这样一场大规模的撤退将有损其个人的威信，而且会对土耳其与德国盟友的态度产生影响。这种办法，即使是权宜之计，其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10月6日，B集团军群的一项命令中强调指出，元首已经把全部占领斯大林格勒作为B集团军群的最重要的任务。命令还说，这将需要使用所有现有的部队。其他一切任务都退居二位。10月14日，元首发布一项命令，他在命令中把苏联描绘得软弱不堪；并把1942年10月的防线作为1943年德军发动新攻势的基石或跳板，决不允许从这条防线实施任何撤退。各集团军群司令直接向元首负责，保证按照命令的每项具体规定执行。



斯 大 林 格 勒  
1942年9月

图 14 斯大林格勒

在斯大林格勒地区，苏军最高统帅部再一次命令部队进行改组与更换名称。9月28日，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改称顿河方面军，扼守顿河北岸与顿河-伏尔加河之间的陆桥。罗科索夫斯基被任命为该方面军司令员。热尔托夫任军事委员会的政治委员。东南方面军再次易名为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叶廖缅科继续任方面军司令员，赫鲁晓夫任政治委员。两个方面军直属苏军最高统帅部领导。部队仍源源不断地渡过伏尔加河进入斯大林格勒，到10月初，已有六个步兵师和一个坦克旅编入崔可夫指挥的第62集团军。斯大林格勒的守军由第8航空集团军实施支援。在一个月的战斗中，第8航空集团军补充的飞机不少于一千架，主要是拉5、雅克7、佩2、伊尔2式飞机。9月初，第8航空集团军又得到新组建的第16航空集团军的加强。不过，尽管菲比希指挥的德军第8航空军在人员和装备的损失上未得到补充，加之航空汽油短缺，但在白昼依然掌握着制空权，于是它夷平了伏尔加河东岸的敌军炮阵地。这是努力的极限，夜间便由苏联空军掌握制空权，并实施有限度的轰炸。

9月末至10月上半月，德国人在斯大林格勒作了最后的努力。为了加强在斯大林格勒城内作战的部队，保卢斯拿出了最大的勇气。他开始把组织良好的新锐德国师从克烈姆斯克桥头堡与顿河、伏尔加河之间陆桥上调入斯大林格勒，而由那些在市区的瓦砾中遭到敌人痛击，一直停滞不前的部队去接它的防务。这样，又有十余个师耗尽了精力，而扼守北翼克烈姆斯克至斯大林格勒一线的德军变得愈来愈弱了。尽管火炮和迫击炮弹药不足，德军还是于9月26日开始发动了最后一次攻势。主攻方向改在第62集团军的北半部，再次由塞德利茨·库尔茨巴克的第51军实施。在战斗开始的数天内，德军仅向前推进四百码。但在10月份，第51军突入该城北部，远至拖拉机工厂与斯帕尔塔科夫卡，成效很大。经过数日休整，保卢斯重新发动进攻。10月15日夜抵达伏尔加河，开始从翼侧攻打第62集团军的北部。战斗极其激烈。德军的兵力，尤其是步兵急剧下降。在苏军方面，许多师的兵力所剩无几，只好以临时组成的战斗群为单位实施作战。他们收容掉队人员、工人分遣队和老百姓，想尽一切办法补充他们的人员。10月17日夜，又有一个师——苏军第138步兵师渡过顿河，向街垒村发动反攻。第138师打到街垒村时超过了各种支援范围，被德军孤立。这是德军的最后一次胜利。德国人的做法随之变得蠢笨起来，11月的第一周，五个受过进攻战术训练的工兵营与可以聚集在一起的某些部队为争夺市政府楼房进行了殊死的战斗。尽管战斗时断时续，这却是保卢斯及其疲惫不堪的部队所作的最后努力。

A与B集团军群自仲夏以来夺取了大片领土，但是尽管如此，元首对取得的战果并不满意，因之，他与陆军领导人及其参谋人员的关系更趋恶化。在勃劳希契被解职时，他还允许或选中哈尔德留任参谋总长。可是到了1942年，希特勒则直接掌握指挥权，独自负责制订有关东线和其它地区的作战计划和作战方案。哈尔德对这些计划、方案表示怀疑，往往不愿付诸实施。情报是作战的“血液”，而对元首来说则毫无价值，因为他只接受他愿意相信的情报，他凭空制订战略战术计划。他根本不懂逻辑推理与制订计划的基本常识，也不懂得进行力量对比，而对时间、空间和后勤学更是一窍不通。在勃劳希契和保卢斯离开陆军总部后，把往常以军事演习和图上作业来检验计划是否可行的做法取消了。在制订计划的程序中已经没有这一项内容。而元首制订计划的程序则简化成研究地图、举行一次会议或会谈，更为经常的是，突然的灵机一动再加上电话指示。元首经常往返于腊斯登堡、文尼察、柏林和伯格霍夫之间，元首不在期间，参谋总长必须在无权作出任何决定的情况下，尽最大的努力处理好东线的战事。元首向各集团军群司令下发的公文都是命令，而非指令。这些公文内容十分详细，都是硬性规定，以致完全压制了属下的主动性。希特勒不再想听任何规劝，当然更不愿听批评。他对军事领导人与参谋总部所持的病态的怀疑心已达到荒谬绝伦的地步。重要的决定，甚至至关重要的决定都是在匆忙、激动、指责、盛

怒、侮辱和无休止的唠叨的情况下作出的。军事领导人只能察颜观色迅速作出反应，并完全放弃自己的指挥作用。因此，正如施佩尔所说的，希特勒只采纳那些甚至比他本人对形势的估价持更乐观态度的人们的意见，而这类人却为数寥寥。

此后，希特勒又因整个战役的失败埋怨包克在沃罗涅日耽搁了三天。而他本人却插手每一个细节，把包克的两个装甲师调往中央集团军群，而当时沿顿河南下实际上已取得成效。希特勒坚持把第1与第4装甲集团军集结在罗斯托夫附近，这加深了他与哈尔德的矛盾。曼施泰因指挥的第11集团军保留下来的部队开往列宁格勒地区也毫无意义，这是人所共知的。顿河盆地与伏尔加河下游地区的残敌还没有肃清，利斯特就进入高加索是极为不妥的。

同时，另一个集团军群地域内的战况并未停止发展。7月5日，苏军西南方面军的三个集团军从苏希尼契地区向布良斯克发动进攻。7月末，西方方面军的右翼与加里宁方面军的左翼向尔热夫发动进攻，这两个攻势的目标都是克鲁格指挥的中央集团军群。克鲁格想动用借来的装甲师扭转尔热夫的局势，但遭到希特勒的反对。希特勒要求把它们用在苏希尼契地区。8月24日，哈尔德与元首磋商，主张把位于尔热夫北部、三面受敌的第9集团军撤出来，以缩短战线。结果是一场激烈的争吵，这预示两人关系的最后破裂。在列宁格勒地区，北方集团军群司令屈希勒尔一时失去了希特勒的宠信，而刚在克里木获得胜利的曼施泰因却成了红人，并被委以征服列宁格勒的重任，虽然元首仍旧毫不含糊地向他指示完成这项任务的具体做法。然而，8月末，苏军的沃罗涅日方面军在拉多加湖以南发动了强大的进攻。希特勒不管屈希勒尔，也忘记了列宁格勒，于9月4日亲自打电话给曼施泰因，指示他负责拉多加湖以南的作战。进攻列宁格勒的第47号指令草案已束之高阁，不了了之。

包克的事情过去了，现在轮到利斯特了。德军最高统帅部8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元首对A集团军群的情况十分不满。次日，命令利斯特去文尼察汇报情况。在那里，他受到殷勤有礼的接待。事实上，这位老谋深算、疑心颇重的元首心中十分不满。在以后的几天里，他更坚定了对其进行政治迫害的决心。利斯特的部队占领了黑海海军基地诺沃罗西斯克的一部分，但从高加索向黑海发动的进攻却收效甚微。9月7日，约德尔被派往A集团军群访问利斯特与第49山地军军长康拉德。约德尔在同日夜间返回并向希特勒报告说，他同意利斯特的判断，赋予A集团军群的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希特勒气得破口大骂，暴跳如雷。这次灾难性的飞行使元首与最高统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无法修补的裂痕。此后，约德尔再也不能享受在元首身边就餐的优遇了。元首的器量十分狭小，自此竟然拒绝与约德尔或凯特尔握手。从那时起，希特勒便在自己的幽暗、沉闷的住所里单独进餐，不再公开露面。希特勒从他的小屋里发出每日简令，不准商量讨论。两个负责记录他每句话的值班速记员也未能改变这种冰冷、拘谨的气氛。从此希特勒拒绝私下接见任何人。

约德尔在事后的措置是不值得推崇的。他认为独裁者的意志不可违拗，便又回到他繁忙的办公桌旁。此后，约德尔对作战方针上所施加的影响是有害的，他只是一味附和与助长元首的种种倒行逆施。9月9日，解除了利斯特元帅的职务。元首本人执掌了A集团军群的指挥权。他兼任这个职务一直到11月的第三周。希特勒本人与其军事幕僚之间的关系明显地恶化。形势需要进行一次彻底的清洗。凯特尔与约德尔一样，在希特勒面前失宠。风传将由凯塞林接替他的职务。据说，攻占斯大林格勒之后，将由保卢斯接替约德尔。哈尔德将被解职。

勃劳希契被解职以后，哈尔德参谋总长的地位一直在下降。1941年12月之前，陆军总部曾制订他们自己的计划呈报给希特勒，而约德尔与最高统帅部在制订主要战役计划的过程中没起多少作用，或根本

未起作用。到 1941 年年中，最高统帅部对除苏联外的所有战区向希特勒负责，然而不要忘记当时最高统帅部的所有战区，除北非和芬兰之外，都没有战事。由于勃劳希契的消失，凯特尔还是发挥了前陆军总司令的许多作用，于是，约德尔与最高统帅部便往往在元首允许的范围内干预和陆军总部有关的事务或给予毫无必要的建议。哈尔德与希特勒的关系很糟，因他俩谁也不买谁的帐。约德尔与凯特尔之间的关系一般，结果，哈尔德与最高统帅部高级幕僚之间也缺乏热诚。这位既有才干又勤勉的哈尔德在诸事顺遂时是一位忠实的执行者，但是，由于他在苏德战争爆发之后不久便对元首的军事领导能力产生怀疑，于是便成为牺牲品。看来，他曾吐露过他的怀疑，而且是少数几个敢说敢为的人中的一个。然而，希特勒既不想听任何劝告，也不要什么真才实学，他所要的是对他个人绝对的服从和盲目的忠诚。因此，他选中了蔡茨勒。

蔡茨勒最近刚晋升为陆军少将，相当于英、美军的准将。他素以精力充沛著称。原是最高统帅部的一名上校、约德尔的下属。他还是希特勒的副官施蒙特的至交。元首知道他。当蔡茨勒在 D 集团军群任参谋长时，他因在 1942 年 8 月击退英国人与加拿大人向埃普发动的进攻而出了名。希特勒表示希望找一位乐观、勇于贡献一切的参谋总长，而不是象哈尔德那样的人。他指责哈尔德是悲观主义者，是丧门星。说他总是向各集团军群散播悲观情绪。元首同意由蔡茨勒任参谋总长，施蒙特与戈林也推荐蔡茨勒接替哈尔德。于是，蔡茨勒便越过中将级，直接擢升为上将，就象约德尔一样。9 月 24 日，哈尔德下台。首先是退休，在谋杀希特勒的事件发生后，哈尔德被捕入狱，后被关入集中营。

哈尔德是一位资历深、经验丰富的上将。直至 1941 年底，他在最高统帅部与各集团军群司令官面前始终坚持自己的主张。即使元帅们也往往降尊纡贵地服从他。新任参谋总长蔡茨勒 1942 年才晋升为少将，在各集团军群司令员的心目中，他在资历、经验和威信等方面都无可取之处。他在接受职务时公开向他的参谋人员阐明，对元首的忠诚与信赖就是每日的命令。灿烂的阳光照耀着蔡茨勒，元首的其他幕僚们也效法他的榜样，约德尔甚至还希望利用其以前下属的名气捞到好处。蔡茨勒任职的结果自然降低了参谋总长一职的威信。因到那时德军已成为希特勒的私人工具，所以蔡茨勒也往往被视为希特勒的人。凯特尔与约德尔均希望蔡茨勒作为最高统帅部的一名僚属，应该默认最高统帅部有控制东线的一切权力。但他们的希望注定是要落空的，因为蔡茨勒迅速地摆脱了他们，并从约德尔软弱的个人地位中得到好处。他巧妙地废除了东线的一些双重指挥机构，并努力收回了哈尔德在前几个月中丧失在约德尔手中的权力。就他的能力而言，他可以拒绝与凯特尔和约德尔商谈和处理任何有关东线的问题和事务。他与各集团军群司令员的关系最初只是充当传声筒以及他们与元首的电话联系人。尽管他在任职的第一年博得了希特勒的宠信，但作为一名参谋总长他却是失败的。当然，在这样一位统帅的领导下肯定无人能有所成就。蔡茨勒的性格不可能完全象后来的记载中所描绘的那样强。据施佩尔说，尽管如此，他仍然是个有能力的人，尤其是一个刚强直率的人。他可以为他的观点据理力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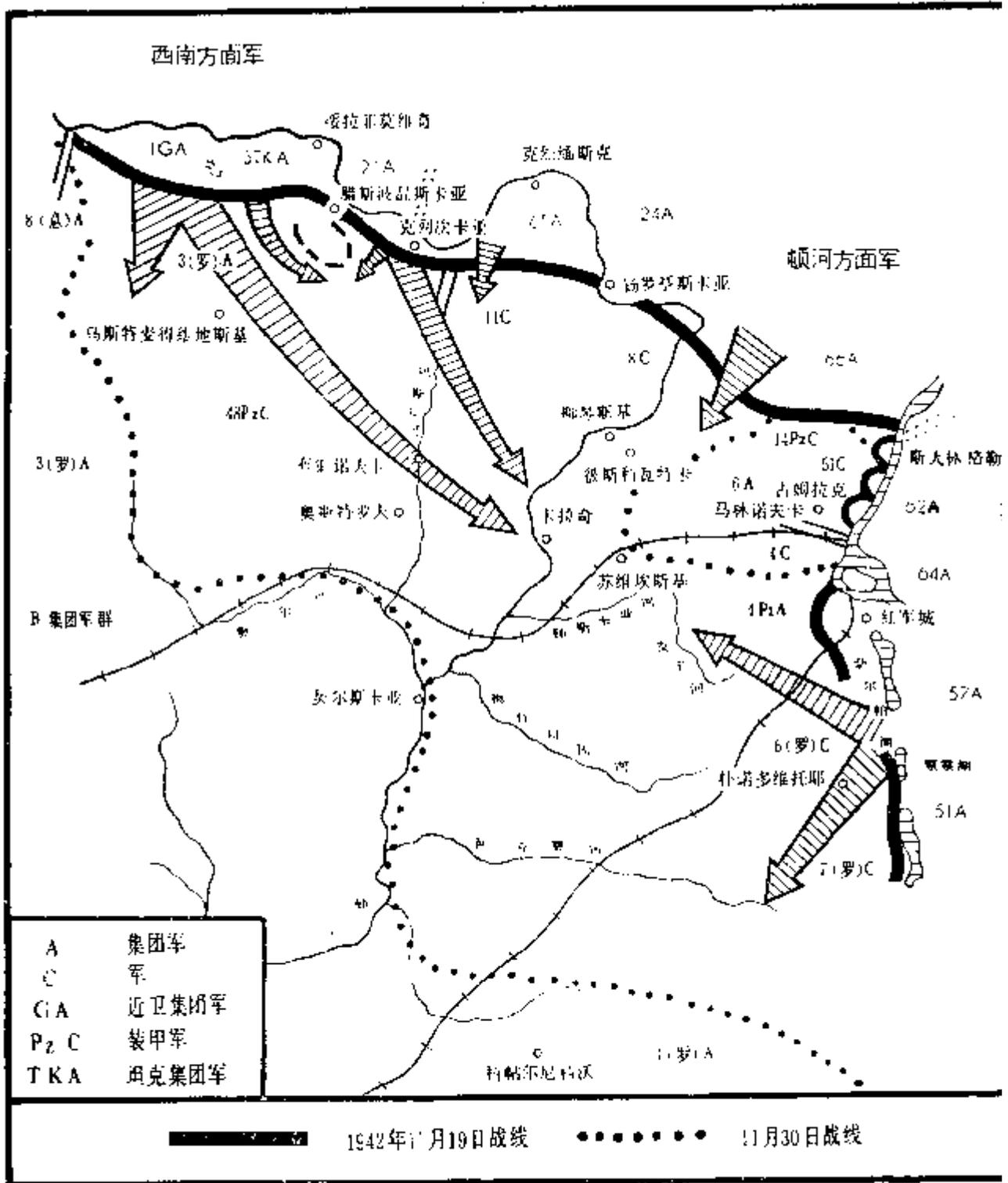
尽管德国人的命运早在 1941 年 12 月向美利坚合众国宣战时就已决定了，但在 1942 年 11 月前，英、美两个盟友的实际行动却平平常常。众所周知，它们在空海战方面是强的，并且在德国占领的西欧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牵制了大量的空军和大批的陆军。但就地面作战而言，只有英国夺取了一块很小的地盘。11 月 2 日传来了英国人在阿拉曼获胜的消息。蒙哥马利在此打败了一支由四个德国师和八个意大利师组成的部队，但是轴心国部队仅损失四万人，其中德国人约占三分之一。几天后又传来了英、美军在法属北非登陆的消息。消息传到希特勒那里时，他正在慕尼黑的啤酒馆里对他的纳粹老党员发表演说。当时，只有德军封锁了伏尔加河的交通尚可吹擂一番，此外，再也没有可夸耀的了。及至 1942 年 11 月，尽管希特勒对欧洲的西海岸放心不下、有不祥的预兆，但英美两国军队的陆战能力仍未引起腊斯登堡的

重视。因此，英军在阿拉曼的胜利与英、美军在北非的登陆对德军最高统帅部只是个令人不快的消息，而对德国公众则是个震动。因为在德国公众中纳粹宣传部与新闻界过分地夸大了隆美尔与非洲军团的辉煌战绩与重要性。因此，在德国公众及其盟国的眼中，德军的失利反倒使这种宣传起到了反作用。然而，宣传和它所产生的结果是很难赢得战争的。阿拉曼之役的真正价值还在于它带来了六个月后突尼斯之役的胜利。这场胜利的规模几乎堪与斯大林格勒之役相提并论。

## 第二十章 德军在斯大林格勒的失败

斯大林十分焦虑地注视着斯大林格勒战局的发展。由于他收到这座废墟城市的情报越来越多，因而经常催促叶廖缅科派部队渡过顿河，在更近的距离上支援崔可夫。从9月初就开始在莫斯科拟制实施大规模反攻的计划纲要。最高统帅部把华西列夫斯基、沃罗诺夫、朱可夫派往方面军和集团军去研究现场的情况，阐明实施一场进攻的依据。坚持实行了严格的保密措施。反攻初期，方面军还不了解有关这次计划或企图的任何消息。出了莫斯科的最高统帅部，反攻计划既不准抄写也不准标在图上，更不准在无线电通讯或电话上提及此事。所有安排均由苏军最高统帅部的代表在巡视期间进行口头传达，在莫斯科，代表们飞进又飞出。直至10月初，方面军的参谋们才参与拟订作战计划。

这次大反攻的代号是“乌拉纽斯”。苏军设想由两路装甲部队实施主要突击，达成两翼合围：一路由北向西南，即从克列次卡亚与顿河的桥头堡绥拉菲莫绍奇发动进攻；另一路从斯大林格勒以南的察察地域与萨尔帕湖向北发动进攻。两路部队在顿河河畔的卡拉奇地域会师。突击的目的在于孤立德军第6集团军与第4装甲集团军据守的大突出部。苏军企图把这两只铁拳打在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和德军第4装甲集团军所属的罗马尼亚军的几个军身上。这是因为它们的战斗力比德军要弱得多，并且士气低落，逃亡率比较高。从南部发动的突击将由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所辖的特鲁番诺夫的第51集团军、托尔布欣的第57集团军、舒米洛夫的第64集团军以及第4与第13机械化军和第4骑兵军等机动部队从萨尔帕湖以东的桥头堡直插德军第4装甲集团军的阵地；北部的突击将由罗科索夫斯基指挥的顿河方面军与新组建的西南方面军实施。西南方面军于10月29日被部署在沃罗涅日方面军与顿河方面军之间。这个新组建的方面军司令部，打个比喻来说，是以莫斯卡连科指挥的原第1近卫集团军司令部的一条“肋骨”建成的。由从沃罗涅日方面军调来的瓦杜丁担任司令员，从顿河方面军调来的热尔托夫担任政治委员。其余的参谋人员是从其他方面军抽调的。在北部发动的突击，西南方面军所担负的任务比顿河方面军重。顿河方面军由扎多夫的第66集团军、加拉宁的第24集团军和巴托夫的第65集团军组成。西南方面军则由列柳申科的新建第1近卫集团军、奇斯佳科夫的第21集团军、大批装甲部队组成的第5坦克集团军、第3近卫骑兵军和第4坦克军组成。罗曼年科指挥的第5坦克集团军是由第1坦克军、第26坦克军、第8骑兵军和六个步兵师组成的混合集团军。它已奉命从沃罗涅日地域向南运动。



## 苏军在斯大林格勒的反攻 1942年11月

图 15 苏军在斯大林格勒的反攻

与此同时，将军们正在莫斯科与伏尔加河和顿河之间往返飞行。西南方面军与顿河方面军实施进攻的准备工作交由朱可夫完成；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准备工作交给华西列夫斯基完成。制订计划的大部分

工作并不是在大本营冷冷清清的气氛中完成的，而是在主攻方向上的集团军战术司令部与前进观察所中完成的，往往距前方支撑点只有一千码左右。他们满意地观察到，罗马尼亚军的防御工事构筑粗劣，纵深只有三至五英里。在该地域内未发现德军的预备队，也未发现变换部署的迹象。即将集结在斯大林格勒地区与顿河地区的苏军(包括已配置的部队)总计一百多万人，有一万三千五百门火炮或迫击炮和一百多个火箭炮连进行火力支援。这一百多万军队中有四个坦克军、三个机械化军、十四个坦克旅和大批的独立坦克团。如此庞大的部队在这片无遮无掩的草原上实施运动、集结和荫蔽，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和心血，尤其是秋天道路泥泞使车辆的行驶极为困难，顿河与伏尔加河河水上涨，水流湍急，因此渡过伏尔加河需要四个小时，而往常只需要四十分钟。苏军在萨拉托夫与阿斯特拉罕之间建立的新渡场不少于五十个。每个渡场都使用几条渡船。参加这次作战的六个空军集团军千方百计地阻止德国人在苏军地域的上空实施侦察。所有的行动都在夜间进行。强令保持无线电静默。在攻势即将发起之前，各部队的主要无线电通信网仍留在原地继续工作，因此德军的无线电截收部队对苏军变换部署一无所知。经常使用的运输线是伏尔加河，异乎寻常地使用东南铁路与梁赞至乌拉尔的铁路则是迅速秘密集结部队的一项最有效的方法。这些铁路的运输量长期以来一直保持在最大限度，到部队集结的最后阶段，集中了大量车厢，采用单向行驶的办法，把所有的部队源源不断地运到前方。信号系统已无人理睬！列车高速驶往西南方向，直奔前线，列车的密度是由手携提灯的铁路人员调节。他们在各条线路上每隔十二分钟放行一列军车。

10月份向各方面军司令员传达了最高统帅部的计划草案，并把他们对计划草案的意见上报莫斯科。11月3日，朱可夫、瓦杜丁与沃罗诺夫、诺维科夫、戈洛万诺夫、费多连科在第5坦克集团军司令部召见了该方面军师以上各级指挥员，并进行了讨论。次日又召见了顿河方面军各级指挥员。11月10日在第57集团军的司令部里又为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兵团指挥员进行了慰问。但是直至11月18日夜尚未向部队下达任何命令，18日夜是反攻的前夜。

11月11日，斯大林对苏联空军能否支援这场大规模的作战表示担心。他认为此事十分重要，甚至建议，如果诺维科夫没有把握能完成所有的任务，就推迟发动反攻的时间。

11月17日，朱可夫离开斯大林格勒地区，被调往加里宁方面军与西方方面军，负责协调它们向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发动的进攻，以牵制敌人的机动预备队。华西列夫斯基仍留在斯大林格勒，负责协调三个方面军的作战。11月17日离进攻发起时间还不到四十八小时，华西列夫斯基向斯大林作每日例行的电话汇报时得悉他必须去莫斯科出席第二天召开的国防会议，对这个命令，他感到十分惊讶。正如华西列夫斯基后来所叙述的，这个事件是干扰苏军执行任务的一个明证。原来第4机械化军军长沃尔斯基曾写信给斯大林(斯大林是这样说的)，反映进攻的准备工作不充分，进攻注定要失败。斯大林与国防委员会希望得到某种保证，华西列夫斯基断言不应以任何理由推迟进攻的时间。因此，斯大林当即便打电话给沃尔斯基。使华西列夫斯基吃惊的是，斯大林向这位第4机械化军军长讲了几句体贴和抚慰的话，尔后又向华西列夫斯基下达一项简令，命令他密切注视第4机械化军的动向，并亲自向他本人汇报。这样，内务人民委员部与陆军政治部本来就被怂恿着互相打小报告，这一次，无疑更要报告双方面的情况了。

在卡拉奇突出部内的保卢斯，忠实地执行希特勒10月14日发布的命令，在伏尔加河附近进行苦战，第4装甲集团军与第6集团军的二十个德国师全部在苏联所选定的突击方向的东侧。一半以上的部队是在斯大林格勒地区作战。百分之四十的营疲惫不堪，甚至可以认为它们已无法继续作战。另外，这些师直属部队缺乏运送大部分火炮与重型装备的工具，因为在荒芜的伏尔加河河滩上难以寻觅饲料，许多骡马已撤至顿河以西。

德军战后的资料说，苏军的反攻是意料中事。苏联的历史学家常以此为笑谈。莫斯科喜欢把这场攻势描绘成完全出敌不意的杰作。事实上，德国人预料到了这场攻势，但是德军最高统帅部与保卢斯一点儿也没有料到苏军会用多少兵力来发动进攻。

格赖纳与瓦尔利蒙特都谈到苏联国内战争时期老察里津地图的事，据说是由哈尔德绘制的。他们还谈到8月28日戈林在文尼察召开的简况汇报会上宣读里希特霍芬的空中侦察报告的事。报告中说，在顿河以北没有苏军集结的迹象。保卢斯、哈尔德，甚至希特勒本人都十分清楚，德军北翼沿顿河的防御很薄弱。但是，A集团军群若不从高加索撤退，北翼就无法得到德军的加强。8月末和9月初，哈尔德显然有些担心，因为意大利人难以阻止苏军向顿河发动进攻。他把一个德国步兵师配置在意大利第8集团军的后面充当预备队。元首对这一威胁也特别担心。9月份，第6集团军在伏尔加河、顿河陆桥与顿河河曲的三个军也受到戈尔多夫指挥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巨大压力，哈尔德在日记里详细地记述了这一情况。但是，他是否对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地域也十分担心，就未写入日记。9月24日，即他被解职的那一天，他在日记中记下了这样一项决定：第48装甲军中凡不参加斯大林格勒作战的部队将用以支援配置在顿河的部队。

杜米特雷斯库指挥的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用八个步兵师和两个骑兵师控制着约一百英里长的地域。由德军第11军担任右翼；意大利第8集团军担任左翼。罗军对坦克的防御是以德军淘汰的37毫米火炮为主体。而用这种火炮对付苏军的KV型坦克与T34型坦克毫无用处。杜米特雷斯库注意到苏军兵力的加强，遂提议由德国人与罗马尼亚人实施一次联合进攻，摧毁绥拉菲莫维奇桥头堡，把俄国人赶回顿河以北。但是，在攻克斯大林格勒之前，德军已无能为力了。到10月末，罗马尼亚人从俘虏和叛逃人员口中获得一些情报，他们的心情变得特别紧张。其实这些情报并未令人信服地表明进攻已迫在眉睫。11月1日，冬天随着浓雾、大雪和雷雨一起降临到大地。空中能见度很低。到本月第二周，德国空军才发现苏军准备向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发动进攻的迹象。11月12日，里希特霍芬注意到苏军开始把火炮配置在已挖好的掩体内。另一个使人不安的征候是顿河以北的苏联空军突然增加。10月份和11月初，里希特霍芬被迫将主要精力从斯大林格勒转向杜米特雷斯库的罗马尼亚军队当面的地域。除了局部地域外，空中优势开始从德军第8航空军转到敌人的四个航空集团军一边。德军第8航空军的飞机只剩四百架，而根据确切的估计，敌空军集团军的全部兵力约有一千二百架第一线飞机。

11月6日，东线外军处的格伦撰写了一份非结论性的情况报告，提请人们注意敌人的集结，其目的可能是直接针对B集团军群或中央集团军群的。11月12日，格伦又写了一份更具体的敌情判断报告。他特别提到敌人在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方向上的集结情况，并得出结论：敌人即将渡过顿河发动一场旨在孤立斯大林格勒的进攻战。苏军可能威胁德军的一翼，并迫使德军撤离斯大林格勒，除此之外，它是否有足够的兵力采取更大的行动，格伦是有些怀疑的。至于德军在斯大林格勒以南的那一翼是否会受到威胁，格伦似乎并没有考虑。

轴心国阵地的南翼尤其复杂。希特勒企图组建一支由安东奈斯库元帅指挥的顿河集团军群，把罗马尼亚第3、第4集团军与德军第6集团军编入这个集群。一个临时由豪费和斯蒂弗莱领导的德罗委员会已在罗斯托夫开始工作，准备就这个新司令部的职能与组成达成协议。豪费是德国派往罗马尼亚的军事代表团团长，斯蒂弗莱是罗马尼亚参谋总长。此时，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自然仍在顿河河畔未动。但是，康斯坦丁内斯库指挥的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司令部是刚刚赶到科帖尔尼科沃地域的，指挥工作尚未展开。通往斯大林格勒的南部通道与德军在南部草原的翼侧，事实上仍由赫特指挥的第4装甲集团军负责掩护。这个装甲集团军有名无实，它连一个装甲师都没有，只编有耶内克指挥的德军第4军与担任南翼的罗马

尼亚第 6 军。德军第 4 军由一个罗马尼亚步兵师与两个配置在斯大林格勒正南方的德国步兵师组成。罗马尼亚第 7 军远远地配置在南方的萨尔帕湖地区。加在一起，赫特共有两个德国步兵师和五个罗马尼亚步兵师。另有两个罗马尼亚骑兵师和德国第 29 机械化师担任集团军的预备队。赫特的部队控制着将近一百英里宽的地域：北起伏尔加河畔的红军城南，沿萨尔帕湖西侧向南至卡尔玛克草原。德军第 16 机械化师竭力保持着 A、B 集团军群之间的联系。

魏克斯集团军群的预备队极少，德军第 298 步兵师配置在该集团军群的左翼、意大利第 8 集团军的后方；第 29 机械化步兵师配置在其右翼，负责支援第 4 装甲集团军。海姆指挥的第 48 装甲军编成内有装备捷克坦克的罗马尼亚第 1 装甲师和人员缺额甚多、至今未交好运的第 22 装甲师。11 月 10 日，该军奉命配置在罗马尼亚第 3 集团军遭受威胁的地域的后方。海姆对这两支部队的状况有许多极不满意之处要报告魏克斯。希特勒曾许诺把第 6 装甲师和另外两个德国步兵师，调给第 48 装甲军。但由于这三个师是从法国抽调的，它们在 12 月之前是不可能赶到了。如果用铁路运输，肯定要影响补给品的前送。仅运输补给品一项，铁路系统的工作已过于繁重了。第 48 装甲军，亦称 H(海姆)装甲军，实际上并不归魏克斯指挥。魏克斯必须经元首同意才能动用它。

1942 年 11 月间，情况变得空前的明朗，德国人长期以来握有的主动权即将易手。希特勒是德国的首脑，全体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德国陆军在所有海外战区的司令，在苏联的战地指挥官。在列宁格勒以南，他成功地把敌人牵制在沃耳霍夫，他等待苏军发动下一场攻势，但还不能确定这场攻势是针对意大利第 8 集团军还是克鲁格指挥的中央集团军群。他仍旧兼任 A 集团军群司令，从相距近一千英里远的文尼察对 A 集团军群进行指挥，因为利斯特被撤之后还未任命新的司令官。10 月末，元首离开文尼察，返回德国，准备他将于 11 月第二周在慕尼黑发表的纳粹党演说。在那里，正如前面所详述的，他将面临一连串的危机。隆美尔从埃及败退出来，11 月 8 日，他又接到英、美军在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登陆的消息。需要立即采取对策。首先是武装占领维希法国，其次是在突尼斯建立一个桥头堡。同时，尽量使斯大林格勒和东线的局势好转。苏军发动反攻时，元首正在巴伐利亚，没有他的事先同意是不能采取任何相应措施的。11 月 17 日，他亲自口述了一份电报，要求逐字地传达给在斯大林格勒的所有团长。告诉他们他了解他们的兵力太少，但俄国人的情况更坏。因此，他希望所有团长能全力以赴把进攻进行到底。

11 月 19 日晨，瓦杜丁指挥的西南方面军和罗科索夫斯基指挥的顿河方面军向杜米特雷斯库指挥的罗马尼亚第 3 集团军发动进攻。据德国人估计，苏军兵力约有四十个步兵师。猛烈的炮火准备持续到九点钟，之后，火力延伸，步兵开始冲击，坦克越过冰冻坚实的地面进行支援。

瓦杜丁指挥的西南方面军将在反攻中担任主力。由列柳申科的第 1 近卫集团军与罗曼年科的第 5 坦克集团军从绥拉菲莫维奇发动主攻；由奇斯佳可夫的第 21 集团军从绥拉菲莫维奇以东约三十或四十英里的克列次卡亚地域发动助攻。两路部队的突击目标都是顿河的卡拉奇大桥。这座桥距苏军的进攻出发地约一百英里，东距斯大林格勒约五十英里。另一路助攻部队是巴托夫的第 65 集团军。它从罗科索夫斯基顿河方面军的右翼向东南进攻，任务是切断罗马尼亚军与德军第 11 军的联系并孤立这个小小的顿河河曲内的德军。

杜米特雷斯库指挥的罗马尼亚第 3 集团军在压倒一切的优势兵力的进攻下开始崩溃，尽管许多被围部队仍坚决继续作战。苏军的装甲突击部队在搭乘坦克前进的步兵的支援下迅速地插入敌后方地域。B 集团军群误认为奇斯佳可夫的第 21 集团军与巴托夫的第 65 集团军从克列次卡亚地域发动的进攻是主攻，因此，企图用第 6 集团军的部分机动预备队——第 14 装甲师堵住突破口，阻止苏军突向纵深。元首无可

奈何，勉强同意让海姆指挥的第 48 装甲军参加战斗。于是这个军也奉命向东北方的克列次卡亚方向推进。但就在进攻发起之前，它又一次奉命转向西北方，对付由罗曼年科指挥的苏军第 5 坦克集团军发动的更强大的突击。11 月 20 日，第 48 装甲军鲁莽地闯入罗曼年科集团军的第 1 坦克军的阵地，在乌斯特麦得维地斯基周围经过激烈的战斗败下阵来。罗马尼亚装甲师与第 48 装甲军的联系被切断了。然后，该军奉命撤退，但这项命令又被元首发布的另一项命令冲掉了。元首命令第 48 装甲军向西北方向开进，解救被围困在腊斯波品斯卡亚附近由拉斯卡将军指挥的罗马尼亚军队。此后，它遇到更多的苏军坦克，深陷敌阵。

就在苏军发动反攻的第一天，B 集团军群即刻领略到敌人进攻来势之猛，遂命令保卢斯停止斯大林格勒市区的战斗，准备撤回一些机动部队，对付其左后方的威胁。在下达这项命令之后，立刻又产生了第二种想法，即是否应将第 6 集团军全部从斯大林格勒撤至西部。当时希特勒正在他遥远的巴伐利亚，在贝希特斯加登的伯格霍夫的住宅里用电话指挥这场作战。他对撤退第 6 集团军的建议十分生气，指示大家保持镇定，扼守阵地，坚持到第 48 装甲军完成任务。显然，他对第 48 装甲军寄予很大的希望。

保卢斯亲自指挥三个装甲师——第 14、第 16、第 24 装甲师。但每师的战斗实力均不超过六十辆坦克。这三个师为了努力阻止苏军第 5 坦克集团军的前进，掉过头来，横渡顿河向西运动。胡贝的第 14 装甲军司令部也跟踪而至，并负责指挥。11 月 19 日夜撤出了这些装甲部队，有些是从斯大林格勒地区撤出的。但是，撤退是一点一点进行的，因为寻找开动坦克的燃料极其困难，即使有油料，加油本身又耗费时间，结果这些坦克是以零散的、不完整的、秩序紊乱的小部队为单位赶抵顿河西岸的。大部分兵力仍留在斯大林格勒，或正在向顿河前进。第 14 装甲师的部队已开始向克列次卡亚发动那个倒霉的突击。第 24 装甲师的特遣队也跨越卡拉奇大桥，向布集诺夫卡运动，企图与第 14 装甲师的部分部队会师，但它无法达到目的。其兵力最后只剩下两个战斗力薄弱的装甲营（由一名中校统一指挥）和一些装甲车、一个炮兵特遣队，还有一些反坦克炮和高炮。没有一个步兵，因他们都被甩在后面。为了弥补这方面的缺陷，师的参谋人员开始从被遗弃在这个地区的后勤设施中搜寻携带枪枝的人员。但是，搜罗到的驾驶员、文书和行李管理员很难起到装甲护卫兵的作用。

11 月 21 日拂晓，罗曼年科指挥的第 5 坦克集团军庞大的坦克、摩托化步兵与骑兵纵队从地平线上迎面而来，迅速摧毁马亚洛夫村中一个由德军野战面包连驻守的前哨。第 24 装甲师发现它的部队已投入战斗，该师的混编坦克营正向前进行冲击，并取得了一些成效，给苏军骑兵造成严重伤亡，还摧毁了大量的敌军坦克。可是其后果却是毋庸置疑的，因为没有步兵，德军坦克无法扼守阵地，不补充燃料，坦克就无法继续行动。大量的苏军部队绕过德军两翼飞驰而去，显然是想夺取卡拉奇大桥。德军的坦克乘员意外地发现，苏军摩托化步兵能熟练地支援坦克，这是在此次战争中从未出现过的现象。在五天的战斗中，第 24 装甲师在缺乏弹药、燃料，口粮只有一半，遭受伤亡一百五十人这样惨重损失的情况下，宣称摧毁敌坦克四十辆，消灭骑兵约四百名。11 月 22 日，第 5 坦克集团军已到达距出发地约六十英里处距卡拉奇不到二十五英里的利斯卡河。同日夜，苏军的一支摩托化分遣队从奥斯特罗夫向卡拉奇运动，以奇袭攻占了德国人扼守的顿河大桥。分遣队指挥官是菲利波夫中校，因他的功绩卓著，后来荣膺“苏联英雄”称号。胡贝指挥的第 14 装甲军最后退至顿河以东，凭借彼斯科瓦特卡附近的柳琴斯基大桥据守，尽管顿河此时已结冰了。

与此同时，在斯大林格勒以南，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准备于 11 月 20 日晨向罗马尼亚第 6 军发动进攻。苏军的指挥与控制系统与西方国家的军队完全不同。它不是用地图、无线电台与联络军官指挥进攻，而是所有的高级指挥官甚至方面军司令员都在能观察到敌人的高地上设立作战指挥所。这意味着，在主攻

方向上，团长、师长、集团军司令和方面军司令将在距前方支撑点一二千码的距离上观察战况的发展。每个指挥官都由他的随身参谋、信号兵、传令兵、文书以及炮兵指挥官与主要兵种指挥官陪同。另外，方面军司令员还有一部与莫斯科和斯大林联系的电话或短波无线电话。

在苏军第 57 集团军的地境内，有一座高出伏尔加河水平面约三百英尺的小山丘，上面开设了一个指挥所，从这里可以俯视荒漠的草原。叶廖缅科就在这个指挥所里等候上午八时的进攻。七时三十分，浓雾茫茫，不得不将 8 时推迟一小时。一小时后，能见度仍低于二百码。无奈，只好把进攻时间再顺延一小时。与此同时，步兵、炮兵都严阵以待在严寒中静静地等待。但是，莫斯科最高统帅部的参谋军官们却不同，他们愈来愈急切地想知道进攻推迟的原因。九时二十分，雾开始消散，炮兵奉命于十时开始炮击。

炮兵火力的安排和攻势发起的信号都是标准的苏联式的，苏联人有意使其简明扼要，即使智力最差的士兵也能明白无误。十时，人人都能耳闻目睹的卡秋莎火箭炮首次齐射，标志着炮火准备的开始。第二次齐射则标志着炮击完毕，步兵与坦克随后发起冲击。叶廖缅科认为，所有官兵都明了这一点。但在十时，第一次齐射后，却使叶廖缅科大吃一惊，他听见戈里高利维奇·鲁什基上校大喊一声“乌拉”，便意识到这位上校根本没领会他的命令。他眼看着第 143 海军陆战旅正跃出射击掩体，向罗马尼亚人的堑壕蜂拥而去。叶廖缅科真是名不虚传，他迅速地制止炮击，命令第 13 机械化军尾随勇敢的鲁什基发起冲击。这件事本身似乎可以说明苏军的训练与通讯状况有了很大的改进。

在南部，特鲁番诺夫指挥的第 51 集团军未受到雾的干扰，在九十分钟之前便向驻守在朴诺多维托耶的罗马尼亚第 1、第 18 师发动进攻。舒米洛夫的第 64 集团军的左翼迟至中午，待有足够的火炮对它实施支援时才发动进攻。罗马尼亚第 6 军已溃散。正如苏军的资料中所记载的，它好象一群乌合之众，到处逃窜。第 4、第 13 机械化军继续向西北方向的卡拉奇快速推进，而第 51 集团军与第 4 骑兵军则向西南方向的阿克赛河与顿河下游运动。据一位目击现场的德国军官供述，实际上苏军的推进毫无阻挡。恐慌迅即蔓延到后方地域。许多罗马尼亚军官甩掉士兵，乘机动车逃走。罗马尼亚士兵有的乘机抢劫财物，有的则丢弃武器，驱赶着成群的牲畜逃越荒野。在阵地纵深内构筑的防御工事和储备的补给品根本没有动用。只有罗马尼亚骑兵临危不乱，毫不示弱。在后方地域，德国人也遭到一些非难，尤其是主管民用补给与军械的官员。冬装仓库被破坏，武器库无人管理，临时燃料库被火焚毁，由于缺乏油料，车辆被丢弃在沿途。满载私人财物的卡车向北方全速行驶，官员们站在脚踏板上，紧紧地贴着车门。与此同时，苏军在前卫的掩护下，沿着道路持续向前推进。据我们的目击者说，苏军前卫一路未遇抵抗，直至进抵马林诺夫卡附近，才同德军一个战地救护连遭遇受阻。这个连是为了保全自己与伤病员的宝贵生命而战斗的。在这种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康斯坦丁内斯库的罗马尼亚第 4 集团军于 11 月 21 日才满心不快地承担了指挥罗马尼亚第 6、第 7 军的任务。

11 月 23 日，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先头部队——沃尔斯基指挥的第 4 机械化军在苏维埃斯基附近与第 5 坦克集团军会师。苏维埃斯基位于斯大林格勒通往西部的铁路干线上，在卡拉奇东南方约十二英里处。两军会师后，德军第 6 集团军之全部与第 4 装甲集团军之一部与外界的陆路联系便全部断绝了。苏军完成整个合围的时间还不到四天。只有罗科索夫斯基指挥的顿河方面军的北部，由于巴托夫指挥的第 65 集团军遭到施特雷克尔指挥的德军第 11 军的抵抗，进展缓慢。再向西，在原绥拉菲莫维奇桥头堡当面，拉斯卡将军与罗马尼亚第 4、第 5 军的部分部队依然在重围之中，罗马尼亚人已大批大批地投降，希特勒不顾 B 集团军群的意愿，坚持要把第 48 装甲军再次投入战斗。不过，这次就没有罗马尼亚的装甲师一同行动了。进攻未能得手，反而被围。但在 B 集团军群的指导下，第 48 装甲军突破包围圈撤向契尔河以西。

于是，希特勒下令逮捕了军长海姆中将。这位军长曾任过保卢斯的参谋长和第14装甲师师长，最终竟然被屈辱地革职监禁。

在契尔河防线的顿河河曲内，B集团军群司令魏克斯企图建立一支预备队，以阻止苏军向西运动。当时，唯一可使用的部队是第48装甲军（它只有兵力十分薄弱的第22装甲师）和17军军长霍利德特指挥的一个仓促组建的集群组成。该集群下辖德军第298步兵师、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已撤出的各师的残部和另外三个完整的罗马尼亚师，以后还会得到德军第62步兵师的加强。

11月19日、20日，元首的司令部一片混乱。希特勒本人神经紧张，方寸已乱，茫然不知所措，蔡茨勒与陆军总部未提出任何明确的建议。唯有约德尔提出一项合理的建议，就是把整个战局交给魏克斯去处置，结果被拒绝了。

在苏军实施突贯时，保卢斯指挥的第6集团军司令部正位于顿河河畔的格鲁宾斯卡亚，距卡拉奇不远。11月21日中午，它被迫匆忙向南转移到上契尔斯卡亚的顿河大桥（位于契尔河河口）附近的一个预备地点。这天夜里，接到元首发来的一封电报，命令第6集团军准备实施环形防御，并指示保卢斯及其司令部返回斯大林格勒地区。赫特指挥的第4装甲集团军司令部于11月22日返回契尔河地域，仍滞留在斯大林格勒的耶内克的德军第4军被转隶给第6集团军。赫特本人显然对罗马尼亚军队的位置和状况一无所知。保卢斯于11月22日下午与赫特会了一面，然后，便启程飞往其司令部的新驻地——古姆拉克飞机场。同一天的夜里，保卢斯向魏克斯发报，告诉他弹药与油料补给已成当务之急，第6集团军仅剩六天的口粮。他提出，要设法守住伏尔加河与顿河之间的地域，必须将足够的补给品运进斯大林格勒。但是，如果他守不住罗马尼亚军队留下的缺口以南的阵地，便要求有机断处置的权力，向西南方向突围。

据说，开始，B集团军群对危及第6集团军的这场灾难未能作出正确的判断。但是，到11月23日，当魏克斯向腊斯登堡报告，空中补给连第6集团军十分之一的需要量都不能满足时，无疑，B集团军群已完全了解了实际情况。鉴于12月10日以前不可能前往救援，加以第6集团军的补给情况极差，魏克斯想让保卢斯迅速突围，尽管他知道，这样做会遭到很大的损失，尤其是装备的损失会更大。他认为这总比饿死为好。这一天，保卢斯一直与其所有的德国军保持联系，其中只有一个军不断地遭到进攻。所有军长都同意，当前的处境只有放弃斯大林格勒阵地，向西南方向突围才是出路。那天夜间，保卢斯在得到魏克斯的同意之后，以个人名义向希特勒拍发了一封电报，要求获得机断处置的权力，并指出只有集结部队向西南方向撤退才能拯救第6集团军。火炮与反坦克武器的大部分弹药已消耗殆尽，许多炮连已根本没有弹药。只有迅速地采取行动方能预防第6集团军的早日覆没。这封在被围当天夜间发出的电报明确地说明了德军的处境，而且对这样险恶的局面再也不能掉以轻心了。

蔡茨勒后来说，他当时坚决支持保卢斯与魏克斯的意见。事实上，他的确这样做了，尽管不知道他是否用了象他曾描述过的那样激烈的措辞。据他讲，希特勒11月23日曾原则上同意实施突围，而且把突围的意旨已然口头下达给B集团军群参谋长佐登施特恩。蔡茨勒说，后来凯特尔和约德尔提出建议，说保卢斯应留在伏尔加河，准备来年春季发动新的攻势，因此希特勒又反悔了。于是蔡茨勒大骂凯特尔与约德尔，说他们专拣元首爱听的说。他们可能提过这样的意见。不过元首本人也大吹大擂地当众说过要留在伏尔加河，因此，保卢斯、魏克斯或蔡茨勒所说的一切不可能对他产生丝毫影响。

第6集团军的命运取决于元首的决定以及他的将领们是否愿意服从他。保卢斯本人个性不强，优柔寡断。他与参谋长阿图尔·施密特的关系尚可，但不亲密。两人相比，施密特的个性要比保卢斯强得多，他在苏联被囚禁期间的表现可以证实。五个军长都反对希特勒要他们留在斯大林格勒的决定。但是，其

中四个表示无条件服从留下的命令。第五位是名炮兵军官，原第 12 步兵师师长，第 51 军军长塞德利茨·库尔茨巴克。他在这一年初曾因成功地解除了迭米扬斯克之围，而引起了希特勒的注意。他十有八九已被选定接替保卢斯任第 6 集团军司令。这个军官确有非凡的能力，他能够迅速地判断形势，并制订出符合逻辑的正确行动方针。另外，他还是个有独到见解、精明强干、足智多谋的人，可能还有点任性。苏军攻势发起不过几个小时，塞德利茨就断言，第 6 集团军必须毫不迟延地撤离斯大林格勒，向西南方向实施反攻。他用他所能发挥的全部热情极力劝说保卢斯采取这个行动。11 月 23 日，在第 6 集团军仍在等待元首下达进一步命令时，塞德利茨通知保卢斯说，第 51 军已开始撤退。该军当时正背靠着伏尔加河扼守包围圈的东北角。在这种情况下，保卢斯本应下令撤掉塞德利茨，确切地讲，是逮捕塞德利茨，可是他未这样做。而后果却出乎所料。11 月 23 日，当希特勒听说撤退已经开始，就立刻怀疑到是保卢斯违抗了他的命令，而对塞德利茨的忠心却高度信任。他可能认为塞德利茨比保卢斯更为可信，于是把第 51 军撤出第 6 集团军建制，要塞德利茨为防守这个包围圈的东北角向他本人负责，因此，保卢斯对位于伏尔加河西岸的第 51 军的地域不负任何责任。后来，塞德利茨还接管了第 14 装甲军的地域。

元首是否会象蔡茨勒所主张的那样，要在 11 月 24 日下令撤离斯大林格勒，这种可能性最后由戈林在 24 日晨排除了。他自恃有迭米扬斯克成功地实施空运的先例，向元首保证德国空军一定能向被围部队提供充分的空中补给。元首十分爽快地接受了这项保证。随即宣布斯大林格勒为要塞，虽然谁也不知道被围部队下周的口粮有无着落。第 6 集团军本想得到元首突围的决定，结果却是一道留在伏尔加的命令。11 月 26 日午夜前五分钟，元首以他个人的名义向第 6 集团军的所有士兵发了一封电报，他在电文中命令他们坚守阵地，并向他们保证，他将倾其全力支援他们。

斯大林格勒包围圈内的部队既不沮丧也不恐慌。团级军官与部队均对元首抱有不可动摇的信心和信赖。有许多部队很久以来就已遭受被围的威胁了。另外，他们对保卢斯及其参谋人员所了解的实情也一无所知。

被孤立的部队有五个军司令部、二十个德国师和两个罗马尼亚师，据 11 月 25 日的估计，其实力高达二十八万四千人。毫无疑问，这个总数还包括了大量的俄国辅助人员。这些部队约有一千八百门火炮，一万台摩托车，八千匹骡马。若按每人每日约需七磅物资的最低需要量计算，那末每天合计约需八百五十吨物资。这还不包括为突围或支援其他部队突入所需的储备。第 6 集团军原要求每日空运七百五十吨物资，这样，一天就需要飞行三百八十架次。冬季气象条件不良，白昼又短，加之塔斯斯卡亚附近的机场设备有限，想让许多飞机每日飞行一架次以上是不现实的。由于在俄国的冬季，可使用的飞机的数量一般不超过实有数的百分之三十五。即使有必要的机场，地面维修保养组织、装卸组、调度组以及补给与运输系统，也需要一千余架运载量为两吨的容克 52 型飞机参加这次空运。空运的成功与否还取决于空中和机场的安全、良好的飞行气象条件以及出发与接收机场的经济航程。当时，德国空军的全部运输力量为七百五十架容克 52 型飞机，而且分散配置在整个欧洲与非洲。此外还缺少必要的机场与地面运输机构。包围圈内有七个机场，其中六个与简易机场没有差别，只有皮托姆尼克机场能在夜间使用。西南方向的空情也恶化了。苏联空军十分活跃，俄国的冬天也临近了。有鉴于此，戈林硬把轰炸机当运输机使用，就是这样，连五百吨所谓最低需要量的物资都无法提供。在整个作战期间，德国空军每日只能运进物资九十多吨。12 月 19 日是运输效果最佳的一天，运入物资二百九十吨。11 月 23 日，魏克斯提醒元首，德国空军连第 6 集团军实际需要量的十分之一都不能满足。他的预见是正确的。

此时，元首对曼施泰因的能力给予极高的评价，于是第 11 集团军这个扮演消防队脚色、奔波于出事地点之间的救急大军便奉命从维切布斯克向南开往诺沃切尔卡斯克，对付业已出现的危险局面。第 11 集

团军司令部又从驻在罗斯托夫的德国-罗马尼亚联合机构中得到一支参谋力量的加强，改称顿河集团军群。这是德军集团军群首次以地名为代号。根据希特勒的命令，曼施泰因接过魏克斯的大部分职权，犹如他在列宁格勒对屈希勒尔所干的一样。顿河集团军群的任务是阻止苏军向西推进，并把敌人驱回攻势发起前的原阵地上，这当然也是为了解斯大林格勒之围。



施泰因对保卢斯的指挥也只不过是名义而已。因为陆军总部已在第6集团军司令部内设立了自己的联络机构，可与陆军总部进行直接的无线电联系。陆军总部将元首的希望转达给保卢斯，同时也使希特勒不断地了解包围圈内情况的发展。除第6集团军外，顿河集团军群还下辖赫特集群、霍利德特集群与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赫特集群是以第4装甲集团军司令部为基础组建的。它下辖基希纳的第57装甲军，军内原有第23装甲师一个师，该军在调出A集团军群时又编入一个师，即从法国刚刚开到的满员师——第6装甲师。后来又增编了第三个师——第17装甲师。赫特还指挥着隶属于赫特集群的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的第6、第7军以及四个步兵师与两个骑兵师的剩余部队。霍利德特集群下辖他本人指挥的第17军、五个德国步兵师的一部分和五个罗马尼亚师。它将得到克诺贝尔斯道夫的第48装甲军司令部的加强。该司令部下辖第11装甲师、一个步兵师与一个德国空军野战师。但是，这些部队并没有就位，第6装甲师只是在11月末才开始抵达科帖尔尼科沃，从中央集团军群调来的第11、第17装甲师仍在途中。第17、第23装甲师的兵力与编制相差很远，各师作战坦克仅三十辆左右。第22装甲师遭到第5坦克集团军的致命打击，不能再继续作战，只得撤退。首次在战场上出现的德国空军野战师只是新近才组建的。曼施泰因的部队，尽管架子很大，其实算不上集团军群，因为具备进攻能力的部队只有不满员的第57、第48装甲军。事实上，它还比不上1941年的德军一个集团军。除第6装甲师外，所有德国部队都严重缺额，其中又夹杂着那些充当步兵作战的毫无经验的德国空军地勤人员、司令部和补给部队。罗马尼亚军队混乱不堪，它们与新组建的德国空军野战师都不具备进攻能力。总之，这支临时凑集、仓促捏合的部队并不能胜任赋予它的任务。从12月第一周直至装甲部队赶到这段时间内，它很难顶住苏军跨越契尔河与阿克赛河发动的试探性进攻。

距被围困的德军第6集团军最近的轴心国阵地是顿河大桥(契尔河在那里注入顿河)附近的上契尔斯卡亚。轴心国部队在此据守着契尔河以北和顿河以东的一些小型桥头堡。从契尔河至斯大林格勒包围圈东南边缘的马林诺夫卡的直线距离不到四十英里。由于契尔河以北有苏军重兵集结的迹象，加以横渡契尔河与顿河时可能还需要架桥，所以曼施泰因采取了舍近求远的方法。他选择了顿河以东的科帖尔尼科沃至斯大林格勒的铁路线作为此次救援的进攻轴线，这必须穿越敌人控制的八十多英里的荒野。这片荒野毫无遮蔽，有无数条小河由东向西注入顿河。结冰的河流本身并不是障碍，但它们却把坦荡的平原冲出无数条很深的沟壑或两壁陡峭的冲沟，形成巨大的反坦克障碍。曼施泰因选择这条漫长的、出人意料的路线是希望达成某种突然性，并迅速地向东北方向运动，对付力量较薄弱的苏军第51集团军。当时的估计是正确的，第51集团军的兵力不超过五个师。曼施泰因认为，向斯大林格勒的进攻若再行拖延只能有利于苏军统帅部，他们正在紧缩包围圈。11月28日，曼施泰因提出，德军应不等配署给他的所有部队集结完毕就发动救援作战。他的直接目标是打通一条通往斯大林格勒的陆路走廊，向被围的第6集团军提供补给，使其恢复机动能力，尔后，他希望第6集团军能够撤出。根据这种想法，他把大批车辆装满了支援第6集团军的油料与补给品。这场救援作战的代号是“暴风雪”，由赫特集群的装甲部队从科帖尔尼科沃沿伏尔加河与顿河之间的陆桥向东北方向发起突击。此项任务由下辖第6、第23装甲师的基希纳的第57装甲军负责实施。在沿契尔河一线的前方突出部内配置的霍利德特集群与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的任务是不断地向敌人施加压力，并支援第48装甲军从上契尔斯卡亚地域向第57装甲军当面的敌人的左翼和后方发动进攻。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负责掩护第57军暴露的右翼。保卢斯接到曼施泰因的一项命令，要他用装甲部队与机动部队向西南方向发动进攻，以接应第57装甲军。但是，此刻希特勒仍坚持让保卢斯继续坚守他在北部控制的所有地盘，不准第6集团军实施任何撤退。

曼施泰因将于12月3日发动进攻。但是，哪怕在集结所需要的最低数量的部队时发生耽搁，也会导

致进攻时间的一再推迟。12月初，敌人开始向赫特右翼的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的地域与据守契尔河与顿河之间被包围的桥头堡内的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施加重大压力，只有动用以后攻势所需的德国部队才能稳住阵地。曼施泰因为了弥补这一部分兵力，便向希特勒请求调用卡尔玛克草原上那个经验丰富、战斗力强的第16摩托化师以及驻扎在高加索的A集团军群下辖的另外两个装甲部队。但是，克莱斯特使希特勒确信只有放弃南部的占领地，才能交出这支装甲部队，因此，曼施泰因的请求未得到满足。

莫斯科有充分的理由对苏军发动的这场攻势表示满意。11月底，莫斯科公布俘获罗马尼亚人三万三千名，拉斯卡也在内。12月3日，苏军最高统帅部批准了代号为“土星”的新计划，预定由瓦杜丁指挥的西南方面军向罗斯托夫发动突击，与此同时，顿河方面军与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一举歼灭被围困在斯大林格勒城内的德军部队，但是，由于没有足够的部队同时执行两项任务，加之霍利德特集群与赫特集群在托尔莫辛与科帖尔尼科沃的出现引起莫斯科的忧虑，因此不得不将“土星”计划推迟实施。罗科索夫斯基指挥的顿河方面军接受了牵制被围困在斯大林格勒城内的第6集团军的任务，只有城南仍由叶廖缅科负责扼守。顿河下游成为瓦杜丁的西南方面军与叶廖缅科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之间的分界线。这两个方面军面向西方，负责击退德军救援部队的进攻。斯大林与华西列夫斯基显然认为，德军实施救援时将选择最直最近的路线，即经由托尔莫辛地域横渡契尔河发动突击。为了支援契尔河北岸的罗曼年科的第5坦克集团军，将把波波夫的第5突击集团军配属给瓦杜丁。尔后，这两个集团军越过契尔河发动试探性进攻，并且建立了一个又一个的桥头堡。而且每个桥头堡的敌人都要由第48装甲军的德军及其宝贵的装甲预备队去清除。因而这支装甲预备队一点一点地被消耗殆尽，克诺贝尔斯道夫便不得不撤离顿河，向契尔河上游运动，以防止契尔河沿线的防御被分割。

在南部，即顿河下游，叶廖缅科指挥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既与东北方的保卢斯的第6集团军、又与西南方的赫特集群相对峙。在西南方，从科帖尔尼科沃前方的顿河起直至卡尔玛克草原，这条战线仅由特鲁番诺夫的第51集团军的三个步兵师与两个骑兵师扼守。这个地域正是曼施泰因反攻的矛头所向之处。根据叶廖缅科的战后记述，他与他的军事委员会的政治委员赫鲁晓夫都不同意华西列夫斯基对情况的判断。他们相信，进攻将来自科帖尔尼科沃，而不是来自托尔莫辛。11月28日，叶廖缅科的第4骑兵军向科帖尔尼科沃发动进攻。当时，出乎意料的是，德军第6装甲师刚刚离开铁路侧线到达此地，第4骑兵军遭到它的装甲护卫兵与坦克的反击，损失极为惨重。与这支刚从布列塔尼抵达的德军新锐、满员部队的作战一直持续到12月3日。这场战斗证实了叶廖缅科的怀疑是正确的。他认为德军发动的这场攻势将落在他头上。他迅速地将这一情报用无线电报告斯大林，急切地要求增援。因此，甚至早在11月末，曼施泰因就丧失了实施突袭的有利条件了。

此时，曼施泰因正因各方面的拖延使他不能按时发动救援的攻势而生气。高加索冰雪融化，致使从A集团军群乘轮式车辆赶来的部队滞留途中。铁路运输效率低，进一步延长了部队集结的时间。进攻终于开始了，12月12日，德军第57装甲军仅用两个装甲师，共二百三十辆坦克（其中大部分坦克属于第6装甲师），在从高加索赶来的第4航空军的支援下向斯大林格勒东北部发起进攻，并首先指向特鲁番诺夫指挥的第51集团军。第一天，与苏军两个步兵师和在科帖尔尼科沃以北设伏的骑兵发生零星战斗。此后，德军的进攻毫无阻挡。在许多地域内，德军莫名其妙地发现那里的敌人已渺无踪影。但是，进展依然缓慢，每天向前推进不到十二英里。起初地面冻得很坚实，使工兵难以对付沟壑之类的障碍物。指挥第11装甲团的沙伊贝特曾叙述过他如何花了五个小时才使坦克部队越过一道峡谷。白天，温暖的太阳使阳坡的冰冻地面变得非常滑，即使安装了防滑链的坦克亦无法爬坡，于是，坦克很快便与步兵和炮兵拉开距离，以致使曼施泰因的顿河集团军群发动这次救援性突击的兵力实际上仅有第11装甲团一个团的坦克，

还有支援这个团的一个装甲强击炮兵旅以及掩护该团右翼的第 23 装甲师的三十辆坦克。提供补给的车辆显然不可能随伴坦克前进，因此坦克自行携带油料，弹药的携行量比往常多两倍多。一些装有 50 毫米长身管火炮的 III 型坦克，每辆携带的主炮弹药多达二百发，机枪子弹多达七千发。这二百三十辆坦克和强击火炮就是这样孤军奋战的。

叶廖缅科将位于梅什科瓦河与阿克赛-伊萨洛夫斯基河之间的第 51 集团军调往斯大林格勒城南约四十英里处。他开始从斯大林格勒地区撤出部队，以加强其遭受威胁的南翼。第 4、第 13 机械化军与两个坦克旅也被调往这个地区，12 月 14 日，在上库姆斯基地域展开了一场坦克战。战斗持续了三天。据德国人估计，第 11 装甲团对付约四百辆苏军坦克。德军作战既无步兵又无炮兵。在这场近距离作战中难以分辨敌我。坦克最终也无济于事了，起初是没有炮弹，继而是没有油料，于是一辆一辆地丢弃了。先头部队距被围守军约三十英里，但他们无法突破苏军的防御。这场战斗结束时，德军的坦克手们得出一个结论：德军曾引以为豪的装有 50 毫米长身管火炮的 III 式坦克已无法与 T34 型坦克相匹敌（第 6 装甲师在不久以前一直使用的是捷克坦克）。但是，苏军由于其坦克光学器材落后，士兵缺乏训练，各兵种间动作不够协调，并未能发挥其长处。

叶廖缅科一直坚持不懈地要求斯大林和华西列夫斯基把马利诺夫斯基的第 2 近卫集团军调出罗科索夫斯基的顿河方面军，归他指挥。最后第 2 近卫集团军终于转隶给叶廖缅科，被用于支援全面吃紧的特鲁番诺夫。然而，与此同时，斯大林与大本营已着手准备对曼施泰因的救援作战实施一次更有效的反击。原来准备通过米列罗沃向罗斯托夫突击的“土星”作战计划被撤销，改用了新的进攻方案，即由瓦杜丁的西南方面军与戈利科夫的沃罗涅日方面军的左翼向东南方向的下阿斯塔霍夫与莫罗佐夫斯克发动进攻，旨在切断曼施泰因的交通线，并夺取德军为斯大林格勒守军提供补给的塔秦斯卡亚机场与莫罗佐夫斯克机场。部队已集结完毕。12 月 15 日，莫斯科定下了这个决心，自然这次突击将是解叶廖缅科之危最有效的办法，而叶廖缅科对此援助已望眼欲穿了。

12 月 16 日拂晓，沃罗涅日方面军的左翼与西南方面军的右翼和中路向加里博尔迪指挥的意大利第 8 集团军发动进攻。意大利第 8 集团军当时仍配置在匈牙利第 2 集团军与霍利德特集群之间的顿河沿岸。九十分钟的炮火准备过后，由 V·I·库兹涅佐夫指挥的新建第 1 近卫集团军与哈里东诺夫指挥的第 6 集团军突破意大利第 8 集团军的左翼。第 1 近卫集团军是西南方面军的右翼，第 6 集团军是沃罗涅日方面军的左翼。到 12 月 19 日，苏军向前推进四十英里，抵达德军大型补给基地——坎帖米罗夫卡，缴获了弹药、补给火车与物资堆积所。在东面，列柳申科指挥的第 3 近卫集团军向意大利人的右翼发动进攻。攻势发起还不到一周，意大利第 8 集团军就丢下装备逃之夭夭。苏军第 1、第 3 近卫集团军和第 6 集团军共拥有四个坦克军与一个机械化军，它们已进抵意大利人背后开阔的草原上，而这里是没有德军的机动预备队阻挡它们的。在上雅可夫斯基附近，约一万五千名意大利人被包围。第 24 坦克军五天向前推进一百五十英里。圣诞节前夜，它向塔秦斯卡亚机场发动一次突然袭击。这是容克 52 型飞机向斯大林格勒实施空运的主要机场，它与霍利德特集群的后方相距五十英里。这次进攻是在天降大雾、机场的工作人员与机组人员都在梦中的有利时机发起的，因此给德军人员和飞机造成巨大损失。同日，主要供亨克尔 111 型飞机使用的莫罗佐夫斯克空中补给机场也受到第 25 坦克军与第 1 近卫机械化军的威胁。

霍利德特的左翼已完全暴露，他还不顾一切地企图部署一些罗马尼亚师来阻止苏军装甲部队的推进。但是，这些师没有多久就被消灭了。12 月 20 日，曼施泰因向蔡茨勒发了一封打字电报，提醒他：A 集团军群与顿河集团军群有被苏军向罗斯托夫发动的突击切断的危险。但德军最高统帅部这样的机构不可能将电报当日转呈希特勒，因为希特勒正忙于同意大利人谈判，此事即被搁置下来。直至 12 月 22 日，才

急如星火地电告顿河集团军群为霍利德特集群划定一条所谓的防线。可是，几天前，苏军就已把它从这条防线上驱赶出去了。

同时，赫特因其后方尚未遭受威胁，继续向斯大林格勒发动试探性进攻，他手下的每个人都痛苦地意识到等待他们的是什么。12月19日，第6装甲师已占领梅什科瓦河一线，与被围守军相距约二十英里。尽管它取得了这项成果，也只不过比位于契尔河的罗马尼亚部队距斯大林格勒稍近些。到此刻为止，曼施泰因仍认为实施突围是当务之急。在前一天，即12月18日，他把他的情报军官艾斯曼少校派往古姆拉克，与保卢斯及其高级参谋人员商讨从斯大林格勒实施突围作战事宜。这次小型集会居然开得象军事协商会议一样。有些人同意突围，而保卢斯的参谋长施密特针对曼施泰因的提议，毫不含糊地说，突围就是承认失败，并且声言只要能保证给第6集团军提供充足的补给品，那么，就会象人们的口头禅所说的：“第6集团军仍然屹立在东方”。保卢斯本人显得犹豫不定，但是，他最后断定，突围是不可能的。据说，他似乎还有点懊悔似的补充道，无论如何，元首是严禁突围的。这是件左右为难的事情。正如施密特所说，第6集团军的弱点主要是缺乏机动力与各类补给品。如不令它放弃阵地和大批装备实施突围，它就不可能对赫特集群实施有力的支援。保卢斯的坦克只剩下一百辆。据估计，它们的油料只够行驶十二至二十英里。

如果曼施泰因一直希望对保卢斯施加影响，使其违抗元首的命令，作出突围的决定，就应该亲自出马，而不是派遣艾斯曼前往。但是，这似乎并非他本意。12月19日，曼施泰因通过蔡茨勒转告元首，由于第57军无法突入包围圈，因此，第6集团军实施突围势在必行，与此同时，要一个地境一个地境地放弃斯大林格勒。当日，元首向第6集团军发出一项指令，指示它接应第57装甲军并与之会合，使补给车队能进入斯大林格勒。保卢斯未得到放弃斯大林格勒包围圈内任何占领地的命令，而是被告知，局势的发展可能有必要采取这一步骤。然而，保卢斯在同一天与曼施泰因通过打字电报进行的商谈中已阐明，如果要求他既守住斯大林格勒又向西南方的第57装甲军方向发起突击，他只能使用一支无步兵支援的小型坦克部队。况且，顿河集团军群，以它的权限而论，这样发号施令似乎显得有些过分。保卢斯认为，这项指令并非一项有约束力的命令。因为两天之后，当曼施泰因的参谋长舒尔茨与施密特用打字电报通话时，舒尔茨告诉他，他们尚未接到陆军总部允许突围与撤退的命令。此时，元首推迟作出决定。

为了对付意大利第8集团军溃散所造成的威胁，克诺贝尔斯道夫指挥的第48装甲军和一个装甲师离开契尔河下游，向霍利德特集群暴露的左翼运动；而赫特的突击则进一步削弱了，这是因为已把第57装甲军下辖的实力雄厚的第6装甲师调往契尔河，去支援罗马尼亚人。此时，希基纳的第57装甲军与马利诺夫斯基的第2近卫集团军仍在梅什科瓦河畔进行着激烈的战斗。到那时止，第57装甲军的两个师已成为空架子。马利诺夫斯基的部队由两个步兵军、两个机械化军和一个坦克军组成。因为坦克与车辆的燃料供应有时中断，主力尚未抵达。结果，大小部队赶到后即依次零星投入战斗。天气极其恶劣，白昼冰雪融化，夜间天寒地冻。条件十分艰苦，即使衣着温暖的苏军亦对此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湿漉漉的靴子不再起任何保暖的作用，原野空旷，没有任何抵御夜寒侵袭的遮蔽物。可以找到的条件低劣的隐蔽处则需要用来安顿伤员。由于道路难行，无法得到燃料，失去机动能力的苏军坦克只能当小房屋使用。德国人的处境更糟，冰雪融化破坏了路基，无法进行补给，他们的油料也耗尽了。他们一再遭到己方空军的俯冲轰炸，梅什科瓦河地域遭到苏军重炮与多管火箭炮的袭击。苏军的抵抗由于马利诺夫斯基集团军的抵达显然一天强似一天。当时只剩二十三辆坦克的第17装甲师师长森格尔·翁德·埃特林注意到其精疲力竭的装甲护卫营在不断地减员。其伤亡率十分高，也许等不到该师进抵第6集团军的包围圈他的装甲护卫兵早就光了。如果俄国人再灵活主动一些，便可轻而易举地包围这支弱小的装甲军。森格尔·翁

德·埃特林说，他对元首下达的另一项命令的前景不寒而栗。希特勒命令该师战斗到最后兵一卒。这将意味着全师覆没。人员疲惫不堪，心灰意冷。显然，严寒损害了他们的健康。与以往一样，步兵最苦，他们不能在遮蔽物里避风寒，不能安安稳稳地睡觉，他们害怕敌人的巡逻队，还怕睡熟之后如果部队突然撤退，他们会掉队。死者无人掩埋，伤员常常无人照料。最糟的是几乎根本没有栖身之处，因为在地图上标示的村庄实际上根本不存在。

然而，到12月24日，苏军部队开始集结。波波夫指挥的第5突击集团军在顿河以西集结，位于马利诺夫斯基第2近卫集团军的右翼，特鲁番诺夫指挥的第51集团军的部分兵力在其左翼，又恢复了正常的油料补给。于是，苏军郑重其事地开始了进攻。首先撤退的是掩护赫特左翼的罗马尼亚人。之后三天，第57装甲军被逐出梅什科夫，开始撤向阿克赛-伊萨洛夫斯基河，尔后退至科帖尔尼科沃。12月12日，赫特便是从科帖尔尼科沃开始发动进攻的。第17甲师只剩下八辆坦克与一门反坦克炮。在溃不成军的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的翼侧，苏军第2近卫集团军与第51集团军的坦克部队与机械化部队开始迅速地向西面的顿河下游运动。12月27日，第7坦克军攻打科帖尔尼科沃机场，而第13机械化军与第3近卫机械化军则从南部迂回攻克了苏维埃诺耶，正向集莫夫尼基机场运动。顿河集团军群将遭到两支装甲部队的合围，南部是叶廖缅科的三个机械化军与一个坦克军；北部是瓦杜丁的四个坦克军与一个机械化军。克莱斯特指挥的A集团军群穿越罗斯托夫的交通线受到威胁。迟至12月28日夜间，希特勒才被迫同意把顿河集团军群与A集团军群撤康斯坦丁诺夫斯克-萨尔斯克-阿尔玛维尔这条总防线上。这条新防线位于斯大林格勒以西约一百五十英里处。甚至到那时，元首还坚持说(至少对国外是这样说的)，他还要拯救斯大林格勒。

征服斯大林格勒德军的作战由七个集团军实施，其中有叶廖缅科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转隶给顿河方面军的第62、第64、第57集团军和罗科索夫斯基的顿河方面军自己的四个集团军。次年1月1日，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改称南方方面军。在曼施泰因的救援部队尚未被最后击退、马利诺夫斯基指挥的第2近卫集团军又不能向顿河方面军抽调部队的情况下，苏军未向第6集团军发动大规模的进攻。1月8日，罗科索夫斯基向被围德军提出投降条件，遭到拒绝。两天后，开始发动首次进攻，旨在由东向西收缩包围圈。进攻是在炮兵快速移动的弹幕射击与坦克的配合下于上午九时发起的。它还得到尚未在作战地域取得全部制空权的第16航空集团军的支援，以及瓦尔德·乌布利希编纂的德语传单与广播的声援。乌布利希是配属于顿河方面军政治部的。尽管德国人发动多次反击，但苏军第65集团军在第一天仍向前推进五英里。到1月13日，攻克了七个机场中最西面的卡尔波夫卡机场，德军正用它为第6集团军提供补给。在包围圈的北面与南面，苏军其他集团军的进攻进展较慢。在这场伴有暴风雪的激烈战斗中(温度很少在摄氏零下三十度以上)，德军的每日口粮下降到二百克马肉、七十五克面包、十二克人造奶油或动物油。在铁一般坚硬的地面上不可能挖掘工事。第44、第76步兵师与第29机械化步兵师将自己在进攻的第一天所遭受的惨重损失上报给陆军总部。但是，唯一的反响就是在1月11日的答复中划定了一条新防线，并命令第6集团军未经最高统帅准许不得由此后退。一周之后，即1月17日，包围圈从原先的东西向四十英里长、南北向二十英里宽缩小到东西向二十英里长、南北向十英里宽。又有五个简易机场，包括唯一拥有夜间飞行设施的皮托姆尼克大型机场失守，唯一残存的机场在古姆拉克。但是由于积雪深，敌人的轰炸又炸出许多弹坑，常常停用。所以，从此以后德国人只好用伞降和自由空投的办法继续提供补给。这种方法的效率较低，因为需要使用专门的重型设备和受过训练的包装工与空投组。在空投时，飞机的保险系数非常低，而且投放速度缓慢，不准确，许多补给品散落到苏军手中。此时，第6集团军十分混乱，毫无机动能力，部队由于挨饿受冻，已无斗志，力不能支，以致于连收集和分配空投物资的愿望和

念头都没有了。

当斯大林格勒被围八周之久，所有机场均已失陷后，一味拖延的元首为了不断地为第6集团军提供空中补给，又想出了一个新的更加坚决的措施，把指挥这场空运的权力由无能的戈林手中收回转给米尔契元帅。这个握有全权的精干的德国空军军官，于1月16日携同其参谋人员抵达塔甘罗格。米尔契后来说，如果他早日被召，就能增加补给量。事实上，即使补给情况有所改善，也是治标不治本，仍无法延长第6集团军抵抗的时间。另外，下列情况也是事实：如果增加的飞机没有新机场和必要的支援单位，依旧无法改善第6集团军的处境。在空运的最初几天中，大批飞抵塔秦斯卡亚的空运部队就使机场的地勤组织应接不暇。

鲁登科指挥的苏军第16航空集团军也给敌人造成伤亡。德国的亨克尔111型轰炸机装备着性能良好的防御武器，使苏军战斗机不敢轻举妄动。但是，容克52型飞机却易遭摧毁。夜间，德国的运输机是单独活动；而在低云和能见度不良的情况下，它们有被敌战斗机截击的危险，往往双机编组飞行。然而，在晴天，它们则用战斗机护航，以中队编队飞行。当包围圈内的飞机场依次遭到苏军飞机、火炮与迫击炮的反复猛烈地轰击时，飞机在此起降是十分危险的。在包围圈内的各个飞机场，工作人员与劳工饿得虚弱不堪，大大拖延了从飞机上卸下补给品与填平跑道上的炸弹坑等项任务的完成。到最后，他们甚至连清除妨碍飞机在古姆拉克降落的薄如地毯的松软积雪的力气也没有了。机场的情景尤使较年轻的、经验不足的飞行员望而生畏，到处可以感受到恐怖的气氛，而且为了防范装病的和开小差的人搭乘飞机，需要实施严格控制。机场上聚集了大批的伤员，绝大部分已无撤走的希望。总之，在这次作战中，德国空军损失了四百九十架运输机，其中一百六十五架是当运输机使用的亨克尔111型轰炸机。损失空勤人员约一千名。在损失飞机的总数中，有许多是在地面上被击毁的。当苏军夺取塔秦斯卡亚机场时，德军损失的运输机不少于七十架。

苏军反攻的成功，使德军诸机场的平均飞行距离从一百二十五英里增至二百英里。最后，增至近三百英里。飞行时间越长，飞机需要携带的油料越多，有效载重量相应减少。飞机在空中逗留的时间越长，可以飞行的次数越少，而维修保养时间却越长。12月中旬，平均每日的运输量为一百四十吨，1月下旬则减至六十吨。由于米尔契的努力，运输吨位有所恢复，增加到每日八十吨左右。但是，这个数字对第6集团军的需要量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距收场的日子已不远了。弹药补给与粮食补给均已告竭。尽管已运出二万五千名伤员，但还有一万二千名伤员在酷寒中蜷缩在废墟和地下室里无人照料。1月10日，或此后不久，保卢斯因无法供给苏军战俘食物，便下令把他们送还苏军。但是，这项命令显然未得到执行，因为有的人不敢走，有的人遇到苏军的包围部队又被挡了回来。据说，顿河方面军于1月17日向保卢斯递交了第二份劝降书，提出了它不可能、也不会履行的条件。这些条件是照顾德军伤员，战后将所有战俘遣返回国。

1月22日，罗科索夫斯基开始最后阶段的进攻，准备分割包围剩下的德军防御阵地。到那时，曼施泰因已超出与保卢斯进行短波无线电与打字电报联系的距离，可是，保卢斯却仍与陆军总部保持无线电联系。罗科索夫斯基发动进攻的那天，保卢斯拍发了一封无线电报给蔡茨勒并请转呈希特勒。他在电报中详细叙说了部队的处境，并问他应如何对弹尽粮绝的部队实施指挥。希特勒拒绝了投降的暗示，甚至迟至1月24日仍拒绝第6集团军以小股部队向西突围。岂不知它们突围之后，即使不能与顿河集团军群会合，也能在苏军防线后方制造混乱。

与此同时，苏军在顿河上游发动了一次新的大反攻，其威胁之大是前所未有的。1月13日，戈利科

夫指挥的沃罗涅日方面军向位于意大利第8集团军北部的匈牙利第2集团军发动进攻，并迅速肃清倒霉的B集团军群所辖的残存兵力。新年以后，德国公众才充分了解到局势的严重程度。对解救守军抱很大希望的人寥寥无几。到1月中旬，对希特勒来讲，局势已无可挽回是再明白不过的了，他不能再装模作样，似乎他还有什么应急妙计。况且，苏军最近向匈牙利人发动的攻势，已使顿河集团军群与A集团军群甚至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曼施泰因赞成第6集团军投降，他与元首在电话中进行了长时间的争吵，极力主张投降。但是，希特勒却坚持，包围圈中的战斗还能进行一些时日，并且坚持说，俄国人向来不守信用，所以投降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这一说法并非没有道理。

在斯大林格勒城内，崔可夫的第62集团军的西半部仍被德军第6集团军包围着，被切成两半，但它牵制了大量的德国师。扎多夫的第66集团军与舒米洛夫的第64集团军从包围圈南北两侧对德军形成夹攻之势。同时，另外四个苏军集团军从西部发起进攻。1月26日，奇斯佳科夫的第21集团军与第62集团军会师，从而德军第6集团军陷入南北两个包围圈中。1月31日，战斗已近尾声，口粮已不再发给德军伤员。此时此刻，希特勒将保卢斯由上将提升为陆军元帅，显然还希望保卢斯会继续抵抗，必要时以自杀去对付要俘虏他的人，因为自1871年建立大德意志以来，从未有一个陆军元帅当过俘虏。同日，苏军第38摩托化步兵旅的一支先遣队攻入红场附近的一座大商店，第6集团军司令部就设置在这个地下室里。保卢斯及其参谋人员被俘。南部包围圈内的战斗就此结束。北部包围圈内的德军在第11军军长施特雷克尔的指挥下，一直抵抗到2月2日。

苏军最高统帅部宣布俘获德军九万一千人，有二十四名将军，二千五百名军官，其中许多人是伤病员。据说，被苏军掩埋的德军死亡人员达十四万七千人，后来，曼施泰因与保卢斯坚持说，在斯大林格勒的德军不超过二十二万人。德军最高统帅部当时收到有关德军的伤亡数字是：死亡人员与被俘人员共二十万人。另外，苏联人是否对他们的战利品——大批的德国战俘进行过查对都很难说，更谈不上清点战场上死亡的德国人了。就连苏联人本身对德国战俘人数的估价都十分矛盾。例如，日林在1956年撰写的文章中声称，苏军歼灭了二十个德国师与两个罗马尼亚师，这是正确的，但却说俘获战俘十三万人。且不论哪种说法正确，有一点则是确凿无疑的，那就是约有二十万德军部队在斯大林格勒丧生。被说成是战俘的九万一千人中，真正返回德国的只有几千人。

莫斯科于2月1日清晨宣告：斯大林格勒德军已投降。但是，柏林并未向德国人民广播这条消息。两天后，才广播了一份公报。公报中详细叙述了第6集团军的覆没，宣称在保卢斯元帅的模范领导下的第6集团军由于寡不敌众，才被苏军战胜。并宣布悼念这一损失，规定国丧日二天。可是私下里，希特勒的感情却截然相反，他狠毒地咒骂保卢斯与他一起被俘的将军们，发誓战后要将他们送交军事法庭。他说，保卢斯将是晋升为陆军元帅的最后一个德国军官。这么多的人都死了而保卢斯却活着，希特勒是不会饶恕的。元首本人似乎根本不承认他本人应对这场灾难负什么责任，而只是一味地指责他的将军及其盟国。

斯大林格勒包围圈内德军的处境是十分凄惨的。皮托姆尼克机场失守后，主要弹药库与补给品堆积所均被苏军占领。惊恐的情绪开始在守军中蔓延开来。德军士兵径自离开阵地，艰难地朝东向斯大林格勒走去。开始是一小队人，后来汇成一条川流不息的人流。尽管许多人已经负伤或严重冻伤，但是他们还是被军官赶拢，逐回射击掩体。伞降补给品与空投补给品散落得到处皆是。凡是落在目标上的物品，德军士兵们便甘冒处死的风险把它们抢夺一空。1月末，第24装甲师司令部退至拖拉机厂，与第389步兵师的部分部队以及施特雷克尔指挥的第11军司令部会合。2月2日凌晨时分，那里前沿上的部队未接到命令便开始投降。到九时，俄国人把这些俘虏驱集在一起。他们允许师长冯·伦斯基向他的士兵作最

后一次训话。演讲结束后，除负责监视的苏军外，所有在场的人都为德国欢呼三声。然后，由一位不知名姓的苏联将军对俘虏讲话。他赞扬了他们的勇气，许诺要给他们良好的待遇、可口的食物和保留所有私人财产的权利，还说，战后将把他们迅速地遣送回国。

随后，他们开始了饥饿的长途行军。这支队伍的私人物品一次又一次地遭到劫掠。行动的有时是苏军士兵，但更多的则是苏联老百姓。只有少量的人员押解俘虏。成群结队的武装匪徒在这支俘虏队伍的左右待机而动，那些因病、因累而掉队的俘虏，无不落入他们手中，从此再也见不到踪影。最后，这支队伍被装上火车，经由萨拉托夫、奥伦堡、思格斯、塔什干运往阿富汗以北。每站都从载运牲口的车皮上卸下死人。在乘坐火车的人中，只有百分之五十的人抵达目的地。

苏军的反攻与第6集团军的覆没，是德军从未遭受过的最大失败，对德国的盟国是当头一棒，未交战国也很注意。苏军的史料把斯大林格勒会战描绘成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据此推理，似乎这次胜利成了希特勒德国最后覆灭的重要原因。这当然是不能成立的。不错，第6集团军的覆没使德军失去了二十个师、二十多万人。另外，实际上，苏军在包围圈之外还消灭了六个德国师，伤亡总数也许又增加十万人。这是个极大的损失。但是，与苏联在1941年的损失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因此，这种损失不能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两个罗马尼亚集团军、一个意大利集团军与一个匈牙利集团军已先后溃败。而且从此一蹶不振。但德国的未来并非几个弱小的盟军所能决定的。当然，斯大林格勒的胜利标志着东线战争的转折是事实，因为随之即肃清了高加索与伏尔加河下游的敌人，并开始迫使敌人向德意志帝国撤退。但是，从战争具有世界规模的角度来看，斯大林格勒会战只是通往战胜希特勒之路的一个里程碑而已，恰如在此以前的英国之战、希腊的抵抗、南斯拉夫的斗争、莫斯科城下大会战、美国参战和阿拉曼之战一样。这是一场大会战，也是一次大胜利，其规模与战果是阿拉曼之战所不能比拟的。但是，它与阿拉曼之战一样，决非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原因。准确地说，那是同盟国在人力物力资源上远远超过轴心国的结果。到1942年，天平的一端已将负担过重的德国轻轻挑起，这一点在此后德国所遭到的一连串失败之中都得到了反映。斯大林格勒是这些失败中的第一个，三个月后，又遭到第二个失败：5月，第二支轴心国军队在突尼斯被歼灭，共二十五万人，其中德国人占十万，还只是被俘的。自此失败一个个地接踵而至。

“乌拉纽斯”攻势与“土星”攻势这两项战略计划，都是由最高一级组织具体制订与实施的。它们首次显示出了苏军最高统帅部与较高级司令部对大规模快速运动的坦克与摩托化部队实施指挥与控制的能力。但是，较低级的野战指挥官训导部队的能力与战术指挥能力依旧很差。师团长尤其如此。空军与坦克部队的训练与德国人相比低劣得多。无疑，苏军正在学习。但是，斯大林格勒之战的真正胜利者，却是方面军司令员、整个最高统帅机构、斯大林、国防委员会和大本营的将军们。

据苏联方面公布，苏军为包围斯大林格勒而实施的“乌拉纽斯”攻势，所投入的兵力为一百万人。但是，应把苏联的这个数字看作打了一定的折扣，因为有一种倾向，为了证实苏联的胜利并非由于人数众多，而是共产主义制度的优越，往往夸大德军的兵力，缩小苏军的兵力。同时还有一种相反的倾向，为了贬低美国的兵力与生产数字，又往往夸大苏联的兵力与生产数字。尽管苏联出版物中引用的资料都说会战之前，在苏军的三个方面军中，适于作战的全部坦克仅九百辆（并描写该数字占苏军在苏德战场所所有坦克的百分之六十）。但是，用于斯大林格勒作战的坦克部队的全建制坦克数字近一千八百辆。1942年苏联生产各种类型坦克的总产量为二万四千七百辆，因此要么是把实有数字低报成九百辆；要么是夸大了坦克的产量。据说，三个方面军的火炮为一万三千五百门，但是按炮兵编制数计算大约有九千门。其余大量的是团营属火炮、迫击炮与反坦克炮。因此，不能从苏联的数字中得到任何正确的结论。

德军战败的原因很多。元首在战略上胃口过大，基础不牢：本身缺乏资源，又固执地低估敌方的兵力与潜力。他在伏尔加河与高加索两地同时采取行动，而当时可以使用的部队勉强只够打一仗。因此，希特勒便要求罗马尼亚、意大利与匈牙利提供部队，以弥补德军之不足，并把德军的警戒任务委托给盟军，但就在去年他还说他是决不这样做的。虽然他自认为是大战的领袖，但他连运输与补给问题都无法解决，而是把这些问题交给戈培尔处理。结果，德军就象苏德战争开始时一样，仍然没有多少备份的补给品，或根本没有备份的补给品，在一条漫长而靠不住的补给线的尽头过着朝不保夕、提心吊胆的生活。当德军第6集团军于11月23日被孤立时，它实际上已没有物资储备。由于缺乏油料，A集团军群与B集团军群不时地停止前进。元首坚持要攻占斯大林格勒的废墟而不封锁伏尔加其余各地的主张，正中苏联的下怀。因为德军是投入了一场消耗极大的作战，而苏军指挥员的严酷以及其部队的顽强等特点，尤其适于打消耗战。总之，德军在开阔地作战的能力远远超过苏军，而在堑壕战和居民地作战的能力却大为逊色。由于希特勒的愚蠢，致使B集团军群的主力象钻进绞索一样被牵制在斯大林格勒地区达数月之久，给莫斯科以充裕的时间完成实施毁灭性打击的计划与准备工作。在斯大林格勒城内，所有德国师的战斗力与机动力都已丧失过半。有许多师已丧失净尽。

德国此次战败之后，许多德军指挥官都把勃劳希契解职以来所遭受的一系列失败归咎于希特勒，这种谴责是十分正确的。但是必须记住：1942年，这些将军中有许多人丝毫不怀疑希特勒的军事领导能力，坚定不移地相信他的天才，他们同样负有低估其敌人的罪责。而希特勒本人也对德军领导人与参谋部抱有近乎病态的反感和轻蔑。

正因为希特勒坚持要保卢斯留在伏尔加河，因此这次德军失败应归咎于元首。在他周围的人中，凯特尔无足轻重；约德尔自利斯特事件后仍然心有余悸。无论怎样说，他俩对俄国战场均不负任何实际责任。疲惫的哈尔德早已退休。其继任人蔡茨勒无论对希特勒还是对集团军群司令们均不能产生任何影响。他在这一阶段扮演的角色是消极的。除希特勒外，戈林要对这场灾难负主要责任。因为他曾保证他能不断地向包围圈内提供空中补给。他所作出的这项保证立即遭到自己的空军指挥官与参谋们的反对。在这场悲剧中，曼施泰因扮演的角色牵扯最少，因为他的兵力那样少，任务那样重，在那个时候接受任务已为时过晚了，而且他从未真正指挥过保卢斯。曼施泰因只在一个问题上的责任不明，即他是否应向保卢斯下达那道放弃阵地，实施突围的硬性命令。从尔后的事件来看，可以说曼施泰因应该这样做，尽管这道命令肯定会立即遭到元首的反对。

契尔河河口附近的顿河大桥距斯大林格勒仅四十英里，并且在12月16日以前一直控制在德军手中，曼施泰因不走顿河大桥，偏偏舍近求远，选择从科帖尔尼科沃到斯大林格勒的路线是想给苏联守军以突然的打击。因此他选择了叶廖缅科防守较为薄弱的方向。斯大林与华西列夫斯基均不相信德国人会选择这样一条靠不住的路线。第57装甲军即使被打败，主要功劳也不能归于特鲁番诺夫指挥的第51集团军，问题在于路途遥远，地形复杂，天候恶劣。在这种情况下倒不如集中第57与第48装甲军两个军的兵力强渡契尔河下游与顿河（这是进入斯大林格勒的捷径），冲破对岸苏军的阻拦，向斯大林格勒发动进攻。可是当时却舍近求远，结果两个装甲军都被孤立歼灭。

保卢斯担任的角色是他命中注定的。保卢斯与他即将取代的约德尔在军事素养与性格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他是资历最深的作战参谋。尽管他并非没有指挥能力，但他却毫无指挥经验。另一方面，与其同事们相比，他的性格要驯顺得多，他反应迟钝，优柔寡断。他可能因11月23日或其后不久未能不顾希特勒的命令掉转部队，杀出另一条生路而遭受谴责。但是，如果保卢斯能够迅速作出反应，拒不服从希特勒要他留在伏尔加河的意图，那才是不可思议的。希特勒是不会为最高统帅部选择有独立思考能力

的人的。况且保卢斯也不是赫普纳。赫普纳敢想敢做，这也是毁灭他自己的原因。如果保卢斯了解第6集团军继续留在伏尔加河将会全部被歼，他可能会违抗希特勒的命令。但是相反，甚至迟至1月24日，当包围圈在他眼前逐步缩小；当所有解救的希望全已破灭，当他知道末日已为时不远时，他仍要求希特勒允许他组织部队进行抵抗，而当他的要求未得到答复时，也未能采取行动。这是什么原因呢？一则11月23日，德军仍未遭受重大的失败；二则有例在先——希特勒横暴地处置了施波内克与海姆。

最后的疑点是，11月23日或12月19日，第6集团军是否还十分强大，足以冲出包围圈，这仍然是个值得推敲的问题。但是，第6集团军各军大部分保持完整，它有可能在11月最后一周，以丢弃大部分的装备为代价保证各军的完整，因为苏军当时正在混乱之中，也不拥有强大的兵力。到12月19日，局势急转直下，第6集团军剩余的大量的马匹被屠宰了，德军的补给情况也恶化了。众所周知，此时，叶廖缅科也遇到了重重困难，他的坦克部队与摩托化部队已把油料与补给消耗殆尽。马利诺夫斯基指挥的第2近卫集团军直至12月19日才逾期赶抵该地区。保卢斯与赫特的援军相距仅三十英里，中间是叶廖缅科的部队，如果第6集团军于12月19日向叶廖缅科的后方发动进攻，并把获得自由作为鼓舞部队的动力，那么，就可能有相当数量的人冲出包围圈。

## 第二十一章 德军撤至乌克兰

这次大反攻的第三阶段以德军第6集团军被歼和德军撤离高加索而告终。第三阶段是由戈利科夫的沃罗涅日方面军对德国扎尔穆特的第2集团军和匈牙利詹内的第2集团军实施进攻。进攻的直接目标是哈尔科夫和顿涅次盆地。进攻正面从利夫内绵延到坎帖米罗夫卡，宽三百多英里。列伊特的布良斯克方面军从北翼、瓦杜丁的西南方面军从南翼配合戈利科夫。为了从两翼合围匈牙利第2集团军，由莫斯科连科的第40集团军协同第18独立步兵军对右翼的匈牙利部队进行主要突击，由雷巴尔科的第3坦克集团军攻打左翼的意大利部队，这两路军在敌人后方约五十英里处，即阿列克谢耶夫卡附近会合。然后它们再兵分两路：一路向北，协同沃罗涅日方面军的奇比索夫第38集团军和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第60集团军攻打德军第2集团军暴露的翼侧；另一路向南，配合以布良斯克方面军的普霍夫第13集团军以及西南方面军的哈里东诺夫第6集团军攻打意大利加里博尔迪的第8集团军暴露的翼侧。在这个主攻方向上，德国第2集团军有两个军（七个师），而匈牙利集团军只有九个旅或轻型师、一个装甲师和一个德国步兵师。意大利阿尔卑斯军有三个师。轴心国部队坦克和火炮数量都比不上进攻一方，苏军仅沃罗涅日方面军就有十九个步兵师和大量的坦克、骑兵部队。

戈利科夫获准以三周的时间进行侦察和战前准备。侦察是从空中和一系列靠近匈牙利阵地的观察所和指挥所进行的。为了不使敌人警觉，严禁实施战斗侦察和派出战斗搜索组。很快就弄清匈牙利防御是由两个防御地带组成，一个防御地带的纵深约为四英里，另一个约为十至十二英里。由于匈牙利军采取消极防御，因而苏军得以把次要方向上的火炮和迫击炮几乎全部撤出集中到主攻方向，使每英里正面的火炮和迫击炮达到二百门左右。所有各种口径的火炮都作为直射武器进行配置，做好摧毁那些已判明的支撑点的准备。开阔的草原地带缺乏遮蔽地，这就迫使部队只能在夜间通过最后百把英里的路程到达前线。苏联的历史学家声称，这些保密措施是有效的，因为匈牙利部队认为苏军兵力已经消耗殆尽，不可能发动进攻。1月7日，离预定的进攻发起日只有七天，据说匈牙利第2集团军参谋长科瓦奇向布达佩斯呈送了一份报告，说他排除了苏军对他的地带发动任何进攻的可能性。事实上，苏军在这个方向上的进

攻，德军并不是没有预料到。



图 17 苏军的春季攻势

苏军虽然定于 1 月 14 日才发动主攻，但是预先在 1 月 12 日以一定兵力进行的试探性侦察就使敌人乱作一团，以致苏军能够突入匈牙利防御纵深三英里。接着便毫不拖延地发动了主攻，在防御一方的地雷场中第一次使用了坦克推动的滚压式扫雷器开辟通道。据苏联报道，火力准备和直接瞄准火炮射击的效果极佳，以致敌炮兵观察所在最初的几分钟内就被摧毁，苏军的步兵和坦克一拥而入，几乎毫无损失。那些轴心国部队扼守了一年而没有加固的野战防御阵地终于在 1 月 15 日被敌人突破，虽然匈牙利装甲师一再进行反冲击。第二天，匈牙利的通信系统陷于瘫痪，防御处于完全无组织的状态。1 月 18 日，雷巴尔科的第 3 坦克集团军和莫斯卡连科的第 40 集团军在阿列克谢耶夫卡附近会师，包围了匈牙利第 2 集团军的大部、意大利阿尔卑斯军的一部以及第 24 装甲军和克拉默集群的全部。在猛烈的暴风雪中许多被围部队逃跑了，但是苏方却在 1 月 27 日宣布俘虏了八万六千人，其中大部分是匈牙利人。德军扎尔穆特第 2 集团军的南翼缺口很大。1 月 28 日莫斯卡连科的第 40 集团军越过德军交通线北上到达卡斯托尔诺耶，与布良斯克方面军普霍夫的第 13 集团军会师。德军第 2 集团军的两个军共约七个师被切断了退路，希特勒已然表示过他不太想让德军第 2 集团军从沃罗涅日退却。然而，对这些部队来说，斯大林格勒的先例是不能再重演的。它们放弃并纵火焚烧了沃罗涅日城。许多股被围部队且退且战向西逃跑，其中大部分部队冒着摄氏零下二十五度的严寒向雷耳斯克长途跋涉了一百二十英里才与自己的部队会合。他们的重型装备几乎丢失殆尽。

1 月 21 日，魏克斯给希特勒描绘了一幅非常令人沮丧的景象。德军 B 集团军群原来扼守的防线出现了一个二百英里宽的缺口。他对制止苏军向那里的进攻几乎不抱希望，特别是当苏军改变了战术，绕开所有支撑点迂回前进时就更加绝望了。他担心德军第 2 集团军的安全，并且看出苏军最高统帅部的目标可能是通过这个缺口向西南推进，切断顿河集团军群的退路。从克鲁格的中央集团军群调出的一个步兵师和从西欧赶来的豪塞尔的第 2 党卫军装甲军均尚在途中，除此之外没有可供使用的德军预备队。克鲁格在整个冬季一直处于加里宁方面军和西方方面军的强大压力之下。他担心那些突入的苏军一旦挥戈北上，他的处境就很危险。他请求准许他撤离尔热夫附近的大突出部组建预备队来对付这种威胁，但是他白费了唇舌。

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在 1 月下旬被派往沃罗涅日方面军作了短暂的逗留，介绍了下一步的作战方针。根据朱可夫介绍的作战方针，一个称之为“星”的解放哈尔科夫的计划制订出来了。如果什捷缅科的话可信，总参谋部似乎对此有些保留，因为计划要求戈利科夫同时向库尔斯克和哈尔科夫两个不同的方向实施突击。“星”计划于 2 月 1 日开始执行。苏军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个有利条件，穿过那个缺口。戈利科夫的沃罗涅日方面军几乎是朝着正西直取库尔斯克和哈尔科夫。与此同时，哈里东诺夫的第 6 集团军和瓦杜丁西南方面军的 V·I·库兹涅佐夫第 1 近卫集团军直取亚速海上的马里乌波尔，目的是切断曼施泰因顿河集团军群和仍留在高加索的克莱斯特 A 集团军群之间的联系。2 月 2 日，苏军收复斯大林格勒。三天后，雷巴尔科的第 3 坦克集团军到达封冻了的顿涅次河，但是由于第 2 党卫军装甲军的近卫摩托化师的坚决抵抗而无法渡河。库尔斯克、别耳哥罗德和哈尔科夫立即遭到威胁，曼施泰因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

克莱斯特的 A 集团军群仍被困在遥远的高加索。12 月 28 日蔡茨勒说服了元首，元首同意放弃部分石油目标和黑海的部分目标。但是，为了罗斯托夫以北顿河右岸的安全，希特勒不同意从高加索全面撤退，他只允许部分撤退，分阶段地撤至马内奇运河和库班河一线，因为他想保住迈科普地区以及刻赤海峡和顿河下游地区桥头堡，作为以后打回里海的一个牢固的基地。可是，1 月 7 日，叶廖缅科南方方面军中的

第5突击集团军和第2近卫集团军的一些先头部队，已经接近顿河集团军群司令部。该司令部的驻地距诺沃切尔卡斯克不远，离罗斯托夫不到三十英里。罗斯托夫大桥的失守已在所难免。这座大桥不仅是A集团军群，也是赫特的第4装甲集团军和罗马尼亚第4军运送主要补给品的通道。

苏联对德军在顿河下游和高加索撤退的反应很迟钝。自1月初，原来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改称南方方面军，仍由叶廖缅科任司令员、赫鲁晓夫任政治委员。该方面军占领的地段在顿河与马内奇运河之间，宽九十英里。为消灭斯大林格勒的敌军，它不得不交出一些部队。叶廖缅科奉命攻占罗斯托夫和萨尔斯克，以切断A集团军群的主要退路，但是马利诺夫斯基的第2近卫集团军和波波夫的第5突击集团军都遭到了据他们报告是赫特的第4装甲集团军的猛烈抵抗。在攻打集莫夫尼基德军(即受到党卫军诺曼人师增援的第16摩托化师和其他部队)时，东南翼的特鲁番诺夫第51集团军和格拉西缅科第28集团军的时运也并不比他们好。叶廖缅科和他的军事委员会感到有责任向莫斯科指出，部队离开铁路运输终点站已达二百多英里而且他们的装甲部队比编制定额少三百五十辆坦克。远在南翼和东南翼的秋列涅夫的南高加索方面军仍分成两个孤立的集群，即诺沃罗斯斯克附近库班河以南山区的彼得罗夫黑海集群和里海附近格罗兹尼与巴库地区的马斯连尼科夫北部集群。该方面军正在处境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作战。那里没有什么可用的公路。在冰雪融化期，即使对步兵来说这个地区也几乎是无法通行的。此外，增援彼得罗夫的黑海集群很困难，因为部队和装备必须从里海地区沿着绵长的高加索山脉的劣等公路进行运输，这段距离将近六百英里。该集群在斯大林的压力下接受了切断德军在塔曼半岛的退路的任务。黑海集群使用驮载运输工具，边走边开路，开始缓慢地向前运动。但是，当该集群最后走出山麓丘陵地时，库班河的河水已泛滥成灾，淹没了草原。当A集团军群分阶段撤退时，苏军就穷追猛打，但是德军却避免了被南高加索方面军切断的危险。秋列涅夫和马斯连尼科夫后来都被指控为胆小鬼，他们战战兢兢，唯恐上德军的圈套，一味提防敌军攻打格罗兹尼。

苏联1月间的推进表明，A集团军群和顿河集团军群所遭受的威胁来自两个方向，即顿河下游叶廖缅科的南方方面军和乌克兰东部地区瓦杜丁的西南方面军。然而，到1月27日以后，希特勒才作出A集团军群撤退的明确决定。马肯森指挥的由一个装甲师和三个步兵师组成的第1装甲集团军奉命与曼施泰因会合。曼施泰因获准撤退到顿河下游以西地区。但是，A集团军群其余的部队，约有十个德国师和十个罗马尼亚师，共计三十五万多人，奉命撤至塔曼桥头堡。后来证明，它们即使撤到此地对曼施泰因在乌克兰的艰苦战斗也没有多大帮助。曼施泰因请求元首批准他撤到米乌斯河原来的防线，但是元首却不同意，并且认定，甚至连顿涅次产煤区这块地方对德国经济也是至关重要的。可是，不久以后，局势就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了。2月2日马利诺夫斯基接替叶廖缅科指挥南方方面军。2月4日该方面军到达沙赫特-诺沃切尔卡斯克一线。四天之后，霍缅科第44集团军的一个骑兵机械化集群从格罗兹尼出发经过长途行军抵近罗斯托夫，接着渡过封冻的顿河到达位于罗斯托夫和塔甘罗格之间的恰尔季尔。与此同时，在该集群西北方向上的乌克兰境内，戈利科夫的沃罗涅日方面军占领了别耳哥罗德、库尔斯克和沃耳昌斯克，接着它的第6近卫骑兵军和卡扎科夫的第69集团军于2月11日渡过了封冻的顿涅次河，抵达哈尔科夫郊区，在那里它们与豪塞尔的党卫军装甲军的近卫师交了锋。沃罗涅日方面军的左邻，即西南方面军，使用了V.I.库兹涅佐夫的第1近卫集团军、哈里东诺夫的第6集团军和波波夫的坦克集群渡过顿涅次河到达顿河集团军群的深远后方，并在斯大林的催促下插向第聂伯河畔的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和扎波罗日耶渡口。2月5日，南方方面军的列柳申科第3近卫集团军攻占了伏罗希洛夫格勒，经过九天的逐屋巷战，扫清了该城之敌。

德军的处境十分险恶，以致曼施泰因和克鲁格于2月6日被召回东普鲁士。在这次会见时，希特勒

不得不勉强地同意他们先前提出的撤到米乌斯河以西和放弃尔热夫突出部的请求。这是要放弃的第二个大突出部，因为希特勒已被迫同意放弃迭米扬斯克地区以稳住列宁格勒附近的阵地。在列宁格勒，苏军最后终于开辟了一条直通该城的陆上走廊。魏克斯的B集团军群司令部停止指挥，纳入预备指挥系统。其所属部队分别交由曼施泰因和克鲁格指挥。曼施泰因的顿河集团军群改称南方集团军群。

德军第2集团军和匈牙利第2集团军的失败以及它们突然从沃罗涅日撤退到雷耳斯克，已使克鲁格的中央集团军群的南翼部分地遭到包围。2月初，莫斯科组建了一个新的方面军——中央方面军，由原顿河方面军的罗科索夫斯基指挥。该方面军下辖第2坦克集团军和三个步兵集团军。中央方面军企图在2月25日，在斯大林亲自安排的一次战役中，从南部绕到布良斯克-奥廖尔突出部的后方包围克鲁格的中央集团军群。这次，罗科索夫斯基没有成功，因为退却的德国第2集团军最后占领了雷耳斯克-苏梅一线。这时第2集团军已由魏斯指挥，属中央集团军群建制。大批从尔热夫地区撤出的师很快顶住了苏军对北翼和西北翼的压力。

2月17日，希特勒在蔡茨勒和约德尔的陪同下到达扎波罗日耶南方集团军群的司令部，因为那里的状况已引起人们的恐慌。元首已打算解除曼施泰因的职务。前一天，兰茨集群违抗希特勒的命令撤出了哈尔科夫，向西南撤退。霍利德特集群不久也被改编为德军新的第6集团军。它正坚守米乌斯河防线，抵挡马利诺夫斯基的南方方面军。与此同时，从高加索撤到曼施泰因左侧的马肯森第1装甲集团军，也企图阻挡从斯拉维扬斯克向红军城和斯大林诺（顿涅次克）推进的V·I·库兹涅佐夫第1近卫集团军和波波夫坦克集群的一部。再向西大约七十英里，在南方集团军群的深远纵深内，第1近卫集团军和哈里东诺夫第6集团军距第聂伯河只有三十英里。切断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和斯大林诺之间的铁路干线后，它们离元首开会的地方就不到五十英里了。为恢复原来的态势，曼施泰因建议使用赫特的第4装甲集团军对前来包围的苏军实施反突击。第4装甲集团军编成内有第57与第48装甲军（共有五个师，其中三个师为装甲师）以及第2党卫军装甲军（原来由两个，后来由三个摩托化师组成）。第4装甲集团军从扎波罗日耶和斯大林诺之间的地区北上攻打苏军翼侧，这时，党卫军装甲军从波尔塔瓦地区向南进攻，向第4装甲集团军靠拢，以孤立第1近卫集团军和第6集团军的先头部队。赫特担任总指挥。赫特的左翼由肯普夫集群掩护。在赫特的右翼，第3与第40装甲军以及第30军组成的马肯森第1装甲集团军将孤立波波夫坦克集群和第1近卫集团军的支援部队并将他们歼灭。虽然南方集团军群的车辆燃料奇缺，但是通过无线电截听获悉苏军的燃料更缺。同样通过无线电截听还了解到苏联野战指挥官几乎都认定德军将撤退到第聂伯河以西。由于里希特霍芬第4航空队的配合与增援，苏联空军在战术上遭到了一次惨重的失败。

希特勒还在为哈尔科夫的失守而感到痛心，他认为当前的目标是收复哈尔科夫而不是歼灭敌军。他不相信南方集团军群处境危险。然而在第二天的会议上，他却勉强地同意了曼施泰因提出的反突击的建议。

与此同时，斯大林也在声色俱厉地催促西南方面军前出到第聂伯河。苏军这时已经超过了支援和补给的距离，加以收复的机场还不能使用，他们也失去了有效的空中支援。在这条漫长的交通线上，补给和补充兵员的系统、维修系统工作得很糟；许多兵团和部队，由于伤亡过多，只剩下了一副空架子。2月19日上午豪塞尔的第2党卫军装甲军从克拉斯诺格勒地区向苏军哈里东诺夫第6集团军的翼侧发起了进攻，打开了一个宽达二十五英里的大缺口。党卫军帝国师在这个缺口上击溃了第4近卫步兵军。2月22日，克诺贝尔斯道夫的第48装甲军与其右邻基希纳的第57装甲军一起向巴甫洛格勒挺进，歼灭了许多苏联部队并与党卫军装甲军会合。尔后它们改变方向，北上攻打哈尔科夫。苏军只有九千人被俘，而

南方集团军群却宣称在战场上击毙敌军二万三千人。马肯森令亨里奇的第40装甲军(编有两个装甲师和一个党卫军摩托化师)歼灭位于红军城和巴尔温科沃之间的波波夫坦克集群的先头部队。这个坦克集群有些部队由于缺油早已停止不前。

苏军最高统帅部仍然认为德军发起反突击是为了掩护南方集团军群从米乌斯河撤到第聂伯河以西。为了制止霍利德特集群和第1装甲集团军的行动,西南方面军奉命再次出击。然而,这样的命令已难以执行了,因为此刻赫特的第4装甲集团军仍在迅速北上、离开它的出发地大约已有一百五十英里,而且它在3月4日到6日期间已变更了部署。该集团军迁回到西南方面军的北翼后就在哈尔科夫附近、沃罗涅日方面军左翼美烈法和索科洛沃之间发动了一场猛烈的进攻,在卡扎科夫的第69集团军和雷巴尔科的第3坦克集团军之间打开了一个三十英里宽的缺口。沃罗涅日方面军未能堵住缺口。3月12日德军突入到哈尔科夫的街头,两天后对该城进行了合围。缺口继续在扩大,苏军没有可供使用的预备队。德军已推进到别耳哥罗德附近。显而易见,罗科索夫斯基的中央方面军受到了威胁。3月18日别耳哥罗德被大德意志摩托化师攻克。这时苏军最高统帅部才认识到德军的行动并不是掩护撤退的牵制性行动,中央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有被孤立的危险。第3坦克集团军奉命突破哈尔科夫附近的包围圈。沃罗涅日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撤退到顿涅次河以东大约四十英里处。

斯大林的反应充分体现了独裁者和苏维埃制度的特征。他想知道沃罗涅日方面军出了什么问题。军事委员会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政治上也需要加强。赫鲁晓夫被派进这个委员会。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也参加了该委员会的工作。

3月16日,朱可夫还在西北方面军铁木辛哥那里,斯大林在通话中就告诉他,大本营已决定:由索科洛夫斯基接替当时负责指挥西方方面军的科涅夫。斯大林与朱可夫就乌克兰的局势交换了意见。据朱可夫本人说,他建议科涅夫指挥西北方面军,这样铁木辛哥就可以抽出来作为大本营的代表到乌克兰南部,采取必要的措施,恢复原来的态势。斯大林同意这个建议,但是要求朱可夫返回莫斯科。在莫斯科,朱可夫与这位通宵达旦对总参谋部施加压力的独裁者交换过意见,并于清晨五时共进早餐之后,便飞往沃罗涅日方面军。戈利科夫的位置让给了瓦杜丁。朱可夫请求从最高统帅部预备队再拨给三个集团军。斯大林拨给了他第1坦克集团军、第21集团军和第64集团军。苏联三个进行增援的集团军从内地赶来,加以春季道路随着冰雪的融化而变得泥泞不堪,这时局势才得以稳定下来。

德军南方集团军群的有限反攻使苏军丧失了它在俄罗斯南部和乌克兰的主动权,因为瓦杜丁已在11月渡过顿河去攻打罗马尼亚部队。据报道,曼施泰因的勇猛进攻使苏军死伤四万多人,损失坦克六百辆、火炮五百门。这些武器均被德军缴获。这次胜利使德军无可置疑地控制了顿涅次河与米乌斯河之间的地区,这与1941年冬季所控制的战线几乎完全一样。苏军所遭受的挫折是有限的、暂时的而不决定性的,但是这却挽救了德军南方集团军群免于毁灭,而且还使它赢得了一些喘息时间。德军的胜利应归功于曼施泰因和克鲁格。他俩最终说服了元首,使他同意缩短战线,腾出兵力,组成预备队,争取主动权,放弃了他原来的单纯防御的战术。有些功劳应归于赫特。然而,起决定性作用的却是豪塞尔的装甲军。该装甲军由三个富有作战经验、装备精良、经过休整的近卫师、帝国师和骷髅师组成。这三个师要比苏军的部队优越得多。苏军部署分散,支援兵器不足,补给低劣,而且那时已力不能支。

苏联在1942年到1943年冬季的攻势就这样以胜利而告终。德军最强大的集团军统统都被歼灭。德军盟军的四个集团军也被打得溃不成军。德国一些评论家对苏联战略有两点挑剔。第一点,认为当时对罗马尼亚、意大利和匈牙利的三次进攻应该同时进行,而不应该相继实施。如果苏军的空中力量、火炮

和输送车辆足以支援这三次进攻的话，那么这就批评对了，然而情况并不是这样。苏联前一年反攻失败，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分散和浪费了兵力。第二点，苏军最高统帅部未能坚决地向罗斯托夫和亚速海推进，切断整个 A 集团军群和顿河集团军群部分部队的退路。这个批评倒是中肯的，因为成功地实施这样的突破，毫无疑问会使德军这两个集团军群处于危险的境地。然而，硬向亚速海推进，可能归于失败，如果在推进中那些负责包围德军第 6 集团军的部队被削弱的话。此外，在顿河下游的罗斯托夫大桥并不是退出高加索的唯一出口，因为 A 集团军群经刻赤海峡撤退证明是可行的。正因为如此，斯大林才强令黑海集群切断穿越塔曼半岛的退路。如果塔曼半岛的退路苏军不能切断的话，那么夺取第聂伯河下游和彼烈科朴地峡要比攻打罗斯托夫为佳。占领了彼烈科朴就可以封锁退出克里木的出口，而且还可孤立 A 集团军群和南方集团军群。这就是斯大林极力要做的。

德国的愚蠢，使苏联在 1942 年冬季的战略所获得的战果也许要比斯大林和最高统帅部所期望的多得多。在斯大林逝世后的年代里，斯大林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说他重犯了 1941 年冬季那样的错误：过高地估计了苏联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敌人的力量，结果在过于宽大的正面上向西推进，分散了苏军的兵力。根据同样的理由也可以论证，如果沃罗涅日方面军、西南方面军和南方方面军集中兵力向西南长驱直入乌克兰夺取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扎波罗日耶和克里木地峡，那么取得的胜利可能更大些。即便如此，这些胜利也可能是有限的。苏联境内的战争继续受到地形、距离和气候的影响，甚至是限制。11 月，德军日暮途穷，几乎到了人竭财尽的地步。天平上苏军一边的砝码加重了。苏联成功的反攻使轴心国部队从斯大林格勒后退了将近五百英里，如果从格罗兹尼算起还不止五百英里。尔后钟摆又摆回到对德军有利的位置。苏军因受到作战、远距离和气候的影响，实力已经削弱，组织已经涣散，抵挡不住与它敌对的那些疲惫不堪、人员不足的德国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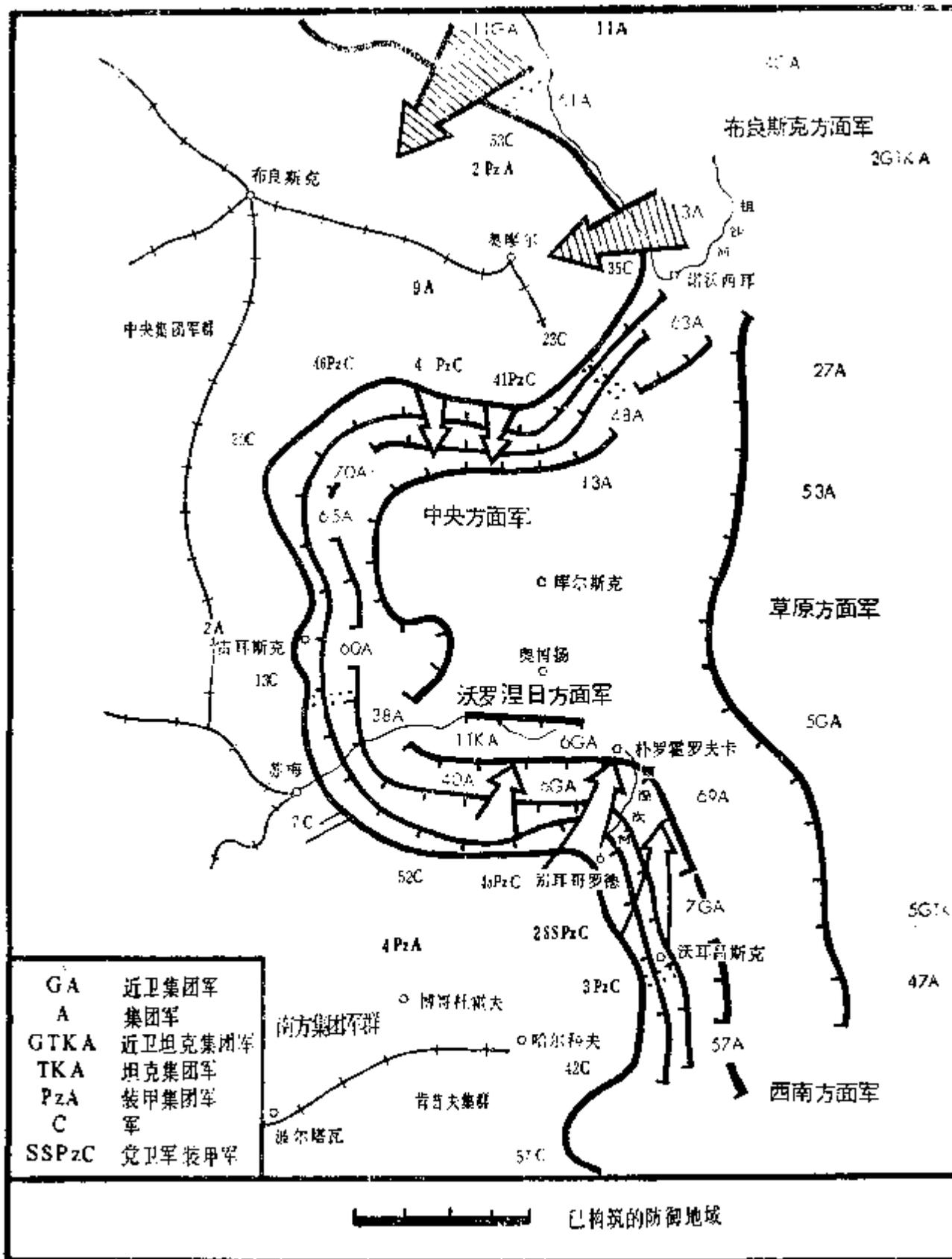
1943 年初苏联进攻期间，德苏两国军队的编成和兵力对比才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1941 年，德国把效率高、装备精良、世界上最精锐的装甲部队和摩托化部队投入了战争，尽管这些部队只是整个德军中的一小部分。德国的战术空中支援很出色。那时的苏军并不缺少坦克、飞机或其他武器装备，但是它决不是一支现代化的摩托化军队，甚至还比不上德军那些拥有骡马牵引火炮与马车的徒步步兵师。然而到了 1943 年，德军的编制、武器装备的质量与规模非但没有改进，保持它的领先地位，反而远远地落在它的敌人的后面。1943 年 3 月，东线比编制定额少四十七万人。由于形势所迫，德军最高统帅部只得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尽力而为，继续干下去。希特勒总是迷恋于师的数量，因而连续不断地组建新的师。他拒绝补充、加强或改装现有的师，结果这些师只剩下个空架子。所谓的装甲师只有三十到四十辆坦克。1941 年德军出动了三千三百辆坦克到苏联。1943 年 1 月 23 日，它在整个东线只剩了四百九十五辆能够作战的坦克。除了少量虎式 (VI 型) 坦克外，没有任何新式的坦克可供使用，尽管 III 型和 IV 型坦克后来又加上了装甲裙，改用碳化钢的装甲和炮身長、初速大的火炮。师的编制逐渐发生变化。师的名称保留着，但是师编成内团的数量和团编成内营的数量都削减了，结果，师的战斗实力大大削弱。另一方面，苏军却改进得比原来好。苏联空军尽管在飞机性能方面仍不及德国空军，但在改进飞机质量方面大有进步。KV 型坦克和 T34 型坦克胜过德国的 III 型和 IV 型坦克，而且大批地进行生产。从 1942 年年中起，坦克军和机械化军组成了坦克集团军。但是，1943 年期间可以看到的苏军一个最重大的改进乃是它的迅速摩托化，使苏军最高统帅部能够在隆冬和冰雪融化的季节实施纵深突破。而迅速实现摩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有赖于进口的美国卡车。一度是世界上装备最精良的德军，事隔两年竟落到了一个过时的军队的境地，得到的尽是一些快过时的武器装备。苏军的指挥官和传令兵乘坐四分之一吨吉普车，而德军仍然骑马。苏军使用斯蒂倍克牌或道奇牌的六轮传动卡车，而德军使用的却是农用轻便马车。德国野战部队

参谋机构的效率和德国士兵的素质仍然胜过苏军。然而，尽管如此，曾经是帝国骄傲的德军，却成了世界上一支比较落后的军队。

## 第二十二章 库尔斯克会战

轴心国在斯大林格勒和北非的失败以及苏、美、英军事力量的迅速增长开始表明，除非与德国交战的轴心国之间发生内讧，否则轴心国是不可能取胜的。日本在太平洋已成强弩之末，并且已然遭到重大挫折。意大利几乎是不惜任何代价地想结束对苏战争，芬兰也在考虑安全脱身的对策。安东奈斯库想与西方列强讲和，但是又想继续对苏战争。希特勒以及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和陆军总部的参谋机构一致认为，欧洲大陆遭受入侵的危险迫在眉睫，1943年硬要在东线决定胜负已不可能。约德尔和最高统帅部一般来说同意抽调东线的部队加强西线和地中海。而陆军总部对苏联以外的战区并不承担任何责任，也没有什么兴趣，所以只有相应地缩短战线和减少任务，它才愿意接受抽调东线部队的决定。希特勒拒绝这样干。他不仅要保全面子而且还十分错误地认定德国的战时经济承受不起领土和资源的损失。就这样，德国武装部队在东线与西线之间、陆军总部与最高统帅部之间争得不可开交。然而，最高统帅部、陆军总部和元首当时大体上都同意德军在苏联必须转入防御。

希特勒认为，在苏联最好的防御手段是实施有限的进攻，而且要在冰消雪融、土地干燥之后立即实施，抢在美英进攻欧洲的前面。这个看法得到了蔡茨勒的支持。曼施泰因不久以前在哈尔科夫会战中取得的胜利对此也起了促进作用。希特勒同意先撤出尔热夫突出部，因为所撤出的部队，即莫德尔第9集团军，可以用于遂行别的进攻任务。他要先敌发起进攻，以摧毁苏军的进攻能力，那怕是暂时地、部分地也好。需要的是俘虏其人员、缴获其武器装备，同时还要赢得迅速而辉煌的胜利，用以恢复德军的声誉和轴心国的信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要象一座灯塔那样光照全球。



库尔斯克会战  
1943年7月

图 18 库尔斯克会战

原来计划向哈尔科夫东部实施两次小规模辅助进攻以完成对哈尔科夫的合围。这两次行动的代号叫“鹰”计划和“豹”计划。但是最后放弃了这个方案，采纳了进攻库尔斯克的方案。所选择的地段是苏军的库尔斯克突出部。该突出部向西楔入实际上是德国向东凸出的两个突出部之间。其中德军北部那个突出部有奥廖尔城，南部那个突出部是以哈尔科夫城为中心。希特勒和蔡茨勒的计划是令中央集团军群的莫德尔第 9 集团军从奥廖尔突出部向南进攻库尔斯克，而南方集团军群赫特第 4 装甲集团军和肯普夫集群从哈尔科夫突出部向北进攻库尔斯克与莫德尔会合，尔后歼灭被包围在库尔斯克突出部的苏军。

3 月初开始制定进攻计划，原来打算 4 月中旬发起进攻，可是后来又推迟了，一是因为部队集结拖延了时间，一是颇受希特勒器重的莫德尔担心自己兵力不足，再三要求补充兵力。5 月 4 日希特勒在慕尼黑召集了一次会议，讨论代号为“城堡”的进攻计划。出席会议的有克鲁格、曼施泰因、蔡茨勒和古德里安。退休的古德里安在此以前已被召回担任机动部队总监 [ 江左注：另译“装甲总监” ] 的职务。莫德尔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但通过信件提出了许多异议。他确信，苏军野战防御力量十分强大，它能够顶住德军的进攻，同时还能投入新锐的预备队。虽然莫德尔没有说他不同意该项计划，但是他含蓄地表示：鉴于力量对比悬殊，他对这次进攻的成败没有把握。克鲁格和曼施泰因总的来说同意该进攻计划，但是却不同意继续拖延，因为苏军每周都有新的部队开到前线，拖延时间只能对苏军有利。与此相反，古德里安预期坦克会受到损失，因而竭力反对实施“城堡”计划。他需要用这些坦克装备西欧的德军。古德里安的态度显然激怒了他的宿敌克鲁格元帅。据古德里安说，几天之后克鲁格就得了歇斯底里症，要求与他决斗，并邀请希特勒当他的助手。

失败在什么时候都是“孤儿”，人们总是互相推脱，因此，“城堡”计划失败的责任也不是轻而易举就能确定的。希特勒显然有些拿不定主意。古德里安责怪希特勒和蔡茨勒，特别是蔡茨勒，而且还说克鲁格与他们的意见一致。后来蔡茨勒强调，集团军群司令们不够热心，尽管按梅伦廷的看法，此刻他本人似乎是信心百倍。凯特尔是同意进攻的，而约德尔是反对的。各种可能的作战方案都讨论过，例如：不从北部和南部而从西部第 2 集团军地域突破，这样就可以避开敌方周密设防的阵地。然而，变更进攻部队的部署又得拖延时间，这个作战方案没有被采纳。有人还建议待苏军发动进攻时再采取行动，尔后转为反攻，但是这样做太被动，不合希特勒的心意。结果，进攻再一次推迟，等到拥有更多的重型坦克和强击火炮时再议。

希特勒不仅对部队数量的魔力而且还对科学技术的发展着了迷。他希望科学技术的发展在战争中能成为德国的救星。他对空心装药破甲弹曾寄予很大希望，认为它是对付 T34 和 KV 型坦克的有效手段。这个希望落空了，他就转而乞灵于重型和超重型坦克。VI 型(虎式)坦克重约五十六吨、装有一门 88 毫米火炮，当时已小批量地装备部队。V 型(豹式)坦克重约四十五吨，是一种新式重型坦克，刚刚研制成功。希特勒拒不接受技术人员的劝告，决定将所有能集中的重型坦克都用于“城堡”作战计划，其中包括豹式坦克、波尔舍的虎式坦克和费迪南德式强击火炮。然而，它们全都没有完成验收试验。

7 月 1 日，元首接见了参加这次进攻的军以上高级指挥官并讲了话。他的开场白是讲战争形势，并大骂意大利是导致各种灾难的祸根。说罗马尼亚和匈牙利靠不住，芬兰已到了人穷财尽的地步。德国必须不借任何代价固守夺得的土地——非此就无法生存——而且务必使德国军人都知道，他们应该与阵地共存亡。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他都不会放弃巴尔干半岛，而且他还要用德军取代那里的意军。克里特岛也要守住，绝不能交给敌人让他们在那里再开设一个机场。他不否认德军在苏联面临许多潜伏着的危机。

但是，他认为苏军为准备另一次冬季攻势在整个夏季是不会大动干戈的。他不想放弃奥廖尔突出部，因为牵制住这部分苏军对德军有利，而且他也决不相信苏军会再次让德军进行有组织的撤退。苏军已有教训在先，在德军撤离尔热夫突出部时，它曾坐失良机，放走了敌人。元首不同意坐等敌人进攻时再行还击，即实施反攻的建议。他认为德国必须争取主动，先发制人。他不想否认“城堡”行动是一场赌博，但是他本人相信它会成功。这个信念是他根据以往的事实得出来的。那时他驳回了军界所有的建议，独自作出了进军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苏联的决定。

人们可能认为有充分的理由立即放弃“城堡”攻势计划。

在南部，曼施泰因的进攻部队，也就是赫特的第4装甲集团军，下辖：奥特的第52军，部署在左翼，有三个步兵师；克诺贝尔斯道夫的第48装甲军部署在中央，有一个步兵师、两个装甲师和大德意志装甲护卫师；豪塞尔的党卫军第2装甲军，有一个步兵师和三个党卫军装甲护卫师。大德意志装甲护卫师的编制特殊，其坦克的编制数比装甲师还多。别耳哥罗德以南即第4装甲集团军的右邻是肯普夫集群，有三个军，即：布赖特的第3装甲军，有一个步兵师和三个装甲师；劳斯一个军，有两个步兵师；马滕克洛特的第42军，有三个步兵师。内林的第24装甲军，是集团军群的预备队，有第17装甲师和党卫军诺曼人装甲护卫师。总计，南方集团军群有二十二个师，其中六个是装甲师，五个是装甲护卫师，其余十一个步兵师中只有七个参加这次行动。曼施泰因拥有的适合于作战的坦克不到一千辆（其中有九十四辆虎式坦克、二百辆豹式坦克），强击火炮不到一百五十门。在北部，部署在奥廖尔突出部的莫德尔第9集团军编成内有左翼的第23军和右翼的第41、第47、第46三个装甲军和第20军。埃泽贝克集群，有一个装甲护卫师和两个装甲师，编为集团军的预备队。莫德尔共有二十一个师，其中有六个是装甲师、一个是装甲护卫师，共九百多辆坦克。他其余的十四个步兵师中有八个参加这次战役。给“城堡”进攻提供空中支援的是，北部的第6航空队第1航空师（共有七百三十架飞机）和南部的第8航空军（共有一千一百架飞机）。德国第2集团军，下辖七个步兵师，占领了库尔斯克突出部以西地区。莫德尔的后方，即奥廖尔以北，由第2装甲集团军的步兵师负责掩护。

哈尔科夫战役之后，从曼施泰因击退苏军起，苏军的防线没有变动过。库尔斯克突出部的北半部由罗科索夫斯基的中央方面军扼守，南半部由瓦杜丁和军事委员会政治委员赫鲁晓夫所指挥的沃罗涅日方面军扼守。中央方面军以北是波波夫的布良斯克方面军以及索科罗夫斯基和军事委员会政治委员布尔加宁所指挥的西方方面军。沃罗涅日方面军以南是西南方面军。德军企图用假的无线电通信和伪装的车辆集结将苏军注意力吸引到沃耳昌斯克以南顿涅次河地区，但是苏军已看穿德军要进攻的是库尔斯克突出部。希特勒知道苏军最高统帅部正在抽调部队准备发动大规模进攻，但他没有料到这次攻势距冬季还有那么长的时间就提前发起了。4月后半月，斯沃博达会议之后，苏军最高统帅部决定在德军发起进攻后再开始它的攻势，并根据罗科索夫斯基的提议，将它的主要战略预备队（系一个方面军，后称为草原方面军）部署在库尔斯克突出部的正东。它位居中央，向北可以反击莫德尔，向南可以反击曼施泰因，同时又不会被敌切断或者过早地投入突出部的战役。科涅夫指挥的草原方面军由五个集团军（其中包括一个坦克集团军）、一个坦克军、一个机械化军和三个骑兵军组成。中央方面军由六个集团军（其中一个是坦克集团军）和两个独立坦克军组成。沃罗涅日方面军中有四个集团军部署在前方，一个步兵集团军和一个坦克集团军留作预备队，此外还有两个坦克军和一个步兵军。国防委员会成员马林科夫以及当时都是苏联元帅的华西列夫斯基和朱可夫都作为最高统帅部的代表被派遣到各方面军。毗邻的布良斯克方面军和西方方面军在部分地区包围了驻守在奥廖尔突出部上的德军第9集团军。这两个方面军奉命准备对莫德尔的后方实施进攻。莫德尔的后方是由第2装甲集团军中的步兵部队负责掩护的。

库尔斯克突出部内苏军的防御配系是以若干道平行的堑壕为基础、由苏军特有的土木工事构成的。这使人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西线所使用的那些工事。前方主要防御地带的纵深达三英里，有五道堑壕，有的地方还不止五道。所有堑壕都有交通壕连接，并有散兵坑和掩蔽工事。这些堑壕是在民工的帮助下构筑的。第二防御地带距第一防御地带约七英里，其工程构筑与第一防御地带相似。第三防御地带距第二防御地带二十英里。方面军预备队配置在后方、距防御前沿约四十英里，也构筑了数以英里计的线式堑壕。因此，堑壕总长达数百英里，穿过农田、村庄直到草原丘陵的缓坡。各防御地带都有大量的反坦克手段，整个地区敷设了大量的地雷而且构筑有许多反坦克支撑点。据说，仅仅中央方面军就敷设了约五十万枚地雷，其密度达到每英里正面有二千四百枚反坦克地雷和二千七百枚反步兵地雷。配属给中央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的支援炮兵大部分是最高统帅部预备队炮兵。仅第13集团军就得到第4突破炮兵军七百门火炮和迫击炮的支援。据说，这两个主要方面军共有一万三千门火炮、六千门反坦克火炮和一千门火箭炮，远远超过向顿河与伏尔加河进攻时那三个方面军所拥有的火炮，而且也比德军支援突入部队所用的火炮多。库尔斯克突出部苏军详细的兵力部署情况一直没有透露过。但是，据当时德国情报部门估计，沃罗涅日方面军拥有三十五个步兵师、二十五个坦克旅以及许多独立的步兵旅和坦克团；中央方面军拥有的兵力相当于四十个步兵师和十七个坦克旅。苏联部队还得到第2和第16航空集团军大约二千五百架飞机的支援。

德军不遗余力地进行着进攻的准备。侦察和制定计划的工作已广泛展开，任何微小的细节都考虑到了。它拥有整个库尔斯克突出部的航空照片。部队悄悄地受领了指示并进行了休整，人员装备都得到了补充。只有三个难以捉摸的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即气候、苏联纵深预备队的配置和实力以及英美在欧洲登陆的日期。

据苏联报道，7月2日获悉德军进攻已迫在眉睫。据说，7月4日德军一名工兵在别耳哥罗德附近投诚，提供的情报是，他所在的部队要在当天清除铁丝网和地雷。在南部，进攻发起的时间不象寻常那样选在拂晓，而是选在7月4日下午3时。那是一个乌云密布、雷声隆隆、沉闷炎热的下午，德国空军进行了猛烈的轰炸，奥特的第52军进行了试探性的佯攻，之后，克诺贝尔斯道夫的第48装甲军成功地突入了奇斯佳科夫第6近卫集团军的防线，遭到中等程度的抵抗。苏军第6近卫集团军作战经验丰富，它原来的番号是第21集团军，曾在顿河流域击败过第48装甲军。德军认为，防御一方已遭不意，加以对方没有强大的防御炮火更肯定了这一看法。入夜，第2党卫军装甲军进行了一些试探性进攻，为第二天的战斗夺取所需的观察所。到了晚上十时三十分左右，苏军炮兵开始对整个地区进行猛烈的炮火袭击。

那天夜间淫雨绵绵，道路泥泞不堪。但是，在拂晓五时德军第48装甲军和党卫军装甲军仍然展开了进攻。第48装甲军突破了苏军第一道防线，克服所谓轻微的抵抗，于两个小时后抵达目标。第8航空军在清晨与苏联空军几个企图轰炸哈尔科夫地区德军机场的轰炸机团交战之后，夺取了战斗地域上空的制空权，不过未能制止苏军当天对第48装甲军集结的坦克进行连续而有效的空中袭击。7月5日早晨下了一场倾盆大雨，雨水使许多小溪成了坦克无法通过的激流。于是，又等待工兵架桥，使进攻停顿了大约十二个小时，据第48装甲军报告，整个作战地区都布满了地雷。苏军坦克占据的位置较高，地形有利。忠于职守的苏联炮兵的火力越来越猛，而且几乎不受德国空军对苏联发射阵地所实施的大规模轰炸的影响。在中部地区，第48装甲军右翼的豪塞尔党卫军师于7月5日黄昏仅仅突破了苏联的第一道防线，而布赖特的第3装甲军也只占领了别耳哥罗德以南顿涅次河上一个小小的登陆场。到第二天战斗结束时，德军只在三处有所突破，纵深还不到六七英里。赫特的结论是，与人们的意料和以往的经历相反，苏联步兵受过适当训练而且士气高昂。地形肯定是不便于双方坦克行动的，但是地雷、沟壑和水涝地所构成

的障碍，以及星罗棋布的村庄和青纱帐的掩护，都有利于防御的步兵。正因为如此，苏联步兵部队已设法将人员、火炮和武器装备撤至第二道防线。

7月6日，第4装甲集团军继续沿着通向库尔斯克的公路进攻奥博扬。第8航空军出动飞机近一千七百架次，其中有一半是斯图卡俯冲轰炸机，然而，既要支援第48装甲军和党卫军第2装甲军作战，又要对付敌空军越来越强的抵抗，德军的空中力量是不够的。7月5日夜间与7月6日早晨，奇斯佳科夫的第6近卫集团军得到了大量反坦克部队的加强，卡图科夫的第1坦克集团军也开进了第二防御地带，位于第6近卫集团军之后。据苏方资料记载(其真实性极为可疑)，沃罗涅日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决定将第1坦克集团军的几百辆坦克配置在第6近卫集团军步兵部队的地域内掘壕据守。据推测，这是赫鲁晓夫的天才在军事委员会中又起了主导作用。显而易见这就导致了意见的分歧。华西列夫斯基支持瓦杜丁和赫鲁晓夫，而朱可夫和斯大林反对。最后，为了加强炮兵和反坦克的火力，坦克还是进入了掩体。7月7日，战役的发展越来越有利于德军。乍看起来，似乎德军可以取得主动权，并突破敌防御地域。第48装甲军和第2党卫军装甲军开始缓慢但不停顿地夺取敌阵地，并肩攻向奥博扬。肯普夫集群第3装甲军从舒米洛夫第7近卫集团军的翼侧向东北推进，进展神速，已开始向它们靠拢。这就使苏军沃罗涅日方面军感到有些恐慌，于是方面军采取了不寻常的措施：鉴于库尔斯克突出部西南角迄今无战斗，便命令据守该地的莫斯卡连科第38和第40集团军将其所有的炮兵部队(包括步兵师属炮兵团)交给第6近卫集团军。从这两个集团军还抽调了一个坦克军和数个步兵师去保卫奥博扬。同一天，第2和第5近卫坦克军对第4装甲集团军两翼的突击部队进行了反突击。

7月9日，第48装甲军离奥博扬仅仅十六英里，但离库尔斯克仍有五十五英里，离莫德尔的第9集团军更远，有九十英里。德军进攻锐势大减，人员伤亡惨重，部队疲惫不堪。希特勒寄予很大希望的波尔舍虎式坦克〔江左注：指“象”式〕、豹式坦克和费迪南德式强击火炮证明并不成功。波尔舍虎式坦克没有机枪，提供不了近距离的防御火力。豹式坦克和费迪南德式强击火炮配备的弹药数量不足。V型坦克的底盘技术上不过关，仍然不适用而且容易起火。重型坦克在战术上运用不当，没有充分使用它们非常有效的远程火炮来支援中型坦克和遂行远距离的狙击任务而将它们配置在战斗队形的最前方。不久就发现在灌木林和果木林进行近战时，T34型坦克在直射距离上能象虎式坦克摧毁T34型坦克一样轻而易举地摧毁虎式坦克。

瓦杜丁无法用卡图科夫的第1坦克集团军实施反冲击，因为该集团军早已掘壕据守无法撤出。这样的难题，朱可夫可能在反对用它遂行此项任务时已经预见到了。当时，沃罗涅日方面军得到了草原方面军的第5近卫坦克集团军和扎多夫的第5近卫集团军的加强。罗特米斯特罗夫(后来成了坦克战方面的最有名望的学术权威之一)指挥的第5近卫坦克集团军，强行军二百多英里到达朴罗霍罗夫卡地区。这时，第2党卫军装甲军正从该地向东突击以便重新寻找机动空间。7月12日在猛烈的航空兵火力准备之后，罗特米斯特罗夫的几个坦克军、一个机械化军共八百五十辆(门)坦克和自行火炮向豪塞尔的第2党卫军发起进攻。朴罗霍罗夫卡坦克战是这场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在朴肖尔河和铁路路基之间一块狭长的地域上展开的。这个地域地形倾斜，有多道冲沟，密布着灌木林和果木林。双方大约动用了一千三百辆(门)坦克、强击火炮和自行火炮，在战场上空还进行着空战。近战时，德国新式重型坦克并不比T34型坦克优越。战斗连续进行了数天。第5近卫坦克集团军声称德国约有三百辆坦克被摧毁。与此同时，远在左翼的克诺贝尔斯道夫的第48装甲军还在继续与奇斯佳科夫的第6近卫集团军和卡图科夫的第1坦克集团军进行交战。尽管它认为苏联坦克的损失很大，然而它承认己方坦克的损失也是令人吃惊的。苏联的突击力非但没有减弱而且似乎还在不断增强。

在此期间，在北部约一百英里处的莫德尔第9集团军没有取得什么战果。德军于7月5日拂晓开始进攻，比南部晚十二小时。德军首先轰炸了苏联第13集团军的炮兵阵地，并遭到了中央方面军炮兵猛烈的反准备和骚扰射击。早晨刚过5时，坦克和装甲步兵就对苏军普霍夫的第13集团军及其毗邻的罗曼年科第48集团军和加拉宁第70集团军的翼侧发起了进攻。这次进攻还得到了坦克扫雷分队和携载炸药的哥利亚小型遥控坦克的支援。三小时后，在虎式坦克和费迪南德式强击火炮的支援下又在较狭窄的正面上恢复了进攻。起初，苏军抵抗微弱，空军似乎决心不大。第一天结束时，莫德尔的进展是令人满意的，因为他在二十英里宽的正面上打开了一个纵深约六英里的缺口，突破了第一道防线。不过，这就是他取得的全部胜利，以后就再没有多大进展了。第二天苏军迅速加强了抵抗。德国步兵对村庄、灌木林和树林进行了清剿，遭到惨重伤亡，头两天就死伤一万余人。7月7日，第9集团军坦克的炮弹消耗殆尽。莫德尔请求蔡茨勒立即给他运送十万发炮弹。德国坦克在地雷场的损失巨大。当德军从正面突入时，苏军继续在后方敷设地雷，扩大地雷场。经过四十八小时，莫德尔的进攻锐势消失了，进攻停了下来。

7月10日，英美部队在西西里一登陆，意大利显然不会再打下去了。希特勒害怕意大利本土和意大利占领的巴尔干半岛失守会使他的南翼暴露，决定采取军事行动，不仅要堵截敌人的登陆部队，而且还要保卫意大利和巴尔干半岛，防备意军背叛。7月13日，克鲁格和曼施泰因奉命到达东普鲁士并被告知元首的决定：停止“城堡”攻势，抽调一部分师到西欧，其中包括党卫军装甲军所属的师。曼施泰因认为苏军坦克预备队就要消耗殆尽，他主张继续这一攻势，否则，他认为就会放走在哈尔科夫到顿涅次盆地和黑海的长形突出部上与南方集团军群对峙的苏军坦克部队。如果党卫军装甲军从南方集团军群调走，那么任何样式的消耗战都会变得毫无意义。

7月10日英美军登陆标志着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终于逼得德国不得不在欧洲大陆的两条战线上作战。用不了多久，就会有許多德国部队为堵塞崩溃的防线而疲于奔命，再也不会会有什么作为了。这次攻势进展并不顺利，而且是否能够取胜希特勒本人也持怀疑态度。自然，希特勒有可能把英美军的登陆当作脱身的唯一借口。然而更可能的是，他下令停止这次进攻确有自己的道理，他不但担心驻守意大利和巴尔干半岛德军的安全，而且还担心那些领土会落在敌人手里。他对苏联仍然估计不足而且对苏军即将开始的夏季攻势一无所知。另一方面，意大利和巴尔干半岛如果突然失守，德国就会失去包括石油在内的多种经济资源，敌人就到了德国的大门口。何况当时元首也没有料到英美还要过十一个月才入侵西欧。然而，苏联的历史文献却闭口不谈希特勒中止进攻的理由，反而却按照共产党集团通用的逻辑说，是库尔斯克会战迫使德军最高统帅部从地中海撤出其精锐部队，这样才使盟军得以在意大利登陆。苏联科学院院士们还由此推论，正是库尔斯克会战终于促成了意大利的失败。

索科罗夫斯基的西方方面军和波波夫的布良斯克方面军已奉命准备对莫德尔后方的奥廖尔突出部发起代号为“库图佐夫”的进攻。西方方面军的巴格拉米扬第11近卫集团军奉命一直向南突击，力图从北面包围奥廖尔突出部。布良斯克方面军用第3和第63集团军从东面直捣奥廖尔城。最近晋升为中将军的戈尔巴托夫，6月份才任命为第3集团军的司令，在年轻、乐观的波波夫手下工作他还算愉快，但是与他的老对头、布良斯克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政治委员麦赫利斯共事，他却毫无兴致。麦赫利斯工作孜孜不倦，忠心耿耿，对人严格，有狂热的性格，好固执己见。他不相信别人，甚至他的文电从来都是由他亲自草拟、书写和签署。据戈尔巴托夫观察，这样的麦赫利斯从克里木丢丑后收敛得多了。

布良斯克方面军准备从诺沃西耳地区、戈尔巴托夫第3集团军与科尔帕克奇第63集团军分界线附近发起进攻，渡过祖沙河。进攻的目的是，在德军第2装甲集团军的防御地带打开一个缺口，第3坦克集团军准备穿过缺口占领开阔地。这次进攻定在7月12日发起。

在这之前约一周左右，德军第 35 军军长伦杜利克已经获悉苏军准备进攻。无线电接收部门、空中侦察和他自己的情报参谋部门都为他工作得非常出色。战俘和逃兵也提供了大量情报。他估计苏联会从狭窄的正面向奥地利第 262 步兵师发起进攻，因此他向该地调集了很多部队。结果在诺沃西耳仅有七英里宽的地段上就集中了六个步兵营、十八个炮兵连和二十四门重型反坦克炮，这样就削弱了军其它地段的防御。在其余八十英里正面上防守的只有十八个步兵营、二十四门炮兵连和二十六门重型反坦克炮。奥地利军的防御阵地是由一个完整的、绵亘的堑壕体系所组成。堑壕体系构成两道防线，即沿祖沙河的第一道防线及其后方相距三百码的第二道防线，其中包括连、营的配置地域。直射距离达一千码的反坦克炮和火炮进行了纵深配置，而且每个炮阵地周围都敷设了铁丝网和地雷。伦杜利克坚信，只要这个师对情况有足够的估计，它就能顶得住。因此，在战前伦杜利克在他的奥地利朋友身上花了很多时间，向他们着重指出，必须对敌炮兵与坦克进攻的威力有所准备，并告诫他们保持沉着，即使冲击的坦克越过他们的阵地也要沉着。伦杜利克没有坦克和强击火炮抗击敌坦克的可能进攻，他心里非常紧张，唯恐对波波夫的意图判断有误。7 月 12 日清晨，当苏军炮兵开始对奥地利军阵地的左翼实施非常猛烈的轰击时，他才如释重负。这次进攻来势之凶猛是出乎意料的。

清晨 6 时，苏军步兵以密集队形渡过相沙河，遭到德军防御炮火的杀伤，伤亡惨重，然而却成功地建立了一个桥头堡。尔后，苏军工兵在德军视野之内开始架桥。苏军尽管受到炮火的袭扰，仍在六小时内完成了架桥任务。伦杜利克认为，只有空军介入才能制止敌人架桥，但是他根本得不到空军的支援。当天下午，苏军坦克部队源源不断地渡河而来。接着苏军大量 KV 型重型坦克在没有步兵支援的情况下就发起了进攻。它们占领了奥地利步兵防御地域后就向纵深内的反坦克炮射击。德军损失了三门反坦克炮，而苏军的坦克却一辆接着一辆被地雷和反坦克炮火所摧毁。因此，到黄昏苏联坦克后撤时，在战场上遗弃了约六十辆毁坏的坦克。奥地利部队的第一道堑壕失守了，但是他们后撤了几百码又建立了第二道防线，准备应付下次进攻。奥廖尔战役就这样持续了五周，第 2 装甲集团军司令鲁道夫·施密特在苏联进攻开始前两天被撤了职。7 月 13 日到 8 月 5 日，莫德尔成了指挥两个集团军的集团军司令。

本来德军在库尔斯克突出部取得战术性胜利的希望要比苏联历史文献所能同意的大得多。7 月 13 日，德军只有五个师未投入战斗，而中央方面军，据苏联自己报道，却有一个步兵军和两个坦克军未投入战斗。然而，曼施泰因当面的沃罗涅日方面军的处境是非常不妙的。为了支援它，最后整个草原方面军都投入了战斗。如果沃罗涅日方面军不是处于某种危险境地的话，苏军统帅是不会甘冒风险把第 38 和第 40 集团军的建制炮兵都抽调给它的。因此，曼施泰因的意见是正确的，如果第 4 装甲集团军连续地进行突击，就可以摧毁其当面苏军的大部分坦克而且还可以占领开阔地。

“城堡”攻势失败了，因为这个计划考虑不周，一再延期也使进攻失去了突然性。根据斯大林格勒战役的经验，无论德军有多么强大，攻打预有良好防御阵地的强敌是很不明智的。发动“城堡”攻势是一场赌博，德国想抢在英美军在欧洲登陆之前先打一个胜仗，但是希特勒和德军最高统帅部却不曾想到苏联那时差不多已然作好了进攻的准备。希特勒和戈林从来没有接触过东线作战的实际。甚至连蔡茨勒也不了解那里新的作战经验。很明显，离前线越远，看法就越是乐观。克鲁格是属于怀疑派的，而莫德尔对攻势的结局没有什么信心。到了 3 月，这种倾向在南方集团军群中同样也是很明显的。当时第 4 装甲集团军司令赫特鉴于气候不佳和部队过度疲劳，曾坚决反对曼施泰因和最高统帅部再次进攻哈尔科夫的主张。

直到 1943 年，德军通常在战术上是成功的，而在战略上是失败的。这次在库尔斯克，它在战术上也失败了，因而导致战略上的失败。“城堡”攻势的主导思想就预示着希特勒和德军最高统帅部的破产。

“城堡”计划失败后，轴心国从此一蹶不振，而且再也没有重新掌握东线的主动权。

## 第二十三章 1943年苏联的秋季攻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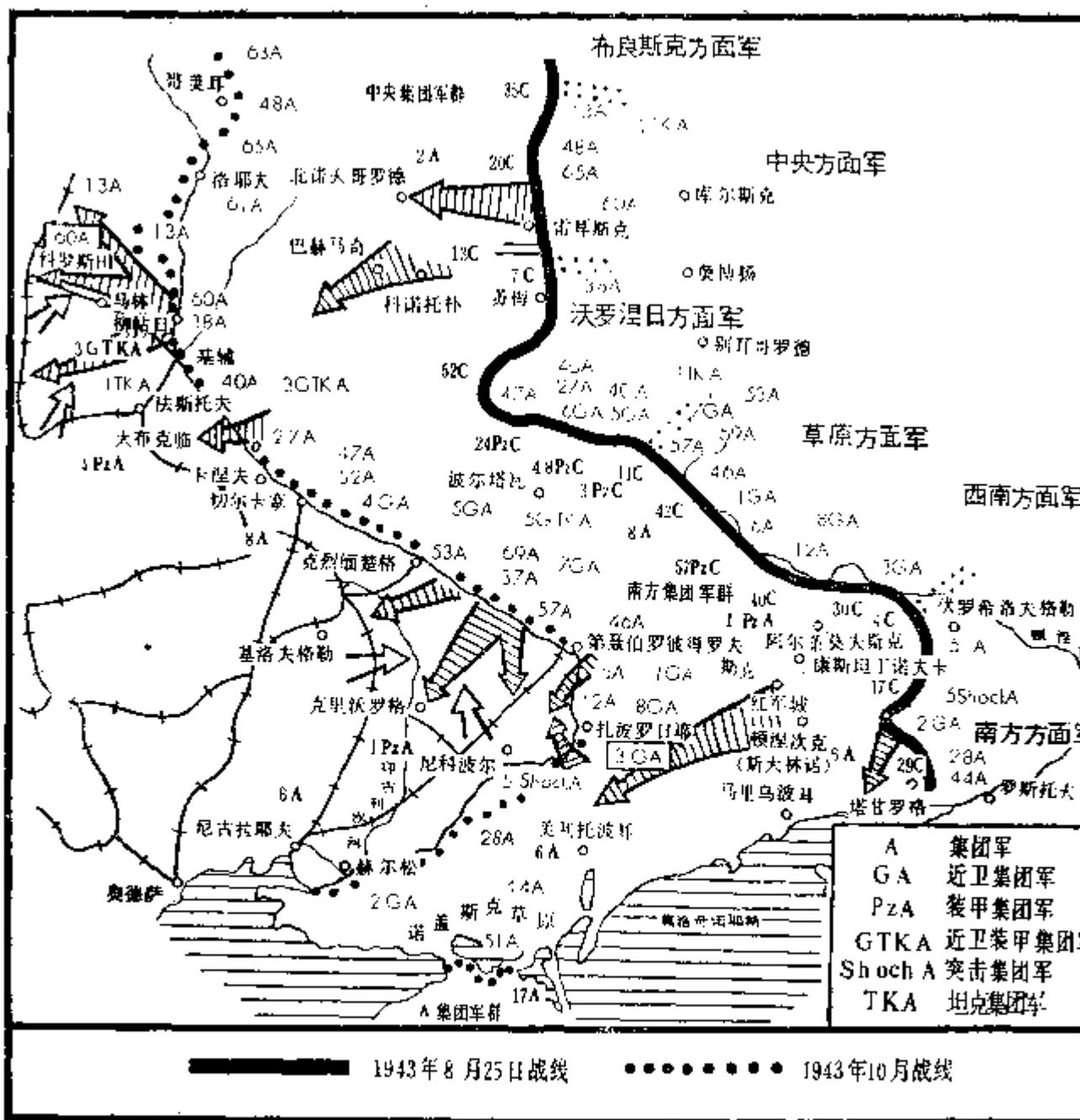
苏军对奥廖尔突出部上的莫德尔第9集团军后方所进行的攻势，包括索科罗夫斯基的西方方面军、波波夫的布良斯克方面军以及后来的罗科索夫斯基的中央方面军所实施的一系列向心突击。西方方面军巴格拉米扬的第11近卫集团军在两个突破炮兵军的支援下，负责实施最初阶段的突击。第11近卫集团军由六个步兵师、一个坦克军与四个坦克旅组成。两个突破炮兵军由六十多个炮兵团组成，拥有近三千门火炮与迫击炮。这一次所采用的战术成了这次战争后期通常采用的战术，即在非常狭窄的正面上实施进攻，步兵师的正面只有两千码。在7月12日拂晓，第11近卫集团军进行了猛烈的炮火准备。在头两天内，该集团军前进了十六英里。进攻是由布良斯克方面军编成内的戈尔巴托夫第3集团军与科尔帕克奇第63集团军从奥廖尔突出部东部发起的。据说德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当莫德尔第9集团军所属的师转身对掩护其后方的第2装甲集团军进行援助时，这才慢慢地制止了苏军的进攻。然而，这是在曼施泰因不得不将大德意志装甲护卫师调给克鲁格后才出现的情况。虽然苏军的进攻暂时受阻，但是，当西方方面军又调来巴丹诺夫第4坦克集团军与费久宁斯基第11集团军这两个集团军时压力又逐渐增大。此外，布良斯克方面军还将雷巴尔科第3近卫坦克集团军也投入了战斗。

7月25日，墨索里尼在最后一次谒见意大利国王之后，便被废黜和逮捕。主持意大利新政府的巴多格列奥元帅向凯塞林保证，他的政府将继续打这场战争。然而希特勒并不相信他的话。他下决心从东线调出部队，最好是调党卫军师来维持德国对意大利的控制。第二天，希特勒便将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召回并告诉他准备撤出奥廖尔突出部，以便将部队调往西欧。对此持反对态度的克鲁格列举了许多困难，如后方的哈根防线以及所有的中间防线都还没有建成，他所属的所有建筑劳工都被用来保养那些不断被暴雨冲毁的公路，使之畅通无阻，当地的苏联农民正在忙于收割裸麦，让他们去修建后方的野战防御工事是不可能的，因为只要德军有一点撤退的苗头，他们便会全部逃入森林。克鲁格说，苏军在坦克与火炮数量方面拥有极大的优势。为了对付这种优势，撤退就必须有组织有步骤地进行，而且需要持续两三个月，因为撤退过于仓促可能导致德军的溃散，加之，游击队还特别活跃。放弃奥廖尔及其铁路侧线与卸车设备将使铁路线从每天能通过五十次列车减少到一天只能通过十八次列车。希特勒听了这些意见，承认都是事实，但是他坚持必须赶快撤兵。他告诉克鲁格，他作为元首，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甚至克鲁格把撤退的期限从原来的两三个月压缩到三四个星期，希特勒也未予批准。

7月28日午夜一时，德国有个无线电侦听机构侦听到了丘吉尔与罗斯福的无线电对话。这两位政治家在通话中详细地讨论了意大利图谋背叛轴心国的事。这便证实了希特勒的担心不是多余的。他于8月1日下令迅速撤出奥廖尔突出部。

在这期间，指挥南方集团军群的曼施泰因在乌克兰面临着一种不断恶化的形势。7月17日，托尔布欣的南方方面军和马利诺夫斯基的西南方面军分别以一定的兵力在距奥廖尔大约三百英里的东南方向上渡过米乌斯河和伊久姆附近的顿涅次河中游实施了试探性的进攻。这些进攻的矛头直指马肯森的第1装甲集团军和新建的霍利德特的第6集团军。德军将相当于两个装甲军的强大装甲部队，从哈尔科夫附近的南方集团军群的左翼调到东南部，以恢复米乌斯河附近的态势。正如曼施泰因后来所承认的那样，这个决定糟糕透顶，因为苏军虽然在库尔斯克会战中毋庸置疑地遭受了损失，但它仍比希特勒或曼施泰因

想象中的强大得多。紧接着苏联便对乌克兰的东大门哈尔科夫地区发起了进攻。



## 从顿涅次河到第聂伯河 1943年8月—10月

图 19 从顿涅次河到第聂伯河

苏军对别耳哥罗德和哈尔科夫的进攻是由朱可夫负责组织协同的。实施这次进攻的是瓦杜丁的沃罗涅日方面军、科涅夫的草原方面军和马利诺夫斯基西南方面军的右翼部队。支援这三个方面军的部队有这些方面军的战术空军集团军、远程轰炸机部队的二百架轰炸机以及从布良斯克方面军调来的最高统帅部预备队的炮兵。欺骗措施是由沃罗涅日方面军右翼仍侧的奇比索夫第 38 集团军采取的，其中包括无线

电通信网与部队调动的欺骗措施。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采取欺骗措施是没有必要的，因为这场进攻的威势与时机都是出敌不意的，而且德军的注意力已经转向米乌斯河与顿涅次河的中游。8月3日，在奥廖尔突出部内的战斗仍在进行，而沃罗涅日方面军与草原方面军已调动四个步兵集团军向别耳哥罗德发起了进攻，这次进攻对防御一方来说是非常突然的。三小时后防线便被突破。到了中午，沃罗涅日方面军的两个集团军，即卡图科夫的第1坦克集团军与罗特米斯特罗夫的第5近卫坦克集团军已深入到德军的后方。8月5日，它们攻占了别耳哥罗德。坦克部队五天内前进了将近七十英里并在赫特第4装甲集团军与肯普夫集群之间打开了一个三十英里宽的缺口。8月7日，它们在游击队的配合下，攻占了博哥杜霍夫，这些游击队封锁了德军的铁路系统接近两天。这时德军不得不从东南部抽调一个装甲军、从中央集团军群抽调大德意志装甲护卫师与其他部队增援曼施泰因的左翼。希特勒仍坚持不借一切代价守住哈尔科夫。但是，8月13日草原方面军已突入该城。8月23日，为了避免被敌人围歼，德军撤出哈尔科夫。布赖特的第3装甲军以及帝国、骷髅与诺曼人这三个党卫军师的到达，以及它们对博哥杜霍夫附近的卡图科夫第1坦克集团军与奇斯佳科夫第6近卫集团军实施的猛烈反突击，迫使罗特米斯特罗夫第5近卫坦克集团军前来援救那些苏军部队。局势稳定了，苏军的进攻也暂时停止了。

曼施泰因试图获得自己决断问题的权力，未能如愿。于是，他大胆地向希特勒提供了两个可供选择的方案：要末提供增援部队，要末放弃顿涅次盆地。8月27日，元首来到文尼察的南方集团军群司令部讨论局势问题。虽然他尽力装出一付客观的样子，但是他却躲躲闪闪，不肯作出任何重大的决定。希特勒坚持继续固守顿涅次盆地，同时，他又许下了老一套的诺言，答应从中央集团军群与北方集团军群给他抽调部队。他解释说，他眼下几乎完全在忙于考虑应付意大利、巴尔干以及美英在地中海的威胁等问题。曼施泰因在乌克兰为那些困难伤透了脑筋，所以，他后来责备元首处理问题不分轻重缓急，还用一些事实证明完全站不住脚的理由来进行搪塞。然而那些理由在当时可不是站不住脚的。意大利已垮台了，而且就要投靠到英、美一边。意大利驻巴尔干半岛的占领军的背叛将使这个地区成为辽阔的真空地带。据约德尔记载，元首非常担心敌人从地中海向东南欧进攻。敌人在这个方向上进攻有可能很快就征服巴尔干国家，甚至还可能使土耳其参战攻打轴心国。“这样就使同盟国有迅速取胜的希望。”罗马尼亚也很可疑，它似乎已通过马德里和斯德哥尔摩向西方放出和谈的空气。而且在1943年9月这个月份，盟军随时都有可能在法国或荷兰沿海登陆。元首的困难是确实存在的，这些困难只能使曼施泰因更加扫兴。就在文尼察会议的前一天，罗科索夫斯基的中央方面军已经对中央集团军群发动了新的进攻。克鲁格于8月28日急忙赶到东普鲁士对希特勒说，他拒绝将中央集团军群的部队抽调给南方集团军群。结果曼施泰因什么也没捞到。

罗科索夫斯基用第60集团军与第65集团军攻打克鲁格的中央集团军群。这两个集团军于8月26日从库尔斯克突出部的西侧出发向西攻打德军魏斯的第2集团军。巴托夫的第65集团军遭到猛烈的抵抗，五天只前进了十二英里。但是，在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第60集团军进攻方向上的德军第13军的抵抗却比较微弱。苏军在六十英里宽的正面上迅速向前推进，于9月3日在北诺夫哥罗德附近渡过迭斯纳河，逼近中央与南方这两个集团军群的翼侧。就在这期间，曼施泰因位于顿涅次盆地的右翼侧再次遭到袭击。从8月13日到16日，马利诺夫斯基的西南方面军攻打顿涅次河的中游。两天之后，托尔布欣的南方方面军强渡米乌斯河大举进攻。茨维塔耶夫的第5突击集团军在中央实施突破。塔甘罗格连同德军勒普克第29军的一部分被围，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德军霍利德特第6集团军的战线这时面临崩溃的危险。8月31日，希特勒命令曼施泰因将第6集团军和第1装甲集团军的右翼部队撤出，“如果别无他策的话”。

几天后，曼施泰因和克鲁格乘飞机到东普鲁士，要求元首改组最高统帅部，恢复参谋总长原来对所

有战区的指挥权。这意味着废除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恢复元首上台时那样的组织形式，只不过缺少一个陆军军官来担任国防部长和总司令。希特勒认为曼施泰因野心太大，因此对其要求不予理睬。在此以前，曼施泰因在给蔡茨勒的一封信中，曾经提到应该从西欧撤出部队为俄国战场提供预备队，不要怕承担什么风险。当这封信出示给元首时显然使他大发雷霆。9月8日，即意大利投降的日子，希特勒在扎波罗日耶召开了一次有曼施泰因和克莱斯特参加的会议。会上，曼施泰因提出让他撤到第聂伯河以西的要求，但未能获准。他强调指出，一旦他坚守不住他自己的右翼，塔曼半岛与克里木半岛上的克莱斯特的A集团军群便会处于危险的境地。希特勒同意放弃库班的塔曼半岛，但不同意他从顿涅次河后撤到第聂伯河缩短他右翼的防线，希特勒说，那样做就是丢掉顿涅次盆地的工业区，所以，他象往常一样答应给曼施泰因增兵。

由于中央集团军群和北方集团军群没有足够的兵力牵制其当面之敌，苏军最高统帅部开始抽调这些地区的部队来增援乌克兰地区的部队。据朱可夫战后对当时形势回忆说，斯大林是不会同意他本人、华西列夫斯基与安东诺夫提出的进行包围的建议的，他主张实施从维利基卢基到黑海这一宽大正面的进攻。最高统帅不同意他们意见的理由是，苏军还未强大到能实施大规模包围的地步，而且为此调整部署要花很多时间。他说，那时急需的是将入侵者驱逐出苏联国土并使乌克兰的工农业不致遭到曼施泰因的破坏。这点也许是事实，也许不是事实。苏军的确又继续在非常宽大的正面上实施进攻，这也是苏军在整个战争中的进攻样式。希特勒的专守防御政策毫无疑问也正中苏军下怀，但是，即便如此，还有其他迹象表明，斯大林战略的基本任务不仅是驱逐敌人，而且还有更大的企图。苏军逼近亚速海与彼烈科甫地峡就是要把A集团军群困在克里木半岛上。这曾是1942年春季苏军最高统帅部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事实上苏军后来在第聂伯河弯曲部的行动以及中央方面军绕过曼施泰因的翼侧所实施的迂回，清楚地表明包围才是他们的目的。

由华西列夫斯基负责组织协同的南方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同德军南方集团军群的右翼部队进行着激烈的交战。马利诺夫斯基的西南方面军开始向西南方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和红军城挺进，击退了第1装甲集团军，威胁到德军第6集团军的后方。不管愿意不愿意曼施泰因都得撤出顿涅次盆地，并尽其所能地破坏了工业设备与库存物品。在8月初，马肯森的第1装甲集团军位于顿涅次盆地，霍利德特的第6集团军在离罗斯托夫将近五十英里处的米乌斯河。8月到9月期间，这两个集团军均被迫向西撤到第聂伯河。弗雷特尔·皮科的第30军历经千辛万苦，越过炎热干燥的草原，从阿尔条莫夫斯克后撤到康斯坦丁诺夫卡和巴甫洛格勒。该军属于第1装甲集团军的编制，由四个疲惫不堪而且缺额的步兵师组成。原来师的正面宽度为二十英里，有时还要宽，后来则改为以各兵种组成的团战斗群为单位，沿着铁路线和主要公路徒步后撤。起初，第30军企图实施一项爆破计划，但是由于人力不足，时间仓促，爆破器材缺乏，该项计划不久即被放弃了。第30军的司令部只规定了撤退的路线与时限，此外对其他的行动几乎不进行控制。团战斗群大体上是单独行动的。它们不断遭到那些疾驰在平原上的苏军坦克与摩托化步兵分队的袭扰。他们只好白昼作战，夜间进行强行军。与往常一样，德军没有足够的反坦克炮，而且炮手班都不足额，88毫米重型火炮一旦失去前车便难以牵引。德军野战炮兵数量少，质量差，而且射程也比不上敌人的火炮和迫击炮。步兵的伤亡越来越大，为数不多的补充人员只经过草草的训练，而且往往是一些年长、体弱、不适于前线作战的人。因此，弗雷特尔·皮科愤怒地说，海军、空军、党卫军以及支援与技术兵种每年都从征召的新兵中挑走优秀的，剩下来的才塞到步兵师。在此期间，那些小型战斗群仍在长途跋涉。它们常常没有地图与指北针，尽量靠自己辨别方向。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的安全是取决于所在的战斗群，因而特别注意不与自己同伙走散。传单从空中纷纷撤向他们，苏军的扩音器很少沉默。然而，所

有的人与其说是怕打死，不如说是怕当俘虏。苏军于9月8日攻占了斯大林诺(顿涅次克)和红军城，两天后又夺取了马里乌波耳。

虽然马利诺夫斯基对曼施泰因南方集团军群右翼的进攻有了很大的进展，但是在南方集团军群中央地区，瓦杜丁的沃罗涅日方面军与科涅夫的草原方面军对哈尔科夫西南的德军防御部队的进攻却没有多大的进展。曼施泰因左翼遇到的主要威胁是罗科索夫斯基中央方面军朝西向基辅以北的第聂伯河的进攻。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的第60集团军连续前进了一百多英里，于9月6日拿下科诺托朴，三天后又攻占巴赫马奇这个重要的铁路枢纽。整个南方集团军群看来有被北部苏军包围的危险。但是，直到9月15日曼施泰因才说服希特勒同意后撤到第聂伯河以西。这时已来不及进行有组织的安全撤退了。

在宽大约四百五十英里正面上的德军不得不向第聂伯河上的五个渡口，即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克烈缅楚格、切尔卡塞、卡涅夫与基辅集中，渡过河后再重行展开。这时面临的危险是显而易见的，苏军不是封锁这些渡口就是在德军还来不及展开时就在宽大正面上渡过第聂伯河。在这种情况下，曼施泰因却非常幸运，不仅撤出了他自己的部队(其中包括大约二十万名伤员)，而且还撤出了几十万乌克兰居民，使跟踪而来的苏军得不到这部分兵员和劳工。家畜和工业设备也撤走了。与此同时，德军还设法破坏了第聂伯河以东一大片地方，使苏军找不到补给品和住所。

南方集团军群虽然多少受到一点游击队的袭扰，它却以巧妙的手段、很快的速度构筑起后方阵地并将城镇变成了据点，使苏军感到突然。然而，9月15日以后不久，苏军最高统帅部就获悉德军在第聂伯河以西进行着大规模的撤退。中央方面军、沃罗涅日方面军与草原方面军又得到了六个集团军的加强。中央方面军与沃罗涅日方面军奉命进攻基辅，草原方面军负责进攻克烈缅楚格。在9月的第3周，苏军坦克与机械化部队跟踪追击迅速前进，即使步兵部队每天平均也向前推进十五英里。长时间的向前推进不可避免地导致组织上的紊乱，许多火炮因缺乏燃料而被遗弃。不过，在9月21日的傍晚第一批苏军抵达第聂伯河。到9月底，苏军在从白俄罗斯的洛耶夫到乌克兰中部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这一宽为四百英里的正面上逼近了该河。德军继续固守第聂伯河以东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靠近亚速海的扎波罗日耶、美利托波耳、莫洛奇诺耶湖三角地带。这便是南方集团军群与克里木半岛上的克莱斯特A集团军群与第17集团军的唯一陆上通道。扼守这个三角地带的霍利德特第6集团军从曼施泰因的南方集团军群被转隶给克莱斯特的A集团军群。

虽然南方集团军群躲过了被消灭的厄运，但是它的撤退却进展得不顺利。肖尔蒂茨批评德国基地与补给部队表现不好。这些部队在这次撤退期间经常惊慌失措。同样，弗雷特尔·皮科也描绘了第30军到达第聂伯河上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这个大城市时的情景，他们看到德国文职行政官员正在搬运物资。不过，他认为，这些东西只是些个人享用的物资与补给品。这些官员动用卡车队搬运大量的床、家具与食品，而第30军的架桥纵队却因缺乏运输工具而寸步难行。弗雷特尔·皮科只好征用他所需的车辆，解决运输工具不足的问题。

苏军最高统帅部在9月9日颁发给各方面军的一项指令中，宣布授予在迭斯纳河与第聂伯河迅速而果断地完成渡河作战的全体官兵以勋章、奖章和荣誉称号。由于大部分门桥和浮渡设备在接敌行军中被遗弃了，因此苏军不得不全部使用就便器材。苏联历史学家为了夸大苏军强渡第聂伯河的功绩，不顾事实，说该河的深度是三十英尺，流速是每秒六英尺，宽度竟达三千五百码。他们指出，这条水障苏军是靠渔船、当地木筏和雨衣裹干草的浮渡器材渡过去的。第聂伯河有些地段确实既宽又深，但是有些地段却既窄又浅，淤积许多沙洲。1943年河中游的宽度为二百码到一千三百码。其中有些地段，灌木丛林一

直长到河边。河里茂密的芦苇结小船提供了很好的隐蔽地。苏军不过做了所有其他军队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做的事。它除了动手架桥外，还寻找了船只以及那些编木筏与造渡船所需的材料。中央方面军、沃罗涅日方面军、草原方面军以及西南方面军于9月22日到30日非常巧妙地在普里皮亚特沼泽地与扎波罗日耶北边地区之间三百英里宽正面上的许多渡口强渡第聂伯河。仅沃罗涅日一个方面军就夺取了九个桥头堡。

自从“城堡”作战计划失败后，德军参谋总长蔡茨勒就一直提议构筑一条新的防线。这条防线将从纳尔瓦与贝帕斯湖起到白俄罗斯，顺着索日河到哥美耳，尔后沿着扎波罗日耶以北那段第聂伯河，最后到达美利托波耳与亚速海。代号为“美洲豹”或“东墙”的这条防线是为了阻挡苏军的进攻。构筑这条防线的建议早已提出，元首一直没有采纳，一方面，因为他原则上反对搞那些可能促使他的将领撤退的后方防御工事，另一方面，因为现有构筑工事的全部材料均须用以构筑“大西洋墙”防线。“城堡”作战计划破产后，某些防御工事是由集团军群自己利用民工构筑的。但是，由于它们缺少水泥、钢筋、铁丝网与地雷，因而防御工事只是些土木结构的工事。直到8月12日陆军总部下达元首第10号命令时，这四个集团军群才按规定开始构筑这条防线。这道命令还说它们无权后撤到这条防线。约德尔在8月21日的最高统帅部日记中对撤退可能产生的后果表示忧虑。他列举了元首也十分关切的那些政治与经济方面的问题，诸如芬兰与瑞典问题、德国利用波罗的海进行海上运输和训练潜艇人员问题，丧失三十二个建成的机场，以及顿涅次盆地与克里沃罗格的工业与矿产的问题。但是，到9月底曼施泰因的南方集团军群已经被驱赶到“东墙”防线。

已竣工的这种战术性防御工事是由民工组织或后方部队构筑的。正如弗雷待尔·皮科所抱怨的那样，这些防御工事许多地方由于配置不当而毫无用处。第聂伯河本身就是具有战术意义的水障，只要沿河设置有观察与火力，是能够封锁任这条河的，当然要赶在封冻之前设置完毕。德国部队减员太多，它们的番号反映不出它们的实力。许多步兵师的作战人员下降到一千人。南方集团军群三十七个这样的步兵师控制约四百五十英里宽的正面，每个师（实际上至多不过是个不满员的团）必须控制约十二英里宽的正面，这样，师就无法进行纵深配置了。曼施泰因仍拥有十七个装甲师与装甲护卫师，但是这些师火力与突击力不强。装甲师的坦克往往少到四五十辆，装甲护卫师的坦克与步兵均不足。据德军最高统帅部日记记载，9月7日曼施泰因只有坦克二百五十七辆、强击火炮二百二十门。

元首过去曾决定要保住顿涅次盆地，他认为那里的工业区与煤矿区对德国军事力量至关重要。为了保住这个突出部，他把德军配置得很分散，结果这些部队再也顶不住苏军的进攻了。但是，当他刚丢失顿涅次盆地，他就强调第聂伯河弯曲部内克里沃罗格和尼科波尔的铁矿与锰矿同样至关重要，无论如何不能放弃。此外，他还强调指出，如果不撤出克里木半岛，就一定要保住第聂伯河弯曲部。希特勒仍象去年一样，听不进撤出克里木半岛的意见，因为他认为，撤出克里木半岛将危及罗马尼亚普洛耶什蒂的石油供应，还会给土耳其、罗马尼亚与保加利亚对战争的态度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克莱斯特的A集团军群编成内有塔曼半岛上唯一的一支部队——第17集团军——和克里木半岛上的守备部队。第17集团军原有三十五万人，后来把十余万新兵调给了曼施泰因。但是，即便如此，该集团军至少还有十四个德国步兵师与七个罗马尼亚师坚守着所谓的“哥特首领”桥头堡，等待德军时来运转夺回高加索油田。7月，耶内克接替鲁奥夫指挥第17集团军，从那时起，第17集团军就被彼得罗夫的北高加索方面军牵制住。北高加索方面军编有格列奇金的第9集团军、列谢利泽的第18集团军和格列奇科的第56集团军。

元首同意撤出塔曼半岛是出于无奈，又拖了近一个月才下令执行。9月的第二周，开始撤退而且进展得很顺利，尽管有苏军从海上在阿尔门丁格尔的第5军与康拉德的第49军的后方登陆，企图牵制它们。苏联空军非常活跃，苏联黑海舰队却没有采取行动。苏联的历史资料总是想把德军的撤退说成是苏军的胜利，声称苏军打败了轴心国十个师、击沉了一百四十艘舰艇。然而事实是，桥头堡上的德军撤退时没有遭到多大损失。不过，正如当时身临其境的第9高炮师师长皮克特所评论的，只要苏联海军决心切断刻赤海峡通道，局面就可能大不相同。苏联海军没有从海上对那些渡海的德军实施过任何袭击。撤退于10月9日结束。可是到10月底，紧紧跟踪第17集团军的苏联部队已经越过刻赤海峡并在克里木半岛的东端登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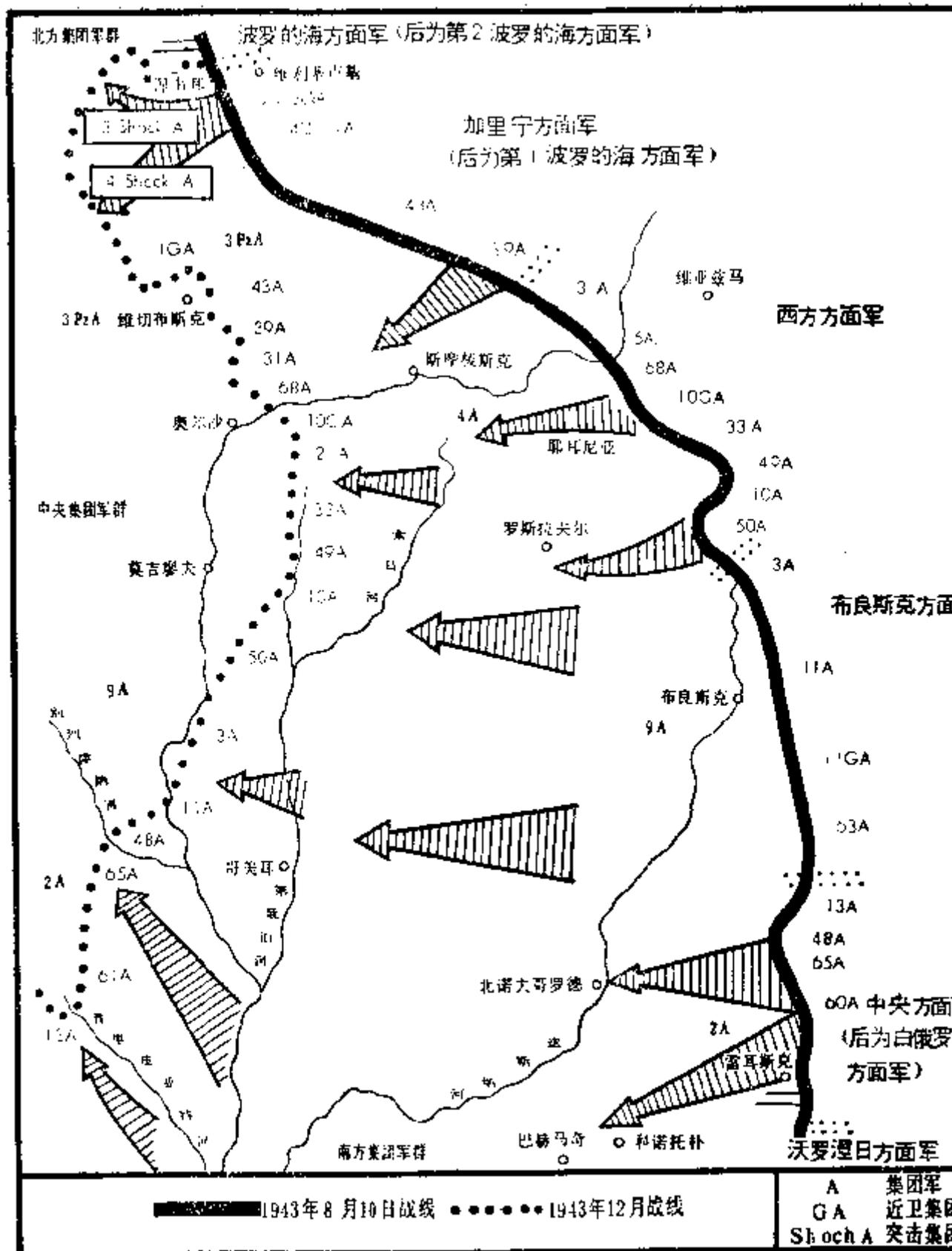
1943年10月20日，苏联各方面军又改变了番号。南部几个方面军的番号在这次改动之后一直沿用到战争结束。在乌克兰的所有方面军便称为乌克兰方面军，从北到南的编号是依次排列的，这样，沃罗涅日方面军就成了第1乌克兰方面军，草原方面军成了第2乌克兰方面军，西南方面军成了第3乌克兰方面军，南方方面军成了第4乌克兰方面军。与此同时，中央方面军改称白俄罗斯方面军。朱可夫仍负责组织协调第1与第2两个乌克兰方面军的行动，华西列夫斯基负责组织协调第3与第4两个乌克兰方面军的行动。

瓦杜丁的第1乌克兰方面军从苏军最高统帅部受领的命令是夺取位于第聂伯河西岸的基辅。9月22日，雷巴尔科的第3近卫坦克集团军在基辅以南约五十五英里的大布克林附近的第聂伯河转弯处占据了立足点，并且很快得到了伞兵部队、特罗费缅科的第27集团军和莫斯卡连科的第40集团军的增援。这次进攻是指向德军韦勒指挥的新编第8集团军。该集团军的司令部是由过去的肯普夫集群司令部改编而成的。韦勒命令克诺贝尔斯道夫的第48装甲军摧毁苏军这个桥头堡。到9月27日，遂行进攻任务的苏军部队在向西挺进时在暴露的地形上遭遇了德军，被赶回到进攻出发地，也就是那个河转弯处的桥头堡，损失惨重。不过就桥头堡本身而言，第48装甲军只能围困，却无法摧毁。

瓦杜丁仍打算按他自己的决心用第27集团军、第40集团军以及第3近卫坦克集团军从基辅以南的布克林桥头堡实施主攻，与此同时从基辅以北约二十英里处的柳帖日桥头堡实施助攻。10月16日清晨六时半，布克林的苏军对德军担任牵制任务的第48装甲军发起了进攻。那天清晨航空兵连续轰炸两小时，轰炸纵深达到了师司令部，轰炸后的地面看上去象是新翻的土地。尔后，苏联步兵在坦克的支援下和弹幕射击的掩护下以密集的队形发起了冲击，一波接着一波，边冲击边呼喊。这次冲击失败了，下午又发起了冲击。第二天又照此行事，斗志不衰，在此后的两天仍反复冲击。所有的冲击都非常呆板而且不可想象，在德军看来，苏军在这些进攻中蒙受了惨重的损失。相形之下，德军第48装甲军的损失却较小，然而就它自身而言却已到了崩溃的边缘。该装甲军的代理军长肖尔蒂茨是位屡建战功的指挥官。他那直言不讳、明显与众不同的看法使他的部下大为吃惊。他预见到苏军大部队将逼近德军，会象洪水一样将他们淹没。为了使他们的部下避免不必要的流血牺牲，这位杰出的指挥官启程到西方亲自去求见希特勒，提出辞职并说服元首相信，战争继续打下去是徒劳无益的。

从布克林桥头堡向德军实施的进攻所遭受的惨败促使瓦杜丁改变了作战计划。新的建议是通过朱可夫与总参谋部提交给最高统帅斯大林的。斯大林同罗科索夫斯基的白俄罗斯方面军进行研究与协商之后，便同意了这些建议。尔后，瓦杜丁的第1乌克兰方面军改为从基辅以北的柳帖日桥头堡实施主攻，不过这需要第3近卫坦克集团军与大部分支援炮兵沿着同第聂伯河与德军前沿防御地域相平行的路线向北转移，从一个桥头堡到另一个一百多英里外的桥头堡。这还需要横渡第聂伯河两次，横渡迭斯纳河一次。渡河主要是在夜间进行，其实秋季这种多云的天气是有利于隐蔽行动的。结果，许多部队一下都拥到了

弹丸之地的柳帖日桥头堡，以致瓦杜丁的战术指挥所与观察所仅仅离开莫斯卡连科的第 38 集团军与雷巴尔科的第 3 近卫坦克集团军的司令部只有几十步远，而且克拉夫琴科的第 5 近卫坦克军也就在投石可及之处。第 7 突破炮兵师支援这次进攻。在这地区集中的火炮与迫击炮的密度达到了每英里正面四百八十门。



维切布斯克与中央集团军群的撤退  
 1943年8月—12月

图 20 维切布斯克与中央集团军群的撤退

11月3日拂晓，苏军从柳帖日桥头堡发起了进攻，并得到了北边白俄罗斯方面军地段上的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第60集团军平行的进攻的配合。虽然云幕低垂，细雨蒙蒙，但是桥头堡上空仍有空战发生。不过，不良的能见度使苏军重型火炮的使用受到了限制。雨水很快使道路泥泞不堪，然而苏军的进攻却沿着第聂伯河岸穿过茂密的林区不断向前发展直指南方集团军群左翼侧的赫特第4装甲集团军。赫特的十四个不满员的步兵师与两个装甲师遭到了苏军大约十七个步兵师与三个坦克军的攻击。到11月4日傍晚，德军的防御土崩瓦解了，因此雷巴尔科第3近卫坦克集团军的坦克打着炫目的前灯通宵行驶在开阔地上。莫斯卡连科的第38集团军于11月6日攻入了基辅，次日又攻入了连结克里沃罗格与基洛夫格勒的法斯托夫铁路会合点。这时第4装甲集团军已被分割成三个完全孤立的集团。11月12日，日托米尔被攻占。当第1乌克兰方面军和白俄罗斯方面军的余部越过第聂伯河时，基辅桥头堡的纵深很快达到了九十五英里，正面宽度达到了一百五十英里。普里皮亚特沼泽地以南、日托米尔以北的科罗斯田铁路枢纽站于11月7日被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的第60集团军攻入。在整个战争中负有盛名的第4装甲集团军司令赫特上将，这时按希特勒的看法，已经疲惫不堪，而且应对失败负有部分责任。他被编入后备役，再也没有被任用。接替他的是劳斯。劳斯是奥地利人，曾经担任过第47装甲军军长、第6装甲师师长。第6装甲师年初曾打到深陷重围的斯大林格勒外围三十英里处。

当时由巴尔克指挥的第48装甲军司令部是可供调用唯一的一个装甲部队司令部，它成了第8集团军与第4装甲集团军的“救急部队”。该司令部奉命到日托米尔与法斯托夫地区接管三个强大的装甲师与两个较弱的装甲师(其中包括刚来的第25装甲师)。首次参战的第25装甲师第一次遇到苏军先头部队时就被击溃。对基辅这个大型桥头堡，第48装甲军迅速进行了反突击。但是，在劳斯坚持下，最初的目标只能限于歼灭日托米尔地区的敌军。11月18日，苏军夺回了该城，遭到了些损失。德国装甲部队在另一次对马林与科罗斯田的突击中歼灭了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第60集团军的一部。11月26日天气骤变，泥泞使部队的大部分行动停了下来。德军解基辅之围的进攻便就此结束。

具有作战经验的德军尽管疲惫不堪、兵员缺额、武器装备劣于苏军，但是在战术上仍然超过了对方。不过，德军在数量与机动力方面的弱点使它缺乏那种取得巨大战术胜利的锐势与持久力。苏军发现德军的实力下降，还发现那些训练不足、作战经验缺乏的德军守不住阵地，对付不了在数量上占优势的苏军。空军野战师是这样，那个毫无作战经验的第25装甲师也同它一样。在苏军方面，参谋人员与团级指挥官的工作效率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只要看一看被德军俘获的士兵就会了解苏联面临着人力枯竭的问题。其中许多俘虏似乎是十几岁的孩子，或者是几周前刚征集来的老头。有时甚至连坦克驾驶员也是那些未经什么训练就参战的拖拉机手或工厂的工人。一旦被围，苏军就设法撤走指挥官与专业人员，保留他们作新兵团、新部队的骨干，其他那些无关紧要的士兵只好听天由命。

在曼施泰因的南方集团军群内，第聂伯河弯曲部的东南部以及通向克里木半岛的接近路上，出现了较多的危机。在那些地方苏军又实施了三次进攻。马利诺夫斯基的第3乌克兰方面军奉命攻打第聂伯河东岸德军的扎波罗日耶桥头堡并肃清该城左岸的敌军，因为该桥头堡既控制着尼科波尔与克里沃罗格，又控制着德军通向克里木半岛唯一的一条铁路。由崔可夫的第8近卫集团军、列柳申科的第3近卫集团军与达尼洛夫的第12集团军对马肯森的第1装甲集团军部分部队实施的初期进攻获得了全胜。经过四天的交战，10月14日苏军夺取了扎波罗日耶并使背靠亚速海与克里木半岛的德军霍利德特第6集团军的北翼侧暴露。尔后，马利诺夫斯基的进攻由对德军第6集团军施加压力的托尔布欣的第4乌克兰方面军继续实施。格拉西缅科的第28集团军于10月13日抵达美利托波耳，经过十天的连续战斗，击退了德军一

一次又一次的猛烈反突击，终于占领该城，获得了首次胜利。德军第6集团军缺乏坦克与反坦克炮，因此，当它迅速向尼古拉耶夫后撤时，它发现开阔的诺盖斯克草原很难防守，而且还失去了与克里木半岛上的第17集团军和与A集团军群的一切联系。11月初，苏军已经到了美利托波耳以西九十英里处的第聂伯河下游。往南，扎哈罗夫的第2近卫集团军已进入彼烈科朴半岛。克列泽尔的第51集团军越过了又咸又浅的锡瓦什湖，在克里木半岛的北海岸建立了一个桥头堡。

孤立了克里木半岛上的A集团军群并逼近第聂伯河的河口之后，苏军最高统帅部命令苏军实施第三次进攻，将德军两个集团军歼灭于第聂伯河弯曲部。马利诺夫斯基的第3乌克兰方面军向西朝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与扎波罗日耶之间重新发起进攻，以牵制第1装甲集团军。与此同时，为遂行进攻任务而大大加强的科涅夫第2乌克兰方面军从第聂伯河上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与克烈缅楚格之间向南朗基洛夫格勒与克里沃罗格实施进攻，攻打第1装甲集团军的翼侧并切断它的后方交通线。科涅夫的进攻是由四个步兵集团军担任的。其中第5近卫集团军是从东部的克烈缅楚格桥头堡调来的，还有一个坦克集团军是从哈尔科夫地区调来的。这两个方面军的进攻于10月16日开始。

马肯森的第1装甲集团军由五个军编成，但是总共只有二个装甲师、一个装甲护卫师与十八个步兵师。弗雷特尔·皮科的第30军所拥有的四个步兵师展开在第聂伯河上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两边。它们幻想秋高气爽的天气来个突变，下场雨使道路泥泞不堪，这样必定会阻止敌军的进攻。正面拉宽了，要控制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这样大的市区是不可能的，而且要得到集团军或集团军群的援助也是不可能的。由于没有机动预备队或反坦克预备队，弗雷特尔·皮科命令每个师要有一个步兵营乘坐卡车，而且还从炮兵指挥的每个野战炮兵连中抽调一门火炮作为反坦克炮部署在前方地域。它们既没有坦克支援也没有空中支援，然而，弗雷特尔·皮科却发现，德军步兵在冲击时的表现仍比苏军步兵为好，因为苏军步兵冲击时如果得不到坦克的直接支援就不那么坚决。不过，对德军各级指挥官来说这是个生死攸关的时刻。在营防御地域，天天都可以见到师长们，在危急时刻由于许多师长亲临第一线而使防御得以转危为安。10月30日，胡贝接替马肯森，担任了第1装甲集团军的司令。

科涅夫继续向弗雷特尔·皮科的阵地的西北方向实施重点进攻，打击了第6集团军与第1装甲集团军交界处附近的基希纳第57装甲军。经过一天的艰苦奋战，10月16日，罗特米斯特罗夫的第5近卫坦克集团军、扎多夫的第5近卫集团军与沙罗欣的第37集团军进入了开阔地。10月23日，罗特米斯特罗夫的坦克早已停在德军后方四十英里处的克里沃罗格的郊外。当天，马利诺夫斯基的第3乌克兰方面军便占领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雨越下越大，地面泥泞不堪，曼施泰因没有等到陆军总部已答应调给他的那些装甲师。德军舍尔纳的第40装甲军经过反突击夺回了克里沃罗格，将科涅夫的第2乌克兰方面军逐退二十英里。舍尔纳的第40装甲军虽只有两个装甲师与一个步兵师，却得到了空军的大力支援。这次突然的失败不是很大，不过已促使朱可夫急忙赶到焦躁不安的科涅夫那个前线指挥所。他俩都用潜望镜观察了作战地域。第2乌克兰方面军已撤退到印古列次河一线。第40装甲军宣布俘获了苏军五千名战俘，摧毁和缴获了苏军三百辆坦克。

1943年12月初，曼施泰因南方集团军群的防线仍向东弯曲成一个突出部，但是这个突出部的规模比六个月前小多了。整个防线向西后退了约二百五十英里。克里木半岛被孤立了，第聂伯河河曲部的北半部落入苏军手中。西乌克兰只有部分地区仍由德军控制着，离1941年罗马尼亚国境线只有一百五十英里。瓦杜丁第1乌克兰方面军与罗科索夫斯基白俄罗斯方面军从基辅以东地区实施的突击形成了一个楔子，它们有可能分割德军中央集团军群与南方集团军群，然后再转向曼施泰因的左翼，将南方集团军群驱赶到罗马尼亚。有迹象表明，瓦杜丁的第1乌克兰方面军将重新向日托米尔实施进攻。曼施泰因由于

未能得到那位办事拖拉的元首的批准，12月29日，便自作主张命令胡贝的第1装甲集团军从第聂伯河弯曲部北上到集团军群受到威胁的左翼与劳斯第4装甲集团军会合。德军只有归建到南方集团军群的霍利德特第6集团军仍留在第聂伯河弯曲部。1月4日，曼施泰因飞往东普鲁士，再一次试图说服希特勒放弃第聂伯河弯曲部剩下的那一点土地，并将南方集团军群右翼部队后撤，即使这意味着撤离克里木半岛。对此，元首又拿出老一套的理由反驳说，这会对土耳其、罗马尼亚与保加利亚产生不良影响。只要英美登陆军尚未被击退或者英军未能按照他的预言被牵制在葡萄牙，他不同意从西欧调出任何部队。他说，他认为夏季以前大西洋上的潜艇战会逐渐显示出效果，而且无论如何他都深信苏英美三国联盟总有一天会瓦解。元首不爱听别人说不好的消息，提不中意的意见，他最讨厌与谈这些消息与意见的人会晤。所以他只是非常勉强地同意与曼施泰因或与蔡茨勒单独会晤，而把那些通常在场的速记员以及大小副官排除在外，据曼施泰因透露，他再次建议希特勒将东线的指挥权交给一位职业军人，而且还建议参谋总长应该是元首唯一的陆军顾问与执行官。这些建议希特勒都没有接受。南方集团军群的事只好悬而不决，等待苏军最高统帅部采取下一步行动了。

南方集团军群并不是唯一受到严重威胁的集团军群。中央集团军群的克鲁格在奥尔沙司令部中也是焦头烂额，他的难处一点都不比乌克兰的曼施泰因少。苏军最高统帅部在库尔斯克粉碎了德军“城堡”攻势之后，便变得更加自信、更加大胆，而那个为自己兵力日趋虚弱而烦恼的克鲁格，为了避免伤亡却越来越不敢实施任何反突击。正因如此，他就下令禁止实施反突击，只有那些无需他本人批准而范围又很有限的例外。整个夏季，中央集团军群连续不断地受到压力。起初压力来自奥廖尔，尔后来自库尔斯克突击部。罗科索夫斯基的中央方面军与瓦杜丁的沃罗涅日方面军不仅击退了曼施泰因左翼的部队，而且还击退了克鲁格右翼魏斯的第2集团军与莫德尔的第9集团军。7月以后，克鲁格左翼与中央地区的赖因哈特第3装甲集团军和海因里希第4集团军都遭到了猛烈的攻击。

赖因哈特几次三番对克鲁格抱怨说，他的部队被铺得太开，超出了限度。他认为任何师最多只能防守一万五千码宽的正面。可是，他那些不满员的师，每个却要防守二万五千码。部队缺额很多，用算术简单计算一下便可发现，某些师的前沿防御地域每八十码宽的正面才有一个兵。赖因哈特留作预备队的两个师完全投入了维切布斯克东北部的反游击战。5月，赖因哈特的第3装甲集团军的人数下降到二十九万二千人，到9月又下降到二十三万，因为它既得不到增援也得不到补充。同样，令人有所怀疑的是，第3装甲集团军中的两万名非德国的东线部队能否长期忠于职守，这个部队逃亡的人数正与日俱增。6月17日，赖因哈特告诉克鲁格，他担心施勒姆第2空军野战军编成内的四个空军野战师的训练素质不高。由于空军指挥与行政系统存在着错综复杂的情况，他指挥该军将会不断遇到困难。赖因哈特这些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

苏军最高统帅部命令叶廖缅科的加里宁方面军与索科罗夫斯基的西方方面军，进攻斯摩棱斯克与罗斯拉夫尔，而且还派遣沃罗诺夫协调这两个方面军的行动。整个8月份，它们一直不断地进攻，但是在主攻方向从罗斯拉夫尔改为耶耳尼亚之前，却没有取得多大的胜利。8月30日，它们夺取了斯摩棱斯克的大门——耶耳尼亚。9月中旬，西方方面军与加里宁方面军在一百五十英里宽的正面上奋力猛攻。到9月24日，西方方面军已攻打到斯摩棱斯克以南六十英里处，与此同时，加里宁方面军从北面包围了斯摩棱斯克。次日，它们便攻占了斯摩棱斯克与罗斯拉夫尔。于此期间，在南部奉命进攻哥美耳的布良斯克方面军，便乘德军莫德尔第9集团军从迭斯纳河后撤到索日河的“美洲豹”新防线之机对该集团军发动了进攻。苏军动用了游击队，然而经验不久证明，为了在正规战中充分发挥作用，这些游击队必须由正规部队来控制而且还要配属给正规部队。布良斯克方面军的进攻就在迭斯纳河与索日河之间停了下来。

10月初，布良斯克方面军被撤销，其中四个集团军与一个骑兵军调到了中央方面军。尔后，波波夫布良斯克方面军的司令部和剩下的部队北上到达西北方面军与加里宁方面军之间的维利基卢基地区，并在该地区组建了一个新的波罗的海方面军，后来改称第2波罗的海方面军。

苏军最高统帅部不仅想夺取通向波罗的海国家的维切布斯克，而且还想夺取整个奥尔沙桥头堡。叶廖缅科的加里宁方面军与波波夫的波罗的海方面军，奉命重新向德军集团军群分界线附近涅韦耳处的第3装甲集团军实施进攻，以包围维切布斯克并在北方集团军群与中央集团军群之间深深地打进一个楔子。对奥尔沙与莫吉廖夫的助攻由索科罗夫斯基的西方方面军负责实施，对哥美耳与博勃鲁伊斯克的助攻由罗科索夫斯基的中央(后改称为白俄罗斯)方面军负责实施。10月6日上午十时，加里宁方面军的第3与第4两个突击集团军在坦克与轰炸机的支援下首先并肩发起进攻。德军施勒姆空军野战军的第2野战师，本来就缺乏训练又毫无作战经验，霎时间已溃不成军，有些士兵慌做一团。苏军几个小时便突破了一个宽十英里的缺口，夺取了涅韦耳，第二天摧毁了连接两个集团军群的横向铁路。第3装甲集团军的态势，由于克勒斯纳的第9军(其中包括第20装甲师与一个虎式坦克营)加入战斗，暂时得到了控制。那位因空军野战师战败而在声誉上受到影响的戈林马上向该地区派出了增援的空军高炮连与六百架飞机。第3装甲集团军显然看出苏军对他们自己能如此轻而易举地夺取涅韦耳感到意外，他们一定在调整部署。赖因哈特担心叶廖缅科卷土重来，他请求克鲁格批准他协同邻近的北方集团军群中的第16集团军一起实施反突击夺回涅韦耳地区，但未能如愿。

克鲁格的手脚这时已被奥尔沙与莫吉廖夫地区的第4集团军前沿的战斗束缚住了。显然他会将赖因哈特要求实施反突击的请求上报给陆军总部去审批的。他本人已不象过去那样很信任陆军总部了，因为他在10月18日告诉他的参谋部说，蔡茨勒已经疲惫不堪，不能继续发挥作用，而且依他(克鲁格)看来，参谋总部的日子已屈指可数。四天前，克鲁格个人直接给元首写了一封长信。他在信中指出，尽管他部下的士气仍然很高，但是他们却因面临密集的苏军步兵而有一种孤单与被人遗弃的感觉。中央集团军群缺额达二十万人，近来的伤亡很大，部队作战人员的数量下降得令人吃惊。克鲁格还指出，补充进来的人员的质量很不理想，其中许多人既缺乏训练又缺乏军人素质。没有部队、武器与预备队，指挥官无论有多大的本领也是无能为力的。克鲁格向元首保证他自己将忠于职守，但他强调指出，德军无疑会面临危险。他在信的结尾还指出，虽然通常认为苏军也遭到了同样的损失、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但是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因为苏军总是能在进攻方向上集中兵力取得数量上的优势。这封信没有得到任何回音。10月27日，克鲁格因汽车出事受伤而离职，第16集团军司令布施元帅接替了他的职务。

10月20日，叶廖缅科的加里宁方面军改称为第1波罗的海方面军，波波夫的波罗的海方面军改称为第2波罗的海方面军，罗科索夫斯基的中央方面军改称为白俄罗斯方面军。11月8日，叶廖缅科以第3与第4两个突击集团军重新对第3装甲集团军实施进攻，迅速突破了德军防御，直捣德军的后方。赖因哈特的两个军有覆灭的危险。他多次请求布施批准将这两个军撤出。布施只是将他的请求汇报给了元首。元首的答复是，要求这些部队原地坚守。第1波罗的海方面军继续在扩大突破口，直到突破口的宽度达到五十英里左右时才罢休。然而，尽管该方面军在圣诞节前夕成功地切断了维切布斯克以西的铁路线，但是德军却设法稳住了局势，守住了该城。战争期间第一次在这个地区发现德军士气明显在下降，还出现了一些几乎至今仍无人知晓的逃亡事件与慌乱中误伤己方人员的情况。11月25与26两日，罗科索夫斯基的白俄罗斯方面军扫清了哥美耳的德军，于11月底派遣小分队渡过了别烈津纳河。

1943年后六个月，德军屈希勒尔北方集团军群当面的形势没有多大变化。列宁格勒通过拉多加湖南面一个狭长地带与苏联相通。但是，就其他方面而言，作战地域始终没有离开过沃耳霍夫-伊尔缅湖-洛

瓦特一线。苏军用以进攻屈希勒尔的方面军仍是过去那几个，即：戈沃罗夫的列宁格勒方面军、梅列茨科夫的沃耳霍夫方面军与铁木辛哥的西北方面军。屈希勒尔明白，苏军就要发起大规模的进攻了。尽管元首也认为北方集团军群的处境危险，但是却连屈希勒尔要求的那六个步兵师也拿不出来。北方集团军群于11月20日提出让第16集团军撤到“美洲豹”防线的要求，同样也遭到了拒绝。

继“城堡”攻势之后的数月内，德军在整个东线丧失了主动权。各集团军群的司令争着要求蔡茨勒提供增援部队，但凡涉及到以削弱西欧来加强苏联战场的问题，约德尔都会站出来保护他自己的责任区。集团军群司令们为缩短战线而要求撤退的任何建议都遭到了拒绝，而且他们还被各种诺言所搪塞。神经日趋衰弱的元首时常显得思想上有很大压力。他的战略的基本思想是坚定与沉着。他可能就要在司令官身上出气，因为他怀疑他们撤退得太轻率了。

## 第二十四章 德国陷入困境

1943年期间，轴心国的命运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到12月，决心不惜一切代价继续战斗下去的几乎只有德国一家了。精疲力竭的芬兰认为战争早已打输，对北方集团军群后撤到“美洲豹”防线方面的意见感到恐惧不安。意大利王国已为两个占领国所瓜分，它的部队撤离了苏联与巴尔干半岛。匈牙利以羡慕的眼光望着意大利脱离轴心国。德国军事上最强大的盟友日本已失去它刚争得的海上霸权，并被美国海军打得一败涂地。到1944年，柏林发现，东京越来越对德国在欧洲的失败感到担忧，但对它自己在远东受挫的程度却加以遮掩。

1943年罗马尼亚与德国之间发生了信任危机。该年年初1月10日，希特勒在长达三个小时的攻击性讲话中严厉谴责了安东奈斯库，说罗马尼亚部队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一触即溃。接着，安东奈斯库反驳希特勒，要他不要忘记，罗马尼亚已有十八个师即二十万人牺牲在顿河与伏尔加河，而且罗马尼亚四个以身殉职的将领中就有三个是在白刃格斗中壮烈牺牲的。罗马尼亚对希特勒这些严厉的谴责以及德国官兵的谩骂耿耿于怀。1月25日，罗马尼亚便正式命令它所有的部队撤出布格河西边的战场，而且还宣布它不打算给德军统帅部提供任何新的部队。2月，元首不得不给德国部队下达一项指令，提醒它们不要歧视盟国部队。但是，就在这时候他还给安东奈斯库写了一封长信，指责罗马尼亚部队纪律松弛、士气低落。这封信被收下了，但是它的内容后来被德罗联合调查委员会所作的调查报告驳倒了。该委员会的报告指出，罗马尼亚部队的士气实际上是很高的。希特勒迫不得已地收回了他所说的话，而安东奈斯库又开始给元首写一系列指责德国作战指挥方面的信件。到了10月，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司令杜米特雷斯库向罗马尼亚参谋总长斯蒂弗莱报告说，德军霍利德特第6集团军确实力量很薄弱，兵力很分散。他判断该集团军守不住通向克里木半岛的通道，抵挡不了苏联的进攻。10月25日，斯蒂弗莱向蔡茨勒表明有以上这些忧虑。二天后，安东奈斯库给元首的司令部发了一封公函。他指出，在克里木半岛上德国只有两个师而罗马尼亚却有七个师。他还指出，如果德国决心扼守克里木半岛的话，他希望德国独家负责。他(安东奈斯库)不管扼守克里木半岛具有多大的战略意义，也要将罗马尼亚部队撤出克里木半岛，因为他不打算为另一次“斯大林格勒战役”承担任何责任。

在战线西移越来越靠近德国的时候，又出现了一些其它难题，这些难题把德罗之间残存下来的一点点相互谅解与信任破坏得踪影全无。匈牙利与罗马尼亚之间的关系不好，特别是罗马尼亚由于1940年维也纳仲裁而丧失领土之后，它们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不和。布加勒斯特还将集结在罗马尼亚边境附近的

匈牙利部队看作是一种威胁。1941年7月以后比萨拉比亚归还了罗马尼亚，但是，德涅斯特河与布格河之间的外德涅斯特地区，只是在行政上归罗马尼亚管辖。然而，罗马尼亚却在元首的许诺下强行将该地区为自己的领土。可是，随着柏林与布加勒斯特间的关系恶化和苏军向西推进，该地区的地位便成了问题。不久，南方集团军群不得不依赖穿过外德涅斯特地区由罗马尼亚控制的交通线。柏林向外德涅斯特派遣一名德国军官，即奥勒布中将，收回对这一地区的某些控制权，组织后方防御。但是，当罗马尼亚一发现外德涅斯特地区的控制权要被夺走时，它马上将该地一切可以搬到罗马尼亚的设备都掠走了。

德国同其他盟国以及中立国的关系在1943年期间急剧恶化。秋季，匈牙利驻苏部队未经与德国磋商便自行开始大规模调动。11月14日，匈牙利参谋长索姆巴西尔伊要求蔡茨勒将三个匈牙利军撤离作战地区。仅仅在两个月之前，也就是9月6日，附庸国斯洛伐克的国防部提出了足以使柏林大为吃惊的要求：今后未经斯洛伐克政府许可，德国不得动用斯洛伐克的两个野战师，而且德国如果不首先确保这两个师获得完成任务所需的手段，就不得赋予他们任何战斗任务。德军最高统帅部战时日记专职撰写人员评论道，之所以提出这些要求，其根本原因大概是怀疑德国能否取胜。到10月，西班牙要求归还蓝色师，葡萄牙也自作主张同意将亚速尔群岛作为英、美在大西洋上的基地。瑞典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从有倾向的中立交成了严格的中立，拒绝德国过境到挪威。安卡拉在英美的压力下参加了战争，并对德国采取了冷若冰霜的态度，元首为此搞得心神不安，他已下令机动部队预备队随时准备向土耳其边防部队显示武力。这支预备队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个装甲护卫师，也是他拥有的全部机动预备队。

世人皆知，1943年期间的德国已如江河日下。德国海军在大西洋的潜艇战中开始受挫。德国空军，主要是由于美国使用了远程战斗机，在昼间已丧失本国领土上空的制空权。德国城市遭到了昼夜轮番轰炸，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了严重的损失。德国陆军不仅丧失了它原来的进攻能力，而且再也没有那么充足的部队来保卫与驻守被占领的欧洲。德国的人力缺乏，甚至已不足以维持现有数量的野战部队。

10月，陆军总部东线外军处处长格伦制作了一张东线兵力对比表。他对双方兵力的估计是，德国驻在苏联的兵力为二百五十万，苏军的兵力为五百五十万；在前线，德国防守的部队为一百七十七个师，苏联进攻的部队相当于八百六十个师或旅一级的部队。据他估计，苏军坦克与火炮的数量至少以三比一超过防御一方。格伦的这些数字尽管是以不完全的情报资料为依据估算出来的，但是却使人们对双方兵力对比有了一个比较真实的了解，它的不足之处是低估了苏军的兵力，而且没有在数量上反映出双方兵力悬殊的情况。1941年6月，德国陆军有一百五十三个师进入苏联。那时德国在东线的兵力将近三百二十万人。到1943年11月，整个东线兵力(其中包括驻芬兰的第20集团军)已下降到二百八十五万人，尽管德国陆军师的数量上升到了一百九十五个左右。除了基地部队和第20集团军的十七万六千人以外，德国各种类型的地面部队与集团军群加起来的总数只有二百零二万六千人。仍受德国控制的那些朋友(毫无疑问不包括芬兰)的残存兵力仅有十三万六千人。除此之外。还有五万二千名有点不太可靠的外国部队。

东线是德国全力以赴要防守的唯一的一条战线。德军最高统帅部对各条战线的重视程度不应只以所部署的陆军师的数量来衡量，因为很多师遭受伤亡后剩下的只是个空架子。为此，还应同时考虑到战区的实际兵力。

英美在欧洲，除意大利外，没有实施过有任何重大价值的地面作战。正如朱可夫后来所说，在意大利本土上进行的战役，并没有使德国对其兵力部署进行任何重大的调整。另一方面，1943年秋季意大利的背叛与巴尔干半岛的“真空”，确实使德国不仅很担心英美在法国与荷兰登陆，而且还很担心英美在东南欧登陆，威胁到曼施泰因南方集团军群的后方，并使德国失去一个石油与原料的来源。在德国看来，

英美在法国登陆，正如希特勒预言的那样，将决定整个战争的结局。9月2日，当约德尔反对继续将部队从西线调往苏联时，瓦尔利蒙特扼要地记载了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看法，即：根据所有迹象判断，西线的一场进攻已迫在眉睫，而且这场进攻与东线的情况不同，直接威胁着德国的边境。这种忧虑，八周后元首也在第51号指令中再一次作了重点说明。元首强调指出，东线有危险，但是西线更危险，因为东欧有足够的机动余地，不会危及德国的生存，然而一旦英美登陆成功，情况就迥然不同了。

有人可能自以为是地说，希特勒在1943年秋季对苏联估计过低，而对英美在西欧与巴尔干半岛登陆的严重性估计过高。其实，说这种话的人只是事后充高明。希特勒所忧虑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也是有根据的，而且还由于游击队的活动和抵抗运动而变得尤为现实。虽然在西欧(不包括德国本土在内)德国只部署八十四师，但在1943年秋季，德国在该地的总兵力却不少于二百四十四万，而部署在苏联的德国总兵力有二百八十万。

蔡茨勒以及东线的集团军群司令们不断地争着要从西欧调出部队；相反约德尔却强调德军最高统帅部所属战区的兵力还不足以应付它们必然遭到的进攻。9月11日，西线司令官的参谋长布卢门特里特提请最高统帅部注意，自从去年10月到目前为止的十二个月中，他迫不得已地为苏联战区调了六个装甲师或装甲护卫师和二十二个步兵师(大部分是采取对调的方式，调进来的都是损兵折将疲惫不堪的师)，还为突尼斯、意大利与巴尔干半岛等战区贡献十个装甲师或装甲护卫师、九个步兵师。就在这同一天，听厌了这些无休止的怨言的元首作了这样的规定，即：在有争议的问题上，如果当事人不全部在场，他决不单独听取一方的请求。这些当事人中包括凯特尔、约德尔、蔡茨勒。那年秋季，约德尔作了短期的战略调查，研究是否有可能减少义务、节约兵力，然而却得不出什么结论。他调查研究的结果是，丢失芬兰，德国就要丢失镍矿与波罗的海。德军从挪威撤出，瑞典就会卷入战争。他的看法与希特勒一样，也认为根本的目的是尽可能将敌人阻挡在德国边境之外，越远越好。为此，对意大利、法国与荷兰应以武力控制。同样，丹麦作为通往挪威的陆桥也是重要的。至于巴尔干半岛与东南欧，德军最高统帅部认为，守那里的海岸比守内陆防线所需的兵力少，而且成功的把握大。

元首满脑子想的都是筹建新的师，因此他在1942年的深秋废除了德国陆军现有的训练与补充制度。弗罗姆的后备军编成内的国内后备部队是以后备营为单位组成的。每一个营与一个野战团挂钩。这些后备营负责新兵的征召与训练工作，尔后将这些新兵连同养伤与休假人员一起作为步兵营的一部分输送到野战部队。为便于指挥与行政管理，这些后备营又编成后备团与后备师，归弗罗姆司令部下属各军区领导。到1942年底，补充与训练工作分了家。国内的征召工作象以往那样仍由后备营、后备团与后备师负责。训练工作则由新建的、但配属给野战部队的预备营、预备师与预备军负责。这些单位不在德国而是到欧洲占领区实施新兵训练。在东线的预备师中有些已成了隶属于集团军群的野战训练师。因此，1943年10月，德国陆军的战斗序列中便有了三十一个驻国内的后备师(这些师只是行政单位而不是作战单位)、四个野战训练师和十七个预备师。德国陆军迫切需要各种类型的部队，因此，这些师有的先后成了野战师或守备师，有的不管愿意与否被投入了战斗。到了1944年，德军原有的训练与补充制度完全垮了，因此不得不在德国本土重新建立一套新的训练制度。

根据当时公布的估计数字，1943年初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德军损失了二十万人。除此之外，从1942年11月到1943年10月这十二个月中德军在东线其他战役的损失达到了一百六十八万六千人，其中只有一百二十六万人的名额得到了补充。在总的伤亡人数中，亡二十四万人、伤九十九万三千人、失踪十万零六千人、病四十四万七千人。那年德国陆军在苏联的伤亡总数中有九十多万人完全丧失了战斗力。虽然1943年德国三军的总兵力达到九百多万人，但是很难找到补充人员，因此，兵役法中关于免除家庭幼

子或独生子服兵役的规定不得不暂停执行。有些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已年过半百，也成了征召的对象。

在德国进行整整三年战争之后，元首才认识到局势的严重性。1月13日，当斯大林格勒战役显然不可挽救时，曾下达一项指令，要求德国转入总体战，采用苏联与英国在战争初期采用的那些手段。戈培尔被任命为执行总体战体制的特命全权负责人。十六至六十五岁的男性公民与十七至五十岁的女性公民必须进行登记，参加战时工作。政府与工业部门的工作时间延长了。德国的人力处处紧张。自1939年起，在战争最初的三十个月中，德国已有七百五十万男子离开工业部门应征入伍，接替他们的是从被占领国、战俘、有时甚至是从集中营中征用的外国人。然而，这是一种失宜的做法，到1943年，输入德国的那六百万外国工人构成的是一支技术不熟练、效率不高，而且还带有敌对情绪的劳动队伍。德国还打算在工业部门再雇佣一百万外国工人。虽然事实上驻苏的德军中已有二十多万自愿担任辅助性任务的苏联老俘虏兵，但是还有人建议从苏联战俘中抽调更多的人来当兵。劳动勤务队的规模与任务均有扩大。明令规定，这种准军事、半武装的勤务队要为空军轻型防空火炮提供炮手。凯特尔负责着手重新研究所有关于后备人员方面的工作。

由最高统帅部负责指挥的特种野战小组被用来搜罗年轻力壮的男子以建立后方军事组织。它们还设法把立陶宛和拉脱维亚人按德国兵役法征召入伍，征召人数为正常名额的十倍。党卫军也扩大了新兵征召对象，其中包括许多非日耳曼民族。

德国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让妇女参加到工业生产的行列中去。这个最可靠的劳力来源没有利用。当米尔契向元首建议，德国应立即效法苏联的先例时，他当即遭到了拒绝，理由是：在劳动生产方面，瘦弱的德国妇女无法与粗壮的苏联妇女相比拟。1939年7月德国的产业工人数不到一千零五十万，其中二百八十二万是妇女。虽然德国整个产业工人人数在1943年底已下降到七百七十五万人左右，但是被雇佣的妇女人数基本保持在原来的水平。

野战部队在人员和装备方面均感不足，特别是部署在苏联的那些野战部队尤为严重。所有的装甲护卫师、山地师与轻型师只有两个步兵团，有些步兵师已经失去第三个团。1943年期间，大部分步兵师的步兵团减少了一个营。师很少能达到编制人数。反坦克连装备了较重型的75毫米反坦克炮，有些步兵师增加了一个猎犬式强击炮连，火力有所加强。42型新式机枪同它取代的34型老式机枪相比是一种先进得多的武器，但是德国炮兵仍很弱小，重型迫击炮刚刚开始取代火炮。在整个战斗序列中只有一个炮兵师，而且炮弹的补给非常不足。苏联、捷克、法国、甚至南斯拉夫的武器装备开始做为德军的制式装备出现在部队。1941年6月到1943年6月，德国在东线损失的坦克总数达到了八千一百零五辆。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越来越多。10月份，在二千三百辆坦克中只有三分之一稍多一点的坦克适合于作战。

虽然训练素质下降了，但是士气却依然旺盛，而且整个部队基本上仍对元首坚信不移。

德国空军的忠诚与战斗精神同样毫无减退。戈林显然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以后由于未能掌握德国本土上空的制空权而失去了光彩。他丧失了原来的那股干劲，一味去寻欢作乐。然而，他仍得到了坚强的空军总监与空军部长米尔契以及空军参谋长耶顺内克的有力支持。德国驻西欧的空军无论在质量上还是在数量上都不如敌军。1943年年底，P51野马式远程战斗机已能随心所欲地在德国领空横冲直撞。德国驻苏联的空军仍能继续保持局部的空中优势，但是苏联空军的轰炸机已开始空袭德国在东线的占领区。缺乏燃料使德国空军飞行训练时间大大缩短，随之损失与日俱增。7月份，德国飞行员损失一千七百多人。9月份，被击毁的德国飞机达一千六百架，其中百分之六十是被英、美军击毁的。整个1943年，德国制

造了二万五千架各种类型的军用飞机，有一万七千四百架被击毁，其中一万零六百架是战斗机。

10月以后，德国空军许多野战师被解散并入了陆军，高炮与伞兵部队仍留在空军。11月1日，德国空军军官人数为十一万九千人，士兵人数为一百九十七万人，各种辅助人员为四十三万人，文职人员为四十七万五千人，加起来总数将近三百万人。德国空军尽管数量这样庞大，但是已象海军一样失去了战略上的重要作用。

据苏联资料记载，1943年年底，苏联本土的陆军与空军为六百五十万人，大约相当五百三十个步兵师、一百四十个坦克旅的部队。据说，炮兵战斗序列中的火炮与迫击炮为九万门，炮兵师为八十一个，独立炮兵旅为七十三个。坦克与自行火炮为五千六百辆(门)。苏联空军的军用飞机为八千八百架。以上苏军方面的数字只包括对德国与芬兰军队作战的方面军的兵力和最高统帅部野战预备队的兵力，而不包括远东和内地各军区的兵力。到1943年11月20日，苏军共有五百多万人当了德军的战俘。

苏联的数字是否准确地反映了苏军当时的实力，这是无法奉告的。野战部队的数字比那年10月格伦估计的数字小，可是人员总数却比他估计的大一些。西方历史学家强调苏军数量优势借以“贬低”苏联的成就，苏联对此非常敏感。莫斯科强调指出，苏联步兵师的人员编制数约为九千人，是德国步兵师人员编制数的百分之七十左右。它还强调说，德国一个集团军可能有十七个师，而苏联一个集团军平均只有八个师。所有这些毫无疑问都是事实。不过，在进行苏联境内双方兵力对比时，这些论据便站不住脚了。苏联历史资料确实企图通过夸大轴心国部署在东线的兵力来缩小苏军的数量优势。苏联历史学家将1943年年底德国在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兵力估计为一百九十八个师。这个数字按理来说是准确的，但是他们却将德军的兵力说成是四百二十万人，而且还说德军拥有三千架飞机、五千四百辆(门)坦克与强击炮、五万四千门火炮与迫击炮。不过，与此同时他们也很肯定地指出，德军实力不强的一个主要原因，是长期兵不足额，重型武器缺乏。

苏联六百万地面部队这个数字尽管看来是低了，却可能是个精确的数字，因为通过简单计算可以看出，即使一个师的兵力减少到八千人，至少也需要四百二十万人来保持那五百三十个步兵师。除这些步兵师外，还有非常强大的坦克与炮兵部队、铁路与公路运输部队以及后方勤务部队也需要配备人员。正如苏德战场上的二百八十万德军只是德国国防军的一部分一样，苏军的六百五十万这个数字，毫无疑问，也只是苏联陆军与空军在同一战场总数的一部分。据朱可夫透露，1944年，苏联所有的军事院校每年培养的军官总数达五十万，其中二十万是储备的军官。

苏联的军火生产数字持续上升。1941年苏联只生产了六千辆坦克，1942年便提高到二万四千七百辆。1943年的产量仍保持在1942年的水平上，但是在1943年期间大部分轻型坦克停产了，而代之以生产T34中型坦克。1943年的产量按类别区分，有三千五百辆轻型坦克、四千门中型自行火炮、一万四千辆中型T34坦克、二千五百辆重型KV1型、KV2型、KV85型坦克。1944年坦克总产量又从二万四千辆提高到二万九千辆。1943年，军用飞机的总产量达三万架，不过有许多飞机，如乌2型双翼飞机，西方认为够不上军用飞机，甚至也算不上教练机或通信机。1944年的飞机产量提高到了三万二千二百架。1943年除生产了二万三千门坦克炮与三千七百门高炮外，还生产了四万五千门野炮与反坦克炮。1944年野炮与反坦克炮的产量又提高到五万六千门。

1943年以前，苏联军火工业生产的火炮、坦克与飞机比德国多得多。苏联火炮与坦克的质量同德国差不多，但有时比它高。可是，从1943年起，德国的军火生产开始迅速超过苏联。

德国的经济与工业失之于组织系统复杂，各部门职责重叠，缺乏巧妙与科学的管理，科学研究不力。经济部部长是冯克，但是他的主要职权却由四年计划部部长戈林行使着，而戈林的职权又由能干的托特行使。庞大的准军事劳动组织负责人托特自 1940 年起已成为军事工业部部长。托特、戈林以及冯克都对德国战时军火生产负有一定责任。除他们外，德军最高统帅部军事经济与军备局局长托马斯以及空军总部的米尔契也负有一定的责任。海军总部也对海军的军火生产拥有发言权。1942 年百分之九十的军工生产部门仍然执行一班制。由于德国纳粹党强调要保持比较高的生活水平，所以许多工业部门与许多工人从事消费品的生产。1942 年 1 月 10 日下达了大幅度增产重型武器装备的命令。正如米尔沃德教授所认为的那样，这可能意味着元首与托特放弃了生产闪击战武器的方针，而采用了生产消耗战与纵深作战武器的方针。这道命令是好是坏都无关紧要，因为一个月后托特因飞机失事毙命。接替他担任军事工业部部长的是施佩尔。施佩尔是位年青的设计师、托特的部下、希特勒的忠实朋友。元首从来还没有选中过如此称心如意的部长。

施佩尔精力充沛，是少数几个直接接近希特勒的人中间的一个。他依靠自己的地位和才能，不久便改革了德国不合理的工业体制。冯克根本不是对手。戈林及其四年计划部也逐渐被撇在一边。1942 年 5 月，托马斯及其军事经济与军备局脱离了德军最高统帅部、凯特尔与戈林的管辖，并入施佩尔的机构。米尔契以及施佩尔的副手绍尔组成了一个单独集中抓战斗机生产的办事机构。德国海军的独立性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然而，绍克尔负责的劳动部门却不在施佩尔的权势范围之内。

德国战时军工产品产量在总体战的推动下开始迅速而大幅度地上升，尽管在许多方面还远远达不到总体战的要求。1941 年德国飞机工业只生产了一万一千架军用飞机，其中百分之十左右是教练机。1942 年军用飞机的产量仅提高到一万四千七百架，但到 1943 年使猛增至二万五千二百架，其中百分之十是教练机。1944 年，德国的飞机产量超过了苏联，军用飞机的产量为三万四千三百架，教练机的产量为三千二百架，然而不可忽视的是，这是在压缩轰炸机数字的情况下，大量生产战斗机的。坦克产量的曲线图同样表明了坦克的产量一直在提高。1941 年，除生产了二千二百辆各种类型的轻型装甲车辆外，还生产了二千八百七十五辆(门)中型坦克与强击炮。1942 年生产了四千三百辆(门)中型坦克与强击炮以及一千二百门安装在坦克底盘上的自行火炮。1943 年大幅度提高产量有一些困难，因为 III 型坦克停产之后，还得将 V 型与 VI 型坦克投入生产。即便如此，这一年的中型坦克与强击炮的产量仍达到了六千七百辆(门)，重型坦克达到了二千五百辆，安装在坦克底盘上的自行火炮达到了二千六百门。1944 年的产量与苏联相接近，中型坦克与强击炮达一万一千辆(门)、自行反坦克炮达一千六百门，重型坦克达五千二百辆。以上中型坦克、重型坦克与强击炮的总产量为一万七千八百辆(门)。除此之外，还有一千二百五十门安装在坦克底盘上的自行火炮与一万辆各种类型的轻型装甲车。德国装甲车辆改进设计，对于扭转 1942 年到 1943 年落后地位具有重大意义，因为虎式与虎王式坦克比苏联 KV 型坦克先进。与此同时，改进了的 V 型坦克、装有先进火炮的 IV 型坦克和强击炮，证明也可与 T34 型坦克相匹敌。1942 年德国 75 毫米与 75 毫米以上的火炮与坦克炮的产量如下：火炮为一万二千门，坦克炮为二千四百门。通过一年的努力到 1944 年，火炮的产量便提高到了四万零六百门，坦克炮的产量提高到了上万五千三百门。

希特勒及其顾问们愚蠢无知而又刚愎自用，直到很晚才认识到德国处境的严重性。本来，有三年大好时光可以用来改进德军的装备，但基本上被浪费掉了。尽管如此，1943 年德国的军工生产与苏联相比，有了很大的提高，而且有种种迹象表明今后还会继续提高。军工生产所需的重要原料却令人有些担忧，因为德国有百分之四十七的铁矿石主要靠从瑞典与法国进口，百分之百的锰与铝土矿主要靠从苏联与巴尔干国家进口，百分之四十五的铜靠从瑞典进口，百分之七十五的钨靠从葡萄牙进口，所有的铬靠从土

耳其进口。德国消费的石油大约只有百分之三十是从罗马尼亚进口的。从罗马尼亚进口的石油数量因运输困难而受到了限制。1943年期间，德国兵力损失严重，尤为严重的是，有作战经验的初级军官的伤亡增多了。但是，这种损失还决不是致命的，从占人口的百分比来看要比苏联所遭受的损失小得多。

当斯大林从德黑兰回国时，据报道，他已对将领们说过，即使罗斯福不信守诺言，在1944年不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苏联自己也有足够的兵力消灭希特勒德国。如果他确实说过这样的话。那么令人怀疑的是，这是否就是他当时深思熟虑作出的冷静的判断。1943年年底，苏联已转危为安，从此可以满怀信心地面对未来。它再无需为生存而斗争，而消耗性的战役和苏联的冬季已使德军丧失了大量的进攻兵力。可是德国仍很强大。只要有足够的喘息时间，它就能象恢复它的工业生产那样恢复起它的武装力量。与苏军对抗的只是德国的一部分兵力。只要分析一下德军的部署与兵力，你就很难相信苏联确实能靠自己的兵力完成消灭德军的任务。就象英美迫切希望苏军在苏联牵制德军一样，苏联也迫切需要英美介入欧洲大陆。没有第一战场就不可能有第二战场。这个奇怪联盟的成员都担心德国的阴谋诡计会使它们分裂。

1944年期间，苏联生产了三万二千架飞机、二万九千辆坦克，英美生产了十二万多架军用飞机、二万二千多辆坦克。美国、英联邦与英帝国，以及苏联的军火总产量，据某个资料来源估计，大约以九比二超过了德国。

在这期间，这两个西方盟国对那些被迫向德国军火工业提供重要战略原料的中立国施加了强大的外交、经济与军事压力。它们采取的措施是多方面的，甚至还包括收购那些它们并不需要的原料。因此，西班牙、葡萄牙、瑞典与土耳其向德国提供的原料不仅减少了，而且有的还停止了供应。

希特勒被现实所迫，终于不得不承认在大西洋沿岸或英吉利海峡的法国沿岸开辟第二战场已为期不远。可是，他仍指望德国能将英美赶下海去，使他能集中全部兵力来对付苏联。11月3日，他发布了第51号指令，要求保证驻西欧的德军优先得到增援部队与武器装备。这就意味着东线在此后数月什么也得不到了。

假如英美在1944年2月以后可能入侵法国，那么苏联无疑要在2月之前向波罗的海国家与白俄罗斯发动冬季攻势。整个1943年期间，希特勒以及他的许多高级将领与参谋人员均认为苏军已筋疲力尽，但是他们却屡次为苏联方面军发动新的攻势的速度与兵力所震惊。1943年期间德国失败的原因与它在1942年失败的原因一样，仍然是：武器装备，特别是摩托车辆与油料不足；元首顽固推行专守防御战略，上述原因促使德军既丧失了战略主动权又丧失了战术主动权。根据备多兵分的道理，高级将领们指责希特勒，说他不该提出那个扼守每一码土地的要求。这种指责是正确的。克鲁格于10月14日告诉元首，苏联之所以能取胜，决不是因为它有压倒一切的优势兵力，而是因为它具有机动能力，并在决战时刻能集中优势的兵力兵器。这点他说对了，而且还与苏联历史学家的看法不谋而合。

德国已经走投无路。它要战败这样一个三大强国联盟是办不到的，它应不失时机地通过媾和来摆脱困境。狂妄自大的苏联在取得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伟大胜利之后，对媾和建议置若罔闻。在斯大林心目中可能另有目标，即：将共产主义的影响与苏联的势力扩大到中欧与东南欧。1943年日本(可能出于它自己的主动)建议苏德媾和，莫斯科立即拒绝。戈培尔在秋季视察了腊斯登堡，他发现最高司令部门由于整个战局恶化而笼罩着一片沮丧气氛。于是，他开始斟酌德国首先应向苏联一方还是应向英、美一方提出媾和建议。戈培尔本人积极主张希特勒设法向斯大林提出媾和建议，但是元首却好象认为与英国打交道可能比较容易。1944年初，戈培尔再一次更加急不可待地要求希特勒与苏联媾和。这些建议均遭到了元

首的拒绝。

美国或英国决不可能跟希特勒或他的政府或政党的任何成员进行接触，也决不可能同意举行没有苏联参加的谈判。希特勒伺机利用这三个反对他的盟国的任何一点矛盾，从中渔利，但是，他是否真的认为能与英、美单独媾和，还是个问号。他在欧洲占领区所施的那些可怕的暴行，已把和解的所有桥梁都堵死了。对他来说，要么得到一切，要么丧失一切，要么胜利，要么失败。他肯定料到了对他本人和战败的德国会怎样处置。他相信自己的事业是正确的，辞职或自杀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毫无疑问，德国陆军本来可能废黜他和他的政府，而且为了寻求和平还可能将自己人捧出来担任国家元首。但是，希特勒独揽了希姆莱负责的警察机构与反情报机构的大权组建了许多独立于陆军的党卫军部队，从而制止了政变，保护了自己。德国空军与海军从未动摇过它们对政府的忠诚。因此陆军如果企图推翻元首，那就可能导致内战。在陆军中担任高级职务的那些将领不会参与推翻元首的勾当，因为他们当中大部分人对元首恩赐的高官厚禄感恩戴德，而且他们当中的那些顽固的反对派早就被希特勒下令撤掉了。墨索里尼下台后，戈培尔在日记中断言，“鉴于德国将领们的思想状况”，不可能出现军事政变。这些将领大体上都是希特勒的人。尽管如此，元首过去曾一度对他手下高级将领的决心与政治信念不满。他得出的结论是，军队必须有牢固的精神与思想基础才能超过资产阶级国家的军队。他认为，苏军建立了政治委员制度才变得强大无比。在最后的十八个月，他在武装部队中建立了他自己那套政治委员组织。陆军全部配备了国家社会主义督导官，尽管陆军象当时绝大多数德国人民一样，也忠于希特勒。

即使陆军强行废黜希特勒，推翻纳粹政府，并把德国人民争取到自己一边，这样的军政府在国外所能赢得的信任也不会超过希特勒政府；而且在1943年的卡萨布兰卡会议就德国无条件投降问题发表宣言之后，德国的对手们也不会抛开全面占领德国这个前提而言和。德国军队与平民百姓一想到苏联部队进入德国领土，就毛骨悚然，因为他们深知苏联的游击队、苏军与内务人民委员部对俘虏和其他族的人民所施的惨无人道的暴行。在这种情况下，德国人民除了继续打到底外是没有别的出路的。

要是希特勒接受曼施泰因与克鲁格的忠告，放弃对德国武装部队与陆军的领导权，那么他的行动就符合德国利益了。不过，要是他真的这样做的话，在战争结束时他就有可能被废黜，就有可能被交给他的敌人。他本应从统帅陆军与空军的那些将领中选任国防部长与总司令。可是德国又缺乏既具有现代化知识又具有独立见解的高级将领来任这些要职。但是，伦斯德特、包克或曼施泰因都要比古德里安与隆美尔这些新派的将领们称职得多，因为古德里安与隆美尔都是战术家，学历不深，见识不广，不宜于担任最高统帅部的要职。为了缩短战线、加强预备队，德军本应立即撤出波罗的海国家、白俄罗斯、乌克兰与克里木半岛，同时还应撤出意大利、法国、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与巴尔干半岛。假定德国不在两线作战，即使到这步田地再采取这些措施仍有可能使东线的战争打成平局。正如希特勒本人所讲过的，英、美在欧洲大陆的介入很可能将是决定德国命运的重要因素。在当时情况下，即使德国的将领与参谋长们重新正确地指挥所有的作战，充其量也只能使战争拖延下去而不能改变德国的命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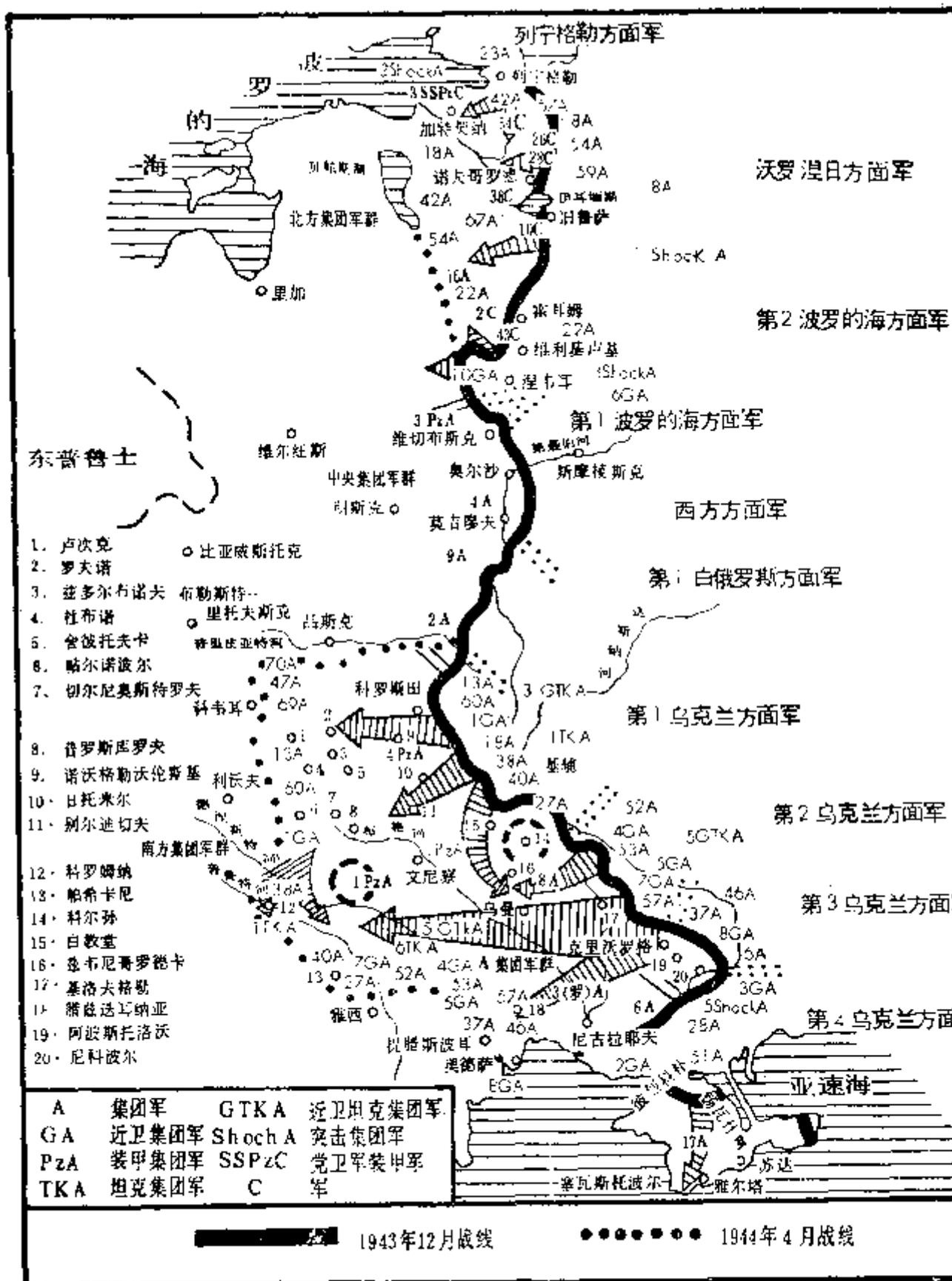
## 第二十五章 在乌克兰和列宁格勒的失败

苏军最高统帅部战略的基点是立即开始发动全面冬季攻势以达到出敌不意的目的。他们想在列宁格勒和乌克兰两个地区实施进攻，将远至苏联与波罗的海国家和罗马尼亚老边界线以内领土上的敌人扫除干净。在东线中部地区继续保持对德军的压力，使德军不能对其翼侧进行增援。

在北部，这次攻势，经过二个半月的准备将由戈沃罗夫的列宁格勒方面军从奥腊尼恩巴乌姆桥头堡和列宁格勒以南地区向暴露的德军第 18 集团军的左翼发起。与此同时，梅列茨科夫的沃耳霍夫方面军负责突破第 18 集团军的右翼，从诺夫哥罗德附近的伊耳湖地区实施主攻。列宁格勒和沃耳霍夫两个方面军的当前目标是围歼林德曼的第 18 集团军。往南，波波夫的第 2 波罗的海方面军负责攻打并牵制德军第 16 集团军。这三个方面军的总兵力相当于一百零五个步兵师和十二个坦克旅，其中仅列宁格勒和沃耳霍夫这两个方面军就在坦克和飞机数量方面至少以六比一的优势超过德军第 18 集团军。德军方面，北方集团军群司令屈希勒尔过去几个月拨给曼施泰因好几个师，这时还拥有四十个步兵师、一个独一无二的装甲护卫师和两个山地师在森林、沼泽地上扼守一条长达五百英里的防线。第 18 集团军拥有二十一个步兵师，其中五个是空军野战师。没有预备队也没有什么装甲部队。师的正面宽达二万五千码。

秋季，屈希勒尔一直在进行向 1940 年波罗的海国家与苏联边界线附近的“美洲豹”防线撤退的准备工作，因为他打算在部队真正撤退前就有组织地全部撤出该地区。本来打算将所有居民都撤走，结果错打了算盘，后来改成将所有成年男子强行掠走，并将所有设备、住房和食物洗劫、破坏一空。苏联可能发动进攻，这是尽人皆知的，只是希特勒对进攻是否会象屈希勒尔所认为的那样快还有点怀疑。12 月 30 日中午在元首召开的会议上，屈希勒尔介绍了战况，言谈之中还对从他那里给其他集团军群抽调部队表示不满。屈希勒尔主张在苏联发动进攻之前就开始向“美洲豹”防线撤退，然而这个请求却遭到决不自动放弃土地的希特勒的反对，因为这会促使芬兰下决心退出战争。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林德曼的看法与屈希勒尔相反，他的态度比较乐观，认为屈希勒尔可以守住现在的阵地顶住苏联进攻。元首总是采纳与他自己想法一致的意见，因此屈希勒尔失败了。

1 月 14 日，费久宁斯基的第 2 突击集团军从奥腊尼恩巴乌姆桥头堡发起进攻。该桥头堡当面的德国部队是两个空军野战师、党卫军诺兰装甲护卫师以及其他部队，所有这些部队都归施泰纳的第 3 党卫军装甲军指挥。经过激烈交战之后，德军的防御部队开始退却。过了一天，马斯连尼科夫的第 42 集团军在列宁格勒以南的地区越过涅瓦河实施进攻，与此同时，斯维里多夫的第 67 集团军在姆加地区进行牵制性的进攻。到 1 月 19 日，马斯连尼科夫同费久宁斯基的部队会合，切断了彼得霍夫的德军与外界的联系。往东，梅列茨科夫的沃耳霍夫方面军应牵制林德曼第 18 集团军的中部，即第 54 和第 26 两个军，同时要突破该集团军的南翼。斯塔利科夫的第 8 集团军和罗津斯基的第 54 集团军所进行的牵制性进攻非常成功，使罗津斯基的部队逐渐包围了德军第 26 军。沃耳霍夫方面军利罗夫尼科夫第 59 集团军从南面诺夫哥罗德附近发动的钳形进攻，指向德军第 16 与第 18 这两个集团军分界线附近的一个空军野战师。但是，在取得初步的胜利之后，进攻发展得很缓慢，因为恶劣的气候和不良的能见度使空军和炮兵很难进行支援。坦克一辆又一辆地陷入了沼泽地。诺夫哥罗德以南的苏军却比较顺利地迎着暴风雪越过封冻的伊耳湖，从而切断了城区内的德军与外界的联系。屈希勒尔十分清楚苏军的意图是从两翼包围第 18 集团军，苦苦恳求元首同意他将已暴露的第 26 军和第 28 军撤到从列宁格勒到楚多沃铁路线上的中间阵地，结果未能获准。1 月 22 日，他直接向希特勒说明了自己的困境，因为当时在姆加和托斯诺地区第 54 军象第 26 军一样也有被围的危险。他恳求再三，而希特勒只是许诺从中央集团军群给他抽调一个装甲师。元首不同意在诺夫哥罗德地区被围的部队突围。当他改变决心，再下达撤退命令，已为时过晚。中间防线的撤退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当同意撤退的批示下达时，德军守军早已被逼得走投无路，这条中间防线也无法守住了。



德军在列宁格勒城下和西乌克兰的失败  
1944年1月—4月

图 21 德军在列宁格勒城下和西马克兰的失败

对于德苏两国部队来说沃耳霍夫地区的条件一直是很恶劣的。前两年，那个地方相对来说双方都没有什么大的行动，在一些地方所发生的战斗也是在茂密的森林沼泽地上进行的堑壕战，虽然德国守军毫无疑问地吃惯了苦，但是苏联的攻势来得十分突然，其来势之猛是谁也没有料想到、也没有经历过的。1月19日夜，被围困在诺夫哥罗德的第28轻装师接到了突围的命令。重伤员不得不被留在废墟上，医务人员自告奋勇留下护理他们。所有能携带武器的人，其中包括能行走的伤员都力图在夜暗的掩护下撤退。在沃耳霍夫地区东北方向上的部队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后撤，与此同时苏联空军还轰炸和扫射所有撤退部队。德国的兵团和部队混成一团。作战部队中也有散兵游勇、休假人员和后勤人员。所有的人员受尽雨淋之苦，又困又饿。若不是补给纵队的指挥官尽最大努力与部队保持联系，物资的补充也会中断。空军野战师已溃不成军，有些步兵师几乎所有的团长和营长不是被打死就是受了伤。各师步兵的人数降到了只有五百人。危言耸听的谣言在前线四起，还有一些惊慌失措和逃跑的事件。加特契纳是德军主要的铁路终点站，那里汇聚着无数回家休假或休完假归队的德国军人。车站遭到了芬兰湾中苏联军舰大口径火炮的猛烈炮击，一霎时就不堪使用了。

1月28日，屈希勒尔自作主张，命令第18集团军后撤到卢加河一线，不过他向希特勒保证不了他能守住这条防线。第18集团军如果再死守原来阵地就会被敌人包围，对此希特勒不闻不问，反而倒打一耙，说屈希勒尔的错误在于他首先想的就是撤退。就在这天中午召开的会议上，希特勒严肃地对蔡茨勒说，三年来的经验证明，凡是为了缩短战线或建立更坚固的防线而放弃原阵地的，他肯定也守不住新阵地。1月29日屈希勒尔被撤职，由莫德尔接替。莫德尔已赢得防御勇士的美誉。

莫德尔得到任命的同时还得到了中央集团军群调来的两个师。有一个装甲师在卢加城附近投入战斗，这虽然在某种程度上阻止了苏军的前进，但是要固守卢加河一线已为时太晚。在德军后方列宁格勒地区的游击队倾覆列车，破坏铁轨与桥梁，使德军十分慌乱。起初，苏军的主攻方向显然是指向德军第18集团军的西北翼，因为在那里第2突击集团军和第42集团军早已在卢加河的下游威胁着贝帕斯湖以北的狭长地带。但是，当莫德尔开始向左翼调动部队时，右翼的第16集团军又遭到了波波夫第2波罗的海方面军越来越猛烈的进攻。从此以后，整个北方集团军群显然是处于被围的险境。2月15日，希特勒不得不同意北方集团军群从苏联撤到“美洲豹”防线。接着芬兰就向莫斯科询问停战的条件。

列宁格勒和沃耳霍夫这两个方面军由于长期进行阵地防御，参谋机构与部队缺乏锻炼，据苏方资料说，特别是在进攻战的协同与支援方面经验尤为不足。据说，北方集团军群得以安然无恙靠的就是这一点，此外还靠恶劣的气象条件(即大雪、浓雾、解冻与多雨)和难以通行的森林沼泽地。所有这一切都迟滞了苏军的进攻。2月中旬，沃耳霍夫方面军被撤销，所隶属的部队分给了列宁格勒和第2波罗的海这两个方面军。到3月1日，波罗的海地区的一切作战行动都停了下来，双方转入了防御。

在乌克兰，德军的南方集团军群的处境急剧恶化。曼施泰因的部队不顾危险，仍部署在从科罗斯田到第聂伯河弯曲部这块南乌克兰地区，形成了一个脆弱的突出部。尼科波尔与克里沃罗格地区的矿藏已不开采，这个矿区即使丢失也不会使德国经济出现无法解决的问题，但希特勒一味坚持，只得固守。与此同时，南方集团军群的左翼也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威胁，苏军第1乌克兰方面军向基辅西南方向伸出的突出部，看来有可能将曼施泰因与布施的中央集团军群分隔开。

苏军在乌克兰的几个方面军并不是没有遇到困难。南部冬季的气候非常温暖。冰雪消融、多雨与泥泞的春季早在12月底就已到来。通向苏军后方基地的交通线长达三百多英里，因此补给、维修与保养方

面存在很大的困难。第2乌克兰方面军只有百分之五十的摩托车辆能行驶在大道上。部署在西乌克兰的一百六十八个步兵师大部分缺额很多，虽然它们采取了有力措施，征集当地乌克兰居民来补充缺额。机场因暴风雨与洪水泛滥而受到特别严重的影响。苏军最高统帅部不但没有被这些问题难住，而且还在全线重新发起猛烈的进攻。朱可夫仍留在第1和第2乌克兰方面军，华西列夫斯基负责协调第3和第4乌克兰方面军。第1和第2乌克兰方面军向文尼察-莫吉廖夫-波多尔斯基以及基洛夫格勒-五一城这两个方向实施平行突击。第3和第4乌克兰方面军则对尼科波尔与克里沃罗格实施向心突击。进攻的第一阶段由瓦杜丁第1乌克兰方面军的六十三个步兵师负责实施。12月24日上午，瓦杜丁开始进攻劳斯的第4装甲集团军。随着进攻的发展，瓦杜丁的进攻正面扩大到二百英里。负责对日托米尔实施主攻的是V·I·库兹涅佐夫(后来是格列奇科)的第1近卫集团军、雷巴尔科的第3近卫坦克集团军以及列谢利泽的第18集团军。负责对文尼察实施主攻的是莫斯卡连科的第38集团军和卡图科夫的第1坦克集团军。因此，瓦杜丁的主要突击是由中央的两个坦克集团军和三个步兵集团军负责向西南方向实施的。与此同时，部署在两翼的那两个步兵集团军以疏开队形向西和向南推进。

1943年底，曼施泰因的南方集团军群编成内有第1和第4装甲集团军以及第8集团军，全部兵力相当于四十三个步兵师、十五个装甲师和七个装甲护卫师。克莱斯特的A集团军群编成内有克里木半岛上第17集团军以及第聂伯河弯曲部的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和霍利德特的第6集团军，共计为八个德国步兵师和十个盟国师。

元首表面上与曼施泰因的关系很好，实际上对他却非常不满。曼施泰因曾建议撤离第聂伯河弯曲部并将他自己的集团军群司令部从文尼察转移到利沃夫。这些建议元首曾与蔡茨勒、约德尔还有其他人进行过商讨，结果遭到尖刻的挖苦。曼施泰因在此以前只是要求希特勒同意批准撤出第聂伯河弯曲部，将第1装甲集团军转移到他的左翼，对此元首没有同意，但许诺经铁路给他调遣三个师，这三个师分别抽自A集团军群、中央集团军群和北方集团军群。由于这三个师不可能及时赶到，曼施泰因在瓦杜丁发起进攻后的第五天只好自作主张将第1装甲集团军司令部以及一个步兵师与三个装甲师从第聂伯河弯曲部调到他的左翼。不过，他是按照希特勒的战略行事的，因为韦勒的第8集团军继续在扼守霍利德特第6集团军以西的第聂伯河弯曲部的部分地区。霍利德特的第6集团军位于尼科波尔这个“口袋”的底部。尽管胡贝的第1装甲集团军司令部赶来组织援救遭到攻击的第4装甲集团军，并接管了它的右翼，同时劳斯也接管了它左翼较大的地区，但是在瓦杜丁的攻势面前，他们都不得不节节败退。瓦杜丁的进攻已威胁到德军从利沃夫到奥德萨的铁路线。这段铁路线对于南方集团军群的右翼和整个A集团军群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第1乌克兰方面军继续向前进攻，开始稳扎稳打，后来加快了步伐，在进攻的最初两周内就攻占了科罗斯田、诺沃格勒-沃伦斯基、日托米尔、别尔迪切夫以及白教堂。1月5日，即曼施泰因从东普鲁士返回的第二天，科涅夫的第2乌克兰方面军在浓雾中发起了进攻，这次进攻是指向东部韦勒的第8集团军。曼施泰因在东普鲁士曾再一次要求撤出第聂伯河弯曲部，而且还要求把克里木半岛上的第17集团军调给他。

科涅夫第2乌克兰方面军的进攻是在瓦杜丁所在战区东边的切尔卡塞和斯塔罗杜布之间这六十英里宽的狭窄正面上实施的一路突击，其主要方向是指向西南的基洛夫格勒。负责实施主攻的是马纳加罗夫的第53集团军(这时是由加拉宁临时负责指挥)和罗特米斯特罗夫的第5近卫坦克集团军。负责实施翼侧助攻的是雷诺夫(后来是斯米尔诺夫)的第4近卫集团军、扎多夫的第5近卫集团军和舒米洛夫的第7近卫集团军。与此同时，科罗捷耶夫的第52集团军负责扼守方面军最北部的翼侧。方面军的意图是，先向东攻打基洛夫格勒，然后再打小维斯卡，从翼侧包围一部分守卫切尔卡塞和科尔孙之间这段第聂伯河南

岸的第8集团军，再与突入德军后方的瓦社丁部队会师来完成两翼包围。

科涅夫的进攻一开始就指向德军的第52、第47装甲军。冯·福尔曼是前几天刚从德国来接管第47装甲军的。他曾介绍过当时的情况，说他有三个装甲师、一个装甲护卫师和四个步兵师。装甲师只不过相当一个装甲群，步兵师仅抵上一个加强团。拉姆克的第2伞兵师有三千二百人，扼守着十三英里宽的正面。第10装甲护卫师有三千七百人，扼守着十英里宽的正面。地上到处都盖着厚雪，气温降到摄氏零下二十度。每个步兵的阵地那怕变动仅几百码，他自己就必须重新构筑堑壕和掩蔽部以防敌人炮火的袭击和寒流的侵袭。这时要在硬得象铁的地面上来挖工事，简直是不可能的。德军的士气还好，但是，据福尔曼介绍，许多官兵对战争前途和结局怀有疑虑，十分苦恼。国内的来信讲了那些破坏性轰炸和警察日益严密控制的情况。没有什么人能理解那些来自上级、显然是来自最高一级的、看来是毫无意义的命令。大部分人深知，与东方或西方妥协已无指望，元首仍是他们唯一的救星。对于前线军人来说，希特勒是军队的总司令，在他们的心目中还没有哪个领导人有足够的才干可以取代他。

无线电侦听提供的很多迹象表明，进攻迫在眉睫，特别是苏联无线电通信几乎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来保守进攻准备方面的秘密，这就更使人加深了这个印象。进攻是以通常的方式开始的，先是半个小时的杀伤性炮击，尔后是重型坦克和步兵的冲击。福尔曼发现，虽然苏军上级领导机关的计划拟定得很好，但是苏军仍吃了它过去那些弱点的亏，它的炮火缺乏机动灵活与协调一致，它的下级指挥官缺乏主动性，它那未经训练而参战的步兵不善于作战。这些步兵员然在数量上以八比一的优势超过德国的守军，但是大部分是由地方征集的往往不愿服役的人(德军称为“抓来的兵”)组成的。仅仅在1月5日和6日两天，第47装甲军的炮兵就发射了十七万七千发炮弹，力图用火力掩护正面已被打开的许多缺口。军或集团军都没有预备队，因此该军的防线有崩溃的危险。1月8日基洛夫格勒失守。1月9日夜晚，第47装甲军司令部遭到苏联一个搭载有步兵的坦克旅的袭击，被打散了，人员和武器装备均受到损失，许多师在后撤途中屡遭包围。

面对着德军猛烈的抵抗，科涅夫仍不断实施进攻。据苏联史料记载，这些德军巧妙地利用许多村庄与沟渠进行防守。西部的瓦杜丁第1乌克兰方面军继续在分割第1和第4装甲集团军，直到这两个集团军之间被打开的缺口达到四十英里宽时才罢休。但是，在1月份的下半个月，南方集团军群却动用了两个装甲军和一个步兵军对乌曼和文尼察之间这一地区的第1乌克兰方面军实施了两次有力的反突击。第一次反突击驱逐了乌曼以北日马琴科的第40集团军和扎多夫的第5近卫集团军。第二次反突击切断了莫斯卡连科的第38集团军和卡图科夫的第1坦克集团军各一部的退路，使其蒙受重大损失，特别是坦克。这时第1乌克兰方面军暂时放弃了阵地，向后约退了二十英里。

第1与第2乌克兰方面军在突入科尔孙地区东部和西部之后已经使切尔卡塞西南、由德军第1装甲集团军和第8集团军防守的突出部暴露。第1和第2乌克兰方面军准备用翼侧的部队恢复这次攻势，从两翼包围这个突出部。1月25日，第2乌克兰方面军首先发起进攻，1月27日夺取了德军深远后方的什波拉，次日，又攻占了兹韦尼哥罗德卡，德军装甲部队进行了猛烈的反突击，将进攻部队包围与孤立了三天。在这次战斗中，福尔曼发现，重型反坦克炮和豹式坦克上的火炮在直射距离上都能穿透T34型坦克。接着，在1月26日第1乌克兰方面军从西边实施进攻。1月28日，克拉夫琴利的第6坦克集团军在兹韦尼哥罗德卡附近同第2乌克兰方面军罗特米斯特罗夫的第5坦克集团军会师，完成了两翼包围，切断了利布的第42军和施特默尔曼的第11军。而就在这同一天，希特勒却将他所有的集团军群和集团军的司令召集到东普鲁士，听取关于在德军内建立国家社会主义党的优越性的报告。这次德军有四个步兵师、一个党卫军装甲师、一个党卫军旅以及其他一些部队总计约达六万人被苏联的二十七步兵师、四

个坦克军和一个机械化军所包围。

南方集团军群急如星火地调集一支解围部队，因为经验证明，反攻拖得越久，解围的任务就越艰巨。然而，一切重大决定都得由元首作出。就在那天傍晚五时，元首从蔡茨勒打来的电话中得知德军被围。他认为这是奇耻大辱，接着便开始从这里抽调一个师，从那里抽调一个战斗群。他忽然对蔡茨勒说，步兵在作战中再也发挥不了什么作用，除非他们后面有坦克或强击炮作后盾。胡贝的第1装甲集团军必须结束它在左翼同卡图科夫第1坦克集团军的战斗，第8集团军不得不动用福尔曼的第47装甲集团军。曼施泰因下令调出第聂伯河弯曲部霍利德特第6集团军防区中的第24装甲师。但是，坐在办公室指挥全线战争的希特勒在该师已开始进攻切尔卡塞后又将它调回，因为尼科波尔地区又遭到了威胁。它往返行程约五百英里，回到那里已为时太晚，在这两个地区都没有发挥作用。

担任包围任务的苏联部队是按照它们通常的做法分工的。对付包围圈内敌人的是斯米尔诺夫的第4近卫集团军和特罗费缅科的第27集团军的步兵师。罗特米斯特罗夫的第5近卫坦克集团军和克拉夫琴科的第6坦克集团军执行打援任务，随时准备迎击解围部队的装甲突击。2月8日，苏军敦促被围的德军投降，保证人身安全并给予人道待遇。到2月10日，所有被围的部队都处在苏军火炮的射程之内，因为被围的这两个军在苏军进攻的压力下已龟缩到宽约十英里、长约二十英里的地域内。利布的第42军接受第11军军长施特默尔曼指挥。所有被围的部队都听从韦勒第8集团军的指挥。在科尔孙机场早已有一个简编的空运组织，负责第8集团军中那些因道路泥泞而得不到供应的前沿部队的补给工作。该组织经过充实每天能向被围部队空运八十吨补给品。大雨大雪交加，能见度和飞行条件都很差。

韦勒对调集解围部队的拖拉作风和上级强加于他的解围方法十分不满。这次解围不是以解救已方部队为目的，而是自不量力、异想天开地去包围并歼灭敌人。担任解围任务的左路部队，即布赖特的第3装甲军，于2月4日首先开始突击。但是，攻击的方向过于偏向西方，结果只好在血泊和泥淖中停了下来。它白费了五天时间，伤亡了許多人，最后又撤回到原地。时间不能再耽误下去，因而部队随到随即按新的最近捷的方向投入战斗。福尔曼的第47装甲军向敌包围圈偏东方向突击。无边无际的泥沟使部队的运动极为困难，车辆断了燃料，对解围部队的空中补给没有真正落实。第3装甲军改变进攻方向使敌感到意外，气温突然下降倒为部队的运动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苏军最高统帅部又给第1乌克兰方面军增调了一个集团军，即波格丹诺夫的第2坦克集团军。由于这个集团军投入战斗，苏军的抵抗也加剧了。2月12日，第3装甲军突入到包围圈十英里内一个名叫卢斯扬卡的小村庄。这时苏军最高统帅部拼命阻止德军解围。德军楔入地区的指挥权原属第1乌克兰方面军，现已移交给第2乌克兰方面军，因此，特罗费缅科的第27集团军也由第1乌克兰方面军转隶给第2乌克兰方面军。苏军步兵的损失很快得到了补充，如第180步兵师一攻下克维特克村(这个村在包围圈与第3装甲军之间的狭长地带)就从村上动员了大约五百名男子加入该师。这些所谓自愿入伍的士兵肯定过不多久就会看到战斗的场面。虽然苏军坦克的履带较宽，战术机动性比德军的坦克强，苏军履带车辆供应也较多，但是在一望无际的泥淖中运动也是困难重重。苏联的轰炸机不久便当做运输机使用，所有部队都用牛、马来牵引火炮和车辆，而且还雇佣当地农民来搬运补给品。至于德军，驻守在前进阵地上的第3装甲军，由于路面的原因已不可能从陆路得到补给，早已靠空运补给了。

德军的空中补给任务是由直属科尔孙机场的赛德曼第8航空军负责遂行的。过去是由飞机运进补给品，飞机返航时运走伤员。后来机场因地面的原因不能使用，才改为空投补给品。事实证明，空投的做法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这种办法速度慢、效率低，飞机遭到的损失越来越大。结果，补给品，包括四十加仑油桶，只好在三十英尺的高度上向下投掷。空运部队由于苏联防空火力和空军的截击，遭到了

一些损失。然而，尽管德军的战斗机数量不足，护航机少，甚至三架梅 109 型飞机就担任三十六架运输机的护航任务，敌机也不敢靠近。总计，一千五百个架次共运进二千吨补给品，运出二千四百名伤员，飞机损失了三十二架。

2月5日，德军第8集团军命令赛德曼做好在2月10日以后突围的准备。但是，直到2月15日，元首才同意被围部队突围。就在这同一天他批准莫德尔后撤到“美洲豹”防线。尔后，被围部队开始南移。天气每天都在变化，部队有时在大片泥淖中运动，有时迎着暴风雪转移。有些部队与兵团保持着自己的建制，始终不散；但是也有许多失散的士兵只能由就近的军官进行指挥。火炮、坦克和车辆均被遗弃。为了自卫，部队只能用轻武器来对付坦克和步兵几乎连续不断的冲击。党卫军诺曼人师在反击敌人进攻方面表现最为出色。此外，被围部队还遭到敌人炮火的袭击，伤亡越来越大。2月17日，先头部队与第3装甲军会合，大部分被围部队突出了包围圈。所有的伤病员都没有撤出，只好听天由命，所有的重型装备均被遗弃，赛德曼将军于2月18日自杀身死。据德军报道，有三万人安全突围。然而，苏军的报道是，包围圈里留下了一万八千名受伤与未受伤的战俘，五万具尸体。且不论有多少人从切尔卡塞逃出，事实是南方集团军群在战术上吃了大败仗。许多从包围圈逃出来的幸存者无论在体力上或在精神上都不适于立即遂行作战任务。两个有作战经验的军作为战斗兵团已被消灭。这些损失造成的影响在后来的战争中人们仍能明显地感觉出来。

南方集团军群左翼部队(即劳斯的第4装甲集团军)的北边，南方集团军群和中央集团军群之间出现了一个大缺口，因为希特勒不愿意、也无法按曼施泰因的请求在罗夫诺另组建一个集团军。豪费第13军的一些部队被派去保卫从罗夫诺到利沃夫这一段陆上交通线，与此同时一些党卫军营和警察营保卫着普里皮亚特沼泽地中的铁路线。德军以为第1乌克兰方面军不会在该地区马上发起进攻，因为该方面军确实无法从切尔卡塞和第4、第1装甲集团军之间的楔形地区脱身。可是到1月27日，瓦杜丁的第1乌克兰方面军的右翼部队，即普霍夫的第13集团军和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的第60集团军却在游击队的帮助下通过森林沼泽地向东发起了进攻。它们派出翼侧的第1和第6近卫骑兵军，在两天后到达1939年波兰边境内的斯特尔河。罗夫诺、卢次克和兹多尔布诺夫铁路联轨站很快即被苏军占领。2月10日，舍彼托夫卡失陷。德国驻乌克兰的专员科赫在苏军部队抵近时，逃离了在罗夫诺的专员署。在舍彼托夫卡丢失以后，元首又象往常一样反而责备德国陆军，并以死刑威胁那些司令官。

早在四周前，即1月10日与11日，部署在第聂伯河弯曲部以东的马利诺夫斯基第3乌克兰方面军和托尔布欣第4乌克兰方面军对德军霍利德特的第6集团军发起了进攻。但是，进攻没有取得进展，仅仅打了五天就奉命停止了。尔后，这两个方面军变更部署，加强兵力，准备在1月30日重新发动进攻。格拉戈列夫的第46集团军和崔可夫的第8近卫集团军，在第3乌克兰方面军中央地区实施主攻，沙罗欣的第37集团军和什列明的第6集团军负责扼守两翼。第4乌克兰方面军以茨维塔耶夫的第5突击集团军、列柳申科的第3近卫集团军和格列奇金的第28集团军进攻第聂伯河河畔尼科波尔前面的桥头堡。德军第6集团军几周前接管了第1装甲集团军转移到南方集团军群左翼时留下的那个军。到1月底，第6集团军编成内有第4、第17、第29、第30军以及第57装甲军，共计三个装甲师和十八个步兵师。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即这次会战的中期，希特勒将南方集团军群的第6集团军调给了克莱斯特的A集团军群。A集团军群司令部已从克里木半岛转移到大陆上的尼古拉耶夫。第3乌克兰方面军的进攻是针对弗雷特尔·皮科的第30军的。这个军兵不满员，一触即溃。第3乌克兰方面军肃清了第聂伯河左岸的敌人，并于2月7日夺取了尼科波尔。第聂伯河弯曲部的德军不久也后撤了。因为它们的退路已受到崔可夫的第8近卫集团军和格拉戈列夫的第46集团军的威胁，它们撤退时将所有的行李都丢掉了。2月17日，苏军对克里沃

罗格发起进攻，五天后拿下了该城。

尔后，为完成收复乌克兰的任务，苏军开始变更部署。乌克兰北部为普里皮亚特沼泽地。这个沼泽地渐渐对作战的进程产生了影响。沼泽地的东端阻碍着罗科索夫斯基的白俄罗斯方面军从哥美耳向前推进。而普里皮亚特沼泽地以南的瓦杜丁第1乌克兰方面军正迅速向西挺进，将白俄罗斯方面军抛在后面，因此在这两个方面军之间出现了一个真空地带。由于瓦杜丁要向左转，南下包围曼施泰因，这就需要另外派遣一支部队来堵塞这个缺口。为此，2月24日，在科韦耳地区组建了一个新的由库罗奇金负责指挥的第2白俄罗斯方面军。其组成是：最高统帅部预备队中的别洛夫第60集团军、古谢夫第47集团军以及波波夫的第70集团军。罗科索夫斯基的白俄罗斯方面军此时改称第1白俄罗斯方面军。东乌克兰相对来说很少有游击队活动，而西乌克兰，由于有大片森林，又是波兰人与乌克兰人杂居的地方，却成了游击运动的温床。波兰人敌视日耳曼人、俄罗斯人以及乌克兰人，而乌克兰游击队往往也敌视波兰人。至于他们拥护还是反对苏军，这要取决于他们同情共产主义还是同情民族主义。民族主义的乌克兰游击队伏击苏军部队和车辆。在2月29日的一次伏击中，第1乌克兰方面军司令员瓦杜丁与赫鲁晓夫同乘汽车在第60集团军地域内巡视时，据说他受了重伤，不久身死。苏军失去了一位卓越的指挥官。按朱可夫的说法，这位指挥官还是位善于用语言与文字表达自己思想的杰出的参谋。他呕心沥血，忧国忧民，忠于职守。瓦杜丁的职务由朱可夫接替。

苏军在南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略的基点是：库罗奇金的第2白俄罗斯方面军沿着普里皮亚特沼泽地的边缘朝西向科韦耳和布勒斯特的方向挺进，与此同时朱可夫的第1乌克兰方面军向南打到德涅斯特河插入曼施泰因的后方地域。科涅夫的第2乌克兰方面军和马利诺夫斯基的第3乌克兰方面军向西南的雅西和奥德萨这两个平行方向挺进，与此同时托尔布欣的第4乌克兰方面军准备收复克里木半岛。即将来临的这次进攻并未出乎南方集团军群的意料。希特勒想趁道路泥泞、苏军疲惫的机会赢得一些喘息时间，但是作战部队深知苏军的机动力远远超过了它们。苏联坦克部队与摩托化部队的机械化程度比德军高。德军摩托化部队离不开公路，而苏联部队使用了大量的美国四轮与六轮驱动卡车，能够在所有(除了最恶劣)的气象条件下越野作战。所有的德国部队，无论是摩托化部队还是步兵部队都因摩托化程度不高、铁路线与牵引车不足吃了苦头，败在人数众多、机动力强的敌人手下。德军在乌克兰的撤退使坦克和机动运输车辆遭到很大损失。这些坦克和机动运输车辆往往是由于缺乏燃料、或者等待修理无法开动而被遗弃的。还有许多是因为深陷泥淖而被丢掉的。装甲师在公路上持续地奔驰，大部分是无效的，也使车辆遭受了重大的损失。例如第24装甲师在此期间损失了一千九百五十八辆各种类型的车辆，占其编制数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就象许多其他装甲师一样，该师不得不将其后勤补给与辎重运输队改成农用轻便马车运输队。2月8日该师拥有三百三十五辆本来是很好的车辆，但是这些车辆由于陷在泥里而不能开动。这是在它刚从切尔卡塞被逐回后发生的事。

南方集团军群的第8集团军仍驻守在兹韦尼哥罗德卡和乌曼这一广大地区，第1装甲集团军驻守在文尼察附近，第4装甲集团军驻守在杜布诺和帖尔诺波尔地区的左翼侧。曼施泰因必须作出判断，苏军下一次打击是正面进攻，在文尼察和沃兹涅先斯克两地夺取布格河上的渡口，还是包围其暴露的左翼。他担心苏军从北部他与布施之间的间隙地实施包围，因此，他再三请求蔡茨勒派遣新锐部队来占领该间隙地。在此期间，他把所有部队的战斗分界线都向左移动了，因为他认为，苏军包围左翼具有较大的危险性。布赖特的第3装甲军和巴尔克的第48装甲军被撤到左翼的帖尔诺波尔和普罗斯库罗夫地区。曼施泰因将他自己的司令部转移到利沃夫，这里位于他所认为的决定性地区的后面。第4装甲集团军接管了罗夫诺地区，然而劳斯仅指挥两个军：一个是第13军，由两个步兵师组成；另一个是第48装甲军由两

个装甲师组成。紧靠他的南边，在舍彼托夫卡和文尼察之间胡贝的第1装甲集团军指挥着第59军以及第3、第24和第46装甲军，共计十六个师，其中有六个装甲师。苏军发动的进攻既不是指向左翼，也不是指向中央，而是在整个乌克兰进行的。朱可夫对曼施泰因左翼所实施的猛烈突击落到了力量单薄的劳斯第4装甲集团军的头上。

朱可夫的第1乌克兰方面军拥有六个步兵集团军(共约四十个师)、两个坦克集团军(共五百二十辆(门)坦克与自行火炮)以及一个留作预备队的坦克集团军。3月4日，朱可夫用格列奇科的第1近卫集团军和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的第60集团军对第1装甲集团军北面曼施泰因的左翼发起了进攻。首战告捷，使德军的第4装甲集团军以及部署在舍波托夫卡附近第1装甲集团军编成内的舒尔茨第59军几乎全军覆没。当天，苏军有两个留作预备队的坦克集团军，即雷巴尔科的第3近卫坦克集团军和巴丹诺夫的第4坦克集团军加入了战斗。一周以后，苏联进攻部队插到德军后方六十英里的切尔尼奥斯特罗夫地区。在此地遭到布赖特第3装甲军和巴尔克的第48装甲军的反突击，进攻暂时受阻。据朱可夫说，这次战役之激烈可与库尔斯克战役相比拟。3月5日，科涅夫的第2乌克兰方面军从韦勒第8集团军左翼第1装甲集团军以南的兹韦尼哥罗德卡攻打到乌曼。它的主攻部队为斯米尔诺夫的第4近卫集团军、特罗费缅科的第27集团军与科罗捷耶夫的第52集团军，以及波格丹诺夫的第2坦克集团军、罗特米斯特罗夫的第5近卫坦克集团军与克拉夫钦科的第6近卫坦克集团军。然而，这些坦克集团军充其量总共只有六百五十辆(门)坦克与自行火炮。N·I·克雷洛夫的第5集团军和舒米洛夫的第7近卫集团军负责从翼侧实施助攻。在科涅夫进攻方向上的德军黑尔第7军所属五个疏开配置的步兵师很快被击溃。3月10日，苏军在攻打布格河与德涅斯特河的途中拿下了乌曼。东边的马利诺夫斯基第3乌克兰方面军所属部队已开始洪水奔流的印古耳河对岸建立了桥头堡，对克莱斯特施加了强大的压力。

强大的胡贝第1装甲集团军已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面临着被包围的威胁。科涅夫方面军在它右翼侧掠过向西南直指罗马尼亚。朱可夫方面军负责包围它的左翼。3月21日，第1乌克兰方面军卡图科夫的第1坦克集团军在洪水淹没地区的切尔尼奥斯特罗夫附近又开始进攻，三天后抵达德涅斯特河畔的扎列斯基，尔后渡过德涅斯特河逼近捷克斯洛伐克边境附近普鲁特河上的科罗姆纳。它的友邻部队即列柳申科的第4坦克集团军攻克了胡贝后方的卡缅涅茨波多尔斯基。该集团军拥有的坦克据说当时减到了六十辆。在这期间，科涅夫第2乌克兰方面军所属的日马琴科第40集团军从南面包围胡贝的右翼。到3月28日，胡贝的第1装甲集团军被合围。

东南部的科涅夫方面军在六十英里的宽大正面上进攻，未遇到任何抵抗到达布格河。该方面军从行进间强渡过布格河，然后继续猛进，于两天后渡过德涅斯特河。3月26日，第2乌克兰方面军到达普鲁特河，控制了五十英里宽的正面。一周之后，利涅夫长驱直入罗马尼亚，远抵帕希卡尼。南乌克兰的韦勒第8集团军和克莱斯特A集团军群由于苏军插到它们的后方进行大纵深的包围，面临被歼灭的威胁。

然而，克莱斯特已危在旦夕。在黑海沿岸的A集团军群由下述部队组成：克里木半岛上的第17集团军、主力在外德涅斯特地区的罗马尼亚杜米特雷斯库的第3集团军(四个罗马尼亚师、一个斯洛伐克师和四个德国师)以及霍利德特的第6集团军(二十个师)。第3乌克兰方面军于2月5日夺取了尼科波尔以西的阿波斯托洛沃。两天后，尼科波尔以及德军在第聂伯河左岸的其他阵地均落到了第4乌克兰方面军的手中。2月22日，马利诺夫斯基占领了克里沃罗格，迫使德军第6集团军退到印古耳河一线。3月初，第3乌克兰方面军在克里沃罗格以南渡过那条洪水暴涨的河流，在对岸占领了桥头堡，准备从正面牵制第6集团军，并利用装甲部队通过A集团军群后方的新布格实施主攻，迂回到尼古拉耶夫以东的黑海沿岸。实施这次迂回的部队是崔可夫的第8近卫集团军、格拉戈列夫的第46集团军和一个骑兵机械化集群。

加根的第 57 集团军、沙罗欣的第 37 集团军、什列明的第 6 集团军、卢钦斯基的第 28 集团军以及茨维塔耶夫的第 5 突击集团军负责从正面将克莱斯特的部队牵制在印古耳河一线。

3 月 6 日晨进攻开始了。当天傍晚，步兵师突破敌防御，骑兵机械化集群也加入了战斗。虽然 3 月 8 日苏军夺取了新布格，但是快速部队的实力并不足以包围那些防御部队。然而担任牵制任务的部队却进展很快，3 月 24 日部分部队越过了布格河。尔后，苏军最高统帅部修改了它下达给第 3 乌克兰方面军的命令，把夺取从尼古拉耶夫到奥德萨以及从奥德萨到多瑙河这一带黑海海岸的任务增加了进去。崔可夫集团军和格拉戈列夫集团军中的机械化部队的主突方向有了改变，改成由沙罗欣的第 37 集团军和加根的第 57 集团军中的机械化部队对奥德萨地区的提腊斯波耳和腊兹迭耳纳亚两地实施主攻，因为这两个集团军已突入敌人后方，并正以最快速度向西挺进。

3 月 19 日曼施泰因和克莱斯特奉命从他们的战区来到巴伐利亚州的上萨尔斯堡，仅仅是为了晋见希特勒，表示忠心。目的在于：回击塞德利茨·库尔茨巴克和共产党发起的自由德国委员会通过莫斯科所进行的那种宣传。到那时为止，乌克兰局势的严重性这两位集团军群司令固然不很清楚，而元首则完全脱离了实际。他不同意第 6 集团军撤出布格河下游地区，一方面是因为德国海军一再强调奥德萨是对克里木半岛进行补给的必经之地，另一方面，他认为是要维持罗马尼亚的士气。他无意讨论一旦中央集团军群和南方集团军群被分割，战略部署需进行哪些调整，却忙于考虑那些无关大局的战术细节。自从 1943 年初德军在伏尔加河吃了败仗时起，不让罗马尼亚与匈牙利的部队到第一线作战，这是德国一直奉行的政策。但是，到了 1944 年，希特勒却被迫向霍锡和安东奈斯库施加压力，要他们提供新组建的部队，尽管他知道匈牙利人越来越不愿意继续打仗了。在克里木半岛还有六个罗马尼亚师。罗马尼亚的第 3 集团军早已在 A 集团军群的编成内。一个新组建的罗马尼亚第 4 集团军被部署在罗马尼亚原边境的雅西地区。匈牙利已答应动员一个由两个军组成的集团军来扼守喀尔巴阡山的山口。

苏军进攻速度之快完全出乎德军的意料，结果德军损失了大批弹药和武器装备。德军原来打算在布格河一线设防固守，可是苏军在有些地方却抢在撤退的德军前面抵达该河。即使第 6 集团军撤到河的对岸，它还是觉得自己有被第 3 乌克兰方面军右翼进攻的部队，即第 23 坦克军包围的可能。这个坦克军正向提腊斯波耳和奥德萨运动；与此同时，西面的科涅夫第 2 乌克兰方面军正向雅西进行较大纵深的翼侧包围。供 A 集团军群和南方集团军群右翼部队使用的乌克兰铁路线已落入苏军手中。此后德军只好依赖那些效率较低的罗马尼亚铁路了。克莱斯特和刚调到 A 集团军群的韦勒第 8 集团军与曼施泰因的联系几乎完全被切断了，因此克莱斯特不得不转过身来对付在他西北方向上的敌军。3 月 26 日克莱斯特报告元首说，他将不得不从布格河向西撤到罗马尼亚。为此他受到了为什么要这样卤莽从事的质问。当希特勒终于迫不得已同意克莱斯特的撤退意见时，他仍坚持要扼守德涅斯特河与布格河之间的一条小河——季利古尔河，以掩护奥德萨与克里木半岛之间的海上交通线。这便是撤出克里木半岛的最后一次机会。这一方案安东奈斯库很早以前就提出过。

希特勒同意了胡贝的建议即被围的第 1 装甲集团军向南突围，经由德涅斯特河流域到提腊斯波耳和黑海。曼施泰因认为，胡贝应向西朝利沃夫这个总方向突围以便与第 4 装甲集团军会合，然后与劳斯一起封锁喀尔巴阡山北边的隘口。为此，他于 3 月 25 日飞往伯格霍夫遇见希特勒建议收回成命。对此元首勉强同意了，但是前不久他给曼施泰因加的罪过是，德军不战而逃。为了帮助胡贝突围，从法国调来了由两个师组成的一个党卫军装甲军。

由朱可夫在十时签署的一份最后通牒于 4 月 2 日送到了胡贝的司令部。通牒指出，如果到傍晚还不

停止一切抵抗，则所有后来投降的德军将有三分之一马上被枪决。接着又送去了第二份最后通牒，指出所有不立即投降的德军军官被俘后将格杀勿论。

被围在卡缅涅茨波多耳斯基地区的第1装甲集团军包括第3、第24与第36装甲军，以及第59军，共有六个装甲师、一个装甲护卫师、一个炮兵师和十个步兵师。这些部队实际上缺额很多，例如，第8装甲师在3月14日只有三十二辆能作战的坦克。然而，即便如此，该装甲集团军也有二三十万人。对这样庞大的部队进行空中补给是办不到的。因此，该集团军奉命通过征集粮秣来解决给养，只有武器弹药、车用燃料、坦克备件以及医疗补给品才由容克52型和亨克尔111型飞机组成的空运部队从利沃夫附近的机场运来。这些飞机原来的主要任务是参加在克里木半岛上的第17集团军的补给工作。一个空中补给组织在莫尔齐克的领导下建成，德斯洛赫的第4航空队负责对这项工作进行全面控制。德军抽不出战斗机来护航。由于苏联空军白天非常活跃，德军大部分是在夜间没有护航的情况下进行空运的。随着包围圈的位置不断变动，诸如选择与修建降落场与空投场这样的问题便层出不穷。有时飞机也确实着陆了，但大部分补给品却依靠空投。由此伤员很少能往后送。医院的患者只好随同移动的包围圈被运来运去。苏军高炮部队技术非常好，但是德军的飞机并没有遭受什么损失，苏联空军也未能摧毁德军的补给机场。整个部队经过约一百五十英里的行军，终于在4月9日与帖尔诺波尔南面的第4装甲集团军会合，不过它的重型设备以及许多重型武器都丢失了。后由于未能全歼这些德军，朱可夫一直受到指责（1957年之后，他在政治上失宠了）。然而，他所指挥的第1乌克兰方面军当时在部队拉得很长、既缺支援又缺补给的条件下，仅仅六周就从第聂伯河向喀尔巴阡山挺进了二百多英里。

希特勒最近对作战指挥所作的贡献，只不过是地图上选择公路或铁路的交通要点。这些要点被称为据点，并被作为防波堤来阻挡潮涌而来的苏军。每个据点都贮存有弹药与补给品，而且还任命一名必须誓死固守阵地的指挥官。可是苏军从一开始就绕道而行，放过了这些据点，因此它们对作战进程未起什么作用。固守在这些要塞中的兵力太多，造成了浪费。冯·内因多夫少将的部队就曾固守过这样一个要塞——元首选定的帖尔诺波尔要塞。他的部队在那里没有多久便成了空运部队的负担，因为空运部队必须为他提供必需品。结果，帖尔诺波尔四周成了苏联防空部队的集合点。苏联防空火力非常猛烈，德国空军的战斗机与轰炸机部队必须首先对付苏联的防空部队，尔后运输机才能投下补给品。黎明与傍晚还采用运输滑翔机进行空运以弥补空投的不足。纵然如此，该要塞却终于在4月15日被第1乌克兰方面军占领，冯·内因多夫战死，只有部分守备部队逃回德军防区。

3月30日，曼施泰因在利沃夫司令部听到希特勒的秃鹰号座机马上就要降落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大吃一惊。克莱斯特已经在飞机上。原来元首座机此番是接两位陆军元帅去上萨尔斯堡解除他们的职务。他俩没有得到新的任命。接任的是莫德尔上将和舍尔纳将军，当时都深得希特勒的赏识。莫德尔由于在北方集团军群实施防御作战时显示了才能而享有一些声誉。舍尔纳则由于在克里沃罗格和尼科波尔战役中，当第40装甲军军长时出过力而受到了希特勒的重视。他还是个纳粹制度的热烈拥护者，上个月已担任了陆军总部国家社会主义党督导部部长。这两个集团军群都改变了番号，南方集团军群改成北乌克兰集团军群，舍尔纳的A集团军群改成南乌克兰集团军群。在苏联作战期间，德国第二次模仿苏联的做法给集团军群取了地理名称的番号。但是，这两个集团军群实际上都已不在乌克兰境内，这个番号只不过表明它们的任务是要夺回失地。4月初，季节性的泥泞期与洪水泛滥期开始了。德军指望苏军将完全停止进攻，因为它的各个方面军早已远离其补给与输送部队。德军的希望真的实现了，只不过希特勒的运气并不很好，未能保住德涅斯特河以西他那个掩护奥德萨的桥头堡。第3乌克兰方面军的沙罗欣第37集团军越过了季利古尔河。4月4日，在占领了腊兹迭耳纳亚之后，开始分割霍利德特第6集团军的一部并包

围了滨海的德国与罗马尼亚的部队。崔可夫的第8近卫集团军和格拉戈列夫的第46集团军开始进逼奥德萨。在南乌克兰集团军群与陆军总部之间进行了一场长时间的电信大辩论之后，轴心国部队终于撤出奥德萨。苏军于4月10日进驻该港。德国海军支援基地已迁往罗马尼亚的康斯坦察。

尔后，整个东线的战争除克里木半岛外都暂时停了下来，但仍有些局部性的活动，即苏军在德涅斯特河、普鲁特河与塞勒特河的南段正在建立与加固桥头堡。莫德尔的北乌克兰集团军群和布施的中央集团军群，在科洛姆纳附近的喀尔巴阡山麓小丘，以及在反击普里皮亚特沼泽地以南第2白俄罗斯方面军别洛夫的第61集团军的战斗中，都取得了一些战术上的微小胜利。第2白俄罗斯方面军包围了科韦耳，但却未能攻占该城。4月4日，库罗奇金的第2白俄罗斯方面军被解散，所属集团军被调到第1白俄罗斯方面军或最高统帅部预备队。

德军在乌克兰遭到接二连三的失败，其中最后一次可能是最惨重的。希特勒出于政治和声誉的考虑，坚持要克里木半岛第17集团军继续扼守克里木。第17集团军司令耶内克在撤出库班时指挥得力、组织严密，曾经赢得了人们的信任。到了4月，第17集团军的兵力减少到两个军（即第49山地军和第5军）、五个德国步兵师、六个罗马尼亚师以及一个高炮师。它没有装甲部队，只有两个强击炮旅。康拉德的第49军负责扼守包括彼烈科朴地峡在内的克里木半岛的北部海岸。阿尔门丁格尔的第5军驻守在刻赤半岛（岛上有苏军的一个小桥头堡）。据估计，从克里木半岛进行全面的、有组织的撤退需要八十天，仅将那里的二十七万人从海路撤出就至少需要二十三天。希特勒下令要守住克里木半岛，因此，黑海海军司令部并未制定过掩护撤退的联合计划。然而，耶内克和戴希曼却自作主张开始在第17集团军和第1航空军的范围内制定了同时向塞瓦斯托波尔撤退以及可能实施的紧急撤退计划。第17集团军曾一度依赖空中和海上补给，而且未受到苏联舰队或空军的严重干扰。但是，它却仍寄希望于通过彼烈科朴地峡重新打通与大陆的通道，而不想放弃克里木半岛。

驻守在克里木半岛上的德军很早就意识到已处于孤立的境地。就连最单纯的士兵也知道这个半岛是保不住的。这年秋天从库班桥头堡撤出后，他们满以为也会放弃克里木半岛，从而早已作好撤出刻赤半岛的一切必要的安排。1943年10月29日十八时三十分，第98步兵师司令部下达了次日开始撤退的命令。但是，几小时之后该师师长却被召到第5军去领取截然相反的命令。元首下达了不得放弃克里木半岛的命令。该师长评论道，这是1941年冬莫斯科战役情景的重演，打打停停，进进退退，反复无常，疑虑重重。于是，当苏军加强其刻赤附近的桥头堡时，第5军便投入了冬季作战。

舍尔纳接替了克莱斯特。他在当时取得了元首的最大信任。文克接替了勒蒂格尔担任A集团军群参谋长的职务。舍尔纳明知道苏军正在集结兵力准备进攻克里木半岛，却在4月7日，即在对第17集团军进行了短暂的视察之后，向陆军总部汇报说，半岛上的一切情况都很好，文克的看法也很乐观。这既与耶内克的看法不同，更与蔡茨勒意见不一致。不过到了4月9日晚，舍尔纳完全改变了自己的看法。为表示对第17集团军司令的充分信任，舍尔纳请求希特勒给耶内克以最大的自主权来采取他自认为适当的行动，即便这会导致象舍尔纳所认为的那样撤出克里木半岛。希特勒没有同意，然而却说他要蔡茨勒下放到加利西亚。次日下午舍尔纳报告说，耶内克已经自作主张令第5军向地峡方向后撤一段距离，而且他本人完全支持。对于这次撤退希特勒不得不表示同意，不过他仍下令要第49军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坚守彼烈科朴地峡。就在当天，即4月10日，舍尔纳紧急要求撤出克里木半岛。

亚速海的狂暴天气加上未能按时夺取奥德萨港，使得苏军推迟了对克里木半岛的进攻。但到4月8日，苏军便开始了大规模的进攻。担任这次进攻任务的是北部的托尔布欣第4乌克兰方面军，其中扎哈

罗夫的第3近卫集团军与克赖泽尔的第51集团军负责突破彼烈科朴地峡与锡瓦什湖。叶廖缅科的独立滨海集团军负责从东部的刻赤海峡实施进攻。华西列夫斯基和伏罗希洛夫负责组织这次进攻的协同动作。苏军的兵力不满五十万人，相当于三十二个师，拥有五百六十辆(门)坦克与自行火炮，一千二百架飞机。向罗马尼亚一个师所实施的主要突击不是从波烈科朴地峡而是从锡瓦什湖北岸发起的。该师在第51集团军的突击下很快土崩瓦解。第19坦克军于4月11日投入了战斗。它到达开阔地，越过草原直向辛菲罗波尔冲去。这时，住在遥远的伯格霍夫别墅里的元首仍不同意北部的部队撤退。但是，作为让步他终于同意东部的第5军后撤几英里到菲奥多西亚地峡。至于他的指挥会给作战部队带来什么结果，他可就不管了。

最高统帅部这个骤然的决定无疑使撤退难以顺利执行，因为决定下达太迟，这几乎不可避免地要使重装与火炮遭到损失，而且还会使作战部队来不及收拢而溃散。这些作战部队既无炮兵支援又缺弹药或反坦克炮，一遇到苏军坦克进攻便四散奔逃。德军将东线的部队还称作师、团与营，这只不过是自我欺骗。在前线的第98师第290步兵团只有二百人，几乎是它1941年人数的十分之一。具有作战经验的步兵的数量越来越少。部署在前沿阵地上的许多德军既不属于步兵，也没有受过步兵训练。只有在辅助人员、伤员、罗马尼亚部队、行李车、高炮部队以及那些对前方地域无关紧要的单位上路之后，这些作战人员才能撤出战斗。第98师于复活节的第二天，即4月10日突然被告知要在当天夜间撤退，当时它的马匹还在后方二十英里处。没有这些马，它什么也运不走。由于没有多少机动运输车辆可供撤退部队使用，该师只好徒步撤退，而跟踪追击的是坦克和一支完全摩托化的敌军。当天晚上七点，团属炮兵连与重武器连破坏了它们的步兵炮、反坦克炮以及迫击炮，就是因为它们没有牵引工具。该师师长强调指出，这就是撤退的第一个夜晚的情景。不久，部队与分队失去了联系，因为其中有许多部队与分队不是被打散就是被分割。4月13日，第290步兵团第1营的人数不到三十人，另外附属于它的还有三十名与队伍失散的人员。团属重型支援连只有一挺重机枪和三挺轻机枪。

德军的防御到那时已土崩瓦解。耶内克便命令德军向塞瓦斯托波尔实施全面的撤退，而希特勒却还想撤销这个命令，他认为耶内克胆怯了。元首所下达的撤第49军军长康拉德职务的命令被置之不理，因为康拉德仍企图收拢他溃散的部队。希特勒终于于4月12日批准向塞瓦斯托波尔撤退，甚至还同意用船运走那些与作战无关的人员。无论如何塞瓦斯托波尔“暂时”得守住。蔡茨勒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说塞瓦斯托波尔是守不住的。他提醒舍尔纳注意“苏军坦克有可能先于第17集团军到达塞瓦斯托波尔”。其实，元首的批示在克里木半岛是可有可无的，因为轴心国部队早已拼死命奔向塞瓦斯托波尔，想抢在苏军前面。德国海军已从海上撤出第5军之一部。对罗马尼亚部队没有什么可指望的了。德国的五个师溃不成军，作战部队被打散，重武器缺乏。到4月16日苏军占领了包括雅尔塔与苏达在内的大部分战略要点。两天后，由新任司令梅尔尼克指挥的独立滨海集团军合并到了第4乌克兰方面军。

舍尔纳不得不重蹈许多前任将领的覆辙。4月12日他痛苦地飞往伯格霍夫，准备说服希特勒撤出克里木半岛。但是，尽管他拥有那些暂时得宠、新上任的高级将领那种固有的感人肺腑的说服力，他仍没有勇气开口。在英美试图在欧洲登陆前，还必须在塞瓦斯托波尔坚守八周。坚守塞瓦斯托波尔对于避免土耳其卷入战争无论怎样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土耳其已屈服西方的压力，对德国停止了铬的供应。随之希特勒象往常一样空洞地许诺给舍尔纳提供武器装备与增援部队，他只能空手而归。不过，希特勒应安东奈斯库的请求不得不开始将罗马尼亚部队撤出克里木半岛。

在塞瓦斯托波尔，被击溃的师的残部已开始构筑防御工事。士气意外地高涨，甚至达到了乐观的程度。他们认为，在罗马尼亚部队撤出之后，德国海军部队、空军部队以及后勤保障部队便会相继撤出，

接着就是德国的作战部队。十四天可以撤完。他们并不特别担心敌人可能从空中或海上对运输进行干扰，因为他们相信德国的空军与海军不会见死不救。4月24日当他们接到元首要他们在塞瓦斯托波尔坚守到底的命令时，他们全都明白这是在宣判他们的死刑。就在当天，第17集团军司令，也是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一位幸存者耶内克，由于不愿使部队遭到无谓的牺牲，坐了飞机去见希特勒。他同希特勒见了两次面。这两次见面是痛苦的、不平静的。生性暴躁而又报复心重的元首撤了他的职，派阿尔门丁格尔取代了他的职务。

苏联的进攻并没有推迟多久，苏联空军变得非常活跃，在总攻开始之前已向该要塞投掷了两千吨炸弹。5月5日，扎哈罗夫的第2近卫集团军从北面进攻，牵制防御一方的部队。克列泽尔的第51集团军和梅尔尼克的滨海集团军从南面向英国烈士公墓上方的萨蓬山实施主攻，5月7日晚上占领了萨蓬山，次日便突入了该城。德军的做法如两年前苏联守军一样：成千上万的德军在后卫(其中包括第98步兵师)的掩护下撤到了不设防的赫尔松涅斯角进行最后抵抗以期从海上逃走。5月9日，元首又改变了主意，命令德军撤出，然而这时已为时太晚了。5月10日，德国空军有十几架战斗机最后一次起飞，消失在大陆上空。元首最后一道命令几经渲染之后，才传到被狂轰滥炸了的海滩上，那里大量士兵乱成一团，谣传一个空军大队和一支庞大的舰队已派来援救他们。其实哪个也没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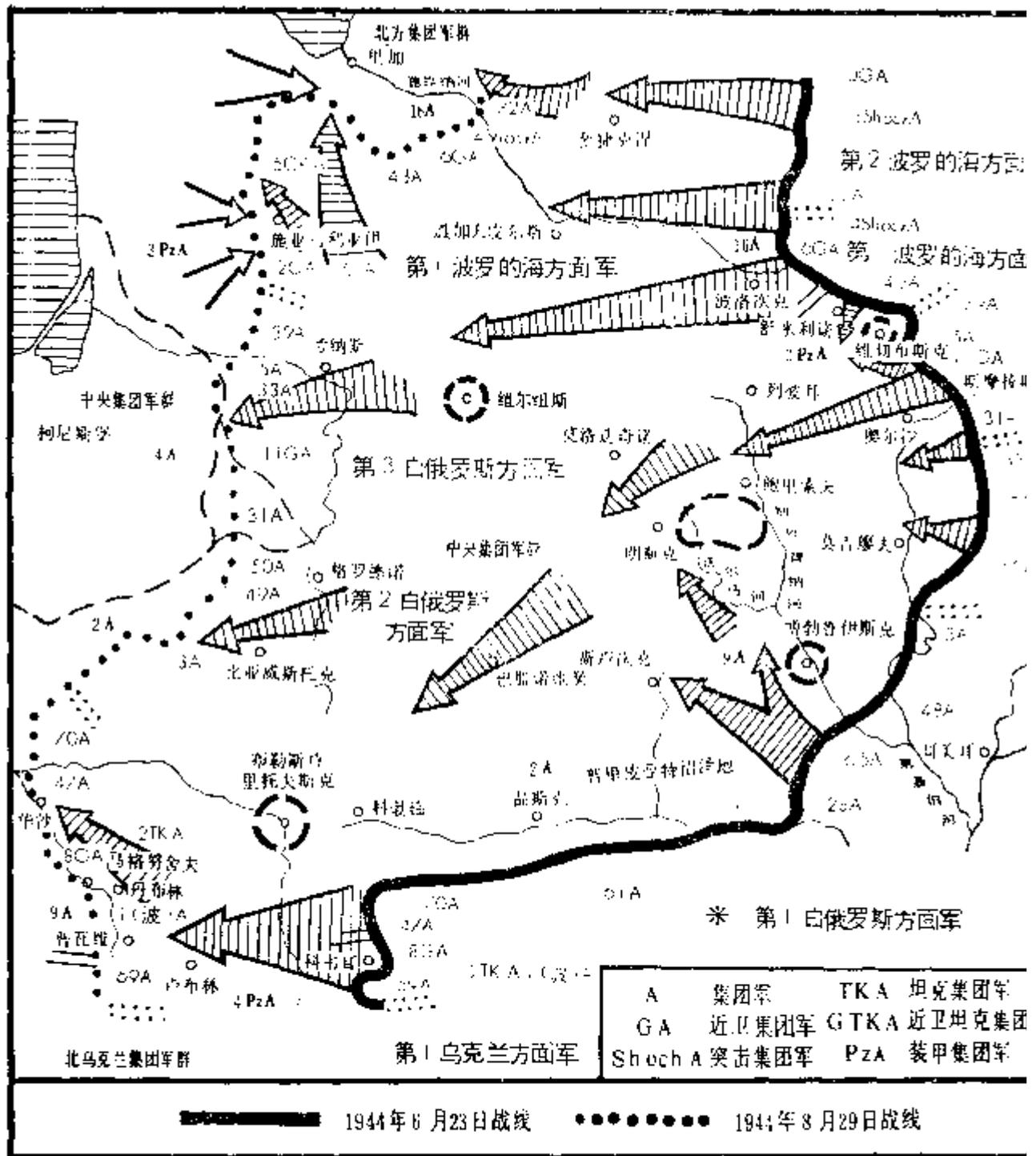
在最后的日子里，很少有人逃出赫尔松涅斯角。苏联空军使轴心国的海上运输遭受的损失极其惨重。德国军队有二万九千人被俘，罗马尼亚军队有七千人被俘。轴心国整个损失的数字比这高得多，可能接近八万人。武器装备几乎丧失殆尽。

## 第二十六章 白俄罗斯和波兰东部

1944年冬春之际，德军在乌克兰的败北导致轴心国军队退却到加利西亚地区以及苏罗、苏捷交界处。同年4月，苏军距布格河上游苏德边界线已不到五十英里。1941年希特勒就是越过这条河实施“巴巴罗萨”行动的。德军从乌克兰撤退已使中央集团军群的右翼完全暴露。

布施陆军元帅率领的中央集团军群的防线深入到了白俄罗斯境内，从布勒斯特-里托夫斯克起向东经普里皮亚特沼泽地南部边缘到博勃鲁伊斯克，尔后向北到维切布斯克(在这里与北方集团军群衔接)，全长六百五十英里，形成了一个突出部。虽然普里皮亚特河在新近暴露的南翼上一定程度地起到了阻挡苏军的作用，但是，布施却在右后方受到苏军的威胁。这些苏军是沿着沼泽地的边缘开到这个地面较为坚实、地形更为开阔的地区，与科韦耳地区的德军北乌克兰集团军群相对峙。布施的中央集团军群编成内有：沿普里皮亚特河掩护南翼侧的魏斯指挥的第2集团军、驻扎在博勃鲁伊斯克地区的约尔丹指挥的第9集团军、驻扎在奥尔沙以南的海因里希指挥的第4集团军以及维切布斯克附近的赖因哈特指挥的第3装甲集团军。布施共有三十八个步兵师和两个装甲团。德军部队配置过于分散，但每个师平均还约有二千名步兵(每师六个营，每营三百人)，可能比东线其他各师的实力都强。在白俄罗斯的苏军士气显然超过在乌克兰的苏军，因为前者伤亡较小，组织严密。德军报道说，苏军打得很好，步兵在进攻时没有坦克支援同样全力以赴，防御时则必坚守到底。尽管苏军采用了周密的伪装和欺骗手段，停止了无线电联络，德军却仍发现了苏军从克里木半岛调来的新部队。苏军所有部队都进行了补充，达到齐装满员，这是即将实施进攻的确实征候。德方指挥官和士兵都有一种前所未有的紧张感。大约从6月10日起，布施就不断向陆军总部表明自己的忧虑。他对情报的判断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北乌克兰集团军群的支持。该

集团军群的莫德尔认为，苏军不会再从乌克兰西部实施进攻。



## 中央集团军群的覆灭 1944年6月—8月

图22 中央集团军群的覆灭

但是，希特勒和陆军总部却有不同的看法，他们不同意布施的意见。英美入侵西欧一拖再拖，因此，

猜测苏军下次进攻可能会在时间上与英美在西线的登陆相配合。苏军下次进攻的矛头指向哪里，是指向中央集团军群和北方集团军群从而突入波罗的海呢，还是把主要冲击力继续从乌克兰指向西南准备占领巴尔干半岛呢？谁也弄不清楚。在希特勒的头脑里，政治和经济的考虑以及他自己的偏见总是超过军事情报。他认为，克里姆林宫不会不夺取对德国如此宝贵的罗马尼亚石油资源，不会不将它的势力范围扩展到整个巴尔干半岛，从而在军事和政治方面超过它的英美同盟国。苏军将优势兵力集中在乌克兰和克里木半岛似乎更表明了这个观点的正确性。结果，德军兵力的部署与苏军一模一样，把重心摆在南方，在北乌克兰集团军群和南乌克兰集团军群的防区部署了十八个装甲师和装甲护卫师的重兵。陆军总部为了消除布施的忧虑，极力将苏军中央部分得到加强的报道，说成是莫斯科为了转移德军对苏军想发动主攻的南部地区的注意力而搞的掩护计划的一部分。德国陆军总部认为，也有可能，苏军在加强中央部分以牵制布施的同时，在乌克兰西部发动主攻。由于元首插手向博勃鲁伊斯克、莫吉廖夫、奥尔沙和维切布斯克等要塞增派守军，布施拥有的四十个师又减少了六个。在别烈律纳河一线加修后方防御工事也遭到禁止。

从2月中旬起，芬兰人一直想与苏联议和，但因苏方的条件难于接受，谈判破裂。6月9日，苏联在北方发动猛攻以迫使芬兰退出战争；在整个6月间，苏联的进攻持续不断，而且越来越猛。6月18日，赫尔辛基请求柏林给芬兰迅速派遣六个德国师，但毫无结果。

1944年春，苏军在俄罗斯北部和西部的方面军在组织和部署上均有一些变动。沃耳霍夫方面军撤销了，司令员梅列茨科夫被调去指挥与芬军对垒的卡累利阿方面军。戈沃罗夫指挥的列宁格勒方面军只负责防守贝帕斯湖以北的纳尔瓦地区。4月间，贝帕斯湖以南的列宁格勒方面军的左翼部队被改编为第3波罗的海方面军，由马斯连尼科夫指挥。第2波罗的海方面军仍驻扎在涅韦耳以北，第1波罗的海方面军在该城以南。第2波罗的海方面军年初时由波波夫指挥，尔后由叶廖缅科指挥；第1波罗的海方面军，由巴格拉米扬指挥。4月间，在斯摩棱斯克地区的索科洛夫斯基西方方面军的部队改编为第3白俄罗斯方面军，由新上任的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司令员指挥，索科洛夫斯基被调任朱可夫指挥的第1乌克兰方面军的参谋长。罗科索夫斯基指挥的第1白俄罗斯方面军仍在哥美耳地区。库罗奇金的第2白俄罗斯方面军位于罗科索夫斯基第1白俄罗斯方面军以南，普里皮亚特沼泽地的边缘上。该方面军只存在短短的七个星期，在4月初就被解散。可是两星期以后，它又在紧靠罗科索夫斯基指挥的第1白俄罗斯方面军北方的莫吉廖夫附近重建。这个重建的第2白俄罗斯方面军，由扎哈罗夫负责指挥。

5月中旬，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和副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开始拟定“巴格拉季昂”新战役计划的纲要。新战役的意图是在五十天内包围中央集团军群所占的突出部，突入敌纵深一百六十英里。5月20日，计划草案拟就，呈报斯大林并分发给有关的方面军。5月22日，罗科索夫斯基奉召到了莫斯科；第二天，巴格拉米扬和切尔尼亚霍夫斯基也相继到达。他们随身带着参谋人员、情况报告以及他们自己拟订的计划纲要。尔后，国防部的总参谋部和方面军司令部的参谋人员才开始制定较详细的计划。负责支援这次战役的军兵种指挥员同时也制定作战计划。频繁的协商和密切的联系使一切疑难问题得以很快解决，于是最后确定的概要指令经斯大林批准便于5月31日下达到了各方面军。6月4日和5日，华西列夫斯基和朱可夫启程到各自负责的方面军，同方面军、集团军和军的指挥员以及参谋人员继续商订较详细的计划；总参谋部主管作战的什捷缅科被指派协助朱可夫。大部分计划工作是在集团军和军的指挥所进行的。据朱可夫说，当时扎哈罗夫是自行作出让某个集团军担任主攻的决定的，而戈尔巴托夫却不同意上级分派给他那个方向上担任突破任务的坦克军的进攻路线。斯大林不断地接到电话，并应朱可夫的请求，派诺维科夫和戈洛万诺夫前来协助安排使用给这次战役提供的空军支援部队。接着所有的军、师

以及负责支援的兵种指挥员，都参加了实际上是一次重要的推演作业。

一旦进攻开始，苏军将分成六路对正面宽达四百五十英里的地段实施主要突击。这六路突击部队的间隔很宽，为的是分散与消耗敌军的预备队。在主攻的第一阶段，北部巴格拉米扬的第1波罗的海方面军和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的第3白俄罗斯方面军向维切布斯克地区的德军第3装甲集团军实施进攻，与此同时，罗科索夫斯基的第1白俄罗斯方面军将向博勃鲁伊斯克附近的第9集团军实施进攻。在这两个地区一旦站稳脚跟，第3和第1白俄罗斯方面军将从南北两个方向夹击明斯克，歼灭德军第4集团军以及第9集团军的一部。扎哈罗夫的第2白俄罗斯方面军位于第1白俄罗斯方面军和第3白俄罗斯方面军中间，起着衔接的作用。所有的方面军都得到了大量补充，其中罗科索夫斯基和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得到的增援部队最多，因为他们的方面军将在进攻中担负主要任务。到了6月初，整个地面部队的实力达到了一百六十六个师，其中一百二十四个师将用于进攻，据说有一百二十万人(不包括后勤部队在内)。这几个方面军拥有的坦克和自行火炮达五千二百辆(门)，飞机达六千架。苏军在坦克方面据说以十比一超过德军，飞机则以七比一超过德军，而实际数字却远远超过这些。各部队均可得到五个弹药基数、二十个油料基数和三十个日份口粮的补给。从普斯科夫到喀尔巴阡山脉这一沿线，已开始用战斗侦察组和连、营规模的试探性进攻来进行积极、活跃的地面侦察。

苏联元帅华西列夫斯基和朱可夫已从乌克兰调到白俄罗斯。华西列夫斯基奉命负责指挥和协调夹击明斯克的北路部队，即巴格拉米扬的第1波罗的海方面军和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的第3白俄罗斯方面军。朱可夫则负责南路夹击部队即扎哈罗夫的第2白俄罗斯方面军和罗科索夫斯基的第1白俄罗斯方面军，不过，科涅夫的第1乌克兰方面军仍然由他负责。此外，苏军最高统帅部还派了两位空军元帅来协调空中支援。

南部罗科索夫斯基的司令部设在哥美耳城外。他有一段防线是沿着普里皮亚特沼泽地的南缘由西向东延伸到沼泽地的尽头，长达一百九十英里。再往东到博勃鲁伊斯克附近便是森林稀疏的干燥地面。这样长的一段防线只有别洛夫的第61集团军在防守。罗科索夫斯基将在比较狭窄的宽达九十英里的博勃鲁伊斯克地段上实施主攻，其中巴托夫的第65集团军和卢钦斯基的第28集团军，在这一地段的南部进攻，戈尔巴托夫的第3集团军和罗曼年科的第48集团军在北部进攻，从而达成对博勃鲁伊斯克的战术性近距离两翼包围。南北两路部队各有一个坦克军和一个机械化骑兵军，而且都得到苏联海军第聂伯河分舰队的支援，这支舰队将溯别烈津河而上，驶往博勃鲁伊斯克。攻克博勃鲁伊斯克之后，罗科索夫斯基将向西和西北进军，从南面包围明斯克。扎哈罗夫的第2白俄罗斯方面军(有三个步兵集团军，即博尔金的第50集团军、格里申的第49集团军和克鲁奇金的第33集团军)担负了重要的辅助性任务，因为它联接着南部罗科索夫斯基和北部切尔尼亚霍夫斯基派遣的两支强大的坦克夹击部队。扎哈罗夫的当前任务是攻取莫吉廖夫。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的第3白俄罗斯方面军的司令部设在斯摩棱斯克附近。在所有的方面军中，它的机动性最强，装甲部队最多，拥有四个步兵集团军(加利茨基的第11近卫集团军、柳德尼科夫的第39集团军、克雷洛夫的第5集团军和格拉戈列夫的第31集团军)、罗特米斯特罗夫的第5近卫坦克集团军、一个坦克集群和一个机械化骑兵集群。这个方面军的任务是协同右邻的第1波罗的海方面军包围维切布斯克。巴格拉米扬的第1波罗的海方面军编成内有别格博罗多夫的第43近卫集团军和奇斯佳科夫的第6近卫集团军、马雷舍夫的第4突击集团军和一个坦克军。攻克维切布斯克之后，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将从北面包围明斯克。

英美在诺曼底海滩登陆两个星期之后，苏军进攻开始。这次进攻，特意选在苏德战争爆发三周年纪念日，即6月22日实施。它是按照苏军惯用的办法开始进攻的，即由方面军和集团军的侦察部队预先实

施试探性的攻击。当抵抗微弱时，步兵师立即大举进攻；但在侦察部队进展不大的地方，则实施猛烈的炮火准备，尔后，在快速移动的弹幕射击掩护下配合以计划内的集中射击，步兵师重新发起进攻。在被德军占领的白俄罗斯，苏联游击队战绩显著，他们牵制了为数不多的德军的预备队。他们还声称，三天内被他们颠覆的火车不下一百四十七列。苏军势如破竹，所向无敌。企图从北面包围维切布斯克的巴格拉米杨的第1波罗的海方面军到6月23日已在赖因哈特的第3装甲集团军左翼三十五英里的正面上突入纵深十英里，尽管在舒米利诺地区遭到猛烈的抵抗而且大雨还冲坏了道路。

赖因哈特的装甲集团军有三个步兵军(九个步兵师在前方，两个步兵师担任预备队)，其中四个整师

在苏军方面，战局进展十分顺利。巴格拉米扬的第1波罗的海方面军从北面包围了维切布斯克。6月25日，该方面军由别洛博罗多夫指挥的第43集团军与第3白俄罗斯方面军柳德尼科夫的第39集团军会师，合围了维切布斯克。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的第3白俄罗斯方面军在6月23日(比巴格拉米扬的进攻晚一天)进攻了赖因哈特的右翼。尽管它的右路部队第39集团军在合围维切布斯克方面取得了节节胜利，然而沿着明斯克公路进攻的左路部队在开始时却无甚进展。但是经过三天激战之后，加利茨基的第11近卫集团军打破了僵局，协同格拉戈列夫的第31集团军攻下了奥尔沙。此后，战局变化很快。担任方面军预备队的坦克部队已经投入战斗。6月28日，苏军在鲍里索夫以北渡过了别烈津纳河。罗特米斯特罗夫的第5近卫坦克集团军参加了战斗，它沿着第11近卫集团军的路线实施突击，穿过开阔地，上了明斯克公路，分割了赖因哈特的第3装甲集团军与海因里希的德军第4集团军。南部的罗科索夫斯基的第1白俄罗斯方面军于6月24日发起进攻。这天早晨雨大云低，空中支援困难重重，但到傍晚前后，担任支援的第16空军集团军仍出动三千二百架次，这时，天气开始转晴。博勃鲁伊斯克以南的巴托夫的第65集团军进展神速，它的坦克军当天下年就投入战斗。该坦克军一进入后方开阔地就没有猛烈的抵抗了。但是博勃鲁伊斯克的戈尔巴托夫的第3集团军和罗曼年科的第48集团军在得到第9坦克军的支援以前，进展缓慢。到了6月27日，博勃鲁伊斯克象维切布斯克一样也被苏军合围，这时第2白俄罗斯方面军已兵临莫吉廖夫城下。第聂伯河分舰队阻止德军使用桥梁和渡船运送兵员、火炮、马匹和卡车渡河，以配合别列津纳河沿岸部队的行动。此刻苏军坦克和骑兵正向德军的深远后方长驱直入。

第6军被苏军歼灭后，赖因哈特又损失了一个军。他原有十一个师，现只剩下两个师了。在南部博勃鲁伊斯克附近，德军第9集团军的大部已被合围。在中央，海因里希的德军第4集团军(暂由蒂佩尔斯基希指挥)在扎哈罗夫的第2白俄罗斯方面军的压力下正在退却，它也有被从东北和东南两个方向进攻明斯克的苏军坦克部队切断退路的危险。希特勒主意不变，他所要求的就是坚守阵地。他不同意布施从维切布斯克或任何其他地方撤退，以免造成芬兰军队的恐慌。他说，芬军为保全自己的生命和民族的生存，正在拉多加湖附近拚死战斗。6月26日，即第53军被歼灭的前一天，布施远道来到伯格霍夫申述局势的严重性，但是没有引起多大重视。奥尔沙和莫吉廖夫必须象堡垒一样固守到底，结果又有两个德国师被歼灭。但在第二天，元首也许是第一次发现中央集团军群的防线已被分割，这才把注意力从法国的战局转移过来。他离开伯格霍夫的别墅飞往他的东普鲁士总部。当晚，他在地图上从波洛次克通过列彼耳到别烈津纳河画了一道“至高无上的”线，命令中央集团军群坚守这些地方，想借此解决问题。据此布施制定了大规模的反突击计划。可是谁也不知道反突击的部队在哪里。元首命令其他的集团军群各提供一个师。即使这四个师可以调过来，对局势也产生不了任何影响，何况它们也不可能立即调来。他勉强同意第4集团军和第9集团军撤到新防线，其实到这时它们能否脱离或逃脱包抄过来的坦克部队还很难说。现存的这三个集团军中，没有一个是完整无缺的，实施战斗的是残缺不全的师、工兵营和警察营、后方机构和辎重队、临时拼凑的部队和准军事性劳工组织。6月28日，苏军的坦克显然已经渡过了列彼耳以西的别烈津纳河。

尔后是紧急撤换司令官。布施陆军元帅不可避免地被撤了职，尽管他象他的前任和同事一样没有主动权，只是按照元首的指示办事。莫德尔当时已是陆军元帅，而且还得宠于希特勒。他取代了布施，同时还保留着原来的北乌克兰集团军群司令官的职务。莫德尔不在时，第4装甲集团军司令官哈佩便代替他指挥北乌克兰集团军群。元首对北方集团军群也不满意，该集团军群在巴格拉米扬第1波罗的海方面军的压力之下，担心南翼出问题，要求撤回它的南翼部队。蔡茨勒支持这个要求，也想满足它所要求的新锐部队，他冒冒失失地向希特勒建议撤出爱沙尼亚，把北方集团军群撤至里加-道加夫皮尔斯(迪纳堡)

一线。希特勒哪里能接受这种建议，他命令北方集团军群不但要坚守波洛次克，而且还要向东南进攻，以支援中央集团军群。北方集团军群司令官林德曼无法从命，不久他就被纳尔瓦集群司令官弗里斯纳所取代。

莫德尔陆军元帅指挥着两个集团军群。他不愿坐等那些希特勒已答应调给他的师到达，便将北乌克兰集团军群的几个装甲师逐步调到了中央集团军群。当北乌克兰集团军群本身在几个星期以后遭到敌人猛攻时，人们才感到调走这支预备队是多么可惜。到月底，莫德尔才发现苏军要夺取的目标比当时所想象的要深远得多，它要夺取的是莫洛迭奇诺和巴腊诺维契附近穿过纳利博卡森林沼泽地的陆桥。这些陆桥通有公路和铁路。要坚守希特勒的波洛次克-列彼耳-别烈津纳河-斯卢次克防线，这个方针是从不动摇的。7月2日，莫德尔不得不承认他连守明斯克或援救第4和第9两个集团军的许多被围部队都无能为力了。他报告陆军总部，说他需要有更多的部队才能阻挡莫洛迭奇诺和巴腊诺维契以西的敌军。维尔纽斯城本身看来也要受到威胁，莫德尔便联合蔡茨勒提请元首把北方集团军群撤到里加以西。

德军把拼凑起来的少量预备队投入战斗后，也未能挡住苏军的进攻。第14和第95两个步兵师以及第60装甲护卫师被投入战斗。第20装甲师由于未能扭转局势，师长被立即撤职。摩托化部队因燃料奇缺无法沿道路实施远距离机动，而且铁路交通也因苏联空军和游击队的轰炸和破坏不仅速度慢而且很危险。大片的森林沼泽地成了非正规军和盗匪的出没之处。由于德军的运动离不开道路，主要的公路都受到游击队的骚扰。蒂佩尔斯基希的德军第4集团军所属的三个军在正面遭到第2白俄罗斯方面军进攻时一方面向西撤退，另一方面还得设法保障其翼侧和保持其后方交通线畅通。望不到头的重炮、高炮、摩托车辆和马匹的行军队伍沿着蜿蜒的公路朝着别烈津纳河大桥缓缓蠕动。看不到几架德国飞机，而苏联空军连续不断的轰炸造成了大量的伤亡(其中有三个将军被炸死)，而且还炸断了别烈津纳河大桥。在德军工兵抢修大桥时，大队人马和运输车辆聚集在桥东，结果遭到苏联空军猛烈的轰炸和扫射。

7月1日，罗特米斯特罗夫的第5近卫坦克集团军渡过别烈津纳河到达鲍里索夫以北的地区。三天以后，它协同第11近卫集团军和第31集团军攻克了白俄罗斯加盟共和国首都明斯克。德军第4集团军的大部和第9集团军的一部，据称共计十万人，被围在明斯克以东一个大口袋内。7月5日到11日，苏军最高统帅部着手歼灭这些德军，这并没有影响其坦克部队迅速向西运动。德军第4集团军被包围在沃尔马河与别烈津纳河之间，这些被围的德军被分割成两大部分，一部分由第78突击师师长特劳特指挥，另一部分由第12军军长米勒指挥。1941年在白俄罗斯也出现过类似的局面，这次只是包围者与被包围者对调了位置。据朱可夫说，大量敌军被歼，因为火炮和“卡秋莎”火箭炮加上成批的轰炸机都对被围之敌进行了猛烈轰击。被围的德军中大部分能逃的都逃了，逃不成的均被炸死。有的是单独逃跑的，有的是小股逃窜的，总之，抵抗的时间并不长。7月8日，米勒率部投降。九天之后，这五万七千名俘虏被押解着走过莫斯科街头。第9集团军的一部顺利地向西逃到了巴腊诺维契，这应归功于一路奋战到东部接应他们的一个装甲师。整个中央集团军群只剩下两翼。第2集团军仍在南翼的普里皮亚特沼泽地，第3装甲集团军则在北翼。中央集团军群所属的大约二十八个师已经溃不成军，伤亡总数高达三十万人。德军防线被撕开了一个宽达二百五十英里的大缺口。这样一来，通往波罗的海各国和东普鲁士的道路似乎敞开了，因此东普鲁士的边防部队和训练团，甚至元首自己的警卫营，都奉命奔赴东部战场以堵塞缺口。德军这次惨败不亚于斯大林格勒之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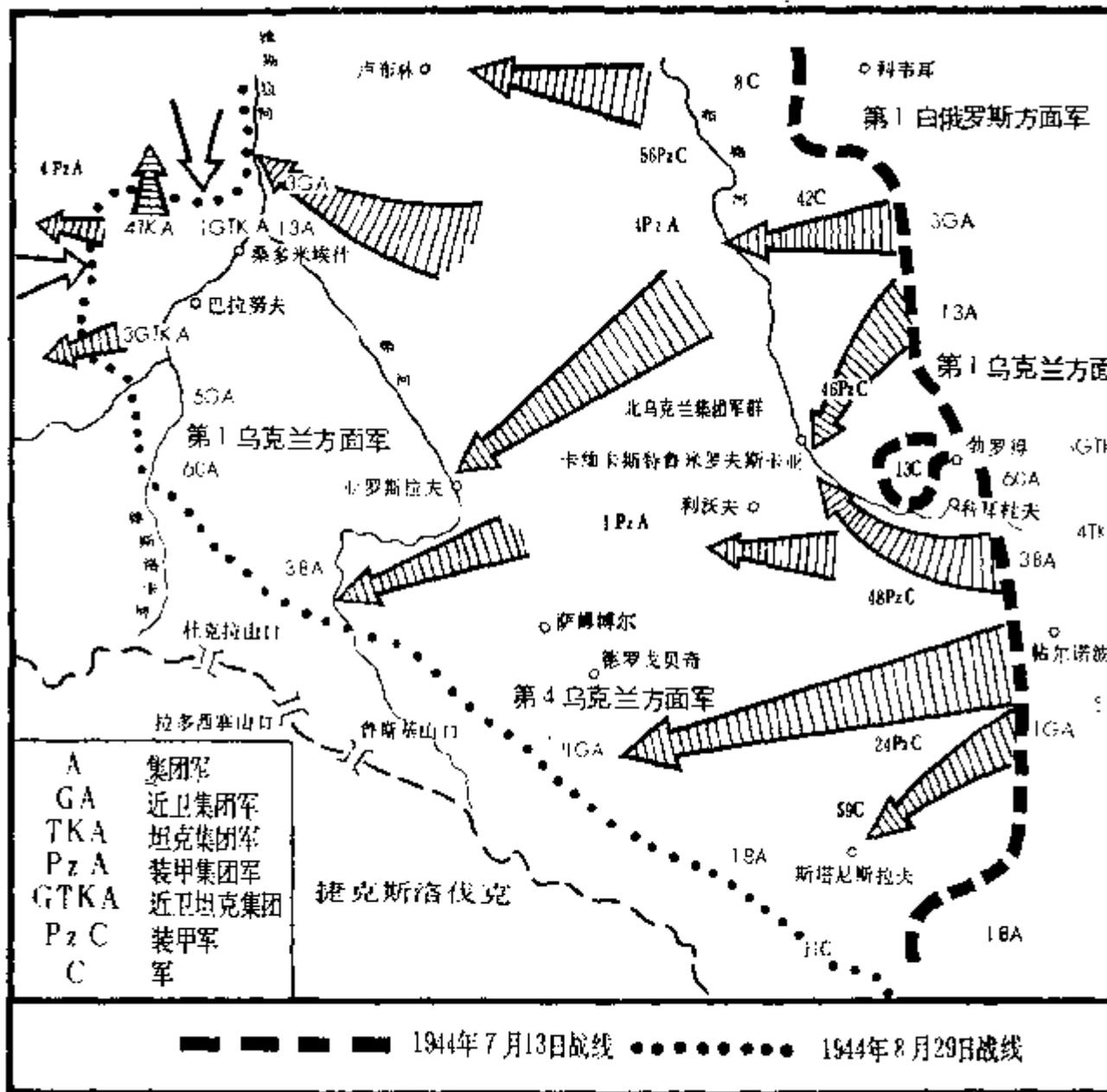
苏军最高统帅部决定利用这个局面，不等德军堵住缺口就将白俄罗斯残敌肃清，尔后进驻波罗的海各国以及波兰。右翼巴格拉米扬的第1波罗的海方面军将向道加夫皮耳斯和维尔纽斯以北地区进攻；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的第3白俄罗斯方面军则负责占领维尔纽斯及其以南地区。南部左翼的扎哈罗夫的第2

白俄罗斯方面军负责进攻布勒斯特。这一系列新的进攻进展迅速，第1波罗的海方面军轻而易举地夺取了道加夫皮耳斯至维尔纽斯的铁路线，虽然后来德军的抵抗越来越猛烈。道加夫皮耳斯至考纳斯的公路被切断，但是奇斯佳科夫的第6近卫集团军却没能攻克道加夫皮耳斯城。第3白俄罗斯方面军向维尔纽斯实施进攻。德第3装甲集团军在这里已将其所属兵员和一些掉队的官兵织成一支部队。罗特米斯特罗夫的第5近卫坦克集团军和克雷洛夫的第5集团军于7月13日占领该城，并抗击了德军的多次反突击。尔后罗特米斯特罗夫的坦克部队实施突击，迫使第3装甲集团军残部撤退到西北方向的立陶宛境内。在中央集团军群与北方集团军群之间使出现了一个大缺口。往南，扎哈罗夫的第2白俄罗斯方面军十天内推进了一百六十英里(在格罗德诺以南渡过涅曼河)，距东普鲁士边界已不到五十英里。同时，罗科索夫斯基的第1白俄罗斯方面军在五百架轰炸机的支援下，十二天内前进了一百余英里，占领了巴腊诺维契，并在向布勒斯特进军时从翼侧包围了普斯克。

7月9日，到中央集团军群上任只经历了十二个折磨人的日日夜夜的莫德尔，同仅担任北方集团军群司令五天的弗里斯纳一起坐飞机去请求独裁者放弃爱沙尼亚，增派部队去堵塞那么多的缺口。他俩的请求再次被拒绝，其原因之一，是这样做会对芬兰军队有影响，原因之二，是德国海军反对。7月12日，弗里斯纳以个人名义给元首写了一封信，指明局势的严重性，而希特勒却将这封信视为一种要挟，拒不接受。在尔后的几天内，莫德尔和弗里斯纳指挥的两个集团军群情况继续恶化。7月10日，叶廖缅科的第2波罗的海方面军进攻了汉森的第16集团军，尔后直捣烈捷克涅。一周以后，北部的马斯连尼科夫的第3波罗的海方面军在贝帕斯湖以南开始进攻。在纳尔瓦河畔，戈沃罗夫的列宁格勒方面军天天都有可能发动新的攻势。7月15日，来自克里木的钦奇巴兹的第2近卫集团军和克列泽尔的第51集团军调离最高统帅部预备队，加入了巴格拉米扬的第1波罗的海方面军。几天之后，这两个集团军转入进攻，向西北经立陶宛突入拉脱维亚突入中央集团军群和北方集团军群之间的缺口。7月18日，莫德尔和弗里斯纳再度晋见元首，莫德尔请求派兵堵塞立陶宛的缺口，由于他本人兵力有限，他建议从北方集团军群抽调必要的兵力，这使弗里斯纳大为不满。弗里斯纳也有自己的难处。如果苏军冲到里加湾，北方集团军群就会被切断与中央集团军群的联系从而被围。如果南部战线延长，苏联在东部压力再加大，为了不致被赶进波罗的海，他连一兵一卒也不能放。弗里斯纳全力以赴满腔热忱地接管了这个集团军群之后，便决心遵照希特勒的指示，在他的东南方向发动一次快速反突击以支援中央集团军群，但是几天的实战情况使他认识到他的前任林德曼的见解是正确的。弗里斯纳同样也要求元首准许他有机断行事的自由，否则他就要求解除他的职务。

苏军的进一步打击将指向南部的加利西亚和波兰南部。瓦杜丁因伤势过重，他的第1乌克兰方面军司令的职务暂时由朱可夫接替。在乌克兰战役胜利结束后，朱可夫辞去了这个职务，以便在攻打布施的中央集团军群期间负责协调扎哈罗夫的第2白俄罗斯方面军和罗科索夫斯基的第1白俄罗斯方面军的行动。5月初，第2乌克兰方面军的科涅夫继朱可夫任第1乌克兰方面军司令员。科涅夫原来的职务由第3乌克兰方面军的马利诺夫斯基接任，马利诺夫斯基本人的职务由第4乌克兰方面军的托尔布欣接替。在克里木取得胜利之后，第4乌克兰方面军暂时没有任务，被纳入最高统帅部预备队。

苏军第二次进攻战役的目标是北乌克兰集团军群。负责实施主攻的将是科涅夫的第1乌克兰方面军和特别为此而加强的罗科索夫斯基第1白俄罗斯方面军的左翼。科涅夫向北乌克兰集团军群发动的攻势后来被称为利沃夫-散多梅希战役。这次战役的任务，是夺取加利西亚和波兰南部。罗科索夫斯基将向北乌克兰集团军群左翼实施突击，以便突入波兰中部的卢布林和华沙。



## 北乌克兰集团军群的失败 1944年7月—8月

图 23 北乌克兰集团军群的失败

德军北乌克兰集团军群和中央集团军群此时仍由莫德尔负责指挥。他巡视战区时精神振作，这鼓舞了他所属的各师。可是往往他一离开，部队就乱了套。他由于对与他无关的事情横加干涉而丧失了部下对他一定的信任和尊敬。代理副司令哈佩指挥的北乌克兰集团军群，编成内有第4和第1两个装甲集团军以及匈牙利第1集团军(在喀尔巴阡山脉南翼)。该集团军群部署在波兰南部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和加利西亚的部分地区，共有三十一个德国师，其中有四个装甲师，十二个匈牙利轻装师或旅。匈牙利第1集团军与第1装甲集团军组合而成了劳斯集群。劳斯是由于胡贝在一次飞机失事中罹难后于4月从第4装甲集团军调到第1装甲集团军的。劳斯在第4装甲集团军的职务由第9集团军的哈佩接替，而哈佩在7

月初，同时还担任了该集团军群代理副司令的职务。最后在8月初，第48装甲军军长巴尔克成了第4装甲集团军的司令官。但在科涅夫指挥下一次进攻战役时，指挥北乌克兰集团军群和第4装甲集团军的两位司令官都不在位。

5月，科涅夫担任了第1乌克兰方面军的司令员，这时赫鲁晓夫和克赖因纽科夫都是该军事委员会的政治委员，索科罗夫斯基是参谋长。俄罗斯北部进攻战役开始时，该方面军并没有采取行动集中突击部队。但在6月24日至7月7日期间，有半数的步兵师和所有的三个坦克集团军已集结完毕。所有这些部队基本上都是在夜间走完二百五十英里的路程到达集结地域的，坦克部队是乘火车，炮兵和步兵部队是走公路。总计，第1乌克兰方面军在第一梯队配置了六个步兵集团军，在第二梯队配置了一个步兵集团军、三个坦克集团军和几个独立的坦克军、骑兵军和步兵军。总兵力为八十一个师(其中六个是骑兵师)、十个坦克或摩托化军和若干个旅，共有官兵八十四万人、火炮一万四千门、坦克和自行火炮一千六百辆(门)以及飞机二千八百架。该方面军已准备好在7月12日攻打莫德尔的北乌克兰集团军群。

进攻是按照苏军当时采用的习惯方式进行的。步兵集团军以及所有的坦克和骑兵部队被控制在纵深准备当第一梯队的六个步兵集团军稍有突破，就立即投入战斗。7月12日夜，各集团军实施了连和营规模的猛烈的战斗侦察和试探性进攻。敌军稍有不支，步兵师不等炮火准备就跟踪追击。相反，如果敌军抵抗猛烈而坚决，苏军就进行猛烈的航空兵与炮兵的火力准备。整个方面军的进攻战役将在7月14日全面展开。

苏军这次进攻，德军是预料到的，因此在7月6日和7日它已作了全面的战斗准备。不过，使德军感到吃惊的是苏联空军无比强大。许多参战部队根据它们的经历说，苏联空军这是第一次在战场上取得了绝对的空中优势。第4装甲集团军命令它的前沿部队撤退，以躲避苏军猛烈的炮火轰击。第1乌克兰方面军右翼戈尔多夫的第3近卫集团军和普霍夫的第13集团军察觉德军这一行动后便立即发起冲击。到晚上，它们已突入纵深十英里，次日清晨已抵达德军的第二防御地带。雷克纳格尔的德军第42军与第46装甲军同时开始后撤，尽管第16和第17两个装甲师接连实施了反突击，德国空军还向这个地区派出了一些飞机。7月15日晚，苏军又向前突破了几英里，并包围了南部豪费第13军的左翼。苏军派了一个机械化骑兵集群突入德军后方，冲散了第20装甲护卫师，到达布格河畔的卡缅卡斯特鲁米罗夫斯卡亚，此地距利沃夫，即北乌克兰集团军群司令部约二十五英里。然而，这次推进还是成败未卜。7月13日，库罗奇金的第60集团军和莫斯卡连科的第38集团军已经在第13军南面中央地区实施了进攻。由于德军两个装甲师(即巴尔克第48装甲军的装甲预备队)的反突击，这两个集团军经过两天的战斗仅前进了十英里。7月15日，雷巴尔科的第3近卫坦克集团军和列柳申科的第4坦克集团军奉命突破敌军防线，支援第60和第38两个集团军。第二天，它们便在科尔托夫附近打通了一条不到三英里宽十英里长的狭窄通道。当这两个坦克集团军出现在开阔地时，一支队伍和车辆拥进了这个狭窄通道口。第3近卫坦克集团军的一部分掉头北上协同卡缅卡斯特鲁米罗夫斯卡亚以南的那个机械化骑兵集群包围了布罗迪附近的德军第13军。与此同时，苏军的其余部队加上第4坦克集团军于7月18日向利沃夫推进。同日，罗科索夫斯基的第1白俄罗斯方面军从科韦耳向卢布林进攻。

布罗迪包围圈内，豪费的第13军由下列部队组成：拉施的第349步兵师、林德曼的第361步兵师、内特维希的第454保安师、弗赖塔格的第14党卫军(加利西亚)步兵师以及朗格的C军团(编成内有大量伤亡减员的第183、第217和第339等三个基干步兵师)。第13军总人数约有四万。党卫军师由加利西亚的乌克兰人组成，这些人虽然装备精良，但是缺乏训练，从未参加过战斗。朗格和梅伦廷一致认为这个党卫军师毫无用处，只是一支未受过训练的乌合之众，他们的长官也管不了他们。朗格的军团象其他所

谓的军团一样，兵力相当于一个步兵师。他在编成内之所以还保留所有师的番号，部分是为了欺骗苏军最高统帅部，使它觉得德军战斗序列中有许多师。第13军是最近从第4装甲集团军调到第1装甲集团军的。

直到7月18日下午，德军第13军才接到突围与南面的巴尔克的第48装甲军会合的决定与命令。不用说，这是由于当第13军向南突围时，第1和第8两个装甲师要北上接应。西布格河以及长约十五至二十英里的敌占区(其中一部分是沼泽地，大部分是森林地)是德军的必经之地。该军向南突围时，其正面和两翼可能遭敌攻击，为此在东西两翼各配置了一个师。朗格和拉施的两支部队奉命突围，加利西亚党卫军师殿后。该包围圈已经逐渐收缩，车辆与装备到处乱放，阻塞了道路和通道，加剧了混乱状态。朗格事后懊悔地说，如果所有的车辆和装备一开始就扔掉，不拉到路上来。那么部队突围可能会更顺利些。然而在当时，第13军却想带走一切能带的东西。

以朗格和拉施的部队为先头的这支被围部队带着它的伤病员、运输工具和装备，踏上了危险的征途向南转移。苏军立刻作出反应，重型坦克和步兵向移动的两翼实施进攻。朗格以强击炮旅和一个缴获的T34型坦克连组织了一个装甲步兵群。他把工兵营残存下来的全部工兵都作为步兵支援这些坦克。该集群和徒步的步兵一起行进，虽然速度缓慢，但取得了稳步的进展，在途中摧毁了一些苏联坦克并缴获了一些完整无损的美国反坦克歼击炮，从而加强了该装甲集群的火力。但是，这支被围部队仍未与第48装甲军联系上。由于苏联空军的袭击和一系列的不测事件，第48装甲军实际上没有取得多大进展。最后，部分是由于复杂的大起伏地和难以形容的通信障碍，第13军和第48装甲军之间以及豪费的军和所属的师直属部队之间的无线电通信全部失灵。联络军官和徒步通信员成了唯一的通信手段。官兵不断伤亡，道路难行，不久装甲集群车辆的数量逐渐减少。但在7月21日中午，当时已徒步行进的装甲集群人员协同朗格的第217集群的一部分向南突围，找到了第1装甲师。不过由于通信失灵，这个情况朗格并不知道，豪费及其被围部队的余部显然也不知道。苏军对被围部队的攻击不断加剧，以致包围圈越缩越小，要突围成功就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朗格在同一天下午，发现第13军司令部内部情绪低落，便命令他的部队于当晚天黑后向南突围。朗格和拉施带领C军团和第349步兵师的大部分人马经过激烈的近战之后夺路向南，并越过了利沃夫-帕尔诺波尔铁路路堤。

第13军残部已濒于绝境。第二天，即7月22日的早晨，第454保安师的随军罗马天主教神父巴德尔遇见了豪费和他的一个参谋，当时他们正在树林里徘徊。豪费古诉他，敌众我寡，兵力相差悬殊，处境令人绝望，不过他还考虑次日晚再试行突围。他们分手时默默无言。那天下午，苏联的轰炸机和战斗轰炸机不停地轰炸，同时炮弹、炸弹和火箭弹象倾盆大雨一样从四面八方袭来。德军的火炮早就沉默无声了。德军的飞机一架也看不见。到处响着弹药和汽油桶的爆炸声，中间还夹杂着伤员一阵阵痛苦的哀号和临终前的呻吟。许多人始终保持冷静的头脑，但许多人却茫然若失不知所措，许多人自杀身死。在那个晴朗的夏季的日落时分，血红的夕阳徐徐沉没在包围圈上空的烟幕中，象征着第13军的覆灭。约二万五千名德军死亡，一万七千名德军，其中包括内特维希和林德曼被俘。

第13军和第48军之间是没有相互配合。但是，如果朗格的话是可信的话，那么，这次败北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是，甚至在被围之后，豪费仍用无线电话与劳斯进行了直接联系。如果这属实，那么第1装甲集团军的指挥与控制系统的绝大部分肯定是在战斗中被破坏了。

在此期间，苏军的坦克部队继续向西开进，尽管德军在利沃夫进行的持久抵抗牵制了雷巴尔科的第3近卫集团军和列柳申科的第4坦克集团军。当时卡图科夫的第1近卫坦克集团军与巴拉诺夫的机械化骑

兵集群负责追击，每天约以二十英里的速度向西南方向的雅罗斯拉夫推进，配合它们的是向正西方进攻的戈尔多夫的第3近卫集团军和普霍夫的第13集团军。索科罗夫的机械化骑兵集群则在这两路部队之间起着联接的作用。滂沱大雨和泥泞的道路使补给工作几乎无法进行，而且由于进攻正面扩大，苏军逐渐失去了进攻锐势。苏军已于7月23日抵达桑河，可是仍在利沃夫东部几十英里作战的德军却在7月24日才开始撤离，而且比较顺利地撤到利沃夫西南的萨姆博尔。直到7月27日，苏军才占领利沃夫。就在这一天，德军放弃了利沃夫东南约八十英里的斯塔尼斯拉夫这座大镇。

夏季战局的第三阶段，亦即最后一个阶段，在科涅夫进攻战役发起后的五天之内，由部署在科涅夫北面的罗科索夫斯基的第1白俄罗斯方面军的左翼部队实施。

沿着普里皮亚特沼泽地边缘的罗科索夫斯基那一绵长的翼侧，在白俄罗斯进攻战役期间，仅由少量兵力，即P·A·别洛夫的第61集团军保障。但后来在沼泽地以南科韦耳附近其方面军的左端集结了一支强大的部队，编成内有崔可夫的第8近卫集团军、古谢夫的第47集团军、科尔帕克奇的第69集团军、V·S·波波夫的第70集团军、贝尔林的波兰第1集团军以及波格丹诺夫的第2坦克集团军，其中有好几个集团军是从预备队调来的。通常的欺骗和伪装手段都用上了，不许新到的部队接近前方防御地域；保持无线电静默；消除车辆行驶过的痕迹；将部队隐蔽在树林里；严格禁止在户外洗河水澡或在河边晾晒衣服。在进攻开始前不久，首长和司令部举行了有计划的演练。参加演练的有朱可夫、罗科索夫斯基、诺维科夫和佩列塞普金。这支部队调到科韦耳后，罗科索夫斯基的方面军便以普里皮亚特河为界，分成南北两部分。在南边的第1乌克兰方面军发动进攻不过几天，罗科索夫斯基的左翼部队在所属第6航空集团军的一千四百架飞机的掩护之下，于7月18日在宽大的正面上向西进攻，从三个渡场渡过布格河突入波兰，而且还突入德军第4装甲集团军的左翼。苏军集中如此强大的部队发动进攻看来出乎德军意外。莫德尔的北乌克兰集团军群由于第1乌克兰方面军从南面向它进攻已全线吃紧，而且它还因莫德尔把担任预备队的那些装甲师调给了中央集团军群而失去了预备队。由波格丹诺夫指挥的苏军第2坦克集团军，当时在崔可夫的第8近卫集团军的地段上投入战斗，向前推进，7月23日攻克了卢布林。

元首曾严禁第4装甲集团军向维斯拉河撤退。但是，当苏军第2坦克集团军于7月25日到达维斯拉河畔的丹布林，两天后又同波兰第1集团军会师，事态的发展使元首的命令成了一纸空文。由于苏军这几次进攻，维斯拉河东岸的北乌克兰集团军群与中央集团军群的联系已被切断，中央集团军群的右翼受到严重威胁。另一方面，罗科索夫斯基已经离开普里皮亚特沼泽地，他指挥的第1白俄罗斯方面军的战线，不再是一条被沼泽地带分开的漫长战线。驻守布勒斯特-科勃临地区的魏斯指挥的德军第2集团军三面受敌：南面有V·S·波波夫的第70集团军，东面有从普里皮亚特河开来的P·A·别洛夫的第61集团军，还有在普里皮亚特沼泽地北部西进的巴托夫的第65集团军和卢钦斯基的第28集团军。德军曾试图扼守布勒斯特-里托夫斯克，但在7月28日，这个企图失败了。暂由拉济耶夫斯基代替受伤的波格丹诺夫指挥的第2坦克集团军，向华沙进发，7月31日，抵达维斯拉河以东的普拉加地区。同日，巴格拉米扬的第1波罗的海方面军，打到里加以西几英里的波罗的海沿岸，切断了北方集团军群与中央集团军群的联系。

7月20日，被任命为弗罗姆的后备军参谋长的斯陶芬贝格伯爵，企图在东普鲁士的腊斯登堡总部用炸弹炸死希特勒，尔后接管柏林政府，结果没有得逞。炸弹炸毁了临时用作会议室的营房，但是却没有炸死所要谋杀的人。施蒙特、科尔滕、勃兰特和一个速记员被炸死，在场的其他人受了轻伤。希特勒本人几乎没有受伤，幸免于难。随后开始清洗，不仅清洗密谋分子，而且还清洗所有了解这个密谋的人。德国陆军和参谋总部大遭其殃，许多在位和退役的高级军官或因确有牵连，或因涉嫌而被逮捕处决，有

些人则以自杀逃避逮捕。惨死的有贝克、卡纳里斯、赫普纳、隆美尔、舒伦堡、弗罗姆、克鲁格、瓦格纳以及其他许多人。前参谋总长哈尔德同副参谋总长兼作战部长豪辛格以及作战组织部长施蒂夫一起被捕。清洗在最高统帅部和参谋总部内普遍进行，甚至连下级军官也被逮捕或撤职。后备军由希姆莱负责指挥，卡纳里斯的谍报局被撤销，其职能由希姆莱的党卫军组织履行，该组织从这时开始便负责处理除战术情报活动以外所有的情报活动。清洗带有打击报复的性质，不仅打击了指挥与参谋人员的任何反抗性，而且还打击了他们的独立性与主动性。军事法庭开庭审判涉嫌的高级军官，解除他们的军职，以便将他们交给“人民法庭”去审判。有些军事法庭成员与这件案子的牵连，几乎不少于由他们判决的人。

弗里斯纳显然对这个密谋本身一无所知。他谈到了他最初是怎么获悉7月20日那件不幸的事的。7月20日那天，金策尔(原先是东线外军处处长，当时是北方集团军群参谋长)接到斯陶芬贝格的电话，告诉他说，希特勒死了，贝克已接管了政府。这时他才知道这件事。弗里斯纳对这次密谋及其失败的反应，与大多数德国军民的反应一样，除了一些接近希特勒因而有机会直接了解他的古怪性格的高级司令官和政府官员以外，大多数德国人是坚决支持阿道夫·希特勒的。全国各地都对谋杀希特勒这一事件，表示愤怒和憎恨。正如后来德国所承认的，在密谋者中间有许多勇敢而正直的男男女女。但在1944年，甚至连怀疑希特勒的领导是否贤明可靠的那一部分人，也懂得国家的统一和纳粹政权的巩固，是抵挡将要涌到德国东部地区的那股赤色恐怖和野蛮兽行的巨大的洪流的唯一希望。他们对希特勒将支持到底。只是在他死去的时候，德国人才几乎一致地唾骂他。

从政治方面说，这次炸弹爆炸事件，向德国的盟友证实了它们早已清楚的事，那就是德国必败无疑。谋杀事件和随之而来的清洗，从根本上动摇了德国陆军。德国陆军领导层失去了德国公众和野战部队对它的极大尊重和信任。自从中央集团军群惨败以来，关于谋反的密谈早已广泛流传，而此刻人们不仅听到了这些传闻，而且信以为真。在陆军内部，军事领导人和国家社会主义督导官之间常常发生磨擦和互不信任的情况，因此后者更加密切注视指挥官们的行动。因他们自己人投寄的匿名揭发信致使指挥官下狱或者降为士兵的事例时常发生。最高统帅部和军事组织就这样被内部的倾轧损害着肌体，而且是在德军在法国已被击败，以及整个中央集团军群在东线濒于崩溃这样一个战争最危急的时刻。此外，希特勒还突然撤了蔡茨勒的职。虽然据人们所知，他与这次密谋事件毫无牵连，但他的上司却认为他应该对最高统帅部和参谋总部的罪行负责。前段时期，蔡茨勒生病，尔后又因失宠而离职。他让位给前机动部队总监古德里安。古德里安并不比蔡茨勒更胜任参谋总长的职务，不过希特勒已把参谋总长的职位降到一个办事员的水平，就是在总司令与各个集团军群司令官之间充当中间人和话务员。参谋总长再也没有丝毫的权威和自主权了。

古德里安到腊斯登堡发现，陆军总部的参谋总部各办公室几乎空无一人。蔡茨勒已经离去。豪辛格和施蒂夫被罢官。许多部门的负责人被盖世太保突然搞掉。陆军总部所属的一部分已从东普鲁士迁回到总部旧址柏林市郊措森。古德里安毫不畏缩，正象他的前任蔡茨勒一样，鼓起劲头开始干起来，尽管元首前不久绝对禁止他擅自发布任何命令。古德里安同莫德尔和弗里斯纳似乎很快就出现了分歧。弗里斯纳仍迫切要求撤出爱沙尼亚，莫德尔想将魏斯的第2集团军从布勒斯特地区撤出，并将预备队集中在维斯拉河的西岸，以便以攻为守地掩护他暴露的两翼。古德里安堕入了元首虚构的幻境，他扬言说，只要从罗马尼亚调二三个师，局势就可恢复。7月24日，希特勒命令北方集团军群和中央集团军群坚守阵地，并命令弗里斯纳与舍尔纳对调职务。舍尔纳是南乌克兰集团军群司令官，而且还是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忠实信徒。为了安慰弗里斯纳，他被晋升为上将，并被调到一个所谓寂静而无战事的战区。

这时，苏军最高统帅部命令罗利索夫斯基的第1白俄罗斯方面军和科涅夫的第1乌克兰方面军，在

华沙两边到维斯洛卡河口这一宽为一百三十英里的正面上，向西进发渡过维斯拉河。维斯拉河虽然是一条宽约二百码的大河，但有些地方水深至多六英尺，与苏军曾经渡过的国内许多河流相比，它只是一个小小的障碍。7月28、29两日，第1乌克兰方面军所属的戈尔多夫的第3近卫集团军、普霍夫的第13集团军和卡图科夫的第1近卫坦克集团军一抵达维斯拉河，便开始用五十吨的重型舟桥，以及十六吨普通较轻型的门桥渡河。起初，第1乌克兰方面军由于抵抗轻微而进展很快，在河西约二十五英里的纵深处建立了桥头堡。但在8月10日，巴尔克的第4装甲集团军得到从东南方向上的第1装甲集团军调来的三个装甲师的增援，便对这个桥头堡进行反击，将苏军击退好几英里，暂时控制了局势。科涅夫的第1乌克兰方面军此时已感兵力不足。

北面的拉济耶夫斯基的第2坦克集团军，仍在华沙近郊普拉加，并正设法通过铁路桥进入华沙市内。这时华沙举行了8月1日起义。驻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对苏联存有戒心，它有理由怀疑苏联解放波兰的用心，因此它支持并指挥一个称作国民军的波兰爱国地下军。国内这支爱国的军队截获了第4装甲集团军发出的无线电报，了解到德军打算撤退到维斯拉河以西，之后，该军举行了起义，力图抢在苏军前面夺取华沙，以便赶走德军，并向苏联表明它才是苏联必须与之打交道的波兰真正军事、政治力量。正如苏联所报道的，这次起义安排在波兰流亡政府总理米科拉伊契克访问莫斯科期间，可能正是为了加强他在克里姆林宫谈判中的地位。苏联政府埋怨说，它在起义开始以后才得到这次起义的通知。这种埋怨不是没有道理的。不过，苏军最高统帅部本身早已空投了传单，鼓动波兰人民拿起武器反对德军，而且7月29日莫斯科电台也是这样号召华沙人民的，这也是事实。但是，苏联的意图却是，这样一种起义应该完全从属于共产党和苏联的利益而不能由一个得到英国支持的民族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流亡组织来指挥。这个组织象反对德国一样，也疯狂地反共、反苏，因为波兰人在过去的四年中，无沦在德国法西斯统治下，还是在苏联共产党的手下都留遭到极其野蛮的对待。苏联政府一向是有深谋远虑的，它早就组建和训练了一个波兰集团军，由派遣的苏联军官和政工人员进行监视，并施以适当的教育。该集团军在波兰旧军队的一位军官贝尔林统率之下，将肩负两大任务；一是给波兰本土征集的那支为苏联事业而战的新部队输送骨干；二是给波兰共产党傀儡政权(莫斯科打算将它建在卢布林以对付伦敦的流亡政府)提供必要的公开警察支援。苏联政府这样做的目的是想给人一种假象，即解放了的波兰是由波兰人而不是实际上由俄国人统治的。贝尔林集团军的士兵，是从监狱、战俘营和集中营征集来的。由于苏联有不少被囚禁的外国人，因而捷克斯洛伐克军队和波罗的海国家的军队，也是如法炮制的。

波兰爱国军队国民军总司令布尔·科马罗夫斯基于8月1日开始起义，威胁了德军福尔曼的第9集团军所属一部分部队的后方交通线。该集团军司令部在博勃鲁伊斯克附近战败之后编入预备队，最近又奉命参战。波兰这次起义缺少武器弹药，开始时组织得不好，但是它的发展几乎是自发的。人民表现了伟大的英雄气概，因为他们的起义不但是为了摆脱老的侵略者，而且也是为了对付新的侵略者以确保国家的前途。苏联政府方面对伦敦波兰流亡政府的意图和抱负了如指掌，并且不信任英国，因此并不希望这次起义成功。如果它竭尽全力支援起义者并且在8月间占领华沙，那么它将面临一支估计约达三万五千人、主要装备有德国武器的爱国国民军的存在，这支军队将使新成立的卢布林政府感到为难。在这个时候，克里姆林宫不想让苏军攻打波兰爱国者，而且也不准备在波兰国家前途的问题上同西方较量。因此，莫斯科先是假装不知道起义这回事，继而胡说国民军对德军持有友好态度，最后则谴责国民军的领导人轻举妄动，使波兰人作出了无谓的牺牲，对此负有罪责。斯大林将这些说法作为他袖手旁观的借口。

苏联方面一直强调第1白俄罗斯方面军和第1乌克兰方面军都没有足够的补给品，又有维斯拉河挡在面前。这一说法无疑是符合事实的，只不过维斯拉河本身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障碍。据说第2坦克集

团军自从进入波兰领土以来，在维斯拉河东岸的普拉加地区遭到了德军的顽强抵抗而且还损失了五百辆（门）坦克和自行火炮。这点可通过莫德尔说过的话部分地得到证实。他说从第2和第4两个集团军抽调的三个装甲师组成的集团军群预备队在华沙的东北方向曾围歼了一个坦克军。另一方面，第8近卫集团军在华沙以南约二十五英里的马格努舍夫，越过维斯拉河实施了猛烈的进攻；在华沙起义第二天，即8月2日，贝尔林集团军的三个波兰师协同苏军第69集团军的一部奉命渡过了维斯拉河，它们没有进入华沙，而是开到华沙以南约四十英里的普瓦维和丹布林附近。这些波兰将士伤亡很大，然而却坚守了他们的桥头堡。在马格努舍夫的波军和苏军本应在普拉加附近打过维斯拉河，支援起义的波兰人。苏联政府和战场指挥官当时没有这样做，更激起人们对苏联的指责，说克里姆林宫就是想让德军消灭那些爱国者。8月16日，莫斯科通知英国政府，说它不打算干预波兰起义。但到8月19日，英美两国要求借用苏联领土上的机场设施，以便给起义者空运武器弹药和医疗补给品时，却遭到了拒绝。斯大林在8月22日给丘吉尔和罗斯福的信件中，将波兰国民军说成是一群罪犯。直到9月10日，当时起义已渐趋平息，苏军最高统帅部才假情假意提供援助。9月10日至14日，古谢夫的苏军第47集团军肃清了普拉加的残敌，尔后波兰第1集团军奉命越过维斯拉河进入华沙支援起义。9月16日，贝尔林的波兰第1集团军渡河夺取了桥头堡，但是被强征到该集团军的未经训练的波兰农民，不是德国陆军和党卫军的对手，9月23日，他们又被赶回维斯拉河的东岸。到9月14日，苏联才开始向陷入困境的波兰人空投食物和弹药。在当时，大部分弹药毫无用处，因为苏军的弹药是空投给一支主要用缴获来的德国步枪和机枪作战的军队。苏军两个带着无线电台的联络军官被伞降到华沙市内，充当布尔·科马罗夫斯基与罗科索夫斯基之间的联络官。可是发出的无线电报却得不到回音，因而这两个联络军官没起什么作用。极可能苏联有意派这两个联络军官到这个爱国组织中充当间谍，因为前不久于7月17日在维尔纽斯附近，国民军所有的当地指挥与参谋人员，在苏方多次说了表示友好与感激的话之后，应邀与第3白俄罗斯方面军司令员切尔尼亚霍夫斯基举行参谋会议，却无一人返回。在当时情况下，苏联的态度本来是可以预料到的，当它占领了波兰成立了卢布林政府，它的用意就进一步被证实了。在起义中起了重要作用的人，或者与伦敦流亡政府人员有点联系的人，不是失踪就是被塞进火车运往俄国内地，其中大部分人从此踪影全无。

据说希特勒不愿将镇压波兰起义的任务交给德国陆军，而交给了希姆莱。希姆莱又把这个任务交给巴赫-策勒维斯基。十二个党卫军警察连，迪莱万格指挥的由判罪的德国犯人组成的团，以及卡缅斯基指挥的大部分由苏军战俘组成的白俄旅，在它们的德国长官的指挥下对波兰居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德国部队躲在一群被赶往波军防线的妇孺后面。波兰伤病员不分男女被逐出医院集体枪杀。强奸和割断喉管的事司空见惯。据古德里安自己说，他坚决要求希特勒撤回这些部队，而且在他尔后的讲话中，他还企图推卸他对陆军和武装党卫军负有的责任。在这期间，爱国的国民军在整个8、9两个月继续在地下室和下水道里进行战斗，其残部直到10月2日才投降。

7、8两月，苏军最高统帅部力图改善在喀尔巴阡山脉和波罗的海地区的态势，准备向巴尔干半岛境内发动新的进攻战役。科涅夫的第1乌克兰方面军在维斯拉河西岸的散多梅希-巴拉努夫地区的桥头堡奉命休整，该桥头堡威胁着德国的上西里西亚。但是，沿着喀尔巴阡山脉一线，科涅夫却有个绵长而暴露的左翼。为了保证该翼侧的安全，使他能集中兵力执行下一个任务，即继续东进，以彼得罗夫和麦赫利斯为首的第4乌克兰方面军司令部奉命从最高统帅部预备队开到这个地区。彼得罗夫到达斯塔尼斯拉夫指挥由科涅夫的左翼部队（包括格列奇科的第1近卫集团军和茹拉夫列夫的第18集团军）改编而成的第4乌克兰方面军，彼得罗夫的任务将是肃清德罗戈贝奇工业区的残敌，尔后夺取喀尔巴阡山的山口并突入多瑙河平原。

在波罗的海地区，德军的北方集团军群与里加以西的中央集团军群的联系并未恢复，因为在里加以西，巴格拉米扬的第1波罗的海方面军已经到达波罗的海海岸。新上任的北方集团军群司令官舍尔纳并没有比他的前任弗里斯纳和林德曼取得更大的胜利。象他们一样，他也建议立即撤出爱沙尼亚。希特勒仍坚持波罗的海地区的每一寸土地都要坚守，尽管芬兰即将退出战争。此时，舍尔纳遭到戈沃罗夫的列宁格勒方面军和马斯连尼科夫的第3波罗的海方面军的猛烈进攻。列宁格勒方面军是越过纳尔瓦河实施进攻的。第3波罗的海方面军是从贝帕斯湖以南向多帕特(塔尔土)和瓦耳加实施进攻的，显然是要进抵里加湾，把北方集团军群一分为二。里加以南的巴格拉米扬的第1波罗的海方面军似乎准备攻打德维纳河以南的第16集团军阵地，以扩大那块将北方集团军群与中央集团军群分割开的狭长地区。

元首还进一步调整了许多高级司令官的职务。德军在法国的战线崩溃后，莫德尔就被调往西线，他的中央集团军群司令的职务于8月16日由赖因哈特接任。赖因哈特在第3装甲集团军的职务由劳斯接任，劳斯的第1装甲集团军司令的位置则由原属第1集团军的海因里希填补。9月初正式批准哈佩担任北乌克兰集团军群的司令。

希特勒这时发动了一场新的反突击。这场反突击由希特勒亲自计划并由第3装甲集团军的两个装甲军负责实施。这两个装甲军共有—个装甲护卫师和四个装甲师，其中有两个师正在从罗马尼亚开来。在那里，这两个师曾为南乌克兰集团军群提供了最后可供使用的预备队。这支反突击部队将从其立陶宛西部的集结地域向东北发动进攻，以恢复中央集团军群与北方集团军群之间的陆上联系。尔后，它将协同北方集团军群的几个步兵师穿过第1波罗的海方面军和第3白俄罗斯方面军的后方地域向东南方向的考纳斯实施进攻。这次反突击于8月16日开始，可是取得一点初步胜利之后不久就停滞在施亚乌利亚伊地区。不过这次反突击仍起了点小小的作用，它制止了第1波罗的海方面军对德维纳河以南的德军的进攻，因为该方面军不得不转向西对付突入其后方的劳斯的第3装甲集团军。8月21日，德军在海军协助之下，设法沿着海岸打开一条通往北方集团军群的狭窄走廊。这便为北方集团军群从陆路撤出波罗的海北部各国提供了最后的机会。然而，希特勒强调撤退会对瑞典人的态度产生极为不良的影响时，早已发现另一个芬兰式的国家了。于是他从中央集团军群又抽了两个师给北方集团军群。

当时，苏军进攻力量的同义词就是坦克集团军以及坦克与机械化军。只要将坦克与摩托化部队集中在一起，并保障它们的供给，苏军最高统帅部就有取得一定胜利的把握。苏军步兵部队伤亡极其惨重而且步兵还往往缺乏训练，因此他们的进攻能力极为有限。德国驻东线的部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德国装甲师和装甲护卫师是对付苏联坦克部队最强有力的部队，但是德国步兵师却越来越弱小。大量的伤亡使德国步兵师的人数减少到不及步兵团的规模。它们的训练水平和作战能力虽然可能超过苏军的步兵师，但已不能与1941、1942这两年的德国步兵师相提并论了。施佩尔改组了军事工业，增加了武器装备的产量。这些武器装备却大半断送在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法国等几次大包围战中。然而，德国的工业与经济力量以及德军的潜力依然很强大。只要有时间进行改组，只要在战略与高级战术方面指挥高明，德军是能继续长期打下去的。

在1943年冬季和1944年冬季，德国东线的兵力由于向西线和地中海战区调动部队和进行增援而削弱。1944年6月1日，即诺曼底登陆和罗马陷落之际，德军在东线的陆军师、空军野战师和党卫队野战师共一百六十四个，其中有些师几乎不超过团的编制，而德军在西线和地中海战区却有一百二十一个师。1943年12月德军在法国和荷兰的坦克仅有六百五十辆，强击炮仅有二百二十门，但到1944年6月坦克增加到一千五百五十辆，强击炮增加到三百门。

朱可夫评论德军 1943 年和 1944 年的失败时，认为德军最高统帅部和各集团军群的司令官应负一定的责任，因为在他看来他们的指挥越来越不得力。与战争开始阶段相比，德军统帅部此时已智穷才尽，特别是陷入困境时更是如此。它还明显地忽视了对敌我双方力量进行实事求是的估价。那些委过于希特勒的德国将领们受到朱可夫某些批评。朱可夫不得不承认希特勒对失败应负部分责任，但他总认为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德军不了解苏联武装部队在作战能力方面有哪些真正的提高。上述这一切无疑都是对的。

在另一方面，朱可夫声称他对德军在白俄罗斯的战役实施方法感到惊奇。他认为，布施一感到有失败的危险就应该象苏军可能干的那样去干，迅速退到后方防线，同时使用机动部队攻打进攻部队的翼侧，缩短战线，竭力扼守明斯克以东的地区，而不应该象他那样处置。朱可夫的批评是中肯的。但是这并不足以大惊小怪，朱可夫应当明白布施为何那样处置。他也应当记得苏军在 1941 年和 1942 年也曾遵照过一位威严的独裁者的命令坚守阵地，结果遭到惨败。

8 月 25 日，英美军队抵达巴黎，并迅速向德国西部边境推进。此时元首所得的结论是，主要兵力应在西线作战，而且还决定在德国境内集结一支突击部队以便给德国边境以西的西方盟军以毁灭性的打击。尔后，他可能转而向东对付逼近的苏军。这期间，他拒不理睬古德里安提出的撤出巴尔干各国、挪威和意大利部分领土的建议。这些战区其实都是由约德尔负责的。古德里安自己则转而致力于组建本土防御部队以保卫德国东部边境地区。他开始在柯尼斯堡、但泽、格罗高和布雷斯劳等周围构筑防御工事，这些工事主要是土木结构，由志愿人员以及妇女、儿童与老人(能找到的劳动力的唯一来源)参加修建。古德里安下令从休养员和轻伤病员中组建一百个步兵营和同样数目的炮兵连去保卫东部边境。但是古德里安抱怨说，其中大部分被约德尔弄到西线去了。接着，那些参谋总长想配置在东线的备用的火炮和重装备也被他弄走了。甚至连希姆莱的后备军培训出来的最后几批作战部队也肯定不会用于保卫东线，而是送到西线去作战。元首还把组建地方民兵队伍的任务交给了纳粹党，而不让政府和军队承办，就象他三年前募集冬装时的做法一样。这件事情办得拖拖拉拉，极欠考虑，但是最后还是建成了人民冲锋队。这个新组织经过一番宣传和征募之后，并未能罗致足够数目的指挥官、教官或武器，使它成为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

## 第二十七章 芬兰退出战争

芬兰早在 1941 年 11 月就已经对这场战争失去了热情。12 月，德军在莫斯科城下受到严重挫折，美国已经参战，赫尔辛基再也不能指望苏联会在场短暂的战争中被征服。第二年春天，海因里希斯在东普鲁士访问哈尔德将军时，注意到这位德军参谋总长精疲力竭、意气沮丧，由此而想到德国人在这场战争中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但是，芬兰人对于苏联 1941 年年底通过瑞典外交部作出的和平试探未予理睬。1942 年期间德国压芬兰再发动一次战役以切断摩尔曼斯克铁路，而同芬兰并不处于战争状态的美国，又压芬兰不要如此行事。德国的战争处境从 1942 年下半年便急剧恶化。赫尔辛基忧心忡忡地注视着英、美军在非洲多处登陆并取得节节胜利，意大利投降，德军在斯大林格勒和库尔斯克惨败，以及盟军的空中攻势，并从中得出正确结论，即德国已经打输了这场战争。芬兰政府决定尽早求和。七十五岁的曼纳海姆总司令十分信赖象海因里希斯、奥许和西拉斯沃这样能干的副手，但是他仍然一手掌握着芬兰武装部队的全部控制权，并在国务活动中享有很大的发言权。他在一定程度上是亲德的，与希特勒的关系也很

好，但他首先是个爱国主义者。希特勒和最高统帅部竭力笼络和讨好这位上了年纪的元帅，以期使芬兰继续作战；虽然他们都成功地给他留下了很好的私人印象，但是他们都没有能够促进德国的事业。曼纳海姆在 1941 年中期完全有理由感到乐观，但到那年 12 月，他已经疑虑重重了。派给曼纳海姆的德国军事代表埃尔富特认为，曼纳海姆的参谋班子中任何人都左右不了这位元帅。首先，在曼纳海姆心目中，芬兰的利益高于一切，所以他决定采取拖延和观望政策。至 1943 年秋，芬兰仍有三十五万武装人员，但与他们对峙的是十八万苏联军队，而拥有十八万以上战斗兵员的德军第 20 山地集团军，却以二比一的优势超过与之对峙的苏军。尽管德国对曼纳海姆迟迟不作决断十分恼火，可是，他们在没有芬兰的同意和支持的情况下，又不能发动进攻。埃尔富特和第 20 山地集团军的司令官迪特尔报告说，赫尔辛基不愿切断摩尔曼斯克铁路和歼灭其当面的苏军，是由于芬兰害怕得罪美国。部分原因确是如此。可是，还应该看到摩尔曼斯克铁路对苏联的战争努力来说，并非性命攸关的，即使苏联第 7 和第 23 集团军被歼，芬兰也得为此付出极大伤亡，而对战争的最终结局也毫无影响，因为德国已经注定要失败了。不过按苏联的旨意开列出来的和平条件似乎又是难以接受的，1943 年 7 月芬兰拒绝了莫斯科的另一项建议。另一方面，迪特尔的德军第 20 集团军驻在芬兰也可能是个难题。

1943 年 9 月 28 日，希特勒命令第 20 山地集团军作好准备，一旦芬兰退出战争即进驻芬兰北部和佩萨莫镍矿。迪特尔徒然无益地反驳约德尔说，这些命令是不切实际的。因为他确信自己不可能长期把守芬兰北部，再加上瑞典的中立已经靠不住了，所以担心部队会深陷泥沼，难以脱身。

1944 年 1 月，苏军对列宁格勒南部的攻势，迫使德军北方集团军群撤向波罗的海各国，从而使芬兰感到孤立和紧张不安。2 月中旬，芬兰人终于派出使者前往莫斯科，但是苏联的和平条件过于苛刻，遭到拒绝。希特勒随即进行报复，限制对芬兰的武器和粮食的供应。

斯大林于 1943 年 12 月在德黑兰由于受到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压力，已经同意芬兰应该保持民族独立。但是，他已决心逼芬兰彻底退出战争。古谢夫指挥的苏军第 21 集团军，编成内有六个步兵师和一个突破炮兵师，从奥腊尼思巴乌被海运到列宁格勒以北地区；另有九个步兵师和一个突破炮兵师被调去加强卡累利阿方面军左翼的克鲁季科夫的第 7 集团军。由戈沃罗夫指挥、日丹诺夫任军事委员会政治委员的列宁格勒方面军集结在列宁格勒以北狭长的卡累利阿地峡，其左翼为新赶到的古谢夫的第 21 集团军的十个师，其右翼为契列帕诺夫的第 23 集团军的八个师。梅列茨科夫指挥的卡累利阿方面军的左翼有：克鲁季科夫的第 7 集团军共十四个师，位于拉多加湖、奥涅加湖之间斯维尔河一线；戈列连柯的第 32 集团军，仅有三个师，位于奥涅加湖以北。为了发动这场攻势，列宁格勒方面军和卡累利阿方面军将投入四十五个师，若干坦克和海军陆战旅，总计约五十万人，八百辆坦克和自行火炮，以及大约一千五百架飞机。据说，可用于这次进攻的还有一万门火炮和迫击炮以及波罗的海舰队的大口径火炮。

苏联的计划是从卡累利阿地峡第 21 集团军的地段上向维堡实施主要突击，而第 23 集团军则尽量把敌军大部牵制在拉多加湖和芬兰后方的小湖群。可是，戈沃罗夫事先没有想到夺取维堡以东的咽喉要地，以截断芬军唯一的退路。

防守这条三十英里宽的卡累利阿地峡的芬兰部队，是西拉斯沃的第 3 军和拉蒂凯南的第 4 军。芬军有三个步兵师和一个旅配置在前方地域，另有两个师和一个骑兵旅在后方构筑防御工事。芬军的防御由两个主要防御地带构成。前方主要防御地带由第一道防线及其后方十英里处的第二道防线组成；后方主要防御地带是第三道防线，位于维堡东部，横跨地峡的咽喉部，距前沿三十英里。再往后还有第四道尚未完成的防线，它位于 1940 年的老边界上，为此被称作莫斯科线。前面三道防线，尽管主要是些用钢骨

水泥加固的土木工事，但位置有利、组织周密。苏军最高统帅部对这场战斗的艰巨性是有足够估计的。当代苏联的历史著作仍然大书特书芬军在森林和沼泽地作战的技术和经验，以及他们在这场决战中表现出来的英勇顽强精神。

英美军队刚刚在诺曼底登陆，苏军最高统帅部也想在白俄罗斯马上发动一次强大的攻势。苏联是要把芬兰驱逐出战争，但是照苏联自己的说法，其中还附带其他意图：它要转移德国对白俄罗斯方面军的注意力，改善列宁格勒的态势，恢复基洛夫铁路和白海-波罗的海运河的交通。

在进攻前的一段时间内，苏方如往常一样保持无线电静默，芬兰人对进攻时刻的安排似乎并不感到意外，但是对进攻的规模和芬兰第10师迅速被歼却感到惊讶不已。6月9日苏军进行了猛烈的轰炸，第二天，又进行了芬兰人从未经历过的猛烈炮火袭击，随后苏军第21集团军强渡谢斯特腊河，突入芬军防线十英里。二十四小时以后，苏军右翼的第23集团军投入了战斗，6月13日抵达第二道防线。芬兰人错误地判断苏军主要突击方向是在中央，而事实上是在西侧沿海。主要突击方向上的苏军，在第3突破炮兵军的支援下，于6月14日在芬军防线上打开了一个八英里宽的缺口。6月18日苏军进逼维堡。数日以前，芬兰曾要求德国解除武器禁运（禁运是在赫尔辛基作出和平姿态时实施的），并提供六个德军师到卡累利阿无战事的防区接替芬兰部队，使更多的芬兰部队能调到西部维堡地区。特别是苏军坦克正在成为一种巨大的威胁。希特勒已经没有兵可调了，可他还是设法抽出了第122步兵师和一个装备了三十门自行装甲强击火炮的旅。德国空军的空中支援加强了，空运和快速海运开始提供九千具重型火箭筒和五千只轻型火箭筒等短程反坦克武器。同时到达的还有不受欢迎的里宾特洛甫，他乘飞机赶到芬兰坚持要芬兰总统赖蒂签署一项芬兰不单独媾和的承诺作为交换条件。这是导致美国与芬兰断绝外交关系的原因之一。

芬兰人已把他们仅有的一个装甲师投入了战斗，并正式开始把部队从拉多加湖以东的卡累利阿调往维堡地区。为协调第3军和第4军的行动，奥许被授权指挥两个军。据芬兰人记载，持续的鏖战是整个战争中最为激烈的。虽然在战斗初期首当其冲的芬兰第10师已经丧失了战斗力。但其他师仍能有秩序地撤至维堡以北。这次撤退得以成功，部分原因是苏军未能封锁住地峡的狭窄陆上出入口。6月20日，维堡城失陷，过后不久，苏军的攻势也停了下来。

6月21日，梅列茨科夫在卡累利阿东部对拉多加湖以东、奥涅加湖以北斯维尔河一线芬军阵地发起进攻。此刻芬兰人已经开始撤离，防御力量薄弱。芬军第5军已被调往卡累利阿地峡抗击戈沃罗夫的进攻，第6军和奥勒内茨（奥努斯）集群在斯维尔河一线与苏军第7集团军周旋，负责掩护撤退，而第2军在奥涅加湖以北守卫大古巴地区与苏军第32集团军对峙。芬兰人一面撤退，一面布雷，并进行破坏，始终与敌军处于接触状态，有时战斗还很激烈。1941年占领的大部分土地在六个星期内又丢失了。至7月末，苏军的压力减轻了，因为这时德军在波罗的海各国的战线被白俄罗斯攻势打得全线崩溃，苏军南下到波罗的海国家去了。由于同样的原因，德国对芬兰的援助也完全中止了。7月29日，希特勒索性要求召回德军第122步兵师。

德军在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各国吃了败仗，又没有抵挡得住诺曼底登陆，证实了人们的信念，即德国的军事力量正在迅速衰竭；同时，对德国不能履行赖蒂-里宾特洛甫协议德方义务一事，也产生了不满。8月4日，赖蒂辞职，由曼纳海姆继任总统，这样芬兰就有可能推翻由前总统与德国签署的协议。而德国先是派遣曾在北芬兰指挥过第6山地步兵师和第19山地步兵军、现任北方集团军司令的舍尔纳授予曼纳海姆橡树叶勋章，后来又派凯特尔授予海因里希斯铁十字骑士勋章。除此以外，他们再也拿不出其它东

西了。曼纳海姆借授勋机会告知凯特尔，芬兰在夏季战斗中伤亡六万人，无力再作更多的牺牲了。凯特尔感到事出意外，有些震惊。曼纳海姆说，赖蒂关于不单方面结束战争的承诺已不再有效。当芬兰一听到消息说，罗马尼亚刚一求和，德国和罗马尼亚军队之间就发生了战斗。芬兰匆忙于8月25日向苏联询问和平条件。莫斯科提出的先决条件是，芬兰与德国断绝一切关系，所有外国军队于9月10日前撤出芬兰，在此基础上同意接待芬兰的代表团。

驻芬兰的德军指挥官迪特利于6月23日因飞机失事罹难。他的职务由伦杜利克接任。伦杜利克是一个能干的奥地利人，据古德里安说，他与希特勒私交甚好。伦杜利克对人彬彬有礼，但冷漠无情。他在拜会曼纳海姆时，敦请对方不要屈服于苏联的压力而拿起武器反对德国。曼纳海姆认为，这种请求就是一种威胁性的暗示；曼纳海姆的这一判断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的。德国在1940年和1941年慑服了欧洲，1943年可以使意大利和罗马尼亚对它俯首帖耳，但是，在芬兰，任何高压手段都是枉费心机，因为第20山地集团军孤立无援，芬兰军队又在人数上占有二比一的优势。

德国人从9月的第一个星期就开始撤走物资和弹药，不过，他们若不抛弃大部分重型装备，到9月中旬显然是来不及撤出芬兰的。苏军最高统帅部此时对使用苏军来牵制德军已没有多大兴趣。德国海军参谋部说服希特勒，批准他们夺取芬兰苏尔萨里海军基地，至此，德芬之间十分友好的关系即告结束。进攻发生在9月15日上午。出乎意料，芬兰守备部队开了火，同时苏联空军也插了一手，结果德军被赶跑，损失惨重。希特勒进攻苏尔萨里，帮了苏联人的忙，同时又使芬兰人摆脱了窘境。曼纳海姆马上利用这一有利时机，下令所有芬兰舰只返回港口，同时要求伦杜利克立即撤走。即使如此，到当时为止，还不存在敌意。伦杜利克注意到莫斯科对芬兰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要他们积极地驱逐第20山地集团军，但是他还是认为，芬兰人跟踪撤入挪威的德军仅仅是一种姿态，表示他们顺从苏联的要求。撤退起初进行得太平无事，但是后来跟踪德军第20集团军的芬兰军队，在精明强干、逞强好胜的西拉斯沃率领下，逼得德军无路可走。于是在波罗的海海岸城镇托尔尼欧附近发生了战斗，使乡村蒙受严重破坏。一列运载弹药的列车发生了爆炸，使罗瓦尼埃米镇化为一片废墟。苏军最高统帅部对进入芬兰或追击伦杜利克的部队没有多大兴趣，直到10月15日才调部队前往占领佩萨莫地区。

芬兰之战至此结束，芬兰在这场战争中伤亡二十万人，其中五万五千人死亡。此外，芬兰还丢失大片领土，损失很多经济资源，必需承受几乎压垮它的战争赔款。芬兰参战是为了夺回在冬季战争中丧失的领土，它的最终愿望可能还不止于此。可是这个小国被迫参加德国的反共产国际的圣战，苏联是要负相当责任的，因为在冬季战争以后的一段和平时期内，苏联对芬兰横加凌辱、讹诈并以灭亡相威胁。芬兰人被逼得走投无路。他们还记得，斯大林在1939年对芬兰不介入德苏战争的愿望所表示的，是一种含有嘲讽意味的同情，并且说仅从地理上考虑，这也是绝对办不到的。对芬兰说来，德国是两个恶魔中稍微好一点的一个。芬兰有幸保持了国家的独立，这要归功于它自己的英勇和刚毅、近海的地理位置以及美英对它的前途的深切关怀。

虽然芬兰战争对希特勒与他的三个主要敌手的生死搏斗说来是无足轻重，但必须把这场战争看成德国的斯堪的纳维亚战略的一部分。希特勒不无理由地相信，占领了丹麦和挪威就保护了波罗的海和德国的北侧，以及瑞典的铁矿和芬兰的镍。铁和镍对德国的战时经济固然是必需的，但也可以从别处获得，是否值得为了这些矿产而把五十万德军在整个战争期间都闲置在挪威和芬兰，那是十分令人怀疑的。征服挪威只用了一个军，但要守住它则需要一个集团军，这是由于元首对英美登陆怀有过分的恐惧心理，加以部队沿挪威海岸运动十分困难。占领了挪威固然给德国提供了空军基地，便于空袭驶往俄国的运输船队，并且给德国提供了海军停泊地，可以自由出入北大西洋，但这两者对战争的结局都不具有决定性

的意义。1942年至1944年间五十万芬兰和德国精锐部队无仗可打，只与不及他们半数的、战斗力不强的苏军对峙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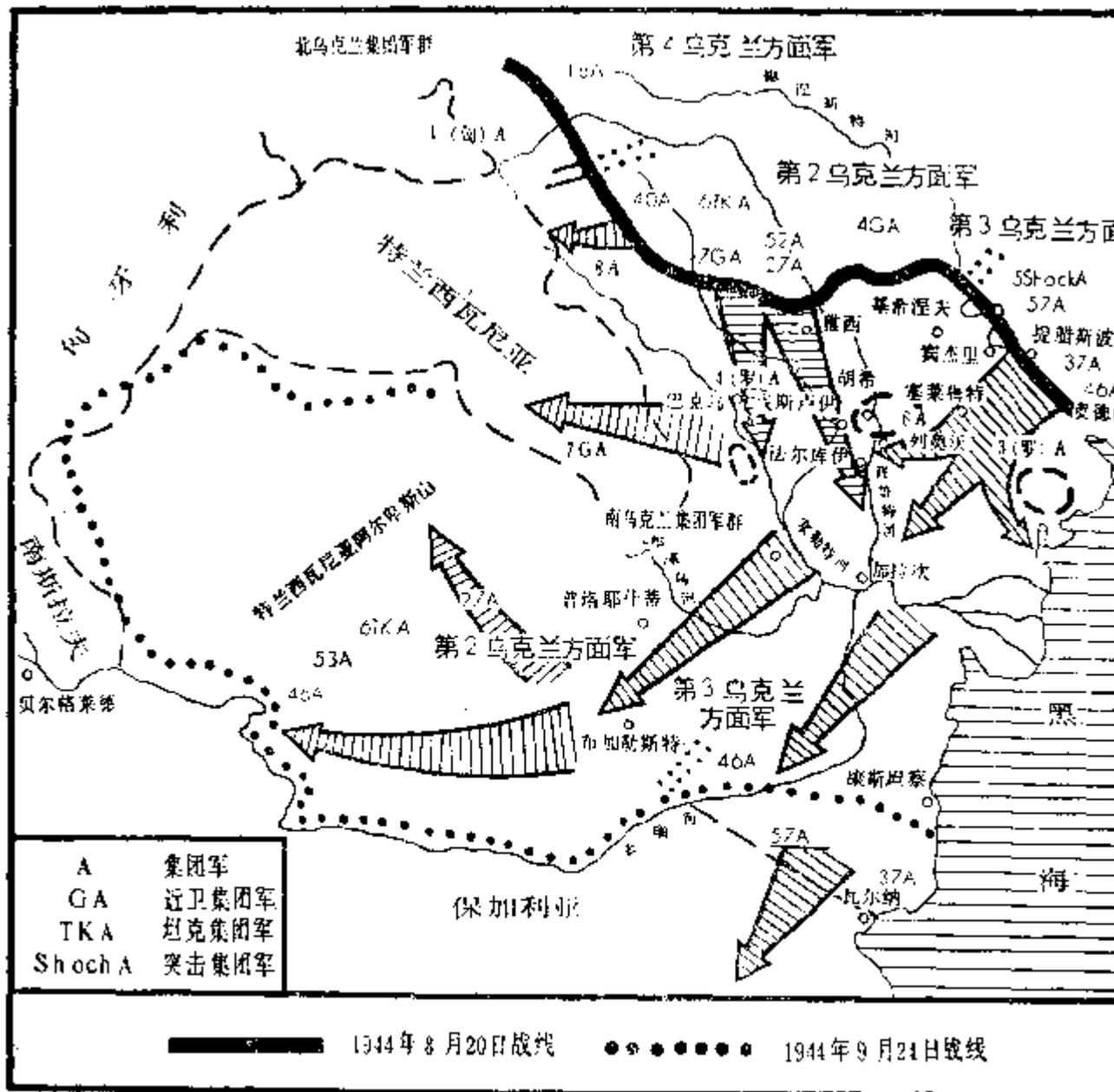
芬兰参战给苏联造成的麻烦，只不过是牵制了部分苏军部队，但是，当形势表明赫尔辛基不想援助德国攻打列宁格勒也无意渡过斯维尔河时，苏军最高统帅部也就相应地削减了部队。德军第20山地集团军的兵力最后曾达到三个军，将近二十万人。他们除了守卫从来没有受到过严重威胁的佩萨莫以外，几乎无仗可打，更没有什么战果。只要阿尔汉格尔斯克铁路保持畅通，希特勒坚持要切断摩尔曼斯克铁路的主张是不完全符合逻辑的。假定德军在1941年占领了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斯克地区，必然会给苏联带来相当严重的后果，但是只有在攻陷列宁格勒之后，才能夺取这片北部沿海侧翼。希特勒本来能够轻而易举地迅速攻下列宁格勒，不过单靠他调遣给李勃的北方集团军群的那些师是办不到的。希特勒的失败，在于他不会区分轻重缓急，也不会依据自己的力量制定战略。

## 第二十八章 罗马尼亚

罗马尼亚的石油对德国的战争努力并不是必不可少的，但它却是第三帝国战争物资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1943年，罗马尼亚曾向德国本土或直接向战场上的德军输出了大约二百四十万吨的石油和石油制品。4月5日，即在苏军进攻克里木前不久，以地中海为基地的美国轰炸机，对普洛耶什蒂油田和多瑙河的水上运输开始了连续的轰炸，到5月20日，罗马尼亚的石油已减产一半。4月21日，土耳其也停止了向德国输出铬。

这个月初，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取得英美两大国的同意后，发表了广播讲话。他向罗马尼亚保证，苏联除了要求归还比萨拉比亚以外，对罗马尼亚决无领土要求，亦无意用任何方式干涉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制度。不为德国所知的是，罗马尼亚4月12日在开罗与美、英、苏等国代表开始进行和平谈判。苏联大使诺维科夫向罗马尼亚的斯特尔贝亲王提出了六项停战条件，诺维科夫还设法把这些条件的副本交给了罗马尼亚反对派首领、国家农民党领导人玛尼乌。罗马尼亚想要和平，然而却要求英、美军队通过空运进入罗马尼亚以确保它未来的安全。4月19日，玛尼乌提出了一些反建议，但是经过一再的延搁，谈判终于在5月15日被安东奈斯库中断了，因为这些条件对他说来是不可接受的。可是，据说会谈仍在斯德哥尔摩继续进行，而且对德国和西方大国都是保密的。

罗马尼亚的贵族、知识界以及其他的反对派分子，不管安东奈斯库同意或不同意，都决心要退出战争。他们听信了莫斯科的种种许诺，便开始策划除掉安东奈斯库，并断绝与德国的关系。尽管对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来说，等待他们的命运是被消灭，或在苏联的集中营里慢慢地被折磨死。



## 罗马尼亚 1944年8月—9月

图 24 罗马尼亚

德罗关系在 1943 年间已严重恶化，而且到 1944 年也未见改善。安东奈斯库坚持罗马尼亚军队和德国军队要有平等的指挥权，他不允许德军特遣队插到罗军的布防区内，除非这些德军受罗马尼亚指挥。德军南乌克兰集团军群驻扎在罗马尼亚国土上使补给、维修和财政出现了无数的难题，这些难题又引起了支付平衡问题和罗马尼亚经济的紧张。再则，罗马尼亚还想要德国制造的装备，而这些装备它自己买不起，德国又不愿意或无法提供。罗马尼亚最迫切的需要之一，是需要德国协助自己进行防空。罗马尼亚国土上来了大批的德国东线部队、志愿部队，以及十二万五千名来自外德涅斯特地区的日耳曼族难民，这并无助于减少摩擦。这时，德军的官兵已适应严酷的总战，但他们对罗马尼亚人的脾气和作风变得

越来越烦躁，特别对罗马尼亚人面对这场战争的进程和结局所抱的麻木不仁和漠不关心的态度更不耐烦。可是，元首又不让舍尔纳采取更为有力的措施让他的部队作好战争准备，以防德国的对外关系遭到更大的损害。德国在罗马尼亚的政治和军事组织既复杂又混乱。德国驻布加勒斯特大使冯·基林格尔直接向里宾特洛甫的外交部负责。但是，他的任务太繁重，德国又任命了克洛迪乌斯作为副大使，负责与安东奈斯库和罗马尼亚外长进行一切重要的谈判，而基林格尔则主持日常事务。德国大使有他自己的武官施帕尔克。汉森负责德国陆军使团并指挥所有驻罗马尼亚的德军基地部队，并通过约德尔或凯特尔接受德军最高统帅部的命令。空军武官和空军使团负责人格斯滕贝格，既对大使馆又对戈林负责，他指挥包括两个高炮师在内的所有德国空军的空勤和地勤部队，并负责普洛耶什蒂的空中和地面防御。另一方面，舍尔纳的南乌克兰集团军群，既不对布加勒斯特负责，也不对德军最高统帅部负责，而是直接或通过陆军总部的古德里安向元首负责。由于安东奈斯库坚持在指挥权上的平等，罗马尼亚部队再也不可能配属或隶属给比它低的德军司令部，而且舍尔纳也不得不同意罗马尼亚军队司令官在右翼拥有指挥两个集团军(其中一个集团军是德军)的实权，以换取德军司令官能在左翼对罗马尼亚的一个集团军行使战术指挥权。这是德军的军和师自战争以来第一次真正地而不是名义上接受了罗马尼亚的指挥。

对罗马尼亚东道国有利的责任分工，一直遍及整个后方地域。安东奈斯库保持了对整个国家的行政管辖权，只是普洛耶什蒂-布加勒斯特一线以东地区，被划为由一名罗马尼亚司令管辖的军事控制地区，并给这一司令配备了前德军 A 集团军群和外德涅斯特地区后勤和交通线指挥官奥勒布。奥勒布不是对汉森而是对舍尔纳负责。德军的补给依靠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铁路系统，这两个铁路系统运输能力都很有有限，再加上管理不善，运输能力就更低了。由于罗马尼亚和匈牙利之间根深蒂固的仇恨，双方在边境转换铁路车辆时都故意刁难。众所周知，德国空军还要在好几百英里长的铁路线上执行空中侦察，寻找在铁路线上丢失的德国列车。从德国发出的货物要经过两至三周才能到达前线；铁路线十分不可靠，以致德国部队和增援部队发现，在匈牙利和比萨拉比亚之间从公路上徒步通过一个又一个补给站反而更快些。

当弗里斯纳和舍尔纳对调，被派往所谓平静的罗马尼亚前线时，弗里斯纳发现他属下的军官对他们的罗马尼亚战友的新的奇怪态度都深感不安。战争还未触动比萨拉比亚和摩尔达维亚。罗马尼亚当局尽管一定程度地承认了腐败无能，但仍未采取步骤把国家转到战时体制上来。安东奈斯库早先的动员措施落实得不认真，而且现在越来越看得出他的命令已经不再有人服从。罗方常常不把德军放在眼里，事先不通知也不进行磋商就把关键的罗马尼亚指挥官和参谋人员撤走，有时甚至包括那些并入德军野战部队编制的指挥官和参谋人员。这种事件在两年前被认为根本不可能发生。许多新近任命的罗马尼亚人对政府心怀敌意，有根据可以怀疑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在准备与苏联入侵者实行妥协，而另一些宁愿拥护西方而不拥护东方的人，正希望获得英、美的支援。弗里斯纳把这些担忧和怀疑均转告了腊斯登堡。

然而，元首从德军最高统帅部收到了与此完全相反的情报。4月2日，即罗马尼亚参加开罗秘密和谈前仅十四天，汉森还强调罗马尼亚领导层和人民决心把这场战争打下去，两天后访问布加勒斯特的约德尔的代表波勒克，也证实了这一看法。格斯滕贝格在给戈林的报告中，也差不多持同样的观点。据弗里斯纳说，格斯滕贝格认为他相信自己能用德国空军的一个高炮连平息布加勒斯特的任何政变。年青的国王米哈伊和他的母亲是亲英的，王宫据说是反轴心国的阴谋中心。尽管如此，安东奈斯库仍被当作完全是希特勒的人，在整个战争期间，他显示出体谅德国的苦衷而不惜牺牲罗马尼亚的利益。基林格尔把弗里斯纳的疑虑看作是毫无根据的，他相信全国都支持安东奈斯库，并且按照自己的看法向德国外交部作了报告。可是，他没能说服里宾特洛甫。里宾特洛甫要求元首在首都——布加勒斯特——驻扎一个装甲师，以保证安东奈斯库及其政府的安全。古德里安抽不出部队，但是因为他和约德尔可相互自由借调部

队，这位参谋总长又把布加勒斯特看作是德军最高统帅部的管区，所以，他建议从南斯拉夫调一个党卫军警察师可能是合适的。约德尔对此表示犹豫，这一主张就被搁置下来。

希特勒对安东奈斯库的意图可能还有某些猜疑，因为当这位罗马尼亚政治家8月5日和外交部长米海·安东奈斯库，以及罗马尼亚参谋总长斯蒂弗莱一起访问腊斯登堡时，希特勒曾单刀直入地问他罗马尼亚是否准备打到底。不管安东奈斯库的真实意图是什么，元首似乎对会见的结果颇为满意，安东奈斯库给古德里安和弗里斯纳都留下了忠诚的印象。

在保加利亚，德国人也感到不安。保加利亚与美国、英国处于交战状态，可是与苏联没有处于交战状态。它占领了希腊和南斯拉夫的部分领土，坚定地站在德国阵营一边，虽然它在血统、语言和文化方面同苏联有着密切的关系。冯·容根费尔特与驻保加利亚军事使团一起，向古德里安报告，保加利亚部队的士气和普遍的态度表明暗中有变。保加利亚国王鲍里斯是轴心国的忠实信徒，共产主义的死敌，前不久死去，德国人认为死因神秘。8月2日，土耳其与德国断绝了外交关系，罗马尼亚有可能从后方遭到进攻。

弗里斯纳到罗马尼亚后，发觉他新近接手的部队正在被希特勒、戈林和古德里安用作预备部队，补充其他集团军群。德军的一个航空大队被调往拉脱维亚。舍尔纳原先拥有的九个装甲师中，有几个已经调到中央集团军群，另外还有三个装甲师、一个装甲护卫师、两个步兵师已接到命令即将开拔。只有一个装甲师、一个装甲护卫师和一个罗马尼亚装甲师留下。弗里斯纳的新部队由两个德军集团军和两个罗马尼亚集团军组成。这些部队分成两个集群。在东比萨拉比亚的杜米特雷斯库集群由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司令杜米特雷斯库指挥，这一集群由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和弗雷特尔·皮科的德军第6集团军组成，据守德涅斯特河下游一线，不过苏军已经夺得河上若干桥头堡。韦勒集群位于更西部的布科维纳和摩尔达维亚，它由韦勒的德军第8集团军和拉科维特扎的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组成。弗里斯纳的总兵力相当于二十三个德国师和二十三个罗马尼亚师，人数超过八十万，其中三十六万是德国兵。

德军南乌克兰集团军群的战备状态远非令人满意。弗里斯纳7月25日接任司令时，发觉他的参谋长文克已被古德里安调去接替陆军总部的豪辛格，新的参谋长冯·格罗尔曼一直到7月31日才到任。弗雷特尔·皮科到7月末才接任德军第6集团军司令。该集团军的参谋长已阵亡，接任参谋长的格德克到8月17日才到任。所以，两名关键的司令和两名关键的参谋长，都是在苏军入侵罗马尼亚之前几个星期或几天才到达他们新岗位的。据统计，德军师一级的官兵人数似乎非常令人满意。尽管第79步兵师的勤务与运输大部分都由协助的志愿人员担任，但该师的官兵仍达到一万人，每个步兵连的作战人数为六十至八十人。第15步兵师拥有将近一万三千名官兵。另一方面，许多步兵团在7月份已拥有二千多名官兵（上一年的5月还不满三百名）。步兵师之所以会满员，只是因为大部分师在前两个月得到了大量补充，但是保存下来的老的、有战斗经验的步兵，不超过百分之十五，而补充的士兵的质量却丝毫不能令人满意。许多人已超过了在前线服役的年龄，还有许多人是从行政勤务部门和后方兵站罗致来的。尽管这批人到时候可以成为有用的步兵。可是在8月份，包括军官在内的许多人，都是新来乍到而又缺乏实战经验。步兵师仍拥有多达六千匹马，但是只有四百辆汽车。它们行军时的纵队，仍好象看不到尽头的、由俄式农用马车组成的车队。缺乏火炮、迫击炮和弹药的情况十分普遍，无论是过时的德制火炮和迫击炮，还是缴获来的苏军的火炮和迫击炮，全部都都用上了。虽然这些苏制火炮性能极佳，但缺乏牵引车和弹药。

弗里斯纳最缺的是坦克和飞机。南乌克兰集团军群只有第10装甲护卫师和第13装甲师，后者的坦克已减到不足四十辆。8月19日可供作战用的总共一百二十辆坦克中，有一半以上属于罗马尼亚装甲师。

可是，此外德军还有一支由二百八十门强击火炮组成的装甲部队。德斯洛赫的第4航空队负责南乌克兰集团军群的空中支援，它由两个高炮师和第1航空军组成。到8月19日，它可供作战的飞机不足三百架，其中约有五十架是第一流的昼间战斗机(梅109飞机)。两个高炮师中，有一个师毫无打坦克或打其他地面目标的经验，炮手一半是罗马尼亚人。

南乌克兰集团军群的战线宽约四百英里，其中百分之六十由德国师守备。杜米特雷斯库指挥的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在所属集团军群的右翼侧，位于德涅斯特河下游黑海附近，位于该集团军左侧的是负责掩护比萨拉比亚首府基希涅夫地区的弗雷特尔·皮科指挥的德军第6集团军。从第6集团军再往西是雅西地区，由拉科维特扎指挥的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防守。南乌克兰集团军群的左翼侧是韦勒指挥的德军第8集团军，负责扼守东喀尔巴阡山的低坡。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拥有一个德国军和三个德国师。德军第6集团军的十四个师中有十三个是德国师。韦勒集群有六个德国师，其中包括位于翼侧并与北乌克兰集团军群相邻的第17军的两个师。罗马尼亚的地势趋向是沿着众多的河川沼泽自西北走向东南，而德军的补给线、交通线以及撤退路线几乎直指正西，与前线平行并横贯河川、沼泽以及森林覆盖的山岭。

安东奈斯库前些时候曾建议轴心国部队应放弃比萨拉比亚，往南撤入特兰西瓦尼亚，到喀尔巴阡山、塞勒特河下游、福克沙尼、加拉次和多瑙河河口一线。他认为，现存的战线之所以长而易受攻击是因为该国地形走向的缘故，特别是因为塞勒特河与普鲁特河的流域是自雅西以北的苏军阵地起经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防地到东南地区。所以就给敌人提供了突入德涅斯特河下游德军第6集团军和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的后方的通道。这一建议先后得到舍尔纳和弗里斯纳的支持，然而却遭到了希特勒的拒绝。没能照这一建议行事使德军遭受惨重的损失。弗里斯纳对罗马尼亚的政治和国内局势要比苏军对他的战线的直接威胁更为不安，他建议希特勒让他指挥所有的武装部队，以后不要再让他抽调部队去加强其他的集团军群。希特勒看来由于安东奈斯库于8月5日和6日对东普鲁士的访问以及德国驻布加勒斯特大使的报告的气而完全放心了，他认为弗里斯纳过虑了，并要凯特尔告诉弗里斯纳的主要负责作战的军官冯·特罗塔，南乌克兰集团军群的任务将是守住前线，不必为后方操心。德军最高统帅部夏初曾认为，苏军将在巴尔干而不会在白俄罗斯实施大规模的进攻战役。但是，当事态证明这一估计错了，而且这场进攻已指向布施的中央集团军群并取得了胜利，这时他们又普遍认为苏军暂时筋疲力尽，很想获得喘息之机。苏军紧接着白俄罗斯的进攻战役又对巴尔干发动一场新的大规模进攻战役，当然完全没有被预料到。

至7月，罗马尼亚与苏联取得了密切联系。8月间，罗马尼亚军队中有些部队已通过夜间越过战线的那些人与德涅斯特河以北的苏军进行了接触。作为脱离德国的第一步，是把可能坚持效忠老盟友而不愿效忠新盟友的重要的罗马尼亚指挥官撤掉，并采取预备性措施将德国指挥官孤立起来，不让他们控制罗马尼亚部队。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司令拉科维特扎似乎参预了阴谋。仅在苏军进攻前几天，他突然被阿弗拉麦斯库接替。拉科维特扎回到布加勒斯特改任参谋总部作战部部长。这一调动并没有通知弗里斯纳和韦勒。紧接着苏军进攻之后，8月22日，阿弗拉麦斯库又被罗马尼亚总参谋长斯蒂弗莱接替。从8月21日起，年青的国王米哈伊的心腹阿尔迪亚一直在与马利诺夫斯基的第2乌克兰方面军接触。

苏军进攻罗马尼亚的是苏军的左翼、紧靠黑海的托尔布欣的第3乌克兰方面军，沿黑海海岸进攻；其右翼是马利诺夫斯基的第2乌克兰方面军，在内地。它们在二百五十英里宽的正面上联合进攻。第3乌克兰方面军有一个机械化军和四个步兵集团军(什列明的第46集团军、沙罗欣的第37集团军、加根的第57集团军以及别尔扎林的第5突击集团军)。第2乌克兰方面军有克拉夫钦科的第6坦克集团军和六个步兵集团军(加拉宁的第4近卫集团军、科罗捷耶夫的第52集团军、特罗费缅科的第27集团军、舒米洛夫的第7近卫集团军、日马琴科的第40集团军以及三个独立的军)。苏方的总兵力是九十个步兵师、

六个坦克和机械化军、一千四百辆(门)坦克和自行火炮以及一千七百架飞机。据说官兵总数达九十万，其中三分之一以上是那年6月份以前三个月内从城镇和乡间招募来的乌克兰新兵。铁木辛哥作为苏军最高统帅部代表被派去协调这两个方面军，这时他的声望已远不及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那样高。

马利诺夫斯基的第2乌克兰方面军按计划突入雅西西北方向地区，然后沿普鲁特河西岸直捣伐斯卢伊-胡希地区以便与托尔布欣的第3乌克兰方面军会合。第3乌克兰方面军将从德涅斯特河下游宾杰里和提腊斯波耳以南的桥头堡向塞莱梅特和胡希实施进攻。这两翼包围将把德军第6集团军围困在基希涅夫地区。此后，第3乌克兰方面军将向南挺进，越过多瑙河进入多布罗加，其间，掩护其右翼的第2乌克兰方面军则向西南的普洛耶什蒂和布加勒斯特以及西部的喀尔巴阡山和特兰西瓦尼亚阿尔卑斯山的山垭口进军。

按照计划，苏军将按通常的样式实施进攻，即把最初的突破口选在罗马尼亚部队据守的地区，以便把夹在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和第4集团军之间的德军第6集团军围困起来。这次作战计划，在某些方面同过去在斯大林格勒歼灭德军第6集团军的作战计划相似，不过这次不打算让罗马尼亚人参战。8月19日夜，据德军报告，苏军方面有火光信号和照明弹，并得到罗马尼亚人的答复，越过前线到苏军去的人数也有增加。

苏联在叙述这次战役的历史著作中，没有提及苏罗之间的密谋，然而却明显有意把这次战役描绘成经过精心策划和巧妙实施的一次战役，甚至是苏军战胜德罗联军的典范。此外，它还有一种倾向，即过分强调苏军欺骗和伪装措施的作用，为此还引用了架设的伪装网的平方米数。事实上，大部分集结在雅西和提腊斯波耳两个地区内的苏军都被德军从空中侦察到了，而且在战术地幅内，许多苏军指挥员几乎不屑掩饰他们的意图。8月18日至20日，每夜都有看不到尽头的、车灯开得雪亮的苏军卡车队越过第79步兵师的防线，驶向罗马尼亚第5骑兵师的防区。事后证明，这也不是什么疑兵之计。可是铁木辛哥在某种程度上的确获得了成功，因为他使弗里斯纳作了完全错误的判断，即相信马利诺夫斯基将在普鲁特河和塞勒特河之间实施主要突击，而托尔布欣仅仅将轴心国部队紧追过德涅斯特河下游。

8月19日，星期六，晴空无云，天气炎热，苏军沿整个战线以连和营为单位作了无数次试探性进攻。当天傍晚，第6集团军、第8集团军和第4航空队的参谋长们在斯拉尼克的弗里斯纳的司令部里开会，一致认为翌日苏军就会发动总攻。他们对一项代号为“熊”的有组织的撤退计划进行了审查，但是他们还不能把这个计划传达给部队，因为实施这一计划的决定权是留给元首的。其次，他们还感到，部队如果不知道有撤退的计划，那末作战时思想会比较稳定。

8月20日上午，经过一番短促猛烈的炮火准备，第3乌克兰方面军的别尔扎林的第5突击集团军企图将第6集团军布申哈根的第52军牵制在基希涅夫以南，左翼加根的第57集团军和沙罗欣的第37集团军则突入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防线。该集团军的组成部分，即冯·贝希托尔德斯海姆的第29军的两个罗马尼亚师秘密撤走了，致使第6集团军右翼部队波斯特尔的第39军遭到猛烈的进攻。往西，在德军第6集团军的西北方向，马利诺夫斯基指挥的第2乌克兰方面军迅速突破了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在雅西西北的防御体系。好几个罗马尼亚师退出了战场，留下德军单独作战。第一天的下午，特罗费缅科的第27集团军和科罗捷耶夫的第52集团军已向前推进了十二英里。克拉夫钦科的第6坦克集团军接着投入战斗，第二天就拿下了雅西并抵达开阔地。德国人这时还深信第3乌克兰方面军在东部的进攻是辅助性的，但是到8月21日傍晚，第3乌克兰方面军切断了德军第6集团军和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的联系。第二天，第3乌克兰方面军的左翼部队什列明指挥的第46集团军就包围了杜米特雷斯库的罗马尼亚军队并把他们

牵制在海边。苏联空军的空袭规模巨大，势不可挡。

至此，显而易见的是，大部分罗马尼亚军队正在不战而退。在苏军进攻的第二天，安东奈斯库会见弗里斯纳时也不得不承认这一情况。可是还有更糟糕的报告传来：德军的联络参谋和特遣队被罗军不是解除武装就是逮捕，德军的电话线被切断；罗军拒不服从任何命令，除非是来自布加勒斯特的命令，这意味着德国人的命令被罗军以各种不同的借口抵制掉了。德军一点都没有觉察到敌军已经深入他们后方许多英里。8月21日，据罗马尼亚第5骑兵师的士兵说，他们已经溃散，丢下武器离开了战场。在雅西附近的德军第79步兵师从枪炮声和苏军对它后方十二英里的空袭，才得知这一真实情况。德军第3山地师遭到好几百名穿罗马尼亚制服的士兵的进攻。这些士兵表现出的顽强斗志，使人怀疑他们是苏军士兵。

轴心国一方的防御已经土崩瓦解。弗里斯纳说，他在8月21日意识到德军第6集团军如果再不渡河到普鲁特河的西岸就要面临险境，他便自己承担责任，下达了撤退的命令。装备有用于攻打地面目标的重型高炮的机械化部队，被派回去掩护普鲁特河的渡口，第二天，当德军第6集团军重归集团军群控制时，罗马尼亚军队从指挥系统中被划了出去。德军第6集团军把第29军从罗马尼亚军队中抽了回来，并且还开始把原先分属罗军指挥的德军师收归德军自己指挥。当元首开始撤退的命令下达到南乌克兰集团军群司令部时，德军第6集团军和第8集团军已经在后撤了。

8月21日傍晚，苏军的几个方面军奉命对普鲁特河西岸的胡希实施钳形突击，以完成对德军第6集团军和那些位于韦勒集群右翼的德军兵团的合围。苏军坦克和机械化集群在沿河谷伸展的几条良好公路上迅速向东南驶去，并且在德军还未正式开始撤退时就在第6集团军以西大约四十英里占领了普鲁特河西岸的大片土地。8月23日，德军六个军司令部以及二十个师的主要部队都被包围在德涅斯特河和普鲁特河之间的大口袋中，第6集团军的司令部象两年前的保卢斯的司令部一样未被包围。8月24日，马利诺夫斯基和托尔布欣的部队在胡希-列奥沃地区会师。由于苏军继续迅速朝南和西南两个方向运动，弗里斯纳就面临三重任务：既要保卫和撤走在罗马尼亚大量的德国军事和民事机构，又要建立一条新的战线以阻止苏军向西突入匈牙利，同时还要把第6集团军从普鲁特河以东的包围圈中解放出来。可是，他只剩下七十八门强击火炮和四十五辆坦克了。

8月23日傍晚，安东奈斯库在向国王汇报了战争局势之后，就与国防大臣潘塔齐和内务大臣瓦西利乌一起被捕。罗马尼亚秘密警察局长克里斯特斯库因为安东奈斯库进宫晋见国王未回而警觉起来，便立即向德国使馆作了汇报。基林格尔把这一情报当成胡言乱语，根本未加注意。可是，当晚十时，国王宣布成立以萨纳捷斯库为首的新政府，并向全国人民发表广播演说，宣布战争已经结束，罗马尼亚军队应停止敌对行动。他还说，德军务必在十四天内撤出罗马尼亚。

那天夜晚，元首和他的两个司令部(德军最高统帅部和陆军总部)不断发出各种相互矛盾的命令。两位罗马尼亚集团军司令斯蒂弗莱和杜米特雷斯库对来自布加勒斯特的消息显然感到意外，但弗里斯纳已决定不能再信任他们。晚上十一时，弗里斯纳打电话报告希特勒，南乌克兰集团军群已经接过所有驻罗德军的指挥权，这一行动立即得到元首的认可。当弗里斯纳建议把所有德军和各种设施立即撤往匈牙利时，希特勒则提出反建议，要弗里斯纳逮捕国王和所谓的国王叛徒集团，安排一个合适的罗马尼亚将军为罗马尼亚国家元首。弗里斯纳认为，这一行动不可能实行，从而婉言拒绝了。希特勒叫他待命一小时，准备接受新的命令。元首那种超脱的样子，使弗里斯纳觉得元首全然不了解形势的紧迫性和严重性。其间，德国大使馆的通信联络已被切断，但格斯滕贝格仍能于8月23日夜使用一条军用通信线路与德国空军参谋长克赖佩通话，显然格斯滕贝格对他说了些情况并不严重的话，并向他建议派遣斯图卡式俯冲

轰炸机对首都进行轰炸，并从普洛耶什蒂出动高炮师占领首都。这次谈话由戈林口头传达给了元首。那天夜间，约德尔指示德国驻罗陆军使团司令汉森，使用第5高炮师去占领布加勒斯特，同时保护好输油管和铁路线。约德尔说，与这些持异议的罗马尼亚人无谈判可言。驻南斯拉夫的F集团军群司令魏克斯当时恰好与元首在一起，他将从贝尔格莱德地区派一支机动集群前往布加勒斯特，指挥所有驻罗德军的新上任的司令弗里斯纳在等候新的命令，可是，这些命令在8月24日清晨下达给他时，却不怎么合他的胃口。

8月24日上午，在首都的德国大使馆和德国建筑物被罗马尼亚军队团团围住，上午十时半，罗军向那些被德国空军占据的建筑物开了火。经过谈判，格斯滕贝格被允许离开首都，条件是他将促使党卫军旅长霍夫迈尔指挥的正从普洛耶什蒂南下的第5高炮师折回原地。由于罗境内其它地方形势的恶化，而且在布加勒斯特出现了许多罗马尼亚坦克，其中包括若干虎式(VI型)坦克，高炮师终于未能进入首都。大批分散在各地的德军特遣队、机场、仓库和医院处境危险，因为它们几乎完全要靠罗马尼亚的通信、劳务、运输、供应和善意才能存在下去。据报道，在后方地区德军和罗军之间发生了一些零星的互射事件。8月25日，德军出动飞机一百五十架次对布加勒斯特进行了轰炸。这就给罗马尼亚人找到了他们正要找的借口。紧接着德军的轰炸，罗马尼亚新政府即向德国宣战。

弗里斯纳面临关系重大而又十分棘手的抉择。罗军在这场战争中成了敌军，德军撤退将越发困难。他想把第6集团军和第8集团军的第4军从包围圈中解救出来，可是既无飞机，又无坦克和预备队，在这种无处求援的情况下，他决定让被围困的部队自己奋力突围。他不准第6集团军司令弗雷特尔·皮科回到他那被围的部队中去。尔后弗里斯纳着手筹集一支新的部队以保卫匈牙利。集团军群和集团军的司令部被迫迅速西撤，不久便与被包围的部队失去了无线电联系。与此同时，元首还企图从办公桌上操纵形势。8月26日，他命令南乌克兰集团军群建立新的防线，即从多瑙河口起到加拉次、福克沙尼到喀尔巴阡山一线，这就是舍尔纳、弗里斯纳和安东奈斯库以前敦请元首建立的防线。

在包围圈内，开始了有秩序的撤退，不过翼侧军团无法脱离战斗。德军第79师于8月21日清晨极为勉强地撤离了他们花了几个月时间构筑的阵地。其余的师接着在第二天晚上撤退，尽管它们在撤退前必须毁掉若干火炮，因为马匹无法在泥沼里把它们拖走。撤退部队的情况因不同的防区而异，有的部队依然是紧密团结的战斗集体，有的部队一开始撤退就陷入混乱，甚至无视军纪。

原来由三个属于韦勒集群的师，即第79和第376两个步兵师，以及罗马尼亚第11师组成的米特的第4军，被部署在普鲁特河以西雅西附近，后来被迫沿着普鲁特河向南撤退。马利诺夫斯基第2乌克兰方面军的南下，很决就从西翼包围了该军。这样，米特的第4军与第8集团军的联系被切断了，并与第6集团军一起被苏军包围。

8月21日，第79师已经撤离原先的阵地，同时带走了被用以据守雅西要塞的两个营。该师在巴赫利乌河以南建立了一条临时性的不能令人满意的新防线，而且在苏军实施试探性进攻时，它还长时间地扼守了该防线。其间，他在等待上级命令以便撤向后方预先构筑好的特拉简阵地。在凉爽、明朗的早晨，向西遥望，可见到将近一百英里以外的喀尔巴阡山。可是当骄阳在晴空中升起，白天就变得象热带那样炎热烤人，而且以后天天如此。四处尘土飞扬，热雾腾腾，难以进行观察。尽管米特设法保持部队靠拢，但他与翼侧部队的联系却很少，甚至没有。8月22日，他的军被迫退到特拉简阵地，虽然持续的战斗造成了越来越大的伤亡，但仍然保持着良好的秩序。苏联步兵似乎不愿继续追击。象其他步兵师一样，德军第79步兵师只有两个护卫团，这样的编成在撤退中造成了种种困难，所缺的第三个团便由几个步兵营

和象前线步兵那样作战的工兵营来组成。在那漫长而炎热的一天里，传来的报告说，该军的车队在向胡希方向后撤了约二十英里到达特雷斯蒂阿纳附近时，遭到苏军坦克的攻击。该军在公路和小路上的所有撤退部队也遭到苏军飞机的轰炸和扫射。从8月21日起，除了有一架飞机偶尔进行侦察以外，德国空军根本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自苏军发动攻势以来，德军一直没有规定无线电通话和通报频率，所以无线电内部通信变得杂乱无章，相互距离越远，越不可靠，完全缺乏集中控制。师级指挥官不得不靠倾听四周的枪炮声，或靠访问友邻部队(如果能找得到友邻部队的话)取得情报。

罗马尼亚第11师仍然安然无恙，尽管它未能按德军第4军的计划行事。原来德军第79步兵师师长魏因克内希特根据米特的指令，曾于8月22日访问了罗第11师师长以期相互配合，并使这支罗马尼亚部队重新投入战斗。在双方商讨过程中，使这两位师长吃惊的是，罗马尼亚部队成群结队地(其中还有军官)不断向后方狼狈逃窜，说是遭到了坦克进攻，其实连一辆机动车的马达声都听不到。这位勃然大怒的罗马尼亚师长，一位德国铁十字奖章的获得者，使用鞭子四面八方抽打，力图挽回局势。但是第二天，当他出现在魏因克内希特的司令部时，他眼里噙着泪水诉说他的师溃不成军。

8月23日，又是炎热难熬、漫长的一天，德军第79步兵师继续撤退，然而它仍不知道自己已处在包围圈内。在昨夜，东面和东南面闪闪的火光和隆隆的炮声表明在进行激战，西面却是一片漆黑和寂静。可是当面的苏军的来势越来越凶，用坦克和车载步兵发起了顽强的进攻，不过被德军野战炮的直接瞄准射击击退了，这显然要求德军第4军往西南转移，但是所有的公路和通道都是沿着普鲁特河河谷成东南走向的。大量被击毁或丢弃的车辆阻塞了公路，而离开公路，部队的展开或运动因有树木丛生的崇山峻岭的阻碍极为困难。8月24日，德军深受疲劳和炎热之苦，伤员的处境更为可怜，因为他们大都由罗马尼亚农用马车载运，无人照料，其中有许多人神志不清，不省人事或者奄奄一息。尽管如此，士气尚好。但是那天据偶然收到的一份无线电报说，后方的师部以及补给勤务梯队在胡希遭到苏军坦克部队的进攻并被击溃。自此，弹药的再补给已经无望。已有不少日子部队一直以自己从地里收来的玉米当主食。

8月25日，军部下了一道命令，要求烧毁所有马车并打死无用的马匹。可是，这道命令没有被遵照执行，原因是师里有六百名伤员。五个步兵师的下属部队此刻已集结在胡希以北地区。由于道路阻塞，周围又是沼泽地，它们几乎寸步难行，无法攻下苏军控制着的胡希域和通向南方的主要公路。

8月27日，德军在普鲁特河以东地区停止了所有有组织的抵抗。当日深夜，米特决定令他的三个师，即第79、第370和第376步兵师改变方向，越过贝尔拉德河向西进攻。一旦过河成功，所有剩下的装备均要毁掉，所有的师都要分散，分散的小部队要尽力设法独自向大约七十英里外的喀尔巴阡山开进。米特本人已有好几天没有收到上级的命令，他与友邻部队没有联系，也不了解德军和敌军的情况，更无法进行侦察。两个工兵连配备四门尚存的强击火炮，这支最精锐的部队担任先头。大部分步兵都已精疲力竭，昏睡不已，即使能唤醒，最多也只能期望他们跟在先头部队后面分散行进。载运伤员的车辆将在第一波后面跟进。当天夜间，或者说是8月28日晨，米特的第4军司令部被苏军歼灭。

魏因克内希特决意执行命令，渡河西进，但是很难叫醒士兵上路，这就拖延了时间，推迟了行动，以致部队还没有准备就绪天已大亮。那天夜间，米特只身来到设在罗马尼亚一农舍内的魏因克内希特司令部，极度的疲劳，紧张的神经使指挥官之间暴发了激烈的争执。那天上午，德军第79步兵师的残部和其他师的部队，冒着苏军火炮和迫击炮的炮火强渡了贝尔拉德河。米特在近战中丧生，估计是死于心脏病。8月29日傍晚，就在贝尔拉德河西岸，一个叫奇特卡尼的村子附近，德军第79步兵师全军覆灭。该

师只有一名士兵逃出重围，于十二天后逃到了匈牙利。

在普鲁特河以东包围圈内其他地方，撤退和试探性的突围不那么有秩序。行动一开始，队伍都向行军路线集中，大小部队潮水般地朝西涌向普鲁特河各河口以致互相混杂在一起。大批混杂在一起的部队都向前开进时，部队便渐渐离散，失去了指挥。大部分人员仍携带着个人武器，伤员被载在罗马尼亚式农用马车上，驭手和炮手割断了挽绳骑上了挽马，行军纵队所剩的几门骡马牵引的火炮不时奉上级指挥官命令在路边展开与来袭的苏军坦克交战。军长们都在现场，可是却控制不了这个局面。它们遭到苏军好几次猛烈的空袭。苏军火炮的火力和火箭炮的密集火力越来越猛烈，终于迫使大批人员离开公路和小路隐蔽到树林里去。分队和特遣队之间仅有的一点联系也被树林和沼泽地隔断了，士兵们只好三五成群无指挥地走到普鲁特河，结果却发现苏军特遣队已经等候在河的对岸了。河的东岸很快就有成千上万的德军麋集着。德军第 52 军军长布申哈根想了一些办法，将部队编成由军官和军士进行指挥的分队。第 44 军军长 L·米勒在开始渡河突围前不久，亲自对召集在一起的二百名军官讲了话。苏军军事谈判代表经常打着白旗要求谈判，但是德军一般都不予理睬，或把他们送回去或开枪把他们吓回去，托尔布欣的第 3 乌克兰方面军派出的寻找德军司令官的谈判代表后来抱怨说，他找不到一个担任指挥或主管的将领。至此，任何不能走动的伤员都和重装备一起被丢弃了。有的人扔掉个人武器投降了，但是大部分人仍下定决心逃跑。一批又一批拼死战斗的德国士兵深知：那些苏军竭力阻止他们前进的地方，便是他们获得自由的唯一的一条出路，于是他们便以火炮和轻火器的火力冲击苏军，而且一渡过普鲁特河就逃入树林躲藏起来。对于那些死里逃生的人来说，他们缴获的苏联地图和有充足弹药的苏军武器成了他们宝贵的战利品。

许多股部队，其中还有几名将官，开始时都有二三十人，但是随着时间一周周过去，人数减到了二三人。他们冒着生命危险长途跋涉穿过喀尔巴阡山，进入匈牙利抵达三百英里外的德军新防线，脱离了险境。他们在苏军的骚扰和追击之下，有时得到罗马尼亚当地居民的帮助，有时则被他们出卖，苏军最高统帅部还大力捕捉他们的落伍者。苏军出动了大批飞机，在所有交通要道都筑起了路障，而且还经常在树林里进行彻底的扫荡。当地居民受到警告，如发现情况不报告就要遭受严厉的惩罚。苏军还空投用德语书写的传单散布谣言，说什么德国已经被占领，战争即将结束，只要投降保证给以宽待并立即遣送回过。极少有人逃脱险境得以生还。

苏军在 8 月 29 日彻底肃清了普鲁特河两岸的两个包围圈，它的最高统帅部声称俘获德军十万零六千人，击毙德军十五万人。德军确切的伤亡人数可能永远无人知晓，但是不会少于十八万人。其中大部分人消失得无影无踪，从此杳无音讯。逃脱险境的只有德军第 29 军与第 13 装甲师与第 10 装甲护卫师的若干分队。

第 6 集团军和部分第 8 集团军在罗马尼亚的失败，从某些方面来说要比先前的第 6 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的失败更为惨重。保卢斯的集团军群在亚洲式的严寒中战斗了两个半月，而弗雷特尔·皮科的部队在罗马尼亚的酷暑中只维持了九天。失败的原因很多。政治的、战略的甚至战术指挥权都全部操在希特勒一人手里，他在 8 月 25 日居然命令极需用来支援被围部队的德国空军，前去轰炸布加勒斯特。一天以后，当集团军群四分之三以上的部队被围困时，他还指示弗里斯纳建立新的防线，而这条新防线的所在地却早已失守。古德里安是否更了解情况，则很难说。几乎所有的装甲预备队和空军预备队都已先期调离战场。德国的政治情报和战略情报一向不灵。在密谋炸死希特勒事件以后，谍报局组织不是被解散就是被并入党卫军。除去现场的指挥官和士兵以外，罗马尼亚的阴谋勾当看来完全出乎德方的意料。南乌克兰集团军群没有想到既要对付苏军的进攻，又要对付罗军的倒戈，结果它的战线被拉得很长，兵力被

搞得很分散。罗德联合指挥机构实际上已无法进行工作。但是其中有相当数量的罗马尼亚人掌有实权，所以当危机发生时，由于倒戈和丧失意志力，他们搞垮了许多指挥系统。苏军最高统帅部可能在发动进攻以前就已得到关于德军战斗序列和部署的详尽情报。当然弗雷特尔·皮科的第6集团军当时也可以选择留驻原地而不撤退的方案，不过这需要调整许多师的部署来填补罗军留下的空隙，而在当时的情况下，要变换部署是不可能的。如果第6集团军留驻原先的阵地，那它可能会坚持得久些，也肯定会牵制住若干苏军部队，使苏军蒙受更大的伤亡，不过它也逃脱不了全军覆没的结局。后来的实际情况是作出了撤退的抉择以期解救若干部队，但是当时却没有估计到德军的徒步步兵、马车和马挽炮兵逃脱不了苏军迅速推进的钳形突击，也没有估计到马利诺夫斯基和托尔布欣的高度机动的坦克和机械化部队会赶在德军撤到普鲁特河之前就在普鲁特河以西会师。只有两个机械化师的若干分队逃出了包围圈。

命令第6集团军司令弗雷特尔·皮科留在包围圈外，并使用无线电指挥其部队撤退，可能是错误的。尽管多数被围部队在某种程度上直到最后还能自觉遵守纪律，但集中的指挥和控制早在撤退的初期就垮掉了。这种情况在斯大林格勒之战中肯定没有发生过。现在，德军部队显然远不及两年前的部队富有作战经验，而且素质已经降低。与此相反，苏军的部队，特别是坦克和空军部队的作战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可是，德军并不缺乏斗志，战败的原因不在士兵或团级指挥官。德军第6集团军被歼的根本原因，是苏空军的堵截和大规模的空中支援。

德军在罗马尼亚其他地方的后方设施、补给勤务部队、空军地勤人员以及住在医院里的伤病员，他们的境遇都极为困难，因为他们不仅受到苏军迅速推进的坦克和机械化部队的威胁，而且，由于德军当时已处于战争状态，摸不清当地居民对他们的态度。德军逃跑的车辆一辆挨一辆排成长长的蛇阵沿着漫长蜿蜒的单行车道朝特兰西瓦尼亚阿尔卑斯山的山口慢慢蠕动，车上挤满了伤员以及女的辅助人员和护理人员，担任后卫和侧方警戒的是空军高炮部队，以及炮手与驭手。据苏方透露，苏军在占领罗马尼亚过程中，俘获了十四名将官和五万三千名德军，其中必定有许多女的护理人员和辅助人员。对苏军来说，罗马尼亚之役已经成为仅仅是对罗马尼亚境内喀尔巴阡山以东和以南的地区的占领，仅仅是在一场快速运动中犯下大量令人发指的罪行的演习，其中包括任性的常常喝得烂醉的士兵对罗马尼亚居民进行的屠杀、强奸和抢劫。苏军得到以杜多尔·弗拉基米列斯库命名的罗马尼亚第1步兵师的配合。该师是1943年从苏联境内受到信任的共产党分子和罗马尼亚战俘营中招募的。尽管苏联历史学家后来声称，罗马尼亚当局的部队反过来已被用以打击德国和匈牙利的部队，可是这只限于占领的初期而已。绝大部分军官都被列入逮捕名单，士兵不是被送往苏联，就是被解除武装并遣散。新的部队是以惯用的强征男性公民入伍的办法组建起来的，他们被送到东部去与匈牙利部队作战，以收回根据1940年里宾特洛甫的维也纳仲裁从罗马尼亚割让出去的特兰西瓦尼亚领土，共产党人便利用罗马尼亚的民族主义情绪为苏联的利益效劳。

德国驻黑海的海军撤离了康斯坦察，其中一部分企图溯多瑙河而上，其余部分转往保加利亚港口，约有一万六千人从保加利亚的一些港口登陆向西撤退。

8月30日，苏军攻占普洛耶什蒂，第二天进驻离保加利亚边境只有五十英里的罗马尼亚首都。在德国驻罗大使馆花园里的掩蔽部内，聚集了大约六百名德国人，其中有许多妇女和儿童。但是，9月1日，德国大使馆接到要撤出使馆楼的通知。基林格随即开枪自杀。使馆人员中几位比较显要的人物，即格斯滕贝格、汉森和施帕尔克被移交给了苏联当局。几乎所有被罗军俘获的德国军人都落得了这样的下场。在罗马尼亚有二十万特兰西瓦尼亚撒克逊人和二十四万斯瓦本人，其中只有六万日耳曼侨民进入了奥地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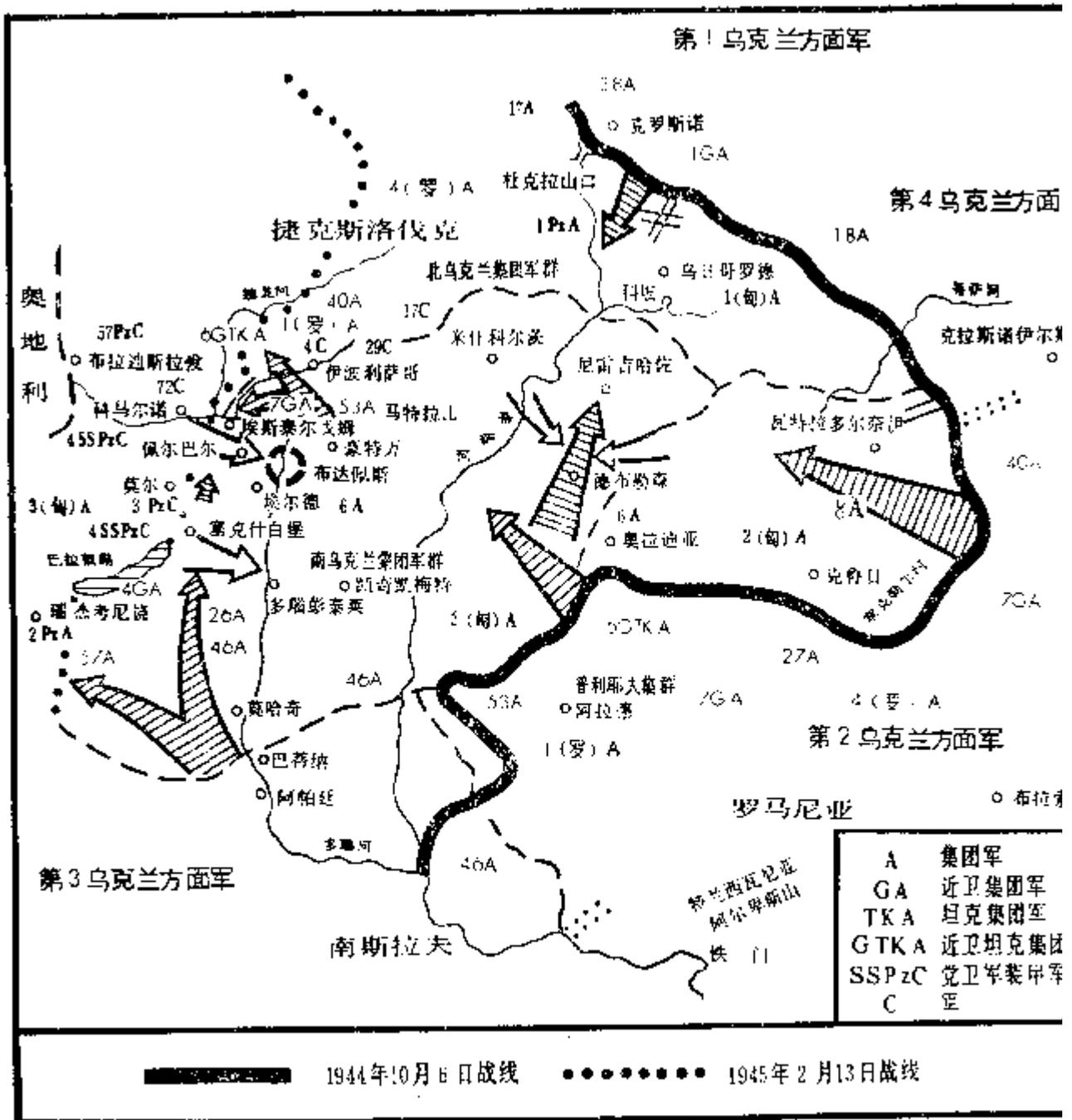
## 第二十九章 匈牙利

当托尔布欣指挥的第3乌克兰方面军所属的沙罗欣的第37集团军、第4近卫军和第7机械化军进抵列奥沃地区，科罗捷耶夫的第52集团军和第18坦克军攻下铁路终点站和德军铁路补给末端的胡希时，德军第6集团军已经注定要完蛋。歼灭基希涅夫和胡希之间宽为三十英里大包围圈内的德军的任务，是由苏军两个方面军共同担负的，第3乌克兰方面军以别尔扎林的第5突击集团军、加根的第57集团军以及沙罗欣的第37集团军，从东和东南两个方向实施向心突击，其间第2乌克兰方面军以加拉宁的第4近卫集团军和科罗捷耶夫的第52集团军，在这些被围德军西移时，尽力将其拖住并歼灭之。至8月27日，在普鲁特河以东地区，德军已经停止了一切有组织的抵抗。但是，米特的第4军以及第6集团军的大批部队，已经越过普鲁特河，逼近了贝尔拉德河。8月29日，不仅德军第4军渡过了贝尔拉德河，而且其他师的大批人员也渡过了该河。8月31日，这些总数达一万多人的正在溃退的被围的德军，又西进了四十英里，在巴克乌以南渡过了塞勒特河。这些作困兽斗的德军，结果只能是被紧追不舍的加拉宁的第4近卫集团军和第23坦克军所歼灭或驱散。即使这样，战斗还一直进行到了9月3日。

其间，第2乌克兰方面军的日马琴科的第40集团军、舒米洛夫的第7近卫集团军、克拉夫钦科的第6近卫坦克集团军、特罗费缅克第27集团军和马纳加罗夫的第53集团军，以及第3乌克兰方面军的什列明的第46集团军，都没有担负这次围歼德军的任务，它们成扇形向罗马尼亚的西部和西南部推进。

8月23日，朱可夫被召回到莫斯科，以便为攻打保加利亚作准备。当时苏联和保加利亚还没有处于战争状态。他听取了政治和军事形势的介绍，不久在8月底，他就被派往托尔布欣的第3乌克兰方面军司令部。保加利亚面临着直接的威胁。保加利亚政府害怕俄国和土耳其的入侵，于8月26日下令解除从罗马尼亚撤下来的德军的武装；它撤出了已占领的色雷斯，声明对苏联保持中立，并要求英、美停战。可是所有这些都挽救不了它。当时已缩减到只有三个步兵集团军和一个机械化军的托尔布欣的第3乌克兰方面军，从多瑙河下游和黑海之间的多布罗加地区越过了保加利亚国境线，而且还毫无阻挡地很快占领了整个保加利亚。保加利亚于9月8日向德国宣战，估计达四十五万人的保加利亚武装部队接受了苏联的指挥。保加利亚的三个集团军参加了巴尔干战役。

特兰西瓦尼亚和匈牙利平原在东北和东南两个方向都有山脉保护，这两个方向上的山脉向东延伸汇合而成一个箭头。其中北面的喀尔巴阡山高达八千英尺，它从克拉科夫以南的塔特拉山起，向东南方向伸展几乎到达罗马尼亚中部的塞勒特河盆地。南面的南喀尔巴阡山脉，即特兰西瓦尼亚阿尔卑斯山脉从西向东延伸。这些山脉山势陡峭，树林密布，只有山地作战部队才能穿越，其他作战部队需要通过北面的十二个主要山口和南面的六个主要山口。正因如此，用较少的部队即能轻而易举地扼守住这些山脉。该处的地形特点一般说来不宜使用坦克部队。



**匈 牙 利**  
1944年10月—1945年2月

图 25 匈牙利

希特勒所得的结论是：苏军占领保加利亚并接着向西南方向南斯拉夫边境的猛烈进攻，只能预示苏军将向爱琴海或达达尼尔海峡实施大规模的进攻。9月的第二个星期，他向德军和匈牙利军的高级军官说明，英、美、苏三国联盟马上就会发生危机。苏联在巴尔干和地中海的野心将会受到英国的挑战，他满怀信心地等待整个战争的转折点的来临。同时，他还认为匈牙利是安全的。总之，他已决定坚守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高地，保住匈牙利的石油、锰和铁矾土，以满足德国的需要。弗里斯纳的北翼暂时安然

无恙，因为韦勒那个仍很完整的第8集团军已经撤退到喀尔巴阡山脉以对付东北方向的苏军，它所属的山地作战部队和匈牙利部队成功地在山口挡住了日马琴科的第40集团军的进攻。8月30日，希特勒命令弗里斯纳保障特兰西瓦尼亚高原南翼的安全，并建立一条从多瑙河附近的铁门起沿着特兰西瓦尼亚阿尔卑斯山脉到布拉索夫(喀琅施塔得)的新防线。他给弗里斯纳调去了匈牙利第2集团军(编成内只有四个师)，以及德军驻希腊的E集团军群中的一些部队，这支队伍还在长途跋涉之中。

第6集团军被歼以后，弗里斯纳根本无力完成这一任务。机动车辆、难民和掉队士兵形成的长长队伍正在穿越布泽乌山口。由特遣队和第15高炮师部分部队组成的冯·斯科蒂战斗群竭力护卫这批人。至9月2日苏军部队已经穿过布泽乌山口的出口处，粉碎了冯·斯科蒂战斗群的抵抗，同时，骑兵和其他部队已经通过北边的小山口渗入高原。德军竟连西边的主要山口也守不住了。德军重新组建的第6集团军的编成内只有二十个营(主要是仓促编在一起的特遣队和掉队士兵)以及第13装甲师与第10装甲护卫师的若干分队。所有的武器装备和补给品，特别是无线电器材和机动车燃料，严重缺乏，而铁路线已停止运行。德军第6集团军的右翼完全失去依托，并与驻在多瑙河彼岸南斯拉夫的魏克斯的F集团军群失去了联系。

保加利亚的宣战和托尔布欣的第3乌克兰方面军向南斯拉夫的进军，严重威胁到在希腊的勒尔指挥的E集团军群。9月8日夜晚，游击队到处起义，E集团军群(司令部设在萨洛尼卡，实际上隶属于驻在贝尔格莱德的F集团军群)便开始从空中撤离希腊诸岛，作为撤离希腊本土的准备。该集团军群的这一行动却因来自地中海的西方战斗机的阻扰而未能完成。9月末，德军开始撤出希腊本土。10月第一个星期，英军在希腊南部登陆并介入了一场内战，内战双方，即共产党的希腊人民解放军和反共产党的希腊民主国民军，以轴心国占领期间显示出的那样仇恨和残忍进行相互厮杀。然后，E集团军群有秩序地撤出希腊加入到在南斯拉夫的F集团军群，最后一批部队于11月2日越过边界进入南斯拉夫。

弗里斯纳在匈牙利面临着类似他以前在罗马尼亚经历过的那种政治和军事形势。1943年3月，匈牙利一流露出想退出战争的念头，摄政王霍锡就被邀请到德国去与希特勒商讨问题。这是德国元首通常采用的外交手段，因为国家首脑不在就可简化对他的国家的武装占领。匈牙利被德军占领，它的内务大臣以及许多知名人士和议员均遭逮捕。结果，匈牙利成了德国的一个属国；霍锡被迫接受施托贾伊为总理，社会民主党和农民党被取缔，匈牙利犹太人开始遭到兜捕和屠杀。匈牙利人进退两难：不是被德国野蛮地占领，就是被苏联野蛮地占领。象罗马尼亚人一样，他们希望通过与英、美谈判获得较好的条件，但是苏军压境，危机出现，施托贾伊内阁于8月29日倒台，结果由一个以拉卡托什上将为首的政府来接替。

9月，德匈两国的军事将领之间又发生了磨擦。弗里斯纳接管的那些匈牙利部队给他的印象很糟，尽管它们无疑愿意并且能够把那些与苏军一起出现的罗马尼亚军队驱赶出去。匈牙利人再次强烈要求匈牙利部队与德军部队分开自成体系，并且只服从它们自己参谋总部的指挥。弗里斯纳有过罗马尼亚的经验，当然不能容忍这种要求。由赫施莱尼伊负责组建的新的匈牙利第3集团军被配属给德军，以弥补其人员之不足。其间，匈牙利要求德军往战区派遣五个装甲师作为它继续参战的代价。9月20日，德国因为匈牙利不愿把自己的军队交由德国指挥而向匈牙利发出了最后通牒。最后通牒发出以后，布达佩斯好象屈从了上司的压力，但事实上一些其它迹象表明，却是暗中有变。9月23日，德军最高统帅部负责与匈牙利政府联系的代表格赖芬贝格，向弗里斯纳报告了据他判断是因紧张恐惧而造成一个情况，即匈牙利参谋总部已经开始常常在不通知德军指挥官的情况下下令撤退部队，撤换军官。也有报告说，匈牙利军官常在德军司令部附近举行集会，但不许德国人参加。事实是，尽管弗里斯纳还蒙在鼓里，霍锡那时已与俄国人取得了联系，并于9月末向莫斯科派出了一个停战谈判代表团。据古德里安说，霍锡早在8

月底就已经引起了他的怀疑。

弗里斯纳的南乌克兰集团军群的位置向东南方向突出，形成了一个长长的马头型突出部，称作塞克勒尔尖顶，掩护着当时称之为匈牙利的特兰西瓦尼亚。这一突出部遭到敌军三面夹攻。韦勒的第8集团军的六个师守卫着突出部的东北边缘，其正面从克拉斯诺伊尔斯克附近起沿东喀尔巴阡山一线展开。在克拉斯诺伊尔斯克，南乌克兰集团军群的左翼部队与北乌克兰集团军群右翼的匈牙利第1集团军相衔接。与韦勒对峙的是位于左翼侧的彼得罗夫的第4乌克兰方面军和位于中央的马利诺夫斯基的第2乌克兰方面军。弗雷特尔·皮科的第6集团军的残部据守在特兰西瓦尼亚阿尔卑斯山脉以北突出部的南侧。维雷什的匈牙利第2集团军集中在克鲁日(克劳森堡)一带，赫施莱尼伊的匈牙利第3集团军正在右翼进行组建。还有更多的德军部队即将到达。魏克斯已奉命交出驻南斯拉夫的一个装甲护卫师，即施梅德斯的第4党卫军警察师。鲁莫尔的第8党卫军骑兵师，从年初起一直在匈牙利负责组建另一个师，即日耳曼侨民与匈牙利人混编的第22党卫军骑兵师。没有装甲部队的基希纳第57装甲军也被派往战区，不过第23装甲师已经出发赶往匈牙利，第24装甲师也尾随前往。可是至9月7日，马列诺夫斯基的第2乌克兰方面军已经翻越南喀尔巴阡山到达了特兰西瓦尼亚。9月5日，匈牙利第2集团军和第8党卫军骑兵师的进攻取得了一些战果，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被迫后撤一小段距离，但苏军克拉夫钦科的第6坦克集团军一赶到就阻止了轴心国的反突击。

弗里斯纳担心北面的彼得罗夫的第4乌克兰方面军和南面的马利诺夫斯基的第2乌克兰方面军从蒂萨河的上、下游两个方向对他的集团军群实施两翼包围，因此他命令韦勒从突出的东南顶端略往后撤。然后，弗里斯纳在9月9日拜会霍锡时提出撤离匈牙利特兰西瓦尼亚的建议。对此霍锡笼统地表示赞同。第二天，弗里斯纳带了他俩原则上达成的一致意见飞往德国请求希特勒批准。这一请求遭到拒绝，部分原因是元首认为匈牙利不会受到苏军进攻，另一部分原因是元首一心要保住瓦特拉多尔奈伊锰矿区，尽管德国的劳工组织撤走以后，那里的矿实际上已经停产了。从那以后，弗里斯纳要求给予机断行事的自主权的所有请求均遭拒绝，后来他在具体的作战实施方面也遭到元首和古德里安的不断干预。随着布达佩斯政治局势的恶化，弗里斯纳还要奉命从他的战线上抽出装甲部队和装甲护卫部队进驻布达佩斯，这更加重了他本来就沉重不堪的担子。

9月末，南乌克兰集团军群的位置没有变化，只是第6集团军已从克鲁日以南的地区西移到德布勒森东南方向的奥拉迪亚(格罗斯瓦尔登)地区。韦勒的摩托化部队被抽走之后，他的兵力降到了三个德国师和三个匈牙利师，弗雷特尔·皮科的兵力为四个德国师和六个匈牙利师。在这样的情况下，除非给弗里斯纳补充一个装甲军，不然他不知道怎样才能挡得住苏军的进攻。他在9月27日把这方面的详细情况用电传打字电报报告给了古德里安。9月间他只损失了四千人，但是这已占了他的步兵人数的四分之一。

弗里斯纳两翼的情况继续使他感到忧虑。从9月6日起，第2乌克兰方面军右翼的日马琴科的第40集团军和舒米洛夫的第7近卫集团军开始向德军在东喀尔巴阡山的第8集团军缓慢挺进，战斗一开始许多匈牙利部队就逃跑了。其间，马利诺夫斯基开始把他的主力部队从他的右翼调到他的左翼以便从西边迂回包围德军的右翼部队。这样，克拉夫钦科的第6近卫坦克集团军和马纳加罗夫的第53集团军的进攻矛头便指向了新组建的毫无作战经验的匈牙利第3集团军。再往西南，托尔布欣的第3乌克兰方面军已越过保加利亚边境进入南斯拉夫。该方面军的进攻使背靠亚得里亚海的魏克斯的F集团军群与南乌克兰集团军群的联系似乎有被永远切断的危险。当克拉夫钦科的第6近卫坦克集团军和马纳加罗夫的第53集团军把他们的主攻轴线从克鲁日地区进一步西移，开始向索尔诺克和德布勒森推进，击溃它们的当面的匈牙利第3集团军时，南乌克兰集团军群就有从南部被侧击的危险。其间，弗里斯纳左翼往北的北乌克

兰集团军群的防区内也出现了危险。斯洛伐克人民在9月举行了起义以后，作为轴心国武装部队组成部分的两个斯洛伐克师的军官，在9月初捎信给苏方的科涅夫说，他们准备拿起武器反对他们的德国主子。他们随即受命配合苏军攻打连接波兰南部和斯洛伐克的克罗斯诺城和杜克拉山口。攻打杜克拉山口是在第1和第4两个方面军的接合部附近发起的，由莫斯卡连科的第38集团军、在苏联组建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第1军，以及第4乌克兰方面军的格列奇科的第1近卫集团军负责实施。这两个方面军都已疲惫不堪、又缺乏有经验的山地作战部队。尽管如此，它们在9月8日还是发动了进攻，三天以后夺取了克罗斯诺。那些倒戈的斯洛伐克部队迅速被德军解除了武装，没起什么作用。苏联和捷克的部队继续向陡峭的山脊推进，击退顽抗的德军。南乌克兰集团军群的两翼均受到直接威胁。古德里安于9月24日便命令该集团军群首先准备撤至德布勒森-乌日哥罗德铁路一线，然后撤至起掩护布达佩斯作用的蒂萨河西岸。10月6日，即第1乌克兰方面军在北边夺得杜克拉山口的那天，苏军最高统帅部从南边大举进攻突入了匈牙利。

9月24日，北乌克兰集团军群改称为A集团军群，弗里斯纳指挥的南乌克兰集团军群改称为南方集团军群。

苏军10月6日发动的攻势由铁木辛哥负责协调，由马利诺夫斯基的第2乌克兰方面军负责在奥拉迪亚和阿拉德之间实施，驻在喀尔巴阡山脉的彼得罗夫的第4乌克兰方面军从北边给予支援。马利诺夫斯基的任务是在德布勒森和尼雷吉哈佐地区实施主攻以围歼南方集团军群。第2乌克兰方面军由六个集团军组成，其中一个坦克集团军，两个是罗马尼亚集团军，总共四十二个苏联步兵师，二十二个罗马尼亚师，七百五十辆(门)坦克和自行火炮以及一千一百架飞机。在第2乌克兰方面军的左翼，马纳加罗夫的第53集团军和普利耶夫的机械化骑兵集群在开始进攻三天之内就突入第3匈牙利集团军纵深达五十英里。可是在它们北边的靠近奥拉迪亚的克拉夫钦科的第6近卫坦克集团军的攻势几乎立即被德军第23装甲师阻止，直到普利耶夫集群转身来支援。10月8日，弗里斯纳向古德里安告急说，韦勒的第8集团军处境很危险，而且还声明第8集团军撤至蒂萨河需要六天的时间。希特勒是不会因此而作出这样决定的，其间，于10月12日奥拉迪亚失守，该城守军第76步兵师几乎被歼。据弗里斯纳说，最后下达的撤退命令是他擅自作出的。克鲁日及其以东的所有城镇全被放弃。10月17日，当马利诺夫斯基再次试图在蒂萨河以东北上越过匈牙利平原以切断韦勒向蒂萨河撤退的退路时，德军的企图显而易见是坚守德布勒森、尼雷吉哈佐和乔普，以确保德军第8集团军和匈牙利第1和第2集团军安全撤退。可是匈牙利第三大城市德布勒森还是在10月20日被苏军攻克，而且由第1坦克军和第2近卫骑兵军组成的普利耶夫机械化骑兵集群还北上向韦勒后方的尼雷吉哈佐进攻。苏军于10月22日攻占该城。然后苏军切断了韦勒的交通线，向蒂萨河上游进逼。自10月23日至29日，刚来到战区的布赖特的第3装甲军派第23装甲师从西向东突击，韦勒以其蒂曼的第17军和勒普克的第29军的一部分从东向西突击以期与第3装甲军会合。这一向心突击竟出奇制胜，歼灭了苏军那些失去步兵支援的坦克和骑兵部队，德国人宣称打死打伤苏军二万五千人，击毁坦克六百辆。尼雷吉哈佐被德军收复，而且已经感受到彼得罗夫第4乌克兰方面军(越过了喀尔巴阡山脉正向西部乌日哥罗德推进)的巨大压力的韦勒的部队，也安全地撤到了蒂萨河上游的西岸。第4乌克兰方面军于10月26日攻下了乌日哥罗德，并与第2乌克兰方面军在韦勒所在地以东的地区会合。虽然10月27日德军第6集团军拥有四个装甲师和两个装甲护卫师，但是它只有六十七辆坦克和五十八门强击火炮。

重新占领尼雷吉哈佐和部分普斯塔草原的德军，有充分的机会目睹苏军对匈牙利居民的所作所为。不同年龄的妇女被强奸，有时还被杀害。父母被钉在门柱上，孩子被砍断手足。此种情景看来使得德军

铁了心肠誓死不让敌人进入德国，因此德军在匈牙利进行了苏军从未遇到过的最顽强的抵抗。相反，匈牙利居民不是漠不关心，就是被共产党鼓动者所迷惑。无论怎样，匈牙利人也受够了他们德国主子的蹂躏。弗里斯纳带着几分怨气地说，他无法使匈牙利的统治者或人民正视局势的严重性。布达佩斯本身象8月30日苏军进攻前不久的罗马尼亚的雅西城一样，看上去一片和平景象。

10月1日，匈牙利代表团抵达莫斯科签署停战协定，但是三天以后德国人一获悉这次谈判的情况，便立即占领了匈牙利所有的交通枢纽，希特勒这回在布达佩斯问题上，要比上次在布加勒斯特问题上有准备。10月15日，霍锡向匈牙利人民发表广播讲话时说，德国正在走向失败，对匈牙利来说战争已告结束；第二天他就被押解德国，接替他的是一个傀儡政府。德国警察部队和装甲部队在匈牙利的首都和后方地区均处于战备状态。这些强有力的措施保住了德军的交通线，然而却挫伤了匈牙利官兵残存的一点斗志，他们开始大批逃亡。匈牙利第1集团军司令米克洛什于10月18日倒向苏军并首先发布公告，命令全体匈牙利人把德国人当作敌人。根据弗里斯纳的命令，匈牙利第2集团军司令维雷什被逮捕。

苏军最高统帅部早已注意到轴心国沿着蒂萨河的防线是南北走向的，这条构筑远非坚固的防线是由一线式堑壕体系组成，无纵深配置。沿多瑙河的防线有一些零散的土木防御工事，同样是南北走向的，而且布达佩斯的东郊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了一个设防地区。南方集团军群中，左翼由德军驻守，而位于南部的暴露的右翼则继续由战斗力很弱的匈牙利第3集团军驻守。弗里斯纳与驻南斯拉夫的魏克斯的F集团军群仍无牢固的联系，位于南部的右翼严重暴露，因为第2乌克兰方面军已经越过蒂萨河下游占领了蒂萨河与多瑙河之间匈牙利平原的大部分地区。希特勒仍坚持非经战斗不得撤退，因此他命令弗里斯纳要寸土必争。可是南方集团军群已被事态的发展所左右，由不得自己。苏军最高统帅部命令马利诺夫斯基派遣什列明的第46集团军和几个机械化军向北朝布达佩斯方向攻入多瑙河和蒂萨河之间的地区。10月29日下午，匈牙利第3集团军在凯奇凯梅特附近再次被击溃，苏军第2和第4机械化军便向北长驱直入，到蒂萨河畔德军第6集团军防区的后方。苏军部队已经从过去在德布勒森和尼雷吉哈佐附近所遭受的失败中吸取了教训，它们的坦克和步兵已编成协同良好的合成部队。尽管遭到第23和第34两个装甲师和第4党卫军警察装甲护卫师的奋力反突击，苏军第46集团军还是一直攻打到布达佩斯郊外几英里的地方。在那里该集团军被迫停止了进攻。

第2乌克兰方面军变更了部署，从布达佩斯郊外撤下了苏军第46集团军。因此，第8师和第22党卫军骑兵师能乘机尾随进占首都周围的堑壕。布达佩斯松了一口气。商店重新开门营业，电车开始运行，生活又恢复了常态。士兵可以离开射击掩体，走一小段路，搭上嘎啦嘎啦响的电车进入市中心，这就象他们以前在雅西一样。弗里斯纳得悉匈牙利军官把士兵丢在前线自己跑回家过夜，极为愤怒和厌恶。其间米什科尔茨的二万名工人(其中包括兵工厂雇用的许多工人)举行了罢工，而且许多罢工者对德军很粗暴，有时还威胁德军。夜晚从工厂区和住宅区对德军开枪打炮，匈牙利警察和宪兵则完全不予过问。

第46集团军在首都南郊被击退以后，马利诺夫斯基调整了兵力部署，这次准备在布达佩斯以北更为宽大的正面上重新发起进攻，为此调用了舒米洛夫的第7近卫集团军、马纳加罗夫的第53集团军、特罗费缅科的第27集团军以及日马琴科的第40集团军。它们于11月11日开始对韦勒的第8集团军和弗雷特尔·皮科第6集团军的左翼部队实施了新的进攻，并将它们从蒂萨河击退到米什科尔茨以西。11月26日，当苏军抵达布达佩斯以北地区后，它的进攻却在首都东北方向上的马特劳山受阻，暂时停顿下来。接着苏军便决定在布达佩斯以南(这次是在多瑙河以西)的地区再次进行尝试。

10月下旬攻占了贝尔格来德的托尔布欣的第3乌克兰方面军率领加根的第57集团军、扎哈罗夫的

第4近卫集团军和第18坦克军于11月初越过南斯拉夫边境进入匈牙利，并于11月7日开始在莫哈奇、巴蒂纳和阿帕廷附近渡过多瑙河抵达西岸。这一地区河水泛滥成灾，托尔布欣直到12月9日才抵达在布达佩斯西南方向大约六十英里的巴拉顿湖。其间，什列明的第46集团军已在布达佩斯以南向西渡过了多瑙河，损失很惨重，而且它还从马利诺夫斯基的方面军被转隶到托尔布欣的方面军。然后它就在第3乌克兰方面军的右翼占领阵地，与在巴拉顿湖和埃尔德之间称作马尔加里滕的防线的德军对峙。该防线是德军为了防止苏军从西南方向包围布达佩斯而建的。12月12日，苏军最高统帅部发出包围匈牙利首都的指令。马利诺夫斯基的第2乌克兰方面军以其三十九个步兵师、两个坦克军、两个机械化军、两个骑兵军以及十四个罗马尼亚师的兵力负责牵制驻守在多瑙河东岸的布达佩斯的德国守军，与此同时还继续从北面包围首都。托尔布欣的第3乌克兰方面军以其三十一一个步兵师、一个骑兵军、一个坦克军和两个机械化军的兵力负责在巴拉顿湖到布达佩斯之间的地域，沿着首都的左侧向北突击，并在首都西北方向上大约二十英里处与第2乌克兰方面军会合。其间，第2乌克兰方面军的第40和第27集团军以及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将不参加这场包围战，但是要从北面翼侧包围布达佩斯并进入斯洛伐克。

弗里斯纳为对付新的威胁，调整了兵力部署。属于最高统帅部直接指挥的战区的F集团军群编成内的安吉利斯的第2装甲集团军，原来是通过约德尔而不是通过古德里安和陆军总部接受最高统帅部命令的，但从12月2日起，它在战术上却被置于南方集团军群的指挥之下。这一指挥上的调整招致了种种困难和误解。第2装甲集团军据守在一个控制巴拉顿湖南部的防区，主要负责保障匈牙利瑙杰考尼饶地区油田的安全。弗雷特尔·皮科的第6集团军负责据守从巴拉顿湖到布达佩斯东北方向大约二十五英里的豪特万这条马尔加里滕防线，其中布赖特的第3装甲军和奥古斯特·施密特的第72军以及普菲费尔·维尔登布鲁赫的第9党卫军山地军据守在布达佩斯城内，基希纳的第57装甲军据守在防线的左翼侧。韦勒的第8集团军所属的克勒曼的第4装甲军和勒普克的第29军据守在布达佩斯东北方向上的地区，所属的匈牙利第1集团军和蒂曼的德军第17军据守在集团军的左翼。弗里斯纳拥有相当于十五个德国师的兵力，其中四个是装甲师，两个是装甲护卫师，两个是骑兵师。此外，还有三个装甲师有待从其他集团军群调来。

12月5日，马利诺夫斯基的第2乌克兰方面军从布达佩斯东北方向上的豪特万地区以克拉夫钦科的第6近卫坦克集团军和舒米洛夫的第7近卫集团军对德军第6和第8两个集团军的接合部实施了短促而猛烈的突击，八天以后楔入纵深六十英里，从北部翼侧包围了布达佩斯并为苏军新的进攻占领了极良好的出击阵地。

希特勒不仅要求逐屋死守布达佩斯，而且还要求在多瑙河以西地区发起新的进攻。为此，他已命令北部的几个集团军群抽调三个装甲师和两个步兵师给弗里斯纳。此时正忙于准备阿登地区进攻战役的元首已决定在匈牙利境内多瑙河以西的巴拉顿湖和韦伦采湖之间的地区实施一次装甲反突击。三个装甲师（第3、第6与第8装甲师）以及两个装备有豹式坦克的营已调来参加这次反突击，这次反突击将由第6集团军的布赖特的第3装甲军负责实施。可是这次反突击将要经过的大部分地区却布满了沼泽、沟渠和运河。弗里斯纳于12月14日拒绝在地面冻硬以前指挥这样的反突击。

这时，苏军位于布达佩斯以北的克拉夫钦科的第6近卫坦克集团军和舒米洛夫的第7近卫集团军，从豪特万地区沿着第6和第8两个集团军的接合部实施的进攻仍在继续发展，并于12月14日攻下了伊波利萨哥。弗里斯纳在一片危机气氛中，亲临视察第357步兵师和迪莱万格的党卫军旅，这两支部队都已败退。迪莱万格的旅就是几个月前在华沙犯下大量骇人听闻的暴行的那支部队。弗里斯纳一到这支部队，就对自己所见的一切大为吃惊。迪莱万格（弗里斯纳把他看成是个大冒险家）本人正镇静地坐在办公

桌旁，肩头上坐着一只猴子。无论是他还是他的参谋班子都无法说清战况。用弗里斯纳的话来说，这支党卫军部队只是一伙毫无纪律约束、难以驾驭的乌合之众。弗里斯纳听迪莱万格说要撤退，便命令他坚守阵地。那天黄昏晚些时候，弗里斯纳视察第24装甲师返回时再次到迪莱万格的旅查看命令执行的情况，却发现这个旅已经逃之夭夭。弗里斯纳本人也险些落入敌手。

有一个装甲师原来被指定在巴拉顿地区实施突击，现在又被调往布达佩斯北面阻止苏军的进攻，但是弗里斯纳当时却受到古德里安(实际上只是充当元首的传声筒)施加的持续不断的强大压力，要他命令第3装甲军在布达佩斯以南开始作战。古德里安不断施加压力使矛盾变得十分尖锐。弗里斯纳便于12月18日飞往措森亲自解释为什么要等到霜冻季节才能发动进攻，为此他还引用了布赖特早先指挥切尔卡塞战斗时在泥淖中的遭遇作为论据。古德里安和作战部部长冯·博内看来完全同意他的看法。弗里斯纳还提出了元首要求逐屋死守布达佩斯城的问题，该城大部分在多瑙河东岸，要防守这个桥头堡至少需要四个师的兵力。布达佩斯没有对付围攻的准备，商店还是开门营业，生活一切如常，人们都在准备过圣诞节，而且早就没什么轰炸和炮击。照弗里斯纳的意见，如果一定要守城，则应该将居民撤离。古德里安答应将这一切报告元首。弗里斯纳返回匈牙利时还算满意。

可是第二天，德军又遭到了不幸。它的第8装甲师在布达佩斯以北地区对克拉夫钦科的第6坦克集团军实施的反突击失败了，迪莱万格旅的士兵不是逃跑了就是投降了。元首、古德里安和陆军总部接管了战术行动的指挥。德军第3和第6装甲师(布达佩斯以南布赖特的第3装甲军的部分部队)接到命令要将所有的坦克、强击火炮、装甲人员输送车和自行火炮都留在巴拉顿湖的马尔加里滕防线，与此同时还要将那些离开坦克、机动车辆和支援炮兵的徒步步兵调到布达佩斯以北地区对付克拉夫钦科的坦克集团军。据弗里斯纳说，这项异常奇特的命令是由装甲战专家古德里安口授的。所以，几天后当苏军第4近卫集团军和第46集团军使用大批步兵部队越过遍地淤泥、沟渠纵横的地面进攻德军第3装甲军时，苏军就轻而易举地从它的两翼迂回到了它的后方，失去了步兵的第3装甲军根本无力招架。

12月20日，第2和第3两个乌克兰方面军又联合对布达佩斯进行围攻。第一天，第6近卫坦克集团军在布达佩斯以北地区实施进攻，推进了二十英里。进攻的苏军后来由于德军在伊佩尔河和赫龙河之间实施的反突击而受到一定的牵制，但到12月24日第2乌克兰方面军仍攻到了埃斯泰尔戈姆以北的多瑙河畔。在布达佩斯的西南方向，第3乌克兰方面军对德军第6集团军实施了猛烈进攻，第二天弗雷特尔·皮科便将预备队投入了塞克什白堡地区。苏军第7机械化军和第18坦克军在第二和第三两天连续实施进攻，并于12月23日打开一个六十英里宽的突破口。12月26日，第18坦克军攻到了埃斯泰尔戈姆并与第2乌克兰方面军会合。其间，弗里斯纳却奉命不准从布达佩斯或第2装甲集团军抽调部队来恢复被攻破的防线。四个德国师和一个匈牙利师被围在布达佩斯城里。12月21日，弗里斯纳和弗雷特尔·皮科被撤职，分别由韦勒和巴尔克接替。

元首然后命令来自中央集团军群的吉勒的第4党卫军装甲军向布达佩斯运动。吉勒的装甲军乘火车从布拉迪斯拉发赶到布达佩斯西北方向约六十英里的科马尔诺附近下车，与第96步兵师一起在很弱的炮火支援下直接投入战斗，并于1月2日把第4近卫集团军的第31近卫步兵军逐退了约二十英里。舒米洛夫的第7近卫集团军和克拉夫钦科的第6近卫坦克集团军在第4党卫军装甲军的翼侧实施反突击，结果都被阻止住。吉勒终于在离布达佩斯郊区不到十五英里的帕波附近突然停止了进攻。从这里往南布赖特的第3装甲军从莫尔地区向布达佩斯实施的进攻没有多大进展，攻了四天才推进了四英里，而且布赖特的八十辆可供使用的坦克还损失了六十八辆。其间，第4党卫军装甲军撤了下来，行军到科马尔诺，再次乘火车向西行驶。这显然欺骗了苏军的侦察兵。几天以后，第4党卫军装甲军突然重新出现在南面大

约四十英里的巴拉顿湖附近，并在1月17日夜间袭击了苏军第135步兵军，几乎将它一网打尽。然后，第4党卫军装甲军的坦克迅速向东推进，于1月19日抵达多瑙河畔的多瑙彭泰莱从而切断了第3乌克兰方面军大部分部队同它后方支援部队的联系。尽管第4党卫军装甲军离布达佩斯还很远，但正像苏联历史学家所承认的那样，托尔布欣这时的处境非常险恶。第4党卫军装甲军还在进一步改善它的处境，掉头沿多瑙河西岸北上，抵达离被围困的要塞仅十二英里的地方。普菲费尔·维尔登布鲁赫是布达佩斯城内第9党卫军山地军的军长。如果他当时接到突围的命令的话，他是能够突出去的。但是希特勒对这种解决办法无兴趣，他想的只是保全首都。至此，第4党卫军装甲军已失去锐势，翼侧也受到威胁。从1月27日起，它受到第2和第3两个乌克兰方面军的进攻。第2乌克兰方面军以第23坦克军、第1近卫机械化军和第5近卫骑兵军控制了布达佩斯通向西南的通道；第3乌克兰方面军调来了斯克维尔斯基的第26集团军司令部以便集中和指挥巴拉顿湖和多瑙河之间许多分散的部队。2月2日，这时已由加根指挥的第26集团军向北进攻，恢复了与布达佩斯以西奥多尼附近的第4近卫集团军的联系。至2月7日，第4党卫军装甲军已经撤退。

首都城里的德军失去了希望。该城被围期间曾得到一定的空中补给，德国海军也曾派一艘补给舰沿多瑙河顺流而下，结果碰上浅滩搁了浅。匈牙利部队大批逃亡，但是德国部队却凭借建筑物和下水道继续顽强战斗。从2月1日开始，每日口粮减少到只有七十五克面包。据苏联说，苏军前来商谈投降条件的军事谈判代表均被开枪打死。2月11日夜晚，大约有一万六千名仍能行军作战的德军将伤员留给了罗马教皇的使节，自己向西北方向的维也纳发动了进攻。他们取得了一些进展，离开了建筑物地区，向前推进了大约十二英里，到达了帕波城，接近吉勒的第4党卫军装甲军在增援首都的初次尝试中被迫停止的地方。在那里，德军几乎全部被歼，三名师长也在阵亡者之列，安全抵达德军防线的仅有几百人。

## 第三十章 海战

苏联海军的地位次于陆军，其重要性与陆军相比是微乎其微的。1935年前，优先得到满足的是陆军和空军的要求而不是海军的要求，因此，海军建设一直没有多大进展。1935年以后，建造了大批的潜艇和小型鱼雷艇，而到1941年，苏联舰队便拥有三艘战列舰(其中两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下水的)、七艘巡洋舰、五十九艘驱逐舰、二百六十九艘鱼雷艇和二百一十八艘潜艇以及大批布雷舰、扫雷舰和辅助舰。虽然苏联海军在数量上很可观，但它的装备、训练和效率都远不及德国海军。

苏联海军官兵的军衔，与其他海军强国的海军类似，但是海军政治委员都是从整个苏军中调任的，而沿用陆军政委的军衔。拥有二千五百多架飞机的海军航空兵，实际上是一支以岸上机场为基地的苏联空军的分遣单位，它的人员保持陆军军阶并穿陆军制服。海军陆战队不是苏联海军固定的组成部分，虽然大批海军官兵后来被组成那些在陆战中发挥显著作用的海军陆战旅。

1941年苏联海军下辖四个相互远离的舰队。最大的三个舰队是：以塔林(雷维尔)为基地的波罗的海红旗舰队、以塞瓦斯托波尔为基地的黑海舰队以及以符拉迪沃斯托克为基地的太平洋舰队。第四个舰队是以不冻港波利亚尔诺耶(摩尔曼斯克附近)为基地的北方舰队，它比另外三个舰队规模小得多。除了后来降为分舰队的以阿尔汉格尔斯克为基地的白海舰队外，还有属于内河的平斯克分舰队(在普里皮亚特沼泽地区和第聂伯河活动，以平斯克和基辅为基地)和多瑙河分舰队(以伊兹梅尔为基地)。

1941年6月，在戈洛夫科指挥下的北方舰队只拥有八艘驱逐舰、十五艘潜艇和不到二十艘的其他小型舰艇，另有一百多架飞机进行支援。尔后到夏季，从远东舰队又调来五艘潜艇。以阿尔汉格尔斯克为基地的，后来被置于北方舰队指挥下的白海分舰队拥有二十艘左右的鱼雷艇和扫雷舰。1941年的秋季和初冬，北方舰队在挪威北部和芬兰的沿海水域有一定的作战机动自主权，因为希特勒的战略是立足于通过芬兰领土上发起的地面进攻，占领摩尔曼斯克和切断摩尔曼斯克铁路的。有鉴于此，德军派往这个战场的空海军部队就微不足道了。北方舰队轰击了德军山地军后方的沿海地区并从海上遣送特遣队登陆。它还对德国在挪威和芬兰沿海的船只实施了几次进攻，但是那些进攻的潜艇出于作战时缺乏勇气或技巧而战果甚少。

1941年到1942年初，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斯克因成了进口英美援助物资的港口而显得特别重要，这种重要性一直保持到1942年复活节后日本舰队撤出印度洋时为止。南部海上航线的畅通，使开辟和发展穿过伊朗进入苏联的陆上通道有了可能。当地中海和苏伊士运河对英美船只开放时，苏联穿过伊朗的运输量又有了增加，波斯湾航线终于变得与北部海上航线同样重要了。通过太平洋进入苏联远东滨海海各省的第三条海上航线，美国船只在1941年12月日本开始参战以后就不能使用了。苏联货船和悬挂苏联红旗的美国货船却继续使用太平洋上的航线，但这条运输线缓慢，特别是因为所有的补给品还必须通过铁路运输横越幅员辽阔的西伯利亚和俄罗斯中部地区。一直到1943年，符拉迪沃斯托克输入的补给品总量才超过了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斯克的输入总量。

可是在1941年和1942年，北部海上航线是驶向苏联的主要航线。海上运输是靠英国海军控制和护航的船队进行的。美国军舰只是某些护航队的组成部分。苏联为保护这些运输船队所作的贡献是微乎其微的，尽管按理说，北方舰队负责的作战地区要伸展到北部海上航线的西半部。苏联空军的飞机断断续续地在海湾上空活动。苏联货船没有几艘加入运输船队，虽然有些货船一直独立地航行到1942年和1943年最后转入太平洋航线时为止。早期驶往苏联的运输船队到达时，没有遭到损失或严重的破坏。

1941年深秋，该航线引起了希特勒的注意，因为他担心英国在挪威登陆。从1941年底至1942年初的冬季里，他决心切断通向苏联的北部补给线。德国空军加强了它在挪威北部的兵力，到2月中旬那里已有一百七十五架飞机。德国海军在该地区集结了水下和水面两类舰艇。1月，德国新造的“提尔皮茨”号战列舰，抵达特隆赫姆，尔后不久又增加了“舍尔海军上将”号袖珍战列舰和“希佩尔海军上将”号重巡洋舰。这几艘舰只还进一步得到了轻巡洋舰以及支援的驱逐舰和潜艇的加强。从此以后，运输船队就同时遭受到德国空军和德国海军的袭击。在1942年夏季白夜期间，盟军的军舰和运输船只损失惨重。空中和潜艇的袭击所造成的破坏最为严重。

英国向莫斯科派了一个包括海军小组在内的军事代表团，在摩尔曼斯克、阿尔汉格尔斯克和黑海都驻有英国海军特遣队。这些特遣队以及护送运输船队的英国皇家海军护航队便有机会就近仔细观察苏联海军的实际情况。可是英国海军和苏联海军有着根本的差别，在寻求合作和相互了解的基础方面产生了困难，苏联军官，特别是政委，猜疑心重，有时故意设置障碍。苏联军官不懂英语，英国海军代表团则很少有人会说俄语。英国军官能够理解或容忍苏联别具一格的政治-军事制度和斯拉夫气质的恐怕为数不多。这些英国军官就苏联的态度和行为提出的抗议报给伦敦，不能经常得到英国政府或外交部应该给予的支持。结果，当然不难理解，为什么英国观察家对苏联海军评价很低，对苏联水兵因陋就简地充分利用不足的装备始终不给予足够的肯定。

照英国人的观点，苏联北方舰队的作用非常次要，因为它只有五艘驱逐舰与运输船队一起出航，而

英国、美国和波兰却有二百零三艘军舰参加护航。另一方面苏联历史记载的北方舰队的活动和成就同英国海军上将迈尔斯及其参谋人员和联络官当时所作的描述相去甚远；苏联历史学家甚至说苏联海军在北极水域是与英美两国海军一起进行这场战争的，这给人的印象好像运输船队所取得的成绩，主要应归功于苏联强大的空中和海上支援。

接替麦克法兰将军率领英国军事代表团的海军上将迈尔斯后来说，苏联海军探测水下潜艇的测听装置效率很低，而且它还没有磁雷，不懂得消磁，没有雷达，不懂得扫除磁性水雷或音响水雷的方法。苏联海军人员似乎不是受到自卑感的折磨就是对他们自己的技术能力具有一种完全不适当的自信心。他们不喜欢单调的日常工作，对扫雷和护航工作很快就感到厌烦。据英国的报道，苏联一些货船船员在北极的海上运输中表现了坚韧不拔的精神，但许多执行护航任务的海军人员则不一样，他们似乎愿意留在港内而不愿意出海。据说他们的出海率很低。苏联偶尔有几艘军舰到科拉半岛海湾外迎接海上运输船队，但是苏联护航舰艇通常受领的是从科拉半岛到阿尔汉格尔斯克这一段海路的护航任务，因为英国人认为苏联军舰在近海活动为好，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的高级军官，不论他的军阶有多高，总是被置于英国海军的指挥之下。英国对苏联海军不抱什么希望。德国潜艇埋伏在科拉半岛海湾外，结果，英美就在北俄罗斯沿海这一带损失了五分之一的舰艇；照英国的说法，尽管盟军不断迫使苏联保持该地区安全，然而苏联海军及其航空兵在摧毁敌军潜艇和轰炸机方面战果甚微。

至 1943 年，苏联北方舰队据说已有九艘驱逐舰、二十二艘潜艇、十六艘扫雷舰、二十艘猎潜舰、六艘鱼雷艇以及至少三百架飞机。

波罗的海红旗舰队基地，原先设在喀琅施塔得，但在 1940 年该主要基地向前移至塔林(雷维尔)，喀琅施塔得便留作后方支援基地。较轻型的舰艇中队均被部署在芬兰湾外的李帕加(李包)、温道(温次匹尔斯)和乌斯季德温斯克(德维纳河口)。波罗的海舰队由特里布茨指挥，据说曾拥有两艘旧战列舰、两艘巡洋舰、四十艘驱逐舰、六艘鱼雷艇、一百多艘鱼雷快艇以及九十三艘潜艇。1941 年 6 月德国海军倾其全力与英国作战，因此，只有五艘潜艇、四十艘鱼雷快艇和十艘布雷舰可供波罗的海作战之用。德国舰队原先属于古泽指挥的波罗的海司令部的编成内，但是后来又建立了 C 和 D 两个海军司令部来接管守备部队和那些已被占领的波罗的海沿海的岸防设施。同年 11 月，C 司令部被解散，D 司令部接管它的任务，成了以奥斯特兰为新番号的海战司令部；它的司令富是布尔夏迪，司令部设在塔林。西波罗的海以及后来整个波罗的海的指挥权终于都归波罗的海总司令施蒙特(后来是库梅茨)统管，其总部设在基尔。

德国空军的优势和德国海军的骁勇善战，使苏联遭到严重的伤亡。德国海军在芬兰的协助下，在横跨芬兰湾的进出口设置了雷障和钢铁栅栏网以阻止敌军进入更为开阔的波罗的海。9 月和 10 月驻守在波罗的海岛屿上的苏军均被肃清，苏联撤出了在芬兰湾进出口处汉科和奥登肖尔姆的基地。于是喀琅施塔得和列宁格勒成了主要的海军基地，拉万岛成了前进基地。12 月芬兰湾封冻，芬兰军队便越过封冻的芬兰湾进攻拉万岛上的海军基地和停泊在喀琅施塔得沿岸的军舰，舰上的水兵被迫用轻武器、铁丝网和反巡逻来进行自卫。

1942 年 4 月，芬兰湾解冻后，苏联海军便清除了列宁格勒、喀琅施塔得，尔后到拉万前进基地这一带的水雷，并开始设置了障碍的芬兰湾进出口以东的有限水域内进行潜艇训练。从 6 月起，苏联海军下定决心，突破德芬设置的障碍，结果苏联有一批潜艇突破雷障，进入了开阔的波罗的海水域。可是，由于人员训练和装备都不理想，这些潜艇的战果很小，1942 年轴心国在波罗的海海上运输队中的一千七百三十八艘船只中仅有二十六艘被击沉，而德军却声称在此期间击毁了十艘苏联潜艇。英国皇家空军，

特别是它的轰炸机部队的空袭，对德国在但泽湾的运输船只和潜艇训练的破坏超过了苏联波罗的海舰队所造成的破坏。

可是在 1943 年期间，东波罗的海的形势开始发生急剧的变化。苏联海军拥有两艘战列舰、两艘巡洋舰、十一艘驱逐舰、三十三艘潜艇、五十七艘扫雷舰、二十九艘大型鱼雷快艇、七十五艘小型鱼雷快艇；海军航空兵拥有的飞机总数从二百八十架增至八百八十架左右。增加的这些飞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德国巡逻舰和布雷舰中有许多是由渔船改装而成的，不但缺乏武器装备而且速度又慢。它们由于空袭猛烈，白天再也不能在布了水雷和敷设了钢铁栅栏网的水域进行巡逻。苏联舰艇开始清除并突破水雷障碍。1944 年苏联空军活动的增加，芬兰的投降以及苏联陆军在波罗的海各国的攻势，造成了一种迫使德国海军放弃芬兰湾和东波罗的海的局势。苏联波罗的海舰队将大部兵力留在喀琅施塔得和列宁格勒，用炮火支援陆战，而德国海军也将那些仍在服役的重型军舰以及驱逐舰和鱼雷艇组成以蒂勒和罗格为首的近海战斗群，为那些在波罗的海国家作战的德国地面部队提供炮火支援。

在 1945 年冬去春来的季节里，德国仍控制着库尔兰和东普鲁士附近的波罗的海水域，而且德国那些没有军舰护航的运输船只在自己的领海航行也没受到苏联潜艇多大的干扰。这可能是因为强大的波罗的海舰队在坚冰封冻的芬兰湾内仍动弹不得，也可能是因为它无论如何都无法出海，因为大批海军官兵已调往陆军，军舰缺少人手。不论是什么原因，反正这支强大的舰队滞留在芬兰湾内出不去。可是到 1945 年，苏联空军在波罗的海地区的活动却令人生畏。在战争的最后八个月内，在波罗的海被潜艇击毁的德国舰船为三十三艘(十万零二千吨)，而被空军投的炸弹或鱼雷击沉的商船却达五十七艘、军舰三十四艘。尽管这样，从 1 月到 5 月期间，仍有一百五十多万的德国军民经海路安全地撤出了库尔兰，东、西普鲁士和波美拉尼亚。

1941 年，奥克佳布斯基指挥的黑海舰队的编成内，据说有一艘老式战列舰、五艘巡洋舰、十五艘驱逐舰，可能还有多达五十艘的潜艇，以及为数众多的鱼雷快艇和轻型舰艇。为对付这支令人生畏的力量，罗马尼亚最多能部署四艘驱逐舰、三艘鱼雷艇、一艘潜艇和若干艘近海舰艇。在战争初期，黑海舰队享有德国空军也无可奈何的海上优势。黑海舰队除了轰击德国和罗马尼亚在黑海沿岸的阵地和设施以外，实际上还袭击了敌人海上的运输船只。它还掩护苏军守备部队和部分居民顺利地撤出了奥德萨，而且它还从克里木半岛运走了一批部队。1942 年内苏联丢失了塞瓦斯托波尔海军基地，也不能再使用诺沃罗西斯克，因此所有的舰船不得不以高加索的港口土阿扑谢、波吉和巴统为基地。德军占有了克里木半岛上的海空基地，从而也就获得了几乎是无可争辩的黑海海上优势。

德国海军将大约五百艘小型货船和小型军舰(其中包括六艘排水量约为二百五十吨的 IIB 型袖珍潜艇)溯易北河而上到德累斯顿，尔后经公路将它们转运到多瑙河畔的因戈尔施塔特重新下水，接着顺多瑙河而下到黑海，所完成的内陆旅程为一千五百英里。经由这条路线转运的有二十三艘扫雷艇、十六艘鱼雷快艇、五十艘登陆艇和二十六艘猎潜艇。自 1943 年起，轴心国海军由驻索非亚的南方海军集群司令弗里克指挥，其属下是驻黑海的海军上将基泽里茨基(1943 年 11 月以后是布林克曼)。这一部分海军的编成内有四个主要司令部：驻在刻赤的高加索司令部，驻在雅尔塔(后来在塞瓦斯托波尔)的克里木司令部、驻在马里乌波尔(后来驻在奥德萨)的乌克兰司令部以及驻在康斯坦察的罗马尼亚训练司令部。1943 年德国海军的编成内有六个潜艇分舰队、一个由十三艘鱼雷快艇组成的鱼雷快艇分舰队、两个由二十二艘扫雷艇组成的扫雷艇分舰队、一个设置障碍的分舰队、三个由猎潜艇组成的分舰队以及一些由登陆艇和护航舰组成的分舰队。罗马尼亚海军只有四艘驱逐舰、三艘鱼雷艇、三艘潜艇、三艘炮艇、三艘布雷舰、七艘浅水重炮舰以及十五艘摩托快艇。

负责与黑海舰队进行联系的英国联络官的职责之一，是提供有关轴心国运输船只动向方面的情报以及通报地中海的气象预报。他一再催促苏联指挥员对航行在乌克兰沿海的德国和罗马尼亚运输船只采取更富有进攻性的行动，但只是白费唇舌。他从苏方得到的总是千篇一律的回答，即苏联军舰没有空中掩护不能出海。这些英国海军军官的看法是黑海舰队的装备和训练都不行。至1943年，黑海舰队只有四艘巡洋舰、八艘驱逐舰、二十九艘潜艇和六十七艘鱼雷快艇，以及一支约有二百八十架飞机的海军航空兵。然而在此期间，克莱斯特已撤出库班河，而且德军第17集团军也已渡过刻赤海峡进行后撤，横渡海峡时并未遭到苏联海军的干扰。到4月份，驻在克里木半岛的轴心国部队中的大部分经由海路撤离，除了在快撤完时曾遭到空袭外，仍未遇到严重的干扰。

苏联海军缺乏胆略可能有多种原因，但决不能归于缺少航海经验或海军传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海军装备陈旧，质量低劣，而且它的指挥水平、航海技术和技术训练远不如德国海军。优秀的军舰指挥员，特别是潜艇和较小型舰艇的指挥员，既要坚定沉着又必须具备主动性和独立自主精神，因为他们要长时间独立作战。当时在苏联海军军官身上这些特点肯定不十分突出。他们通常消极被动、逃避责任。根据与他们一起工作过的英国海军军官的介绍，他们有时好像受到与他们共事的政委的制约。甚至那些次要的决定也要请示莫斯科。

在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海军指挥员缺乏进攻精神时，某些提供情报的德国人士认为，斯大林可能想保存他的军舰以便到战后能对英美海军的优势进行挑战。实际情况当然不是这样。比较可能的倒是，这位独裁者除了想把军需品运到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斯克以外，对海战毫无兴趣。苏联在1941年和1942年承担了几乎所有的陆战，因此，也可能是，即使苏联海军有能力 and 手段承担海战任务（其实它并没有这种能力和手段），斯大林也会认为没有理由让苏联花费力气为那些他认为拥有大量军舰和飞机的盟国的利益去肃清北极海上的德国轰炸机和潜艇。控制北极海、波罗的海和黑海海面的关键在于空军。直至1944年初苏联才在波罗的海和黑海获得决定性的空中优势。

如果斯大林肯让苏联舰队出海与德国海军交战的话，苏联舰队早就不计损失地出海作战了。但是，谁也不会相信，斯大林不想将苏联海军作为一支为陆战提供兵力的预备队。1941年6月至9月期间，就由波罗的海舰队调入组建了六个海军陆战旅（每个旅约有一万人）开赴列宁格勒作战，后来又从六个旅增加到九个旅，波罗的海红旗舰队总共为陆战输送了十三万名海军官兵。1941年10月，根据苏联国防委员会的决定，另外又组建了二十三个海军陆战旅。这样一来，海军输送给陆军的官兵总人数，便达二十九万名，远远超过仍归海军指挥的海军陆战旅的十多万名海军官兵。海军这些陆战旅的人数由于伤亡而减少。其中许多旅最后仅成了徒具虚名的海军，因为他们常常是由陆军军官指挥，并从西伯利亚中部那些连海洋也从未见过的人中获得补充兵员。

## 第三十一章 欧洲的力量对比

1941年，艾登赴莫斯科作冬季访问，当时注意到斯大林已在要求知道苏联在战后能得到什么好处。斯大林要求英美两国承认1941年的边界，以及原先被莫斯科称作寇松线的波苏边界。莫洛托夫甚至暗示，苏联战后的边境线应该向西移入东普鲁士境内。同年7月，部分由于英国的怂恿，波兰流亡政府首相西科尔斯基将军与充任苏联发言人的苏联驻伦敦大使麦斯基开始谈判。1941年8月14日，他们就在苏联领土上组建与装备一支波兰军队问题达成了某种协议，但是关于解决战后苏波边界争执的问题则被搁置了

下来。英美政府关于波兰边界所持的态度还不十分明朗，但它们看来基本上持这样的观点，即它们既不承认苏联对原来的东波兰的并吞，但也不保证或肯定支持恢复波兰在 1939 年 8 月的边界(在这条边界之内还居住着部分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居民)。1941 年 12 月，西科尔斯基赴莫斯科签署波苏友好互助宣言，但不愿就重新调整边界问题进行任何讨论。

1942 年 1 月 8 日，丘吉尔写信给艾登说，在违背他们自己的意愿的情况下把波罗的海国家、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的人民交给苏联，是与英国为之战斗的原则背道而驰的。这样做将使英国的事业蒙受耻辱。丘吉尔认为，在战后和会召开之前，毫无疑问不应讨论确定边界问题。1942 年 5 月 20 日，当莫洛托夫到伦敦时，丘吉尔政府认为，要求英国同意苏联对原来的东波兰的占领是与 1939 年的英波协定不相容的，从而它拒绝了这一要求。这些观点是与事后据说由英国政府在 1944 年表示的观点是不同的。

1943 年 1 月 6 日，在成功地对斯大林格勒实施了反包围之后，苏联政府发表了公开的直率的声明，声称它把在东波兰早先占领的地区看作是苏联领土。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吁请美英两国政府反对这个声明。罗斯福在答复时不置可否，但也表示相信，东欧和中欧的边界将在战后和会上确定；看来他反对惹恼苏联，因为苏联当时正在奋力苦战。这与到那时为止在对德地面作战中贡献微薄的美国形成鲜明的对比。在伦敦，据说与波兰流亡政府打交道的外交部，已经流露出一不耐烦甚至恼怒的口气。人们甚至指责西科尔斯基由于要实现他的抱负而惹事生非；而他的抱负则是确保英国政府在 1939 年曾经承诺保证的同一边界，德国对该边界的侵犯曾经酿成英国政府对德国开战的理由。伦敦认为波兰要求归还战前领土的愿望是不现实的。这时，斯大林已开始流亡苏联的可信的波兰人中间，组织最终成为傀儡的波兰共产党政府。

1943 年 4 月，在卡廷附近发现了埋有一万二千名被杀害的波兰官员的万人坑。以前有关这些人的最后消息是，1939 年他们还活在苏军占领的那部分波兰领土上。这些波兰人究竟是死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队之手，还是死于德国党卫军特别行动队之手，至今尚无定论。两者都同样有可能犯下这样的暴行，但是多数证据，连同苏联对这一罪行被揭露时所持的态度，都使人觉得苏联政府大概应该对此负责。可是波兰流亡政府成员所表现出来的焦虑和义愤，以及他们要求进行独立的调查给莫斯科提供了久等不遇的良机来抛弃伦敦的波兰人。斯大林严厉谴责他们在未让苏联有机会来驳斥指控之前就按德国的污蔑行事。斯大林完全不为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劝阻所动，4 月 26 日断绝了与波兰人的外交关系；这样苏联就为苏军一旦进入波兰领土立即建立起它自己的共产党政权铺平了道路。1943 年 10 月 6 日，波兰驻华盛顿大使警告美国国务卿赫尔，苏联试图通过它自己的波兰共产党人统治波兰，他敦促美国和英国应共同保证波兰的完整，必要时可采取行动，在波兰驻扎美国和英国军队等等，以示诚意。

那年夏天，西科尔斯基在一次飞机失事中丧生，波兰农民党领袖米科拉伊契克接替他出任流亡政府总理。米科拉伊契克是持温和观点的，但他在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前往莫斯科出席外长会议前不久会见他时，用米科拉伊契克自己的话说，他被弄得目瞪口呆，因为艾登告诉他说，除非波兰政府同意放弃前波兰的东部地区，否则很少有希望能使苏联恢复与波兰的关系或同意把治理解放了的波兰领土的权力委托给波兰流亡政府。据说米科拉伊契克回答说，放弃这片领土可能仅仅是俄国一系列要求的开端。这次外交部长会议上几乎没有讨论波兰问题，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赫尔当时不想卷进波兰问题，可是莫洛托夫态度很明朗：波兰问题应该由苏联来解决，虽然苏联可能也听听别人的意见。据艾登说，他从俄国一回国，就让外交部为他草拟一项调解波-苏分歧的计划草案。艾登说，外交部向他建议采用寇松线，不过利沃夫应归属波兰，并把东普鲁士、但泽和上西里西亚划给波兰，作为它丧失东部领土的补偿。

在 1943 年 11 月的德黑兰会议上，罗斯福和丘吉尔详尽地阐述了他们对成立与大西洋宪章有关的战后和平组织的建议。据一位美国历史学家评论，当时罗斯福和美国政府的愿望是高尚的，但不切合实际。英国的倾向则是随风倒。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对英美关于战后安全的观点泛泛地表示同意，同时又十分明确地阐述了他们的领土要求：保留 1941 年 6 月以前苏军占领的全部土地以及包括柯尼斯堡的东普鲁士部分地区。丘吉尔和罗斯福步调不一，特别是由于罗斯福似乎急于得到斯大林的善意和尊重。罗斯福向这位独裁者解释，因为美国有六百万至七百万波兰血统的美国人，他不想失掉他们的选票。所以他就波兰问题做出任何坚定的决定的时机还不成熟。这样，在罗斯福缺席的情况下，波兰问题暂时就交给了丘吉尔和斯大林，斯大林表示只要把部分东普鲁士给他，他就满足于寇松线或 1939 年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线作为补偿，波兰人应得到奥得河以东的德国领土。丘吉尔同意将这项建议推荐给在伦敦的波兰人，他甚至进一步说，他认为波兰人对两度拯救了波兰的欧洲大国有义务同意掉换领土，并接受保卫奥得河天险的义务以防止德国再对俄国进行侵略。

可是这种冠冕堂皇的言辞未能轻易说服在伦敦的波兰人，英国政府对他们粗暴地施加压力，丘吉尔告诉米科拉伊契克说，大不列颠和美国不会为波兰边界问题去同苏联作战。这时罗斯福故意回避。斯大林暗示只要清除他不满意的分子，他可以与伦敦的波兰人修复外交关系，可是 3 月 3 日斯大林告诉哈里曼，波兰一旦解放，一个不是伦敦波兰人的政府将早已在波兰国内出现。

1944 年 6 月 7 日至 14 日，即诺曼底登陆刚开始时，米科拉伊契克在华盛顿会见了罗斯福，总统进行安抚但又不作任何保证，他把斯大林描绘成“一个现实主义者，但决不是一个帝国主义分子”，他劝导波兰人同俄国达成谅解，因为“英美无意与俄国打仗”。罗斯福建议米科拉伊契克去拜访斯大林，7 月 17 日总统给莫斯科提出请求说，波兰总理应受到接见。罗斯福发出的措词谦恭的电报，以及丘吉尔紧接着于三天以后发出的电报，向莫斯科表明了英美的观点，即波兰的命运在斯大林的手中。斯大林立即做出了反应。第二天，即 7 月 21 日，波兰全国人民代表会议改组为民族解放委员会，由贝鲁特任主席，四天以后宣布卢布林为波兰首都；苏联政府赶紧签订一项协定，根据这项协定，这个傀儡委员会将治理解放了的波兰领土，这一切都是在米科拉伊契克奔赴莫斯科途中进行的。米科拉伊契克在莫斯科停留期间，华沙起义爆发了。由于斯大林坚持米科拉伊契克必须与卢布林政府打交道，所以从 8 月 6 日起，在莫斯科开始了与波兰共产党人的会谈。这些会谈没能达成任何形式的协议。

后来在 1944 年 10 月当丘吉尔和艾登在莫斯科时，米科拉伊契克以及他的两位斯大林能接受的同事也应邀参加了他们的会谈。在西方政治家的眼里，斯大林当时成了乔大叔；丘吉尔表现出了菲斯所说的出乎寻常的乐观主义态度，他支持苏联的建议。照米科拉伊契克的说法，这不是因为苏联强大而是因为苏联正确。但是米科拉伊契克既不同意接受寇松线，也不同意根据斯大林提出的条件实现伦敦波兰流亡政府与卢布林政府的联合，他还一再毫不动摇地据理力争，说即使波兰放弃东部领土，莫斯科仍旧不会保证它的独立。俄国和波兰双方都要求得到利沃夫。在所有的这些谈判中，只有斯大林和米科拉伊契克表现出现实主义，并真正了解所涉及的问题。丘吉尔尽管有种种良好的意图，可惜他是个多余的人。

一回到伦敦，米科拉伊契克便就战后波兰问题向丘吉尔与罗斯福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其中最要害的问题是 大不列颠和美国是否有意确保新波兰的领土完整和独立。罗斯福用一种彬彬有礼的语气作了答复，但未作任何许诺，因为他认为确保波兰边界的责任，应在新的战后安全组织成立后由它承担。丘吉尔愿意作出所要求的保证，但必须与苏联联合作出保证。按照米科拉伊契克的观点，这种保证是为了确保波兰安全不受苏联侵犯，所以英国的答复是毫无价值的。接着，米科拉伊契克辞职了。1944 年 12 月 31 日，斯大林不顾罗斯福竭力劝阻，承认卢布林委员会为波兰临时政府。过不多久，事情变得很清楚了：斯大

林的意图是在牺牲德国利益的情况下进一步扩张波兰的领土，把它的西部边界定在奥得河以及西尼斯河一线，而不是东尼斯河一线。

当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于1945年2月在雅尔塔会晤时，他们没有就波兰问题作出进一步的决定。这三位与会者都已公开保证过，关于波兰边界问题的讨论，波兰政府应参与磋商，而最后解决要待战后的和会来决定。然而，美英政府的观察员未获准进入波兰，事实上斯大林没有受到任何约束。

1945年4月，罗斯福逝世不久，苏联副外长维辛斯基暗示说，苏联即将与华沙的波兰人签订一项互助条约。美英提出抗议，并要求延迟签订，但苏联一概置之不理，而于4月22日签订了该条约。当时苏联政府打算把但泽、西里西亚和西至西尼斯河的德国领土移交给华沙政府，其借口是波兰人正代表苏联治理德国的部分苏占区。

在大战年月里，丘吉尔对斯大林、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态度决非始终一贯而是变化很大的。战争初期，他根据简单的逻辑认为希特勒的敌人就是英国的朋友，丢掉了一切关于与共产主义结盟是否明智的顾虑。他与苏联的交往以及当时的观点似乎都带有乐观主义和同志式信赖的色彩。1943年8月，丘吉尔对哈里曼说，展望前景，将有腥风血雨。他认为斯大林是个不近人情的人，跟他打交道会有严重的麻烦。然而在这种阴郁的现实主义病症的发作中，丘吉尔似乎过分夸张地强调了在与斯大林打交道的他个人品格所起的作用。甚至直到1944年秋，丘吉尔还带着几分得意的神情说过，与斯大林会谈时气氛如何诚挚，他甚至进一步说到，他相信斯大林并不是一个能够随心所欲的人，说他相信这个独裁者容易受到党和军方极端分子的巨大压力。这一看法，本身就说明丘吉尔对斯大林的思想和他的政府的性质缺乏认识。可是1945年初，甚至在战争结束之前，丘吉尔给在旧金山的艾登的一封电报中注意到了俄国向易北河推进时所发生的骇人听闻的事件，并竭力敦促美国人在与克里姆林宫打交道时应采取强硬的态度，除非能就解决波兰问题，以及苏联在巴尔干和中欧的占领政策中从莫斯科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这种真知灼见已迟了四年，在美国根本无人理会。

苏联政府以一张人身安全保证书为诱饵，将隐藏的波兰地下军的领导人骗出来，只是为了把他们逮捕起来，并判处长期监禁。1945年5月，杜鲁门总统派霍普金斯去见斯大林，想解决棘手的波兰问题，争取释放被捕的波兰人。两个目的他一个都没有达到。7月5日，英国应杜鲁门的要求宣布承认新的波兰临时政府，这实际上是前卢布林共产党人傀儡政权，过后不久，英国撤销对伦敦波兰流亡政府的承认。新波兰和它的政府完全在斯大林的掌握之中了。

波兰是这样，中欧和东欧的其它地方也是这样。贝奈斯，一个乐观主义的亲俄分子，不顾艾登的忠告，于1943年12月赴莫斯科去签订苏捷条约。他的内阁的五分之一的职位要让给经莫斯科训练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贝奈斯就这样让这种有朝一日要毁掉马萨里克和自由捷克斯洛伐克的分子进入内阁。可是，当时贝奈斯还告诉在莫斯科的哈里曼说，他十分满意，苏联的意图可以信赖。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一再向他保证不论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决不会干涉捷克斯洛伐克的内政。

1944年8月对罗马尼亚的侵占蹂躏，已经描述过了。当年4月，莫洛托夫在广播中还保证说，苏联无意干涉罗马尼亚内政，可是在根据罗马尼亚国王的命令，逮捕了安东奈斯库以后，共产党人开始策划和煽动反对温和而又无能的萨纳捷斯库政府。这种煽动是由莫斯科通过安娜·波克尔和共产党人的全国民主阵线一手导演的。萨纳捷斯库政府让位于勒德斯库领导的联合政府，但是莫斯科也无意让这个政府生存下去。罗马尼亚因赔款而被弄得贫困不堪，驻布加勒斯特的盟军管制委员会苏方主席维诺格拉多夫，事先未与英、美同僚商量就对罗马尼亚政府发号施令。3月6日，维辛斯基访问布加勒斯特并在一场激烈

的争吵后解放了勒德斯库政府，由格罗查为首的政府来取代它，这是一个华盛顿和伦敦拒不承认的事实上的政府。

在保加利亚和匈牙利，政局的演变也大同小异。美英代表是盟军管制委员会的成员，但是根本没有实权，没有人向他们反映情况，也没有人找他们磋商问题。南斯拉夫由于莫斯科训练的铁托的游击队的参加而幸免于苏联占领，据信铁托是坚定地站在苏联阵营一方的。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苏军占领时故意把西方的代表排斥在外。只有在希腊，人民的自由才没有被剥夺，而这完全是因为有英国军队存在的缘故。

美国总统的参谋长莱希海军上将同意约瑟夫·戴维斯对丘吉尔的评价，当时他把丘吉尔描绘成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不过首先是一个伟大的英国人，他首先关注的是英国在欧洲的地位，而不是维护和平。霍普金斯也是从英俄争夺权力的角度来向杜鲁门解释丘吉尔的行动的。历史将对这两种判断都提出疑问。没人可以怀疑丘吉尔是一个伟人。他的伟大首先表现在及早认清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危险，以及他以充沛的精力和卓越的才能指挥了英国的抗战。然而 1940 年他接过政府权力的时候，他的国家仍是资源十分丰富、独立自主的，可是到 1945 年，他却使它变得贫穷困顿，不得不受美国的保护了。英国在船只和收入方面的损失十分惨重，到 1945 年，英联邦，特别是联合王国，在经济上已经十分依赖美国的援助和贸易了。然而大不列颠作为一个世界和欧洲强国的突然衰落不能仅仅用财富和资源的损失来解释，因为 1945 年英国在军事上和潜力上仍十分强大，英国在经济上的损失与苏联相比，也只不过是零头。苏联在战争年代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于美国的物资援助。

苏德战争一爆发，丘吉尔和他的联合政府即同苏联结成联盟，在当时情况下，他们也没有其它的选择余地。可是丘吉尔有一个简单化了的目的，即打败希特勒德国。他不允许其它的因素来干扰他的谋略。由于这一压倒一切的使命，加以害怕苏联退出战争，丘吉尔对斯大林加给他的中伤和侮辱，几乎是不加斥责地接受了。后来他发现别人用近乎讹诈的策略来逼迫自己。他同斯大林不同，没能在这场斗争的最初日子里就设想战后结果，以便力争不仅赢得战争还要赢得战后的和平。据说反布尔什维克的死硬分子丘吉尔竭力抑制自己的种种疑虑，为了更好地进行这场战争而强使自己与苏联合作。这可能是事实。但是他的著作表明，至少是在战争的最初几年里，他对共产主义的性质、苏联的愿望和手段了解不多，在与莫斯科的交往中，甚至迟至 1944 年，他有时仍然充满乐观主义精神和信任，而以往的经验证明这种态度是不正确的。

英国、自由世界和苏联都大大仰仗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起的作用，因为没有美国的干预，这场战争可能要拖上几十年。就英国而论。美国干预这场战争使英国付出的代价否定了英国自身的利益，反而使华盛顿对欧洲或世界事务的政策成为一种仁慈的政策。为此，与其说是美国，还不如说是英国更应该受到谴责。

从 1941 年以后，事情已经十分明显了，甚至连莫斯科也看到了，丘吉尔政府不经与罗斯福政府磋商，甚至经常是事先不取得罗斯福政府的同意，它是不愿在欧洲和其它地方采取行动或坚定地阐明政策。结果伦敦就逐渐失去其行动的自由并甘愿追随美国。一旦美国作出样子，伦敦立即效法。可是，由于罗斯福当时不愿陷入欧洲事务，所以美国经常故意避免采取主动。结果，英美的战略就主要立足于军事目的而不是政治目标。

如果说英国政府对苏联的意图和手段知道甚少的话，那末美国政府和它的许多政治和军事顾问，则是明显的闭目塞听了。罗斯福本人决意实行一种能使美国和苏联在战后和睦相处的睦邻政策，他相信待

之以耐心、友谊和豁达大度，便能减轻和最后消除他认为苏联所抱有的种种怀疑和不信任。就个人而言，他想赢得斯大林的好感。如上所述，他在《大西洋宪章》或基本的自由宣言上签字时，并没发现这位独裁者的政权有言行不一致的地方。由此他和他圈子里的许多人倒倾向于更多地怀疑英帝国主义而不怀疑苏联。他有几位亲近的私人顾问和代表已经有亲苏的倾向。

英国已经丧失了政治和军事行动的自主，而且已达到依赖于美国的程度，对此德国居然全然无知。甚至迟至 1942 年底英国仍被视作德国的主要敌人。德国也没认识到丘吉尔所热衷的是满足苏联的要求。希特勒还固执地认为，苏军横行于巴尔干和中欧，不仅对欧洲大陆国家构成严重威胁，而且也对英国构成严重威胁，他满怀信心地预言，大不列颠至少会反对斯大林的意图。随着德国日益倒运，元首断言，他的敌人的联合不久就会分崩离析，果然这种联合在希特勒死后不久的确垮掉了。但是一直到 1945 年 5 月，丘吉尔才以激烈的言词向杜鲁门总统的代表——听得目瞪口呆的戴维斯，叙述关于苏联控制欧洲并在欧洲传播共产主义的威胁。照戴维斯的说法，丘吉尔表露了对苏联领导集团的信义失去了信心。然而在大战的年代里，丘吉尔和他的联合政府事实上未能为大不列颠选定一条独立的道路，以期不仅摧毁纳粹德国，而且能保证英国本身和它的欧洲盟国不受苏联支配。

尽管英国人民显示了坚强的决心和自我牺牲的精神，但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业绩，不如英国在 1914 年至 1918 年战争年代里留给人们的印象那样深刻。尽管在战争最初的几年里，由于敌军的空军优势而显得相形见绌，英国的皇家海军和商船还是被公认为表现良好。虽然对德国的海上经济封锁一直到战争很晚才奏效，但是经过激烈的和代价高昂的斗争，德国潜艇的威胁终被消除了。皇家空军是有效率和强大的，可是使用大批轰炸机在夜间炸毁德国城市，而不考虑战略或军事利益的做法是否明智是很值得怀疑的。在分配物资兵力的轻重缓急次序上，英国陆军占第三位，尽管陆军的机械化程度很高，士气高昂、训练有素，可是陆军常常缺乏战术空军支援，军事装备与士兵的能力也不相称。在欧洲，甚至在 1944 年，也只有三十个英国野战师在战斗，这一总数中有的还来自加拿大和新西兰。英国在欧洲地位的削弱部分地要归咎于缺少地面部队，因为英国陆军的人力物力分散在全球各地。在印度和殖民地都有一支联合王国的部队。英国陆军警备部队、后方勤务部队和司令部部队以及若干野战师分布在整个非洲，在中东分布在苏伊士到伊朗之间，在印度次大陆分布在阿富汗到中国之间。只有在缅甸，英国师和印度师是在实施激烈的战斗。甚至在 1943 年英国还面临或者成为欧洲强国或者成为世界强国的选择。从实际效果看，它不可能两者兼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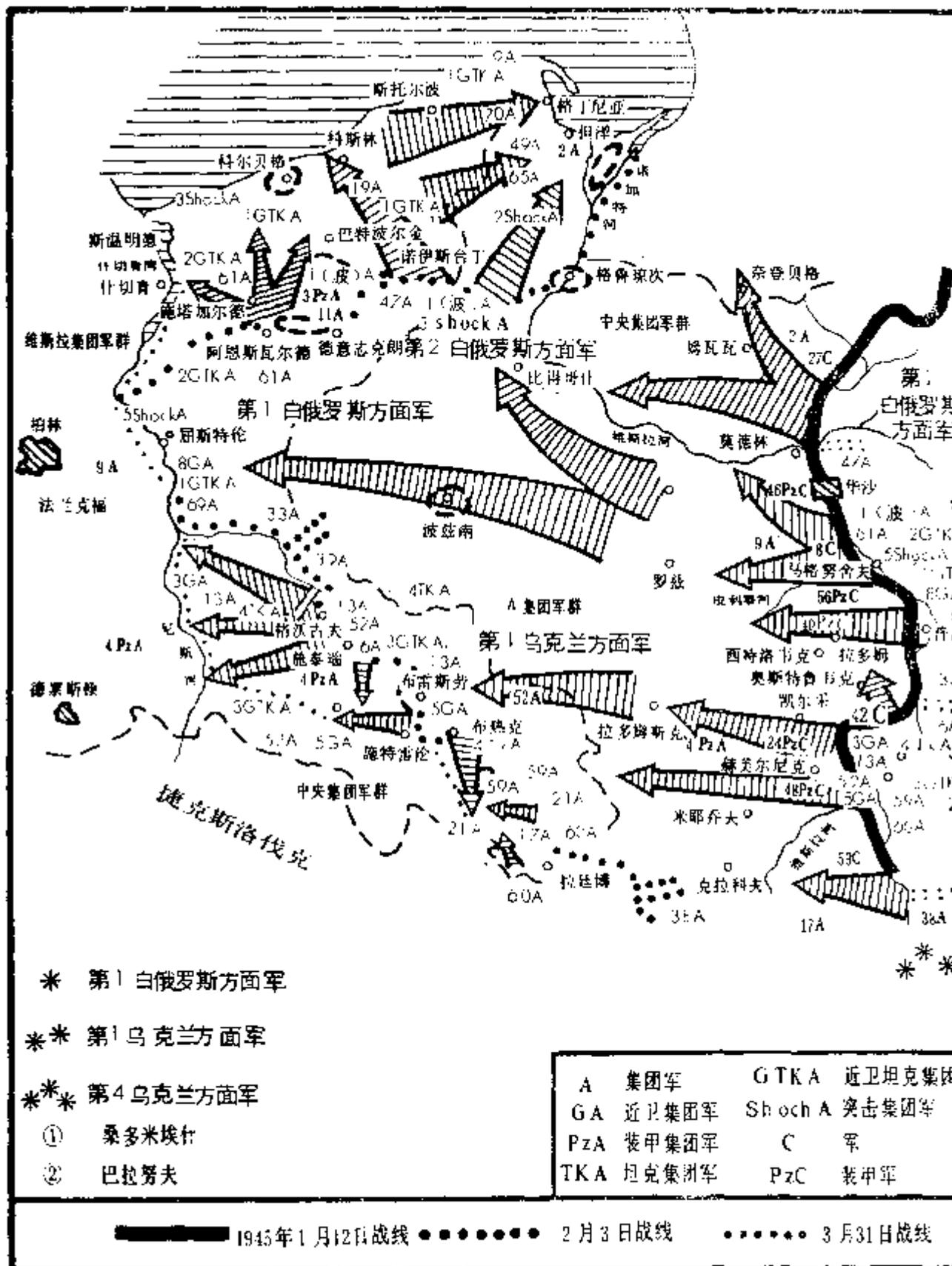
1943 年美英两国联合起来已是世界上空前强大的海空强国。如果他们希望既打败希特勒德国，同时又保卫欧洲免受苏联统治，那么进入欧洲的道路不应选在诺曼底海滩，而应从意大利攻入巴尔干，从博斯普鲁斯海峡攻入黑海，从日德兰和挪威攻入波罗的海。这些都是希特勒预见得到和害怕的登陆地点。入侵法国，尽管在战术上非常可取，但从政治上和战略上来看都是不相干的。然而进军波罗的海和巴尔干所涉及的政治和战略问题，对罗斯福来说可能是异常陌生的。单靠英国的人力物力，即使它的地面部队集中起来也不足以实现这样一个战略目标，可是这些部队在没有美国参加和支援的情况下还是足够强大，可以攻入巴尔干。F 集团军群司令魏克斯于 1943 年 9 月 24 日在腊斯登堡拜见元首，并向他发出警告说，他是仅以十个师的兵力扼守着五千公里宽的正面，其中有些师质量低劣。如果遭受进攻，魏克斯可以肯定他是守不住的，他建议毫不迟疑地撤离巴尔干。英军和丘吉尔本人在罗马尼亚和匈牙利都得人心，这两个国家都想退出战争；南斯拉夫和希腊是游击队的天下。如果英军不去顾及盟国的态度，并且不参加诺曼底登陆，而集中兵力入侵巴尔干和东南欧，那么他们的努力一定会成功。这一点看来毫无疑问。英国未能实施这一战役是它所犯的代价最大的错误之一。

由于英国政府事事一向唯美国马首是瞻，大不列颠实际上在欧洲事务中已经不再起任何真正的作用了。丘吉尔只是敦促勉为其难的罗斯福总统，已经无济于事了。需要的倒是主动性和行动。

## 第三十二章 从维斯拉河到奥得河

苏军最高统帅部 1944 年末的战略企图，是在广阔的战线上向东普鲁士、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奥地利推进，以波罗的海、柏林、布拉格和维也纳四个地区为主攻方向。可是，他们认为在中欧地区发动攻势以前，肃清波罗的海国家的敌人是再次向波兰进军的必要前提。

9 月初，舍尔纳的北方集团军群扼守着一条近五百英里长的战线，它从纳尔瓦附近的芬兰湾伸展到里加西南的多贝莱地域，在第 3 装甲集团军调归北方集团军群指挥以后，该战线还将向南延伸到涅曼河。在爱沙尼亚北部，纳尔瓦集群据守纳尔瓦防线与贝帕斯湖的北岸。但它受到驻守在贝帕斯湖和沃尔次湖（威尔特西亚尔夫湖）之间的塔尔土（多帕特）的苏军从南方突入的威胁。伯格的第 18 集团军驻在里加湾以东，而希尔佩特的第 16 集团军则在里加湾以南。舍尔纳象他的前任弗里斯纳一样想撤出爱沙尼亚，他不让希特勒知道，暗中准备撤退。在里加以东的第 16 集团军的地域内构筑层层土木工事，想由此撤走第 18 集团军。自芬兰接受了苏联的和平条件，允许苏联使用芬兰西南海岸的领海和海军基地以后，苏联海军舰队就能自由进入波罗的海中部。作为预防措施，希特勒把一个德国师配置在可控制里加湾的岛上。



从维斯拉河到奥得河  
1945年1月—3月

图 26 从维斯拉河到奥得河

苏军突入波罗的海国家的攻势是由巴格拉米扬第 1 波罗的海方面军、叶廖缅科的第 2 波罗的海方面军和马斯连尼科夫的第 3 波罗的海方面军实施的，并由作为苏军最高统帅部代表的华西列夫斯基负责协调。戈沃罗夫的列宁格勒方面军和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的第 3 白俄罗斯方面军，在翼侧实施助攻。在北部，列宁格勒方面军必须穿过贝帕斯湖以北的地峡与德军的纳尔瓦集群交战，并肃清芬兰湾爱沙尼亚沿岸一带之敌。第 3 和第 2 波罗的海方面军，将从东部突破第 18 集团军的防御，进抵波罗的海以切断第 18 集团军和纳尔瓦集群的退路。第 1 波罗的海方面军的目标是要前出到里加附近的海岸，再次切断德军在城南的这条狭窄的通道。第 3 白俄罗斯方面军在这首次攻势中没有分配到任务。列宁格勒方面军和三个波罗的海方面军有一百三十三个步兵师、六个坦克军和一个机械化军，总兵力是九十万人，三千辆(门)坦克和自行火炮以及二千六百架飞机。攻势定于 9 月 14 日开始。北方集团军群拥有三十二个师，其中一个装甲师，两个装甲护卫师以及三个党卫军旅。

里加城南方的梅默尔(尼梅内克)河和利耶卢佩(阿达)河的上游都筑起了拦河坝。下游的水位迅速下降，坦克和步兵毫不费力地越过了这道障碍。起初，巴格拉米扬的第 1 波罗的海方面军进展顺利，但是到 9 月 16 日，该方面军在里加城南数英里处被阻。不过第二天，隶属于马斯连尼科夫的第 3 波罗的海方面军的费久宁斯基第 2 突击集团军却突破了哈塞的第 2 军在塔尔土附近的防御。这一突击仅威胁到纳尔瓦集群的安全。但是日见收缩的里加城南通道却危及到整个北方集团军群的生存。在希特勒勉强同意以后发出了命令，将纳尔瓦集群从北爱沙尼亚撤至塔林港和皮亚尔努港(佩尔劳)，第 18 集团军开始向里加退却。与此同时，中央集团军群已命令劳斯的第 3 装甲集团军从施亚乌利亚伊(绍林)地域向第 1 波罗的海方面军的翼侧发起突击以支援北方集团军群，但这些进攻成效极小。此后，第 3 装甲集团军被调离中央集团军群，转隶于舍尔纳，这样舍尔纳的正面就延伸到梅默尔河和东普鲁士边境。根据希特勒的指示，舍尔纳将德军装甲部队主力从施亚乌利亚伊转移到里加正南的耶尔加瓦(米塔瓦)，准备从该地发动反攻。9 月 24 日，当爱沙尼亚的大部分都已落入苏联之手的时候，苏军的进攻突然莫名其妙地停了下来。

那天，苏军最高统帅部颁发了一项涉及到彻底改变计划的指令。既然德军大部业已成功地从爱沙尼亚撤至里加和库尔兰地域，莫斯科对封闭里加突破口就失去了兴趣。新的企图是将主攻方向从北部移往西部，进攻德军第 3 装甲集团军，苏军前出到梅默尔附近的波罗的海地域，孤立库尔兰的整个北方集团军群。为此目的，巴格拉米扬的第 1 波罗的海方面军要在六天之内把三个步兵集团军、一个坦克集团军和若干独立军从右翼调往左翼，行程一百英里。这一调动还影响到另外两个军，总共动用了五十万人、一千三百辆(门)坦克和自行火炮。苏军采取欺骗措施来掩护部队的调动，包括公开准备再次在里加附近发动进攻。其间在第 1 波罗的海方面军以南的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的第 3 白俄罗斯方面军将支援这次进攻，并兵分三路向提耳济特、贡宾能和苏伐乌基发动进攻，突入东普鲁士以牵制德军的预备队。在列宁格勒方面军开始肃清波罗的海近海岛屿上的残敌之际，第 3、第 2 波罗的海方面军将继续进入拉脱维亚攻打里加。

10 月 5 日，巴格拉米扬在经过火力侦察和仅二十分钟的炮火准备以后就开始了进攻，由于劳斯的第 3 装甲集团军的大部分装甲车辆已调往耶尔加瓦地域的北部，所以巴格拉米扬只遇到轻微的抵抗。遍布树林和沼泽的地形给部队行动造成了困难，但是奇斯佳科夫的第 6 近卫集团军和别洛博罗多夫的第 43 集团军到当天傍晚已推进了十余英里。低云层和恶劣的天气妨碍了空中支援和观察，也无法使用坦克，直到第二天沃尔斯基的第 5 近卫坦克集团军和两个坦克军才投入战斗。很快就在第 3 装甲集团军的防线上打开了一个大突破口，巴格拉米扬开始向立陶宛的波罗的海海岸西进。10 月 6 日，舍尔纳开始从里加东北

方撤出部队并把他们投入攻打巴格拉米扬的第1波罗的海方面军右翼的战斗，舍尔纳未能取胜。10月10日，克列泽尔的苏军第51集团军前出到帕兰加正北方的波罗的海海岸，而别洛博罗多夫的第43集团军前出到梅默尔城的郊区，但没能攻克该城。除了被迫已经向南进入东普鲁士的第3装甲集团军外，整个北方集团军群都被包围在库尔兰和里加，东普鲁士面临苏军渡过涅曼河发动的进攻。可是至10月12日，第3装甲集团军得到从德国中部匆忙东调的德国空军伞兵装甲军的增援，成功地稳住了沿河防线。在北部的库尔兰，舍尔纳使用第18集团军设法在利耶帕亚(利巴瓦)南面建立了一条东西走向的防线。德军撤离里加，退守图胡姆。尽管古德里安一再要求撤离库尔兰，而且事实上可以从海上撤离，但是希特勒拒不同意，因为他坚信该桥头堡可以用来达到牵制敌军的目的。尽管梅默尔在1945年1月就被苏军攻占，可是拥有二十六个师兵力的第16、第18集团军一直把库尔兰桥头堡坚守到战争结束。

攻占里加以后，马斯连尼科夫的第3波罗的海方面军被撤销。

再往南，拥有三十五个步兵师、两个坦克军的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的第3白俄罗斯方面军在东普鲁士进攻拥有十五个步兵师、两个骑兵旅的中央集团军群第4集团军，德军以为这次攻势是针对柯尼斯堡的。霍斯巴赫的第4集团军在第3装甲集团军和最高统帅部派遣的增援部队的支援下发起反攻，首先于10月22日在贡宾能击溃并歼灭了加利茨基的第11近卫集团军的一部。尔后11月初又在果乌达普附近击溃并歼灭了其他的部队。这是苏军部队首次在德国土地上作战，他们撤离前到处屠杀破坏，这对德国东部领土的居民是一种凶兆。

在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内部，希特勒和约德尔都生活在一种脱离现实的世界中。约德尔对东线战事兴趣很小，他不惜花费许多时间去挫败古德里安将军要劝说元首把部队从西向东调动的任何企图，同时又醉心于打破陆军总部和参谋总部仍残留的一点独立性。约德尔失势的对手古德里安也和他一样，心胸狭窄，闭目塞听。他有理由深信，把德国领土丢给西方盟国比让苏军占领更为可取。但是他对德国和它的敌人的力量对比的了解十分有限，以致他不可能理解把部队从西往东调或从东往西调都不会改变战争的结局。至1944年末，德国已经成了一只脆弱的硬壳果空壳，被紧紧地夹在一把巨大的硬壳果钳的有力钳牙之间。它已严重削弱，无力抵御两大敌对集团中的任何一个。古德里安从元首说的“现在事事不如意”的话中得到启示，回忆起数年前夏季愉快的日子，常常错误地哀叹德国不再拥有1940年那种素质优秀的指挥官和军队了。1941年曾使希特勒感到骄傲的德国陆军，到1944年已是一支装备低劣陈旧的军队，它很缺乏空中支援和炮兵支援，也缺乏机动车辆和燃料，以致形同跛子，并且正在与真正强大的敌人搏斗。德国正在迅速输掉这场战争是不足为奇的。

希特勒和约德尔全力以赴制定元首的新计划，企图在11月或12月向西部的阿登地区发动一场攻势。这次攻势将动用二十五个以上的师(几乎包括德军的全部战略预备队)，目标是合围英军第21集团军群和美军第1集团军，将它们牵制在比利时海岸，以阻滞盟军从西部入侵德国并赢得时间。此后，再把战略预备队由西线转到东线去解救布达佩斯或者去迎击预期将在维斯拉河地域出现的新威胁。

陆军总部格伦的东线外军处曾预报苏军的攻势迫在眉睫，它估计集结在东普鲁士和维斯拉河对面的苏军实力有二百二十五个步兵师和二十二个以上的坦克军。根据这些数字古德里安计算出苏方占有的优势是：步兵十一比一，坦克七比一，火炮二十比一。圣诞节前夕参谋总长带了盖伦的情报判断赶往希特勒在黑森齐根贝格的西线指挥所。可是这也无济于事。被数字和师团总数迷惑的希特勒，早已在组建新的部队而不愿补充现有的部队。步兵师减少到只有六个营，有些新成立的人民步兵师只有两个旅，每个旅只有两个营，满员时也只不过有六千名官兵。东线的许多师仍保留师的番号，专门蒙蔽苏军。德军在

东线作战的命令成了一个大骗局，命令中把团称作师，营称作旅，旅称作军。其后不久，机动反坦克歼击部队实际上只是装备了反坦克手榴弹的自行车连。希特勒深信，敌方也同样正在进行欺骗。在凯特尔、约德尔、古德里安和布格道夫参加的一次会议上，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会议结束时，希特勒否定了盖伦的情报判断。

根据苏联的说法，1944年末苏军的兵力是五十五个集团军，六个坦克集团军，十三个航空集团军，下辖五百个步兵师，九十四炮兵师和一百四十九个独立炮兵旅。据说，苏军共装备有一万五千辆(门)坦克和自行火炮，一万五千架各式军用飞机。苏军同时还得到波兰、捷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共二十九个师的支援。至1944年，几乎各处都重新采用了军的编制，集团军通常由三个步兵军组成，每个步兵军下辖三个师。一个方面军拥有五至七个集团军，一至两个坦克集团军和若干坦克军、机械化军和骑兵军。据说，在1944年，装备已十分充裕，每个方面军又增加若干个突破炮兵师和一个火箭炮(卡秋莎)师、若干高炮师和炮兵旅。坦克集团军仍不用师的编制，通常由两个坦克军，一个机械化军组成，每个军拥有三至四个旅。近卫步兵师有另外的装备标准。因为每一近卫步兵师编成内有一个炮兵旅，而不是一个三连制的炮兵团，这个炮兵旅的编成内有一个加农炮团、一个榴弹炮团、一个迫击炮团。一部分骑兵装备了美制的四分之一吨卡车，据德国当时的估计，苏军使用的所有车辆有一半来自美国。

12月16日发动的阿登攻势，完全出乎英、美军队的意料，德军最初战绩卓著。到圣诞节前夕，即希特勒与古德里安开会的那天，形势已经很清楚：攻势已达到最高峰，而攻势的战略目标却永远无法达到了。古德里安主张放弃攻势并要把部队向东调往可掩护勃兰登堡的罗兹以北的地域，组建一个新的集团军。另一方面元首却拒不认真对待苏军的意图，他不相信苏军会实施一场大规模的攻势。他认为，无论如何，放弃东部的领土总比放弃西部的领土好过一些，因为在西部鲁尔河已受到直接威胁。他认为他在东部直接关切的是保卫布达佩斯和匈牙利的瑙杰考尼饶产油区。

参谋总长曾徒劳地要求把被围困在库尔的部队撤出来以便把他们组成预备队，并恳请调给从芬兰(最高统帅部的一个战场)撤回的德军师。他的这些要求都遭到拒绝，并遭到反驳说，东线的德军必须自己照顾自己。12月31日和1月9日，古德里安企图再次让元首注意到局势极为紧迫。可是，希特勒在他的自己的虚幻世界里生活得太久了，他仍坚信自己的天赋，他病态地怀疑他的军事部属，认为他的计划破产是由于他们未能极其严格地服从他的命令。指挥官和参谋军官继续遭到逮捕。元首分析形势时，对敌人的能力或企图都不屑一顾。11月末，他发布了一道传达到每个士兵的命令。命令宣布，任何要塞、守备部队或坚固支撑点的指挥官，从他的防线撤退或突围前，应向其他军官或士兵移交指挥权。任何军官或士兵，只要他认为他有能力继续抵抗时，不论军阶高低，都应授予他一切指挥权力。1月中旬，古德里安和格伦预料中的苏军大规模攻势已经发动了，东部防御已被突破。希特勒认为战地指挥官撤退是由于缺乏意志力和胆怯懦弱。希特勒发布了一道元首命令，即使按当时的德国标准衡量，这道命令也是令人吃惊的：师级以上的部队指挥官非经正常途径将他的意图报告给最高统帅部，让元首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干预之前，不得下令进攻、反攻或撤退。元首的干预通常意味着撤销成命。希特勒当时已作好从他的地下避弹室指挥战争的准备，下至师一级部队的一举一动，都要受他的制约。

东部领土上的人民，包括许多遭到轰炸而疏散到东部的西德人，对自己的命运不抱任何幻想，如果一旦受到苏军入侵的话。他们为恐惧所苦，多数人想要离开家园逃往西方。军队指挥官们知道，苏军攻势发起后，成群结队的难民会妨碍他们的军事行动。他们力促居民们立即撤离前方地域。希特勒斥责这一建议为失败主义的又一表现，并命令纳粹党的地方长官设法使这些居民坚定地留在原地。这一命令在1945年头几个月里产生了可怕的后果。因为战争即将在德国本土上打起来，德军仍可完全控制的一个集

团军群的战斗地域纵深缩减到六英里，还不及一个师的纵深大。在这条防线的背后，战斗或配置部队都要由纳粹党和国家行政机构批准和干预。德国陆军已根本不能通过这种机构享有它在俄国和波兰的总督区所享有的征用和强制的权力。

1月初，德军在东部共拥有五个集团军群。舍尔纳的北方集团军群的第16和第18集团军被围困在库尔兰，此后在战争中很少发挥作用。赖因哈特的中央集团军群的第3装甲集团军、第4、第2集团军在华沙以北沿纳雷夫河到与它汇合的维斯拉河一线扼守着东普鲁士和波兰北部。哈佩的A集团军群的第9、第17集团军和第4、第1装甲集团军扼守一条南北防线，这条防线从华沙北部沿维斯拉河中段延伸到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喀尔巴阡山。韦勒的南方集团军群在匈牙利，魏克斯的F集团军群扼守南翼侧。苏军新的冬季攻势，将要指向赖因哈特的中央集团军群和哈佩的A集团军群的七十个师。这次攻势将使苏军从维斯拉河中段来一次大的跳跃，直抵距柏林约五十英里的奥得河。苏军主攻部队以坦克和机械化部队为主，主突方向是华沙-柏林轴线，这是德军装甲部队和装甲护卫部队防守最薄弱的地方。在东部的总共十八个装甲师中有七个在匈牙利，两个在库尔兰，四个在东普鲁士，只有五个在中部掩护勃兰登堡。

苏军的这次攻势，被正确地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大的战略行动之一。它主要是以两支强大的装甲部队平行发起突击，南路是由第1乌克兰方面军从维斯拉河畔的巴拉努夫桥头堡攻入西里西亚的布雷斯劳，北路由第1白俄罗斯方面军从普瓦维和马格努舍夫的两个桥头堡向波兹南(波森)挺进。两路大军向柏林对进突击。这次攻势当前和首要目标是抵达奥得河，准备直插德国心脏。

朱可夫说，9月末他和罗科索夫斯基奉命到莫斯科就佩尔霍罗维奇的第47集团军在华沙正北的进攻不能取胜的原因接受盘问。斯大林精神烦躁不安，容易激动。他起初不同意朱可夫和罗科索夫斯基关于停止所有进攻的劝告。后来，可能是这次会见的结果，斯大林决定把第1白俄罗斯方面军和第1乌克兰方面军置于他的直接控制之下。朱可夫放弃了作为最高统帅部代表的协调使命，被指定从罗科索夫斯基手中接过第1白俄罗斯方面军的指挥权，罗科索夫斯基前往第2白俄罗斯方面军接替扎哈罗夫，而扎哈罗夫则接任第4近卫集团军司令员。据朱可夫自己说，他作为斯大林的主要军事助手，事实上仍然是大本营的高级成员。

10月，朱可夫和安东诺夫开始为发动攻势从事参谋准备工作。朱可夫似乎专心注意由东普鲁士的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对翼侧造成的危险，并责怪斯大林不接受他的劝告，没有给第1白俄罗斯方面军再增加一个集团军以消除其翼侧受到的威胁。11月1日或2日，计划呈交给了斯大林，到11月中，在要参加进攻的两个方面军和集团军的司令部里，通过一系列的演习和沙盘作业继续进行计划。发动进攻的确切日期没有定下来，但是部队要在1月15日至20日前进入战备状态。朱可夫强调了苏联军队所面临的新的困难：铁路和交通线要通过波兰领土，因此易遭破坏；在敌人后方地域获取消息和情报也比过去困难得多。这两个问题表明苏联占领军和当地的波兰人之间的紧张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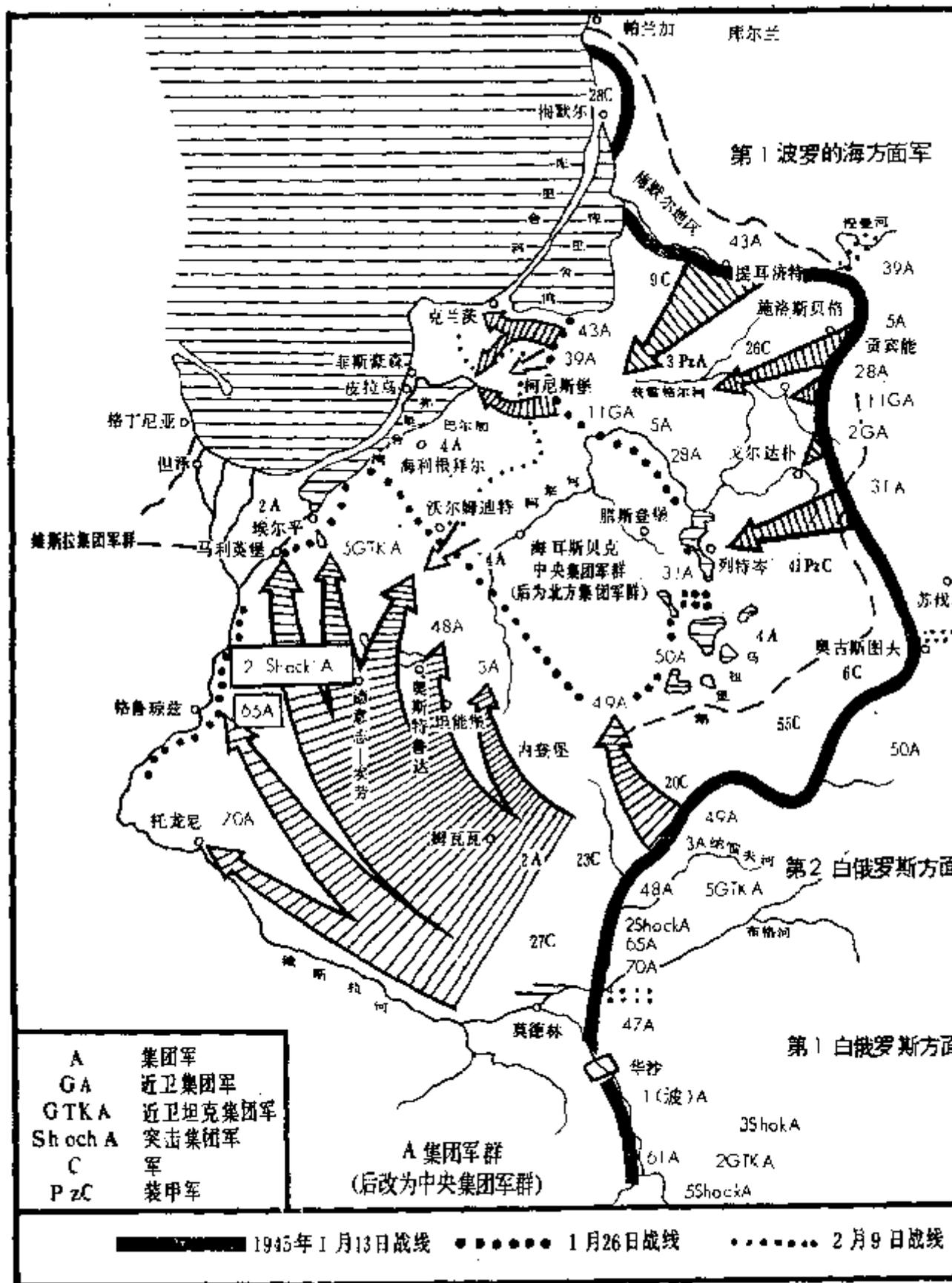
科涅夫第1乌克兰方面军和朱可夫的第1白俄罗斯方面军各有十个集团军，包括两个坦克集团军和几个别的军。据说，他们的总兵力达一百六十三个师，六千四百辆(门)坦克和自行火炮(占东部装甲兵力的百分之四十三)，四千七百架飞机和二百二十万人。两个方面军攻势的正面宽度超过三百英里。

第1白俄罗斯方面军的攻势分为三个作战方向。在最北面，配置在华沙以北的佩尔霍罗维奇的第47集团军将对这个首都实施两翼合围，而贝尔林的波兰第1集团军和别洛夫的第61集团军从小小的马格努舍夫桥头堡的北角发起进攻，从南面合围该城。在中央，也是从马格努舍夫桥头堡发起进攻，这是主要突击方向，首先向西直接指向库特诺和罗兹，然后指向比德戈什(布朗贝克)和波兹南，突破正面宽度不

到十英里。这一西向的突击，将由别尔扎林的第5突击集团军和崔可夫的第8近卫集团军实施，而在其两翼的卡图科夫的第1近卫坦克集团军和波格丹诺夫的第2近卫坦克集团军，担任第二梯队。第三个作战方向是从普瓦维桥头堡向拉多姆发动的辅助突击，由茨维塔耶夫的第33集团军和科尔帕克奇的第69集团军以及三个坦克军担任，配合第1乌克兰方面军的右翼。

科涅夫的第1乌克兰方面军预计要从巴拉努夫桥头堡向前推进，消灭凯尔采的敌人，在十二天内赶到拉多姆斯科-琴斯托霍瓦-梅胡夫一线。然后向西里西亚的首府布雷斯劳推进。从巴拉努夫桥头堡向内陆的突进是在一个十九英里宽的狭窄正面上实施的，使用了六个突破炮兵师、三个集团军：普霍夫的第13集团军，科罗捷耶夫的第52集团军和扎多夫的第5近卫集团军。古谢夫的第21和科罗夫尼科夫的第59集团军、雷巴尔科的第3近卫坦克集团军、列柳申科的第4近卫坦克集团军将担任第二梯队。其两翼将实施辅助进攻，北翼由戈尔多夫的第3近卫集团军和戈罗江斯基的第6集团军从施得沃维次和奥斯特鲁韦克以北发动进攻以支援对拉多姆的进攻，南翼则由库罗奇金的第60集团军和彼得罗夫的第4乌克兰方面军指挥的莫斯卡连科第38集团军向南面的克拉科夫实施进攻。其间，在华沙东北方的罗科索夫斯基的第2白俄罗斯方面军将向西北出击，并在肃清维斯拉河右岸的敌军、攻下马利英堡之后，近逼波罗的海沿岸的但泽，这样就可切断东普鲁士与德国的其余部分的联系，同时为朱可夫的右翼提供一些掩护。

尽管自12月初苏联发动攻势的准备作业已就绪，但苏军仍按兵不动。德军方面错误地认为这是故意拖延，因为克里姆林宫企图给西方大国施加压力，要他们承认卢布林波兰政府。事实上那年冬天姗姗来迟，苏军最高统帅部不愿在深深的泥淖中发动攻势，因为这会使他们无法发挥装甲和机械化的优势。另外使用火炮和空中力量也需要良好的能见度。早在12月14日斯大林就告诉哈里曼说，他在等待连续的好天气，以便采取重要行动，事实上德军一方也知道苏军早已准备就绪，正在等待晴朗的霜冻天气。当时德军的作战日记上对此也有所记载。



东 普 鲁 士  
1945年1月—2月

## 图 27 东普鲁士

1月6日丘吉尔给斯大林发了一封私人电报，问及1月间是否能指望苏军对维斯拉河再次发动攻势，用丘吉尔的话说，阿登地区的战事“十分吃紧”。斯大林在1月7日给丘吉尔的答复中解释说，他正在等待天气转好并允诺不迟于1月的下半月就发动攻势。由于曾把日期临时定在1月15日至20日，所以他所作的许诺只是他原先已经作的安排。尽管丘吉尔忘记了斯大林在华沙起义时的寸步不让以及苏联在战争结束阶段所耍的两面手法，但后来他还提到过这件事情并把斯大林令人激动的答复(他所称的)说成是他能与莫斯科迅速办成事情的一个例子，但苏联的真实意图至今捉摸不定。斯大林事实上把进攻的日子提前了，他这样做可能是真心支援西方盟友。另一方面，他这样做也许可能是为自身利益打算，想在德国战略预备队再次东进对付苏军之前就给予打击。还有各种疑问至今仍不得其解。斯大林有时一日数次通过高频无线电话与他的方面军司令员保持个人联系。但他始终没有通知科涅夫进攻日期已经改变，直到1月9日当安东诺夫通过无线电话命令第1乌克兰方面军于1月12日开始进攻，第1白俄罗斯方面军于1月14日开始进攻时才通知他。两天的延误至今仍使人大惑不解，也不符合当时苏军实施较大规模作战的常规。可是在查考了苏联的欧洲部分和西伯利亚西部1月头十天的气象日记，这事就显出端倪来了。1月6日以前天气温暖潮湿，前景难以捉摸。1月7日和8日，里海以北的大片区域内有高压开始形成并逐渐向北移动，进入俄国中部。1月8日有确切的迹象表明，俄国西部和波兰会有寒冷和恶劣的气候，但是1月9日前还不可能完全确定。1月10日被德国人俘获的战俘说，攻势将在1月11日至16日发动。

1月12日科涅夫的第1乌克兰方面军开始从巴拉努夫桥头堡向格雷泽尔的第4装甲集团军发动进攻，进攻部队以突然袭击占领了巴格努夫桥头堡四周的德军前方支撑点。上午十时，开始炮火准备，差不多持续两个小时，其间德军的控制与通信系统损坏了。上午十一时四十七分炮火延伸，强击营(有的是惩罚部队)在坦克和复式弹幕射击的掩护下向冯·埃德尔斯海姆的第48装甲军的三个步兵师和雷克纳格勒的第42军的四个步兵师发动进攻。因为他们受到希特勒命令的约束，同时又受到压倒一切的猛烈炮火的压制，谁也无法调动前方的部队。奉希特勒特急命令而调至靠近前线的第24装甲军的部分部队也被卷入战斗并被炮火所击溃；甚至科涅夫事后都认为，在元首的新的体制的控制下，德军的战术防御已进入绝境。恶劣的天气使苏联空军实施战术支援时，只能出动几百架次，但到第一天傍晚，第一梯队的各集团军向纵深突破达十二英里。可是第二天德军加强了抵抗，尤其是在凯尔采-赫美耳尼克一带，苏军进攻的速度放慢了。因而科涅夫命令其第二梯队中的科罗夫尼科夫的第59集团军和一个坦克军投入战斗向南朝克拉科夫突击。1月14日进展又迅速了。第二天内林的第24装甲军终被击溃，苏军进入了开阔地域，四天挺进了六十余英里。德军的通信系统全部损坏，部队溃不成军。部分被围困的德军第42军企图撤退，但军部遭到苏军坦克部队的进攻，雷克纳格勒军长被击毙。这时，德军防御阵地上突破口的肩部已被苏军占领。好天气大大改善了飞行条件，苏空军每天出动的飞机从三百架次增加到一千七百架次。1月17日苏军渡过了瓦尔塔河，六天以后苏军在一条一百六十英里的正面上突破纵深一百英里。

希特勒仍在齐根贝格指挥阿登战役并想发动一次突入阿尔萨斯的进攻，他对挽救局势根本无能为力。但是1月15日，他又重新采用他的拆东墙补西墙的老战略。这往往造成两个防区都缺少兵力，而预备队则放在铁路侧轨上被撇在一边。希特勒不听古德里安的劝告，命令冯·绍肯的大德意志装甲军从东普鲁士的中央集团军群赶往罗兹去加强已经被科涅夫攻占了的凯尔采的防御。当绍肯在罗兹下火车时，该城已遭受炮火轰击，他能够杀开一条血路与内林第24装甲军会合还算是幸运的。

朱可夫的第1白俄罗斯方面军在科涅夫发动攻势后两天，1月14日从普瓦维和马格努舍夫两个桥头

堡发动进攻。根据苏联的说法，正面仅为十五英里、纵深为七英里的小小的马格努舍夫桥头堡在进攻的那天容纳了不下于四十万的兵员，一千七百辆(门)坦克和自行火炮。不过当时苏军的前线指挥官几乎无需为隐蔽他们的行动和企图而操心。这里起初和南方一样，飞行气象条件很坏，全靠火炮和坦克实施火力支援。经过比较短暂的炮火准备之后，前方营就对布洛克的第56装甲军和哈特曼的第8军发起进攻，这两个军都隶属于仅由七个步兵师和华沙卫戍部队组成的冯·吕特维茨的德军第9集团军。苏军立即取得了胜利，这两个军均被击溃，担任第9集团军预备队的亨里齐的第40装甲军的两个师也同遭厄运。1月15日苏军强渡皮利察河，拉多姆于1月16日失陷。天刚放晴，支援朱可夫的第16航空集团军便出动了三千四百架次，据报道德国空军只出动了四十二架次。在第1白俄罗斯方面军的右翼，华沙受到南北两翼步步紧缩的包围，进攻的主力是由波格丹诺夫的第2近卫坦克集团军和别洛夫的第61集团军组成的南路部队。负有封锁通往波兹南通道任务的弗里斯的第46装甲军被迫从华沙地域西撤，以躲避苏军的钳形攻势。但是第2近卫坦克集团军从南部施加的压力极大，第46装甲军被迫往北撤过维斯拉河，从而使通往波兹南和奥得河的轴线处于暴露的状态。至1月17日德军撤离元首选定的华沙要塞，随即由波兰第1集团军占领了这个城市。

1月16日，希特勒返回柏林，前此他已命令泽普·迪特里希的党卫军第6装甲集团军从阿登地域东撤。A集团军群的覆没和中央集团军群处于困境以及由此给数千万德国人造成的可怕后果，这些情况都不足以阻止希特勒把从阿登撤退下来的大部分部队都调往匈牙利去保护油田和炼油厂。违反他的命令撤离华沙使他怒火中烧，以后的几天里他都一直忙于调查和命令逮捕那些看来负有罪责的参谋军官。1月16日哈佩被撤掉了A集团军群的指挥职务而由元首的宠信人物、北方集团军群的舍尔纳接替，舍尔纳的位子由奥地利人伦杜利克接替。吕特维茨也不得不去职。可是舍尔纳仍无力挽回败局。他从希姆莱的后备军得到的增援只不过是几个缺乏训练和装备不足的人民步兵师、军事院校的教职员和学员、警察和党卫军。其间第1乌克兰方面军和第1白俄罗斯方面军的部队向西涌去，昼夜兼程地追击德军，坦克成大纵队沿着公路浩浩荡荡地行进，一路上只遇到微不足道的抵抗。苏军部队在渡过奥得河能立功受奖的诺言的激励下，于1月19日，即攻势发动后仅七天就越过了布雷斯劳以东的1938年波兰-西里西亚边界。在接近奥得河时简直成了一场赛跑。第4装甲集团军和第9集团军的残部被抛在后面数英里之遥，一个大包围圈缓慢地向奥得河畔的格沃古夫西移。只有没有实施近距离交战的舒尔茨的第17集团军勉强维持了表面上的有秩序的撤退。他们在1月19日丢弃了克拉科夫，退守西里西亚东南方的奥得河上游。

在东普鲁士指挥中央集团军群的赖因哈特的处境也是岌岌可危。他负责指挥第3装甲集团军，第4和第2集团军。同时他还得到一支据信人数达到二十万的成分混杂的德国武装警察、人民冲锋队队伍的支援。赖因哈特曾徒劳地力促希特勒批准撤离库尔兰并撤回第4集团军。第4集团军的防线在东南方苏伐乌基与奥古斯图夫向前突出然后延伸到列特岑附近的马祖里湖畔。苏军具有机动性和兵力上的优势，能从北部和南部发动进攻(马祖里湖被夹在中间)，分两路大军向柯尼斯堡与马利英堡实施钳形运动，旨在包围整个东普鲁士。苏联方面军有充足的装备，还有强大的坦克和炮兵部队，但是伤亡严重，造成了惯常的步兵兵员不足。此时，罗科索夫斯基的第2白俄罗斯方面军得到了十二万名补充兵员，可是他们中间没有一个是苏联国内增援机构输送的。近四万名是重返岗位的伤病员，二万名是后方和供应部门裁减下来的编余人员。一万名是从德军手中夺回的苏联俘虏，五万三千名是应征入伍者，主要是被强行征召的波兰人、乌克兰人和波罗的海人。

罗科索夫斯基的第2白俄罗斯方面军将从纳雷夫桥头堡向北进攻，用四个集团军、一个坦克集团军和另一个预备集团军向基本上处于正北方向在姆瓦瓦、德意志-埃劳、奥斯特鲁达和马利英堡的魏斯的第

2 集团军实施主突。另外两个苏军集团军和一个坦克军将向西北方向的托龙尼的波美拉尼亚实施辅助突击。再往北，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的第 3 白俄罗斯方面军将向西攻入东普鲁士，消灭劳斯指挥的第 3 装甲集团军，沿着通往柯尼斯堡的普雷格尔河一线运动，孤立梅默尔的德军。四个集团军和两个坦克军将用在进攻的主要地段上。第 1 波罗的海方面军的别洛博罗多夫的第 43 集团军将渡过涅曼河发动进攻，支援北翼。为这场攻势提供了五条弹药供应线，其中两条预定在战斗打响的第一天使用。

罗科索夫斯基的攻势于 1 月 14 日在大雪纷飞中开始，能见度很低，仅能看清二百码以内的物体，前方营的进攻十分顺利以致取消了炮击计划。在最初的几小时内只有轻微的抵抗，可是逐渐地开始了连级和营级的反冲击，德军开始竭尽全力拼死地战斗。1 月 15 日赖因哈特把他的集团军群的预备队，第 7 装甲师以及大德意志装甲护卫师都投入战斗，致使第 2 白俄罗斯方面军遭受损失和受挫延搁。但是，正是在这个关头，希特勒从赖因哈特处调走了绍肯指挥的大德意志装甲军，通过铁路把该军运往驻罗兹的 A 集团军群以阻挡第 1 白俄罗斯方面军在更南边的进攻。当罗科索夫斯基投入另外两个坦克军进攻赖因哈特时，德军的战线又开始移动了。那天晴空万里，韦尔希宁的第 4 航空集团军出动飞机二千五百架次。由希特勒指定为要塞的姆瓦瓦和莫德林被攻克了。至 1 月 19 日，罗科索夫斯基已经突破了宽达七十英里的正面，突入纵深四十英里。同一天，苏军部队从南部的内登堡附近越过了 1938 年东普鲁士边界。德军第 2 集团军在苏军来到之前就放弃了仓库和辎重撤退了，沿途敷设了地雷。坦能堡在 1 月 21 日被占领，德军在撤退前把兴登堡及其夫人的遗骸迁走并毁掉了那座大纪念碑。

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的第 3 白俄罗斯方面军已经向正西方运动，进入了东普鲁士到达罗科索夫斯基的北面，他利用雾、低云和低空飞机的噪音来隐蔽为发动进攻而正在集结的部队，于 1 月 13 日进攻劳斯的第 3 装甲集团军。进攻是上午六时开始的，但是尽管支援火力十分猛烈，苏军进展还是很缓慢。施洛斯贝格和卡坦瑙在战斗中几经易手。提耳济特在 1 月 18 日被攻占。虽然遭到巨大的压力，第 3 装甲集团军继续扼守一条攻不破的战线。驻守马祖里湖前面暴露的突出部的霍斯巴赫的德军第 4 集团军还没遭到进攻，可是在罗科索夫斯基的第 2 白俄罗斯方面军正面的魏斯的德军第 2 集团军有溃散的危险。虽有水手、空军地勤人员和人民冲锋队的增援，还是有许多士兵逃跑或者投降。有些坚固支撑点一被包围就停止战斗，守军中的一些指挥官因失职而被就地枪决。1 月 23 日傍晚，沃尔斯基的第 5 近卫坦克集团军的第 29 坦克军的一支特遣队抵达了波罗的海沿岸的埃尔平。当坦克开着前灯沿大街驶过时，商店仍在营业，工厂仍在开工。托龙尼和马利英堡也被攻占，至 1 月 26 日第 3 装甲集团军、第 4 集团军和德军第 2 集团军的一部分已被包围在东普鲁士。罗科索夫斯基的部队在十二天内挺进了一百二十五英里。德国作战日记的笔者当时就注意到，苏军善于使用地图并绕过了所有的抵抗中心，他对苏军指挥的灵活性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赖因哈特曾敦促及早把马祖里湖以西的霍斯巴赫的第 4 集团军撤走，可是一直到 1 月 21 日希特勒才同意撤退。那时正需要在位于沃尔姆迪特附近的第 3 装甲集团军的后方面朝西建立一条新防线，来掩护由于第 2 集团军的防御被突破所造成的缺口。1 月 22 日，元首进而同意撤离梅默尔，但是，第二天他又坚持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守马祖里湖区内的列特岑防线，这一阵地已经由于苏军的推进而被从侧翼包围起来了。赖因哈特深信他应该带上大批东普鲁士居民撤退，希望能进入德军在维斯拉河和但泽以西的诺加特阵地。德军第 4 集团军司令霍斯巴赫与他持同样观点，并且退守马祖里湖以西的海耳斯贝克准备在西面发动一场进攻。1 月 26 日，多疑的希特勒对赖因哈特和霍斯巴赫大发雷霆，下令把他们撤职。赖因哈特由北方集团军群的伦杜利克替换，霍斯巴赫则由米勒取代。希特勒特别命令伦杜利克死守东普鲁士首府柯尼斯堡，直到最后一兵一卒。就在当天，希特勒又对部队重行改组和重编番号。北方集团军群改为

库尔兰集团军群，中央集团军群改为新的北方集团军群，而 A 集团军群则改为中央集团军群。新组建了维斯拉集团军群来保卫但泽和波美拉尼亚。它下辖魏斯的第 2 集团军和大多由残余的部队和分遣队组成的布赛的第 9 集团军。指挥权交给了希姆莱(同时兼任后备军司令、警察和党卫军头子)，因为希特勒抱有这样的信条：一个人忠诚可靠、狂热盲目要胜过他在军事上的才干和经验。这后两条特长希姆莱根本沾不上边。由于库尔兰和北方集团军群与帝国之间的联系被割断了，东部防御完全仰仗维斯拉集团军群，它负责守卫通向德国北部的通道。而中央集团军群则保卫萨克森、苏台德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全境。南方集团军群仍在匈牙利，德军继续扼守南斯拉夫和意大利北部的大部分领土。希特勒仍认为对德国生存至关重要的战略地区是匈牙利的产油区、维也纳盆地以及但泽湾内的德国潜艇深水训练场。二十六个师在库尔兰，二十七个师被孤立在东普鲁士。

东普鲁士的战事已近尾声，尽管伦杜利克在柯尼斯堡、萨姆兰以及弗里舍湾南岸的部分地域坚守了好几个月。其间争夺波美拉尼亚的战幕即将拉开。苏军部队在弹药和车用燃料供应上遇到了困难，因为铁路的敷设和维修远远跟不上部队的推进。但是，它们有充足的良好机场和食物供应。原计划用罗科索夫斯基的第 2 白俄罗斯方面军去消灭维斯拉集团军群所辖的魏斯的第 2 集团军以及新组建的由施泰纳指挥的第 11 集团军。可是，2 月 10 日向新什切青发动的进攻，不料却在十天受阻。许多苏军师拖得疲惫不堪，每师的兵员减少到只剩四千人。此时，第 2 白俄罗斯方面军的作战实力约为三百辆坦克和四十五个步兵师。已经逼近奥得河的朱可夫的第 1 白俄罗斯方面军，为了保障其翼侧的安全，向北插入波美拉尼亚西部，向前推进三十多英里，沿途遇到稀疏的抵抗，消灭了在德意志-克隆和阿恩斯瓦尔德的敌集群。于是苏军拟订了一项攻入波美拉尼亚的新计划，计划规定由第 1 和第 2 白俄罗斯方面军实施。罗科索夫斯基的第 2 白俄罗斯方面军将继续向北攻入波美拉尼亚的中部和东部，主要突击点最初选在科夏林。朱可夫的第 1 白俄罗斯方面军将于一个星期后再开始进攻，从阿恩斯瓦尔德向北攻入波美拉尼亚西部，主轴线从阿恩斯瓦尔德到波罗的海沿岸的科沃布热克。

德军第 3 装甲集团军司令劳斯那时已从东普鲁士返回波美拉尼亚，因为计划让他的司令部在本月晚些时候接管新组建的第 11 集团军司令部。劳斯看到用于防御的某些部队的情况，他怀疑能否守住波美拉尼亚，特别是那个所谓的波美拉尼亚师是一支成分纷杂的工兵、空军地勤、海军测绘队、人民冲锋队组成的部队。它们没有火炮、反坦克炮、通信器材或后勤供应，有时甚至没有团、营指挥官。按照元首的命令，希姆莱即将发动连古德里安也寄予巨大希望的施塔加尔特反攻。希姆莱告诉劳斯，他和元首都深信施塔加尔特攻势将会以对德国有利的方式决定战争的结局。接着就开始选拔军官填补团级和营级指挥官职位的空缺，这些人员仅仅是希姆莱从一份假期已满即将返回库尔兰集团军群的军官名单中选定的。这些军官中许多人是在战斗真正打响以后才由希姆莱派车匆匆送往各自的岗位的。2 月 15 日开始的施塔加尔特反攻失败了，几乎是即刻便被阻止住了。

2 月 20 日，除了元首和他身边小圈子里的人以外，所有的德国人都已看到形势异常严重。施佩尔一再断言，战争已经输了，但是元首早已拒绝接见他。古德里安已通知里宾特洛甫必须至少在一条战线上寻求停战。比较开明和比较持批评态度的人认为德国的处境已经毫无希望。在奥得河中段，柏林受到第 1 乌克兰方面军和第 1 白俄罗斯方面军的直接威胁，在维斯拉河下游埃尔平和马利英堡周围的苏军部队正奋力突破但泽和格丁尼亚。2 月 21 日，元首发布了一系列不切实际的命令。在上西里西亚的第 17 集团军准备攻打第 1 乌克兰方面军的左翼。按照希特勒的命令，奥得河-尼斯河一线要守住，而对德国在波罗的海的海军十分重要的什切青-但泽铁路则要不惜一切代价死守。真实的情况却如参谋总长和第 2 集团军司令所主张的，要求从库尔兰、东普鲁士和整个波美拉尼亚撤退。2 月 15 日，第 11 集团军从施塔加尔特向

阿恩斯瓦尔德进攻，所获甚微，再次被敌人逼得退了下來。一星期以后，当罗科索夫斯基从但泽和比德哥什之间的地域开始进攻时，波美拉尼亚德军的命运已成定局。

起初苏军进展缓慢，可是新什切青在2月28日被攻占。3月1日，朱可夫的第1白俄罗斯方面军的部分部队从阿恩斯瓦尔德加入了这场攻势，为此朱可夫使用了四个步兵集团军、两个坦克集团军和其他的军从阿恩斯瓦尔德发起突击，只留下三个集团军扼守奥得河。德军最高统帅部未曾预料到会有大批部队集结在北部。科兹洛夫的第19集团军于3月5日抵达波罗的海沿岸的科斯林，德军第2集团军被包围。然后苏军部队向西朝科尔贝格，向东朝格丁尼亚成扇形展开。

元首的反应是可以预料得到的。科尔贝格成了一座要塞。他发出了收复波美拉尼亚的响亮号召。五个装甲师和装甲护卫师奉命从中央集团军群北上赶往什切青。可是车用燃料不足，只够用于作战，部队调动只能依靠铁路。待到部队赶到什切青，桥头堡很快就遭到别洛夫的第61集团军和波格丹诺夫的第2近卫坦克集团军从奥得河以东和什切青湾发动的进攻。所有的德军增援部队都卷入了这场战斗。其间，从波罗的海国家、东普鲁士和波美拉尼亚来的成群结队的难民(主要是妇女和儿童，年纪很小的少年和很老的老人)为了逃避苏联人和波兰人的暴行，乘着农用马车或徒步冒着严寒向西行进，他们把大路和小道全阻塞了。其中许多人穿过库里舍河和弗里舍河流域，离乡背井逃离波罗的海国家和东普鲁士。这是两条长逾五十英里、宽不到一、两英里的狭长地带，分别把梅默尔和柯尼斯堡以及柯尼斯堡和但泽连结起来。难民们由于长期在野外奔波，又经常遭受空袭而不断死亡，他们尾随被押解西行的俘虏和劳工长途跋涉。有时他们受到炮火的轰击，至少有一次，一队苏军坦克故意把一批沿路逃亡的难民辗压在坦克履带之下。德军第2集团军和第3装甲集团军被分割成孤立的部队和支队，这些部队在以后的几周内继续进行战斗。第10党卫军军和特陶军级集群被围困在巴特波尔金附近。施塔加尔特在3月5日被攻占，被围困在格鲁琼次的守卫部队第二天也被歼。

德军反坦克防御主要依赖反坦克手榴弹和短程空心装药火箭弹。在战斗中被击毁的五百八十辆坦克中有三分之二是被勇敢的士兵和青年在近战中击毁的。反坦克连是由乘坐摩托车和自行车的后勤兵组成，随时准备机动。在巴尔登堡，有十五辆坦克出其不意地突破阵地，一小批五十岁以上的德军临危不惧，虽有牺牲却击退了坦克的进攻。这些德军中的每一个人都是生平第一次看到敌军坦克。当天中午，一个森林观察站(该站也是警报系统的一部分)打电话说苏军坦克正在附近集结，一个自行车连立即从巴尔登堡出发登上自行车，拼命追赶。结果那天下午击毁了六辆敌军坦克。尽管这些英勇的非正规部队可能对野战部队作出有价值的支援，可是没有野战部队作为骨干，德军的抵抗是不可能持久的。拉脱维亚党卫军师和法兰西党卫军师在敌军突破后与第2集团军失去了联系，他们就象洪水般地退了下來。许多人如惊弓之鸟，仓惶逃命。他们的行为危及到当时仍然英勇顽强的人民冲锋队的士气。敌军士兵化装成波罗的海难民或波兰难民，将武器藏在马车里，加入了车队，在进入后方后便进行突然袭击，占领交通中心。被占领地区发生了屠杀和奸淫的惨剧。

2月25日下午，当第3装甲集团军接到元首命令要把科尔贝格变成一座要塞时，劳斯表示反对。劳斯的理由是城里到处是医院和伤兵，难民更是人满为患，他又缺乏守城的武器或组织城防的指挥人员。陆军总部告诉他，一名上校将坐飞机赶来接任要塞司令官，十二门新式反坦克炮将从施潘道调来。这些决定都没有考虑到已知的消息，即通往科尔贝格的所有铁路交通都已被医疗列车和难民列车挤得水泄不通。在两天之内，难民和居民筑起了层层土木工事和堡垒，城里城外都组织了突击队，强征人员和器材作防御之用。要塞司令在他的辖区内操生杀大权，没有人对他的命令表示过反对。在科尔贝格，人民冲锋队拼命战斗到3月18日，掩护伤员和难民从海上撤退。3月20日希姆莱被解除维斯拉集团军群司令的

职务，由前第1装甲集团军司令海因里希接替。可是至此波美拉尼亚战役已快要告终了。格丁尼亚于3月28日失陷，两天后，但泽被攻占。第2白俄罗斯方面军声称在那里俘获一万人，一百四十辆坦克和四十五艘潜艇。守卫格丁尼亚和但泽的德军，带领缠住他们要求保护的难民，不顾最高统帅部的相反的命令，奋起反抗，向东运动，进入维斯拉三角洲。他们在维斯拉河和诺加特之间一直坚持到战争结束。

在2月10日到4月4日之间，据说第2白俄罗斯方面军俘虏了六万三千名战俘，而第1白俄罗斯方面军声称俘虏二万八千名。这次短促的战役消除了德军从北翼发动进攻的危险，虽然当时训练不足和已被打乱的德军自阿登攻势以来由于缺少飞机和车用燃料已无力在任何地方再发动强大的密切配合的攻势。在波美拉尼亚的这场短促的战役使得苏联空军能够威胁到通向库尔兰和东普鲁士的海上交通，并使苏军进攻柏林又增加了十个集团军。

苏军对德国平民所犯下的奸淫枪杀等暴行，与德国党卫军特别行动队在俄国犯下的罪行在某些方面相差无几。苏军的罪行可能还要更令人生畏，因为不仅是内务人民委员部，而且苏军的军官和普通士兵都犯有罪行。任何被占领的德国领土上都有暴行发生。某些苏军的辩护士把这种行为与陶醉于胜利的欢乐而发生的抢劫和强奸德国妇女联系在一起。他们并说，这有时是由于种族仇恨、纪律松弛和战争环境所致。这种说法不是没有一点道理。苏军的纪律本来就差，而把判了刑的罪犯征召入伍，以及把兵役期限以星期计算的农民强征入伍，当然不会使纪律为之改观。另一方面，苏军指挥官在苏联境内能不费力地对部队严加约束，因为侵犯苏联平民的严重罪行是要处以死刑的，而且是立即执行。可是在苏联国土以外，这些法律似乎不再适用。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平民也同样遭难，不过这种待遇也不是专门留给敌国国民的，因为作为苏联盟友的波兰人和南斯拉夫人也不能完全幸免。苏军只穿过了南斯拉夫的东北角，可是在那一段很短的时间内，据报道就发生了一千二百起行凶抢劫事件和一百二十一起强奸事件，其中除了十个强奸犯以外，其余的都是强奸杀人犯。

据记载，德国人，特别是党卫军和民政机构在东欧的所作所为被公认为极其卑劣的。他们对待犹太人、吉普赛人、波兰人和苏军战俘尤其恶劣。这种行为是根据德国政府政策蓄意进行的。可是苏联人的所作所为，无论是1945年在德国、1940年在波罗的海国家以及1939年在波兰，从任何角度看都与德国人一样骇人听闻。苏军士兵常是原始的、野蛮的而又残忍的，只有严刑峻法的威胁才能约束他们。一出苏联国境这种约束就解除了，这就是苏联统治者和苏联制度的傲慢之处，他们认为非苏联公民是属于不受保护的无权利的次等种族。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对士兵灌输了极端仇恨德国人的思想，这是政委或政治代表的特殊任务。有的宣传是以事实为依据的，有的则全是谎言。当苏军接近德国边境时就加紧了这种宣传，并作为一项政策告知部队，私人财物和德国妇女理应属于他们，他们对在德国犯下的民事罪行可不负法律责任。作家伊里亚·爱伦堡把他的才能用于宣扬这种种族仇恨，军队和全国的报刊告诫苏军士兵不要饶恕德国居民。这一政策的潜在理由目前还不能确切加以说明。曾有人提出这样的看法：苏联的意图是制造恐怖，让将成为新波兰的奥得河-尼斯河一线以东地区的德国居民逃离家乡，把城镇和农庄留给波兰人。这样的目的和手段至少是符合逻辑的，但是这种看法也站不住脚。因为苏联的暴行一直蔓延到易北河边，在战争结束以后的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里还继续发生。更大的可能性是这种与希特勒鼓吹的颇多相似之处的邪恶可怕的政策，既基于物质因素又基于感情因素，这种政策也符合制定这种政策的专政体制的特征。斯大林主要的目的不仅要德国政府和经济施加报复，而且要对全体德国人民施加报复。

显然，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丘吉尔才明显地开始对他的苏联盟友的本性产生了严重的疑虑。他特别提到与斯大林的一次谈话。谈话时这位独裁者说，苏联将需要一支四百万德国人组成的劳动大军，并无

限期地留在苏联。斯大林对他谈起过集体消灭五万名德军战俘军官，这位独裁者的态度十分冷酷，丘吉尔事后回想此事，还怀疑他是否在开玩笑。丘吉尔还特别提到他所说的苏军部队在欧洲犯下的可怕罪行。

波美拉尼亚的大部分德国居民仍留在原地，这是因为他们没法逃离或因为他们已扎根在这块土地上；人们总是往好处想，希望关于苏军暴行的报道是言过其实，指望占领几天以后局势可能会恢复正常。要是他们知道他们即将遭受的恐怖(随后又被强制往东或往西放逐)，那就没有人会留下来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在牢固地建立起它自己的控制方式以前，苏军部队和随之而来的波兰共产党人，除了不分清红皂白地抢劫和奸淫以外，他们的行为没有一定的准则。德国共产党人，有的是真的，有的是自称的，还有扛着红旗去迎接其苏联兄弟的无产阶级的勇敢成员，却受到最粗暴的对待。许多人被搜去了值钱的东西和靴子，然后又被用步枪枪托击倒在地。医院遭到袭击，医生被杀害，护士被强奸。伤员有时被一枪打在头上结束了性命，或被从高高的窗口掷出去。在有些城镇，任何穿制服的和担任公职的人——市长，他的下属，警察，邮差，铁路官员，林务员等都被立即处死。有的情况下，杀戮甚至累及共产党党员；在其他城镇，官员却都免于死。贵族、有田产的乡村绅士、教士有时被搜捕，并遭到最野蛮的杀害。据报道，有的遇难者被弄瞎眼睛，断臂截肢或碎尸数段。男人和妇女被系在马匹后面拖死，遭强奸的妇女有时被杀害，有时这还波及到不足十几岁的女孩子。强奸也不一定让士兵私自进行，有时倒是一种有组织的活动：妇女被成群地兜捕，关进兵营或公共建筑物一次达一星期之久，然后她们被抛到街上以便给更多的妇女腾出地方来。那些对屠杀、虐待和强奸没多少兴趣的苏军士兵，常常性情反复无常，有时会为一点小事或根本没事，就开枪打死德国男子或妇女。

不久，放逐就开始了。张贴了通告，命令所有的男子报到当劳工，修建被撤离的德国军队毁坏的桥梁和铁路。通告要求他们携带两套替换的衣服和十四天的食物。这是前往西伯利亚的请帖。许多德国人走上了这条漫长的旅途，还有许多人则拒绝前往并躲藏起来。当这种请帖无法招募到应征者时，便开始兜捕，不论男女都在所难免。不过他们进行的这种兜捕极其随心所欲，有时人们在街上行走，未经警告就被集拢起来，列成队带走了。据推测他们被带往苏联境内的劳动营，因为事后再没有见过他们或听到过他们的下落。其他人则被从波美拉尼亚的一端带到另一端，掉队的人被当场击毙。然后，出自一种无法解释的理由，那些幸存者又被带回来并予以释放，直到下次进行兜捕为止。

苏军部队随心所欲，反复无常，行为很少显示出逻辑性。据说有一个波美拉尼亚家庭返回斯托尔波家乡时，发现他们的房子被苏军占用了。这些苏军行为端正、讲究文明，他们告诉这个家庭，待部队腾出房子就可以收回。当这个家庭几天后搬回去时，他们发现有三个德国人被弄死在地窖里，另一个被弄死在外屋里。也有苏军行为十分端正的情况，也有苏军保护德国人免受报复心重的波兰人和俄罗斯人的伤害的情况。也有波兰人保护德国人免受苏军之害的情况。与此同时，身在柏林的凯特尔，对被占领领土上发生的一切了如指掌，他悲叹失去了领袖和备受惊吓的德国平民百姓，已经丧失了昔日的勇猛，现时的英雄倒是被人鄙视的波兰奴隶劳工，他们既无牵累又无财产，除了一条命，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可以失去，他们倒很快就与奸淫掳掠的俄国人战斗起来。

苏联历史学家事后企图掩饰这些罪行，他们不是声称除了孤立的事件以外都从未发生过，就是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到英、美轰炸德国时给无辜者造成的可怕的牺牲上。无论是辩白也好，或试图在德国、俄国或英美之间分摊战争罪责也好，都无济于事。苏联占领的真相必须记录在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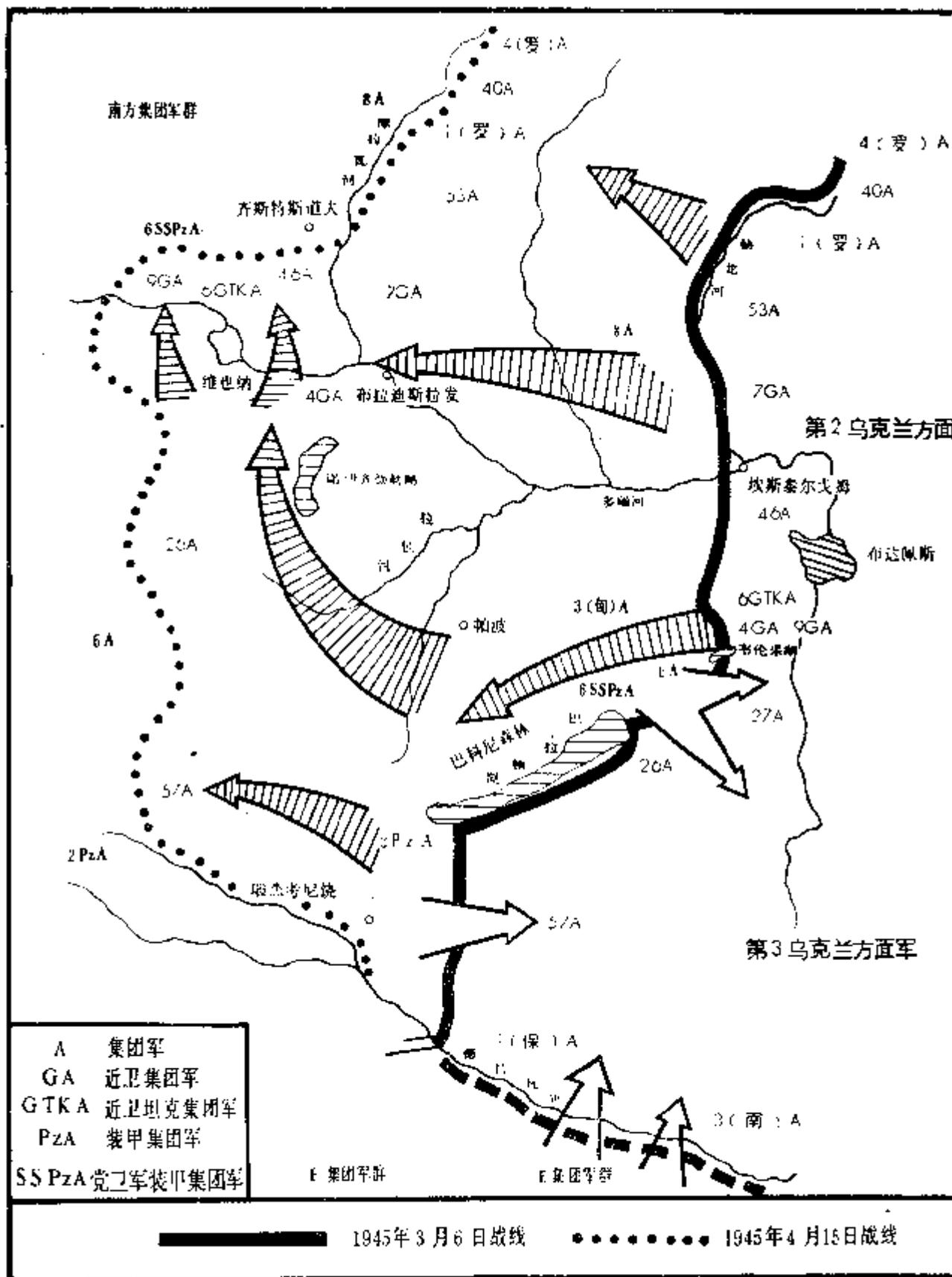
## 第三十三章 东普鲁士、奥地利和西里西亚

1944年初夏，德国国防军在法国和低地国家还有一百五十余万军队，但是其中只有九十万属于德国陆军和武装党卫军的野战部队。德国陆军和武装党卫军当时在东线的野战部队为两百一十六万人。1944年6月至11月，德军在俄国、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损失为：二十一万四千人死亡和六十二万六千人失踪；在法国的损失是五万四千人死亡，三十三万九千人失踪。死亡与失踪的总数达一百二十万人，相当于德军从1939年8月至1943年2月在各个战区上的伤亡总数，包括在斯大林格勒战败时的损失数，但不包括伤员的人数，估计伤员人数为死亡人数的三倍。在整个1944年间，一百零六个师被歼灭或被迫解散，这一数字恰好等于德国在1939年战争初期所拥有的师的总数。东线和西线军队装备的损失情况也同样严重。如果继续这样流血，末日是不会太遥远的。在诺曼底登陆那天，德国空军在各战场的第一线兵力是两千三百架战斗机和七百架夜间战斗机，其中只有一半适于使用，而仅英美两国那天就出动了五千四百架战斗机和五千多架轰炸机。

企图暗杀希特勒一案发生后的1944年下半年，德国陆军的结构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国家社会主义督导组织得到迅速发展，营一级也有该组织的成员。尽管没有给这些党代表冠以政治委员的称号（他们不以政治委员身份出现），但事实上他们就是政治委员。1944年8月1日颁布了法令，如同苏联早已实行的一样，被判犯有叛国罪的德国军官和士兵的亲属要为亲人的罪行分担责任和遭受惩罚。行军礼改为向前直伸手臂并呼希特勒万岁。将官及其妻子的政治可靠性以及宗教信仰成了考虑他们能否继续担任要职的重要因素。7月20日，当党卫军首脑希姆莱被任命指挥后备军时，步兵师就让位给与人民和纳粹党有紧密关系的人民护卫师，这些部队的招募、控制以及政治可靠性的审查等方面的权力都交给了武装党卫军。外国志愿部队移交给党卫军管辖，武装党卫军被批准成立党卫军司令部以及更多的党卫军军部。为了给新组建的部队配备军官，陆军军官被迫调往武装党卫军。纳粹党和武装党卫军事实上已经接管了德国陆军。人民冲锋队既不是德国陆军的一部分，也不是德国国防军的一部分，而是属于纳粹党。它由年龄自十六至六十岁的男性公民组成。纳粹党的长官负责招募和控制人民冲锋队的部队，他们与作为后备军司令并控制着人民冲锋队的军事机构、装备和训练的党卫军首脑共同承担上述任务。

本书已经叙述过，在1945年1月间德军集团军群司令是如何调整的，以及其大部分番号是如何改动的。A集团军群司令哈佩让位于前北方集团军群司令舍尔纳，此时，北方集团军群由原驻芬兰的第20山地集团军司令伦杜利克指挥。1月25日，被孤立波罗的海国家的伦杜利克的北方集团军群再次把番号改为库尔兰集团军群；赖因哈特的中央集团军群成了以东普鲁士为基地的新北方集团军群；在奥得河的舍尔纳的A集团军群成为新中央集团军群。在匈牙利的韦勒的南方集团军群的番号依然保留。一个先由希姆莱指挥后由海因里希指挥的新维斯拉集团军群业已插入维斯拉河下游，守卫着但泽和波美拉尼亚。

1月26日，当伦杜利克到达库尔兰刚刚十二个小时，陆军总部就命令他前往东普鲁士，去接替已被解除职务的赖因哈特指挥中央集团军群。当伦杜利克到任履新时，他收到元首的口头指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许丢失柯尼斯堡，因为希特勒担心俄国人打算在这个古都扶植一个德国傀儡政府。



在匈牙利与奥地利的结局  
1945年3月—4月

图 28 在匈牙利与奥地利的结局

在东普鲁士，1月中旬开始的战斗仍在激烈地进行。在北方，巴格拉米扬的第1波罗的海方面军在立陶宛穷追戈尔尼克的德军第28军，并于1月27日占领了梅默尔。在第1波罗的海方面军以南，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的第3白俄罗斯方面军已向正西方推进，至1月底已抵达柯尼斯堡的东郊。再往南，罗科索夫斯基的第2白俄罗斯方面军已横扫整个东普鲁士的西南部，正从南部逼近柯尼斯堡。2月的第一个星期，别洛博罗多夫的苏军第43集团军攻下了库里舍河出口处的克兰茨，从北面包围了柯尼斯堡并在切断了该城与萨姆兰和它唯一的港口皮拉乌的联系之后向南部的弗里舍湾运动，柯尼斯堡已危在旦夕。其间，加利茨基的第11近卫集团军渡过了普雷格尔河并把柯尼斯堡与在弗里舍湾南部作战的德军分割开来。可是苏军的这一进展大受挫折。大德意志装甲护卫师、赫尔曼·戈林师以及其他部队进攻第11近卫集团军的翼侧，并把它驱退，南部与柯尼斯堡重新建立了联系。当德军第4集团军司令霍斯巴赫为了向诺加特突围，在1月26日夜向西进攻时，罗科索夫斯基的左翼部队——罗曼年科的第48集团军暂时陷于极困难的境地。这次作战使霍斯巴赫被撤了职，由F·W·米勒接任。

伦杜利克的北方集团军群的编成内，有驻扎在柯尼斯堡以东的劳斯的第3装甲集团军(当北方集团军群司令部于2月间撤往波美拉尼亚组织防御之后，第3装甲集团军已不属该集团军群)，以及柯尼斯堡西南和南面的米勒的第4集团军。原来亦属赖因哈特指挥的魏斯的第2集团军当苏军抵达弗里舍湾的时候，已被赶向西面并被置于维斯拉集团军群的指挥之下。第3装甲集团军的司令部后撤以后，第4集团军以二十三个师的部队据守弗里舍湾以南的一片纵深只有十二英里，宽约四十英里的地域，包括在这一地域北端的柯尼斯堡城。戈尔尼克的萨姆兰集群被柯尼斯堡以西苏军占领的一块八英里地带所隔开，这一集群由约九个师的特遣队和其他部队组成。

此时，罗科索夫斯基的第2白俄罗斯方面军已投入波美拉尼亚的攻势，因此，歼灭柯尼斯堡和萨姆兰敌军的任务赋予了巴格拉米扬的第1波罗的海方面军，而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的第3白俄罗斯方面军则要消灭弗里舍湾南岸的德军第4集团军。第2波罗的海方面军从第1波罗的海方面军手中接过了牵制更北部的库兰集团军群的任务，并在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和巴格拉米扬指挥的部队之间作了某些调整。可是，在2月的第三个星期，苏军遇到了更大的挫折与不幸，拖延了最后攻势。2月19日，即第1波罗的海方面军原定进攻柯尼斯堡的前一天，德国人从柯尼斯堡和萨姆兰发动进攻以重新建立一条通往该城的陆上走廊。在德国海军舰炮的支援下，德军进攻得胜，三天以后建立了一条牢固的陆上走廊，使柯尼斯堡的寿命又维持了两个月。2月18日，离预定发动的攻势仅两天了，第3白俄罗斯方面军司令员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在麦赫塞克附近被击毙，因此有必要延迟作战时间和重新改编苏军部队。作为最高统帅部的代表并控制着这两个方面军的华西列夫斯基，2月21日接过了第3白俄罗斯方面军的指挥权。由于未能阻止敌军援救柯尼斯堡而暂时失宠的巴格拉米扬被降了级，第1波罗的海方面军的番号改为第3白俄罗斯方面军的萨姆兰集群，巴格拉米扬隶属于华西列夫斯基。攻势则推迟到3月13日发起。

希特勒于3月11日命令北方集团军群司令伦杜利克重新指挥库兰集团军群，预计苏军将在库兰发动一场新的攻势。接替伦杜利克的是前第2集团军司令魏斯。

到那时，德军通过重新打开的走廊在柯尼斯堡集结了补给物资。虽然华西列夫斯基估计在该桥头堡以南有十九个德军师，而在柯尼斯堡和萨姆兰仅有十一个师，但他得到斯大林同意，决定改变进攻重点，在开始向柯尼斯堡和萨姆兰发动攻势以前，先攻打南部的敌军。进攻开始时，天气恶劣，飞行条件很差，进攻的目标是中部的海利根拜尔。德军防御工事构筑坚固，抽水站业已毁坏，大片地区已被海水

淹没。第4集团军拼死抵抗，寸土必争。到3月19日，这个桥头堡已被压缩成一个二十英里长、六英里宽的地域，由于它仍在继续缩小，第4集团军被迫退缩到向弗里舍湾的皮拉乌突出的狭窄的巴尔加半岛。士兵开小差和临阵脱逃的事件屡有发生。3月18日，天气放晴，敌人加强了对这个岬角的轰炸。德军第6军派一名代表去见元首，要求批准从海滩上撤走，遭到拒绝。可是在3月26日，希特勒同意“在所有的火炮、坦克和车辆全用船运走以后”可以撤退。那时要援救部队和他们随身携带的武器都已为时过晚。许多士兵的确渡过弗里舍湾逃往弗里舍河和皮拉乌，但华西列夫斯基却声称俘虏四万六千人，缴获六百辆坦克和强击火炮，另外还歼敌九万三千名。

接着，华西列夫斯基把注意力转向柯尼斯堡和萨姆兰。巴格拉米扬的萨姆兰集群司令部被解散了，它的参谋人员和计划全并入了第3白俄罗斯方面军司令部，巴格拉米扬的部队归方面军直接指挥。据苏方估计，柯尼斯堡有四个步兵师、萨姆兰有十一个步兵师，德国空军的战术支援飞机减少到大约一百七十架，这些飞机是从萨姆兰的机场或柯尼斯堡的主要大街上起落的。普雷格尔河的水闸都已打开，周围的地区成了泽国。

对柯尼斯堡的最后进攻要作详尽的准备。据苏联历史学家说，苏军把柯尼斯堡地图下发至排长，图上标明了编号的每一街区、街道和控制点。为了对高级指挥员介绍情况，又制作1:3000比例尺的柯尼斯堡市沙盘。空军调集起来提供空中支援，计有：第18远程航空集团军、列宁格勒方面军和第2白俄罗斯方面军的空军部队，以及增派给第3白俄罗斯方面军、有两个建制航空集团军的波罗的海舰队的飞机，总数达两千四百架，由空军司令诺维科夫负责协调和控制。内河炮艇由陆路从芬兰湾内的奥腊尼恩巴乌姆运到普雷格尔河，铁道火炮连同203毫米和305毫米重炮从列宁格勒地域拉了过来。拥有总数为十三万七千人，五百三十辆坦克和自行火炮的四个集团军被派去攻打柯尼斯堡。

此时，柯尼斯堡城内的形势看来岌岌可危。北方集团军群司令部已从东普鲁士撤离，萨姆兰集群和柯尼斯堡要塞的指挥权移交给米勒和第4集团军司令部。这位战后希特勒行刑队处决的军官，4月2日到柯尼斯堡作了一天访问，他与柯尼斯堡要塞司令拉施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激烈的争吵，接着又威胁着说，他要向元首报告拉施的悲观情绪。然后米勒在一所大学建筑物的地下室里对部队全体指挥官和纳粹党领导人讲话，他用轻快活泼的语气向他们保证，柯尼斯堡不仅能守得住，而且他，米勒本人，还要把敌人赶出东普鲁士。可是这时候，萨姆兰集群从拉施手下调走了一个步兵师和他剩下的装甲师。这样拉施就只剩下四个步兵师和八个人民冲锋队营，总共才三万五千人。德国空军的支援已经名存实亡。这时苏军正充分利用自由德国委员会组织中的追随者，在城里窃听电话谈话，还把扮作士兵和平民的无数德国间谍派进城去。3月底，一伙穿军服手持自动步枪的德国人袭击了第561人民步兵师。他们自称是掉队的士兵，掠走二十名俘虏，尔后消失在苏军防线那边。搞得德军内部到处怀疑有人背叛变节。在十万之众的居民中有一种极度恐慌的情绪，有这么多的平民存在只能削弱战斗力和降低守军的士气。东普鲁士行政长官科赫忠诚地执行了元首的指令，不许任何人撤离。这些城市居民连农用交通工具都没有，也无法抗拒他的命令。

在航空兵和炮兵进行猛烈的火力准备之后，苏军4月6日中午开始发起突击，到傍晚步兵已经打进了城。要塞司令拉施要求米勒准许他撤往萨姆兰，但遭到拒绝。可是到了第二天，柯尼斯堡和萨姆兰集群之间的联系被切断了，米勒却命令拉施突围，这已为时过晚。4月9日傍晚，负了伤的拉施要求授权停止抵抗，未获同意，接着便投降了。4月10日战斗停止了，只有一些被孤立的包围圈内的战斗仍在进行。4月12日，狂怒的元首在拉施缺席情况下不经审判就把他判处死刑，他的家属被党卫军逮捕，作为人质。米勒也被解职，由被围困在维斯拉河三角洲的第2集团军残部的司令官绍肯接任。大约就在行政长官科

赫乘坐一艘破冰船逃往丹麦的时候，苏军进入了柯尼斯堡城，该城成为可怖的洗劫和肆虐的场地。

4月13日上午，向德军萨姆兰集群发动进攻的最后阶段开始了。估计德军的兵力是八个步兵师和一个装甲师，拥有兵员约六万五千名；第二天，为防止苏军突破，德军开始退却到菲斯豪森皮拉乌半岛，大约有两万兵员设法抵达皮拉乌并在该地仓促组织防御。他们疯狂抵抗，六天后才被粉碎。这时，从港口通过海路撤走了司令部和部队特遣队，以及大批平民。苏军的波罗的海舰队没有企图阻止这一行动。在4月13日至4月26日之间，第3白俄罗斯方面军声称俘虏了三万人。东普鲁士战役延续了一百零五天。北方集团军群、德国海军和德国空军有异乎寻常的耐力。苏方伤亡亦重，在2月10日以前的四个星期中，第3白俄罗斯方面军损失了百分之二十二之的兵员，第2白俄罗斯方面军损失了百分之十五。苏联历史学家认为德军能把这次战役拖延如此之久，关键在于敌人能够很好地利用海上交通。

这时在东线有一百三十五个虚弱的德军师，在莱茵河有七十七个散乱的德军师。

此时，希特勒不顾苏军在奥得河集结准备攻打柏林，竟然下令在其遥远的南翼匈牙利发动攻势。元首的企图是包围位于多瑙河和德拉瓦河之间的第3乌克兰方面军的一部分，在多瑙河上建立新的桥头堡，他还企图重新拿下布达佩斯和东匈牙利。他的目标(他是这样说服自己的)主要是经济上的，因为匈牙利和奥地利的油田生产德国需用的石油的百分之八十。古德里安说，谁也别想说服他把部队调往奥得河。为此，希特勒计划把刚从阿登撤下来的泽普·迪特里希的第6党卫军装甲集团军投入匈牙利。

新的攻势将由韦勒的南方集团军群实施，勒尔在南斯拉夫的E集团军群从南部实施辅助性进攻。巴尔克的第6集团军和匈牙利第8军以及迪特里希的第6党卫军装甲集团军，总共十个装甲师、五个步兵师将向巴拉顿湖和韦伦采湖之间的地域发动进攻，并把托尔布欣的第3乌克兰方面军分割成两部分。由安吉利斯指挥的第2装甲集团军以四个步兵师从巴拉顿湖南部向东进攻，而E集团军群的三个师则从南部渡过了德拉瓦河。托尔布欣指挥的方面军由五个集团军组成，共有三十七个苏联步兵师、六个保加利亚步兵师、两个坦克军、一个机械化军、一个骑兵军，总兵力超过四十万，坦克和自行火炮达四百辆，飞机一千架。苏军部队正在准备进攻，为达到此目的，部队进行了大纵深配置。托尔布欣知道德军在布达佩斯西南的进攻已迫在眉睫，这一情况在3月初从匈牙利逃兵那里也得到了证实。苏军最高统帅部的意图是推迟发动苏军攻势，坐待德军攻势的锐气消耗殆尽。为此苏军部队奉命只能据守，不得反攻。

第3乌克兰方面军由于地处低洼地区，前方后方都是一片河网水道，所以处境有些困难。此外，多瑙河构成了一道横贯苏军交通线上的巨大障碍。在前方地域这些水障有利于防御，而在后方，则使部队运动和补给问题复杂化了；多瑙河里还布满了浮冰，对在布达佩斯以南使用着的八座浮桥(有些浮桥的最大载重量仅六十吨)和渡口构成威胁。为了克服这一困难，建造了一道高架缆车道，每天能向河对岸运送一千两百吨物资，同时苏军前方地域内首次使用了输油管输送燃料。

3月5日夜晚，勒尔的E集团军群渡过德拉瓦河进攻保加利亚第1集团军和南斯拉夫第3集团军，而安吉利斯的第2装甲集团军进攻巴拉顿湖南部的沙罗欣的苏军第57集团军。可是这些进攻仅是辅助性的。主要攻势于第二天在巴拉顿湖和韦伦采湖之间的地域展开，第6党卫军装甲集团军为右翼，第6集团军为左翼，进攻对象是加根的第26集团军和扎赫瓦塔耶夫的第4近卫集团军。德军发动攻势之前进行了三十分短时间的炮火准备，由于飞机数量有限，飞行气象条件恶劣，空中支援受到限制。突击的速度开始慢下来，起初两天，仅前进四英里。四天后推进十六英里，党卫军向第26集团军的进攻比较顺利。德军攻势减慢和停止的原因是第3乌克兰方面军炮兵司令涅杰林展开了预备炮兵，加以特罗费缅科的第27集团军的部队被调来堵住突破口。双方伤亡都很严重。3月10日，局势使托尔布欣担忧不已，因为苏

军大部分预备队已投入了战斗，为此他要求把眼下仍在多瑙河以东留作最高统帅部预备队的一支部队——格拉戈列夫的第9近卫集团军调给他。这一要求被拒绝了，因为到3月4日，德军的攻势看来正在失去势头。可是，3月14日韦勒把他的以第6装甲师为骨干的剩余的装甲预备队投入战斗。这支由二百辆坦克和强击炮组成的混合部队在以后的几天内，继续与特罗费缅科的第27集团军作战。第2装甲师对巴拉顿湖以南的进攻虽几经改变突击方向，但在沙罗欣的第57集团军炮火的压制下陷于停顿。在德拉瓦河的南斯拉夫部队和保加利亚部队在苏联军队的支援下成功地牵制了德军的桥头堡。

当苏军最高统帅部看清了韦勒已智穷力竭，便下令开始反攻。马利诺夫斯基的第2乌克兰方面军还未曾参战，第9近卫集团军作为预备队也未投入战斗。反攻由第2乌克兰方面军和第3乌克兰方面军实施，铁木辛哥以最高统帅部代表身份进行协调。原先的意图是马利诺夫斯基向维也纳实施主要突击。然而苏军最高统帅部于3月9日改变了计划，指定克拉夫琴科的第6近卫坦克集团军归托尔布欣指挥，这样托尔布欣可以用它包围和消灭在韦伦采湖和巴拉顿湖之间的巴尔克的第6集团军和迪特里希的第6党卫军装甲集团军。

3月16日，扎赫瓦塔耶夫的第4近卫集团军和格拉戈列夫的第9近卫集团军以克拉夫琴科的第6近卫坦克集团军作预备队攻击在韦伦采湖西北方的巴尔克的德军第6集团军的左翼，并向西南方出击以夺取韦伦采湖和巴拉顿湖之间的地域，这样便可切断巴尔克的第6集团军的部分部队与迪特里希的整个第6党卫军装甲集团军的联系。加根的第26集团军和特罗费缅科的苏军第27集团军，企图从正面牵制住这两个集团军。韦勒提出用迪特里希的部队攻击苏军翼侧的建议，直到几天后才获得希特勒的批准，但为时已经太迟了。党卫军部队开始退却，有时没有命令就撤退。愤怒的元首完全不顾纳粹党昔日的骄傲，命令他的一名私人代表前往匈牙利监督，把党卫军成员(包括阿道夫·希特勒近卫师成员)的袖章一一撕去。

在攻势之初，据说第3乌克兰方面军只有一个半弹药基数，尽管这可能无法满足刚从第2乌克兰方面军调来的第6近卫坦克集团军的需要量。在第17、第18航空集团军的强大空中支援下，第4和第9近卫集团军在德军顽强抵抗面前进展缓慢，因为德军奋力保持撤退线路畅通；一直到3月19日，克拉夫琴科的第6近卫坦克集团军才投入战斗。德军逃跑的通道最后被压缩到不足两英里宽，德军的大部都通过这一缺口逃走，丢弃了大部分重装备。当德军穿过巴科尼森林纷乱地向西撤退时，战斗发展成追击战。这是因为德军事先没有准备中间防御阵地，他们根本无法站住脚。3月25日，帕波被攻陷，苏军装甲部队开始向西北方的拉包河和奥地利边境推进。同一天，韦勒被解除南方集团军群司令的职务，由希特勒认为是防御专家的伦杜利克接任。这时，在北方的马利诺夫斯基的第2乌克兰方面军已经肃清了埃斯泰尔戈姆和赫龙河谷，并向布拉迪斯拉发推进。马利诺夫斯基的第2乌克兰方面军于4月4日攻占该城。

德军在匈牙利的抵抗已到了尽头。在北方，克赖辛指挥的德军第8集团军在马利诺夫斯基的第2乌克兰方面军进入奥地利前就迅速地撤退了。第6集团军和第6党卫军装甲集团军的部队为防守拉包河防线作了些努力，他们被势如破竹地攻入奥地利的第3乌克兰方面军所绕过。在南翼，沙罗欣的苏军第57集团军和保加利亚第1集团军，与安吉里斯的第2装甲集团军进行了殊死的战斗，终于在4月2日攻占了瑙杰考尼饶产油区。由于已经抵达奥地利边界，为轴心国作战，士气和热情本来就一直低落的匈牙利人便开始大批大批的投降，在4月底的前两天内，投降的不少于四万五千人。

伦杜利克一直到4月的第二个星期才到任就职。4月6日，在从库尔兰集团军群赴奥地利途中，他就被元首召见，听取情况介绍和接受命令。他曾描述过他乘汽车穿过已成断墙残壁的柏林街道前往总理府

的情景。他说，总理府的外观和门厅似乎未遭破坏，可是他指出，内部马赛克大厅遭到严重破坏。在总理府地下，在元首生活和工作的地下避弹室里，希特勒亲自向这位新任集团军群司令介绍战场形势。就希特勒的身体外表而论，自从伦杜利克约三个月前见到他以来，他变了许多。他已弯腰曲背，拖着左腿，不断地用右手抓住左臂。可是伦杜利克认为，希特勒衰弱的身体并没影响他的精神状态。伦杜利克说，希特勒言谈、眼神和举止，仍象往常一样明晰和自信。元首说看来已无法阻止住俄国人了，伦杜利克的任务是要坚守维也纳，以及阻止敌人进入阿尔卑斯山，或北上进入多瑙河流域。希特勒已经作出了抉择，即主要敌人是俄国人，对英、美部队只是进行阻止或迟滞。元首坚信，德军奥得河一线的防御固若金汤。他说他极有信心。伦杜利克怀疑东线中部沉寂，可能是暴风雨的前奏，他想知道更多的产生这种乐观情绪的因素，但希特勒没有主动提供任何情况。伦杜利克疑惑地看了看约德尔，约德尔仅耸了耸肩。

伦杜利克就这样赴任去了，元首又重新全神贯注地研究他那些已经过时的作战地图。南方集团军群（即将改称厄斯特马克集团军群）的新任司令甚至没有得到元首的明确授权，还不能下令破坏维也纳的多瑙河大桥，他随后的行动的细节和部队在维也纳城内调动的详情，后来也都受到柏林的怀疑。

4月1日，苏军最高统帅部发出命令要及早攻克维也纳，因为奥地利首都作为德国占领区的交通中心，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围攻该城的计划是：由彼得鲁舍夫斯基的第46集团军用一个坦克军和一个机械化军以及马利诺夫斯基的第2乌克兰方面军各部，从东部包围该城，扎赫瓦塔耶夫的第4和格拉戈列夫的第9近卫集团军，以及第3乌克兰方面军的克拉夫琴科的第6近卫坦克集团军，由南部和西部攻城。为了将第46集团军调往多瑙河的东岸，苏军利用布拉迪斯拉发附近的多瑙河区舰队，在五天内把七万二千人 and 五百门火炮运过了多瑙河和摩拉瓦河。4月6日，由第6党卫军装甲集团军守卫的维也纳郊区发生了巷战；但是由于战斗不会持续太久，特别是由于伦杜利克需要部队同时掩护奥地利西北部的齐斯特斯道夫产油区、维也纳以西本城和山脚之间的开阔地。德军4月10日从维也纳市中心撤离，这块余下的地盘三天以后就被苏军占领。其间，双方继续进行激烈的战斗，因为当伦杜利克让伤员向西撤退时，他想把苏军尽可能牵制在东部。

在北翼，接替希姆莱任维斯拉集团军群司令的海因里希据守奥得河下游一线。3月19日，希特勒被迫同意曼陀菲尔（接替了劳斯任第3装甲集团军司令）的第3装甲集团军撤离奥得河以东的什切青桥头堡。海因里希提出了两个可能性：东岸的第3装甲集团军要么今天晚上得救，要么第二天上午完蛋。他的话是中肯的，也不是没有效果的。德军在但泽、格丁尼亚和维斯拉河口仍扼守着一块飞地，希特勒拒不同意将这些地方的守军与第16和第18集团军经海路从库尔兰撤退。

其间，参谋总长古德里安处境日艰，他居职在位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他的首席作战军官文克在一次车祸中受伤并已由西线莫德尔B集团军群的前任参谋长克雷布斯接替了他的职务。克雷布斯的军事生涯大都是在参谋部里度过的，只有几个星期的时间（当克斯特林回国度假时），他代替克斯特林任驻莫斯科武官。克雷布斯是布格道夫的朋友，自从施蒙特去世以后，布格道夫一直是希特勒的军事顾问和陆军人事局局长。布格道夫就所有重要的军队任命问题对希特勒负责，他和博尔曼与菲格莱因一起身居在希特勒周围抱得很紧的小圈子之中，同元首接近的程度远远超过古德里安，甚至超过约德尔和凯特尔。古德里安此时非但远远不能博得希特勒的信任，反而只能激怒希特勒，元首和布格道夫物色一个合适的参谋总长的继任人已经是在所难免了。克雷布斯前几个星期内在古德里安手下占据了作战方面的主要职务，所以精于当前的作战事宜。在希特勒的眼里，他是个唯命是从的人。正如施蒙特的朋友蔡茨勒被拉进来挤走哈尔德一样，经布格道夫的怂恿，克雷布斯取代了古德里安。4月1日，古德里安由于不称职而被解除了职务，而他在任职期间也象蔡茨勒一样一事无成。解除古德里安职务的时机，选择在布赛的第9

集团军未能完成摧毁奥得河西岸屈斯特伦附近的苏军桥头堡，并击退围困的敌军这一任务的时候。这一挫折，使希特勒更加恼火，因为这将迫使他放弃一个雄心勃勃，而又不切实际的计划。这项计划要求维斯拉集团军群从奥得河上的法兰克福攻入第1白俄罗斯方面军的后方。

其间，西里西亚的局势并未停步不前。狂热的舍尔纳于4月20日接过中央集团军群(前A集团军群)的指挥权时，他的三支主要部队：第4装甲集团军、第17集团军和第1装甲集团军都在科涅夫的第1乌克兰方面军面前正从克拉科夫以东上维斯拉地域和东捷克斯洛伐克溃不成军地撤退下来。舒尔茨的第17集团军和海因里希的第1装甲集团军竭力设法使部队靠拢并保持有组织状态。可是格雷泽尔的第4装甲集团军的兵员损失严重，有必要抽调大量的人民冲锋队部队和警察部队来增援。舍尔纳的右翼由于失去了在撤退中自行解散的匈牙利第1集团军而受到进一步的削弱。中央集团军群撤至奥得河一线，这条防线从与维斯拉集团军群接界的尼斯河河口伸展到维也纳以北、中央集团军群与南方集团军群会合的地域，其长度足足超过三百英里。第4装甲集团军驻守在南勃兰登堡以西，与第17集团军一起守卫着格沃古夫、布雷斯劳、奥佩伦以西的西里西亚大工业区。第1装甲集团军撤到捷克斯洛伐克南部的一个大突出部内。西里西亚工业区仍在开足马力从事生产，成了德国手里主要的军火联合企业。舍尔纳拥有相当于十八个步兵师的兵力以及六个装甲师和装甲护卫师的部队。这些部队不足以扼守他的正面，而预备队他又一点没有。

科涅夫的第1乌克兰方面军1月23日已抵达奥得河，并占领了奥得河畔两个大桥头堡，一个在南部的布雷斯劳和奥佩伦之间的布热克附近，另一个在北部的施泰瑙地域的布雷斯劳和格沃古夫之间。内林的第24装甲军和绍肯的大德意志装甲军的兵员都不足，而且疲惫不堪，他们长途跋涉撤回奥得河畔的格沃古夫地域，在该地域的奥得河东岸，德军仍据守着一个桥头堡。希特勒和舍尔纳不顾两个军长的反对，命令这两个装甲军摧毁苏军的施泰瑙桥头堡。这一企图自然归于失败。

2月的第二个星期，科涅夫不顾缺乏增援和给养以及士兵的劳顿，他再次开始进攻。苏联的意图是占领奥得河以西的西里西亚，一直逼近到勃兰登堡的尼斯河一线，这样就可以让科涅夫的部队与朱可夫的第1白俄罗斯方面军共同准备向柏林、勃兰登堡和萨克森发动最后的攻势。2月8日科涅夫用四个步兵集团军和两个坦克集团军向格雷泽尔的第4装甲集团军发动进攻，突破了布雷斯劳以北的施泰瑙桥头堡。三天以后，科涅夫在九十五英里的正面上突入纵深四十英里，逼近尼斯河并包围了格沃古夫要塞内大约一万八千名德军。2月14日扎多夫的第5近卫集团军从布雷斯劳以南的布热克桥头堡向西北突击，并与来自施泰瑙桥头堡的格卢兹多夫斯基的第6集团军共同合围了布雷斯劳。因为3月3日柏林与西里西亚的铁路线已被切断，为了重新夺得对这条铁路的控制并援救格沃古夫的守军，格雷泽尔的第4装甲集团军发动了反突击。此时的德军部队已不具备发动攻势的能力，实际上，这些部队的编成内都是由一些不相识的指挥官、参谋人员把掉队的人员和分队临时拼凑而成的分队和团。许多人民冲锋队部队的军事价值是值得怀疑的。坦克和车辆没有燃料，又没有通信联络，所以意志力和狂热也都不能补偿空军和炮兵支援的缺乏。3月15日，科涅夫这次让他的左翼部队继续运动，以便占领远至捷克斯洛伐克边境的上西里西亚。对奥佩伦城是从两面进行攻击的，为了达到攻城的目的，还从已抵达尼斯河的先于他们发起进攻的部队中撤下了大量的部队。从格罗特考地域发动进攻的是一个集团军、一个坦克集团军和一个机械化军；而两个集团军，一个机械化军和一个坦克军从拉廷博以北的地域向西运动，所有的突击点都指向诺伊施塔特。至3月31日，上西里西亚已被占领。

苏军逼近并进入西里西亚促使德国居民大批出逃。1944年2月注入户口册的四百七十万居民到第二年4月中旬，只有六十二万留在被占领的西里西亚。象格沃古夫和尼斯一样，布雷斯劳也被定为要塞。

第一任要塞司令是冯·阿尔芬，第二任司令是尼霍夫。当苏军围困布雷斯劳时，德军第17和第269步兵师奉命突围与主力部队会合，只把第609步兵师和一支由小部队和特遣队组成的杂牌部队留在要塞里。第609步兵师是仅在几个星期前在德累斯顿筹建起来的部队，在师部的所有军官内，除了师长外，只有一人曾在师的参谋部门工作过。该师的三个团是由各种特遣队组成的，有的士兵是第269步兵师的，有的是陆军和党卫军的掉队士兵，还有警察和军校的师生。此外，还有一个由训练部门组建的党卫军应急团，一个德国空军地勤团，以及三个由混杂的部队组成的陆军团。要塞炮兵的编成内有三十二个炮兵连，装备着德国、苏联、波兰、南斯拉夫和意大利的火炮。卫戍部队没有坦克，只有一个拥有十五门强击火炮的连，这些火炮大都型号不同，主要武器也不一样。这支各式各样混杂的部队由三十八个人民冲锋队营实施支援，每营约有四百人。

这批最无获胜希望的力量顶住了一切进攻，直到战争结束一直守卫着布雷斯劳，他们只是在德国的其余残存部队投降以后才放下武器。该城的守军仍顽强地抵抗着，宣传和谣言支撑着他们的精神。希特勒、戈培尔和地方长官汉克也鼓励他们，德国宣传机器故意给卫戍部队传播假新闻。士兵和居民们坚信，布雷斯劳象一座堡垒或是红色海洋中的防波堤，并坚信援兵终将到来，他们击退了所有的进攻。事实上，即使希特勒真有办法，他是否会援救布雷斯劳尚值得怀疑。有些人仍寄希望于元首，有些人则寄希望于希特勒正在瞩望的新式神奇武器。谣言四起。有的守军期望德军前来援救，有的期望一旦敌人的联盟瓦解了，美国部队会来解救他们。第17集团军在斯特里高和斯特雷伦之间的主要防线上有几个星期时间一直是静悄悄的没有战事，居民们夜晚能听到远方炮火的隆隆声。这自然鼓舞了他们的斗志。河北岸的凯泽斯特拉斯的敌人已被肃清，它已被作为简易机场运入补给品，伞兵部队的两个步兵营的一部分被送进了城。就这样，他们继续坚持了近三个月，在三万五千名守军、一万五千名人民冲锋队队员和八万名居民中有两万九千人死亡。他们中间的大多数都未受过训练，又没有战斗经验，他们是在废墟瓦砾之中边打边学的。据估计，他们就这样牵制了围城的七个苏军师。5月6日，苏军第6集团军司令员格卢兹多夫斯基对被围困的守城部队发出由他和他的参谋长潘诺夫签名的(未具军事委员会政治委员的名字)劝降条件，保证人身安全、医疗照顾、保留守城部队和居民的私人财产以及战争一旦结束立即遣返俘虏。

苏联对以上劝降条件中的任何一条都没有履行。

## 第三十四章 柏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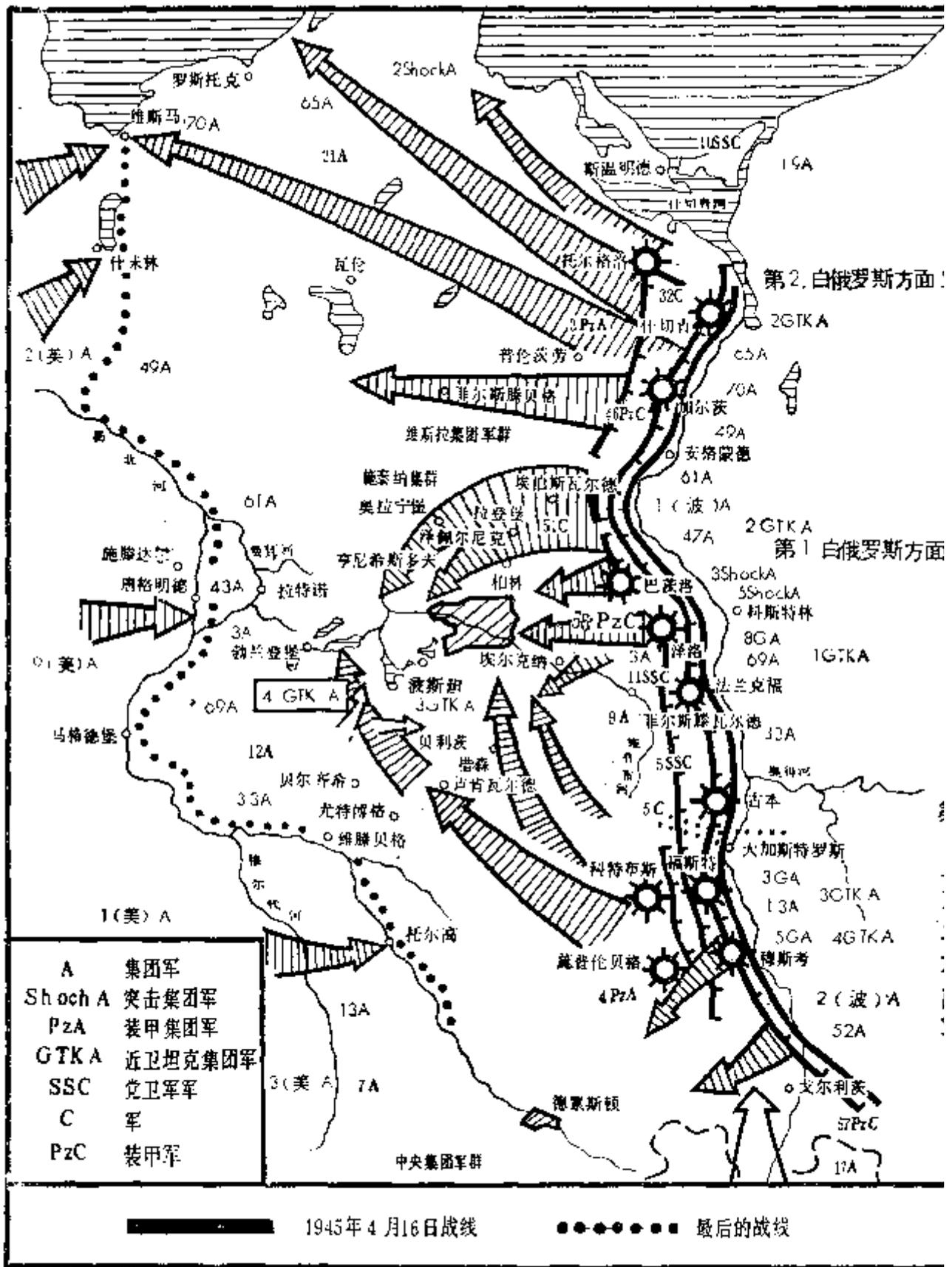
3月23日晚，蒙哥马利的第21集团军群跨越下莱茵河占据了一个牢固的立足点，并开始东进。在更南面，布莱德雷的第12集团军群扩大了它在雷马根和美因茨的桥头堡，美国第1集团军和美国第9集团军开始对被包围在鲁尔区内方圆八十英里的大包围圈里的莫德尔陆军元帅的B集团军群(三十二万五千人)实施两翼合围，4月1日完成合围任务。

3月28日，当英美军队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入德国本土时，西方的盟军最高司令官艾森豪威尔将军事先不与联合参谋长们或最高司令部的英国副司令磋商，就直接向美国驻莫斯科军事使团团团长迪恩少将发出一封递交给斯大林的电报。艾森豪威尔向斯大林解释说，他在消灭了鲁尔河地区大包围圈内的敌人之后的主要使命是要在东方与苏军会师以粉碎敌军；英美联军所选择的轴线从西向东南一直延伸到埃尔富特、莱比锡和德累斯顿等地区。此外，艾森豪威尔还打算开进雷根斯堡-林茨(奥地利)地区，使德国企图建立巴伐利亚奥地利堡垒的计划归于破灭。盟军最高司令要求得知苏方的计划以便协调东西方盟

军间的行动。电报于3月28日在莫斯科递交给了斯大林。

尽管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雅尔塔对德国和欧洲作了政治瓜分，然而他们却从未对苏军和英美联军双方的军事战略协调问题预先进行磋商或达成协议。去年9月蒙哥马利曾力促艾森豪威尔不停顿地向德国进军，虽然这一建议遭到抵制，但是，显然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当时都同意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主要目标应是攻占柏林。甚至迟至3月27日，即艾森豪威尔向莫斯科发出电报的前一天，蒙哥马利在作战报告中还告知丘吉尔，他正向易北河和柏林突击，因此当丘吉尔和蒙哥马利得悉艾森豪威尔的电文内容时，他们都十分吃惊。丘吉尔感到艾森豪威尔擅自决定的不仅是军事上的目标而且是政治上的目标，无疑是逾越职权。此外，丘吉尔也不同意这位盟军司令的决定，他认为抢在苏军前面拿下柏林对于西方盟国在与自雅尔塔会议以后变得日见傲慢的苏联讨价还价时会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可是丘吉尔的反对无济于事。当蒙哥马利的第21集团军群失去对美军第9集团军的指挥权并被分配攻打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的目标时，他进一步向艾森豪威尔苦谏，可是艾森豪威尔认为柏林已不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目标了。美军第9集团军奉命向柏林方向进军，前出到易北河畔的马格德堡，而余下的美国军队则移师东南，进入误认为是希特勒计划把战争打下去的地区——南部德国和奥地利。

艾森豪威尔是否能够或应该把攻克柏林作为他主要的战略目标不属这本历史著作讨论的范畴。他有他的理由不去这样做，他当时认为这些理由是无可辩驳的。他还认为向柏林突击会使他付出伤亡十万人的代价，而且有一份作出错误推断的情报分析也引他误入歧途，这份情报说，德军重兵云集南部德国、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这一突然改变的战略目标引人注意的方面是罗斯福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竟会让一个人独自来处置这场战争的最后阶段，这个人虽是一位杰出的军人，但可能当时仍缺乏政治上的敏锐性，也不了解苏联的意图和手腕。军事目标是必须与战后的政治战略联系在一起的。



从奥得河至易北河  
1945年4月—5月

图 29 从奥得河至易北河

当斯大林从迪恩将军处收到艾森豪威尔的电报后，立即答复说他大体上同意美国的建议。斯大林断言柏林已不具有原先的战略意义，据此他同意苏联的主要突击方向应指向德累斯顿和莱比锡，只把辅助部队分配到柏林地区。他说苏联的攻势将于 5 月下半月开始，这个日期仍可更动。

朱可夫和科涅夫奉命与他们的首席参谋计划军官一起到莫斯科报到。他们乘飞机于 4 月 1 日复活节下午近傍晚时分抵达莫斯科。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接见了他们。接见时在场的还有国防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以及当时已任总参谋长的安东诺夫和作战部长什捷缅科。这一预备会议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如果科涅夫的叙述是可信的话）什捷缅科在斯大林的命令下宣读了未说明来源的电报，该电报提供情报说英美计划在苏军到达之前就攻占柏林。电报说这一计划包括一支由蒙哥马利指挥的突击部队将从鲁尔河以北地区穿过北德平原迅速地运动。这一事件可能确有其事，也可能是战后为苏联的两面手法作辩护的花招。朱可夫和科涅夫奉命准备 4 月 16 日开始发动进攻。朱可夫接受了主要任务，并得到了攻占柏林以及向易北河推进所必需的大部分部队，而科涅夫也将分担这项主要任务，因他将支援朱可夫的柏林之战，同时承担向德累斯顿和莱比锡进军的辅助任务。一直到 4 月 14 日西方盟国都没有收到关于进攻的新日期的通知，然而 4 月 15 日也只是由于他们通过监听德军的无线电通信才获悉进攻已迫在眉睫。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直截了当提出问题，苏方才作出答复提供消息，但斯大林值此最后时刻仍坚持主要突击方向是西南方的莱比锡。

至 4 月 3 日，朱可夫和科涅夫完成了计划的制订工作，并获得了斯大林的批准。科涅夫有调动部队的问题，他要把在上西里西亚刚结束作战的强大的左翼调往尼斯河畔勃兰登堡的薄弱的翼。这一任务变得格外重要，因为从波罗的海地区调给他的两个集团军在攻势开始之前不能及时赶到。但是时间紧迫，特别是因为 4 月 11 日美军第 9 集团军已进抵马格德堡以南的易北河，距柏林约六十五英里。

攻入勃兰登堡和柏林的主要攻击力量是从奥得河防线开来的中路部队——朱可夫的第 1 白俄罗斯方面军。它将用四个步兵集团军、两个坦克集团军实施主突，其他部队在首都北面 and 南面实施辅助性突击。朱可夫的任务是在十五天之内攻克柏林并进抵易北河。在更南面科涅夫的第 1 乌克兰方面军将渡过尼斯河，夺取科特布斯地域和施普伦贝格，还将向西北面易北河畔的维滕贝格和波茨坦附近，以及柏林西南面的贝利茨挺进，要在十二天内赶到这一线，将对德累斯顿实施辅助突击。科涅夫的方面军共有五个步兵集团军、两个坦克集团军。在波罗的海方向的罗科索夫斯基的第 2 白俄罗斯方面军，拥有三个步兵集团军、三个坦克军、一个机械化军，将歼灭集结在什切青附近的敌军，并向西和西北方挺进，攻入梅克伦堡。既然整个进攻的主要任务是由朱可夫的第 1 白俄罗斯方面军承担，那就要重新调整分界线。把朱可夫的正面宽度从二百英里缩短为一百二十英里，这样一来，他的正面就从北面的安格蒙德伸向南面的大加斯特罗斯。在他的全部分界线以内实际的突击的正面宽度又进一步压缩到仅二十八英里。这样，突破地域内的四个第一梯队集团军的每一个集团军的正面宽度只有一二千码。

至此，三个方面军都得到了加强，根据苏联公布的数字，三个方面军拥有兵员二百五十万人，火炮和迫击炮四万一千门，坦克和自行火炮六千二百辆，各式飞机七千五百架。据说，在主攻方向，火炮每英里的配置密度从三百门到四百门不等。这样集结军队涉及到许多问题，诸如：部队大规模的运动、弹药的大量储备，构筑火炮阵地，挖掘交通壕，要在奥得河上建造和构筑不下二十五座桥梁，以及准备四十艘载重六十吨的渡船等。因为第 1 白俄罗斯方面军在奥得河以西的屈斯特伦桥头堡牢牢地站稳了脚跟，朱可夫只在三十分种的炮火准备之后就开始发起进攻，而科涅夫必须从东岸渡过尼斯河才能发动突击，

他将得到不下于两个半小时炮火准备的支援。科涅夫只能得到他所辖的第2航空集团军的空中支援，而朱可夫不仅有其建制的第16和第18航空集团军实施空中支援，而且在4月20日罗科索夫斯基开始进攻之前，还能得到隶属于第2白俄罗斯方面军的第4航空集团军的支援。

根据计划，在更南面的第4、第2和第3乌克兰方面军应保持对敌军的压力，以防止其战略预备队从舍尔纳的中央集团军群或伦杜利克的南方集团军群向勃兰登堡地域运动；事实上，在柏林地域的德军比先前预计的要强大得多，后来人们才认识到，应把第1白俄罗斯方面军和第1乌克兰方面军的全部兵力都用于进攻柏林。罗科索夫斯基仍在格丁尼亚和但泽地区与德军交战，所以要比其他两个方面军迟四天才能发动进攻，这一情况使得朱可夫的任务更加艰巨了。朱可夫将在破晓前把集结于屈斯特伦桥头堡内的部队投入战斗，经短暂的炮火准备后，借助于大量集中的防空探照灯灯光发动进攻。四个集团军将实施初期进攻，突破后，波格丹诺夫的第2近卫坦克集团军将在佩尔霍罗维奇的第47和V·I·库兹涅佐夫的第3突击集团军的支援下从北面包围柏林，与此同时别尔扎林的第5突击集团军和崔可夫的第8近卫集团军将从东面攻入柏林市郊。稍往北，别洛夫的第61集团军和波普拉夫斯基的波兰第1集团军，将掩护朱可夫的右翼并穿过北勃兰登堡前出至费耳河和易北河。卡图科夫的第1近卫坦克集团军，在科尔帕克奇的第69和茨维塔耶夫的第33集团军左翼的两个步兵集团军的支援下从南面包抄柏林。

尽管拿下了屈斯特伦桥头堡，便把奥得河抛在后面，但是朱可夫面临的任务仍不是没有困难的。其正面的地形低洼而多沼泽，奥得河无数的小支流、水道和沟渠纵横交错，有些还河水四溢。该地域的德军防御工事构筑得颇为完善，敌人从重兵把守的泽洛地区的斜坡上能清晰地观察朱可夫的桥头堡。朱可夫的计划是把他的第一梯队各集团军集中到这个狭小的桥头堡，使用短暂而密集的压倒一切的优势炮火准备实施突破。一百四十部照亮黎明前战场的探照灯并不是借助低空云层的反射光为部队的行动照明，而是让光束贴近地面照花守军的眼睛。4月15日，朱可夫向刚从波罗的海赶到、加入第1白俄罗斯方面军预备队的第3集团军司令员戈尔巴托夫概述了进攻的计划。戈尔巴托夫说他对计划是否妥善有所保留。他不愿看到如此众多的部队和坦克挤在这样一个小小的桥头堡内，他怀疑在黎明前发起进攻和试图把黑夜变成白昼是否明智，但是他大概从早先与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的对调中吸取了教训，所以没有发表意见，反正他只参与保卫从屈斯特伦到法兰克福的南翼。他的怀疑证明是有道理的，因为事实证明使用探照灯失败了。探照灯光不能穿透炮火准备扬起的尘烟，而尘烟又把光束反射回来炫耀人目并衬托出正面进攻的部队的轮廓。部队指挥官要求关闭探照灯，但是刚下令关闭别人又相反下令打开。他们不停地开启和关闭探照灯，使情况更加混乱，以致部队成了夜盲。朱可夫的冤家崔可夫对混乱现象进行了尖刻的批评，说大批的部队、车辆和坦克阻塞了道路和通道以致部队动弹不得，进退两难。

从1月19日起，德军最高统帅部已开始在柏林办公。尽管凯特尔和约德尔自己在柏林的达莱姆安置下来了，但是老陆军总部却从弗里德贝格迁往迈巴赫营的措森。元首就在柏林市中心的总理府地下深处的避弹室定居下来。住在新总理府的废墟底下，他即使知道末日已在眼前，也不会露出声色。人们公认他曾下达过两道命令，指示把所有可能被敌方利用的资源统统毁掉。美军第9集团军和接踵而至的美军第1集团军及更南部的第3集团军突入马格德堡，这意味着德国将要被分割为二，元首作出尽量继续在德国南北两方作战的安排。据说，此时希特勒开始发表去年古德里安徒劳无益地力促他接受的意见，决心把所有现有的部队全部调往东部去与俄国人作战。不管怎么说，这已为时过晚了。古德里安和约德尔曾为之争吵的西部部队已被歼灭。还有一些在遥远的战场上作战的精锐师团(其中许多久经沙场)，不是闲着就是被牵制在从海峡群岛到南斯拉夫，从北极圈到克里特岛以及在挪威，库尔兰，意大利和巴尔干等地，进行绝望的挣扎。很少有证据表明元首对局势的了解已清醒到能认清德国的真实处境的程度。以

前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不能正视现实或分清轻重缓急，他的思想变得越来越虚无缥缈。从总体上讲，德国人民对德国在雅尔塔会议期间已被瓜分一事一无所知，但他们十分清醒地意识到，被西方盟国占领比之残酷的苏维埃政权和东部领土上的人民正在经历的可怕暴行要可取得多。可是，此时希特勒是否产生过慈悲之心仍是值得怀疑的。他不是以牺牲西线来支撑东线，反而在3月底组建了一个由八个新建师组成的第12集团军，由文克将军指挥去解救在鲁尔河包围圈里的莫德尔的B集团军群，并想把英美军队再赶过莱茵河。

文克的第12集团军的战斗力较弱。它下属有四个经验丰富的军司令部，其中两个由于缺乏运输工具和无线电台而无法实施指挥。有些新组建的师被指定为装甲师和装甲护卫师，并配备了刚出厂的坦克、强击火炮、装甲运兵车和火炮，并冠以激动人心的响亮名称：香霍斯特师、波茨坦师和克劳塞维茨师。可是，士兵大都是新兵和全国劳动服役队成员，许多部队配备了有实战经验的军官和军士作骨干，正是由于有了他们才取得了一些战果，而这些战果也倾注了文克的心血。

莫德尔的集团军群很快就被美军歼灭，莫德尔本人自杀身死。文克一接到前去解救被围困在哈尔茨地域的德军第1集团军，这道改变得更加实际的命令，便把装备最精良的装甲师中的两个师作为先头部队向西南方向调动。最初文克乘英军不备赢得了局部的胜利。英军和美军随即发动反攻，不久两个装甲师几乎全部被歼。文克退回易北河和穆尔特河一线，他颇为惊奇地发现他并未遭到英美的空袭。美军部队并不想渡过易北河或跟踪追击。

德军在奥得河的配置没有什么变化。在北部，编成内有第3装甲集团军和第9集团军的海因里希的维斯拉集团军群在波罗的海到尼斯河的河口一带守卫着奥得河。曼陀菲尔的第3装甲集团军在梅克伦堡与在波美拉尼亚的罗科索夫斯基的第2白俄罗斯方面军对峙，而布赛的第9集团军与在东勃兰登堡的朱可夫的第1白俄罗斯方面军相对峙。与科涅夫的第1乌克兰方面军对峙的是构成舍尔纳中央集团军群左翼的格雷泽尔的第4装甲集团军。曼陀菲尔拥有十个师，布赛拥有十五个师，格雷泽尔拥有十四个师。在这个总数中，每个集团军只有一个装甲师或装甲护卫师。在曼陀菲尔和布赛的背后有集团军群预备队第56装甲军，由魏丁格指挥，其编成内有三个装甲师和三个装甲护卫师。在波罗的海和戈尔利茨之间守卫梅克伦堡和勃兰登堡的德国正规部队总数达四十五个野战师，其中五个是装甲师，三个是装甲护卫师，但是格雷泽尔还能得到舍尔纳的支援，在作战期间又有四个师也是这样投入德军的南翼进行战斗的。因此，粗略地说，德军展开了五十个势单力薄的野战师来抵抗苏军一百九十个师的进攻。德军没有战略预备队，仅存的战术预备队——魏丁格的第56装甲军已经分散配置在曼陀菲尔和布赛之间了。

元首又一次凭直觉满有把握地认为，苏军即将发起的这场有力的攻势根本不会是针对柏林而是指向南部的捷克斯洛伐克。4月6日他从维斯拉集团军群抽调了三个装甲护卫师，并把它们派往南方。海因里希对削弱他的战线表示抗议，但遭到反驳：苏军的人力物力即将告罄，它的兵员无非是一些新兵和获释的战俘。元首许诺给他们补充兵员，向海因里希许诺从党卫军、德国空军和海军中给他抽调十三万七千人，这些部队事实上仅是元首的想象而已，最终只提供了约三万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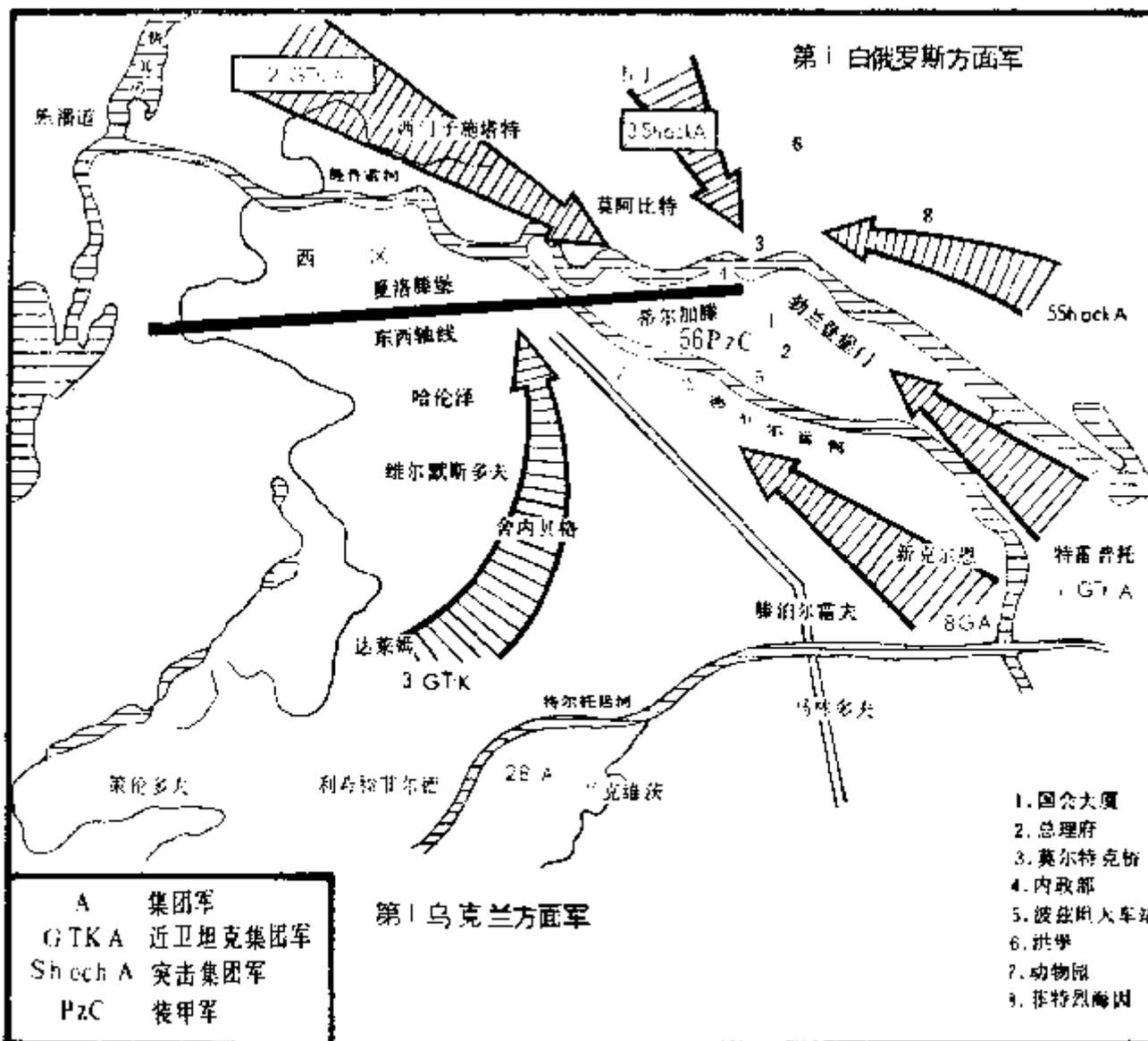
1月至3月间，十六岁和十七岁的德国青年纷纷应征入伍，他们成了增援部队和新组建的部队的主要组成部分。除奥得河和尼斯河地区的四十五个正规师以外，还有一支由特遣队，临时凑集的部队和大量的人民冲锋队部队组成的大规模的混编部队。人民冲锋队可能有一百多个营，据估计在尼斯河的福斯特和穆斯考地域有三十个，在柏林有三十个。虽然这些营装备很差（大都使用各式陈旧的外国武器），但是它们拥有充足的反坦克火箭筒。人民冲锋队将显示出它们有与敌人近战的坚强决心。除了人民冲锋队

营以外，还有武装警察部队和一大批匆忙凑集并由党卫军和冲锋队军官指挥的希特勒青年团特遣队。不论是出于恐惧或是忠于职守，这些大多年仅十三、四岁的青年常常证明他们比人民冲锋队作战更有效。

托尔格洛、什切青、加尔茨、巴茨洛、泽洛、法兰克福、古本、科特布斯、福斯特、穆斯考、措森和施普伦贝格等地被构筑成要塞或是坚固据点。奥得河左岸的野战防御工事，由于使用了民间志愿人员，构筑得十分坚固。尽管这些土木工事配置得有一定的纵深，但它们基本上是由北向南与奥得河平行的一线式防御配系。另外还在柏林市郊和远郊构筑了几道粗劣的外围防御工事。德军已没有机动装甲部队在敌军坦克集团军一旦突破防御时能歼灭敌人或阻挡他们的进攻。它也没有保卫首都的作战计划，更没有指定执行这一任务的部队。德军炮兵支援力量不足，空军只剩三百架飞机支援维斯拉集团军群。

4月15日，苏军发动攻势的前一天，希特勒发出了这一天的最后一道命令。命令预告东线士兵，如果他们打了败仗，如果布尔什维克蹂躏了德国，等待他们家庭的将是什么样的命运。老人和孩子将遭残杀，妇女和姑娘将成为军妓，其余所有的人将被驱往西伯利亚。希特勒许诺给予他实际并不拥有的密集的炮火支援，并向部队保证将在帝国首都的门前歼灭苏军，使之葬身血泊之中。所有的士兵都受到警告不得服从不相识的德国军官的命令，这是由于苏军在东普鲁士和波美拉尼亚曾使用过这类手法而采取的防范措施。可是命令发布得太迟，未能送达应听取这项命令的部队。

4月14日早晨，朱可夫方面军的每个师都以一个营的兵力发动进攻，进行威力侦察。他们发觉炮火准备一开始，德国守军就后撤一英里或更多。苏军再次向前就敌，但他们未按照惯常做法行事，即把试探性进攻发展成全面进攻。



## 柏林 1945年4月

图 30 柏林

两天后，即4月16日黎明前，第1白俄罗斯方面军开始实施主攻，朱可夫转移到崔可夫的第8近卫集团军在赖特魏因附近的观察指挥所，朱可夫在那里是个极不受欢迎的客人。经过三小时激战，突击师进抵德军第二道防线，至此德军抵抗增强，尤以泽洛阵地前面为甚。布赛的第9集团军在该地的防御工事构筑在陡峭的山坡上，由88毫米高炮掩护，还有构筑良好的反坦克壕。为了克服这一障碍，朱可夫在中午时分不等步兵集团军突入开阔地就将卡图科夫的第1坦克集团军投入突贯作战。三个坦克军在已经塞满了第8近卫集团军的部队和车辆的少数几条道路、小径上缓慢地前进。落入苏军之手的俘虏说，有命令说，任何德军士兵自行后撤便当场格杀勿论，所以苏军将领预计，在他们通往柏林的道路上将是寸土必争。事实正是如此，苏军的正面进攻牺牲太大，于是他们就把部队分成小股分遣队渗入德军后方。经17日异常猛烈的轰炸以后，崔可夫的第8近卫集团军在卡图科夫的装甲部队实施向心突击的支援下攻

克泽洛堡垒。4月18日，第二道防御地域被突破。德国守军(许多是德国空军和人民冲锋队的成员)的顽强斗志使苏军最高统帅部大为吃惊，朱可夫按照预定的作战方案已经迟了两天。苏军翼侧的某些部队甚至还未前进一步。

另一方面，在更南部的科涅夫的第1乌克兰方面军则进展迅速，尽管他所得到的支援要比指派给朱可夫的薄弱。在发动攻势的前夕，朱可夫不得不放走他的参谋长索科罗夫斯基到第1白俄罗斯方面军去。作为交换，他得到前第4乌克兰方面军司令员彼得罗夫，一个善于用兵打仗但不谙文牍的人。

科涅夫派出的强渡尼斯河的步兵部队，有戈尔多夫的第3近卫集团军和普霍夫的第13集团军、以及扎多夫的第5近卫集团军。这些部队是在福斯特至穆斯考之间比较狭窄的正面渡河的。按照苏军的常规，集团军司令员各有自己的观察指挥所，可以观察战斗地域。科涅夫在发动进攻的那天夜晚便在普霍夫的指挥所临时住下。科涅夫与第1白俄罗斯方面军的进攻方法不同，他等到天大亮以后才把部队开往河边，但是他利用火炮和飞机所施放的烟幕隐蔽部队的行动，迷盲德军的观察。尽管先前计划要作长时间的炮火准备，但是先头部队只经过四十分钟的炮火准备，就开始乘船渡河。据科涅夫说，85毫米反坦克炮是由钢索拖曳越过河床的。后来架起了浮桥和固定桥梁，到4月16日晚上，有二十座固定桥和十七座浮桥和若干渡船已投入使用。雷巴尔科的第3近卫坦克集团军和列柳申科的第4近卫坦克集团军乘船渡过了尼斯河，他们接到命令：在抵达施普雷河的时候，他们应使用自己的渡河或涉水的器材。4月17日，两个坦克集团军都已越过了尼斯河。4月18日，尽管格雷泽尔的第4装甲集团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和一些猛烈的反击，但科涅夫还是进抵科特布斯和施普伦贝格两个要塞，可是都无法攻克。科特布斯仍是德军防线强大的南翼。科涅夫从南北两侧绕过施普伦贝格，迅速插入敌军后方，切断舍尔纳的中央集团军群与维斯拉集团军群的联系。科涅夫部队运动时遇到的地形与朱可夫在柏林以东遇到的地形不同，虽布满了大小河流，但大致上是沙地而少沼泽，因而便于使用坦克。可是另一方面，这里森林遍布，靠近柏林处湖泊更是星罗棋布。但是科涅夫说在这里运动比他预计的容易，因为在大原始森林和人造林中居然大道纵横交错，这对于一个在俄国森林中长大的人来说，是十分惊异的事。然而，对部队实施控制是困难的。四处都是硝烟和战斗的喧嚣声，简直什么也看不清，在树林中肆虐的烈火给坦克和步兵同样带来危险和困难。苏军和德军散在四处，混杂在一起，一个苏军将军乘坐吉普车在林中道路上颠簸而行，竟落入德军掉队士兵之手而丧生。垂死的伤兵和死者的尸体堵塞了小涧和溪流。

4月17日晚上，斯大林通过短波无线电与第1乌克兰方面军通话，说明朱可夫的部队由于遭到顽强抵抗而前进迟缓，并建议第1白俄罗斯方面军的一些坦克部队应利用科涅夫打开的突破口，从南部近逼柏林。科涅夫反对这一建议，指出这样做将耽误时间，因此最后一致同意让科涅夫把雷巴尔科的第3坦克集团军和列柳申科的第4坦克集团军指向更北部的措森和波茨坦。此时，朱可夫的第1白俄罗斯方面军由于坦克尚未进入开阔地带并且伤亡惨重，还在继续缓慢地向西推进。V·I·库兹涅佐夫的第3突击集团军和佩尔霍罗维奇的第47集团军在巴茨洛附近进行了十分艰苦的战斗，于4月19日晚突破德军第三道防线，而波格丹诺夫的第2坦克集团军已抵达开阔地带以及柏林北郊拉登堡和泽佩尔尼克。

德军第9集团军的守军在苏军坦克部队突入柏林北部并把它与曼陀菲尔的第3装甲集团军分割开之前曾对强大的攻势顶了三天。往南，科涅夫穿越布赛的第9集团军的交通线向措森和波茨坦发动的突击，切断了它与第4装甲集团军的主力部队的联系。第9集团军已无力保卫柏林，也不能恢复原先的战线。恰如约德尔后来所说，这场战争已彻底失败了。大多数德军将领都得出结论说，剩下的问题只是撤回残部以免他们身陷苏联的集中营。可是，这并不是元首对形势的分析，他的所作所为不象是战争已经打败的样子，而是好象战斗的步伐正在加快并且将达到关键时刻。4月20日，希特勒拒不同意第9集团军

撤退，并令它坚守奥得河，因此海因里希把施泰纳的党卫军军部迁往柏林正北方的埃伯斯瓦尔德去指挥若干特遣队，并保障曼陀菲尔的暴露的南翼；但4月21日当这一小支部队还存在的消息传到希特勒耳朵里的时候，他便命令在他的心目中规模为一个集团军的施泰纳集群，去指挥一个装甲护卫师和两个步兵师的部队。施泰纳将向东南方进攻以封闭朱可夫的右翼部队正蜂拥而入的大突破口，以便与柏林以东的第56装甲军建立联系。希特勒调给施泰纳的部队不是不能到手的就是一些名存实亡的师，施泰纳麾下最多大约有一万五千名没有重武器的兵员。元首同时向布赛的第9集团军和格雷泽尔的第4装甲集团军下达命令，命令这两支部队封闭科涅夫的部队已经通过的南面的突破口。

第1高炮师的一部分部队负责柏林城内的对空防御，其中包括在蒂尔加滕、洪堡和腓特烈海因的大型高炮指挥调度所。该师的许多重炮可作反坦克之用。邓尼茨用飞机把一个海军营以及希姆莱的一部分私人卫队即党卫军莫恩凯营运入柏林。另外城里还有一些零星的军事单位和特遣队，有两个警察营、约三十个人民冲锋队营以及一些希特勒青年团特遣队。劳工是足够的。3月6日，前第11步兵师师长赖曼被希特勒任命为柏林地区守备司令。这一任命事实上形同虚设，没有权力，没有人力物力，而且事无巨细都要屈从于元首和行政长官戈培尔的掣肘。4月19日元首又改变了主意，让海因里希的维斯拉集团军群负责保卫柏林。仅三天后，希特勒又亲自接管柏林防御的指挥权，并挑选一位工程兵军官孔策和一位陆军总部的国家社会主义督导组织的军官充当他的副手。4月24日希特勒又想重新任命一位柏林地区的军事指挥官。当时正在柏林东南方的施普雷河作战的第56装甲军军长魏丁格被任命为柏林城防司令，他要在元首的直接指挥下行事。第56装甲军的编成内有：明兴贝格装甲师的残部，第18装甲护卫师，第11党卫军诺德兰装甲护卫师和第9伞兵师。第56装甲军退却至柏林的南郊和东郊。为了逃避这项新任务，魏丁格将他的军交给了正在指挥明兴贝格装甲师的穆默特。

魏丁格和第56装甲军的战地指挥官也将为党卫军、冲锋队的突击队以及军事警察的特遣队的活动所苦。后者是所谓战地飞行军事法庭，这类军事法庭在德国的其他东部地区早已十分活跃。有些军事法庭显然是自封的，另一些则是党卫队莫恩凯营的特遣队。他们在后方游荡搜寻军队、人民冲锋队和希特勒青年团的落伍者，如有擅自撤回后方的嫌疑，无需任何证据或不经审讯就被处决或绞死在街上。据说，穆默特威胁说，敢于进入他的辖区的任何这类特遣队格杀勿论。

英、美在4月20日对柏林进行了最后一次大规模空袭，空袭从中午开始，持续了两个小时。从此柏林成为一片废墟，城内一片死寂。电、煤气、下水道设备均遭破坏，唯一的水源是街头的消防栓。人们只能得到少量的食物，而且要经过数小时排长队才能到手。

4月20日是元首的生日，希特勒决定这天离开柏林前往上萨尔斯堡。十天以前他的侍从人员和最高统帅部部分人员已前往巴伐利亚建立大本营，专候他的到来。在新总理府的地底下，元首和他的小圈子里的人在二十八间统称为地下避弹室的小房间里生活和工作，在这里，元首最后一次会见了他的全体参谋人员。希特勒对是否要离开柏林举棋不定，但是他命令实施他以前同意的计划。根据这个计划，邓尼茨将接管帝国北部，大家推测然而未经证实的是，凯塞林应指挥南部所有的军队。接着戈林前往巴伐利亚，留下科勒尔和克里斯蒂安代表他处理德国空军的事务，希姆莱逃往德国北部的霍恩利亨。那天，据凯特尔自己说，他企图劝说希特勒开始进行投降谈判。第二天，中央集团军群司令舍尔纳陆军元帅来到地下避弹室单独会见元首，会见使元首重新振作精神并乐观起来。当天下午早些时候，文克从第12集团军前来向元首简要地报告了他突破哈尔茨美军的作战情况，可是文克当时还不知道就在当天下午这场突击已惨遭失败。总的说来，元首流露出了飘飘然的乐观情绪，认为事情终于开始有了转机，对此，连凯特尔和约德尔在当晚驱车返回达莱姆最高统帅部时都私下表示惊奇。那天深夜邓尼茨前往石勒苏益格-荷

尔斯泰因的普洛恩。

可是，当凯特尔第二天出席军事会议时，元首又深深陷于绝望之中。希特勒脸色腊黄，抽搐加剧，神经极度紧张，思想飘忽不定。苏军已经进入柏林东部市郊，而在南部，科涅夫已进抵德军最大的弹药库所在地尤特博格。显然，施泰纳集群根本没有采取行动从北部的埃伯斯瓦尔德攻入柏林。希特勒宣布他准备留在柏林，并已命令将这一消息通过无线电广播出去。希特勒说，如果文克能顶得住美军，他将指挥这场保卫帝国首都之战。如果要与敌方进行任何谈判的话，那末戈林比他更适于担当谈判角色。约德尔把这一声明逐字逐句复述给没出席军事会议的科勒尔。

据说，那天当元首获悉施泰纳集群辜负了他的厚望，他便对党卫军、德国陆军和德国人民大发雷霆。这样的场面在过去四年里已是司空见惯，但是在元首地下室所出现的震惊和混乱与其说是元首的狂怒所引起的，还不如说是由于人们突然间醒悟到德国已经最终战败所引起的。那天夜晚，元首小圈子里的残留人员（包括科勒尔，但不包括戈培尔、博尔曼、凯特尔、约德尔、布格道夫和克雷布斯）从加托机场飞往巴伐利亚。科勒尔向戈林详述了希特勒关于和平谈判的声明，戈林向元首发了一封电报建议，称他戈林应在谈判中享有全权。他很快就收到了在博尔曼的怂恿下发来的回电：解除戈林的一切职务，并命令将他秘密逮捕。与此同时，希姆莱在卢贝克正通过瑞典的贝尔纳多特伯爵，企图与西方大国开始和平谈判。

凯特尔和约德尔未能说服元首离开柏林，于是他们便着手组织反攻，命令文克的第12集团军从易北河转向东，向波茨坦运动，同布赛的第9集团军会合。施泰纳和曼陀菲尔将从北部向柏林进攻。最后统帅部没有去巴伐利亚的部分参谋人员撤出了柏林，前往波茨坦以北的克拉姆普尼茨，而凯特尔则乘汽车向西南驶去，沿途穿过成群结队的难民寻找第12集团军。4月23日黎明前几小时，他到达文克的战术指挥所，并命令文克撤离易北河，向东开往尤特博格和波茨坦。

到4月21日，朱可夫的右翼，即波格丹诺夫的第2近卫坦克集团军、V·I·库兹涅佐夫的第3突击集团军、佩尔霍罗维奇的第47集团军，穿过了柏林北部的重要高速环形公路。在别处，第1白俄罗斯方面军遭受挫折未能取胜。崔可夫的第8近卫集团军和卡图科夫的第1坦克集团军在菲尔斯滕瓦耳德、埃尔克纳和柏林正东的彼得斯哈根地域作战时遇上了坏天气并遭到步兵部队和人民冲锋队的反击，坦克损失惨重。在更南部，科尔帕克奇的第69和茨维塔耶夫的第33集团军仍未打出法兰克福地区，而在第1白俄罗斯方面军的北翼，别洛夫的苏军第61集团军和波兰第1集团军对西部的施泰纳的作战也未取得什么进展。

对柏林的主要威胁来自科涅夫的两个坦克集团军，它们从东南方向进攻，势如破竹，取得辉煌的胜利。这两个坦克集团军分别由雷巴尔科和列柳申科指挥。科涅夫遭到格雷泽尔第4装甲集团军所部的共十四个步兵师和一个装甲师的抵抗。后来又配属给格雷泽尔四个装甲师或装甲护卫师，但是始终没能有足够的装甲部队来对付第1乌克兰方面军坦克的突破。作战的初期打得十分激烈，不过参战的是步兵和德国空军部队以及人民冲锋队。科涅夫把他们说成是老人和孩子的队伍。他们噙着眼泪用近距离反坦克火箭筒击毁苏军的坦克。4月20日晚上，最高统帅部战时和平时所在地、柏林南部的措森被雷巴尔科的第3近卫坦克集团军攻陷，而列柳申科的第4坦克集团军抵达了更西部的卢肯瓦尔德和尤特博格地域。与此同时，苏军的大部分步兵部队仍在利特布斯和施普伦贝格进行激战。为了填补坦克集团军和步兵集团军之间拉开的五十英里长的间隙，卢钦斯基的苏军第28集团军从第二梯队被调往柏林东南地域。施普伦贝格只是在十分猛烈的轰炸和炮击粉碎了德军的拚死抵抗以后才落入扎多夫的第5近卫集团军手中。

科罗捷耶夫的苏军第 52 集团军和斯维尔契夫斯基的波兰第 2 集团军向德累斯顿发起的进攻进展缓慢，因为格雷泽尔从格尔利茨地域反攻，突入它们的南翼。这就促使科涅夫把彼得罗夫派往该地域，照科涅夫委婉的说法，其目的是使部队振作起来。

4 月 20 日上午，经过六十分钟的炮火准备之后，罗科索夫斯基的第 2 白俄罗斯方面军强渡奥得河，突入了梅克伦堡，进攻曼陀菲尔的第 3 装甲集团军。格里申的第 49 和波波夫的第 70 集团军几乎无所进展，只有巴托夫的第 65 集团军设法夺取并扩大了一个桥头堡，能见度差和恶劣的飞行气象条件都帮了德军的大忙。因此，曼陀菲尔才得以暂时守住阵地。

在柏林，苏联军队正突入市郊。担任朱可夫右翼的佩尔霍罗维奇的第 47 集团军几乎从北面包围了该城。4 月 22 日该集团军在亨尼希斯多夫渡过了费尔河向南向波茨坦推进；同天傍晚，普霍夫的第 13 集团军抵达从西向南穿过尤特博格的铁路线。两天以后，第 1 乌克兰方面军和第 1 白俄罗斯方面军在柏林东南会合了。4 月 25 日，列柳申科的第 4 近卫坦克集团军和佩尔霍罗维奇的第 47 集团军在柏林以西会合。柏林城和布赛的第 9 集团军被团团围住。同一天，扎多夫的第 5 近卫集团军在易北河畔的托尔高附近(距其南面的德累斯顿约五十英里)遇到了美军第 1 集团军的巡逻队。于是，德国就从中央被分割为南北两部分。

文克在易北河以西与英美军队的作战中损失了相当多的装甲部队，但仍拥有不少坦克、强击火炮和装甲运兵车。第 12 集团军已与在维滕贝格和尤特博格之间的南翼苏军接火。文克希望美军在易北河按兵不动，他好把背部转向西方，开始进军波茨坦，包围柏林。4 月 29 日，文克的部队对贝尔齐希附近的苏军第 5 近卫机械化军实施突袭。当时该军正在安安逸逸地休息。文克使用一支由强击火炮和步兵组成的合同部队很快就突入苏军后方。在贝利茨，文克的部队重新夺得了一所曾被苏军占领、住有三千德军伤员的医院，然后抵达波茨坦湖，撤走了被围困的波茨坦守卫部队。可是到那时，第 12 集团军已经筋疲力竭，不能承受苏军即将对其延长的两翼发动的猛攻。文克在此等待第 9 集团军与他会合。

戈尔巴托夫的苏军第 3 集团军在西南方向的埃尔克纳和措森之间的地域打进了一个楔子，把第 56 装甲军赶回柏林，并切断了它与南部的布赛第 9 集团军的联系。戈尔巴托夫认为布赛的部队起先的抵抗不及他在东普鲁士遇到的抵抗顽强，可是一当第 9 集团军被围困，战斗就变得激烈了。布赛的第 9 集团军和被科涅夫的包抄赶往北部的第 4 装甲集团军的若干部队溃不成军地败退下来。被围困的部队遭到严重损失，特别是受到猛烈的轰炸。它们从施普雷瓦尔德向正西方向的卢肯瓦尔德运动。道路上挤满了难民和掉队的士兵，他们不时受到竭力阻止他们西进的苏军第 13 集团军和第 3、第 4 近卫坦克集团军的攻击。德军的补给和运输系统早已崩溃，海因里希力图尽其所能救出他所能救出的一切，他把伤员、平民和部队送往美军手中，以获得相对的安全。在这场大厮杀中，传来一道由约德尔签署的命令，可是几乎无人予以理睬。命令指示在柏林南面建立一道稳固的战线以便中央集团军群依托它实施反攻。4 月 29 日，位于贝利茨与柏林正南的卢肯瓦尔德之间的第 9 集团军，出于苏军飞机和坦克的攻击，在白天不能有任何行动。在随后的两个夜晚中，根据不同的估计，总数从三千至三万之间的部队与老百姓一起乘夜暗渗入到文克的第 12 集团军的驻地。除了第 56 装甲军和在柏林零星溃散的部队外，布赛的第 9 集团军已不复存在。5 月 1 日，文克率领伤员和大批难民准备退守施滕达尔和唐格明德之间的易北河，在那里，他的一个军长埃德尔斯海姆正企图与美军第 9 集团军谈判投降和接纳德国伤员的条件。

在柏林以北的梅克伦堡，情况十分混乱。施泰纳集群 4 月 21 日接到元首令它以四个师的兵力向南部的柏林发动进攻的命令。可是事实上，他只拥有薄弱的党卫军警察第 4 装甲护卫师和一师海军士兵。前

者已在但泽损失了大部分重装备。由于另外两个师还没与他会合，他便按兵不动。施泰纳不受维斯拉集团军群司令海因里希的管辖，海因里希因第9集团军即将覆没，所以只统帅曼陀菲尔的第3装甲集团军。到那时，第3装甲集团军自身也难以在奥得河下游抵挡住罗科索夫斯基。约德尔把他的最高统帅部参谋特遣组迁往柏林以北的菲尔斯滕贝格这个安全地方，凯特尔又赶来为援救元首和首都作最后疯狂的努力。海因里希想把施泰纳集群和调离文克集团军的霍尔斯特军置于他自己的指挥之下，因为这两支部队能保证曼陀菲尔在拉特诺和奥拉宁堡地域的南翼的安全；可是仍企图用它们来进攻柏林的凯特尔却不同意。4月27日，经过一周的苦战，罗科索夫斯基离开他在奥得河上的桥头堡，开始向普伦茨劳进军。这样做有将第3装甲集团军分割为二的危险。海因里希从无掩蔽的斯温明德沿海地域撤退，为了挽回局势，他把仅有的后备力量，即从西部撤退下来的一个装甲护卫师和一个装甲师的部分部队全投入了战斗。到那时从北部进攻柏林已完全不可能，可是凯特尔也模仿元首的绝招，开始高叫有人背叛。

七年来，凯特尔第一次摆脱了希特勒的控制。凯特尔没有野战指挥经验，他在乡间四处奔走，给部队出难题、威胁指挥官，他惊恐地发现海因里希没有得到元首和他本人的准许已经开始有序地撤退了。4月28日，约德尔通过无线电台向希特勒汇报了情况，禁止维斯拉集团军群继续后撤。当日深夜，海因里希在电话里报告说，尽管他奉命不得撤退，他还是要继续撤退。为此他和参谋长特罗塔被解除了职务。凯特尔任命空军司令斯图登特为海因里希的继任人，但是在他从荷兰赶来以前，指挥权暂时移交给蒂佩尔斯基希。

1940年曾在陆军总部任军事情报部部长的蒂佩尔斯基希，现在指挥第21集团军，这是为了支撑德军在特拉诺与奥拉宁堡之间的南翼，于4月29日在第3装甲集团军背后新组建的一支部队。凯特尔描述了在一个明媚的夏天的早晨，他前往瓦伦附近去会见蒂佩尔斯基希，沿途乘车穿过林中骑径和车道，避开大道和村庄以及作战的喧嚣声，因苏军部队正在菲尔斯滕贝格附近的密林中搜索。蒂佩尔斯基希诚挚地一再恳请凯特尔不要把维斯拉集团军群的指挥权交给他，最后凯特尔还是不得不命令他担任此职。办完了这件事，凯特尔和约德尔离开战地前往多宾。在多宾，希姆莱交给他们一封元首在4月28日给凯特尔的无线电报，索要文克、布赛和霍尔斯特的先头部队突入柏林时的位置。4月29日晚上，凯特尔答复说，突入柏林已毫无希望，并建议元首应向外突围或坐飞机离开柏林。对这封电报，希特勒当然不屑回复。此后，凯特尔和约德尔在赴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途中，仍旧开完了每日例行的军事会议，在会上，他俩还郑重其事地相互介绍情况。

4月28日希特勒的宣传部告知他，路透社发表了一篇有关希姆莱企图与西方大国谈判的报道，这使希特勒大发雷霆，臭骂希姆莱、施泰纳和党卫军。希姆莱在元首总部的代表、爱娃·布劳恩的妹夫费格莱因被怀疑是同谋，而且出于他在夏洛滕堡被捕时身着便服，又被怀疑为企图逃跑，因此立即受到审问并奉希特勒之命枪决了。尽管博尔曼在4月30日还准备给邓尼茨发一封电报，以元首的名义命令他对这位帝国党卫军的首脑立即采取无情的措施，但是，希姆莱已安然逃离元首的掌心，只好声明断绝关系。

在柏林东南郊，第56装甲军在齐格勒的第11党卫军诺德兰装甲护卫师的掩护下渡过了施普雷河，该装甲护卫师在新克尔恩地区占领了阵地。魏丁格对该师的固执极不满意，撤掉了齐格勒，换上克鲁肯贝格。第18装甲护卫师在格吕内瓦尔德，而明兴贝格装甲师在滕珀尔霍夫。大约希特勒青年团的一千名团员守住通往施潘道的费尔河桥梁，准备迎接文克的到来。位于该城西南方、费尔河附近的加托机场仍在使用，从加托到市中心的空中运输由费赛勒怪鸟式飞机和教练机实施。夏洛滕堡和勃兰登堡门之间的大道(被称作东西轴线或夏洛滕堡肖塞)原先曾用作三引擎容克52飞机的简易机场。可是这一临时性的简易机场出于防空炮火和能见度差造成飞机坠毁而不久就停用了。至4月25日加托机场已不能使用。

就在那天，科涅夫的第1乌克兰方面军从柏林南郊包抄上来，左翼是雷巴尔科的第3坦克集团军，右翼是卢钦斯基的第28集团军。策伦多夫、利希滕费尔德、兰克维茨和马林多夫都已被攻占，只是在德军用一定的兵力守卫的特尔托运河上苏军短时间受阻。科涅夫的部队以小股的诸兵种战斗群作战，每一战斗群的编成内有一个步兵连，数辆坦克和火炮以及一支工兵特遣队，然而它们饱尝了在居民地作战所遇到的各种艰辛。坦克损失惨重，科涅夫说损失了约八百辆，大部分是在柏林城内被击毁的。柏林守军不时地出现在苏军后方，他们是事先躲藏起来或是通过小巷和下水道来的。苏军有的伤亡是4月25日苏联空军实施的猛烈轰炸造成的，另外，苏军部队中也出现互相误伤的情况。在4月25日这天伤亡不计其数，科涅夫和朱可夫两人都吁请斯大林规定一条战斗分界线，于是确定从滕珀尔霍夫到市中心动物园为分界线。

科涅夫负责柏林南区，朱可夫的第1白俄罗斯方面军负责柏林东区、北区和西区的一部分。在东区，崔可夫的第8近卫集团军和卡图科夫的第1近卫坦克集团军在施普雷河以南而别尔扎林的第5突击集团军则位于该河以北，库兹涅佐夫的第3突击集团军和波格丹诺夫的第2近卫坦克集团军扼守柏林的北郊和西北郊。吹毛求疵的崔可夫批评在大城市使用坦克集团军发动进攻是错误的，他的批评不无可取之处。崔可夫也不喜欢朱可夫，因为他总是把攻势进展迟缓的责任推卸给他的部下而不是从自身或他的参谋部里寻找原因。此外，平素多疑、沽名钓誉的朱可夫(崔可夫的用词)4月24日打电话给崔可夫要他派出巡逻队搞清科涅夫是否真的突入柏林，到达崔可夫的左翼了。对此崔可夫也深为反感。

以后三天，两条战线迅速向市中心合拢，至4月28日柏林的整个南区和东区差不多一直到蒂尔加滕都在苏军手中了。在西南面，夏格滕堡，哈伦泽和威尔默斯多夫仍在德军手中，因此，苏军可能仍难以抵达西面由希特勒青年团坚守的费尔河桥梁。洪堡和腓特烈海因之间的东北郊仍由德军占领着，但是在蒂尔加滕北部边缘的老莫阿比特失陷了。在南区崔可夫离总理府只不过一千码。而北区的第2坦克集团军距总理府约一英里之遥。

戈培尔把文克在4月29日逼近波茨坦作为一个响亮的口号，号召柏林守军团结起来、激励他们作出新的努力；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事态的发展表明对文克、施泰纳或布赛都无可指望。那天清晨四点钟，阿道夫·希特勒在已经决心结束自己生命的情况下签署了处理身后遗产的遗嘱。签署是由他贴身小圈子里的博曼和布格道夫作见证，自从一年前有人企图刺杀希特勒以来，他们组成了一个围绕在希特勒周围的结合紧密而几乎无法渗透的小集团。这个三人小集团的第三个成员菲格莱因躲在外面。另外两位签署者是戈培尔和克雷布斯。在这份留给后代的遗嘱中，元首把发动1939年战争的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就放弃国土一事他转弯抹角地谴责德军陆军军官。戈林和希姆莱被作为叛徒开除，邓尼茨被指定为总统和武装部队总司令。希特勒在他行将就木之时仍继续干预其事，指定邓尼茨政府的成员，其中包括戈培尔、博尔曼、赛斯·英夸特、格赖姆、舍尔纳和冯·克罗斯克。4月30日下午，他和他的新妇爱娃·布劳恩自杀身死。

当天傍晚，从党卫军诺德兰装甲师防区派来的一名打着白旗的军官被送往崔可夫的第8近卫集团军的前方支撑点内，他询问是否准许克雷布斯穿越防线。还不到清晨四时，这位最后一任参谋总长在第56装甲军参谋长杜欧芬格和一位在德军服役的操俄语的拉脱维亚上尉的陪同下，出现在崔可夫的司令部。克雷布斯代表戈培尔和博尔曼请求停战，崔可夫把他的请求用电话传给朱可夫，在那里再传给莫斯科。根据苏联的说法，克雷布斯被授权谈判签订一项允许德国的新政府集会和从事和平谈判的停战协定。这引起了一场持久的争论：究竟是先停火后投降呢，还是先投降后停火？午后，德方返回总理府，没有达成协议。苏军开始对蒂尔加滕和在它正东和东南方的政府大厦发动最后的突击。

在地下避弹室内，戈培尔和博尔曼仍在新任命的邓尼茨政府中争权夺位，企图把这位海军上将当作他们的工具。他们两人都通知邓尼茨：他已被指定在元首死后当希特勒的继任人，但是他们没有告诉他希特勒事实上已经死了。直到第二天上午十一时，当他们把希特勒已在六小时前毙命的消息告知朱可夫和斯大林时，他们才狡猾地通知邓尼茨遗嘱已经生效，邓尼茨据此可以推断，但事实上还不能确认元首已经死了。下午三时当克雷布斯已返回总理府，允许柏林的残兵败将与邓尼茨会合的希望已完全破灭时，这位杰出的海军元帅才被告知事实真相。戈培尔和他的夫人杀死了他们的孩子和他们自己。据信，布格道夫和克雷布斯开枪自杀，而博尔曼和元首宫廷的剩余人员企图从总理府和市中心穿过苏军防线逃跑。

5月2日午夜刚过，崔可夫集团军的一个师收到第56装甲军发来的一封俄语无线电报，要求停火并在波茨坦车站铁路桥迎接苏方的军事谈判代表。5月2日柏林德军司令魏丁格将军投降并号召所有德军停止抵抗。至当天下午，一切战斗均已停止。

## 第三十五章 尾声

4月29日，在意大利的德军司令向亚历山大陆军元帅投降；5月2日，意大利战场的一切敌对行动全部停止。在西南欧的G集团军群司令以及在挪威、丹麦和荷兰的德军司令也相继投降。

4月的最末一周，希姆莱企图通过瑞典的贝尔纳多特同丘吉尔联系，以便能在西线而不是在东线投降。这个求和表示遭到拒绝，答复是德国政府的投降必须是无条件的，而且应该同时向英美两国和苏联投降。苏联得到通知：这次接触被拒绝了。既然同西方单独休战已无希望，德国野战集团军群和集团军的司令官采取了他们所能采取的措施，往往不顾柏林的命令，向西方各同盟国作战术性的投降，以保全他们的部队不为苏军俘获。在库尔兰和费里舍河的被围部队没有撤退的可能。维斯拉集团军群和文克的第12集团军连同随军的难民纵队迅速退却，以便抵达维斯马附近和易北河以西的英美军战线寻求保护。在更南面，舍尔纳的中央集团军群、伦杜利克的南方集团军群以及正从巴尔干各国撤退下来的勒尔的东南指挥部都处在危险的暴露阵地上。

德国政府的新首脑邓尼茨已经指示西线的所有德军部队向英、美联军投降，并且命令所有潜艇回港。5月5日，他派遣海军总司令冯·弗里德堡去兰斯见艾森豪威尔；第二天，约德尔也去了。艾森豪威尔意识到德国代表团是想赢得时间撤退它在东线的部队，便威胁代表团，说如果不签署立即无条件投降书，就马上封锁英美边界，不许任何人越过。5月7日，约德尔照办了；两天以后，在柏林的凯特尔又签署了承认第一份投降书的第二份投降书。与此同时，德国部队和平民继续大规模向西运动。他们能否得到许可越过东线和西线的边界，似乎因地而异。在梅克伦堡，军队和难民都能入境；在勃兰登堡，部队可以渡过易北河，而平民则不行。在波希米亚和南方，部队和平民在炮口下停止前进；缴了械的战俘被移交给苏军的事例也发生过几起。东线的德军司令官即使知道苏联已把他们列为战犯仍坚守岗位并率所部投降苏军，只有少数例外。

在德国和俄国悠久历史上的这场最大的战争就这样宣告结束了。苏联的损失不得而知，但是，据说由于种种原因而死亡的军民总数约达二千万人。从1941年6月22日至1945年3月31日，东线战场上德国部队伤亡人数为一百万零一千人死亡，三百九十六万六千人受伤，还有一百二十八万八千人失踪，总数刚刚超过六百万。这些数字表明德军在俄国的损失十分巨大。苏军的伤亡(包括六百万囚犯在内)可

能达一千四百多万，其中约一千万人丧生。

战争开始时，德国吉星高照，俨然是欧洲的霸主，它建立了希特勒自夸为千年不衰的欧洲新秩序。相形之下，苏联显得只是二等国家，因而丘吉尔在 1940 年和 1941 年，可能是指靠美国会支援他，便推断即使苏联站在德国一边参战，大不列颠以它的联邦和帝国的力量最终必能赢得胜利。1939 年，苏联对它的从未经受战争考验的革命武装力量缺乏信心。1940 年，莫洛托夫曾经担心英国会干涉芬兰冬季战争；1941 年，苏联是在德国强大军事力量的魔影下过活。然而战争结束时，苏联尽管由于人力的损失巨大而受到很大的削弱，但却以胜利者的傲岸姿态出现；而德国作为一个政治和军事因素，却已遍体鳞伤，且被两大势力集团弄得四分五裂。

苏联胜利和德国失败的原因已讨论过了。希特勒应该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负责；德国初期在西线和东南欧获得的胜利大半要归功于希特勒。毫无疑问，德国东进攻打苏联的动力来自希特勒一个人。对于德军在斯大林格勒的大败，希特勒要负完全责任。由于盲目地坚持刻板的防御和固守阵地，他丧失了主动，因而帮了敌人的忙；这个敌人的成功是靠建立和调遣预备队，在选定的战区和地段上构成兵力、兵器上的决定性优势。姑且不讲希特勒在指挥野战部队上所犯的战略和战术错误，当他因政治上的判断错误而开始在两条战线上作战时，他已经招致了德国的失败。敌方所占的优势太大，面对这样一个联盟，德国不可能取得胜利。

## 附录一：西方对苏联的援助

大约 1941 年至 1945 年间，大不列颠与加拿大共同向苏联提供了大约一百五十万吨的军用补给品和粮食。在这些海运的物资中，有五千多架飞机、五千余辆坦克和二十多万吨小麦和面粉。美国援助的份额要大得多，他根据《租借法案》和早期的协定提供了约一千六百万吨补给物质。在向苏联提供的总数一千七百五十万吨援助物资中，有将近四百万吨由北大西洋海路运到摩尔曼斯克与阿尔汉格尔斯克，有四百万吨由伊朗运抵苏联。虽然太平洋运输线还需穿越广漠的西伯利亚进行长距离的铁路运输，但最后证明它输送的物资等于北大西洋通道和伊朗通道运输量的总和。就是在日本对美宣战以后，补给物质仍然源源不断地输入符拉迪沃斯托克，并没有受到严重影响，因为苏联所有可以利用的货船都驶入太平洋，大量的美国商船都改挂苏联的国旗。从 1941 年 6 月 22 日至 1945 年 9 月 20 日，西方向苏联提供的援助物资的吨数见下表。

| 年份   | 总吨数        | 波斯湾       | 太平洋       | 北太平洋 [注]  | 黑海      | 北极      |
|------|------------|-----------|-----------|-----------|---------|---------|
| 1941 | 360,778    | 13,502    | 193,299   | 153,977   |         |         |
| 1942 | 2,453,097  | 705,259   | 734,020   | 949,711   |         | 64,107  |
| 1943 | 4,794,545  | 1,606,979 | 2,388,577 | 681,043   |         | 117,946 |
| 1944 | 6,217,622  | 1,788,864 | 2,848,181 | 1,452,775 |         | 127,802 |
| 1945 | 3,673,819  | 44,513    | 2,079,320 | 726,725   | 680,723 | 142,538 |
| 合计   | 17,499,861 | 4,159,117 | 8,243,397 | 3,964,231 | 680,723 | 452,393 |

|     |     |      |      |      |     |     |
|-----|-----|------|------|------|-----|-----|
| 百分比 | 100 | 23.8 | 47.1 | 22.7 | 3.9 | 2.5 |
|-----|-----|------|------|------|-----|-----|

这些物资有：四十二万七千辆摩托车辆、一万三千辆装甲战斗车（包括一万辆坦克）、三万五千辆摩托车、近一万九千架飞机、一千九百台机车、一万一千辆货车、九十艘货船、一百零五艘猎潜艇、一百九十七艘鱼雷艇、四百五十万吨粮食和大批原料。

在战争期间，斯大林吵嚷着要求物资援助，当英国提议减少北部海上通道的运输量时，他提出强烈的抗议。可是同时，还是在战争期间，苏联政府就企图向苏联人民隐瞒共产党的经济严重依赖资本主义国家这一事实。自 1945 年以来，苏联开始故意贬低这种援助，使人看起来似乎毫无价值。

根据苏联的报道，苏联接受的一万辆美英坦克仅相当于苏联坦克年产量的百分之十，据说，它每年共生产十万零二千辆坦克与自行火炮。苏联的史料指责这些坦克低劣。这种说法可能有些道理，可是必须记住：谢尔曼式坦克堪与德国早期的 III 型坦克相匹敌，尽管谢尔曼、瓦伦廷、马蒂尔达式坦克不如 T34 坦克，但比当时大量生产的 T60 坦克和许多其他类型的苏制坦克相比要优越得多，即使在战争中期亦如此。他们说，西方提供的一万八千七百架飞机仅相当于苏联战时生产飞机总数（十三万六千架）的百分之十二。克里姆林宫评论说，小鹰式战斗机与飓风式战斗机的性能不如德国的主要战斗机（梅 109 式），这是对的，可是另一方面，小鹰式战斗机与飓风式战斗机却比苏联空军在 1941 年和 1942 年装备的战斗机优越，虽然苏联并不承认这一点。苏联这样说大概是因为，虽然它获得了好处，可是运往该国的飞机与坦克数量太少，不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它对运到的火炮和小型武器可能也有同样的说法。

战争结束时，苏联武装部队所拥有的摩托车辆达六十六万五千辆。其中，四十二万七千辆主要是美国在战争期间提供的。同时期的证据表明，苏军装备的所有车辆中，百分之五十以上来自美国。这些车辆，加上数以千计的机车和货车，使苏军具备了歼灭德军所需的战略机动能力和战术机动能力。在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把苏联的胜利归功于它具有把仅六十个师（据他估计）的最高统帅部预备队从一个战区向另一个战区轮番调动的能力。没有美国的这些物资援助，他是不可能拥有这种机动能力的。

尽管莫斯科怀着贬意把进口的二百六十万吨的石油产品与它自己的年产三千万吨的产品相比较，但是对于这些输入的是含有混合剂与能生产航空汽油的高辛烷燃料（苏联尚未拥有）一事却绝口不提。除了援助的大批完整的炼油厂外，轮胎厂、发电站、机床、爆破材料和各种各样的原料也在援助之列。向苏联武装部队提供的粮食中（据估计，在整个战争期间，每日可向六百万人提供一磅的压缩口粮），美国 and 加拿大占很大的比重，苏军的大量衣服和鞋子也来自美国和大不列颠。

至于西方的（尤其是美国）援助是否是苏军战胜东线德军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在没有对苏联的战时经济实力作一番独立、详尽的调查之前是不能对此问题发表评论的。但是可以肯定地说，没有美国提供的车辆和铁路设备，苏军不可能赢得 1943 年和 1944 年在白俄罗斯与乌克兰的许多战役的重大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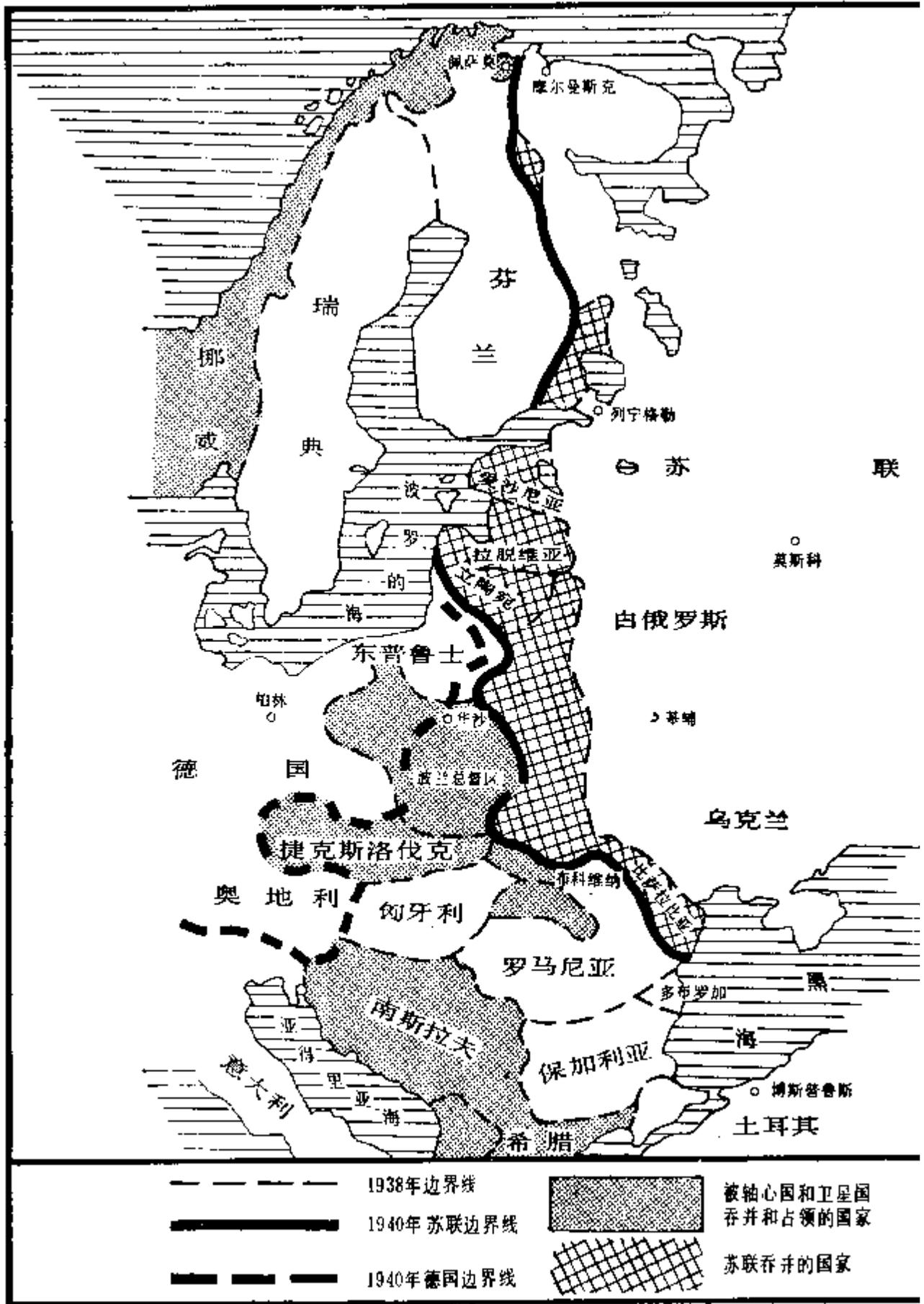
西方在初期向苏联提供的物资援助所起作用的某些估价过高，这是可能的（但不能确定），可是同时恐怕对美英两大国（尤指美国）占绝对优势的经济力量与军事力量在俄国的作战中所起的作用估价过低。日本的命运是由美国的海空军主宰的。美国不在太平洋，日本就会进攻苏联。此外，现在可以对苏联与美英集团各方牵制的德军兵力做一精确的计算。1943 年前，美国和大不列颠没有参加对德国的地面作战，直到 1944 年年中，他们并没有在欧洲大陆上参加过大规模的作战。但是在 1944 年之前，他们几乎牵制了所有的德国海上力量。1941 年 6 月，德国约有百分之四十的空军配置在西线或保卫着本土，可是由于英国和美国进攻性空中力量的迅速崛起，到 1944 年，竟有大约百分之六十五的空军力量配置在

西线，对付英美两国。英美两国的海上力量和战略机动能力迫使德国地面部队到处分兵。1941年和1942年，德军用于保卫地中海和西欧的野战师占总数的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在临近开辟第二战场时，则达到了百分之四十二的高峰。

如果美国和大不列颠（包括英联邦和英帝国本身）在苏德战争期间严守中立的话，毫无后顾之忧的德国和轴心国军队将会把苏联碾得粉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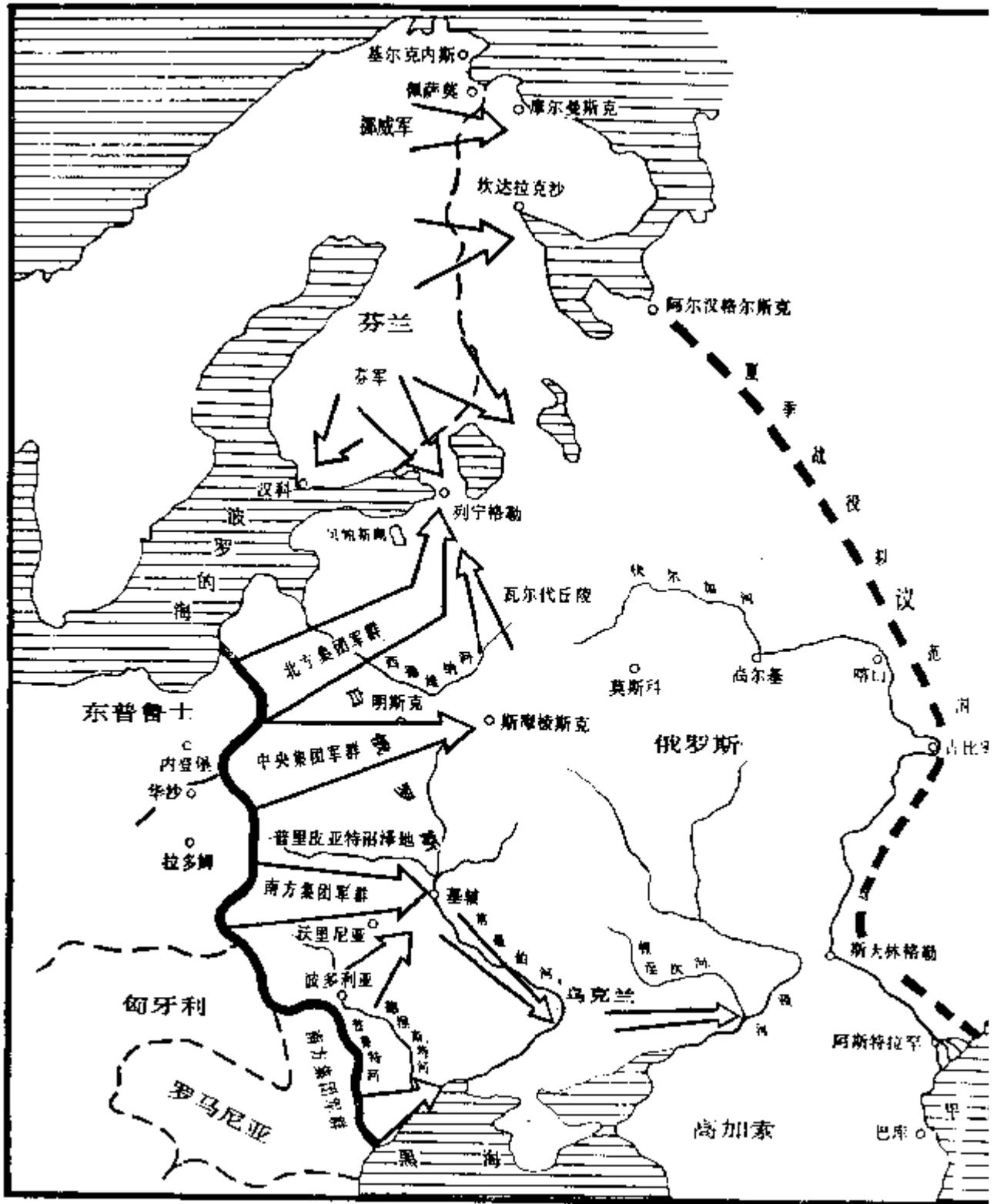
# 地图

地图：图 1 至 图 10



东 欧  
1941年6月

图1 东欧



## 巴巴罗萨作战行动

图2 巴巴罗萨作战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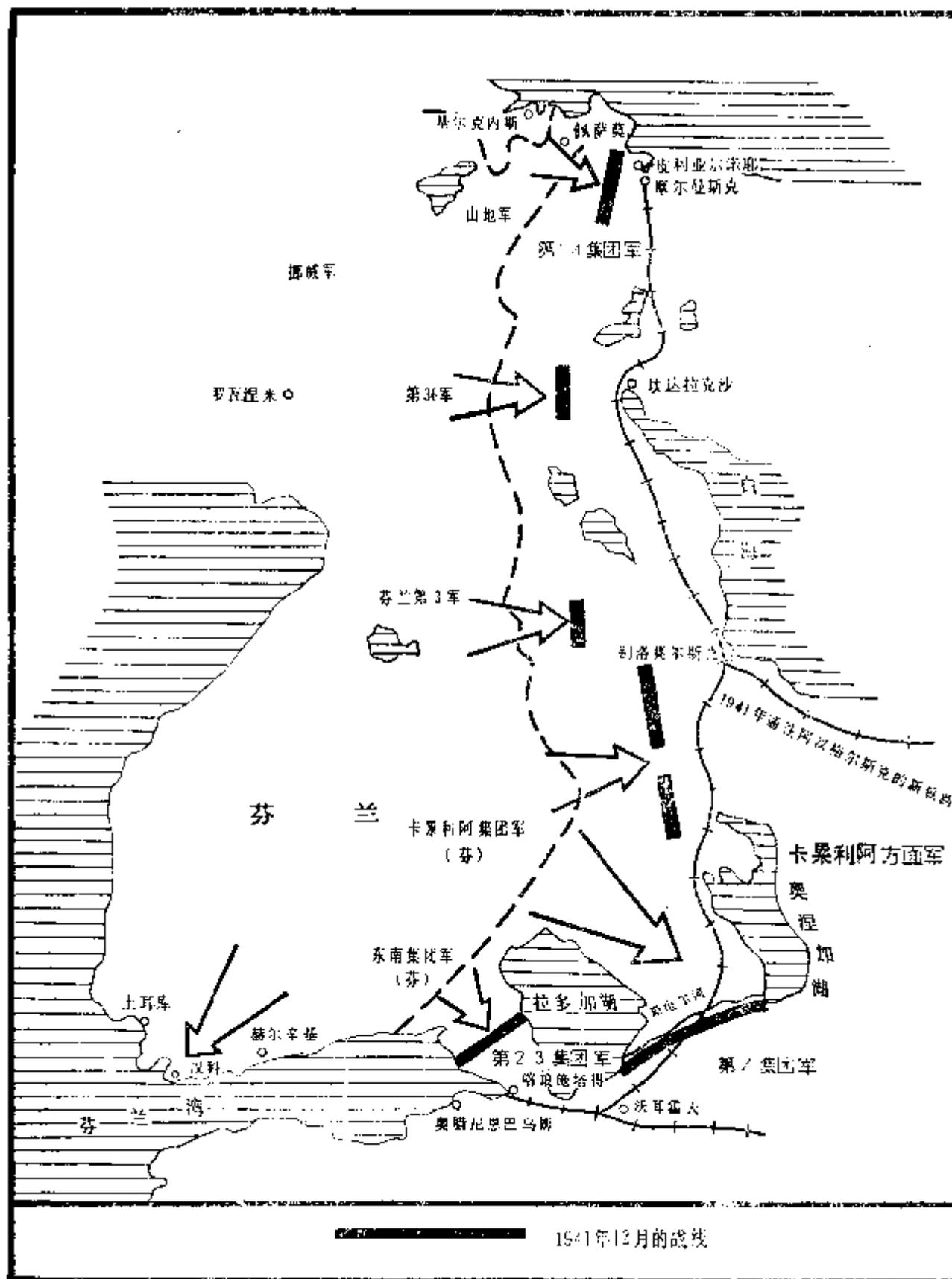


图3 波罗的海攻势



中央集团军群与南方集团军群的作战行动  
 1941年6月——9月

图4 中央集团军群与南方集团军群的作战行动



**在芬兰的作战行动**  
 1941年6月——12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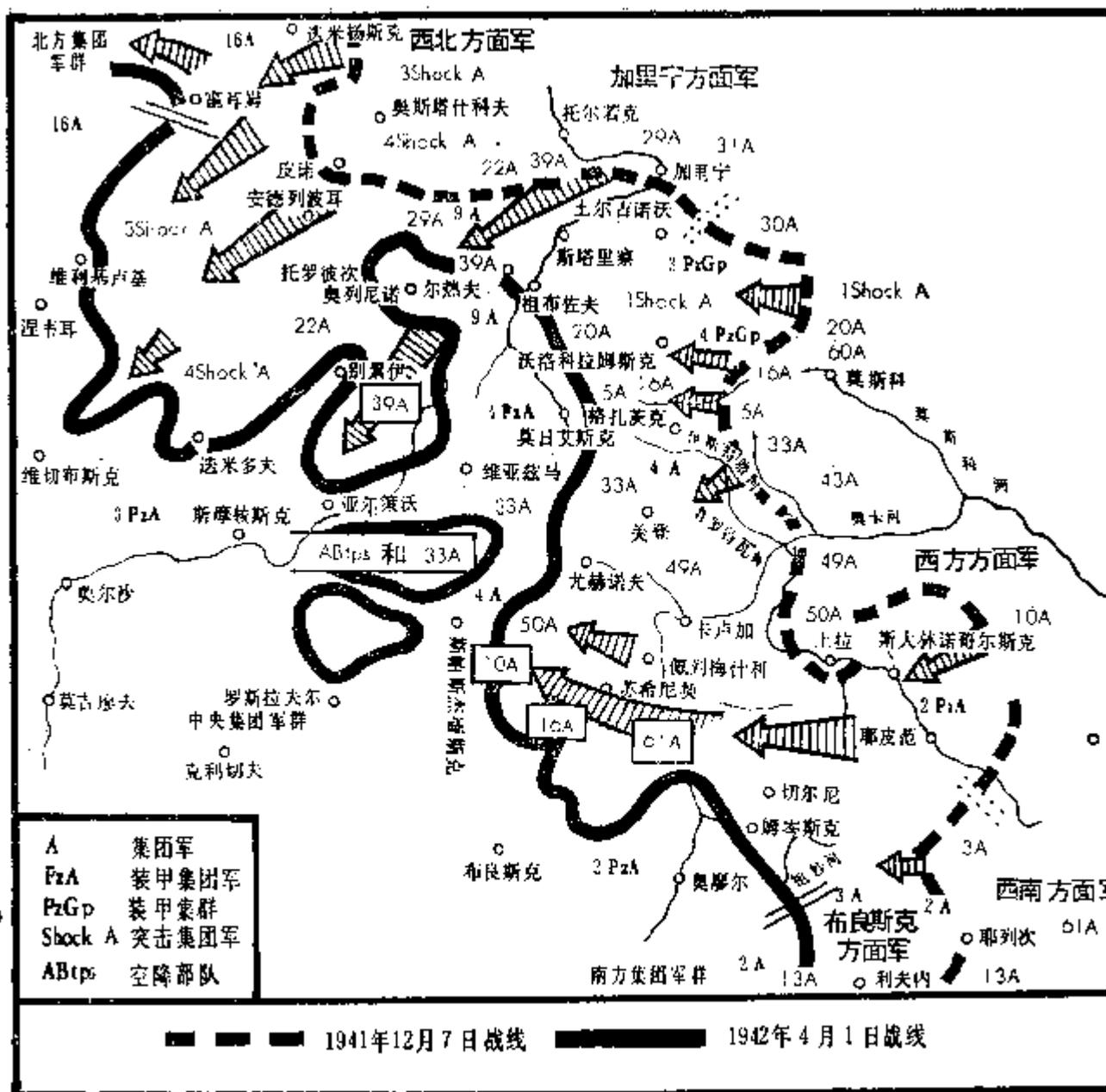
图 5 在芬兰的作战行动



图 6 向莫斯科进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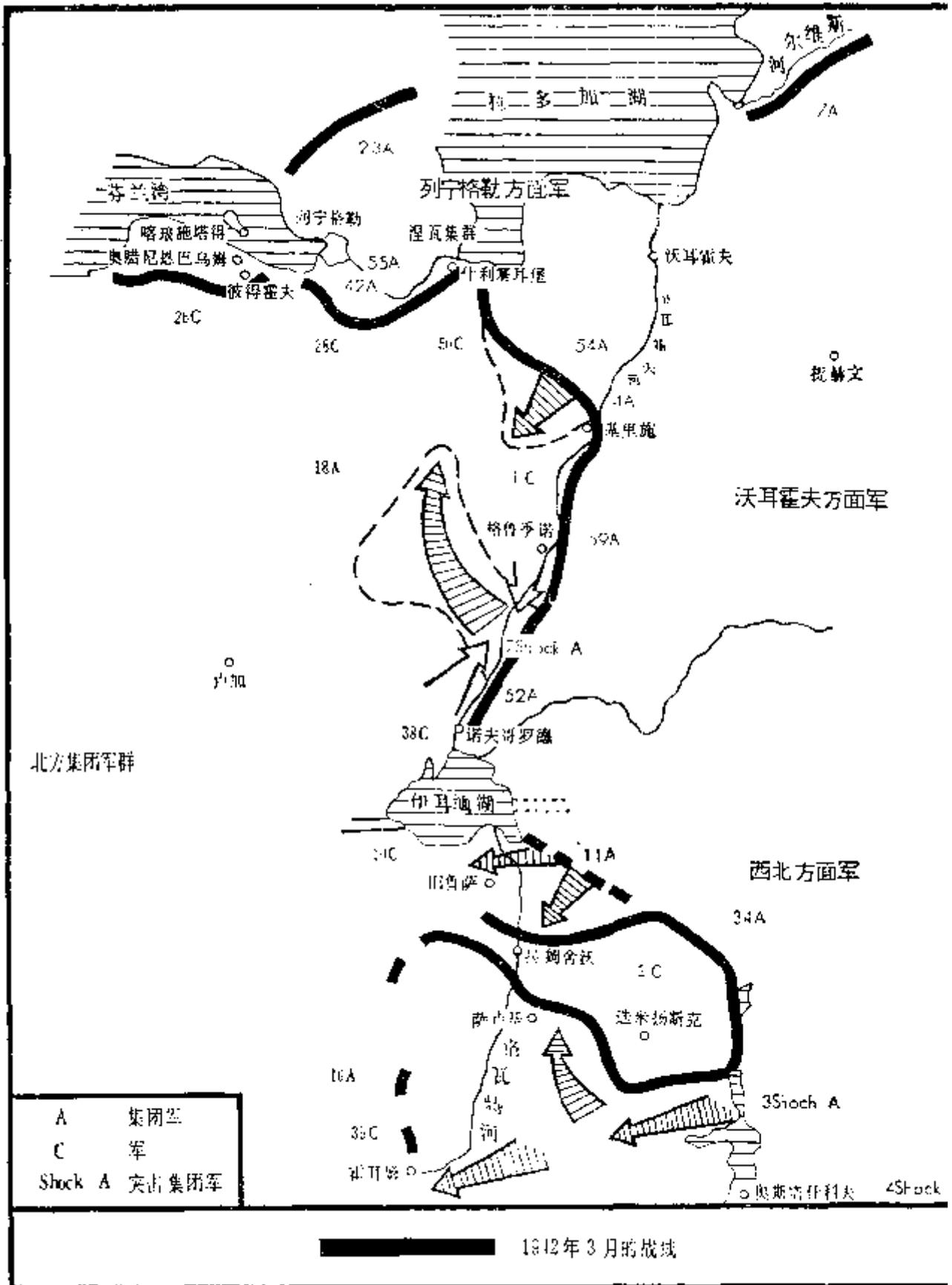


图 7 在罗斯托夫受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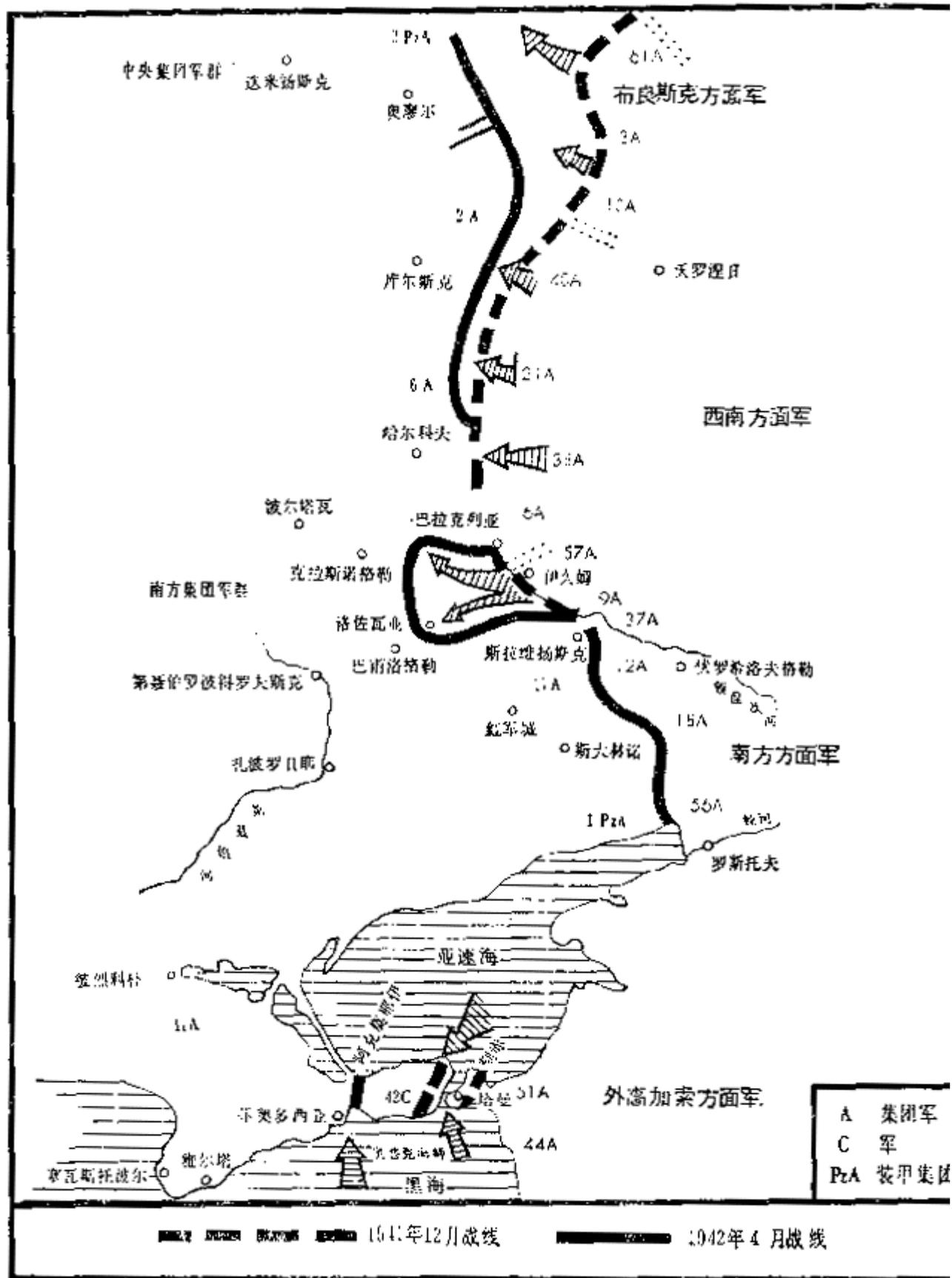
## 苏军在莫斯科城下反攻 1941年12月——1942年4月

图 8 苏军在莫斯科城下反攻



沃耳霍夫与迭米扬斯克  
1942年1月—3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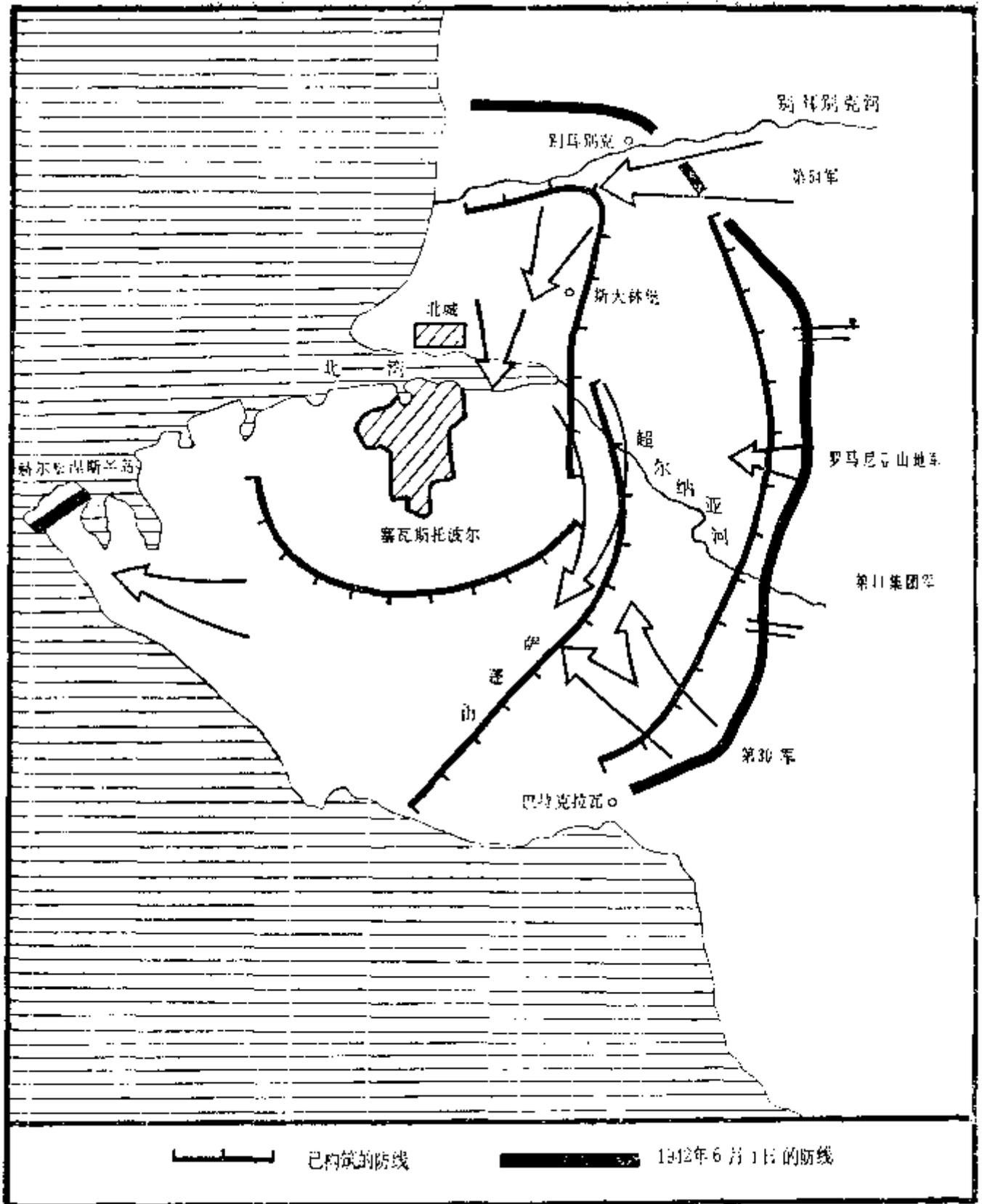
图9 沃耳霍夫与迭米扬斯克



乌克兰与克里木的攻势  
1942年1月--4月

图 10 乌克兰与克里木的攻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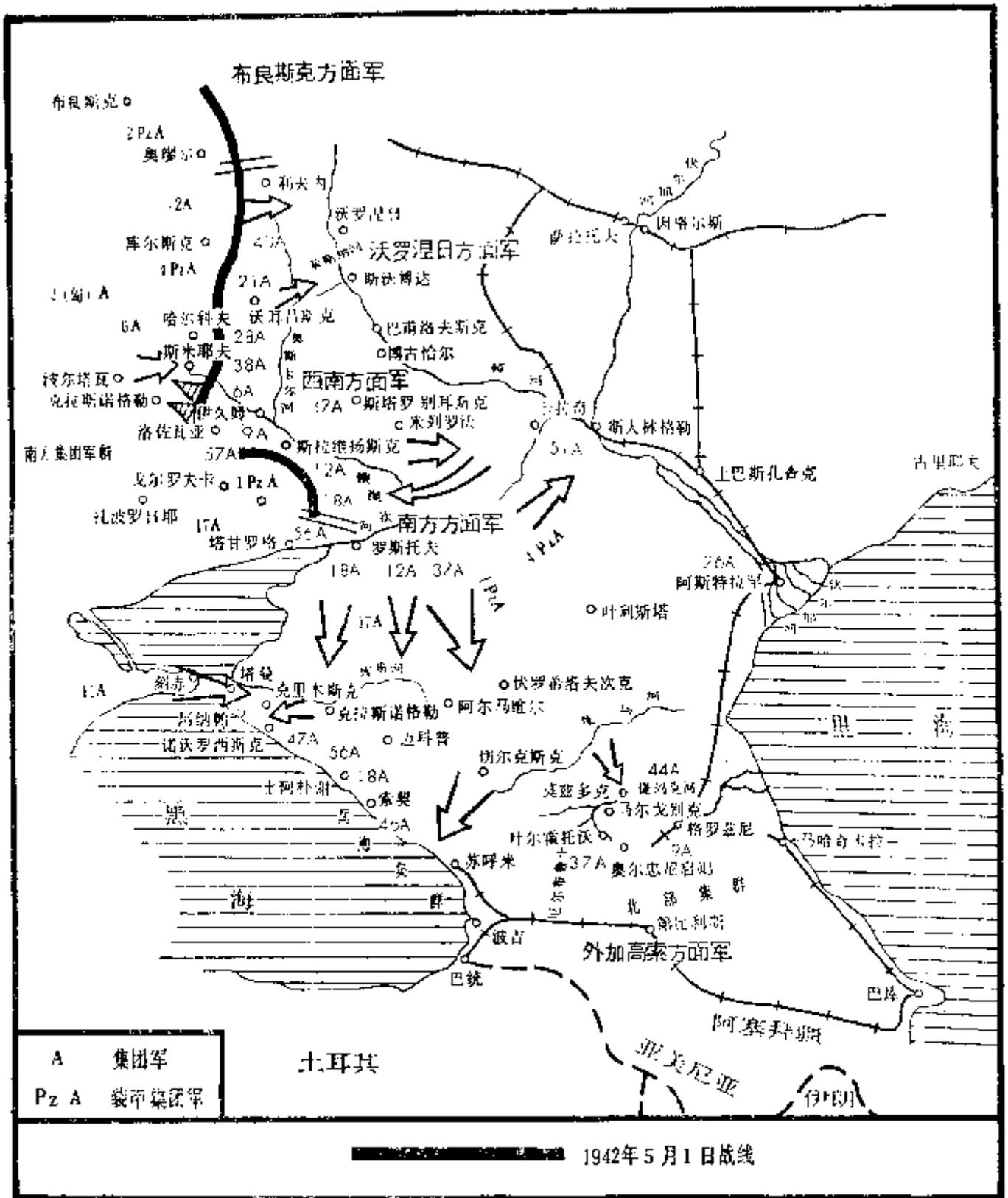
地图：图 11 至 图 20



# 塞瓦斯托波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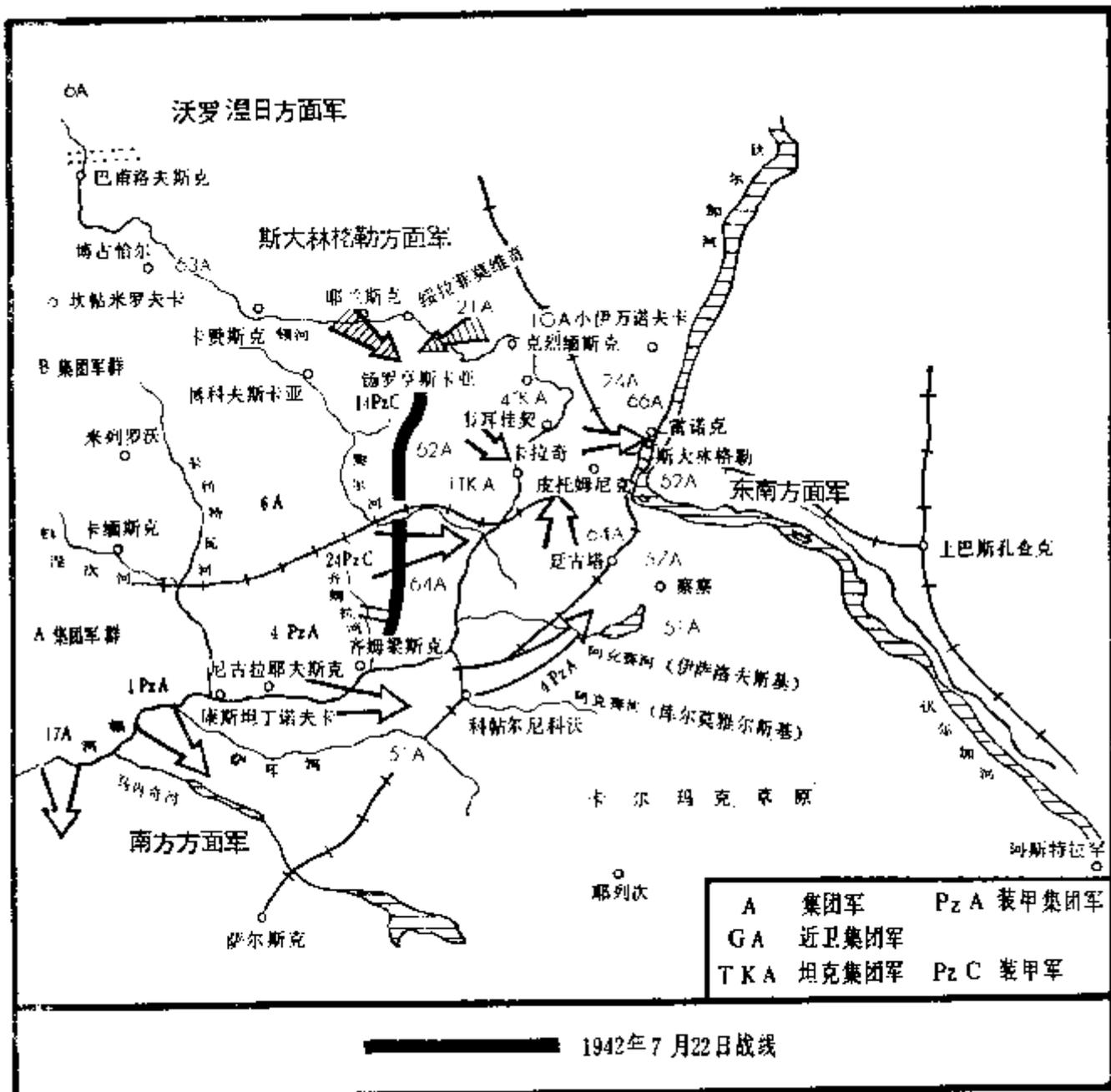
1942年6月--7月

图 11 塞瓦斯托波尔



### 哈尔科夫、伏尔加河与高加索 1942年5月—8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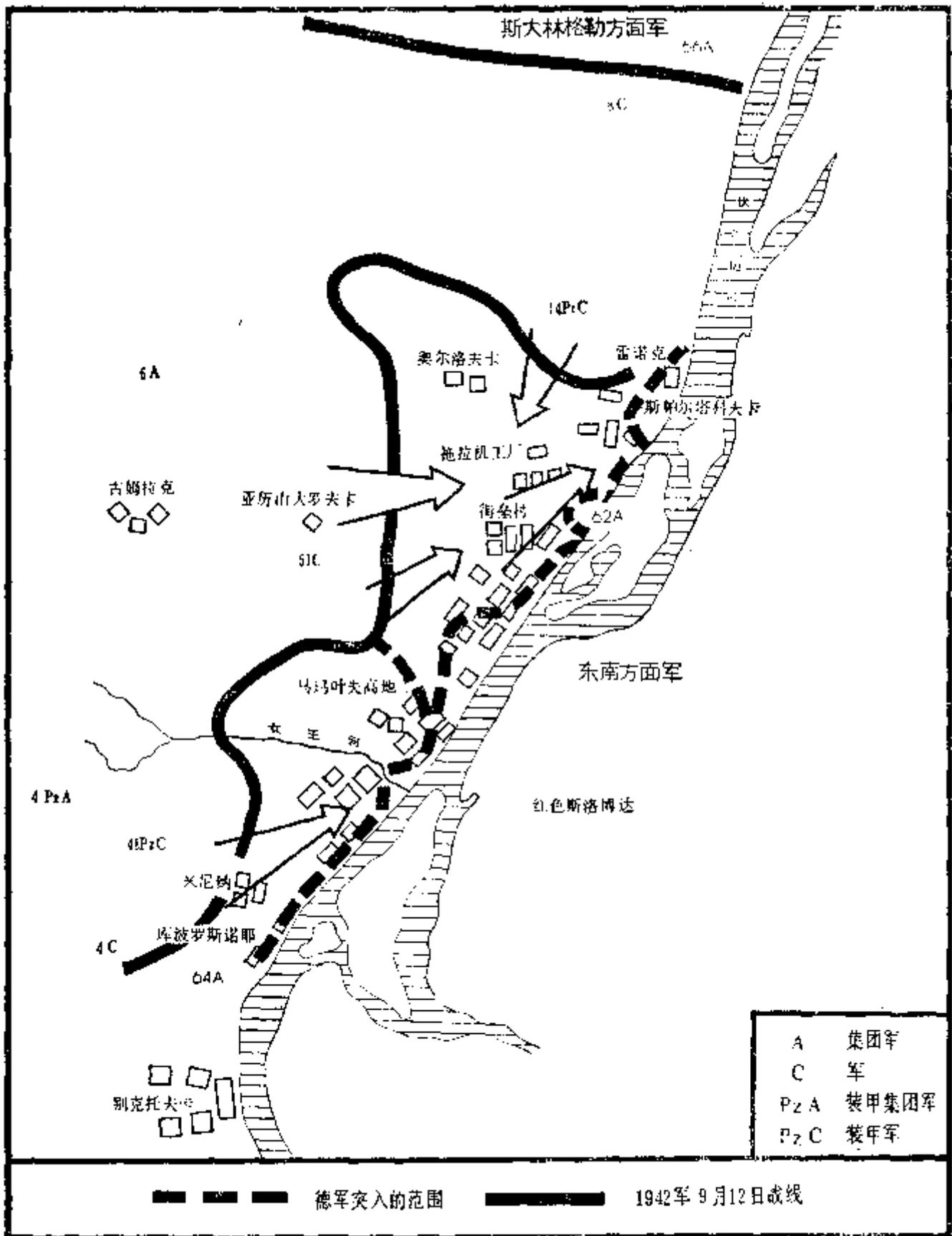
图 12 哈尔科夫、伏尔加河与高加索



## 顿河弯曲部与伏尔加陆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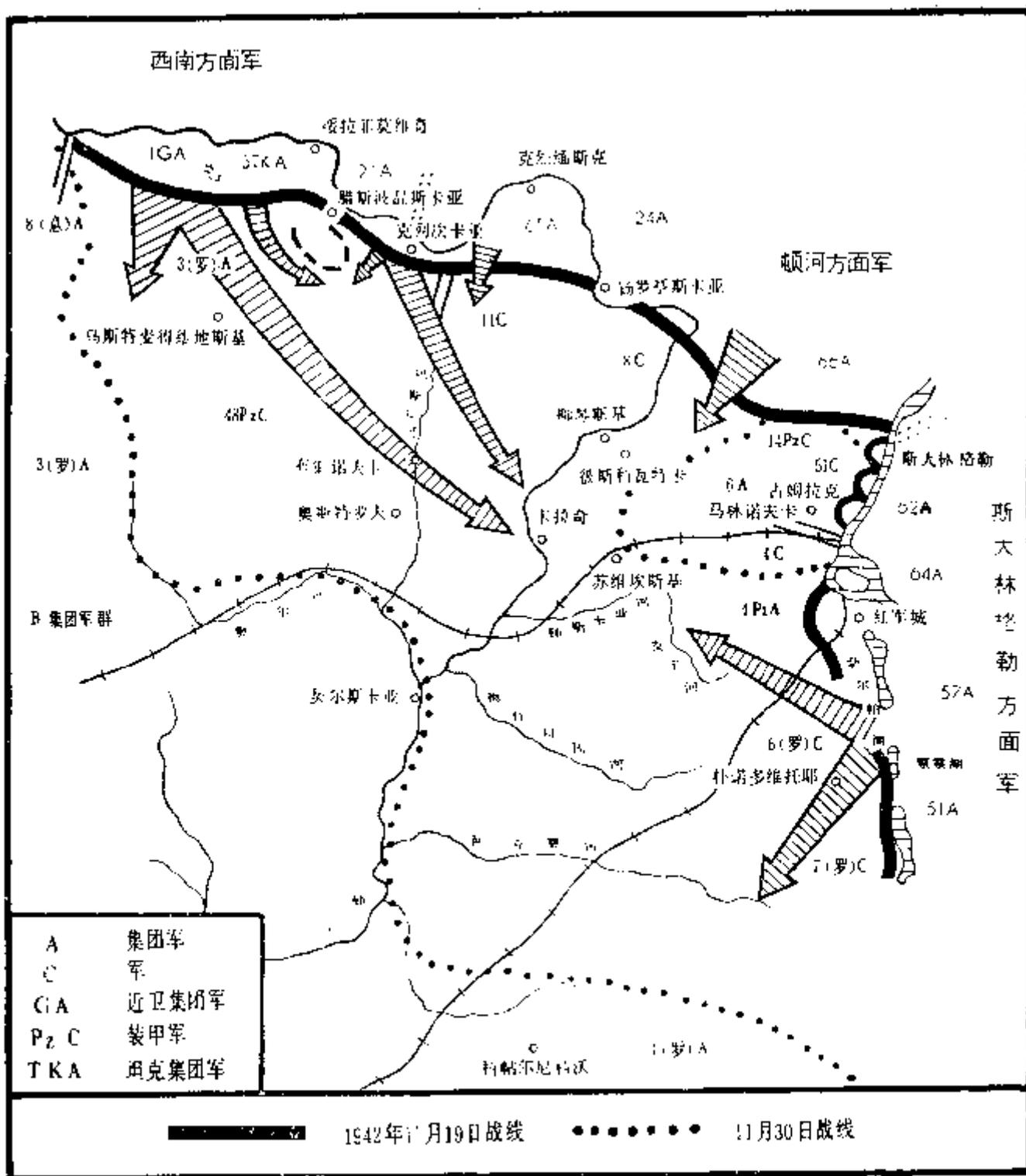
### 1942年7月—8月

图 13 顿河弯曲部与伏尔加陆桥



斯 大 林 格 勒  
1942年9月

图 14 斯大林格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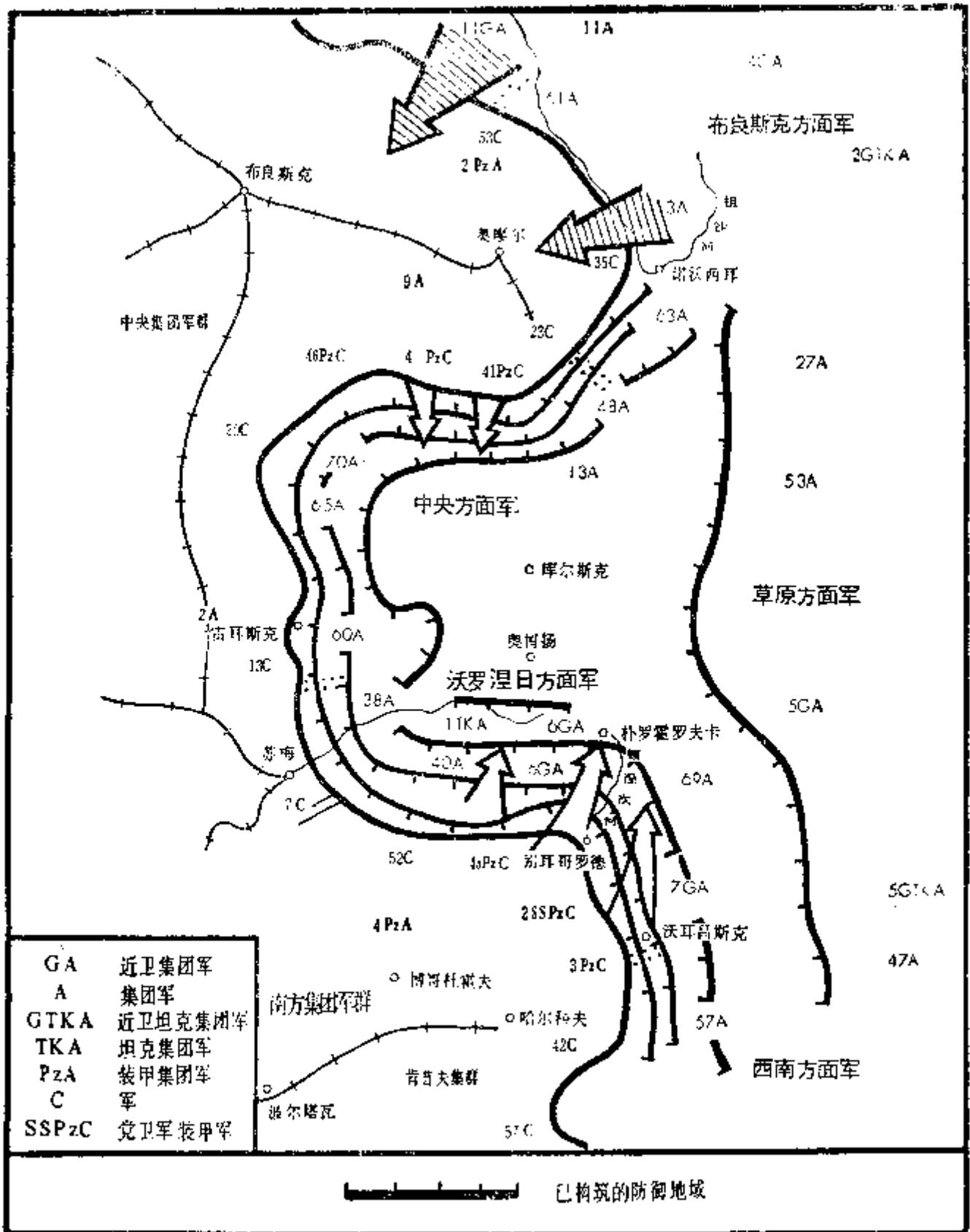
### 苏军在斯大林格勒的反攻 1942年11月

图 15 苏军在斯大林格勒的反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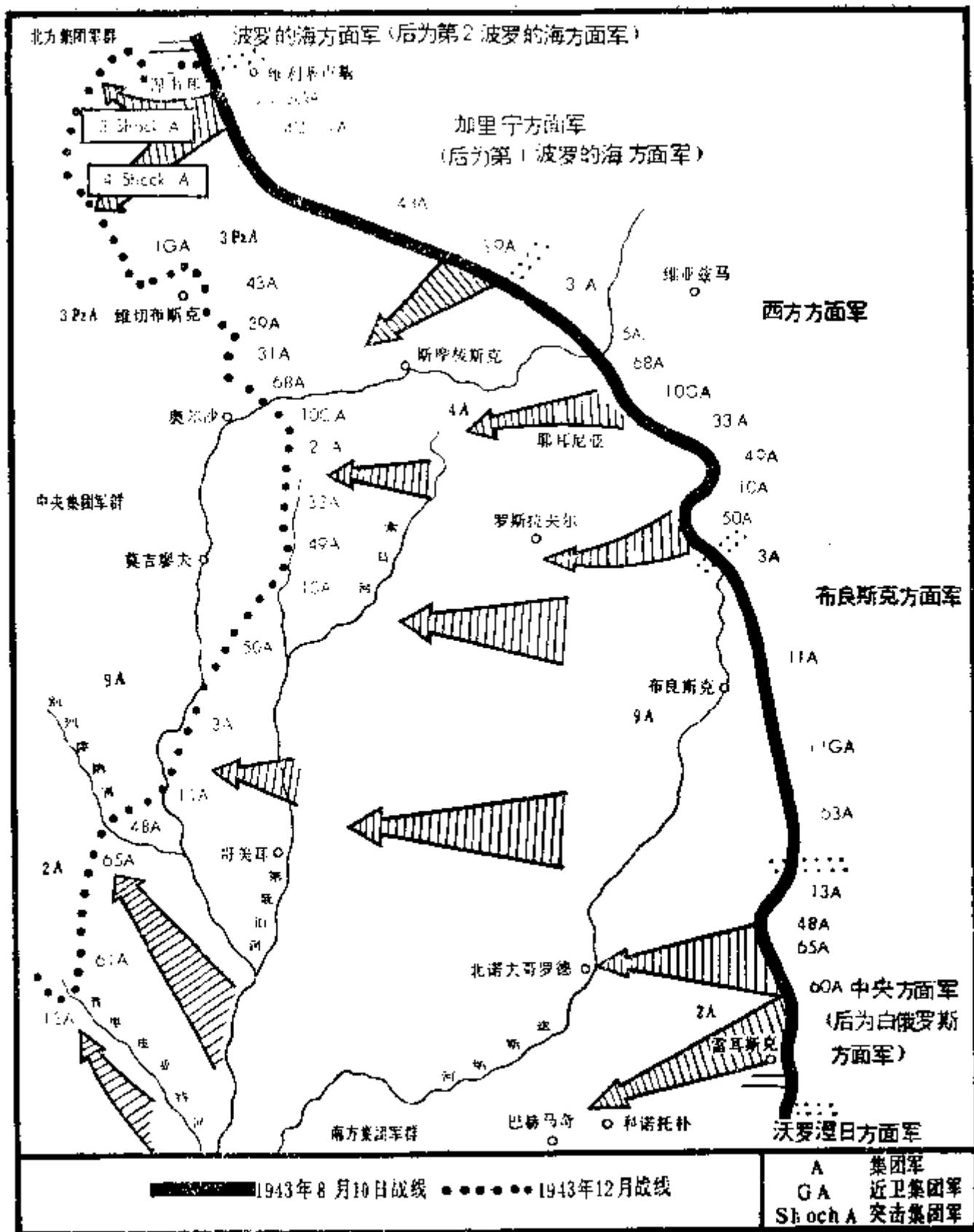
图 17 苏军的春季攻势



## 库尔斯克会战

1943年7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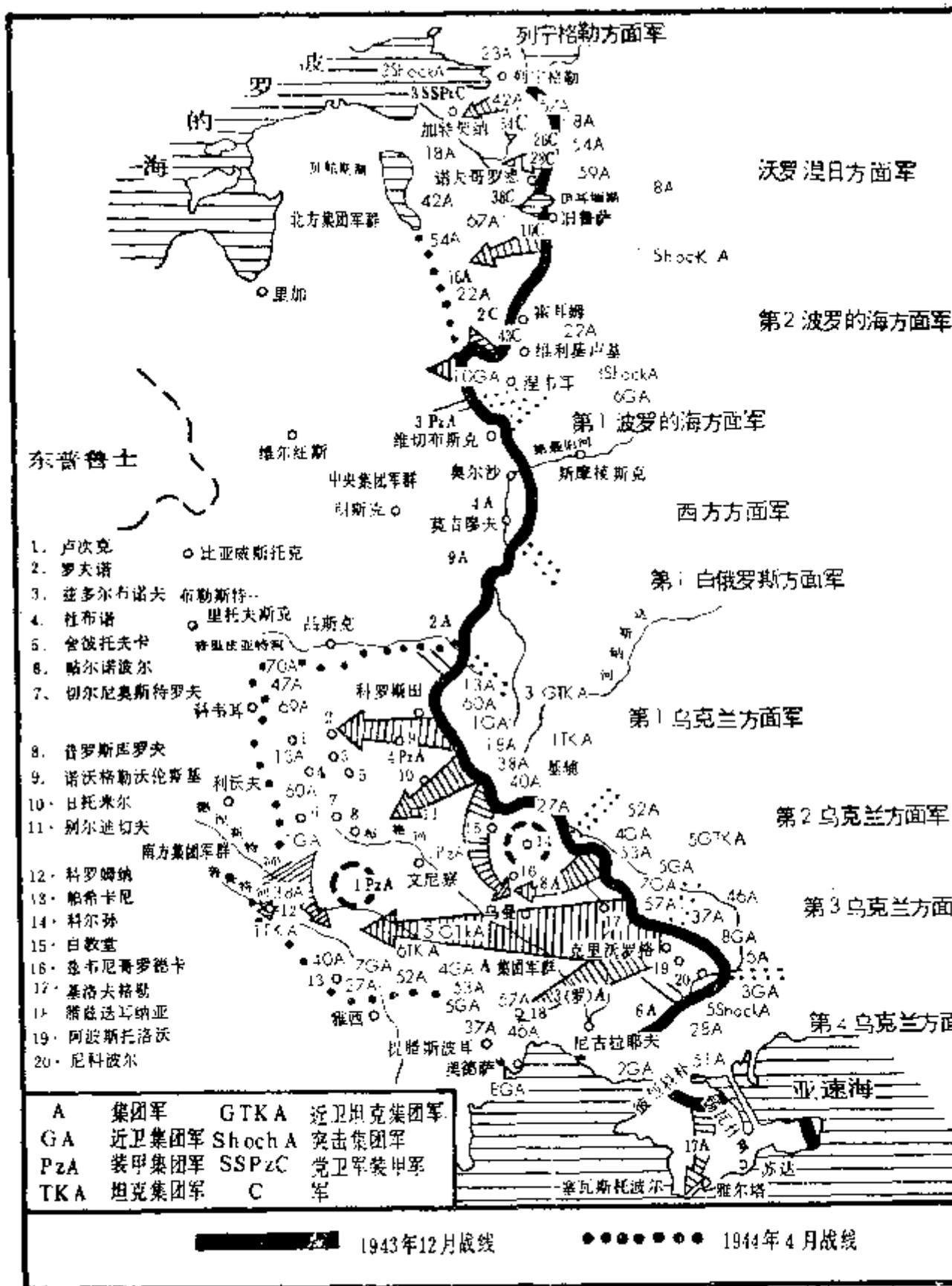




维切布斯克与中央集团军群的撤退  
 1943年8月—12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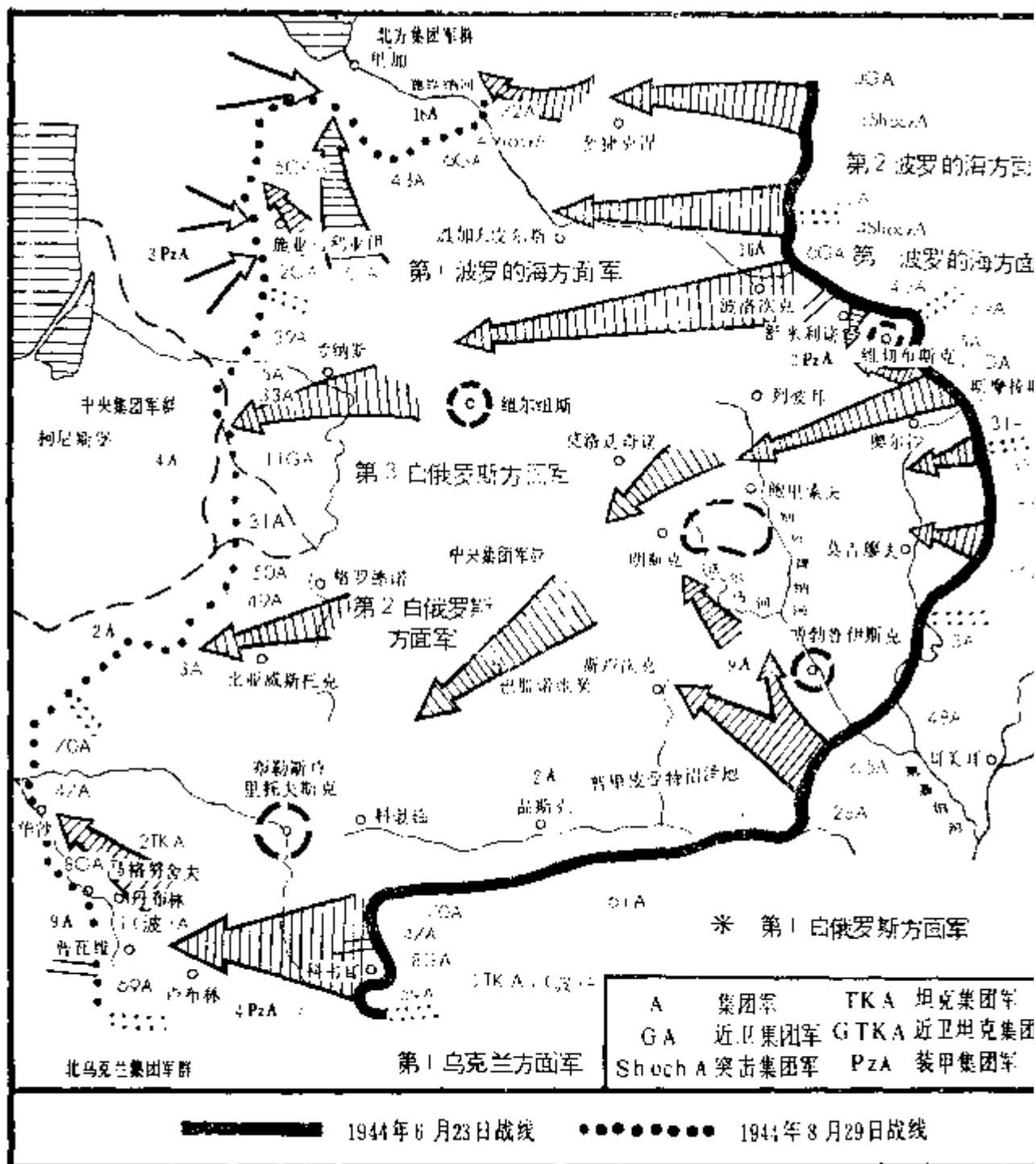
图 20 维切布斯克与中央集团军群的撤退

地图：图 21 至 图 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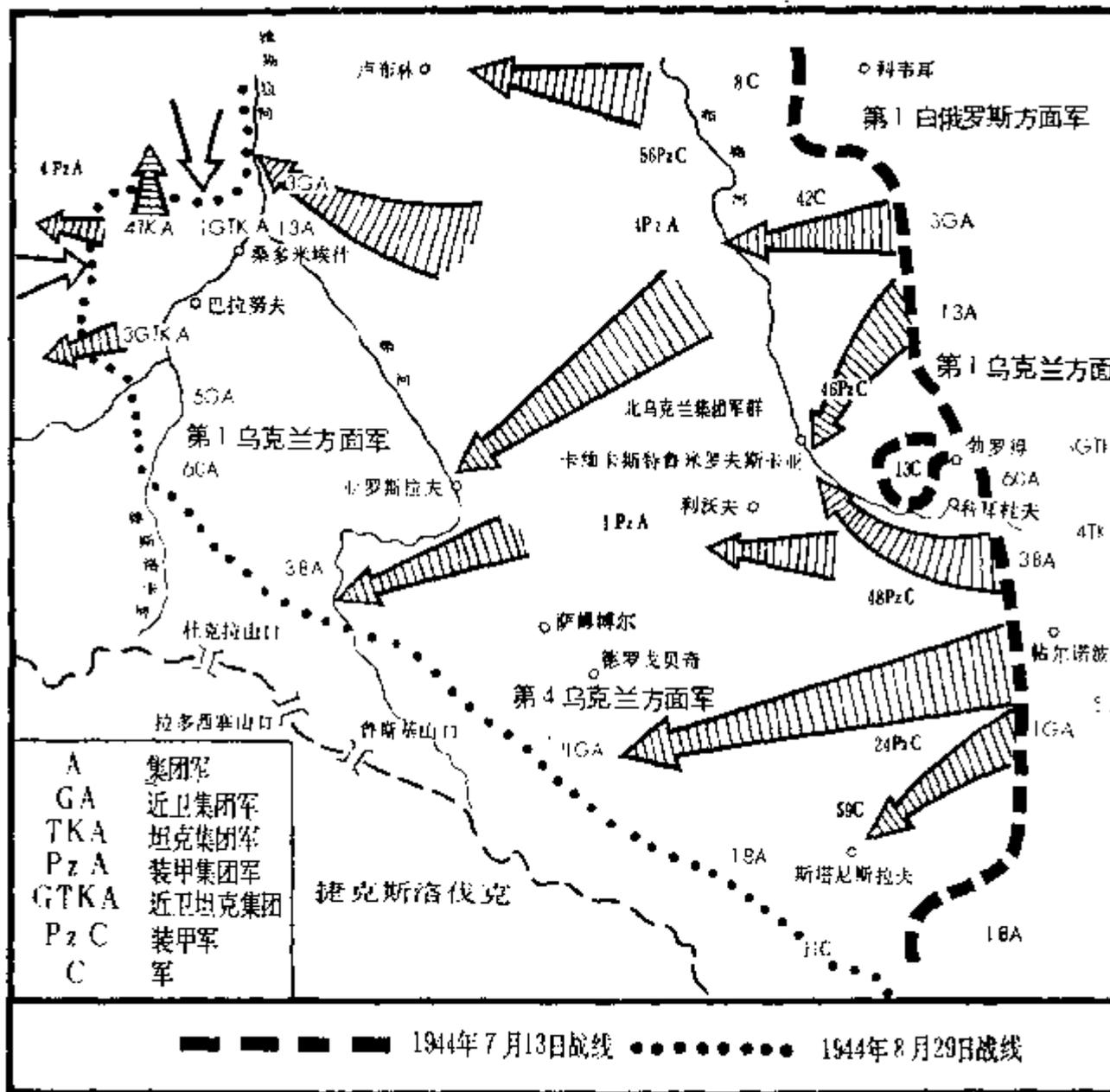
德军在列宁格勒城下和西乌克兰的失败  
1944年1月—4月

图 21 德军在列宁格勒城下和西马克兰的失败



## 中央集团军群的覆灭 1944年6月—8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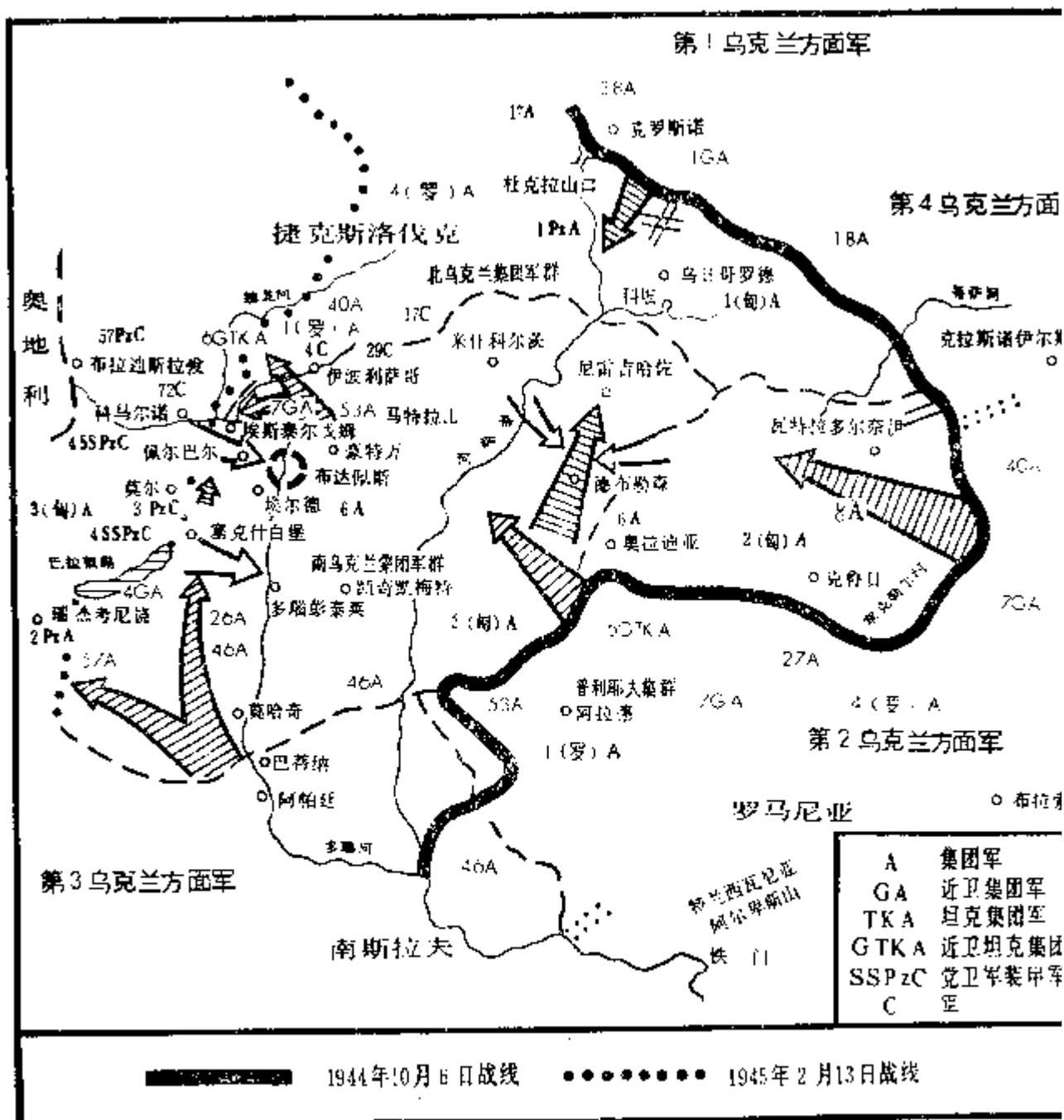
图 22 中央集团军群的覆灭



## 北乌克兰集团军群的失败 1944年7月—8月

图 23 北乌克兰集团军群的失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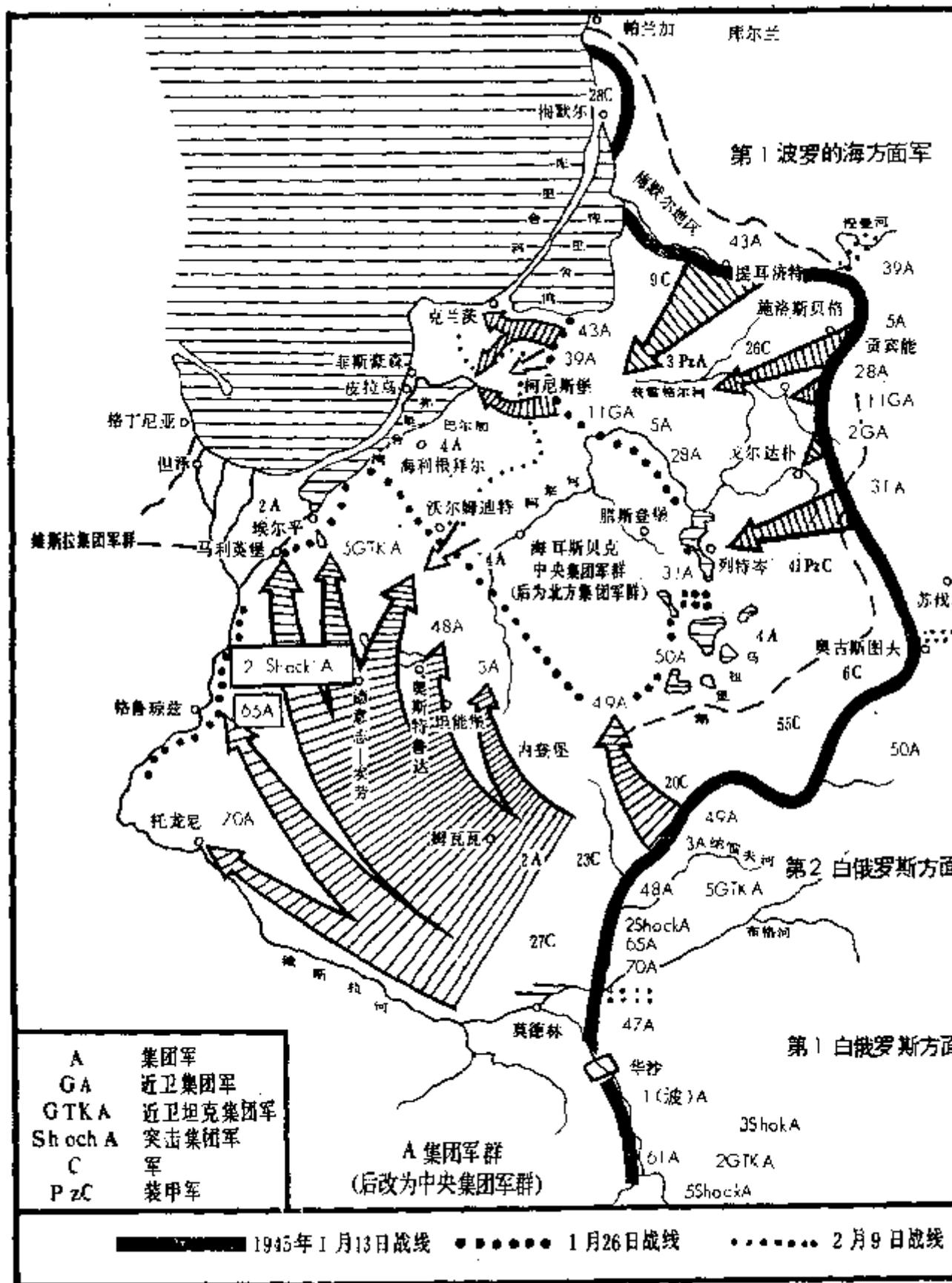
匈牙利  
1944年10月—1945年2月

图 25 匈牙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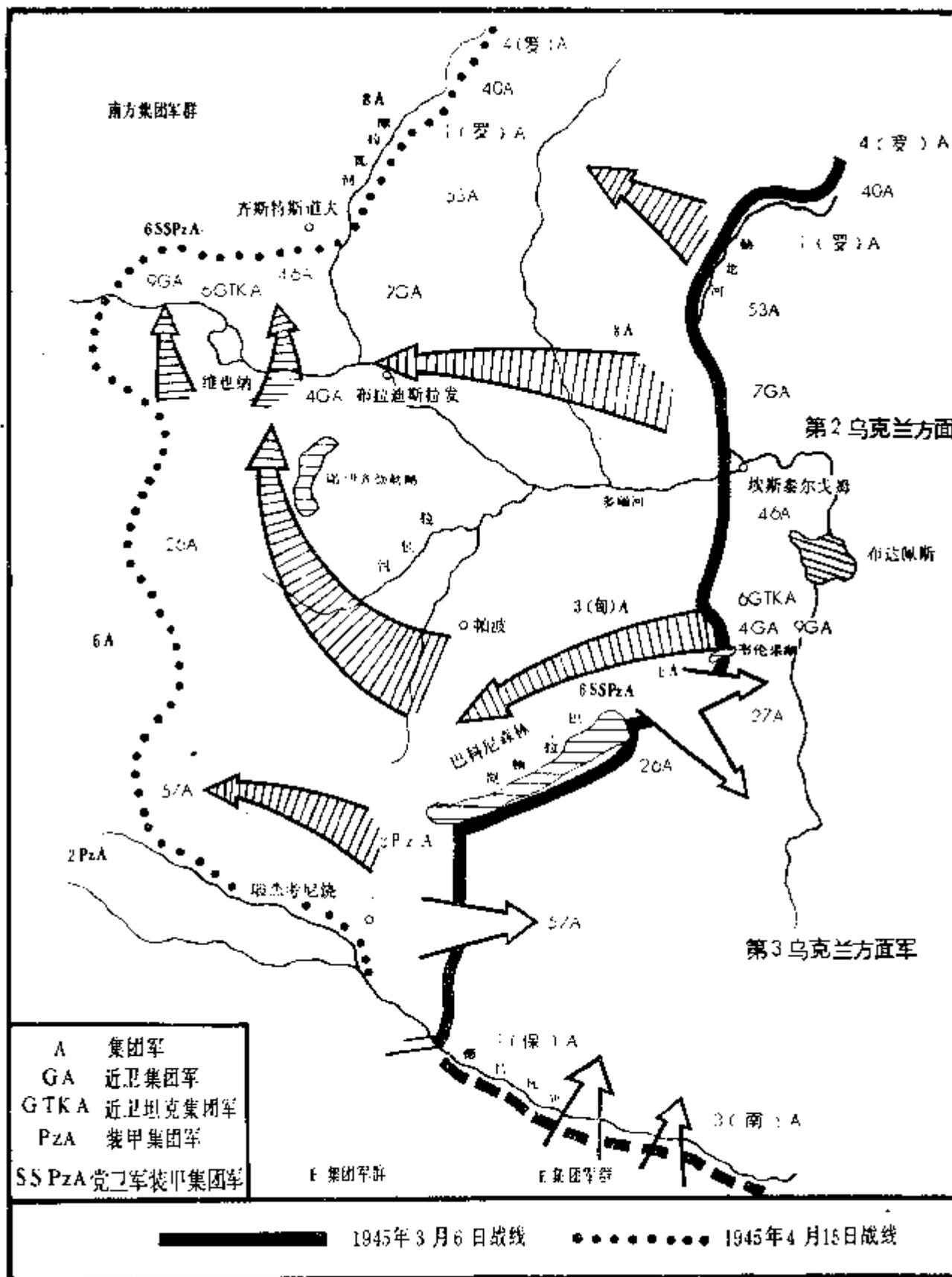
从维斯拉河到奥得河  
1945年1月—3月

图 26 从维斯拉河到奥得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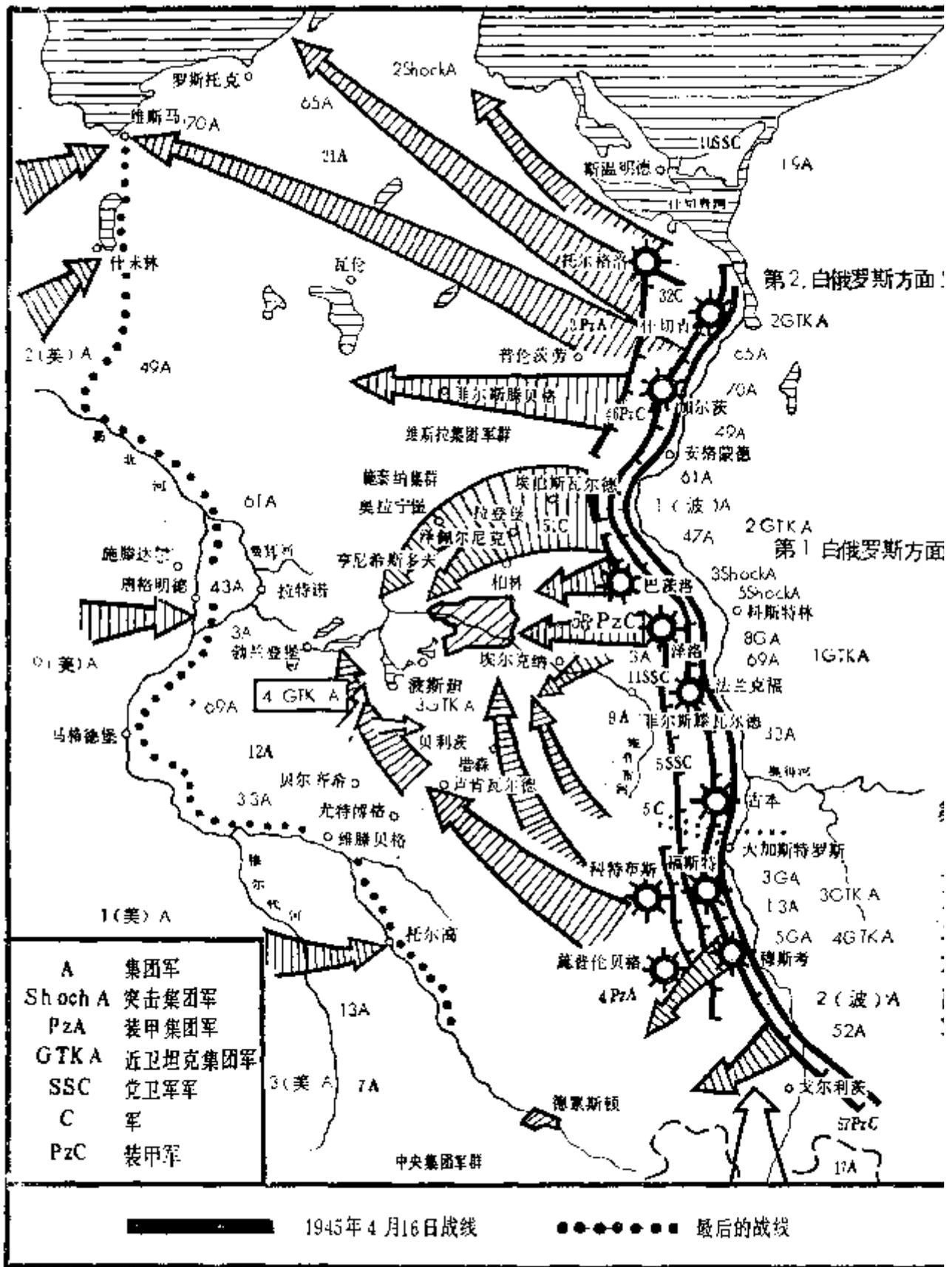
东 普 鲁 士  
1945年1月—2月

图 27 东普鲁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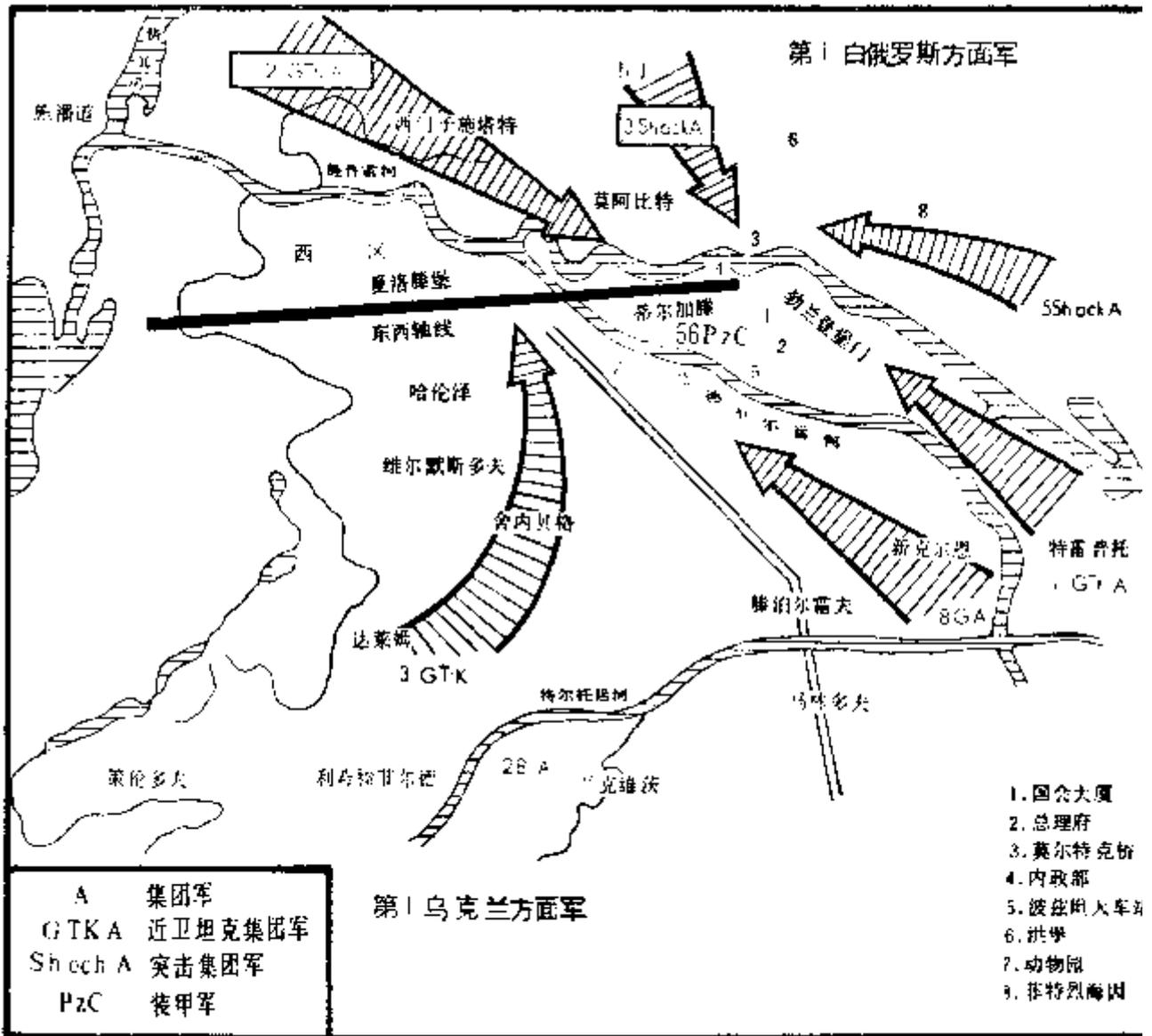
在匈牙利与奥地利的结局  
1945年3月—4月

图 28 在匈牙利与奥地利的结局



从奥得河至易北河  
1945年4月—5月

图 29 从奥得河至易北河



柏 林  
1945年4月

图 30 柏林